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集部第一七〇冊目次

四六法海十二卷（明）王志堅輯　明天啟七年刻本　〇〇一
北齊文紀三卷（明）梅鼎祚輯　明崇禎刻本　六一六

四六法海十二卷

（明）王志堅輯

明天啟七年刻本

四六法海十二卷（內府藏本）

明王志堅編。志堅有讀史商語，已著錄。秦漢以來，自李斯諫逐客書始點綴華詞，自鄒陽獄中上梁王書始臚陳故事。是駢體之漸萌也。符命之作，則封禪書、典引；問對之文，則答賓戲、客難。駸駸乎偶句漸多。沿及晉宋，格律遂成；流迨齊梁，體裁大判。由質實而趨麗藻，莫知其然而然。然實皆源出古文，承流遞變，猶四言之詩至漢而爲五言，至六朝而有對句，至唐而遂爲近體，面目各別，神理不殊，其原本風雅則一也。厥後輾轉相沿，逐其末而忘其本，故周武帝病其浮靡，隋李諤論其佻巧，唐韓愈亦斷斷有古文時文之辨。降而愈壞，一濫於宋人之啟劄，再濫於明人之表判。剿襲皮毛，轉相販鬻，或塗飾而掩情，或堆砌而傷氣，或雕鏤纖巧而傷雅。四六遂爲作者所詬厲。宋姚鉉撰唐文粹，至盡黜儷偶；宋祁修新唐書，至全刪詔令。而明之季年，豫章之攻雲間者，亦以沿溯六朝相詆，豈非作四六者不知與古體同源，愈趨愈下，有以啟議者之口乎。志堅此編所錄，下迄於元，而能上溯於魏晉。如敕則託始宋武帝，冊文則託始宋公九錫文，表則託始陸機、桓溫、謝靈運，書則託始於魏文帝、應瑒、應璩、陸景、薛綜、阮籍、呂安、陸雲、習鑿齒，序則託始陸機，論則託始謝靈運。大抵皆變體之初，儷語散文相兼而用。其齊梁以至唐人，亦多取不甚拘對偶者。俾讀者知四六之文運意遣詞與古文不異，於茲體深爲有功。至於每篇之末，或箋註其本事，或考證其異同，或臚列其始末，亦皆元元本本，語有實徵，非明代選本所可及。據其凡例，雖爲舉業而作，實則四六之源流正變具於是編矣。未可以書肆刊本忽之也。

四六法海

是編摻採六朝唐宋元名文頗極精備與他刻
訛謬刪改者不同謹與海內同志共之翻刻者
千里必究

吳郡王衙藏板

四六法海序

魏晉以來始有四六之文然其體猶
未純渡江而後日趨績藻休文出漸
以聲韻約束之至蕭氏兄弟徐庾父
子而斯道始盛唐文皇以神武定天
下在宥三十餘年而文體一遵陳隋

蓋時未可變耳永徽中人主優禮詞
臣時則有燕許鴻軒崔李豹別而英
公一概竟出自艸澤手當時人才何
其盛歟至於沿習既久遂成蹊徑文
移批答賓主談諧輒用耦語此亦天
地間不得不變之勢矣然昌黎文初

出即褒晉公亦駭而弗許蓋習尚之漸人也如此河東之爲文則異於是壺子時見杜權糠粃猶爲堯舜吾師乎吾師乎宗之四六各有源流譜派表清容自言能一一辨之今此諸集也不能盡致操其大要藏曲於右

排蕩之中者眉山也標精理於簡嚴之内者金陵也是皆唐人所未有其他不出兩公範圍然類能自暢其所欲言紙昂絢素各成倫理有足喜者大抵四六與詩相似唐以前作者韻動聲中神流象外自宋而後必求議論之工

證據之確所以去古漸遠然矩矱森然差可循習至其末流乃有諢語如優俚語如市媢語如倡祝語如巫或種用硬語或多用鄙語直用成語而不切變用冗語而不裁四六至此直是魔罥斬當亟爲澄汰不留一字者也是編始其

乙丑之秋成於丙寅之冬初題曰耦編今年春友人張德仲加以編輯梓行之仍改爲法海法取軌持海喻廣大夫欲泛藻海之波而飭詞壇之法則此編亦當矣也哉

天啓七年暮春佛說從解脫日珠嶋山

農王志堅題

友人古婁李流芳書

四六法海序

四六法海者吾伯氏所編集古來駢
耦之文也伯氏原恒數十年專士
子之學日以苛習于經義好爲深奧
其實皆恍惚謬悠無當大義至二三
場之用之文亦楞如也甚至小說戲
劇中語並管成語不免爲當淺寺門
笑自以爲其叛者是所定之康集編
將出稍可以風虎士流批然未前經
但以屋以先垂之沛物自澈其之操
不遠視遂是經世之志揭楓山中竟
之書念此操然以為之稱為法編並

友人請文々名以行誤士林好之余
惟文之有四六本出於綺靡之習好
古者不喜之然自唐沿今無冊不
至六朝年間接与夫箋啟祝詞莫不
用之唐時皆有專門名家武宗時柳
河和東學士亦能之嘗治黄皇自論

之數篇主簿府時以全集名德宗曉
太原集飄張蘇至江爲當時案重此
學而未已宋時以兩省俗將相之才
亦爲當必先熟讀洗當時法以歷先
故未有不能爲是文者而陸文敏達
學家術有自然之老盛世老史一章根

亦入越夫文敏之於國至江以爲矣
也是编亡六千五百餘篇者千計
而雖未或十計而人未或百計大抵
以才情爲躍躍以詞藏而於律余獨
盛其中作者武帝子王孫武臣大
將武臣達人文武深室甕的貴城

文人與江湖未嘗學問者也而二三
名臣武不盡以文名表考其時文武
當類隨或屬而詩或任我行者而武
諸雾武技商數射以定抒寫時也々
讀至文法芸比之篇載之出中之人
脉络而理統深思而未完々國家以

詔誥表而試自的以來名臣勳士乃
乎辰東書不窺及至擷官粉繡箋劄
鼓沿門而價文體以變之不去當作
何狀態形色編之行經紀勸學一題
乎伯氏法編性讀編瀾編之究當註
行之亦不無補

序四　六

天啟丁卯清和穀月王志長謹序

河東薛益淳書

四六法海小引

余智眯馬足性狎鷗羣逢時巧謝於齊豨自獻質儕於遼豕百窮外繞五技內慙每雁急乎臯雉翔隴畔輒旋獨唫硯北高咏墻東憂来搔首借一編以樹萱憤至攻心假半部為服茘

然念洪鐘待考不以莛而輟音滄海飛瀾豈為蠡而韜潤是以事柯鄧林者一枝亦楫梲之資採璞荆峯者片璧備琚璜之用况乎功虚柳緝力限井天不能办有全牛寧盡管精班豹故于儷偶頗殫漁畋拾江漢之珠璣

寧辭濡足紉巖阿之蘭蕙不憚迷途鏗鏘入耳即當英韶錦穀不躬已同纁纊雖秘乏二酉而精竭三餘但鑑遴九方而目眯千里徒懸駱越之金終混東瀛之玉祗示筍癖殊謬雌黃余伯氏追蹤鹿門怡神蠹簡彭澤躧

來之後但對柳株康成通德之庭惟生書帶室成虛白寧效華陰隣止羊求何妨蓬艾擁萬卷而傲百城細千古而歌一室象罔是索或中食忘飡輪扁既調每欣然獨咲爰自碣稷之遺喙以逮都人之雲藻目無停矚文

罔遺眯輒按部分班舉類就列文踰兆言編分五種江黃齊宋咸居壇坫之間功深褒彈無逃南董之筆兩岐已獲衆稼忽等于蕭稂三斂並函畝國何愁于晉鄭開卷則渙水傾波目覩異繽紛舉編而泉仙雪湧掌溢明璫

加以研較潑心丹黃攻苦從來覓鶴含悲赤白囊紕者莫不一洗振竹箒之患風倦壇頓淨調千金之獺髓玉類重光洵可謂爨桐舊竹罔戰響于塵中岸玉淵珠皆舒彩于翦石叅璞絕累貫璞杜譏大雅展也扶輪小山

于焉承盖者矣爰用執殳聊示嚆矢先鏤行其一名曰四六法海茲編適投芟嗜得與佐雖盖伯氏全㧾月旦于千秋而慶竊附嘗鱗于一鼎者也稟傍玉以流温幸均蕭賦欽承跗而相飾遇叶謝篇對床之暇雖謏賞乎

蒐諸懸國之餘終抱恧于竽濫偶因觀海安欲窮源遡茲月露之繁音貽自經傳之浩唱韡范標成人之舌隱揩黔與宋築之睄譏逮夫屈景益侈文瀾降自鄒枚愈工妍響况乎龜圖示象濡如垂兼兩之文鳥跡肇言六義著諸聲之則然後知珪璧相比方顯萬國之盟宫商互諧乃協九成之奏信未可全嗤淫麗偏尚椎朴也不揣蕪言敢云弁引聊彰緣起以企厥成耳

天啓丁卯昴見之月王志慶謹題

四六法海序

先秦兩漢之文至六朝而一變六朝駢耦之作至韓柳而再變一變而秦漢之體更再變而秦漢之法出故唐以後稱大家者無不以韓柳為宗乃昌黎固所稱起八代之衰振綺靡之

習者也柳州則始泛濫于六朝而既溯洄于秦漢繇是稱兩家者率略其四六而特重其古文辭其古文辭歷傳為歐蘇曾王迨讀其四六製作則又無不足謝六代之華而啟一時之秀焉然則四六固古文辭所不得輕以意退者矣彼以古文辭睥睨當世而抗談秦漢唾棄唐宋薄六朝紈粉而不為亦何足以語文章之原委也哉我　國家以制舉業登進天下士士馳騖科舉之利規摹時好視古文辭不啻若贅疣有志嗜古者又類欲

以薈蕞胠篋襞積字句勝之二三場所以稽古律令叩學徵殖者也而弁髦于已瞰之芻狗割截段落襲影疑聲迷瞶拙目而傾炫夫窾耳其間矩矱古人程法先正者率不勝枉惟之吠徙業半途驚心白首者大略皆是

矣安望其跨越前代而不朽當世哉
婁江王閬修先生曰文章猶水也善
文者當以觀水之術辯文之趣故六
經混混其原爾秦漢以降諸名家載
記之文洄洑澆濤意製譎詭卽不必
皆羽翼鼓吹而要之皆其瀾也唐宋

八大家家自爭流人自歸墟非聖之
言不談非聖之旨不闡其江淮河濟
所謂配嶽名瀆者非乎于是有瀾編
瀆編之選至于四六則更為一書上
自魏晉下迄宋元詮類綜奇搜攬悉
备題曰法海其曰瀾者尊原也曰瀆

者別流也何言乎海蓋將滙瀾瀆之
大觀而極原流之異狀乎先生曰吾
以法人士之為制舉業者夫制舉業
而果能斟酌二編以其精者為經義
緒餘以為論對詶華啟秀于四六之
學于令甲所特重如表者竹肉乎喝

極一時之聲律而出焉雖以之跨越
前代不朽當世也亦無閬然爾矣故
嘗為之言曰非韓柳之法必無以入
秦漢非韓柳之人與其時必無可薄
六朝蓋四六之學盛于六朝而其法
亦畫于諸大家此閬修先生于古文

二編之外特以四六成書也可謂晰
文之流別而辯文之原委者矣學宮
可以同俗人師可以程士令文古文
一以派之故曰文章猶水也彼以時
代爲先後今古爲工拙原委之不知
亦何以觀人文之變化哉三編各已
成書而先以法海行因溽敘其意于
此

四明門人陸符頓首撰

編輯大意凡七則

近來書刻全不讎較豈惟不較又從而妄改焉所然之爲聽然押闔之爲押闔操觚家遂沿習不改凡如此類笑端不一又其甚者厭舂容大篇而以意刪之獨不曰鶴脛雖長斷之則悲乎是編以文選藝文類聚文苑英華唐文粹宋文鑑文章正宗元文類荊川文編廣續三文選爲主而參之以諸家集及正史野史所載凡一切訛謬相仍之書槩不因襲有所訂正間爲別白聊自附于諍友云爾

知人論世分明拈出千古讀書要旨吾輩讀前人著作于其生平顛末茫然不知當必有爽猶不自快者至文中用語或有所指如貢甫李代桃僵厚之橫水明光之句若不知其繇竟作何

理會是編于作者畧爲考究表其梗槩惟一代顯人灼然耳目者不贅及時事與文相關者亦載諸篇末誌傳之文與正史野史異者聊出鄙意折衷之自惟欽啓多所不詳若夫潤澤以俟君子

是編雖自爲一書然大抵爲舉業而作故入選寧約無濫凡文體題目不甚相遠者但存其尤

餘不得不忍情割愛惟是俗學相傳有一種膚論謂無用之書不必讀無用之文不必看果爾則腐爛後場之外皆可束高閣乎不知今人所規摹之程墨皆從古人陶鑄而出熟讀古人書不知有幾許程墨在也夫棄阡陌而守囷倉已爲愚矣棄囷倉而守釜甑棄釜甑而守殘杯冷炙不亦愚之愚哉凡吾同志當相與力破此惑

文章趨尚大抵時運使然質文損益自相乘除非必後人之勝于前人也韓柳不輕王駱歐蘇不輕楊劉豈惟厚道直是虛心讀書未有劉長卿一句已呼阮籍爲老兵則皇甫氏已痛心爾嫉之矣或云文人相輕余謂但恐未是文人耳若是文人見得古人真處方將低回翫味之不暇況敢相輕乎不佞生而少文不敢闌入詞壇

然于相輕之習深覺其無味是編務在兼收雖經名家掊擊如所謂元無文者不廢搜採惟應酬濫套之文槩置不錄

真氏正宗于宵人著作多不入選或細書附載以示排抑此一段秋林斧鉞凜然不可干矣不佞謭劣固不敢當此任間嘗思惟古之宵人往往刷有武庫筆有湧泉後之自命爲正人者試

與筆舌相當不知還有愧否夫桑間埒于二南秦誓嗣乎周典政不必斤斤分別而亦何嘗不分別乎不獨此也法車大智同爲紙上之塵奇章贊皇茲餉篋中之蠹推此類言之因果自爲輪旋是非竟在何處此不佞編集微旨也拈出商之

蕭氏文選槩標作者之字眞氏正宗則稱號稱

謚極爲雅馴但年代既遥人數亦雜若用往例則初學之士有杳然不知爲何許人者今一槩稱名而考其字號官謚附于篇末惟帝王稍別其稱亦尊尊之體然也

騷賦及詩于舉業不甚切用茲槩未入竊自負下闕如之義

四六法海目錄

卷之一

○勅　五首

與臧熹勅　宋武帝

梁武帝與謝朏勅　沈約

幸新豐及同州勅　蘇頲

答王紹勅　唐代宗

賜太和公主勅　李德裕

賜陜西西路沿邊經略招討都部署司勅

宋祁

○詔　四首

勸農訪民所疾苦詔　沈約

天嘉六年脩前代墓詔　陳宣帝

令百官舉士詔　陳後主

武德二年正月甲子下詔　唐高祖

貞觀年爲戰陣處立寺詔　唐太宗

舉廉吏詔　宋太宗

○冊文　二首

宋公九錫文　無名氏
冊陳王九錫文　徐陵
○赦文 一首
奉天改元大赦文　陸贄
○制 十九首
授韋嗣立黃門侍郎制　唐中宗
睿宗受禪制　蘇頲
封衡陽郡王成義爲申王等制　蘇頲
授韋博淄青節度使制　沈詢

崔龜從拜相制　崔璵
授歸登右散騎常侍制　白居易
加裴度幽鎮兩道招討使制　元稹
授劉悟檢校司空幽州節度使制　元稹
授田布魏博節度使制　元稹
授元稹諫議大夫制　李德裕
除呂蒙正中書侍郎兼戶部尚書平章事制　李沆
除文彦博平章軍國重事制　鄧潤甫
呂惠卿責授建寧軍節度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簽
書公事制　蘇軾
丞相阿朮贈謚制　閻復
左丞許衡贈官制　姚燧
丞相塔剌哈追封淇陽王制　姚燧
翰林承旨姚樞贈謚制　王構
平章李庭贈謚制　張士觀
平章不忽木贈謚制　盧亘
○手書 一首

隆祐太后布告天下手書　汪藻
○德音 一首
建炎三年十一月三日德音　汪藻
○令 四首
罷府禁奢令　梁武帝
與劉孝儀令　梁簡文帝
與湘東王令　梁簡文帝
宣德皇后令　任昉
○教 五首

建平王聘隱逸教　江淹
爲東海餉諸葛處士教　謝朓
永嘉郡教　丘遲
豫章王拜後赦教　陸倕
爲荆州刺史下教　蕭秀
○策問　二首
永明九年策秀才五問　王融
永明十一年策秀才五問　王融
卷之二

○表之一　六十一首
謝平原內史表　陸機
薦譙元彥表　桓溫
乞卹錄王濬後表　桓溫
謝封康樂公表　謝靈運
薦周續之表　劉柳
刺史廣州薦從事朱萬嗣表　陸徽
讓婚表　虞通之
謝除宮僚表　孔稚圭
代蕭侍中敦勸表　江淹
爲柳世隆讓封公表　沈約
爲齊明帝讓宣城郡公第一表　任昉
爲范尚書讓吏部侯封第一表　任昉
爲范始興作求立太宰碑表　任昉
爲蕭揚州作薦士表　任昉
爲皇太子求一日一朝表　任昉
解官表　陶弘景
請徵補謝朏何胤表　梁武帝

上昭明太子集別傳等表　梁簡文帝
薦鮑幾表　梁元帝
爲韋雍州致仕表　王僧孺
賀平鄴都表　庾信
賀新樂表　庾信
齊王進白兎表　庾信
齊王進蒼烏表　庾信
齊王進赤雀表　庾信
爲閻大將軍乞致仕表　庾信

為晉陽公進玉律秤尺斗升表　庾信
勸進元帝表　徐陵
代王僧辯勸進梁元帝表　沈炯
代王僧辯又奉勸進表　沈炯
經通天臺奏漢武帝表　沈炯
戲作鉏表　韋琳
為陳六宮謝表　江總
西河王謝太尉表　溫子昇
代為百官賀甘露表　盧思道

勸封禪表　上官儀
皇太子請脩書表　崔融
為百官賀雨請復膳表　崔融
為皇太子賀甘露表　崔融
皇太子賀芝草表　崔融
皇太子賀嘉麥表　崔融
代家奉御賀明堂成表　崔融
進九成宮頌表　王勃
為齊州父老請陪封禪表　駱賓王

為陳御史進奉賀秋景觀競渡詩表　陳子昂
為王方慶讓鳳閣侍郎表　李嶠
為百僚賀雪表　李嶠
在神都留守請車駕還洛表　李嶠
讓鸞臺侍郎表　李嶠
為水漲災異陳情表　李嶠
為納言姚璹等謝勅賜飛白書表　李嶠
為李景諶讓天官尚書表　李嶠
謝臘日賜臘脂口脂表　李嶠

為王及善讓內史第二表　李嶠
為臨川王讓千牛將軍表　李嶠
為公主辭家人畜產官給料表　李嶠
代宮主讓起新宅表　李嶠
讓右丞相表　張說
進鬬羊表　張說
謝賜香藥面脂表　張九齡
三月三日為百官謝賜宴表　宋璟
卷之三

○表之二 六十一首

謝書上考表 李邕
謝入朝表 李邕
為薛使君謝婺州刺史表 王維
為畫人謝賜表 王維
為曹將軍謝寫真表 王維
為郭子儀讓華州奉天請立生祠建碑第三表 失名
李揆訪賀收西京表 常袞
中書門下賀雪表 常袞
進興馬騧表 令狐楚
為羽林李景略將軍進射雁歌表 令狐楚
為汝南公賀元日御正殿受朝賀表 李商隱
為滎陽公賀老人星見表 李商隱
為滎陽公賀幽州破奚寇表 李商隱
為滎陽公桂州謝上表 李商隱
為濮陽公陳許謝上表 李商隱
為濮陽公陳情表 李商隱

代僕射濮陽公遺表 李商隱
為裴相公讓官表 韓愈
為王京兆賀雨表 柳宗元
為王京兆賀雨第三表 柳宗元
代永州韋刺史謝上表 柳宗元
為武中丞謝賜櫻桃表 柳宗元
為裴中丞賀破東平表 柳宗元
代武中丞謝新茶表 柳宗元
代武中丞謝新茶表 劉禹錫

代百寮進農書表 呂溫
為田神玉謝茶表 韓翃
賀平党項表 杜牧
史館王相公進和詩表 錢珝
謝賜表表 楊億
為章河北起居表 楊億
黃州謝上表 王禹偁
進兩制三館牡丹歌詩表 晏殊
杭州蒙恩獎諭謝表 張詠

昇州又謝傳宣撫問表　張詠
賀南郊大赦表　宋祁
謝直集賢院表　夏竦
謝知制誥表　歐陽修
謝復龍圖閣直學士表　歐陽修
南京留守謝上表　歐陽修
謝宣召入翰林表　歐陽修
乞罷政事表　歐陽修
亳州謝上表　歐陽修

亳州乞致仕第二表　歐陽修
謝賜漢書表　歐陽修
謝擅止散青苗錢放罪表　歐陽修
謝致仕表　歐陽修
謝加學士表　劉敞
賀熙寧十年南郊禮畢大赦表　曾鞏
百寮賀復熙河路表　王安石
除雱中允崇政殿說書謝表　王安石
除平章事監修國史謝表　王安石

手詔令視事謝表　王安石
除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謝表　王安石
遷入東府賜御筵謝表　王安石
差弟安上傳旨令授勅命不須辭免謝表　王安石
王安石
賀生皇子表　王安石
又　王安石
賀南郊禮畢肆赦表　王安石
代王魯公乞致仕表　王安石

賜曆日謝表　王安石
謝朱炎傳聖旨令視事表　王安石
乞退第三表　王安石

卷之四

表之三　六十九首

奏乞致仕表　呂誨
永興謝上表　司馬光
進資治通鑑表　司馬光
謝就差知興元府表　文同

徐州賀河平表　蘇軾
湖州謝上表　蘇軾
到黄州謝表　蘇軾
謝量移汝州表　蘇軾
乞常州居住表　蘇軾
謝宣召入院表　蘇軾
謝兼侍讀表　蘇軾
杭州謝上表　蘇軾
杭州謝放罪表　蘇軾

謝賜對衣金帶馬表　蘇軾
潁州謝到任表　蘇軾
賀駕幸大學表　蘇軾
謝賜曆日表　蘇軾
謝失覺察妖賊放罪表　蘇軾
到惠州謝表　蘇軾
到昌化軍謝表　蘇軾
謝除中書舍人表　蘇轍
賀擒鬼章表　蘇轍
謝除龍圖閣學士御史中丞表　蘇轍
分司南京到筠州謝表　蘇轍
雷州謝表　蘇轍
代李諫議謝免罪表　蘇轍
代陳州張公安道謝批答表　蘇轍
代張安道乞致仕第二表　蘇轍
代張安道乞致仕第三表　蘇轍
代司馬丞相進稽古錄表　黄庭堅
越州謝上表　元絳

知亳州謝上表　劉攽
知襄州謝上表　劉攽
定州謝上表　呂公著
衛州監倉謝上表　劉摯
南京謝上表　曾肇
賀上傳國寶表　曾肇
謝諫議大夫表　張舜民
謝賜恤刑詔表　李清臣
建寧軍節度使謝表　呂惠卿

尚書省謝車駕臨幸表　林希
謝賜春衣表　晁補之
免右僕射表　韓忠彥
代范忠宣遺表　李之儀
謝復官表　鄒浩
賀進築表　唐庚
謝賜柑表　失名
謝講和赦表　岳飛
謝除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表　周必大

福建到任謝表　陸游
嚴州到任謝表　陸游
丞相率文武百僚賀壽皇正旦表　陸游
進大學衍義表　眞德秀
權戶書謝表　眞德秀
江東漕到任表　眞德秀
以奉祠再除知泉州到任謝表　眞德秀
謝宣召入學士院備顧問表　眞德秀
除刑部尚書謝表　方岳
賀耕籍表　失名
賀河清表　失名
賀平宋表　孟祺
進授時曆經曆議表　楊桓
進實錄表　王惲
經筵官進職謝恩表　虞集
卷之五
○章二首
爲晉安王謝南兗州章　沈約

爲陳六宮謝章　江總
○劄子一首
上陸宣公奏議劄子　蘇軾
○狀五首
中和日謝恩賜尺狀　白居易
爲濮陽公涇源謝冬衣狀　李商隱
爲中丞滎陽公謝借飛龍馬送至府界狀　李商隱
爲南丞嗣上中書門下乞兩河效用狀

柳宗元
代人進甓器狀　柳宗元
○彈事 二首
奏彈曹景宗　任昉
修竹彈甘蕉文　沈約
○牋 二首
拜中軍記室辭隨王牋　謝朓
為司徒趙國公謝皇太子寄詩牋　許敬宗
○啓之一 六十二首

求自試啓　王融
謝高祖啓　袁昂
謝隨王賜紫梨啓　謝朓
謝隨王賜左傳啓　謝朓
謝勑賚地圖啓　梁昭明太子
謝勑賚貂坐褥席啓　梁簡文帝
上皇太子玄圃講頌啓　梁簡文帝
謝賚扇啓　梁簡文帝
謝東宮賜裘啓　梁簡文帝

東宮攝得慈覺寺鐘啓　梁簡文帝
謝勑賜第啓　梁元帝
上東宮古跡啓　梁元帝
謝東宮賜白牙鏤管筆啓　梁元帝
謝晉安王賜馬啓　梁元帝
為妾弘夜姝謝東宮賚合心花釵啓　梁元帝
求為劉瓛立館啓　任昉
為卞彬謝脩卞忠貞墓啓　任昉
謝東宮賚園啓　張纘

答皇太子啓　何胤
從弟喪上東宮啓　劉孝儀
謝晉安王賜宜城酒啓　劉孝儀
謝東宮賜城傍橘啓　劉孝儀
謝東宮賜淨饌啓　劉孝威
謝賚錦被啓　劉孝威
謝東宮賜宅啓　庾肩吾
謝東宮賚米啓　庾肩吾
謝東宮賚古跡啓　庾肩吾

謝賚梨啓　庾肩吾
謝武陵王賚白綺綾啓　庾肩吾
謝曆日啓　庾肩吾
答陶隱居賚朮煎啓　庾肩吾
謝東宮賚內人春衣啓　庾肩吾
謝蒙賚朱櫻啓　庾肩吾
謝滕王集序啓　庾信
答趙王啓　庾信
謝趙王賚絲布等啓　庾信

謝趙王賚絲布啓　庾信
謝趙王示新詩啓　庾信
謝趙王賚白羅袍袴啓　庾信
謝明帝賜絲布等啓　庾信
謝趙王賚米啓　庾信
謝趙王賚乾魚啓　庾信
謝滕王賚馬啓　庾信
答豫章王啓　崔頤
上武侍極啓　王勃
上明員外啓　王勃
上兗州刺史啓　駱賓王
上兗州崔長史啓　駱賓王
上齊州張司馬啓　駱賓王
上高長史述和詩啓　李嶠
謝李相公示手札啓　柳宗元
謝中書張相公啓　劉禹錫
謝僕射李相公啓　劉禹錫
為同州任侍御史上崔相國啓　李商隱

謝河東公和詩啓　李商隱
為先輩獻集賢相公啓　李商隱
為張周封上楊相公啓　李商隱
為崔從事寄尚書彭城公啓　李商隱
為舉人獻韓郎中琮啓　李商隱
為李貽孫上李相公德裕啓　李商隱
為賀拔員外上李相公啓　李商隱
為舉人上翰林蕭侍郎啓　李商隱

○啓之二 六十首

上河東公啓　李商隱
獻河東公啓　李商隱
爲柳珪謝京兆公啓　李商隱
上尚書范陽公啓　李商隱
上崔相公啓　李商隱
上宰相啓　李商隱
上令狐相公啓　溫庭筠
上鹽鐵侍郎啓　溫庭筠
謝所知費集賢墨啓　溫庭筠

投刑部趙郎中啓　顧雲
辭宣武鄭尚書啓　羅隱
投禮部鄭員外啓　羅隱
謝江都鄭長官啓　羅隱
謝屯田全郎中啓　羅隱
劒門寄上路相公啓　胡曾
免奉使啓　夏竦
謝相府啓　蘇洵
謝知制誥啓　王安石
賀韓魏公啓　王安石
謝應中制科啓　蘇軾
登州謝兩府啓　蘇軾
謝中書舍人啓　蘇軾
謝賈朝奉啓　蘇軾
賀歐陽少師致仕啓　蘇軾
賀楊龍圖啓　蘇軾
賀時宰啓　蘇軾

亳州上李中書啓　晁補之
賀教授陳履常啓　晁補之
答賀李祥改宣德啓　晁補之
賀呂相公啓　秦觀
謝館職啓　秦觀
潤州謝執政啓　張耒
永興提刑謝到任啓　李昭玘
賀李丞相啓　汪藻
賀大諫李寶學啓　楊萬里

回陳丞相謝致仕啓　周必大
賀工部劉尚書啓　黃疇若
賀湯侍御啓　任盡言
賀葉樞密啓　陸游
上王宣撫啓　陸游
與趙都大啓　陸游
答勾簡州啓　陸游
謝夔路監司列薦啓　陸游
知嚴州謝王丞相啓　陸游

除校書謝丞相啓　眞德秀
回孫榜眼啓　眞德秀
江東賑濟無罪可待謝丞相啓　眞德秀
賀鄭丞相啓　魏了翁
賀范左相啓　劉克莊
賀魏右史啓　危稹
賀史丞相除太傅啓　李劉
賀史丞相除少師啓　李劉
賀洪郎中除察院啓　李劉
上趙茶馬啓　李劉
賀給事鄭帥啓　王邁
賀林直院啓　王邁
回史督相啓　方岳
代回張茶馬啓　方岳
謝江樞密啓　文天祥
謝閤學士啓　袁桷
謝李承旨啓　袁桷

卷之七

○書之一　五十四首

與吳季重書　魏文帝
報龐惠恭書　應瑒
與滿公琰書　應璩
與廣川長岑文瑜書　應璩
與侍郎曹長思書　應璩
答從兄安成王書　陸景
移諸葛恪書　薛綜
答伏義書　阮籍
與嵇茂齊書　呂安

答車茂安書　陸雲
與桓秘書　習鑿齒
與王僧虔書　檀珪
登大雷岸與妹書　鮑照
報羊希書　周朗
答竟陵王書　劉虯
為庾杲之與劉居士虯書　任昉
與陳伯之書　丘遲
與尚書令王儉書　張充

與荊州隱士劉虯書　蕭子良
與交友論隱書　江淹
報袁叔明書　江淹
與何胤書　梁昭明太子
答湘東王求文集詩苑書　梁昭明太子
與蕭臨川書　梁簡文帝
答張纘謝示集書　梁簡文帝
答定襄侯餉臥簟書　梁簡文帝
答南平嗣王餉舞簟書　梁簡文帝
答蕭子雲上飛白書屏風書　梁簡文帝
答新渝侯和詩書　梁簡文帝
答湘東王論文書　梁簡文帝
答齊國餉雙馬書　梁元帝
與武陵王書　梁元帝
又　梁元帝
答謝中書書　陶弘景
答虞仲書　陶弘景
與何胤論止殺書　周顒

與何炯書　王僧孺
答江琰書　王僧孺
答劉之遴借類苑書　劉孝標
與宋玉山元思書　劉孝標
追答劉沼書　劉孝標
北使還與永豐侯書　劉潛
答湘東王書　劉孝綽
為衡山侯與婦書　何遜
與徐勉書　伏挺

報伏挺書　徐勉
與顧章書　吳均
與施從事書　吳均
與朱元思書　吳均
使東魏值侯景亂與北齊尚書令求還書　徐陵
與王僧辯書　徐陵
答周處士弘讓書　徐陵
與李那書　徐陵

報尹義尚書　徐陵

卷之八

○書之二　二十二首

與徐陵薦方圓書　周弘讓
答王褒書　周弘讓
與周處士書　王褒
答徐陵書　李那
與徐僕射書　尹義尚
與徐陵請王琳首書　朱瑒
答貞陽侯書　裴之横
爲上黄侯世子與婦書　庾信
上高祖請置學書　沈不害
爲王寬與婦義安主書　伏知道
上隋高祖革文華書　李諤
與陽休之書　祖鴻勳
上牛弘書　王孝籍
遺崔頤書　隋豫章王暕
答王績書　杜之松

答刺史杜之松書　王績
召永嘉山居書　朗禪師
上絳州上官司馬書　王勃
與博昌父老書　駱賓王
上吏部裴侍郎書　駱賓王
上雍州高長史書　李嶠
上蕭至忠論史書　劉知幾

○頌　五首

河清頌　有序　鮑照

馬寶頌 并序　梁簡文帝
神雀頌　許善心
拜南郊頌 并序　王勃
陜州鐵牛頌　賈至
○移文 二首
北山移文　孔稚圭
移齊文　徐陵
○檄 六首
為東魏檄梁文　杜弼

討侯景檄文　梁元帝
為李密移郡縣檄　祖君彥
為李密檄滎陽守郇王慶文　魏徵
代徐敬業傳檄天下文　駱賓王
會友人遊山檄　失名
卷之九
○露布 三首
兵部奏姚州破逆賊諾沒弄楊虔柳露布　駱賓王

兵部奏姚州破賊設蒙儉等露布　駱賓王
為河南郡王武懿宗平冀州賊契丹等露布　張說
○牒 一首
為裴中丞代黃賊轉牒　柳宗元
○詩文序 十三首
豪士賦序　陸機
王文憲集序　任昉
陶淵明集序　梁昭明太子

昭明太子集序　劉孝綽
玉臺新詠集序　徐陵
詩品序　鍾嶸
駙馬都尉喬君集序　盧照鄰
洛州張司馬集序　張說
上官昭容集序　張說
神龍曆序　李嶠
地志圖序　呂溫
唐丞相太尉衛國公李德裕會昌一品制集序

又玄集序 鄭亞
三月三日曲水詩序 顏延之
三月三日曲水詩序 王融
三月三日華林園馬射賦序 庾信
螢火賦序 駱賓王
在獄詠蟬詩序 駱賓王
七日綿州泛舟詩序 盧照鄰
登秘書省閣詩序 楊炯

游雲門寺詩序 梁肅
晚春崔中丞林亭會集詩序 梁肅
題故仕武賓客嵩山舊隱詩序 顧雲

卷之十

○宴集序 二十六首
虎丘山序 顧野王
秋日宴季處士宅序 王勃
秋日遊蓮池序 王勃
上巳浮江宴序 王勃

遊山廟序 王勃
三月上巳祓禊序 王勃
綿州北亭羣公宴序 王勃
宇文德陽宅秋夜山亭宴序 王勃
遊冀州韓家園序 王勃
山亭興序 王勃
冒雨尋菊序 駱賓王
揚州看競渡序 駱賓王
早秋上陽宮侍宴序 宋之問

三月三日奉使涼宮雨中禊飲序 宋之問
上巳泛舟昆明池宴宗主簿席序 宋之問
春夜令狐正字由予過飲讌序 宋之問
薛大夫山亭宴序 陳子昂
夏日諸從弟登汝州龍興閣序 李白
冬夜裴郎中薛侍御讌集序 李白
建丑月十五日虎丘山夜宴序 李白
暮春諸公於逍遙谷讌集序 王維
宴韋庶子宅序 顧況

暇日與諸公龍沙宴集序　權德輿
同德寺淡禪師院舉公會集序　穆員
三月三日茶宴序　呂溫
遊李校書花藥園序　于邵
○贈別序　十六首
送吉州杜司戶審言序　陳子昂
別冀侍御崔司議序　陳子昂
登冀城西北樓送崔著作入都序　陳子昂
秋日登洪府滕王閣餞別序　王勃
秋日餞別序　王勃
越州李明府宅送蕭三還齊州序　王勃
晚秋入洛于畢公宅別道王宴序　王勃
還冀州別洛下知己序　王勃
袁侍御席餞永昌獨孤少府序　宋之問
秋夜送孟贊府兄還都序　李白
冬夜於隨州紫陽先生餐霞樓送煙子元演隱仙城山序　李白
奉餞十七翁二十四翁尋桃源序　李白

送晁監還日本國序　王維
送建州趙使君序　權德輿
送韋起居老舅假滿歸嵩山舊居序　權德輿
送友人遊蜀序　呂溫
○記　四首
東山記　張說
蘭谿縣靈隱寺東峰新亭記　馮宿
易州候臺記　李德裕
絳巖湖記　樊珦
○史論　三首
宋書謝靈運傳論　沈約
后妃傳論　晉書
嵇康諸人傳論　晉書
○論　十二首
辨宗論　謝靈運
辨命論　劉峻
廣絕交論　劉峻
神思篇　劉勰

風骨篇 劉勰
精采篇 劉勰
夸飾篇 劉勰
物色篇 劉勰
家訓論文章 顔之推
勞生論 盧思道
三國論 王勃
史通斷限篇 劉知幾
史通載文篇 劉知幾

卷之十一
○碑文十九首
頭陀寺碑文 王中
齊故安陸昭王碑文 沈約
桐栢山金庭館碑銘 沈約
司空徐州刺史侯安都德政碑 徐陵
隱居貞白先生陶君碑 蕭綸
陝州弘農郡五張寺經藏碑 庾信
周上柱國齊王憲神道碑 庾信

周大將軍司馬裔碑 庾信
益州綿竹縣武都山淨惠寺碑 王勃
益州德陽縣善寂寺碑 王勃
唐恒州刺史建昌公主王公神道碑 楊炯
唐故中書令梁國公姚文貞公神道碑銘 張說
冠軍大將軍郭知運神道碑 張說
撥川郡王神道碑 張說
六祖能禪師碑銘 王維

唐故特進贈開府儀同三司揚州大都督南府君
睢陽廟碑 柳宗元
三受降城碑銘 呂溫
故太子少保贈尚書左僕射京兆韋府君神道碑 呂溫
幽州紀聖功碑銘 李德裕
○墓誌七首
周故大將軍[illegible]國公墓銘 庾信
周大將軍懷德公吳明徹墓銘 庾信

周趙國公夫人紇豆陵氏墓誌銘　庾信
周儀同松滋公拓跋競夫人尉遲氏墓誌銘
庾信
唐故邢國公李密墓誌銘　魏徵
唐故中散大夫檢校國子祭酒兼安南都護御史
中丞充安南本管經略招討處置等使上柱國
武城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張公墓誌銘　柳宗元
吳王李煜墓誌銘　徐鉉

卷之十二
○行狀　一首
齊司空柳世隆行狀　沈約
○銘　八首
凌煙樓銘　鮑照
梁安寺刹下銘　劉孝儀
新刻漏銘　陸倕
石闕銘　陸倕
團扇銘　庾肩吾
思舊銘　庾信
秦州天水郡麥積崖佛龕銘　庾信
終南山義谷銘 幷序　庾信
○贊　一首
藥師如來繡像贊 幷序　呂溫
○七　二首
七啓　曹植
七召　梁昭明太子

○連珠　五十二首
演連珠　二十二首　陸機
爲人作連珠　二首　劉孝儀
擬連珠　二十四首　庾信
連珠　二首　吳均
○志　一首
東陽金華山棲志　劉峻
○哀冊文　一首
唐憲宗章武皇帝哀冊文　令狐楚
○祭文　七首

弔莊周文　嵇含

祭雜墳文　任孝恭

祭夫徐悱文　劉令嫺

祭長安楊郎中文　李商隱

祭全義縣伏波廟文　李商隱

賽古憁神文　李商隱

為裴懿無私祭薛郎中文　李商隱

○判 八首

恩賜綾錦出關判　劉穆之

御史推屬吏判　張鷟

家僮覘天判　員俶

曆主失度判　王泠然

字詁判　張巡

盜瓜判　失名

署書題閣判　失名

還墳判　失名

○雜著 二首

草書狀　索靖

言志　蕭大圜

四六法海目錄畢

吳郡王志堅論次

友張我城弟志長志慶叅閱男偲偕倣編較

與臧燾勑　宋武帝

頃學尚廢弛、後進頹業、衡門之內、清風輟響、良由戎車屢警、禮樂中息、浮夫近志、情與事染、豈可不敷崇墳籍、敦厲風尚、此境人士子姪如林、明發搜訪、想聞令軌、然荊玉含寶、要俟開瑩、幽蘭懷馨、事資扇發、獨習寡悟、義著周典、今經師不遠、而赳業無聞、非惟志學者鮮、或是勸誘未至邪、想復弘之。

燾為太學博士叅右將軍何無忌軍事隨府轉鎮南將軍高祖鎮京口與燾書

釋名曰勑飾也、漢制度曰帝之下書有四、一曰策書、二曰制書、三曰詔書、四曰誡勑、緗素雜記謂唐以前帝王命令尚未稱勑。謂千字文勑員外郎散騎常侍周興嗣次韻、勑字乃梁字、真謬說也。

梁武帝與謝朏勑　沈約

吾以菲德、屬當期運、鑒與吾賢、思隆治道、而明不遠燭、所蔽者多、實寄賢能、匡其寡闇、嘗謂山林之志、上所宜弘、激貪厲薄、義等為政、自居元首、臨對百司、雖復執文經武、各脩厥職、羣才競爽、以致和美、而鎮風靜俗、變教論道、自非箕潁高人、莫膺茲寄、是用虛心側席、屬想清塵、不得不屈茲獨往、同此濡足、使望釋蘿襲袞、出野登朝、必不以湯有慙德、武未盡善、不降其身、不屈其志、使璧帛虛往、蒲輪空歸、傾首東路、望兼立表義、軒遲矣、古今殊事、不獲總駕崆峒、依風問道、今方復引領雲臺、虛己宣室、紆賢之懷、載結寤興、

朏字敬沖、莊之子、建武中、與何胤、並徵不至、梁武初再徵、又不至、遣王果敦譬勵、與謀於胤、胤紿曰、興王之世、安可久處、朏遂出、以此頗失衆望、然朏初為吳興太守、頗聚斂、至以雞卵賦人、收雞數千、使終身不出、亦不得為高隱也、

幸新豐及同州勑　　蘇頲

勑虞之西朝且縞區漢之三輔本同京師著於古者考於今發乎邇者應乎遠若順豫之事缺則忝於王制巡遊之典備則慮於人勞朕受命膺期勵精設教幸乾坤幽贊風雨咸若百物既阜三農已登同穎薦於宗廟雙穗生於郡國我無大桀實欣於歲取人有小康未果於時邁但左翊之地近入黃圖新豐之邑甫鄰青綺山川宮館咫尺相望欲過灞亭而涉灞經沙阜而臨渭見彼耆耋問其疾苦察長吏之政恤

黎甿之宂蓋所以展義陳詩觀風問俗始自畿甸化於天下宜以今月二十五日幸長春宮停五日綠頓所須並令所司支備一事以上不得干擾州縣發日唯量將飛騎萬騎行更不須別遣兵馬及妄有科喚朕此行之處不得進奉在路有稱寃苦州縣不能疏決者委御史金吾收狀爲進各勉所職副朕意焉

開元二年九月戊申上幸驪山溫湯此九月十一日勑也中間猶有頗慮假托以後歲歲遊幸至於山頂千門紅塵一騎則無復此等想矣

答王縉勑　　唐代宗

勑卿之伯氏天下文宗位歷先朝名高希代抗行周雅長揖楚詞調六氣於終篇正五音於逸韻泉飛藻思雲散襟情詩家者流時論歸美誦於人口久鬱文房歌以國風宜登樂府聽朝之後乙夜將觀石室所藏歿而不朽栢梁之會今也則亡乃眷棣華克成編錄聲猷益茂歎息良深

縉進表云臣兄文詞立身行之餘力常持堅正秉操孤貞縱居要劇不忘清淨又云曲承天鑒下訪

遺文𩲸而有知荷寵光於幽穸沒而不朽成大名於聖朝

賜太和公主勑　　　　李德裕

勑姑遠嫁絕域二十餘年跋履險難備罹屯苦朕每念於此良用惻然恭惟太皇太后春秋已高慈愛深厚比者望姑朝謁再叙悲歡倏已歲暮寂無音耗想姑見舊國之城邑能不銷魂望漢將之旌麾必當流涕今朔風既至霰雪已零絕國蕭條固難久處穹廬氈幕何以禦冬肉飯酪漿且非適口朕撫臨萬寓子育羣生一物未安終食三歎況姑累年漂泊何日忘懷想姑高明必是懸鑑姑承宗廟之餘慶為王室之

懿親先朝割愛降婚義寧家國謂回鶻必能侮禦安靜塞垣使邊人子孫不見兵革射獵者不敢西向畏軒轅之臺今回鶻所為甚不循理蕃渾是朕之人百姓牛羊亦國家所有因依漢地遂致蕃孳回鶻託以私讎恣為侵掠每馬首南向姑得不畏高祖太宗之威靈欲侵擾邊疆姑得不思太皇太后之慈愛為其國母足得指揮若回鶻能不稟命則是棄絕姻好今日以後不得以姑為詞若特我為親稟姑教令則須便白戢斂以繼舊歡想姑以朕此書喻彼將相令共知分更不徇非塞外所寒且無絲纊朕每御裘服則思彼未授衣豈可回鶻讎張遂忘親愛今寄冬衣若干具如別錄

太和公主憲宗女也於武宗為姑開成末回鶻為黠戛斯所破可汗兄弟嗢沒斯等率其衆抵天德塞下會昌中邊將欲擊之以求功李德裕請嚴兵備之俟其攻犯城鎮然後以武力驅除又言回鶻破亡公主未知所在若不遣使訪問則謂國家降主本非愛惜既負公主又傷虜情請遣舍人齎詔

詣嗢沒斯令達公主兼可卜嗢沒斯逆順之情因遣使賜公主冬衣命德裕為勑書德裕用石雄為天德都團練副使其後回鶻侵振武雄破之於殺胡山迎公主以歸自回鶻至塞上及黠戛斯入貢每有詔勑武宗多命德裕草之德裕請委翰林學士武宗曰學士不能盡人意須卿自為之

大荒西經曰大荒之中有軒轅之臺射者不敢西嚮射軒轅之臺蓋敬黃帝之神也書中語用此

賜陝西西路沿邊經畧招討都部署司勑

宋 祁

朕郵軍旅之苦寵邊陲之良事從優寬情無僻愛至於常戀細過竝許功除煩文苛法罕由吏議昨滕宗諒張亢竝緣事任合給公用庫錢俾其宴享賓僚犒飫軍伍而乃用度無藝簿領失防陽托貿營消有牟入攸司上言遣使卽推如聞遝繫頗多猶劾彌廣本其冗費寧足深誅已罷案窮悉令原貸其滕宗諒等止免一官量降差遣雖屈吾法期慰士心且夫盡用市租美推趙將來從我取誼表漢臣每慕前風大體尚慮諸道帥守便以茲事爲懲或損犾饟牽或裁量藥餌苟存畏避謂免譏彈訶益至公亦非朕意但當循經費之式去自潤之私致仰於官均惠於衆由茲底績夫何間然安飾坦懷毋或疑憚

宗諒字子京河南人元昊反除知涇州范仲淹爲以自代擢天章閣待制徙知慶州御史梁監奏宗諒在涇費公錢十六萬貫遣中使檢視乃始至日以故事犒諸屬羌又間遺游士故人宗諒恐連逮因焚其籍仲淹時參知政事救之止降一官知虢州徙岳州稍還蘇州卒卒之日家無餘財

勸農訪民所疾苦詔　　沈　約

門下執邦豐蹇則如懸比室乘機或飭則無褐終年非怠非荒雖曰王道不稂不莠實寄民和頃歲多稼無麥遺秉如積而三登之美未臻萬斯之基尚遠且風土異宜百民外務刑章治緒未必同源妨本害政事非一揆冕旒屬念無忘夙興可嚴下州郡務茲耕殖相畝闢疇廣開地利深樹國本克阜民天又詢訪獄市博聽謠俗傷風損化各以條聞無使瘵瘼之苦戴與比屋主者詳為科格稱朕意焉

此隆昌元年正月詔也考其行事無乃大謬為治不在多言信夫

天嘉六年脩前代墓詔　　陳宣帝

梁室多故禍亂相尋兵甲紛紜十年不解不逞之徒虐流生氣無賴之屬暴及徂魂江左肇基王者攸宅金行水位之主木運火德之君時更四代歲逾二百若其經綸王業縉紳民望忠臣孝子何世無才而零落丘山變移陵谷咸皆翦伐莫不侵殘玉杯得於民間漆簡傳於世載無復五株之樹罕見千年之表自大祚光啟恭惟揖讓爰暨朕躬聿脩祖武雖復旌旗服色猶行杞宋之邦車駕巡遊盼聽河雒之路故喬山之祀蘋藻弗虧驪山之墳松栢恒守唯成蕃舊壠士子故塋掩殯未周樵牧猶眾或覩屬鹿隸員土無期子孫寘滅手植何寄漢高留連於無忌宋祖惆悵於子房丘墓生哀性靈共惻者也朕所以興言永日思懸幽泉維前代王侯自古忠烈墳冢被發絕無後者可檢行脩治墓中樹木勿得樵採庶幽顯咸暢稱朕意焉

令百官舉士詔　陳後主

旁求俊乂爰逮側微用道和羹是隆大廈上智中主咸由此術朕以寡薄嗣膺景祚思所以登顯髦彥式備周行但空勞宵夢屢勤史卜申旦凝慮景夜損懷豈以食玉炊桂無因自達將懷寶迷邦咸思獨善應內外衆官可各薦一人以會菜征之旨且取備小大之用其有負能仗氣擯壓當時著賓戲以自憐草客嘲以慰志人生一世逢遇誠難亦宜去此幽谷翔茲天路遊鋼驂以觀國望金馬而來庭便當隨彼方圓飭之矩矱

武德二年春月甲子下詔　唐高祖

釋典微妙淨業始於慈悲道敎沖虛至德去其殘暴況乎四時之禁毋伐麛卵三驅之禮不取順從蓋欲敦崇仁惠蕃衍庶物立政經邦咸率斯道朕祗膺靈命撫遂羣生言念亭育無忘鑒寐殷帝去網庶踵前脩齊王捨牛實符本志自今每年正月五月九月十直日並不得行刑所在公私宜斷屠殺

按此卽佛典所謂年三長齋月六齋也唐時此三月中斷屠宰宴會故士大夫履任不用此月今此說尚行而斷殺廢矣

貞觀年爲戰陣處立寺詔　唐太宗

有隋失道九服沸騰朕親總元戎致茲明罰誓牧登陑曾無寧歲其有桀犬嬰此湯羅銜鬚義憤終乎握節各徇所奉咸有可嘉日往月來逝川斯遠雖復項籍致命封樹紀於丘墳紀信捐生丹青著於圖象猶恐九泉之下尚淪鼎鑊八難之間永纏水炭愀然疚懷用忘興寢所以樹其福田濟其營魄可以建義以來交兵之處爲義士兇徒殞身戎陣者各建寺刹招延勝侶望法鼓所振變炎火於青蓮清梵所聞易苦海於甘露所司宜量定處所并立寺名支配僧徒及修院宇具爲事條以聞稱朕矜愍之意也仍命虞世南李百藥褚遂良顏師古岑文本許敬宗朱子奢等爲碑銘紀功業

洪武中召天下名僧爲佛會於鍾山普薦陣亡將士　上親赴會禮佛感雨花之瑞宋濂記述甚詳合此詔觀之命世眞人未有不歸誠覺王者此必有內契於心者矣

舉廉吏詔　宋太宗

周聽治以六計廉善居先漢辟士以四科清白爲首朕均知有俊誕保愛民惟前代廸厥官不肩好貨凡正人蓋其行庶幾成風嘗賜札以律貪復作銘而申訓曾是在位猶從匪彝鞭辟不已而寵賂章箴盍不飾而節行缺退食鮮羔羊之操虐民多碩鼠之譏念激濁在於揚清而癉惡莫如彰善朕爵獎朱邑之潔治盛循良開元旌王丘之廉風移苛嬈一賢蒙擢百辟獨方肆公道之天闢閉頹波之瀾倒克正罔敢弗正既昭德以塞違進良以率不良與勵精以更始咨爾承休之彥體余美俗之懷廉欲得其眞公選絜脩之士畢皆賢於巳博詢操履之源內則如光祿之薦王嘉外則如河東之察王覇人之有猷有守具以實言予其懋賞懋官亦克用勸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此篇舊本不著何朝按太宗嘗因孟昶儀石銘摘取四語詔刊諸石此云作銘申訓以此考之當是太宗時詔也

宋公九錫文　　無名氏

朕以寡昧仰纘洪基夷羿乘釁蕩覆王室越在南鄙遷於九江宗祀絕饗神人無位提挈羣凶寄命江浦則我祖宗之烈奄墜於地七百之祚翦焉既傾若涉巨海罔知攸濟天未絕晉誕育英輔振厥弛維再造區寓興亡繼絕俾昏作明元勳至德朕實攸賴今將授公典策其敬聽朕命乃者桓玄肆僭滔天泯夏援本塞源顚覆六位庶僚倪劄四方莫恤公精貫朝日氣陵虹蜺奮其靈武大殲羣慝尅復皇邑奉歆神祇此公之大節始於勤王者也授律羣后順流長驚薄伐崢嶸獻捷南郢大憝折首羣逆畢夷三光旋采舊物反正此又公之功也出藩入輔弘茲保弼阜財利用繁殖黎元編戶歲滋疆宇日啓導德明刑四境有截此又公之功也鮮卑負衆僭盜三齊介恃遐阻仍為邊害公蒐乘秣馬負入遠蹟衝櫓四臨萬雉俱潰拓土三千申威龍漢此又公之功也盧循厎凶伺隙五嶺侵覆江豫矢及下城國議遷都之規家獻徙卜之計公乘輿南濟義形於色運奇摅畧英謨不世狡寇窮鈎喪旗宵遁俾我畿甸拯於將墜此又公之功也追奔逐北揚旌江瀆偏旅浮海指日遄至番禺之功俾級萬數左里之捷鳥散魚潰元凶遠竄傳首萬里此又公之功也劉毅叛渙負釁西夏陵上罔上志肆姦暴公禦軌以刑消之不日罪人斯得荊衡寧晏此又公之功也譙縱怙亂寇竊一隅王化阻閡三巴淪溺公指命偏師授以良圖陵波遡湍致屆井絡僭豎伏鑕梁岷草偃此又公之功也馬休魯宗阻兵內侮驅率二方連旗稱亂公投袂星言研其上畧江津之師勢踰風電回旆沔川寔繁震懾二叛奔迸荊雍來蘇此又公之功也永嘉不競四夷擅華五都傾蕩山陵幽辱祖宗懷沒世之憤遺氓有匪風之思公遠齊阿衡納隍之仁近同小白滅亡之恥羈旅陳師赫然大號分命羣帥北徇司兖許鄭風靡鞏洛載清百年榛穢一朝掃滌此又公之功也公有康宇內之勳重之以明德爰初發跡則奇謨冠古電擊彊祇則鋒無前對聿寧東畿大造黔首若乃草昧經綸化融於歲計扶危靜亂道周於包桑綢制煩苛較若畫一淳

風美化、盈塞區寓、是以絕域獻琛、遐夷納賨、王略所
亘、九服率從、雖文命之東漸西被、咎繇之邁于種德、
何以尚茲、朕聞先王之宰世也、庸勳尊賢、建侯胙土、
褒以寵章、崇其徽物、所以協輔皇室、永隆藩屏、故曲
阜光啓、遂荒徐宅、營丘表海、四履有開、其在襄王、亦
賴臣霸、又命晉文、備物光賜、惟公道冠前烈、勳高振
古、而殊典未飾、朕甚愲焉、今進授相國、以徐州之彭
城沛蘭陵下邳淮揚山陽廣陵兗州之高平魯泰山
十郡、封公爲宋公、錫茲玄土、苴以白茅、爰定爾居、用

建冢社、昔晉鄭啓藩、入作卿士、周召保傅、出總二南、
内外之任、公實兼之、今命使持節兼太尉尚書左僕
射晉寧縣五等男湛、授相國印綬宋公璽紱、使持節
兼司空散騎常侍尚書陽遂鄉侯泰、授宋公茅土金
虎符第一至第五、左竹使符第一至第十、左相國位
無不總、禮絕朝班、居常之名、宜與事革、其以相國總
百揆、去錄尚書之號、上送所假節侍中貂蟬中外都
督太傅太尉印綬、豫章公印策、進揚州刺史爲牧、領
征西將軍司豫北徐雍四州刺史如故、公紀綱禮度、

萬國是式、秉介蹈方、罔有遷志、是用錫公大路戎路
各一、玄牡二駟、公抑末敦本、務農重積、采繁寔殷、稼
穡惟阜、是用錫公袞冕之服、赤舃副焉、公閑邪納正、
移風改俗、陶鈞品物、如樂之和、是用錫公軒縣之樂、
六佾之舞、公宣美王化、導揚休風、華夷企踵、遠人胥
萃、是用錫公朱戶以居、公官方任能、網羅幽滯、九皐
辭野、髦士盈朝、是用錫公納陛以登、公當軸處中、率
下以義、式遏寇虐、滌除苛慝、是用錫公虎賁之士三
百人、公明罰恤刑、庶獄詳允、放命干紀、罔有攸縱、是

用錫公鈇鉞各一、公龍驤鳳矯、咫尺八紘、括囊四海、
折衝無外、是用錫公彤弓一、彤矢百、玈弓十、玈矢千、
公溫恭孝思、致虔禋祀、忠肅之志、儀刑四方、是用錫
公秬鬯一卣、圭瓚副焉、宋國置丞相以下、一遵舊儀、
欽哉其祗服往命、虔對天休、簡恤庶邦、敬敷顯德、以
終我高祖之嘉命、

宋初一切文翰、皆謝晦任之、此當是晦筆、文頗高亮、
從來選者皆不及、茲從南史錄出、○冊文中所稱
功業惟宋祖皆有實跡、齊梁以後若有若無而已、

册陳王九錫文

徐陵

大哉乾元資日月以貞觀至哉坤元憑山川以載物故惟天爲大陟配者欽明惟王建國藩輔者齊聖是以文武之佐、皤溪蘊其玉璜、堯舜之臣、滎河鏤其金版、況乎體得一之鴻姿寧陽九之危厄拯横流之禍石撲燎火於崑岑驅馭於韋彭跨躡於秦晉神功行而靡用聖道用而無名者乎今將授公典策其敬聽朕命日者昊天不弔鍾亂於我國家、網漏吞舟獯胡內鼎、蔟蔟宇宙慄慄黎元方趾圓顱、萬不遺一、太清

否亢、橋山之痛已深、大寶屯如、平陽之禍相繼、上宰膺運康救兆民羈旅於滇池之南揚旌於桂嶺之北懸三光於已墜、謐四海於羣飛、屠狡猾於中原、斮鯨鯢於濛汜、蕩寧上國、光啓中興、此則公之大造於皇家者也、既而大未悔禍、夷醜爲傺、南夏崩騰、西京蕩覆、羣胡孔熾、精亂乘間、推納蕃枝、盜假神器、冢司昏撓、旁引寇讎、既見貶於桐宮、方謀危於漢闕、皇運已殆、何殊贅旒、中國摇然、非徒如綫、公赫然投袂、匡救本朝、復甚齊都、平戎王室、朕所以還膺寶曆、重履宸居挹建武之風、獻彰宣王之雅頌、此又公之再造於皇家者也、公應務之初、登庸惟始、三川五嶺、莫不窺臨、銀洞珠宮、所在寧謐、孫盧擧斧、越貊爲災、番部阽危、勢將淪殄、公赤旗所指、祆壘洞開、白羽纔撝、兇徒粉潰、非其神武、久喪南藩、此又公之功也、大同之末、邊政不脩、李賁狂迷、竊我交愛、敢稱大號、驕恣甚於尉陀、據有連州、雄豪熾於梁碩、公英謀雄算、電掃風行、馳御樓船、直跨滄海、新昌典徼、備履艱難、蘇歷嘉寧、盡爲京觀、三山獠洞、八角蠻陬、逖矣水寓之鄉、悠

哉火山之國、馬援之所不屆、陶璜之所未聞、莫不懼我王靈、爭朝邊候、歸賝天府、獻狀鴻臚、此又公之功也、自寇虜陵江、宮闈幽辱、公枕戈嘗膽、提劍撫心、氣涌青霄、神飛紫闥、而番禺連率、本自諸夷、言得其朋、是懷同惡、公仗此忠誠、乘機勦定、挺沛令而鼎鼓平新野而據鞍、此又公之功也、世道初艱、方隅多難、動門祭黠、作亂衡山、兵切池隍、衆兼夷獠、公以國盜邊警、知無不爲、鄉是同盟、誅其醜類、莫不魚驚鳥散、面縛頒懸、南土黔黎、重保蘇息、此又公之功也、長驅嶺

嶠夢想京畿緣道僉豪遷爲榛梗路養渠率全據大
都蓄聚逋逃方謀阻亂百樓不戰雲梯之所未窺萬
弩齊張高轍之所非敵公龍驤虎步嘯吒風雲山摩
壘城野無獷陣清祆氛於瀛右滅沴氣於雩都此又
公之功也遷仕凶悪屯據大皐乞活類馬騰之軍流
民多杜弢之衆推鋒轉鬬自北徂南殲厥醜類實惟
勍虜公坐揮三略遙制六奇義勇同心貔貅膂力雷
奔電擊谷靜山空列郡無犬吠之驚叢祠罷狐鳴之
盜此又公之功也王師討虜次届淪波兵之積儲士

有饑色公回麾鑿澤積穀巴丘償庾之詠斯豐壺漿
之迎是衆軍民轉漕曾無砥柱之難艫舳相望如蓮
敖倉之府犀渠貝冑頗茂雷霆高艦層樓仰摩霄漢
故使三軍勇銳百戰無前承此兵糧遂殄兇逆此又
公之功也若夫英圖邁俗義旅如雲溢壘猜携用淹
戎畧公志唯同獎師克在和燭寨井虞鴻門是會若
晉侯之誓白水如蕭王之推赤心屈禮交盟人祇感
咽故能使舟師竝路遠邇崩心此又公之功也姑熟
襟要崤函阻憑寇虜據其關梁大盜負其扃鐍公五

校栽携三雄並奮左賢右角沙潰土崩木甲積於中
原璉裝赴於江水他他籍籍萬計千羣鄂坂之隘斯
關夷庚之道無塞此又公之功也義軍大衆俱集帝
京逆豎兇徒猶屯皇邑若夫表裏山河金湯嶮固疏
能首以抗殿崩華嶽以爲城雜虜憑焉強兵自若公
回茲地軸抗此天羅曾不崇朝俾無遺噍軍容甚穆
國政方脩物重覩於衣冠民還聽於禮樂楚人滿道
爭覩於葉公漢老銜悲俱歎於司隸此又公之功也
內難初靖諸侯出關外郡傳烽鮮卑犯塞莫非沮渠

當戶中貴名王冀馬列於淮南胡笳動於徐北公舟
師步甲亘野橫江殲厥羣狐遂殫封豨莫不絓木爲
止戎車靡遺遇滌而旋歸驂盡殪此又公之功也公
克翦醜難劬勞王室而孫甯之黨翻啓狄心伊洛之
閒咸爲虜戍雖金陵佳氣石壘天嚴朝聞戎塵夜喧
胡鼓公三籌既畫入陣斯張栽舉靈旗亦抽金僕咸
俘醜類悉反高墉與李廣之皆誅同龐元之盡赦此
又公之功也任約叛奐梟聲不悛戾猲貪婪狼心無
改穹廬毡幕抵北闕而爲營烏孫天馬指東都而成

捭公左甄右落箕張翼舒掃是撓搶驅其猰貐長狄
之種埋於國門椎髻之酋烹於軍市投桼坑而盡滅
噎雖水而不流此又公之功也相居中自折鉼鼎
五湖小守安懷同惡公風馳兼道秉羽杖戈玉斧將
揮金鉦且戒祆酋震懾遁藏反釘葵櫬以表其含弘
焚書以安其反側此又公之功也賊龕兇橫陵虐具
區阻兵安忍憑災怙亂自古蟲言鳥跡渾沌洪荒凡
或虔劉未此殘酷公雖宗居汝潁世寓東南育聖誕
賢之鄉含章挺生之地眷言桑梓公私慣切卓爾英

猷承規奉算戮此大憝如烹小鮮此又公之功也亂
離永久羣盜孔多浙左兇渠連兵搆逆豈止千兵五
校白雀黃龍而已哉公以中軍無率選是親賢奸冠
盜窮濯然氷泮刑塘之所文命動其天威雷門之閒
句踐行其嚴戮英規聖略興代同風此又公之功也
同姓有扈頑兇不賓憑藉宗盟圖危社稷觀兵漲澤
勞宸京師驅率南蠻巳爲東帝公論兵於廟堂之上
決勝於樽俎之閒冠賈焚燬合江下瀨一朝蕩撲無
符劍師萬里澄清非勞衢息此又公之功也豫章祆

冠依憑山澤繕甲完聚多歷歲時結從連橫爰洎交
廣呂嘉既獲吳濞已擒命我還師征其不恪連營盡
拔舊實斯擒雖聖武於匡山同神旃於篙派此又公
之功也自八紘九野瓜剖豆分竊帝偷王連州比縣
公武靈巳暢文德又宣折簡馳書風馭斯遠至於蒼
蒼谷日杳杳無雷其泊丈夫之鄉南海女子之國莫
不屈膝膜拜求吏款關此又公之功也京師禍亂亟
積寒暄雙闕低昂九門寥鬱寧泰宮之可覩豈魯殿
之猶存五都替弃百僚顛仆胡服縵纓咸爲戎俗高

冠厚履希復華風宋微子麥秀之歌周大夫黍離之
歎較於斯日未足爲悲矣公求衣昧旦昃食高春興
構宮闈具瞻遐邇郊庠宗稷之典六符十等之章還
闕太史之風流重覩承平之遺事此又公之功也公
有濟天下之動重之以明德凝神體道合德符天用
百姓以爲心隨萬機而成務恥一物非唐虞之民歸
含靈於仁壽之域上德不德無爲以爲見長春生顯
仁藏用忠信爲寶風雨弗懲仁惠爲基牛羊勿踐功
成治定樂奏咸雲安上治民禮兼文質物色丘園衣

褐甲巷朝多君子野無遺賢蔌衆同水火之饒工商
富猗頓之旅是以天無愛寶地有呈祥涌醴卿雲朝
圖曉映山車澤馬服馭登閑既崇煥於圖書方嚴筴
於史牒高勳踰於象緯積德冠於嵩華而無得而稱
者矣朕又聞之前王宰世茂賞尊賢式樹蕃長總征
羣伯二南崇絕四履遐曠泱泱表海祚土維齊巖巖
泰山俾侯於魯抑又勤王友鄭夾輔遷周召伯之命
斯隆河陽之禮咸備況復經營宇宙寧唯斷鼇足之
功弘濟蒼生非直鑿龍門之險而疇庸報德寂爾無

聞朕所以垂拱當宁載懷慚悸者也今授公相國以
南豫州之陳留南丹陽宣城揚州之吳興東陽新安
新寧南徐州之義興江州之鄱陽臨川十郡封公爲
陳公錫茲青土苴以白茅爰定爾邦用建冢社昔旦
奭分陝俱爲保師晉鄭諸侯咸作卿士兼其內外禮
實攸宜今命使持節兼太尉王通授相國印綬陳公
璽紱使持節兼司空王瑒授陳公茅土金獸符第一
至第五左竹使符第一至第十相國秩踰三鉉任總
百司位絕朝班禮由事華其以相國總百揆除錄尚
書之號上所假節侍中貂蟬中書監印章中外都督
太傅印綬義興公印策其鎮衛大將軍揚州牧如故
又加公九錫其敬聽後命以公禮爲楨幹律等衡策
四維皆舉八柄有章是用錫公大輅戎輅各一玄牡
二駟以公賤寶崇穀疏爵待農室富京坻民知榮辱
是用錫公袞冕之服赤舄副焉以公調理陰陽燮諧
風雅三靈允降萬國同和是用錫公軒懸之樂六佾
之舞以公宣導王猷弘闡風教光景所照輶象必通
是用錫公朱戶以居以公抑揚清濁褒德進賢髦士

盈朝幽人虛谷是用錫公納陛以登以公嶷然廊廟
爲世鎔範折衝四表臨御八荒是用錫公虎賁之士
三百人以公執茲明罰期在刑措象恭無赦干紀必
誅是用錫公斧鉞各一以公英猷遠量跨厲嵩溟混
一車書括囊寰宇是用錫公彤弓一彤矢百盧弓十
盧矢千以公天經地義貫徹幽明春露秋霜允恭粢
盛是用錫公秬鬯一卣圭瓚副焉陳國置丞相以下
一遵舊式往欽哉其恭循朕命克相皇天弘建邦家
允典洪業以光我高祖之休命

奉天改元大赦文　陸贄

門下致理興化必在推誠忘己濟人不吝改過朕嗣守丕構君臨萬方失守宗祧越在草莽不念率德誠莫追於既往永言思咎期有復於將來明徵厥初以示天下惟我烈祖邁德庇人致俗化於和平拯生靈於塗炭重熙積慶垂二百年伊爾卿尹庶官洎億兆之衆代受亭育以迄於今功存於人澤垂於後肆予小子獲纘鴻業懼德不嗣罔敢怠荒然以長於深宮之中暗於經國之務積習易溺居安忘危不知稼穡

之艱難不察征戍之勞苦澤靡下究情不上通事既壅隔人懷疑阻猶昧省己遂用興戎徵師四方轉餉千里賦車籍馬遠近騷然行齎居送衆庶勞止或一日屢交鋒刃或連年不解甲胄祀奠乏主室家靡依生死流離怨氣凝結力役不息田萊多荒暴命峻於誅求疲甿空於杼軸轉死溝壑離去鄉閭邑里丘墟人煙斷絕天譴於上而朕不悟人怨於下而朕不知馴致亂階變興都邑賊臣乘釁肆逆滔天曾莫愧畏敢行凌逼萬品失序九廟震驚上辱於祖宗下負於

黎庶痛心靦貌罪實在予永言愧悼若墜深谷賴天地降祐神人叶謀將相竭誠爪牙宣力屏逐大盜載張皇維將弘永圖必布新令朕晨興夕惕惟念前非乃者公卿百僚累抗章疏猥以徽號加於朕躬固辭不獲俯遂輿議昨因內省良用矍然體陰陽不測之謂神與天地合德之謂聖顧惟淺昧非所宜當文者所以化成武者所以定亂今化之不被亂是用興豈可更徇群情苟膺虛美重余不德祇益懷慚自今以後中外所上書奏不得更稱聖神文武之號夫人情

不常繫於時化天道既隱亂獄滋豐朕既不能弘德導人又不能一法齊衆苟設密網以羅非辜為之父母實所愧悼今上元統曆獻歲發生宜革紀年之號式敷在宥之澤與人更始以答天休可大赦天下改建中五年為興元元年自正月一日昧爽已前大辟罪已下罪無輕重咸赦除之李希烈田悅王武俊李納等有以忠勞任膺將相有以勳舊繼守藩維朕撫馭乖方信誠靡著致令疑懼不自保安兵興累年海內騷擾皆由上失其道下罹其災朕實不君人則何

罪戾已弘物予何愛焉庶懷引領之誠以廣好生之
德其李希烈田悅王武俊李納及所管將士官吏等
一切並與洗滌各復爵位待之如初仍即遣使分道
宣諭朱滔雖與賊泚連坐路遠未必同謀朕方推至
誠務欲弘貸如能效順亦與維新其河南河北諸軍
兵馬並宜各於本道自固封疆勿相侵軼朱泚大爲
不道棄義蔑恩反易天常盜竊名器暴犯陵寢所不
忍言獲罪祖宗朕不敢赦其應被朱泚脅從將士官
吏百姓及諸色人等有遭其扇誘有迫以兇威苟能

自新理可矜宥但官軍未到京城已前能去逆效順
及散歸本道並從赦例原免一切不問天下左降官
即與量移近處已量移者更與量移流人配隸及罰
鎮效力并緣罪犯與諸使驅使兼別物於諸州縣安
置及罪人家口未許歸者一切放還應先有痕累禁
錮反逆緣坐承前恩赦所不該者並宜洗雪亡官失
爵放歸勿齒者量加收敘人之行義或未必兼才大
厦者方集於群材建奇功者不限於常檢苟在適用
則無棄人況黜免之徒沉鬱頗久朝過夕用勿拘常

例諸軍諸道赴奉天及進收京城將士等或百戰摧
敵或萬里勤王扞固全城驅除大憝赴危難者其節
著復社稷者其業崇我圖爾功特加彝典錫名疇賦
永永無窮宜並賜名奉天定難功臣身有過犯遞減
罪三等子孫有過遞減罪二等當戶應有差科使役
一切蠲免其功臣已後雖衰老疾患不任軍旅當分
糧賜並宜全給身死之後十年仍廻給家口其有食
實封者子孫相繼代代無絕其餘敘錄及功賞條件
待收京日並准去年十月七日十一月十四日敕處

分諸道諸軍將士等久勤扞禦累著功勳方鎮克寧
惟爾之力其應在行營者並超三資與官仍賜勳五
轉不離鎮者依資與官賜勳三轉其累加勳許迴授
周親內外文武官三品已上賜爵一級四品已下各
加一階仍並賜勳兩轉見危致命先哲攸貴掩骼埋
胔禮經所先雖效用而或殊在惻隱而何間諸道兵
士有死王事者各委所在州縣急遞送歸本管官爲
葬祭其有因戰陣殺戮及擒獲伏辜暴骨鄉原者並
委所在逐近便收葬應緣流貶及犯罪未葬者並許

其家各據本官品以禮收葬自頃軍旅所給賦役繁
興吏因為姦人不堪命咨嗟怨苦道路無聊汔可小
康與之休息其墊陌及稅間架竹木茶漆榷鐵等諸
色名目悉宜停罷京畿之內屬此寇戎攻劫焚燒靡
有寧室王師仰給人以重勞特宜減放今年夏稅之
半朕以兇醜犯闕遽用于征爰度近郊息駕茲邑供
諸克辦師旅攸寧式當褒旌以志吾過其奉天宜昇
為赤縣百姓並給復五年尚德者教化之所先求賢
者邦家之大本永言茲道夢想增懷而澆薄之風趨

競不息幽棲之士寂寞無聞蓋誠所未孚故求之不
至天下有隱居行義才德高遠晦蹤丘園不求聞達
者委所在長吏具名聞奏當備禮邀致諸色人中有
賢良方正直言極諫及博通墳典達於教化幷識洞
韜畧堪任將帥者委常參官及所在長吏聞薦天下
孤老鰥寡惸獨不能自活者並委州縣長吏量事優
卹其有年九十已上者刺史縣令就門存問義夫節
婦孝子順孫旌表門閭終身勿事大兵之後內外耗
竭貶食省用宜自朕躬朕當節乘輿之服飾絕宮室

之華飾率已師儉為天下先諸貢獻自非供宗廟軍
國之用一切並停應內外官有冗員及百司不急之
費委中書門下即商議條件停減奏聞布澤行賞抑
惟舊章今以餘孽未平帑藏空竭有乖慶賜深愧于
懷赦書有所未該者所司類例條件聞奏
贄在奉天嘗為帝言今盜徧天下宜痛自咎悔以
感人心昔成湯罪己以興楚昭王出奔以一言善
復國陛下誠不吝改過以言謝天下使臣持筆無
所忌庶叛者革心帝從之故奉天所下制書雖武

人悍卒無不感動流涕後李抱眞入朝為帝言陛
下在奉天山南時赦令至山東士卒聞者皆感泣
思奮臣是時知賊不足平議者謂興元戡難功雖
爪牙宜力蓋贄有助焉

授韋嗣立黃門侍郎制　唐中宗

絳衣近侍秩亞貂蟬青瑣崇班職參鴛鷺實神化之有寄信賢才之攸重通議大夫韋嗣立忠規奕葉孝緒蟬聯家匡玄鸞之朝人輔彤雲之代芝蘭竝秀見謝砌之階庭麒麟齊驅有劉山之昆季入光振鷺擧溝三臺出據憑熊聲流千部近者命茲鶯渚巳擢雁行纔出芸扃奄歸蒿里永言荆樹坐折連枝眷彼恒山空餘一鳥俾遷榮於皂蓋宜襲寵於黃樞

韋嗣立字廷構思謙之子與兄承慶異母母遇承慶

嚴每笞輒解衣求代母感悟遂均愛中宗時拜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嗣立與韋后疏屬帝特詔附屬籍營別第驪山鸚鵡谷帝臨幸因封爲逍遙公韋后敗宗正爲救免開元中卒謚曰孝

睿宗受禪制　蘇頲

門下天下神器非上聖無以建其極域中大業非元良無以固其本欽若景命寅奉神宗屈己順人用安四海承祧主鬯實貞萬國頃者家臻大憫在疚惟憂梟鏡滿衢豺狼塞路武臨戎政必任凶族國要時權咸升逆黨社稷之守但容包桑忠義之懷誰期艾棘階禍稔惡何隙乘間煩言碎辭所不勝述皇太子隆基正氣凝姿端命毓德自家刑國英徽日甚移孝爲忠雄謨電發北軍馳入掃攙搶於紫微南宮反正開

日月於黃道平亂寧國翼戴眇躬一旅不勞功逾復禹七德咸舉事邈興周聲應吹銅望當歸璧令司空請冊侍中授璽寔由立義豈曰尚規承華肇開元嗣以建方流樂風之緒宜申洊雷之澤用殷爰初踐極喜氣呈祥天人叶心象緯昭睍官名有紀年號用憑可

大赦天下

蘇頲字廷碩瓌之子玄宗平內難書詔塡委頲時爲中書舍人獨在太極後閤口所占授功狀百緒輕重無所差書史白曰公徐之不然手腕脫矣

自景龍後與張說以文章顯時號燕許大手筆

封衡陽郡王成義爲申王等制　蘇　頲

門下古者帝王受命以疏萬國子弟建封用尊五等其所由來尚矣尚書右衛大將軍衡陽郡王成義等敦詩說禮本仁祖義名教之樂得自幾深溫良之容發於忠孝晨趨魏闕則望掩軒霞夕賦曹園則思含澄景服厥奉歷數勞侍戢籍克輔王室所謂通邑大都俾爲唐藩故能帶河礪嶽分膺往命爾眷歟可依前件仍各實封一千戶餘並如故主者施行

成義睿宗第二子垂拱三年封恒王俄改衡陽睿宗立進王申避昭成太后諱改名撝開元八年薨冊贈太子諡惠莊

授韋博淄青節度使制　沈詢

門下乃眷營丘、表於東海、富強號千乘之國、繁雜聚四方之人、假上將之威權、壯中軍之垣翰、將畤闢寄、必在信臣、具官某文苑騰芳、儒林擢秀、襟靈曠達、風度詳閑、周通炎表、於器能强濟、式彰於事任、早以重價、踐遷清途、詠垣流謇諤之名、通邑歷神明之譽、頃自移曹九棘、綏步八磚、冲澹安身、卷舒惟道、應茲闕任、允叶僉諧、懿彼全齊、實爲右壤、禹貢別九州之盛、海濱綜五都之雄、昔周命太師、漢封韓信、啓土用申

於帶礪、分茅苑懋於藩維、選任之隆、古今攸重、於戲平仲盡規之節、夷吾當路之方、經堂阜而徵獄可循、指牛山而忠讜如在、餘波未沉、遺愛斯存、旄節既洽於里閭、風謠尚傳於故老、爲政之暇、無忘咨詢、盛鐵馬於師壇、指金貂於騎省、祗膺成命、勉服寵光、

韋博字大業、武宗時爲主客郎中、時詔毀佛祠、悉浮屠隸主客、博言令太縣宜近中、後出爲平盧節度使、沈詢字成之、既濟之孫、會昌初第進士、累遷中書舍人、昭義節度使、英華誤作詢、今改正。

崔龜從拜相制　崔與

門下丹青神化、寅亮天工、將寄陶鈞、必歸才望、故漢中大業魏邴克贊其謨謀、開元盛時姚宋同匡其治理、嘗覽前代、緬懷斯人、寤寐以求、夢卜終叶、適當舉衆不讓知賢、戶部尚書判度支崔龜從道峻嵩華、志凌煙霄、氣包元精、識邁前哲、嚴廊符瑞、禮樂英華、弘通多鑒物之明、堅直抱佐時之術、而學窮源委、詞涌波濤、吐論素勵於公忠、理躬不踰於信厚、烈火方熾、珪璋更寒、飛霜已嚴、竹栢猶翠、自出入劇職、翔清

途、經歷五年、恭勤一貫、紛署潔賜衣之操、披垣高白鳳之文、澄清宣威節制持重、既位延借德兼守地圖仟切良材柄專國用、開闔不困、登蒇有餘、邦賦程均、節之能、節食表供須之效、我有好爵、本邀茂勳、況乎國楨宜在人傑、是用命汝同心、俯予升於鼎司、執此政柄、吉甫德全於文武、彥回望著於台衡、既藉具瞻、寔允元輔、於戲、惟木從繩、載懷藥石之誠、惟風偃草、載流霖雨之功、與其順美以昭忠、不若盡規而輔德、與其嚴刑而就理、不若齊禮以安人、佇聞嘉言、共底

文泰無令伊傅獨美典墳可戶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崔龜從字玄告明於禮家沿革爲太常博士定敬宗廟室祝詞皇帝不可云孝弟九宮皆列星不容爲大祠大中四年以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再歲罷爲宣武節度使數徙鎮卒崔珙爲柳公綽所取士見公綽傳

授歸登右散騎常侍制　　　白居易

近侍之列騎省爲貴歷代迄今選任頗重必詢望實而後命之工部侍郎歸登朴忠允厚心無適莫介圭不飾止水無波澹然自居以致名稱抱此素行歷踐清貫掌議左掖貳職冬官歲時滋深體貌益茂可以備顧問應對之選列言語侍從之臣冠貂附蟬立之於右訪諸時論僉以爲然可守右散騎常侍

登字冲之貞元初爲右拾遺能執易論裴延齡登曰雷霆之下安恐使君獨當自是同列切諫每聯署其奏憲宗初遷散騎常侍入謝上問政所先登知帝果斷勸順納諫爭內外傳爲讜言

加裴度幽鎮兩道招討使制　元稹

門下夫以區區秦伯而猶念晉國曰其君是惡其人何罪況朕均養億兆為之君親燕人冀人皆為乳哺而育之者安忍以豺狼驅脅之故絕其飛走盡致網羅止行犯命之誅是用開其一面晉國公裴度昔者區域之中蜂蟻巢聚蔡有逆孽齊有狡童厥初圖征疑議滿塗不懼不惑挺然披攘苟無司南允罔能濟佑我憲考為唐神宗寔賴股肱運用心力肆朕小子蒙受景靈冀服於前撫平於後而撫馭失理盤牙復生求思弭寧中夕有得國老尚在夫何患焉是用亟宜懇惻之誠就加招撫之命於戲項者師道元濟乘累代襲授之資籍山東結連之勢以相布盡於千里之外使諸將持重於四封之中而俾劉悟裂蛇豕之顱李佑潰鯨鯢之腹蓋逆順之情異而忠孝之道明也況彼幽鎮無名暴征以永相近觀其宜以諸將齊奮其力斧鑕之刑坐迫揪蘭之氣外薰誰不自愛其生焉能與亂同死度宜開懷綏帶以待其歸可依前守司空兼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河東節度使充幽鎮兩道招撫使餘如故

通鑑云穆宗之初即位也兩河畧定蕭俛段文昌以為漸宜銷兵請密詔天下有兵處每歲百人之中限八人逃死上可其奏軍士落籍者皆聚為盜及朱克融王庭湊作亂一呼而亡卒皆集詔徵諸道兵討之諸道兵少皆臨時召募烏合之衆又諸節度皆有監軍主將不得專號令小勝則飛驛奏捷不勝則脅主將以罪委之悉擇軍中驍勇以自衛遣羸懦就戰故每戰多敗又用兵舉動皆自禁中授以方畧朝令夕改不知所從中使道路如織故雖以諸道十五萬之衆裴度元臣宿望烏重胤李光顏皆當時名將討幽鎮萬餘之衆屯守餘年竟無成功崔植杜元穎為相皆無遠畧史憲誠既逼殺田布朝廷不能討遂并克融廷湊以節授之由是再失河朔終唐之世不能復取

授劉悟檢校司空幽州節度使制

元稹

門下朕聞將星明則英豪用靈旗指則妖祲消勁草可以受疾風盤根然後見利器苟非處劇何以用長況幽并少年燕趙奇士居常以紫騮自騁失意則白刃相仇將領斯難是先才傑昭義軍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澤潞磁邢洺等州觀察處置使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尚書左僕射兼潞州大都督府長史御史大夫上柱國彭城郡王食邑三百戶劉悟天與忠誠本推敦讓蘊孟賁之勇不以力聞遵廉頗之强使之心伏是以居危邦而智免臨大節而功高嘗見委於先朝屢作藩於右地朕以邊陽巨鎮自我底寧姑從撫之以仁然後示之以禮而守臣嬰疾幕吏擅權撓政行私爵恩制下過為推楚妄作威稜不均饗士之羊但養乘軒之鶴致茲撓變職此之由不有將材孰懲見戲敷求朕志深謂汝諧是用拔奇式與宜力帖以亞相寵之上公俾光十乘之行以壯三軍之氣可檢校司空兼幽州大都督長史御史大夫充幽州契丹兩番經略盧龍等使散官勳封如故

悟正臣之孫初為李師道牙將師道被討使將兵屯曹悟以其衆入鄆殺師道即拜義成節度使封彭城郡王徙昭義朱克融亂移守盧龍不得入治邢州寶曆初巫者言師道以兵來悟懼嘔血卒

投田布魏博節度使制　元稹

門下經曰父母之仇不同天雖及匹士而猶寢苫枕干以期必報是以子胥不殉伍奢之死卒能發既葬之墓鞭不義之屍取貴春秋名垂萬古而況於身備將壇父死人手家仇國恥併在一門當懷嘗膽之心豈俟絕漿之禮金革無避其在茲乎前四鎭北庭行軍兼涇原節度使檢校左散騎常侍御史大夫田布咨爾先臣惟國元老首自河朔來朝帝庭而又東取青齊北討燕趙提挈義旅勤勞王家冒白刃而不疑推赤心而自信屬冀方求師余所重難輟自大名付茲巨鎭而中台暗折上將妖侵蠱賊潛寘於腹心豺狼勃興於肘腋人神憤痛朝野驚嗟深軫于懷誓擒元惡以爾布詩書并習忠孝兩全常用魏師充征准蔡素行恩信共著勳庸豈無畜撒之聞爲報寇讎之黨且魏之諸將由爾父而崇高魏之三軍蒙爾父之仁愛昔既同其美利今豈忘其深冤爾其淬礪勇夫敬恭義士一飯之飽必同於士卒一毫之費必用於戈矛非算畫不萌於心非軍旅勿言於口居則席藁

寒則抱冰以喪禮處之若哀心感者必有爲積身刎頸感智捐軀下報營魄旁清醜類於戲至誠可託稔惡難逃剗彼凶殘去將安往墨縗在體玄纛在前提鉞執金無忘哀敬可起復寧遠將軍守右金吾衞大將軍員外同正員檢校工部尚書兼魏州大都督府長史御史大夫充魏博等州節度觀察處置等使勳賜如故主者施行

田布字敦禮魏博節度使弘正之子父子性忠孝常欲變山東承襲舊風穆宗初王承元以成德請帥帝用弘正弘正以新與鎭人戰取魏兵二千自衞度支崔倰吝其稟沮之衞卒歸軍亂被殺公卿議以魏人德弘正乃拜布魏博節度使布泣辭不聽與妻子賓客決曰吾不還矣河朔三鎭舊相連衡朶驁自私而魏牙將史憲誠陰蓄異志欲因閒以搖衆會詔分布軍合李光顏救深州衆遂潰欲彊布行河朔舊事布知衆且亂爲書謝帝因自殺

授元晦諫議大夫制

李德裕

昔汲黯薄淮陽守願出入禁闥補過拾遺則諫諍之任實資亮直我求其比今得正人吏部郎中元晦往在內庭嘗感先顧奮發忠懇不私形骸伏俯青蒲至於霄涕數共工之罪不蔽堯聰辨垣平之詐益彰文德近因旌別邪正宰弼上言以魯公臧否莫如置華於左右漢后輯檻跳若列游於公卿是用命爾登於文陛其副我寵擢不替初心勿沽小名以枉大節懋服官業期於有終可諫議大夫

除呂蒙正中書侍郎兼戶部尚書平章事制

李沆

天道無私日月星辰助其照皇王不宰股肱輔弼代其工所以端拱守成垂衣制理求建不平之基運遐追三代之令猷其有業茂經綸才推謹厚參大政而已淹星歲秉至公而無捨寅昏宜須出綍之殊恩俾正持衡之重柄爰擇剛日特降命書推忠佐理功臣朝散大夫給事中參知政事柱國東平郡開國男呂蒙正四氣均和五行鍾秀有濟時之畧輔之以溫恭

挺命世之才守之以循默爰親舜陛之進善遂指魏闕以來儀臨軒覲斂聆之能射策見縱橫之畧暨茲登用益著謨明公忠推社稷之臣疑重見廟堂之器茲大體久懋其聽屢宣作礪之功克紓秉鈞之績別錫褒功之美號仍陞馭貴之崇階勳籍增榮井田加賦預烈侯之峻罰同大利之計畀優恩之在茲諒名器之無假於賊雲從龍而風從虎今也其時啓乃心而沃朕心必求諸道爾宜周旋庶政佐佑眇躬綏茲宵旰之憂翊我隆平之運同底於道豈不美歟

除文彥博平章軍國重事制　鄧潤甫

師傅道之教訓先王所以遡厥官老成重以典刑天下所以資其智再曉舊德時謂元勳謀合祖宗之心名載鼎彝之器申敷贊策播告外朝河東節度管內觀察處置等使守太師開府儀同三司太原尹致仕上柱國潞國公文彥博惇大而清明方嚴而信厚出則秉乎旄鉞入則總我鈞衡文武兼備其才夷險能致其力畢公之弼四世三紀於茲傅說之總百官萬邦其乂爵隆無富溢之累名遂有身退之榮神明相

其壽康人心想其風采是用還之論道倚以經邦以帝者之師臣謀議廟堂之上以天下之大老制馭夷狄之情庶幾有為底於極治昔散多并中行其封於戲呂望惟賢起佐文王之治周公已老留為孺子之師別我耆英無愧前哲往宜一德用格多盤

兩宗詔令遐哉邈矣唐宋以來始襲用駢儷然自有王言之體若褒美太過下類箋啓則人臣何以當之是編所存必擇其有體裁者

呂惠卿責授建寧軍節度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簽書公事制　蘇軾

元兇在位民不奠居司寇失刑士有異論稍正滔天之罪永為垂世之規具官呂惠卿以斗筲之才挾穿窬之智諂事宰輔同升廟堂樂禍而貪功好兵而喜殺以聚斂為仁義以法律為詩書首建青苗次行助役均輸之政自同商賈手實之禍下及雞豚苟可蠹國以害民率皆攘臂而稱首先皇帝求賢若不及從善如轉圜始以帝堯之心姑試伯鯀終然孔子之聖

不信宰予發其宿奸謫之輔郡尚疑改過稍畀重權復陳罔上之言繼有碭山之貶反覆教戒惡心不悛躁輕矯誣德音猶在始與知己共為欺君喜則摩足以相歡怒則反目以相噬連起大獄發其私書黨與交攻幾半天下姦讒狼藉橫彼江東至其復用之年始倡西戎之隙妄出新意變亂舊章力引狂生之謀馴至永洛之禍興言及此流涕何追迨予踐阼之初首發安邊之詔假我號令成汝詐謀不圖渙汗之文止為款賊之具迷國不道從古罕聞尚寬兩觀之誅

專示三屁之寵固有常典朕不敢私

畫消舊聞云惠卿之訴也劉貢甫當草制引疾而出東坡一揮而就不日傳都下紙爲之貴紹聖牽復知江寧府所作謝表句句論辯惟至發其私書則云自省於己莫知其端又自叙云頗惟妄論何裨當日之朝廷徒使煩言有黷在天之君父觀此一言使其得志必殺二蘇無疑矣蓋當時論列多出子由而謫詞則東坡當筆也

宣德郎劉錫永父元年一百四歲可承事郎制

蘇軾

勑劉元年尚齒教民、三代之義、客爾百年之故老、乃吾六世之遺民、自井吉人、莫享上壽、張蒼申屠杜下、而至漢孝景、恩遂生殿闕、蟬而及唐、承淳古有其人、乃今親見、何愛一命、慰其子孫、可、

賜太師文彥博乞致仕不許制　蘇　軾

勑彥博論道則忘年卿不可以年旣高而爲請稱德則鄙力卿不可以力不足而爲辭斷之於中義有不易豈以屢請之故而廢將成之功體君至懷以慰公議

又

省表具之卿之求去蓋數矣言不爲不切而朕終莫之從朕之留卿亦至矣禮不爲不盡而卿終莫之亮君臣之際情不相喻朕甚疑之大樂丘園而厭軒冕亦古人之一節而非聖賢之高致尊耆老以重朝廷蓋天下之大計而非沖人之私欲與其使朕屈公議以從卿曷若卿少貶其私意以殉天下乎

賜宰相呂公著乞退不允制　蘇　軾

用賢之功必要之久遠日計不足歲計有餘朕之用卿期於百姓之旣富卿之自信亦豈一日而成功常暘之災天以警朕夙夜祗懼與卿同之朕若歸過於股肱何以答天戒卿若釋政而安逸何以塞民言各思其憂少安厥位

又

夫以才御物才有盡而物無窮以道應物道無窮而物有盡凡今之患所乏非才以卿篤於愛君必能建長久之策浩然無我可以寄柱石之權二年於茲百度惟正事旣就緒民亦小康至於微疾之屢攻此亦高年之常理卿其良食自輔爲國少安譬如止水之在槃豈復勞心於鑑物心且不勞而況於力乎

閻復字子靖山東高唐人官翰林學士承旨謚文康有靜軒集

丞相阿朮贈謚制　閻復

邊外開邊四達弗庭之域將門出將三持分閫之權紓思百戰之勞宜用九原之貴故光祿大夫中書左丞相兼都元帥贈開府儀同三司太尉追封并國公謚武宣阿朮英才間世勇略邁倫當先皇大理之征佐迺父雲南之役靖蠻荒而平交趾拔襄漢而下江南蕩瘴揮戈萬里若衽席之上龍驤飛渡三吳歸掌握之中贊成混一之圖式嗣元勳之號按禮寺易名之典加王章異等之恩於戲青史屢書諒騰芳之有永黃河如帶尚流慶於無窮可加贈推誠宣力保大功臣太尉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河南郡王謚武定

阿朮兀良氏兀良合台子也憲宗時從父征西南夷所向摧陷平大理降交趾無不在世祖即位自宿衛拜征南都元帥拔樊城襄守呂文煥遂降帝議伐宋久不決阿朮曰臣久在行間見宋兵弱於往昔失今不取時不再來詔益兵十萬與丞相伯顏同伐宋及宋平阿兀控制之力為多

左丞許衡贈官制　姚燧

天非繼聖學之墜緒則不生命世之大才國欲興王道以比隆肆用爲烝民之多覺何物故之已久尚人思之未忘故資善大夫中書左丞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教領太史院事許衡長裕而金相準平而繩直出處則惟義所在言動亦以禮自持休休焉有容屬屬乎其敬人能弘道性朝聞夕死之是期我欲至仁匪晝誦夜思而不得行已似秋霜烈日化人如時雨和風來席下之摳衣滿戶外者列履達簡在帝心

者率多丞彌窮固守師説者不失善良鶴鳴九臯而聲聞於高鳳翔千仞必德輝乃下爰立相以堯君舜民之志所告上皆伊訓説命之言丹扆斥姦少不避雷霆之　肇靈臺治曆本於羲日月而送迎緜理窮而智益明隨任使而職斯舉今既亡矣誰其嗣之於庠在爾身有垂沒世之名於秉心有失同時之恨雖成廟納書以命謚固已振木鐸之高風而功臣胙土則未加用申錫寵章於下地光靈如在寵數其承可贈正學垂憲佐運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追封魏國公仍謚文正

公卒後大德二年贈司徒謚文正此至大二年加贈制也皇慶二年始從祀孔子廟廷

丞相塔剌哈追封淇陽王制　姚燧

出入帷幄在人十能而已則千訏謨廟堂爲相一年而疾居半竟邦家之殄瘁宜王禮以追崇故開府儀同三司中書右丞相監脩國史太保太子太師知樞密院徽政使中政使宣徽使左都威衞指揮使塔剌哈維昔開國之遺苗乃今太師之元嗣由爾世胄爲我親臣事世祖至今也凡三朝職食官而久者非一日拘其廉明而忠亮與夫恭遜而溫文眷茲中書出庶政之原居以右相絕百僚之席使加中政機總六

軍善調護而長宮師纂脩以成國史如此重責皆所咨爲一德可以寬鄙夫片言奚止簡繁務思邁榮之可懼覩倖利以不貪同綰銀艾者十人爾先辟免其太尉均受錫田以萬畝爾獨還致於司空觀父子之並相一門求聖賢與尚友千古改爲改作緇衣何賴乎武桓拜後拜前亦歸未慚於周魯方歌功於淸廟俄委魄於玄間豈意少者歿而老者存益信神難明而理難測憐乃公獨傷於漠北悲前後均胙乎淇陽嗚呼何但上下牀盡餘子可束之高閣如失左右手旣正人不忤於下泉咨爾靈明歆朕休命可特贈封謚爲懷忠昭德佐治功臣開府儀同三司太師上柱國淇陽惠穆王

姚燧字端甫樞之從子也三歲而孤育於樞樞隱居蘇門謂燧蒙暗督之甚急楊奐馳書止之曰燧令器也長自有成何以急爲二十四試習爲文人謂有作者風三十八始爲秦王府文學至元二十四年爲翰林學士歷官至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兼脩國史卒年七十六燧之學有得於許衡爲文

閎肆該洽三十年間名臣世勳顯行碩德皆燧所書每來謁文必其行業可嘉然後許可謁無溢美高麗瀋陽王求燧詩文不與奉旨乃與之王贈謝幣帛金玉名畫五十筐燧即時分散諸屬官及史胥侍從止留金銀爲翰林公用客叩人問之曰彼小國惟以貨利爲重吾能輕之使知大朝不以是爲意然頗恃才輕趙孟頫元明善輩君子以是少之有牧菴集

翰林承旨姚樞贈謚制　王構

昔有先正啓事聖皇惟夙夜單厥心而終始典於學如伯益之贊夏禹暨尹躬之佐成湯行乎仁義之塗任其社稷之重討於廟堂之上明夫事幾之先蓋精神志意之相孚故啓沃都俞之靡間制難拘於一例恩特侈於屢書故翰林學士承旨中奉大夫詳定禮儀使贈榮祿大夫少師文獻公姚樞以淵識弘謨爲國蓍蔡以清彝素檢爲時楷儀曉萬事安與同式羣工壹統畧周旋必禮温温維德之恭敷納以言蹇蹇匪躬之故止殺允符於宸慮宣澤丕應於天功以故終和且平近者親遠者附不賞而勸大臣法小臣廉國家之表裏可觀風俗之樞機隨轉績已成而弗有身愈退而彌尊顧當時耆壽其誰歟致今日隆平者公也正事正言正道親傳文祖之燕謀有德有功有能首被先朝之鴻訓肆朕纂成之始於公簡注之深槐序延登衣仍衮黼棠陰未徙胙迺龜蒙因謚以正其名崇章以介其祉於戲得天下賢材斯足矣方圖政教之新有朝廷大議則就之慨想儀刑之舊往欽玆命以承其傳可加贈嘉猷程世舊學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追封魯國公仍謚文獻

姚樞字公茂柳城人初得程朱之書以授許衡衡盡室依之已而事世祖於潛邸贊決大計爲多尤諄諄於不嗜殺人又請禁宋鞭背黥面等濫刑年七十八卒

王構字肯堂東平人文章典雅歷事三朝朝廷大典册多出其手尤喜薦引寒士終翰林學士謚文肅

平章李庭贈謚制　　張士觀

混一之期有開於眞主佽攘之寄允賴於忠臣其器博則用迺周其才全則效斯著頃奏捷獨多於羣帥而疇庸豈限於彝章故榮祿大夫平章政事議樞密院事提調諸衛屯田事兼後衛親軍都指揮使李庭宣力襄樊威振嶺海甫師干之歷試俄斧鉞之升崇劍戟萬人縱橫制變衝當一面出入如神納之牛腹而復生載貫登甲之勇蔽以馬韉而捷鷙隼爭執訊之能其韜鈐動合於昔賢故聲烈特聞於今日至於

扈聖祖東除僭孽所向無前翼先朝西冀遐陬其猶克壯決策於未然而策無遺者審幾之先見而幾則灼然縮懷熊豹之姿忍聽鼓鼙之奏生也加封之弗逮名馬節惠以爲宜於戲翻冕桓圭昭其文昭其度玉符鱗節傳之子傳之孫精爽如存寵光無斁可特贈推忠翊衛功臣儀同三司太保上柱國追封益國公謚武毅

李庭小字劳山本金人後改李氏至元六年以材武隸軍籍從代宋又與撒里蠻戰從征塔不台金剛奴皆力戰有功或中砲矢氣垂絕剖水牛腹納其中乃甦又嘗征日本船壞抱船板抵岸收餘衆由高麗還制中牛腹句正用實事

平章不忽木贈謚制　　　盧亘

朕疑命穆清式觀天造將啓垂邦之嘉運必生名世之大賢挺出類拔萃之資行尊主庇民之學使之君臣同德夙夜盡心協贊機衡融景化於瞬息之頃深謀廊廟致太平於期月之間禮樂以之而興隆陰陽由之而順序昔聞其語今見其人故昭文館大學士榮祿大夫平章軍國重事行御史中丞不忽木明允篤誠溫文康讓研精聖道得先儒淵祕之傳蔚勵忠規承世皇顧注之渥薦膺器使徧歷清華彈物洽聞而守以正經德迪慮而不近名屬熙朝更化之初開明堂垂拱而治升居台鉉俾聲訐敓一澄苛弊之源大洗姦訣之迹事至立斷曰為天下之公知無不為才實王者之佐攬群材而並進理萬變而不疑弘沃聖衷疑字辰告翊先帝履尊之際毅元臣分陝之行再入秉鈞還闕辭疾彌綸軍國閔勞機務之煩提挈憲綱坐見朝廷之肅儼然隆福之儀驅旋驚梁壞而山摧奄不百年遂亡一鑑倘觀規摹之盛可謂社稷之臣肆予撫軍告還懷茲懿德當宁而歎恨不同時國高答於雲臺丹青固既詠裴度於丘禱柱石徒哀是用寵以帝傅之崇賜以周公之履庸起具臣之勸允為儒者之光緊爾英靈欣茲明命可特贈純誠佐理功臣開府儀同三司太傅上柱國追封魯國公謚文貞

不忽木世為康里部大人世祖奇之命師事王恂許衡歷世祖成宗朝為親臣其學先躬行而後文稅居則靜默及帝前論事吐詞洪暢引義正大以天下之重自任知無不言卒年四十六

隆祐太后布告天下手書　　汪　藻

比以敵國興師都城失守祲纏宮闕既二帝之蒙塵誣及宗祊謂三靈之改卜衆恐中原之無統姑令舊弼以臨朝雖義形於色而以死爲辭然事迫於危而非權莫濟內以拯黔首將亡之命外以紓都國見逼之威遂成九廟之安坐免一城之酷乃以衰癃之質起於閒廢之中迎置宮闈進加位號舉欽聖已還之典成靖康欲復之心永言運數之屯坐視邦家之覆撫躬獨在流涕何從緬惟藝祖之開基實自高穹之眷命歷年二百人不知兵傳序九君世無失德雖舉族有北轅之釁而敷天同左袒之心乃眷賢王越居近服已徇羣情之請俾膺神器之歸繇康邸之舊藩嗣宋朝之大統漢家之厄十世宜光武之中興獻公之子九人唯重耳之尚在茲爲天意夫豈人謀尚期中外之協心同定安危之至計庶臻小愒同底丕平用敷告於多方其深明於吾意

隆祐太后哲宗孟皇后也初劉婕妤有寵怨后章惇誣宣仁后有廢立計以后逮事宣仁又欲陰附

劉以固寵遂與中宮郝隨因后母禱祠事構獄廢后詔下之日天爲陰翳帝亦旋悔之徽宗時后所居瑤華宮火徙延寧宮又火乃出居私第金人入汴六宮有位號者皆北遷后獨以廢存張邦昌僭位迎入禁中后遣人迎康王尋降書播告天下高宗即位尊爲元祐太后旋以后祖諱改爲隆祐后嘗爲高宗言宣仁之誣皆姦人爲之帝爲更脩兩朝實錄而惇等情狀益著云

汪藻字彥章饒州德興人徽宗時爲著作佐郎忤王黼出通判宣州凡八年欽宗即位召爲屯田員外高宗踐祚試中書舍人黃潛善惡之免爲集英殿脩撰明年召復進兵部侍郎兼翰林學士紹興三年出知湖州歷撫徽宣三州奉職居永州卒秦檜死復職官二子藻通顯三十年無屋廬以居博極羣書老不釋卷所爲制詞人多傳誦

建炎三年十一月三日德音　汪藻

門下禦敵者莫如自治動民者當以至誠朕自纘丕圖卽罹多故𢓭綏懷之遠畧貽播越之深憂雖眷我中原漢祚必期於再復而迫於强敵商人幾至於五遷茲緣仗衛之行尤歷江山之阻老弱扶携於道路饑疫蒙犯於風霜經從或苦於繹騷程頓不無於煩費所幸天人協相川陸無虞倣治古之時巡卽奥區而安處言念連年之紛擾坐令率土之流離鄉閭遭焚刼之餘財力困供輸之役肆夙宵而軫慮如氷炭

之交懷嗟汝何辜由吾不德故每畏天而警戒誓專克己以焦勞欲發郡伍戰則卑辭屈體以請和欲省費紓民則惡食損衣而從儉苟可坐銷於氛祲殆將無愛於髮膚然邊陲茂駭而師徒不免於屢興餽餉日滋而征斂未遑於全復惟八世祖宗之澤豈汝能忘顧一時社稷之憂非予獲已止俟寇攘之息首圖蠲省之宜况昨來宗戚之俗成致今日凌夷之禍永雖朕意　求於民瘼而人情終壅於上聞主威非特於萬鈞堂下自遠於千里既眞僞有難通之患則遐衢無告之寃已勑輔臣相與虛懷而聽納亦令在位各須忘勢以咨詢直言者勿遣危疑忠告者靡拘微隱所期爾衆成體朕懷尚慮四民與失職之嗟百姓有眷時之怨并須荷急人心難俟於小康犴獄蕃滋邦法有稽於末減乃用迎長之節特頒在宥之恩於戲王者宅中夫豈甘心於遠狩皇天助順其將悔禍於交侵惟我一二之臣與夫億兆之衆亟攘外侮協濟中興

是年三月有苗傅劉正彥之亂四月帝復大位發杭州至建康八月壬寅發建康十月癸未至杭州此制在其時所謂茲緣仗衛之行尤歷江山之阻者也○國家艱難之際得一詔令足以棟動人心所關係不小唐之陸贄宋之汪藻皆其選也

霸府禁奢令　　梁武帝

夫在上化下草偃風從世之澆淳恒由此作自永元失德書契未紀窮凶極悖爲可勝言旣而庭室外構傾宮內積奇技異服殫所未見上慢下暴淫侈競馳國命朝權政移近習販官鬻爵賄貨公行並甲第康衢漸臺廣室長袖低昂等和戎之賜珍羞百品同伐氷之家愚人因之浸以成俗驕艷競爽夸麗相高至乃市井之家貂狐在御工商之子緹繡是襲日入之次夜分未反昧爽之朝期之淸旦聖明肇運厲精惟

始雖日纘戎殆同創革且淫費之後繼以興師巨橋鹿臺凋罄不一孤忝荷大寵務在澄淸思所以仰述皇朝大帛之旨俯厲微躬鹿裘之義解而更張斲雕爲樸自非可以奉粢盛脩黻冕習禮樂之容繕甲兵之備此外衆費一皆禁絕御府中署量宜罷省掖庭備御妾之數大饗絕鄭衛之音其中有可以率先卿士準的甿庶菲食薄衣請自孤始加羣才並軌九官咸事若能人務退食競存約己移風易俗庶期月有成昔毛玠在朝士大夫不敢靡衣偷食魏武歎曰孤之法不如毛尚書孤因德謝往賢任重先達實望多士得其此心外可詳爲條格

梁武功業僅僅與齊陳比肩其躬行節儉愛養小民江左諸君皆不如也此令實其致治之本而文之春容典雅亦稱之

與劉孝儀令　　梁簡文帝

賢從中庶奄至殞逝痛可言乎其孝友淳深立身貞固內含玉潤外表瀾清美譽嘉聲流於士友言行相符始終如一文史該富琬琰為心辭章博贍玄黃成采既以鳴謙表性又以難進自居未嘗造請公卿締交榮利是以新沓莫之舉杜武弗之知自阮放之官野王之職栖遲門下已踰五載同僚已陟後進多升而怡然清靜不以少多為念確爾之志亦何易得西河觀寶東江獨步書籍所載必不是過吾昔在漢南連翩書記及奈朱方從容坐首良辰美景清風月夜鷁舟乍動朱鷺徐鳴未嘗一日而不追隨一時而不會遇酒闌耳熱言志賦詩校覆忠賢摧揚文史益者三友此實其人及弘道下邑未申善政而能使民結去思野多馴雉此亦威鳳一羽足以驗其五德比在春坊載獲申晤博望無通賓之務司成多節文之科所賴故人時相媲偶而此子溘然實可嗟痛惟與善人此為虛說天之報施豈若此乎想卿痛悼之誠亦當何已往矣奈何投筆惻愴吾昨欲為誌銘并為撰

集吾之劣薄其生也不能揄揚吹獻使得騁其才用今者為銘為集何益既往故為痛惜之情不能已已耳

劉遵字孝陵彭城安上里人有學行工文為晉安王宣惠雲麾二府記室王轉南徐州治中後為雍州復引為安北諮議參軍帶邛鄉令及王立為皇太子仍除中庶子遵自隨藩及在東宮偏蒙寵遇大同元年卒太子深悼惜之與遵從兄陽羨令孝儀令

與湘東王令　　梁簡文帝

威明昨宵奄復殂化、甚可痛傷、其風韻遒上、神峯標映、千里絕迹、百尺無枝、文辯縱橫、才學優贍、跌宕之情彌遠、濠梁之氣特多、斯實俊民也、一爾過隟、永歸長夜、金刀掩芒、長淮絕涸、去歲冬中、已傷劉子、今茲寒孟、復悼王生、俱往之傷、信非虛說。

王規字威明、簡文爲晉安王、規爲長史、王立爲太子、仍爲太子中庶子、卒、太子出臨哭、與湘東王令、胡袁蘇云劉子謂中庶子遵也、規大同二年卒、遵先一年卒、尺牘清裁世說新語以簡文爲昭明書記、洞詮以遵爲孝綽、俱誤

宣德皇后令　　任昉

宣德皇后敬問具位、夫功在不賞、故庸勳之典蓋闕。施侔造物、則謝德之徒已寡、要不得不強爲之名、使荃宰有寄、公實天生德、齊聖廣淵、不改參辰、而九星仰止、不易日月、而二儀貞觀、在昔晦明、隱鱗戢翼、博通羣籍、而讓齒乎一卷之師、劒氣陵雲、而屈迹於萬夫之下、辯析天口、而似不能言、文擅雕龍、而成輒削槀、爰在弱冠、首應弓旌、客遊梁朝、則聲華藉甚、薦名宰府、則延譽自高、隆昌季年、勤王始著、建武惟新、綢構斯在、功隆賞薄、嘉庸莫疇、一馬之田、介山之志愈厲、六百之秩、大樹之號斯存、乃權旆司部、代馬不敢南牧、推轂樊鄧、胡塵罕警夕起、惟彼狡童、窮凶極虐、衣冠泯絕、禮樂崩喪、既而鞠旅誓衆、言謀王室、白羽一麾、黃鳥抵定、甲既鮮下、律亦亢裂、致天之界、拱揖羣后、豐功厚利、無得而稱、是以辟光總至、休氣四塞、五老游河、飛星入昴、而地狹乎四履、勞畢乎九伯、帝有恧焉、輶軒萃止、今遣某位某甲等、率茲百辟、人致其誠、庶匪席之旨、不遠而復、

建平王聘隱逸教　　江淹

府州國紀綱夫嫣夏已沒大道不行雖周惠之富猶有魚潭之士漢教之隆亦見棲山之夫迹絕雲氣意負青天皆待絳螭驤首翠虬來儀是以遺風獨扇百代餘烈激厲後生斯乃王教之助古人之意焉吾稅駕舊楚懇秉汀潭挹於陵之操想漢陰之高而山川遐久流風無沬養志數人並未徵采恭揆將棄良用慨然宜速詳舊禮各遣紆招庶暢此幽襟以旌遂華

宋建平王景素文帝第七子宏之子也位南徐州刺史加都督好文章書籍招集才異之士時廢帝不道內外皆屬意景素而楊運長等深忌之元徽四年或告景素臺城已潰景素即舉兵為臺軍所破斬之

為東海餉諸葛處士教　　謝朓

昔長孫東組降龍丘之節文舉北輜高通德之稱所以激貪立懦式揚風範處士諸葛璩高風所漸結轍前脩豈懷珠披褐韜玉待價將幽貞獨往不事王侯者邪聞事親有啜菽之窶就養寡藜蒸之給豈得獨享萬鍾而忘茲五秉可餉穀百斛

齊明帝輔政用朓為晉安王鎮北諮議南東海太守行南徐州事

永嘉郡教　　丘遲

貴郡控帶山海、利兼水陸、實東南之沃壤、一都之巨會、而曝背拘牛、屢空於畎畝、績麻治絲、無聞於室巷、其有耕灌不修、桑榆靡樹、遨遊鄉里、酣醋卒歲、越伍乖鄰、流宕忘返、才異相如、而四壁獨立、高慚仲蔚、而三徑沒人、雖謝文翁之正俗、庶幾龔遂之移風、

丘遲字希範、烏程人、靈鞠之子也、在齊以秀才累遷殿中郎、武帝平建鄴、引爲驃騎主簿、時勸進梁王及殊禮、皆遲文也、及踐阼、遷中書侍郎、後出爲永嘉太守、在郡不稱職、爲有司所糾、帝愛其才、寢其奏、遲辭采麗逸、鍾嶸評其詩點綴映媚、似落花依草、其見稱識如此、

豫章王拜後赦教　　陸倕

夫議獄緩死、著在令圖、疑罪惟輕、聞諸雅誥、是以虞經惻隱、流涕冬決、鍾意垂仁、哀矜寒送、吾以虛薄、夙頒寵章、光宅襟險、奄有全粵、非有沛獻矜嚴、空紆青組、東平智思、徒舉赤帷、思所以仰述皇猷、導揚弘澤、遵彼下車、譬茲解網、

按倕齊梁間人、本傳不載爲豫章官屬、齊豫章王嶷嘗爲南蠻校尉、荊湘二州刺史、都督八州、帝因其病、爲之大赦、疑此時作也、倕事別見、

為荊州刺史下敎　蕭秀

夫鷄火之禽不匿影於丹山瑯華之寶乍耀采於藍田是江漢有濯纓之歌空谷著來思之詠弘風闡道靡不由茲處士河東韓懷明南平韓望南郡庾承先河東郭麻並脫落風塵高蹈其事兩韓之孝友純深庾郭之形骸枯槁或橡飯菁羹惟日不足或葭墻艾席樂在其中昔伯武貞堅就仕河內史雲孤邵屈志陳留豈曰場苗實惟攻玉可加引辟并遣喻意旣同魏侯致禮之請庶無辟疆三緘之歎

梁安成王秀字彥達梁武庶弟也性仁恕喜怒不形於色歷荊二州皆有善政與建安王偉重士世以二安方之四豪卒諡曰康王僧孺陸倕劉孝綽裴子野各製文欲擇用之而咸稱實錄遂並建四碑

永明九年策秀才五問　王融

問秀才高第明經朕聞神靈文思之君聰明聖德之后體道而不居見善如不及是以崆峒有順風之請華封致乘雲之拜或揚旌求士或設簴待賢用能敷化一時餘烈千古朕寅奉天命恭惟永圖審聽高居載懷祇懼雖言事必史而象闕未箴寤寐嘉猷延佇忠實子大夫選名升學利用賓王懋陳三道之要以光四科之首鹽梅之和屬有望焉

又問昔周宣惰千畝之禮虢公納諫漢文缺三推之義賈生置言良以食惟民天農爲政本金湯非粟而不守水旱有待而無遷朕式照前經寶茲稼穡祥正而青旗肅事土膏而朱紘戒典將使杏花菖葉耕穫不愆清畎泠風述遵無廢而釋耒佗牛相沿莫反兼貿擇富浸以爲俗若爰井開制懼驚擾愚民渴鹵可腴恐無史白興廢之術矢陳厥謀

又問議獄緩死大易深規敬法恤刑虞書茂典自頃俗澆弛法令滋彰肺石少不寃之民棘林多夜哭之鬼朕所以明發動容及食興慮傷秋荼之密網惻夏

日之嚴威、永念畫冠、緬追刑厝、徒以百鍰輕科、反行
季葉、四支重罰、爰創前古、訪游禽於絕澗、作霸秦基、
歌雞鳴於闕下、稱仁漢牘、二途如爽、帥用兼通、昌言
所安、朕將親覽、

又問、聚人曰財、交攻曰貨、泉流表其不匱、貿遷通其
有亡、既龜貝積寢、緡纒專用、世代茲多、銷漏參倍、下
貧無兼辰之粲、中產闕舒歲之貲、惟瘼郵隱、無捨矜
歎、上帝溥臨、賜朕寶命、邛斜之谷開而出銅、且有後
命事、茲鎔範、充都內之金、紹闤府之職、但赤仄深巧

學之患、榆莢難輕重之權、開塞所宜、悉心以對、

又問、治曆明時、昭遷革之運、改憲勅法、審刑德之原、
分命顯於唐官、文條炳於鄒說、及嵎夷廢職、昧谷虧
方、漢裘素祇之徵、魏稱黃星之驗、紛爭交軫、疑論無
歸、朕獲纂洪基、思弘至道、庶令日月休徵、風雨玉燭、
允明之旨、弗遠欽若之義、復還於子大夫、何如哉、其
驪輪改色、寅丑殊建、別白書之、

融字元長、僧達之孫、躁於名利、自恃人地、三十內
望爲公輔、齊武帝疾、融以太孫不德、欲矯詔立竟
陵王子良、西昌侯鸞奉鬱林即位、鬱林怨融、即位
十餘日、收融下獄、賜死、年二十七、袁彖嘗言齊氏
微弱、已數年。若不立長君、無以鎭安四海。王融雖
爲身計、實安社稷。恨其不能斷事、以至於此。

永明十一年策秀才五問　王　融

問秀才朕秉籙御天握樞臨極五辰㝉撫九叙未歌至於思政明臺訪道宣室若墜之惻每勤如傷之念相軫故恤貧緩賦省徭慎獄幸四境無虞三秋式稔而多黍多稌不與兩穟之謠無襦無衣必盈七月之歎豈布政未優將罷民難業登爾於朝是屬宏議罔弗同心以匡厥辟

又問惟王建國惟典命官上協星象下符川嶽必待天爵具僚人紀咸事然後沿才授職揆務分司是以

五正置於朱宣下民不忒九工開於黃序庶績其凝周官三百漢位兼倍歷茲以降游惰寔繁若開冗畢棄則横議無已冕笏不澄則坐談彌積何則可脩善詳其對

又問昔者賢牧分陝良守共治下邑必樹其風一鄉可以爲績至有且撫鳴琴日置醇酒文而無害嚴而不殘故能出人於阽危之域躋俗於仁壽之地是以賈誼有言下之有惡吏之罪也頃深汰珪符妙簡銅墨而春雉未馴秋螟不散入在朕前湊其智略出連城守關爾無聞豈薪槱之道未弘爲網羅之目尚簡悉意正辭無侵執事

又問朕聞上智利民不遞於禮大賢彊國罔圖惟舊豈非療饑不期於鼎食拯溺無待於規行是以三王興道而共昌五霸殊風而竝烈今農戰不脩文儒是競棄本徇末厥弊滋多昔宋臣以禮樂爲殘賊漢主比文章於鄭衛豈欲非聖無法將以旣道而權今欲專士女於耕桑習鄉閭以弓騎五都復而事庠序四民富而歸文學其道奚若爾無面從

又問自晉氏不綱關河蕩析宋人失馭淮汴崩離朕思念舊民永言攸濟故選將開邊勞來安集加以納疑通和布德脩禮歡皇華而遣使賦膏雨而懷賓所以關洛動南望之懷獯夷遽北歸之心夫危葉畏風驚禽易落無待干戈聊用辭譬片言而求三輔一說而定五州斯路何階人謀或可進謀誦志以沃朕心

四六法海卷之一

四六法海卷之二

吳郡王志堅論次

友張我城弟志長志慶男懋偕敘編較

謝平原內史表　陸機

陪臣陸機言今月九日魏郡太守遣兼丞張含賫板詔書印綬假臣爲平原內史拜受祗竦不知所裁臣機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本出自敵國世無先臣宣力之效才非丘園耿介之秀皇澤廣被惠濟無遠擢自羣萃累蒙榮進入朝九載歷官有六身登三閣宦

成兩宮服冕乘軒仰齒貴游振景拔迹顧邈同列施重山嶽義足灰沒遺國顛沛無節可紀雖蒙曠蕩臣獨何顏俛首頓膝憂愧若厲而横爲故齊王冏所見枉陷誣臣與衆人共作禪文幽執囹圄當爲誅始臣之微誠不負天地倉卒之際慮有逼迫乃與弟雲及散騎侍郎袁瑜中書侍郎馮熊尚書右丞崔基廷尉正顧榮汝陰太守曹武思所以獲免陰蒙避迴崎嶇自列片言隻字不關其間事蹤筆跡皆可推校而一朝翻然更以爲罪蕞爾之生尚不足恡區區本懷實

有可悲畏逼天威卽罪惟謹鉗口結舌不敢上訴所天莫大之釁日經聖聽肝血之誠終不一聞所以臨難慷慨而不能不恨恨者唯此而已重蒙陛下愷悌之宥迴霜收電使不隕越復得扶老携幼生出獄戶懷金拖紫退就散輩感恩惟咎五情震悼跼天蹐地若無所容不悟日月之明遂垂曲照雲雨之澤播及朽瘁忘臣弱才身無足采哀臣零落罪有可察苟削丹書得夷平民則塵洗天波謗絕衆口臣之始望尚未至是猥辱大命顯授符虎使春枯之條更與秋蘭

垂芳陸沉之羽復與翔鴻撫翼雖安國免徒起紆青組張敞亡命坐致朱軒方臣所荷未足爲泰豈臣蒙垢含吝所宜忝竊非臣毀宗夷族所能上報喜懼參并悲慚哽結拘守常憲當便道之官不得束身奔走稽顙城闕瞻係天衛馳心輦轂臣不勝屏營延仰謹拜表以聞

機字士衡吳郡人抗之子吳亡歸晉趙王倫輔政引爲相國參軍倫將篡位以爲中書郎倫之誅也齊王冏收機等九人付廷尉成都王穎吳王晏救

之得滅死機感賴恩遂委身爲賴以機參大將軍
軍事表爲平原內史〇此文體之初變者也今讀
之猶有漢人風味

薦譙元彥表　　　桓溫

臣聞大朴既虧則高尚之標顯道喪時昏則忠貞之義彰故有洗耳投淵以振玄邈之風亦有秉心矯跡以敦在三之節是故上代之君莫不崇重斯軌所以篤俗訓民靜一流競伏惟大晉應符御世運無常通時有屯蹇神州丘墟三方圮裂兎罝絕響於中林白駒無聞於空谷斯有識之所悼心大雅之所歎息者也陛下聖德嗣興方恢天緒臣昔奉役有事西土鯨鯢既懸思宜大化訪諸故老搜揚潛逸康武羅於羿浞之墟想王蠋於亡齊之境竊聞巴西譙秀植操貞固抱德肥遯揚清渭波于時皇極遘道消之會羣黎蹈顛沛之艱中華有顧瞻之哀幽谷無遷喬之望凶命屢招姦威相逼身寄虎吻危同朝露而能抗節玉立誓不降辱杜門絕跡不面僞庭進免龔勝亡身之禍退無薛方詭對之譏雖園綺之棲商洛管寧之默遼海方之於秀殆無以過于今西土以爲美談夫旌德禮賢化道之所先崇表殊節聖哲之上務方今六合未康豺豕當路遺黎偷薄義聲弗聞益宜振起道

義之徒以敦流遁之敝若秀蒙蒲帛之徵足以鎮靜
頹風軌訓囂俗幽遐仰流九服知化矣

譙秀字元彥巴西人周之孫性靜不交于俗李雄盜蜀徵秀不應躬耕山藪桓溫平蜀後薦之時以秀篤老故不徵遣使勑所在四時存問年九十餘卒

乞郵錄王濬後表　桓溫

臣聞崇德賞功爲政之所先興滅繼絕百王之所務故德參時雍則奕世承祀功烈一代則永錫祚胤案故撫軍王濬歷職內外任兼文武料敵制勝明勇獨斷義存社稷之利不顧專輒之罪荷戈長騖席捲萬里僭號之吳面縛象魏今皇澤被於九州玄風洽於區外襄陽之封廢而莫續恩寵之號墜於近嗣遐邇酸懷臣竊悼之濬今有二孫年出六十室如懸磬餬口江濱四節烝嘗菜羹不給昔漢高定業求樂毅之嗣世祖旌賢建葛亮之胤夫效忠異代立功異國尚通天下之善使不泯棄況濬建元勳於當年著嘉慶於身後靈基託根於南垂皇祚中興於江左舊物克彰神器重耀豈不由伊人之功力也誠宜加恩少垂矜憫追錄舊勳纂錫茅土則聖朝之恩宣暢於上忠臣之志不墜於地矣

濬有二孫過江不見齒錄安西將軍桓溫鎮江陵表言云云卒不見省

謝封康樂公表　謝靈運

昔强氏暴虐、恃僭曆紀、既噬五都、志吞六合、遂陷沒白河、傾覆南漢、凌藉杞鄫、跨越淮泗、于時梁畫惟疑、地險已謝、咸懼彝臣同泯、有生無餘、亡祖奉國威靈、董符崇重、盡心所事、勉黜禍亂、功參盤鼎、胙土南服、遂至臣身、值遭泰路、日月改暉、榮落代運、輸稅唐化、生幸無已、不悟天道下濟、鴻鈞曲成、乃眷遐績、式是與微、分虎錮龜、復顯茅土、鳴玉拖紱、班景元勳、澤洽往德、恩覃來裔、永惟先蹤、遠感崩結、豈臣弛弱所當賑承、臣聞至公無私、甄善則一、皇恩遠被、殊代可倖、是以信陵之賢、簡在高祖之心、望諸之道、復獲隆漢之封、觀史歎古、欽茲盛美、豈謂榮渥、近霑微影、傾宗殞元、心識其會、酬恩答厚、罔知所由

靈運玄之孫宋初襲封康樂公此表通篇皆不忘晉是其微意

薦周續之表　劉柳

恢耀和肆、必在兼城之寶、翼亮崇本、宜紓高世之逸、是以渭濱佐周、聖德廣運、商洛匡漢、英業乃昌、伏惟陛下道邁振古、應天繼期、游外暢於冥內、體遠形于應近、雖汾陽之舉、輟駕於時艱、明揚之旨、潛感于窮谷矣、竊見周續之清真貞素、思學鉤深、弱冠獨往、心無近事、性之所遣、榮華與饑寒俱落、情之所慕、巖澤與琴書共遠、加以仁心內發、義懷外亮、留愛崑山、誠著桃李、若升之宰府、必鼎味斯和、濯纓儒官、亦王猷遐緝、藏文不知、失在降賢、言偃得人、功由升士、願照其丹款、不以人廢言

續之字道祖雁門廣武人其先過江居豫章十二通五經五緯號曰十經既而入廬山事遠公時與劉遺民陶淵明號尋陽三隱江州刺史劉柳薦之宋武帝辟太尉掾不就帝即位召之為開館集生徒乘輿幸焉晚以病移鍾山卒柳湛之父也

刺史廣州薦從事朱萬嗣表　陸徽

陵霜褒穎貞柯必振尊風賞流清原斯挹是以表發揮譽於西京析轅延高於東帝伏見朱萬嗣理業冲夷秉操純白行稱私庭能著官政雖氏非世祿宦無通資而隨牒南服位極僚首九綜州綱三端府職頻掌蕃機屢績符守年暨知命廉尚愈高氷心與貪流爭激霜情與曉節彌茂歷宰金山家無寶鏤之飾連組珠海室靡瑠珥之珍確然守志不求聞達實足以澄革汙吏洗鏡貪氓臣謬忝司牧任專萬里雖情祇

慎擢才闕豪露敢罄愚陋舉其所知如得提名禮闈抗迹朝省摶嶺表之清風負水宇之潔望則恩融一臣而施光萬物敢緣天澤雲行時德雨施每甄外州榮加遠國是以獻其瞽言希垂聽覽

徽字休猷吳郡吳人宋文帝元嘉十五年除廣州刺史加督清名亞王鎮之二十三年爲益州刺史亦加督郵隱有方威惠兼著蜀土安之卒于官家無餘財文帝痛惜之諡曰簡

讓婚表　虞通之

伏承詔旨當以臨海公主降嬪榮出望表恩加典外顧審輶蔽伏用憂惶臣寒門悴族人凡質陋闒闠有對本闕天姻如臣素流家貧業寡年近將冠皆已有室荊釵布裙足得成禮每不自解無偶迄茲蕪訪莫辜素族弗問自惟門慶屢降公主天恩所覃庸及醜末懷憂抱惕慮不獲免徵命所當果膺茲舉雖門忝宗榮於臣非倖仰緣聖貸冒陳愚實自晉氏以來配尚王姬者雖累經美胄亟有名才至如王敦懾氣桓

溫斂威真長佯愚以求免子敬灸足以違禍王偃無仲都之質而倮雪於北階何瑀闕龍工之姿而投軀於深井謝莊殆自害於矇叟殷沖幾不免於强鉏彼數人者非無才意而勢屈於崇貴事隔于聞覽吞悲茹氣無所逃訴制勒甚於僕隸防閑過於婢妾行求出入人理之常當待賓客朋從之義而令掃轍息駕無窺門之期廢筵抽席絕接對之理非惟交友離異乃亦兄弟疏闊第令受酒肉之賜制以動靜監子待錢帛之私節其言笑姊妹爭媚相勸以嚴尼媼競前

相詬以急第令必凡庸下才監子皆葭萌愚豎議舉
止則未閑是非聽言語則謬於虛實姆妳敢恃耆舊
豎贊妒忌尼媼自唱多知務檢口舌其間又有應答
問訊卜筮師母乃至殘餘飲食詰辨與誰衣被故弊
必責頭領又出入之宜繁省難衷或進不獲前或入
不聽出不入則嫌於欲疎求出則疑有別意召必以
三晡爲期遣必以日出爲限夕不見晚鬼朝不識曙
星至於夜步月而弄琴晝拱袂而披卷一生之內與
此長乖又聲影裁聞則少婢奔迸裾袂向席則醜老

叢來左右整刷以疑寵見嫌賓客未冠以少容致斥
禮有別勝象有貫魚本無嫚嫡之嫌豈有輕婦之誚
今義絕傍私虔恭正匹而每事必言無儀適設辭輒
云輕易我又竊聞諸主聚集唯論夫族緩不足爲急
者法急則可爲緩者師更相扇誘本其恒意不可貸
借固實習辭或云野敗去或云人笑我雖曰家事有
甚王憲發口所言恒同科律王藻雖復彊佷頗經學
涉戲笑之事遂爲冤魄褚曖憂憤用致夭絕傷理害
義難以具聞夫螽斯之德實致克昌專妒之言有妨

繁衍是以尚主之門往往絕嗣駙馬之身通離釁咎
以臣凡弱何以克堪必將毀族淪門豈伊身責前後
嬰此其人雖衆然皆患彰遐邇事隔天朝故吞言咽
理無敢論訴臣幸屬聖明矜照由道弘物以典處親
以公臣之鄙懷可得自盡如臣門分世荷殊榮足守
前基便預提拂清官顯位或由才升一叨婚戚咸成
恩假是以仰冒非宜披露丹實非唯止陳一已規全
身願實乃廣申諸門受患之切伏願天慈照察特賜
蠲停使燕雀微羣得保叢蔚蠢物含生自已凝篤若

恩詔難降披請不申便當刊膚剃髮投山竄海
南史云宋明帝疾前代公主之妒適江斅當尚孝
武女乃使人爲斅作表讓婚帝以此表示諸主以
諷切之○按藝文類聚作虞通之○此篇頗爲一
種俗調作俑姑存以備一體至于役僧一書滿紙
齋飯酸餡氣大非雅士所賞也

謝除宮僚表　孔珪

皇太子霞褰青殿日晃春宮駕紫谷之英振洛笙之響自非氣上白雲韻同明月何以延芳芝苑插羽瓊僚實嬰戚貴于西京陛聯風嘉于東國伊人之美方曰可舉

孔稚圭南史作孔珪字德璋會稽山陰人好文詠飲酒與外兄張融情趣相得又與王思遠何點點弟胤並款交不樂世務門庭之內草萊不翦中有蛙鳴或問之答曰以此當兩部鼓吹永元元年為太子詹事

代蕭侍中敦勸表　江淹

臣公言即日侍中臣惠基給事黃門侍郎臣王僧珍至朱蓋乘雲玄軒肅霧隆高天之旨集微臣之軀神爽矍然欽影無地臣初長血心未啓素槩辭從意空言覽事盡不能降陛下一時之恩借俄頃之炤遂枉近侍貂簪軾庭臣自尭無庸何以集此退咎慚誠悲枉垂光進戒朝訓虧茲盛序感慮鄭躅榮結夢寐臣檢古少例逖今逾疑豈有妄叨天功虛竊上賞近謬國華坐取隆貴人見其過外借皇猷內畏私眚昔西京鼎秩漢世權家丹墀綱戶擊鍾連騎何嘗不以驕滿貽戾謙沖受福者哉臣不能避煙洲而辭岐伯遁雲山而揖許由激昂榮華之間沉溺印組之內光飾既超寵臨亦遠江左以來罕見其倫今位冠朝端道侯萬戶結象弭於前衛奏金管於後陣都野宗其榮盛視聽敬其炎貴臣一旦居之誰以為不忝者乎而陛下猶崇以異禮者是增臣之戾也況復肅延華勸實深窘迫伏願俯矜羣志賜遂前情則世寂橫議臣蒙緩責

淹字文通初在建平王府被黜爲吳興令齊高帝輔政聞其才召之時沈攸之作亂淹爲言公有五勝彼有五敗帝悅補記室叅軍高帝諸章表皆淹製也齊明輔政淹爲御史中丞遷祕書監兼衛尉梁武平新林淹微服來奔天監元年爲散騎常侍左衛將軍臨沮縣伯謂子弟曰吾功名既立欲歸身草萊耳以疾遷金紫光祿大夫醴陵侯卒謚曰憲

爲柳世隆讓封公表　沈約

臣聞懸旌玉塞貳師尚黜其功伐鼓炎州伏波猶繆其賞徒以兼委之施或難周嘀抽心之情必無雙奉是故倪容青閤願遜慈於裂壤竊步丹墀希妝寵於開賦昔寶命翁雖難迫勢孤沈板未難負戶非切及頤溫凊之館懼結胥慈之懷累葉喁喁舉門惴惴臣事過君親理非外奬實賴朝謨謹肅宰弩遐震奔鯨外剿臣何力焉幸得扶老攜幼重出幽堵還轅歸驂冉踐鄉路豈可資國眚以邀其功因家勳而饗其報遂使甘霜受雹之心有同於飾請皎日大河之志匪殊於貌竊

世隆元景之弟子以破沈攸之功封貞陽縣侯齊高帝踐祚進爵爲公

約字休文吳興武康人初武帝在西邸與約遊舊建康平引爲驃騎司馬禪代之事約首發之帝即位約久處端揆有志台司而帝終不用嘗夢齊和帝斷其舌乃呼道士奏赤章于天稱事不由已帝聞數譴責之約懼而卒有司請謚文帝曰懷情不

盎曰隱故改爲隱嘗譔四聲譜自謂入神之作帝雅不好而詩家至今遵用之

爲齊明帝讓宣城郡公第一表　任昉

臣鸞言被臺召以臣爲侍中中書監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揚州刺史錄尚書事封宣城郡開國公食邑三千戶加兵五千人臣本庸才智力淺短太祖高皇帝篤猶子之愛降家人之慈世祖武皇帝情等布衣寄深同氣武皇大漸實奉話言雖自見之明庸近所蔽愚夫一至偏識量己實不忍自固于綴衣之辰拒違于玉几之側遂荷顧託導揚末命雖嗣君棄常獲罪宣德王室不造職臣之由何者親則東牟任惟博陸徒懷子孟社稷之對何救昌邑爭臣之譏四海之議于何逃責且陵土未乾訓誓在耳家國之事一至于斯非臣之尤誰任其咎將何以肅拜高寢虔奉武園悼心失圖泣血待旦寧容復徼榮于家恥宴安于國危驃騎上將之元勳神州儀刑之列岳尚書古稱司會中書實管王言且虛飾寵章委成御侮臣知不愜物誰謂宜但命輕鴻毛責重山岳存沒同歸毀譽一貫辭一官不減身累增一職已黷朝經便當自同體國不爲飾讓至于功均一匡賞同千室光宅

近甸奄有全邦隕越為期不敢聞命亦願曲留降鑒
即垂順許鉅平之懇誠彌固永昌之丹慊後申乃知
君臣之道綽有餘裕苟曰易耶敢守難奪故可庶心
弘儀尉已親物者矣不勝荷懼屏營之至
延興元年七月鸞奉新安王昭即位遂有此授十
月丁酉進爵為王辛亥廢帝為海陵王宜城王即
位初昉具此草帝惡其詞斥甚愠終建武中昉位
不過列校王伯厚有言作文忌切題切題則有嫌
○昉字彥昇樂安博昌人尤長為筆才思無窮當

時王公表奏無不請焉起草即成不加點竄昉為
人至孝祿奉所收四方餉遺皆頒之親戚即日便
盡守新安卒于官無以為斂遺言不許以新安一
物還都

為范尚書讓吏部侯封第一表　任昉

臣雲言被尚書召以臣為散騎常侍吏部尚書封霄
城縣開國侯食邑千戶奉命震驚心顏無措臣雲頓
首頓首死罪死罪臣素門凡流翰閣無取進謝中庸
退慚狂狷閉管鑽厲求學而一經不治篆刻為文而
三冬靡就負書燕魏空殫菽粟轟轎齊楚徒知貧賤
既而分虎出守以囊被見嗤持斧作牧以薏苡與謗
赭衣為虜見獄吏之尊除名為民知井臼之逸百年
上壽既曰徒然如其誠說亦已過半亂離斯瘼欲以

安歸閉門荒郊再離寒暑兼以東皋數畝控帶朝夕
關外一區悵望鍾阜雖室無趙女而門多好事疎微
賜金而歡同娛老折芰燔枯此焉自足陛下應期萬
世接統千祀三千景附八百不謀臣舉等離心功慙
同德泥首在顏輿櫬未毀締構草昧敢叨天功獄訟
謳歌示同民志而隆器大名一朝總集顧己及躬何
以堪此政當以接閈白水列宅舊豐忘捨溝之尤存
諸公之貴倘拾青紫豈待明經臣雲頓首頓首死罪
死罪夫銓衡之重關諸隆替遠惟則哲在帝猶難漢

魏以降達識繼軌雅俗所歸唯稱許郭拔十得五尚
曰比肩其餘得失未聞偶察童幼天機暫發顧無足
算在魏則毛玠公方居晉則山濤識量以臣況之一
何遼落齊季陵遲官方淆亂鴻都不綱西園成市金
章有盈筲之談華貂深不足之歎草創惟始義存改
作恭已南面責成斯在豈宜妄加寵私以乏王事附
蟬之飾空成寵章求之公私授受交失近世侯者功
緒參差或足食關中或成軍河內或制勝帷幄或門
人加親或與時抑揚或隱若敵國或策定禁中或功

成野戰或盛德如卓茂或師道如桓榮或四姓侍祠
已無足紀五侯外戚且非舊章而臣之所附唯在恩
澤既義異疇庸實榮乖儒者雖小人貪幸豈獨無心
臣本自諸生家承素業門無富貴易農而仕乃祖玄
平道風秀世爰在中興儀刑多士位裁元凱任止牧
伯高祖少連夙秉高尚所富者義所乏者時薄宦東
朝謝病下邑先志不忘恩臣是廢且去歲冬初國學
之老博士耳今茲首夏將亞冢司雖千秋之一月九
遷荀爽之十旬遠至方之微臣未爲速達臣雖無識

唯利是視至于虧名損實爲國爲身知其不可不敢
妄冒陛下不棄菅蒯愛同絲麻儻平生之言猶在聽
覽宿心素志無復貳辭矜臣所乞特迴寵命則彝章
載穆微物知免臣今在假不容詣省不任荷懼之至

雲字彥龍南鄉舞陰人初與梁武帝俱在竟陵王
子良西邸情好歡甚帝時已有微應雲盡心推事
帝兵至都張稷遣雲銜命至石頭遂參謀議既即
位因有此除雲嘗爲廣州刺史爲豪族譚儼所訴
徵下獄赦免所謂緒衣爲伍者也

爲范始興作求立太宰碑表　任昉

臣雲言原夫存樹風猷沒著徽烈旣絕故老之口必資不刊之書而藏諸名山則陵谷遷貿府之延閣則青緗落簡然則配天之迹存乎泗水之上素王之道紀于沂川之側由是崇師之義擬迹于西河尊主之情致之于堯禹故精廬妄啓必窮鐫勒之盛君長一城亦盡刊刻之美况乎甄陶周召孕育伊顏故太宰竟陵文宣王臣某與存與亡則義形社稷嚴天配命則周公其人體國端朝出籓入守進思必告之道退

無苟利之專五教以倫百揆時序若夫一言一行盛德之風琴書藝業述作之茂道非兼濟事止樂善亦無得而稱焉人之云亡忽移歲序鵾鷄東徙松檟成行六府臣僚三藩士女人蓄油素家懷鉛筆瞻彼景山徒然望慕昔晉氏初禁立碑魏舒之亡亦從班列而旣畧旣泯故首冒嚴科爲之者竟免刑戮罝之者反蒙嘉歎至于道被如仁功參微管本宜在常均之外故太宰淵丞相嶷親賢並軌卽爲成規乞依二公前例賜許刊立寧容使長想九原樵蘇罔識其禁駐蹕長陵輶軒不知所適臣閭里孤賤才無可甄值齊綱之弛殉賓客之禁策名委質忽焉二紀處先犬馬厚恩不答而敝帷毀蓋未葬螻蟻珠襦玉匣遽飾幽泉陛下弘奬名教不隔微物使臣得駿奔南浦長號北陵旣由逢前施實仰覬後澤儻驗杜預山頂之言庶存馬駿必拜之感臨表悲懼言不自宣

建武中雲上此表事竟不行

為蕭揚州作薦士表　　任昉

臣聞求賢暂勞垂拱永逸方之疏壤取類導川伏惟
陛下道德旅績信充符璽六飛同塵五讓高世白駒
空谷振鷺在庭猶懼隱鱗卜祝藏器屠保物色關下
委裘河上非取製于一狐諒求味于兼采而五聲倦
響九工是詢寢議廟堂借聽輿阜臣位任隆重義兼
家邦實欲使名實不違徼倖路絕勢門上品猶當格
以清談英俊下僚不可限以位貌竊見祕書丞王暕
七葉重光海內冠冕神清氣茂允迪中和叔寶理遣

之談彥輔名教之樂故以暉映先達領袖後進居無
塵雜家有賜書辭賦清新屬言玄遠宰邇人曠物暕
道親養素丘園台階虛位庠序公朝蒭夫傾望豈徒
荀令可想李公不亡而已哉前侯官令王僧孺理尚
栖約思致恬敏旣筆耕為養亦傭書成學至乃集螢
映雪編蒲緝柳先言往行人物雅俗甘泉遺儀南宮
故事畫地成圖抵掌可述豈直鼮鼠有必對之辯竹
書無落簡之謬暕坐鎮雅俗弘益已多僧孺訪對不
休質疑斯在並東序之祕寶瑚璉之茂器誠言以人

殷而才實世資臨表悚戰猶懼未允
齊明帝詔求異士始安王遙光有此奏暕儉之子
僧孺蕭之八世孫祖父皆大僚益六朝論人大抵
重門望也其後僧孺為郡殄選持廉秉公獨以一
眚被廢暕不能留心寔素頗不稱薦詞云

爲皇太子求一日一朝表　任昉

臣聞内豎告安姬昌怡色鳴雞戒旦周發冠履或以凉燠之後晨昏異宜膳羞之和鼎飪殊節一辰三朝稱情猶簡終日承顏在理斯儉且長壽之對撫循無已馳道未窮顧恔不輟豈直下動天至固亦上結慈衷自頃半旬乃朝遂爲通制事踰信次義乖晨省一日萬幾不敢二塵御省每旦政宿將乞一至寢門

解官表　陶弘景

臣聞堯風沖天柯陽振飲河之談漢德括地商陰峻餐芝之氣臣棲遲早日簪帶久年仕豈爲榮學非待祿恒思懸纓象闕孤耕壟下席月澗門横琴雲際始奉中恩得遂丘壑今便滅影桂庭神交松友一出東閣故鄉就望晓言興念臨波瀉淚臣舟棹已遥無緣躬詣不任攀戀之誠謹奉表以聞

弘景字通明丹陽秣陵人父爲妾所害弘景終身不娶齊高帝引爲諸王侍讀家貧求宰縣不遂永明十年脱朝服掛神武門上表辭祿詔許之止于句曲山號華陽隱居謂門人曰吾見朱門廣廈雖識其華樂而無欲往之心望高巖瞰大澤知此難立止自恒欲就之且永明中求祿得輒差舛若不爾豈得爲今日之事豈惟身有仙相亦緣勢使之梁武手勅招之畫兩牛一放水草之間一着金籠頭有人執繩以杖驅之年八十五卒

淵明之去官畏見督郵也逸少之去官恥爲王述下也貞白之去官求宰縣不得也然皆無礙其爲

高也後人于此必盡諱之而別尋一好題目人臣着尋題目三字于胷中則上不顧君父下不顧朋友昧心蒙面之事無不爲矣此仕宦之最惡套也

謝徵補謝朏何胤表　　梁武帝

夫窮則獨善達以兼濟雖出處之道其揆不同用捨惟時賢哲是蹈前新除侍中太子少傅朏前新除散騎常侍太子詹事都亭侯胤羽儀世胄徽猷冠冕道業德聲康濟雅俗昔居朝列素無宦情賓客簡通公卿罕預簪紱未褫而風塵擺落且文宗儒肆互居其長清規雅裁兼擅其美並達照深識預睹亂萌見庸貿之如初知貽厥之無寄拂衣東山眇絕塵軌雖解組昌運寔避昏時家膺鼎食而甘茲橡艾世襲青紫而安此懸鶉自澆風肇扇用南成俗淳流素軌餘烈頗存誰其激貪功歸有道康俗振民朝野一致雖在江海而動同魏闕今泰運甫開賤貧爲恥況乎久藴瑚璉暫厭承明而可得求志海嵎永追松子臣負荷殊重參贊萬幾寔賴羣才共成棟榦思挹清源取鏡止水思欲屈居僚首朝夕諮諏庶足以翼宣寡薄式是王度

永元中朏胤並徵不就東昏皆命迫遣高祖平京邑霸府初開表請補軍諮祭酒並不至

上昭明太子集別傳等表　梁簡文帝

若夫正少陽之位主承祧之則口實為美唯稱啓誦自茲厥後罕或聞焉昭明太子稟仁聖之姿縱生知之量孝敬兼極溫恭在躬明月西流幼有文章之敏羽籥東序長備元良之德非假二疏寧勞四皓虎賁恧其經學智囊慙其調護豈止博望延賓壽春能賦問疑虞據書戒憑陵而已哉玉折何追星頹靡續地尊穨嗣外陽之術無徵位比周儲緱山之駕不反臣以不肖妄作明離出入銅龍瞻仰故實思所以揄揚

盛軌宜記德音謹撰昭明太子別傳文集請備之延閣藏諸廣內永彰茂實式表洪徽

昭明太子名統字德施以武帝平建鄴之年生讀書數行並下過目皆憶賦詩屬思便成無所點易時俗稍奢太子欲以己率下身衣浣衣食不兼肉自加元服帝使省萬幾明于庶事天下稱仁卒時年三十三按梁武諸子昭明最賢其後人自璟至遘八葉皆相名德相望與唐相終始天之報施可謂不爽矣

為鮑幾表　梁元帝

臣聞思皇多士文陋所以明敭疇咨熙載髦俊所以並作斯固殷殿初基拾龍泗之寶虞祠始構獻鳳管之玉旌蒲出魯賁帛歸齊頌聲既興盛業斯在伏惟陛下則天緯地乘正馭才沙汰八風澄明六合叶龜登夢之客日賁於丘園牽轂投釣之臣相望於魏闕故以物無遺寶矣振鷺有充庭之詠白駒罕空谷之詠洋洋濟濟無得而稱者焉臣識愧知才識職非選舉竊以進賢上賞蔽賢顯戮敢緣斯義用舉所知伏

見鮑幾門庭雍睦立身貞退博涉文史頗閑刀筆忠公抗直出宰廉平雅志弘深安貧專靜解巾入仕三十餘年自遊臣府一紀于茲前宰東邑實有二天之風近處南臺欲尊兩鮑之則伏授天嚴已當簡在駹蒙顯居良局登以清貫將齊毛玠占人之服實同吳隱酌水之廉昔丁儼牧州陳顧翟之好禮徐靖為郡詹袞演之篤學桓範驛傳先舉管寧朱則剖符亦稱華直臣才非往哲識愧前修輕塵聽覽伏待斧鉞

唐秇文志有鮑幾集八卷○蕭氏父子之文可謂

益矣然其立國抑何不振之甚也當時裴子野作雕蟲論得乎有深識焉惜其觸時忌而不盡言也余未及錄姑存其名于此

爲韋雍州致仕表　王僧孺

一旦攀附遂無涯限排雲矯漢飛抃行翼陛離蟬組照灼旝旗受脤推轂執珪奉酎變狹室於高門改小冠於侯服況復還開紐其六印歸齊列其五鼎常懼輪輕載積基薄墉高器覆危傾人指鬼瞰老與年并疾隨衰及途遙甫𢧐漏迫鐘鳴高春之景一斜不周之風忽至菌蟪夕陰倏駛無幾槿蕣朝采飄零已及仰朱闕而掩涕俯濠谷而自悲豈復式瞻拱默仰接鐘鼓儻帷蓋未覩東岳稍駐肇壤鼓腹其賜猶多

韋叡字懷文京兆杜陵人梁武起兵叡有佐命功及即位封都梁子屢以功進爲侯天監十四年爲雍州刺史十五年表致仕優詔不許普通元年卒謚曰嚴叡素羸每戰未嘗乘馬以板輿自載所向克捷北人號爲韋虎武帝銳意釋氏天下從風而化叡自以位居大臣不欲與衆俯仰所行略如他日

賀平鄴都表　庾信

臣聞泰山梁甫以來卽有七十二代龍圖龜書之後又已三十餘年雖復制法樹司禮殊樂異至於文離武落剡木弦弧席捲天下之心包含八荒之志其揆一矣伏惟陛下握天樞秉地軸駕馭風雲驅馳龍虎況雄內斷不勞謀於力牧天策勇決無待問於容成是以威風所振烈火之遇鴻毛旗鼓所臨衝風之卷秋葉竊聞伊洛戎夷幽并僭僞抱圖載籍已歸丞相之府衛玉繫綬並詣中軍之營百年逋誅遂窮巢窟

三代敵愾俄然掃蕩昔周王鋪水之師尚勞再駕軒轅上谷之戰猶須九伐未有一朝指麾獨決神慮平定寓內光宅天下二十八宿止餘吳越一星千二百國裁漏麟洲小水若夫成康之年四方始定建武之代諸侯並朝不得同年而語矣雖復八風並唱未足頌其英聲六樂俱陳無以歌其神武坐釣臺而誓衆媿啓繼夏禹之功入南郊而問罪姬發成周文之志此無改之道大孝也歟當今鹿臺已散離宫已遣兵藏武庫馬入華山立明堂之制奏大武之樂盛矣哉上天降休未之有也攻須東南一尉立於北景之南西北一候置於交河之北然後命東后詔群宫衛璸琔碑銀繩瑣檢告厥成功差無慚德臣忝竊榮幸逢政東藩不獲躬到關庭預觀大慶不勝鳧藻踊躍之至

周武帝建德六年帝至鄴遂平齊禽齊主及其太子于青州齊諸行臺州鎮悉降凡得州五十五郡一百六十二縣三百八十五

庾信字子山父肩吾爲梁太子中庶子東海徐摛爲右衛率摛子陵及信並爲抄撰學士出入禁闥恩禮莫比文並綺艷世號徐庾體元帝中聘于西魏屬大軍南討遂留長安累遷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進爵義城縣侯明帝武帝並好文學特蒙恩禮滕趙諸王周旋款至有若布衣信雖位通顯常作鄉關之思乃爲哀江南賦以致意

賀新樂表　　庾信

臣聞天地順動則雷出爲豫聖人成功則風行有節故六德在咸池之宮山谷可調八風入承雲之奏人神不雜我太祖文皇帝體國經野設官分職變魏作周移風正雅衣裳而朝萬國珪璧而會諸侯至如經紿圖籍校讐煙爟樂正無缺章秩宗無廢典豈但商頌十篇得諸太師之室虞書五禮取於恭王之宮伏惟皇帝以下武嗣興中陽繼業運日月之明動淵泉之慮律歷著微無須於太史陰陽揆度既定於天官

故得參考八音研精六代封晉魏爲二王序殷周爲三恪雖復朱干玉戚尚識典刑素鼓纁裳猶因雄據未若山雲特起八卦成形鳳凰于飛九州觀德改金奏於八列合天元於六舞聲含擊石更入登歌調起初鐘還參玉管足以咸天地而通神明康帝德而光玄象昔者齊居玄扈爲曲在於雲門師度盟津習舞歸於山立遂乃包括三名克諧一代作者之謂聖天之所啓乎豈惟路鼓靈鼗空桑孤竹廣矣大矣輪焉奐焉是知零陵孝廉空傳玉管始平太守虛擅銅尺

臣等並預鈞天同觀張樂軒墀弘敞欄檻既聽崇業業猛虡遒遒翠鳳揚旌靈鼉樹鼓杳冥雲霧蕩薄丘陵醴泉與甘露同飛赤鴈與斑麟俱下聘耆請觀理當見其盛德適齊忘味定是知其盡美昔淵魚聽曲尚得聳鱗櫪馬聞絃猶能仰秣臣等誠愧知音敢忘悅豫若使詳其音律是所逡然但能記其鏗鏘於茲爲幸不勝慶悅之誠謹詣朝堂奉表以聞

齊王進白兔表　庾信

臣聞輿圖欲遠則玉虎晨鳴轍迹方開則銀麞入貢伏惟陛下明明在上翼翼居尊德動天關感移地軸是以風煙照燭毛羽頒祥史不絕書府無虛日臣受服凡戎用綏邊鄙轅門所屆始次熊山前茅應無乃獲白兔光鮮越雉色麗秦狐月德符徵金精表瑞呈祥與頌效異披圖尊敬之迹既明應事之機斯兆臣之冀行實從陜略瑞以素質彌雄西氣庶重承廟算方事申威拚代偃齊分韓裂趙不任鳧藻踊躍之情

齊王憲周文帝子也通敏有度量為帝所器獨孤欲授之以幼未果明帝始造之時年十八有善政蜀人立碑頌德後進齊王屢典征伐齊人憚其勇略宣帝即位忌而殺之謚曰煬時人知其冤酷

齊王進蒼烏表　庾信

臣聞飛南陽之雉尚聞衛國下建章之鵲猶調和氣況乃虞廷告瑞姬社呈祥咸高識鳴之心實貴能知之性伏惟皇帝陛下德教百姓孝行四海搏拔從絕天下文明是以東海輸會乍改黔質西山慶羽或變蒼精臣去月三十日行到陜州堂內見一蒼烏林薄回翔循環不去匪乘木之精轉司風之翼即召儀同其等同時觀見斯實禮敬所覃孝慈之感理宜歸瑞秘閣書祥帝冊用光至德取効升平無令赤鳳留止偏為王子之歌玄鶴徘徊獨擅銜珠之舞

齊王進赤雀表　　　　庾信

臣聞南陽雉飛、尚論秦霸、建章鵲下、猶明漢德、當今
天不愛寶、地必呈祥、自應長樂、觀符文昌啟瑞、伏惟
皇帝欽明文思、惟以勿勞、成務歷象、日月允釐百工
海水無波、天星不動、去四月十三日、秦州清水郡伯
陽縣文谷林在家獲一赤雀、光同朱鳳、色類丹烏、降
火飛精、似入公車之府、流金成製、若上凌雲之臺、謹
按赤雀銜書、止於鄗戶、周之受命、興乎此祥、卽事所
觀、同符合契、實可圖形瑞譜、書頌儒林、事足成豪、名

[illegible]紀號、豈直雲中太守、見赤心之奉主、蓬萊童子、知
白環之報恩、臣等預觀休徵、情逾恒慶、不任鳧藻之
至

爲閻大將軍乞致仕表　　　　庾信

臣聞禮云、大夫七十致仕、於朝傳家、於子膳則貳珍
衣稱時制、臣自出身奉國、四十餘年、遭遇風雲、從微
至著、太祖文皇帝扶危濟難、奄有關河、臣實無堪、中
涓從事、自洛食風塵、河梁旗鼓、華陰有白馬之兵、河
曲有黃沙之陣、臣雖用命、不能奇策、功薄賞厚、因人
成事、恩澤年表、常以愧心、仰逢周朝、以揖讓登庸、謳
歌受命、上貴臣遐、頻煩榮寵、三槐以鑄鼎、象物知其
神姦、五等以桓珪飾瑞、守其宮室、臣以何德、兼而有
之、況復水土之職、王梁以應讖、受徵兵戈之任、韓信
以登壇獨拜、詔其連類、臣又何人、當今四海未寧、三
方鼎峙、陛下勞心之日、群公展効之秋、而臣甲子既
多、老年又及、無參賓客之事、謬達諸侯之班、尸祿素
餐、久紊彝典、負乘致寇、徒煩有司、加以寒暑乖違、節
宣失序、風水交侵、筋骨已竭、疑復床頓、強飯馬援、據
鞍求欲報恩、何能爲役、榮啟期之樂、適足自貽、燭之
武之言、無能爲也、竊乞餘年、居官言從、羽服專符、骸
骨之請、非謀几杖之賜、若臣非陵移病、東皋歸老、山

河南郡一石司勳公侯珪璧還封典璜則朝儀舊位之人臣免妨賢之責虞氏養老敢希東序之榮周朝如荼豈望西郊之禮但瞻仰天威方違咫尺徘徊城闕私增懷戀不任知止之情云云

聞慶河陰人世爲將家累官大將軍進爵太安郡公晉公護母廢之姑也護擅朝而慶未嘗阿附及護誅武帝以此重之建德二年致仕宣帝隋文帝皆令皇子問疾極一時尊榮之典爲

爲晉陽公進玉律秤尺斗升表　庾信

臣聞三才既立君臣之道已陳六位時成禮樂之功斯正故以叶和日月測度陰陽悅豫兆人儀刑萬國者也伏惟皇帝應籙馭天披圖受命據太陽而懸像履文昌而建極白環表讓德之符玄珪告成功之瑞太階既平升中可習必當水建千年山稱萬歲伏見勑旨刊正音律平章曆象奏黃鍾而歌大呂變孤竹而舞雲門莫不遠取珠通聲從安樂四分既明三微且定是以聞鍾於洛浦即辨聲乖聽鐸於邯鄲先知響韻二分二至行於司歷之官九變九成被於中和之職足以動天地感鬼神被風俗平寒暑豈直吟嘯谿谷回翔鸞鳳而已哉是知零陵廟前徒尋舜管始平城下空論周尺臣聞上製其禮下習其儀君定其法臣行其事謹遣玉律一具并玉秤尺斗升合等始得成功至於分粟累黍量絲數籥實以仰稟聖規恭詳神思所冀節移陰管無勞河内之灰氣動陽鍾不待金門之竹而璇璣事輕般倕慮淺不足展平成均增輝度量齊器奉表以聞

勸進元帝表　　徐陵

封唐有聖還承帝嚳之家居代維賢終纂高皇之祚無爲稱於華爲至治表於垂衣而撥亂反正非聞前古至如金行重作源出東莞炎運循昌枝分南頓豈得擁蜀姓於軒轅非才子於顓頊莫不因時多難俱繼神宗者也伏惟陛下出震等於勛華鳴謙同於旦奭握褒秉鉞將在御天玉勝珠衡先彰元后神祇所合非惟太室之祥圖讖斯歸何止堯門之瑞若夫大孝聖人之心中庸君子之德固以作訓生民貽風多

士一日二日研覽萬機允文允武包羅羣藝擬茲三大賓是四門歷試諸難咸熙庶績斯無間而稱也自無妄爲象鍾禍上京梟獍虔劉宗社蕩墜蚩頭鐵額與暴皇年封豨脩蛇行災中國靈心所宅下武其興望紫極而行號瞻丹陵而須慟家寃將報天賜黃鳥之旗國害宜誅神奉玄狐之籙魁李軼於河津征陶謙於海岱滕公擁樹雄氣方嚴張繡交兵風神彌勇忠誠貫於日月孝義感於冰霜如雷如霆非貔非虎前驅效命元惡斯殲既挂膽於西州方燃臍於東市

蚩尤三冢寧謂嚴誅王莽千剸非云明罰青羌赤狄同界狼貙胡服夷言咸爲京觀邦畿濟濟還見隆平宗祀惜惜方承多福自氛氲渾沌之世驪連栗陸之君封起龍圖文因鳥跡雲師火帝非無戰陣之風堯誓湯征咸用干戈之道星躔東井時破崤潼雷震南陽初平鄴邑未有援三靈之已墜救四海之羣飛赫赫明明龔行天罰如當今之盛者也於是卿雲似蓋晨映姚鄉甘露如珠朝垂原寢芝房感德咸出銅池蓂莢何辰無勞銀箭重以東漸玄菟西踰白狼高柳

生風扶桑衍日莫不編名屬國歸貢鴻臚荒服來賓遐邇同慶其文昭武穆斷鼇也如彼天平地成功業也如此久應旁求掌故詢詔天官斟酌繁昌經營高邑宗王啟霸非勞武德之侯清蹕無虞何事長安之邸揚鑾旂以饗帝御鳳扆以承天曆數在躬謳歌爲讓某官等至郢伏承聖旨謙冲爲而不宰或云洛陽不復函谷無泥旋駕金陵方膺天眷愚謂大庭少昊非有定居漢祖殷宗皆無恒宅登封岱嶽且置明堂巡狩荆州時行司隸何必西瞻虎踞乃建王宮南望

牛頭方稱天闕抑又聞之玄珪既錫蒼玉無陳乃枝樸之微期非苞茅之不貢雲和之瑟久廢甘泉孤竹之管無聞方澤豈不懼歟伏願陛下因百姓之心振萬邦之命豈可逡巡固讓方示石戶之農高謝爲君徒弘箕山之客未知上德之不德惟見聖人之不仁率土翹聯蒼生何望昔蘇季張儀違鄉負俗尚復招三方以事趙請六國以尊秦況臣等顧奉皇華親承朝命珪璋特達通聘河陽貂珥雍容尋盟溴水加牢貶館隨世汙隆瞻望鄉關誠均休戚但輕生不造命

與時乖等一介之行人同三危之遠擯乖間內殿事絕耿弇之因封奏邊城私等劉琨之哭

侯景之亂元帝擁重兵居上流坐視不救且盡除弟姪之礙下者至父兄顛沛以爲稱帝地史謂不急莽卓之誅先行兄弟之戮此與千古罪人也當時從之臣子舍元帝無可戴故勸進歸焉沈炯表中用吳楚管蔡大是曲筆孝穆此篇大可味○元帝時戀江陵不肯詣建業此表大庭以下特爲之解

代王僧辯勸進梁元帝表　　沈炯

紫宸曠位赤縣無主百靈聳動萬國回皇雖醉醒相扶同歸景亳式歌且謠總赴唐郊猶懼陛下俛首潛然讓德不嗣傳車在道方慎宋昌之謀法駕已陳尚杜耿純之勸岳牧翹首天民累息臣聞星回日薄擊雷鞭電者之謂天嶽立川流吐霧蒸雲者之謂地苞天地之混成洞陰陽之不測而以裁成萬物者其在聖人乎故云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黃屋廟堂之下本非獲已而居明鏡四衢之鑄蓋由應

物取訓伏惟陛下稽古文思英雄特達比以周旦則文王之子方之放勛則帝摯之季千年旦暮可不在斯庭闕淳古鍾鼎淪覆嗣膺景歷非陛下而誰豈可便赤縣更立盆子隗囂託置高廟陛下方復從容高讓用謙光展其矯行儁胄極周正朔見機而作斷可識矣既疑何卜無待蓍龜日者公卿失馭禍躔霄極侯景憑陵姦臣互起率戎伐頻憑虛不然勸門誅管側足背爾寸斗夜鳴烽火相照中朝人士相顧銜悲涼州義徒東望隕涕慄慄黔首將欲安歸陛下英

略綷天洗明內斷橫劒泣血枕戈嘗膽農山圯下之策金匱玉鼎之謀莫不定算屏帷決勝千里擊靈鼉之鼓而建翠華之旗驅六州之兵而總九伯之伐四方雖虞一戰以霸斬其鯨鯢既章大戮荷棧滅耳莫匪姦回史不絕書府無虛月自洞庭安波彭蠡底定文聘武穆芳若椒蘭敵國降城和如親戚九服同誅自道俱進國恥家怨計期就雪社稷不墜繫在聖明今也何時而申常啓之避凶危若此方陳泰伯之辭國有具臣誰敢奉詔天下者高祖之天下陛下者萬

國之歡心萬國豈可無君高祖豈可廢祀即日五星夜聚八風通吹雲烟紛郁日月光華百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飛艫巨艦競水浮川鐵馬銀鞍陵山跨谷英傑接踵忠勇相顧湛宗族以酬恩焚妻子以報主莫不覆枯銜威提斧擊衆風飛電耀志滅凶醜所待陛下詔告后土虔奉上帝廣發明詔師出以名五行夕返六軍曉進便當盡司寇之威窮蚩尤之伐梟石趙而求孽斬姚泰而取鋤脩埽塋陵奉返宗廟陛下豈得不仰存國計俯從民請漢宣嗣位之後即遵蕭類之軍光武登極臨竟始有長安之捷由此言之不無前准臣等或世受朝恩或身荷重遇同休等戚自國刑家苟有腹心敢以死奪不任慺慺之誠謹奉表以聞

代王僧辯又奉勸進表　沈炯

衆軍以今月戊子總集建康賊景烏伏獸窮頻擊頻
挫姦竭詐盡深溝自固臣等分勒武旅百道同趣突
騎短兵犀函鐵楯結隊千羣持戟百萬止紂七步圍
項三重轟然大潰羣凶四滅京師少長俱稱萬歲長
安酒食於此價高九縣雲開六合清朗矜伊黔首誰
不載躍伏惟陛下咀痛茹哀嬰忍憤酷自紫庭絳闕
胡塵四起壖垣好畤冀馬雲屯泣血治兵嘗膽誓衆
而吳楚一家方與七國俱反管蔡流言又以三監作

亂西京義衆阻強秦而不通并州遺民蹐飛狐而見
厄豺狼當路非止一人鯨鯢不梟倏焉五載英武克
振怨恥並雪永彝霜露如何可言臣等輒依故實奉
脩社廟使者持節分告塋陵嗣后升遐龍輴未殯承
華掩曜梓宮莫測並即隨由備辦禮具凶荒四海同
哀六軍袒哭聖情孝友理當感慟日者百司岳牧祈
仰宸鑒以錫珪之功既歸有道當璧之禮允屬聖明
而優詔兼沖窅然凝邈飛龍可躋而乾爻在四帝閽
云叩而閶闔未開謳歌再馳是用翹首所以越人固

執熏丹穴以求君周氏樂推踰岐山而事主漢王不
即位無以貴功臣光武不止戈豈謂紹宗廟黃帝遊
於襄城尚訪治民之道放勛入於姑射猶使罇俎有
歸伊此儻來豈聖人所欲帝王所應不獲已而然伏
讀璽書尋詔制旨顧懷勿外未奉慈衷陛下日角龍
顏之姿表於徇齊之日彤雲素氣之瑞基於應物之
初博覽則大哉無所與名深言則曄乎昭章之觀忠
爲令德孝實動天加以英威茂略雄圖武筭指麾則
丹浦不戰顧盼則阪泉自蕩地維絕而重紐天柱傾

而更植鑿河津於孟門百川復啟補穹儀以五石萬
物再生縱陛下拂衣而遊廣成登斧山而去東土
羣臣安得仰訴兆庶何所歸仁況郊祀配天罍篚禮
曠齋宮清廟匏竹不陳仰望鑾輿匪朝伊夕瞻言法
駕載渴且饑豈可久稽衆議有曠彝則舊邦既復函
雒已平高奴櫟陽宮館雖毀濁河清渭佳氣猶存皐
門有伉甘泉四敞土圭測景仙人承露斯盡九州之
赤縣六合之樞機博士捧圖書而稍還太常定禮儀
而已列豈得不揚清駕而赴名都具玉鑾而遊正寢

昔東周既遷鎬京遂其不復長安一亂郟洛永以為居夏后以萬國朝諸侯文王以六州匡天下跡基百里劍杖三尺以殘楚之地抗拒九戎一旅之師剪滅三叛坦然大定御輦來歸解五牛於冀州秣六馬於譙郡緬求前古其可得歟對揚天命何所讓德有理存焉敢重所奏

侯景之亂烱為景將宋子仙所得及子仙敗王僧辯購之酬所獲錢十萬自是羽檄軍書皆出於烱及簡文遇害四方岳牧上表勸進僧辯令烱製表當時莫有逮者

經通天臺奏漢武帝表　　沈　烱

臣聞橋山雖掩鼎湖之竈可祠有魯遂荒大庭之跡無泯伏惟陛下降德猗蘭纂靈豐谷漢道既登神仙可望射之罘於海浦禮日觀而稱功橫中流於汾河指柏梁而高宴何其甚樂豈不然歟既而運屬上仙道窮昇駕甲帳珠簾一朝零落茂陵玉盌宛出人間凌雲故基共原田而膴膴別風餘趾帶陵阜而茫茫羇旅縲臣能不落淚昔承明既厭嚴助東歸駟馬可乘長卿西反恭聞故實竊有愚心黍稷非馨敢望徵福但雀臺之弔空愴魏君雍丘之祠未光夏后瞻仰煙霞伏增悽戀

三輔黃圖曰武帝元封二年作甘泉通天臺去地百餘丈以候天神元鳳間自毀○烱字初明制州陷為西魏所虜以母老在東恒思歸國恐以文見留有所作輒秘不傳嘗獨行經漢武通天臺為表奏之陳已思歸之意其夜夢有宮禁之所兵衛甚嚴便以情事陳訴聞有人言甚不惜放卿還幾時可至少日果與王克等並獲東歸庾信王褒借而不遣

戲作鉏表　韋琳

臣鉏言伏見除書以臣爲粽一作糉熬將軍油蒸校尉膗州刺史脯腊如故者肅承將命含灰屏息憑籠臨鼎載兢載惕臣聞高沙老姻非有意於綺羅白餚女兒豈留心於珠翠一無此四字臣美愧夏鱣味慚冬鯉常恐鮐服之誚每懼鼈巖之譏是以漱流湖底枕石泥中不意高賞殊私曲蒙鈞拔遂得起升綺席忝預玉盤爰廁玳筵猥煩象箸澤覃紫腊恩加黃腹方當鳴蕭動桂紆蘇佩欓輕瓠繞動則楄槊如雲潑汁暫停則蘭膏成列婉轉綠䔖之中逍遙朱唇之內銜恩噬澤九殞弗辭不任屏營之至謹到銅鎗門奉表以聞詔答云省表具知卿池沼搢紳陂池俊乂穿蒲入荇肥滑有聞允堪茲選無勞謝也

後梁韋琳天保中爲舍人涉獵有才藻善劇談嘗爲鉏表以譏刺時人

爲陳六宮謝表　江總

鶴籥晨啓雀釵曉映恭承盛典肅荷徽章步動雲袿香飄霧縠婉孌艷粉無情拂鏡愁縈巧黛息意臨牕妾聞漢水贈珠人間絕世洛川拾翠仙處無雙或有風流行雨窈窕初日聲高一笑價起兩環乃可桂殿迎春蘭房侍寵借班姬之扇未掩驚羞假蔡琰之文寧披悚戴

總字總持陳宣帝時爲太子詹事總性溫裕工詩溺於浮靡及爲宮端與太子爲長夜之飲養良娣陳氏爲女太子亟微行遊總家宣帝怒免之後又歷侍中左右尚書後主卽位歷吏部尚書僕射尚書令不持政務日與後主遊宴後庭多爲艷詩與陳暄孔範等當時謂之狎客以至於亡入隋拜上開府開皇十四年卒其爲自序云太建之時權移羣小諂嫉作威屢被摧黜識者譏其言跡之乖

西河王謝太尉表　　溫子昇

臣聞拂羽決起力謝摩天策蹇載馳功從日將短翮難以陵高駑乘無由致遠雖復建旗出郡不追楚趙之風捧壺入侍徒踵金張之迹及天祚明德運啓興王六遂始遷九鼎初定於焉承乏有幷當官草靡從風未遑克讓常恐執轡輕輪操刀傷錦

子昇字鵬舉仕東魏爲散騎常侍梁使寫其文傳於江外武帝稱之曰曹植陸機復生此上恨我詞人數窮百六傳標使吐谷渾見其國主牀頭書數

卷乃子昇文也齊文襄引爲大將軍咨議荀濟之亂文襄疑其知謀乃餓諸獄死子昇外恬靜而內深險事故之際好與其間故及於禍

代爲百官賀甘露表　　盧思道

河榮洛變授社於勛華玄玉素鱗降靈於湯武其間微禽弱草改狀移形夜宿朝雲星光動色皆以照臨下土發揮帝載千祀一致暦代同符伏惟陛下上總天維傍握河紀持欽翼之小心纂昇平之大業萬靈翹首應三古以西巡兩儀貞觀乘六氣而東指卿雲旣出還聞百辟之歌河清可俟實得萬人之歡而上玄乃顧神物春委飛甘灑潤玉散珠連昔魏明偃掌竟無靈液漢武金盤空望雲表豈若神漿可挹流味

九戸之前天酒自零凝照三階之下斯實曠代祥符前王罕遇休矣美矣皇哉唐哉臣等竝微昌運俱沐玄造驟聞秘祉亟覩冥貺振鱗撫翼空馳魚鳥之心瘞玉編金方待云亭之后

思道字子行年十六中山劉松爲人作碑銘思道讀之多所不解感激讀書後復爲文示松松亦不甚解歎曰學之有益豈徒然哉然不持操行由是宦途淪滯○齊文宣崩文士各作挽詩魏收楊休之得一二首思道得八首人稱八米盧郎蓋以稍

喻之言十稻之中得八米也

勑封禪表　上官儀

臣基等言臣聞乾元惟大播四序而無言坤儀蓋厚導萬象而得一至於號均三大體覆載以曲成聖表千齡順剛柔以藏用是以可久可大永固皇王之緒貞觀貞明獨照陶鈞之上故可登封泰嶽類帝以尊天降禪肅然疆宗以厚地伏惟陛下膺圖纘籙儀天纂鏡受昭華而光寶位正璣衡而握金符銷伏龍而綴上玄剪應龍而清下瀆於是靈臺偃伯翳轂埋輪刑政肅清削秋荼之繁無雅頌先烈激圓海之滯瀾

就月幽壓則燭龍開景薰風遠暢則蟠木增華沒羽浮金之章昭載筆於儀室韋韝卉衽之首蒙長纓於蘭錡九疇式序七德攸宜發神化於丹青敷禮義之粉澤既而咨德游通至誠冥合感圖載啓神物發揮雙觡呈班騏騄於君囿九芝獻彩燭耀於帝池太史操辭鏡流于世卿雲表既凝華五色江茅郵黍茂時疇莖東鰈西鶼日月波隔湯符巨慶疇可詳言誠代郤佇途云岡望蹕臣基等闕永言迴載緬鏡前徽王迹之所廢襃帝圖之所凝遠龍官結繩之后鳥

紀垂衣之君、治定功成、俱備升中之禮、廓清海晏、咸
申揖讓之誠、與世同符、千載一揆、諒以增高益厚、式
酬靈貺、陛下德光宙始、文煥宸初、蕭蘇而因萬物、典
裒而濟下、元鎔範生、靈張四維於地絡、締備函夏、建
八柎於玄樞、宏規絕迹、功無與二、駕三五而遙集、超
八九而騰驤、加以琁曆啓徵、躔南至於朔旦、金散問
鼎、削左程於交河、固可恭柴燎之展采、穆靈壇之禋
敬、焉得狗小節於冲挹、忘至公之瀉典、絕三神之歡、
挹萬方之志、雖復翹心天路、未留三舍之感、延佇帝

闕、逾邈九霄之望、伏惟陛下紆瑤池之邈轡、屈姑射
之疑神、勁令輿於中椅、遵蹕遵於巖里、杯公卿之嘉
議、覽搢紳之讜辭、遂記重甄類章、再紐詔甫、師以先
路、命風伯以清塵、六飛案轡、九旗齊列、榮光承蹕、非
煙翼蔚、輯瑞而旅甿、覲琴玉而恭儲社、方使日觀增
峯、佰閭改飾、神光宵映、若流照於春陵、雲色畫開、似
凝耶於豐谷、表咸池於翠岳、萬歲叶其殷薦、席棠秸
於紫壇、八神歆其明祀、龍千古之偉觀、孕七百之丕
業、臣等命與時偕、濯景昌運、優游渠閣之內、慴悵南
風之絃、棲息蓬山之阿、弋釣先皇之道、至於朝獻
紀、頌賤奧隅、陛下推而不居、竊所未喻、鬱云梁之典
缺、懷庭之儀、沮神主之欲、漏貪天之議、伏願杲其日
出、照傾陽之心、油然作雲、降離畢之澤、庶使飛英騰
茂、秘玉檢而遐傳、手舞足蹈、邑翠華於喬嶽

儀字游韶、太宗每屬文、遺儀視藁、高宗時進西臺
侍郎、同東西臺三品、武后得志、遂牽制帝、帝不能
堪、欲廢之、召儀與議、使草詔、左右告后、后自申訴、
帝曰上官儀教我。許敬宗希后旨、搆儀與梁王忠
謀大逆、下獄死、孫女爲中宗昭容、追贈儀中書令、
楚國公、

皇太子請脩書表　崔融

臣聞昔者明王學以化人成俗古之君子文以緯地經天雖有閬風之高嶽弗登弗知其峻也雖有洛月之巨瀆弗涉弗知其廣也伏惟天皇域中居大天下化成百官以理萬人以察日行中道而淑清歲起攝提而位序光薰萬物豈直芝珥蓂莢澤加四海寧惟壽麻孤竹地成形而天成象其道彌光河出圖而洛出書其徵可驗環林璧沼金門石室墳典積於丘山筆墨盈於泉海聖朝多士自可包三代之文臣顧不才刷足奉二皇之教皇慈渥洽帝獎優隆擢公望為太師徵子房為少傅所冀習與智長化與心成嘗卒苦於歲餘終未階於日就臣聞學者殖也問以辨之積必有成勤則不匱以周公之上聖日讀百篇以孔父之多能韋編三絕臣雖不敏竊所庶幾然以列代遺章先王舊典康成興業纔覽卷於八千士安覃思願加年於累百豈不以學而時習博則難精者乎今欲搴其菁秋撮其樞要可以出忠入孝可以益國利人極賢聖之大猷盡今昔之能事商榷百氏勒成一家庶有代於箴規長不違於左右又近代書鈔定繁部帙至如華林閣徧略脩文殿御覽壽光書苑長洲玉鏡及國家以來新撰藝文類聚文思博要等並包括弘遠卒難詳悉亦望錯綜羣書刪成一部藝官賓館亦既天皇立之矣端士正人亦既天皇致之矣伏乞俯從微願特降鴻私許臣撰緝遂臣誠請當宮學士如少仍望通取京官謹當開桂樹之山鑿芙蓉之水引甘泉之詞賦總望閣之賓客下芸閣而長謠臨梓廚而高會一遊蘭芷竹變遂麻屈區之誠敢希矜允豈使肅城門內唯傳魏國之名崇政殿中獨紀晉朝之事而已無任誠懇之至謹遣某官某奉表陳請以聞

融字安成齊州全節人中宗為太子與東朝章疏張易之兄弟詩坐附會貶召授國子司業與脩武后實錄封清河縣子融為文華婉當時無輩朝廷大筆多委之撰武后哀冊最高麗絕筆而死杜審言為融所獎引為服緦麻

爲百官賀雨請復膳表　崔融

臣等聞太平之代天地合而流津至德之時陰陽和而布澤所以三農滋殖百物阜安伏惟天册金輪聖神皇帝陛下寶命綱紐玄期胚鑾包混元而建極宅造化而開階懋敷布蒦仁聲洋溢增高益厚已修中嶽之儀順時班令更緝正陽之禮近以少愆甘澍親發至誠懷宋景之一言採殷湯之六事德音纔降靈心允協捧瑤緘而風起迎寶字而星流雲不崇朝復千之藥草雨必以夜通百億之江河遍高下而同霑在公私而竝及陳留雨穀譬此非多櫟陽雨金方斯未重邦國延有年之慶黎元弭舊歲之憂臣等中賀伏願陛下凝神保和頤情養壽復畾庖之舊膳進鶴頂之常羞使芝英有駐液之期蓮蒲知送涼之地則光天之下率土之濱孰不欣戴孰不幸甚微臣等幸逢休運預沐恩波混虞獸而同歡比齊禽而累忭無任懽荷之至謹詣朝堂奉表稱賀

爲皇太子賀甘露表　崔融

臣聞五材竝用天地合而凝津四序遞來陰陽和而麗潤望之成雪若墜崑崙之山嘗之則甘似降軒轅之圃伏惟天皇符元氣平太階正圭表於都畿考銅渾於宮室爲河圖而升洛範日栽屛翳過竹苑而憩之臺背零瑞液爾其塗塗收物滴滴流膏承以玉杯凌漢宮而挹美獻之瓊筩擁魏殿而稱珍可以致靈僊之壽可以延帝王之壽孝經援神契本是叙其和平春秋運斗樞不能識其清濁臣濫膺園木多慙人望仰家遊而不及倍戀恒情聞帝澤而先驚慶深常位無任喜抃之至

皇太子賀芝草表 高宗

崔融

臣某言伏承某月日芝草生於乾元殿瑞命天來符祥日至煌煌二秀分茨并而擢柯曄曄九光開梅梁而吐葉晉都宮闕何必靈芝之臺洛邑山川居然寄芝之地伏惟天皇天臨海內帝有城中兼漢制而宅兩京用堯心而加百姓神精下降洽至道於丘陵靈液旁霑被深仁於草木觀其如蓋如闕如日如星得五方之氣象合四時之景色儼人在上則車馬疑飛神龍居下則風雲不去罰蓬瀛之海列崑閬之山問鶡皇之雙幹莫僑漢帝之九莖爲劣可以薦郊廟可以觴公卿臣謬踐儲闈祇膺守鬯不獲親承左右日覚休徵雖玉屑延齡在睥倪而可致而刀圭入勝睨朝夕以猶睽是用心馳仁壽之前慶集肅成之下無任抃躍之至

皇太子賀嘉麥表

崔融

伏見雍州司馬徐慶稱所部有嘉麥一莖六穗纖芒浮露疑因黑壤之宜香稼搖風若吐黃金之色豈非靈心昭應睿德感通降之自天何必來麰之詠嘗之於廟先符孟夏之時凡在含生相趨動色臣謬當居守肅奉宗祧一穗兩岐徒說張君之詠十畝千石方輕氾氏之書仰天意而增歡顧人心而載躍無任喜抃之至

代家奉御賀明堂成表　崔融

臣某言臣聞昭顯上天五座列降神之府赫赫中國凡筵開布政之宮自軒皇肇制帝堯嗣作歷虞夏而惟新在殷周而克壯斯在尊祖配帝從時統天節寒暑而吹律順陰陽以班令降及有漢頗採前章雖年惟屢豐而日不暇給過此以往寂寥無聲伏惟天冊金輪聖神皇帝陛下興復舊邦光啓新邑萬物睹而聖人作百寶用而神靈滋遠邇安功成道洽泥金刻玉紀偕中嶽之儀乘鑾駕龍更葺正陽之禮乾策

坤策具稟宸聰左个右个親承叡式朴略巷中莫能言其制度崎嶇汶上曉克效其規模土事不文木事不鏤九杜自立登藉瑯琊之飛二石潛開寧煩穀城之採版築星奔而化造斧斤風動而神助聖有通於上帝產無費於中人由是日抱紅輝雲叢紫霧霜毛下翥電翼羣飛夕見神光似對莊嚴之閣晝聞僊響疑過數樂之天匪日而成衝霄特起仰浮圓笠俯鎮方輿金猊鬱而將飛玉騩能而若動三辰引曜相望於複道之間六氣氤氳旁魄於重檐之半可以發大紛陳盛容會百神朝萬國比二儀而永固齊四序而偕行允所謂穆穆皇皇巍巍蕩蕩者矣微臣攀光日用荷榮天休仰之不逮雖謝於踴翔成輒相歡竊同於燕賀手舞足蹈倍百恒情無任悚躍之至謹奉表稱賀以聞

太宗高宗之世屢欲立明堂諸儒議其制度不決而止及太后稱制獨與北門學士議其制不問諸儒垂拱四年二月毁乾元殿以其地作明堂以僧懷義爲之使凡役數萬人十二月成懷義以功拜

左威衛大將軍梁國公

進九成功頌表　王勃

竊以朕道洽則符瑞靈化不言功成則頌聲代惟陛下體元纂極模神建隆棟梁一氣庭堦六合松軒夜警杳冥姑射之心茅殿晨凝寥廓崆山之駕臣寤風太上庭影華胥仰徵室而無階假襄城而有地雖望卑平叔空勤景福之詞而文謝子雲願竭甘泉之思謹憑天造輒上九成宮頌二十四章攀紫墀而絕望叫丹闕而累息

勃字子安文中子之孫麟德初對策高第未及冠授朝散郎數獻頌闕下沛王召署府修撰是時諸王鬬雞勃戲為文檄英王雞高宗怒曰是且交構斥之勃既廢客劍南聞虢州多藥草求補參軍倚才陵藉為僚吏共嫉官奴曹達抵罪匿勃所懼泄輒殺之當死會赦除名父福畤坐勃故左遷交阯令勃往省度海溺水悸而卒

為齊州父老請陪封禪表　駱賓王

臣聞元天列象紫宮通北極之尊大帝凝圖玄猷暢東巡之禮是知道隆光澤既薦臣於雲臺績劭禋宗必泥金於日觀伏惟陛下乘乾握紀纂三統之重光御籙登宸膺千齡之累洽故得河浮五老啟赤文於帝期海薦四神奉丹書於王會瑞開三脊祥洽五靈既而纘總章之舊文紹辟雍之故事非煙翼軫移下輦於梁陰若月承輪秘金繩於岱嶽臣等質均芻狗陰謝桑榆幸屬堯鏡多輝昭餘光於連石軒圖廣運初太表存追盛禮於縱金然而鄒魯舊邦臨淄遺俗俱穆二周之化咸稱一變之風境接青疇俯瞰獲麟之野仙開翠屺斜連辨馬之峰豈可使稷下遺氓頓隔陪封之禮淹中故老獨奏告成之儀是用就日披丹御璧輪之三舍望雲抒素叫天閽於九重儻允微誠許陪大禮則夢叟餘息仰仙闕以相驩就木殘魂遊岱宗而收蹕

賓王義烏人七歲能賦詩初為道王府屬嘗使自言所能賓王不答裴行儉為洮河總管表掌書記

不應調長安主簿、武后時數上疏言事、除臨海丞、遂從徐敬業起兵、敬業敗被殺、或言賓王爲僧以逋、近有人發得賓王墓者、乃知賓王實不死、且未嘗爲僧也、事詳湧幢小品中。

為陳御史進奉和秋景觀競渡詩表　　陳子昂

天文爰降、品彙成亨、金簡潛開、珍圖斯見、臣聞白雲興詠、漢游汾水之祠、黃竹申歌、周舞瑤池之駕、然而志崇遠轍、事或勞人、故文思之化未光、太清之道猶闕、伏惟陛下流虹齊聖、感月含神、玄德茂於皇階、文明照於天下。用能提玉斗、把璿衡。百神景從、三靈叶贊、青雲出洛、爰開華命之符、赤甲縈河、終御輿王之寶、非窮神之至德者、其孰能格於是、既而黃幄務閑。紫極幾暇。洞庭張樂。思接軫於軒遊、嬀水披圖、想同參於堯輦。然而遠而勞物、未若近而安人、動而勤己、豈比靜而神泰。於是徙金蹕、鳴玉鸞、清禁林、御池殿、肅波臣而戒事、命舟子爲水嬉。彩鷁蓮歌。乍起吳江之引。青龍桂檝、時謳越女之風。島逝蚪驚。沸珠潭而競逐。宮飛電集。横玉浦而流光。信可以娛樂性靈、發揮文物、皇猷允洽、白日俄輝、於是奏薰風於管絃、詠嚴[illegible]於林樂、帝歌爰作、天藻遐彰。黼帳推宮、爍文房之縟綵、雕煙瑤景、昇翰苑之榮光、信探頤於玄苞、得

斯文於紫極太平允矣元首康哉方欲朝明堂之宮輯羣后之瑞尊榮顯籙光啓聖圖封玉嵩丘以接千年之統泥金少室攸增萬歲之規卓哉煌煌聖君之表也微臣曲學蓬戶竊位蘭臺未聞騶虞之謠非有雕龍之思鞠躬甯畏謬覩於天章逖聽鈞韶廁聞於帝樂天文尊貴不遠於下臣帝保殊崇曲宜於近侍竊以爲君唱臣和固不隔於尊卑宮變商從方允諧於金石輒用齋心抑寂假喻求詞將以攀日月之末光繼螢爝之微照

子昂字伯玉梓州射洪人以富家子尚氣決弋博自如十八入鄉校感悔脩飭舉進士垂拱中勸武后興明堂太學后既改號周子昂上周受命頌后雖召見問政事奏聞輒罷以右拾遺父喪廬塚爲縣令段簡所殺沈亞之云武三思使之也然新舊史皆不明著其事

爲王方慶讓鳳閣侍郎表　李嶠

恩寵光臨獎詞踰分虔荷明命嘗愧失守臣某（中謝）臣學非儒墨術異商韓文乏斧藻藝慚刀筆屬乾坤貞觀日月光輝飛龍在天而庶物咸覩優兔雖畢而羣萌皆闡遂得封殖傳散謬齒於翹薪剪拂駑駘濫陪於逸驥驟荷私遇頻階榮擢入參丹闕出擁彤騶爰自海邦遂升河藩佩若若之綬驚轔轔之轂叨恩竊幸空變星霜尸祿妨官曾微報效宜受素餐之責翻成黃閣之榮夕拜瑣闈朝陪禁省敢希任光寵睿

之美每憂王猷謬誤之失而天慈逾渥聖澤無涯爰迴千極之眄更寵披垣之授下神幾而入僊禁未變葭灰自鸞渚而游鳳池俄凋蓂葉荀侯之十旬累命未可爲儔卓公之一月九遷曾無足比既超倫而邁等實負愧而承羞臣亦何人敢叨非據況樞秘之重絲綸是職以參玄化步入紫微臣蒲柳既秋桑榆漸迫老明云及衰疾徂侵以日昃之歌當夜行之罪招怨叢謗非爲身謀敗駕傾餗將貽國羞蓋力周於用則輕重咸宜任過其才則巨細同躓伏願察臣知止

之分矜臣自量之情杲然出日迴三舍之光油然作
雲垂九霄之澤曲收通謬旼命才賢則維鵜之譏不
起於輿誦振鷺之詠復聞於朝端

嶠字巨山贊皇人武后時爲鳳閣舍人文冊大號
令多主爲之二張敗坐貶神龍中爲中書令封趙
國公嶠在中宗朝密請相主諸子不宜處京師玄
宗即位獲其表欲誅之張說救得免貶別駕卒嶠
少爲文與王勃楊炯接中與崔融蘇味道齊名後
諸人沒而爲文章宿老學者取法焉

王綝字方慶其先自丹陵徙雍咸陽武后時爲廣
州都督清嚴爲天下第一遷鳳閣侍郎同平章事
后嘗就求羲之書方慶并獻十一世祖導等書凡
二十八人詔崔融爲序號寶章集復賜方慶卒謚
曰貞方慶博學尤精三禮李德裕嘗稱方慶爲相
時子爲犲州司士叅軍后曰君在相位何子之遠
對曰廬陵是陛下愛子今尚在遠臣之子庸敢相
近以此倉唐悟文侯事嗟乎君子哉

爲百寮賀雪表　李嶠

臣聞至道光被而冲和感發玄化沈潛而祥物昭應
伏惟陛下合德天地齊光日月陶正氣之絪縕降元
符之肸蠁用能經緯六合驅馭百靈垂旒法宮而品
物淸宴揆景中土而風雨休若三元肇革九陽初動
撞黃鐘而布氣順玄冥而率職層陰候律豐澤順時
曾蔚方興起泰山之膚寸參差腐委自平地而盈尺
銅街皓其如素金隄紛其迸滿縈樓棲檻疑璧臺之
九重落絮飄花似芳林之二月豈惟洛神呈象來舞

帝宮故亦海駢相趨下朝偃闕東皐欣而望歲南史
慶而書祥萬寶登秋居然可詠雙銅叶唱即事非遙
自非睿感通微乾心輔德降神靈之滋液發兆庶之
歡慶臣等恭承玄造沐浴太和欣聖澤之滂沛對天
休而踴躍

在神都留守請車駕還洛表　李嶠

臣嶠等言臣聞天下皆春而燕谷有析暄之律日中並照而彭澤有隨陽之禽豈非承光飲和仰德蒙庇深於戀者其往若不覲渴於求者其來如不足所以上表既宅關河馳顧思之誠鑾和未巡襄鄧切謳歌之慕帝車北指震駕西臨槐檟方歷於四時菁莪猶掩乎八水耆老延頸簪紱企望戴天有分徒嗟京兆之遙捧日無階竊恨長安之遠臣等伏以載祀七百卜年非豐鎬之地時乘九五啓聖由瀍洛之鄉所以

受龍圖龜書所以朝兩師河伯叶群符於讖籙採謀議於人鬼萬靈幽贊百物阜昌是曰天地之心實與帝王之都方使四夷爲守西賓屈無外之儀六合爲家東土壯居中之業況復圜丘方澤神祇之兆域以安復廟重檐昭穆之尊卑既叙定社而立稷建邦而設都是萬年長王之郊誠億載不遷之宇寧可久曠中壤郎安偏據詠山河於漢舊訪宮室於秦餘五載時巡曾無告至之禮四方述職仍有不均之患臣等實恐竊所未達今三秋告稔萬寶已成陰陽所和稼穡偏茂郟鄏瀍洛紆帶川場爲庾川放千船並阜未萌九穗未曰休徵穀石五錢詎名豐稷加以舟車並湊水陸交衡物產尤多視聽胥悅衆庶有來蘇之冀神靈翹望幸之心伏願陛下俯察珉諸仰祗天意因銅雀之稔歲命玉鸞之德軫涓時擇日屯萬騎而出函秦省俗觀風撫四方而還華洛道遙乎九阿之阻容與乎八表之路迴輿駐蹕觀日月之園場闢繡凝旒問百年之疾苦然後歸幹禮乎九廟明堂衆星拱列長居辰極之尊萬寓駿驅載承兩宗之府光輝將

日月齊殷德澤與江河比潤致乾坤之景福盡億兆之歡心凡在人祇孰不欣幸臣等限以所守不獲詣詣闕庭無任屏營之誠謹附洛州奏事使陳詩以聞

武后光宅元年改東都爲神都

四六與詩相似皆着不得議論宋人長於議論故此二事皆遜唐人唐人非全不議論也但其議論有鏡花水月[illegible]如此篇一起亦是議論還可聲色臭味[illegible]

讓鸞臺侍郎表　　李嶠

伏荷聖澤退揆愚衷周章失圖怵惕惟厲中謝臣聞驕德而授則尸曠之譏絕推恩而舉則緝熙之道廢臣志狹量淺業空理疎揆才異言行之科入仕非廉高之選遽屬時來累叨榮級石渠麟閣司典籍之林金門鳳池參廟堂之議以小才而居大任用近智而恢遠略緣鶴之飛既失於鹽梅濡鵜之才實慚於紱冕甘待素餐之責忽承非次之恩夫以瑣闥崇嚴玉堂秘近職參持蓋位亞掌壺子雲以善屬文詞始應

夕拜李真以妙通經術方陪且講臣之愚陋實畏友朋豈足以奉帷幄之昌言聯名賢之逸軌且短才不齒未滅雙鳧之數豐秩妄加必喪羣龍之績陛下經緯品物搜揚管庫方使道風德範遠出帝先豈令敗政妨官近自臣始伏願俯收人望顧惜朝班特迴寵光改命賢俊則百揆寅亮長無鼎覆之憂三階庶乎自有棟隆之吉

唐自武德以後官名更改不一如一門下省或稱東臺或稱鸞臺或稱黃門其侍中或稱左相或稱納言一中書省或稱西臺或稱鳳閣或稱紫微省其中書令或稱右相或稱內史或稱紫薇令

爲水潦災異陳情表

李嶠

臣嶠言臣聞明主程才先求於稱職忠臣效用必務於量已然後庶官無廢百度以康若使假鳳登朝與龍不馭將綠鶴之鼎方憂於折足和鸞之駕必誠於傾輈豈徒鐘鼓生妖螢夷起笑而已臣瓶筲賤器駑蹇輕姿同鼯鼠之五伎不成異飛鴻之六翮兼備遭逢幸會累叨階級陛下降非常之澤垂不次之恩升之冢司握九流之銓管委以樞近叅萬幾之損益傳說作舟之命徒忝箴規仲山補袞之談曾微答效致

令衡鏡失序紀綱不張官僚日增府庫歲減謬職之謗或譏於晝武績貂敗官之尤有議於笛盧吹鵲下生朝野之蠹上悖陰陽之和水潦爲災慮深於昏墊黎氓失稔憂在於溝壑軫皇情於南面除閃庚於西成虧燮理之則失平分之度推其咎貴在微臣昔者堯遭阻饑而四岳咨訪漢遇災異而三公策免舉遺才而求俊乂退不肖而清庶官厥有由來著於古昔臣緝熙莫效尸曠無成以擁腫之凡材抱支離之痼疾久曠致寇之秝猶帶妨官之綬靦目而視不遑

仃安廷用啓處惝惶寢興誠惕恩解鵷鷺之服願辭鴛鸞之行庶得保愚公之廬避賢者之路以寧衆口之囂謗以答三靈之譴咎則物情朝序誰不謂宜昔于木辭第恒思備生營乎寢夢不忘憂用當今兵戎未靖費務方多人庶空虛官僚苟且不可不深爲防慮妙思攻術臣銜恩佩德念舊懷榮雖智效無聞自昔於罷黜而肝短所見猶樂於輸盡幸當明主不諱之朝敢效愚臣無隱之節倘蒙赦其狷直收其固陋乃冀有益纖芥效添山海

爲納言姚璹等謝勑賜飛白書表　李嶠

臣璹等言今月十一日侍宴蒙恩作飛白書題臣等名字垂賜驚承寶貺仰戴瓊文如披七曜之圖似發五神之檢九霄靈澤與垂露而同霑千載嘉祥共迴鸞而並集冠六文而首出掩八體而孤騫渺乎若遊霧之拂春林靄乎似輕雲之上秋漢頡皇之始模蟲篆未足多奇劉后之嘗學史書孰云能擬固已工踰懸帳妙盡刻符鍾繇竭力而難比伯英絕筋而不逮

則知乃神乃聖包衆智而同歸多藝多才總羣方而兼善諒天機之獨運豈凡識之能窺臣等才埒瓶筲任叨衡石器滿之誡每切於愚心棟隆之吉實懸於明代而大慈曲獎聖造不遺厚祿尊官既殫恩而極寵良辰美景又申歡而接宴慶方行而已及澤未溥而先加殊恩與骨肉等深縟禮共衣冠相絕今復親降睿賞特流宸翰龐氏之魂遊天上未比超昇闕生之名在月中詎方遐邈昔者韓稜深博肇蒙於署劒由鳳名流僅聞於題柱未有芝英草聖近絢於綵牋合璧連珠俯光於掌握在臣叨忝獨冠古今方且示彼記言傳諸貽訓表一人之殊寵留百代之榮觀手舞足蹈徒申踴躍之心摩頂至踵無答生成之施

璹思廉之孫武后時擢夏官侍郎坐從弟叛貶桂州長史璹取山川草樹名有武字者以爲上應國姓衷類以聞后悅拜天官侍郎歷遷至地冬二官尚書

爲李景諶讓天官尚書表　李嶠

龍命薦臨震悸交集鞠躬自覗屏營無措中謝臣聞俊乂在官百揆所以時叙名器妄假九流於是咸曠事關隆替義難忝越臣才疎行缺學淺智空十舍無千里之資一經乏三冬之歎徒以遭逢昌運始因藉時幸雨露之曲成遇山川之廣納遂得差肩晃紛比跡流品出入臺省周旋階閣鏘金鳴玉坐榮枯朽擊水搏風顧懸腹背自忝司衡鏡亟易星輝雖智力已窮而清通未效朱紫多紊涇渭莫辯宜其抵罪微綱稍清官謗翻乃假寵增服更無天獎是用荷恩腆訟以榮爲憂且夫八座位隆五曹望重典南宮之喉舌象北斗之樞機式資藻鑑奚綜資實自非孝先亮直彥輔公忠山濤之簡靜篤素顧譚之心精體密何以對揚天哲厭塞人望顧斯攻本實總國勢豈臣庸愚所堪尸忝伏願迴光殺照返汗收恩察臣由衷之請矜臣陳力之議則鈞端允穆天下至公四始輟在梁之譏六爻無負乘之累矣無任懇懼之至謹詣朝堂奉表以聞

李景諶嘗以鳳閣舍人証裴炎反旋同鳳閣鸞臺平章事

謝臘日賜臘脂口脂表　李嶠

伏以安寧戒序嘉平在節白日臨於陽谷繁霜入於露寒薊林始停桂筵豐暇青牛帳裏未輟鑪香朱鳥牕前新調鉛粉因三冬之吉慶造六宮之脂澤稼之以辛夷甲煎然之以桂火蘭蘇氣溢象奩香銜翠握光金屋之僊鄉賜瑤房之帝嬪南國容華之人從來未識西京妖冶之妾何時可見臣等叨膺天恩脩總留臺雖天動星廻暫違於侍從而雲行雨施更延於恩渥俱承郵驛由賜絲綸分入子之膏腴及三臣之

瑣賤竊窺明鏡已覺衣冠之不任旋顧粧奩遂成冀篇之多幸身輕塵露佩德空深既等三山殞身何答

吳曾漫錄云景龍文館記三年臘日帝苑中召近臣自北門入於內殿賜食加口脂盛以翠碧鏤牙筩子美臘日詩云口脂面藥隨恩澤翠管銀罌下九霄王建宮詞云月冷天寒近臘時玉街金瓦雪瀰瀰浴堂門外抄名入公主人家謝口脂皆言臘日賜口脂也　起處全用徐孝穆

為王及善讓內史第二表　李嶠

臣及善言臣叨荷殊私冒陳至懇而惕慮昏於凡識深誠蔽於短辭舟梁因通紫泥徒渥祇奉還答周惶失措　中謝　臣才疏行缺運偶時來榮匪德遷官由恩達法河象嶽升臺歷府行叅八命坐陟九霄彤軒皂騎非振鷺之飾青組丹綬是濡鵜之譏施重丘山效微涓滴妨賢自久速謗滋深頃因齒髮之衰得蒙骸骨之賜西河退老非覬經書東海歸閑空求藥餌方養支離之疾翻成愷悌之恩曲降絲綸重收簪履徵

榮槁木貴焰寒灰將使策蹇磨鉛入總樞秘奉扆引愆參典鈞石仰扑恩渥顧探心擢參檢且晏蒲柳先秋方與絳縣老人論其甲子淄川艾耋比其容貌將何以對敭金扆趨奉玉墀當鳳沼之便蕃望龍闈之親切况寅亮至極經綸帝道功參濟巨義等作霖隆替是因其聰斯在永言授受豈當容易是用深鑒陳力載懷天造每愛折鼎乞保懸車且令百度惟貞九流式序鵷鴻齊列俊乂在官可使畫虎承羞曾貂竊幸謬中孚之好爵辱大雅之能官伏願深惟至公俯

伐曲澤矜此疲劣改命才賢則器滿之內不累於愚
叟棟隆之吉永光於聖代

及善洛州郃鄆人以父死事襲邢國公高宗時歷
春官尚書秦州都督致仕武后延問朝政及善陳
治亂所宜后悅拜內史廬陵王之還密贊其謀二
張怙寵每侍宴無人臣禮及善數裁抑之后不悅
遂乞骸骨改文昌左相卒年八十二謚曰貞

爲臨川王讓千牛將軍表　李嶠

臣學藝無稱才行非聞幸延慈蔭遂歷通班花萼同
榮依上林而發彩鵷鴛交集仰大厦而相歡恩比丘
山效微塵露叨榮席寵荷禮承羌臣某夙奉皇明已
忝銜珠之秩兄某近承天澤又當執金之位弟兄齊
列伯仲分曹咸典禁戎比參宸衛臣微官崇祿厚恩
滿盈而增憂固亦秉勢操權顧章程而自惕况臣素
抱愚拙更纏痾恙牽羸引憊竊位妨賢內懷尸素之
慚外負朝廷之謗豈可以多塵聖化久累能官伏乞
收迹丹墀歸骸素里庇堯雲之光彩浴舜海之波瀾
御蔚桃濃聽南鄰之鍾磬蓉舒桂滿陪北闕之笄纓
饕厚渥而忘饑樂太平而愈疾則涵養之德隆大造
而斯弘覩昌之誠在微臣而知免輒陳固陋輕黷威
嚴授紙彈毫驚魂悚惕

爲公主辭家人畜產官給料表　李嶠

妾聞賢相防微恪盈門之車騎通人酌損忌滿堂之金玉尚子平之讀易富不如貧孔宣尼之立言奢也寧儉永言故實此爲明鑒妾等並承靈坤載荷陰中極或大妹申慈分扶桑之瑞萼或上嬪藉寵竊擬李之奇秀闢沁水之園苑賜常山之湯沐牓懸金字分衢雖異之宮路夾銀河並列星辰之位通秘籍於龍廷之內杜僞與於鳳樓之下咏仙曲覺以日而繫年緜禮崇徽今今而邁昔恭後別降朝旨撥存家務與

臺供隷之衣食機廐芻牢之秣養並迴中府俱出大農聚終歲之儲但憑絲綫供閭門之費不煩機杼仰祇鴻澤退省微躬生以地高徒竊雲霄之幸寵非德進曾微纖芥之勞何義而虛受渥恩何功而謬延賞賜是用每積惆悚常憂顛沛敢忘周公遜祿之誡深念老氏止足之言乞留聖慈俯鑒愚懇使榮無過腆滿不至溢國邑田租之常料既已豐殷馬牛陪隸之雜供並希停減庶得無托府實稍清朝謗長敷遠馭不逮於被寵之人高門洞開無告於害盈之鬼

代公主讓起新宅表　李嶠

臣妾言伏承聖慈以妾居處褊狹欲開拓宅北更起新第恭聞睿旨不勝慙惕陛下骨肉之愛天至而濱深敦叙之風日隆而月厚乃復推心連萼結念同胞方欲廣沁水之庭除增常山之版築雖殊恩曲獎患澤實浸於肌膚而妨公害私謗詘恐盈於道路況臣妾承靈天妹藉寵王姬輿服亞於椒宮土田方於茅社甲第之當衢向市並列三區別廬之帶水連山將盈萬畝深埒則可乘駿騠高樓則唯待鳳凰常憂瞰

室之易災實懼滿堂之難守寧可更求輪奐別構崇深授閭里之甿黎傾國家之府藏且鬼神所福常矜於缺陷賢聖垂箴必誡於豐屋孫叔辭良沃之土晏嬰求湫隘之居妾雖愚蒙頗聞訓典實願歸師老氏以止足自防仰慕周公將遜讓爲戒但希安分於容膝非敢攀榮於潤身且坊爲要衢地當貴里取貨二三十貫居人四五百家奪其近市之門鬧生其破家之怨讟雖下人之不語豈愚妾之能安又妾之平生每存捨施屈身濟物心所願爲益已害人情豈能處

今麥苗雖盛穀價未豐家少糧儲人多菜色但可勸耕耘之業未宜興土木之功伏乞俯察愚誠傍詢衆望諡東作之尤加知西第之非急收茲霈澤惠彼黎蒸則天下蒼生孰不欣幸無任惓款屏營之至謹遣某官詣朝堂奉表陳情以聞

即此二表想見太平主韋溫恩當此昏亂之時而國用饒務如此此非有他術只是無漏卮故耳

讓右丞相表　張說

恩命自天職踰無地中謝臣少長儒門悲營墳史才非高格官不因人徒以命偶龍興位階鴻漸五入西掖七踐南宮中間擯延謫放直招玷缺傷矢之禽聞弦虛墜賜環之客聽歌先泣此則魂爲危感氣由懼奪安可重收廢器再辱端揆何以師長體閣正持憲所當今典章革故風教鼎新野無四隱朝有三傑具瞻之地願擇時髦臣幸沐遺簪墜履之恩好生養老之德朝遊簡牘暮對圖書受賜無涯循榮過分豈更

干處士之橫議招匈奴之遙哂艾深白黍負乘致寇雖則愚情懷戀覬冒求寵亦望聖慈恨恕今度餘年願停今授長守舊史啓陳所膺非敢飾讓

張說字道濟玄宗在東宮說爲侍讀時太平公主不利於太子說所與密謀秘計甚衆又勸睿宗命太子監國以塞讒口篇中所謂命偶龍興云云也玄宗朝起仆出入不常嘗爲姚崇所短謫岳州爲宇文融所劾被鞫所謂擯延謫放云云也

進鬬羊表

張說

臣聞勇士冠雞、武夫戴鶡、推情舉類、獲此鬬羊、遠生越巂、畜情溯決、敵不避強、戰不顧死、鄉為微物、志不可挫、伏惟陛下選良家於六郡、求猛士於四戎、烏無遺秣、獸不藏伎、如蒙效奇靈圃、角力天場、却鼓怒以作氣、前蹶躍以奮擊、䟦若奔雲之交觸、碎如轉石之相叩、裂骨賭勝、濺血爭雄、敢殺見而衝冠、鬬很鬬而聳節、真將少助明主市駿骨揖怒蛙之意也、若使羊能言、必將曰若鬬不解、立有死者、所賴至仁無殘、量力取勸焉、臣緣損足、未堪履地、謹遣男駙馬都尉坰謹詣金闕門陳進、輕冒宸嚴、伏深戰越、

說為相時、玄宗欲事吐蕃、說密請講和以休息邊塞、帝曰、朕待王君㚟計之、說出曰、君㚟好兵以求利、彼入吾言不用矣、後君㚟破吐蕃於青海西、說策其且敗、因上鬬羊表、帝識其意、賜絹千匹、後瓜州失守、君㚟死焉、

謝賜香藥面脂表

張九齡

臣某言、某至宣勅旨、賜臣衣香面脂及小通中散等藥、捧日月之光、寒移雪海、沐雲雨之澤、春入花門、雕奩忽開、珠囊暫解、蘭熏異氣、玉潤凝脂、藥自天來、不假淮王之術、香宜風度、如傳荀令之衣、臣才謝中人、位叨上將、驅塲效淺、山嶽恩深、唯因受遇之多、轉覺輕生之速、

張公字子壽、韶州曲江人、中書令、貶荊州長史、久之、封始興縣伯、卒謚文獻、

三月三日君百官謝賜宴表　宋　璟

伏以漢崇元巳祭門上遊成周洗蘭以盛宴飲洛水之會罍呼不足紀也水和之遊𥙿禊不足追也臣等生逢多幸遇會聖明賜與榮渥適浴湃分詞於史簽超軼古今（中謝）伏惟皇帝陛下屈巳愛人布和施恩慶賞所及萬國歡心財成之道與天悠久爰以令節錫宴公卿挈帝文茵俱來天上嘉饌清酤亦自大官欣懽之聲浹於億兆銜感之至形於頌歌而天心霈然宸章煥發曲蒙賜示捧讀兢懼涵泳五音光輝二雅流於篪磬采播無窮豈臣庸愚詎能思度今狂虜衰息年穀屢登俗被湛恩人歸壽域讌遊高會適助時康況上宰冢卿脩簪長劍前後羅列小大相從所以序聖朝之多士爲百代之風流臣等叨榮無任懇迫報效何日進退知慚不勝欣忭之至

璟邢州南和人累封廣平郡公尚書右丞相卒謚文貞○廣平公文僅此篇尚存近有僞作梅花賦刻文致中不可不辨然亦不足辨也

四六法海卷之二

四六法海卷之三

吳郡王志堅論次

友弟和璣弟志長志慶參閱男德偕傚編輯

謝書上考表　李　邕

臣某言伏奉今月日聖恩墨以薄能光賜上考御詞激物寵獎動時戴天不勝蹐地無所（中謝）臣聞荷再造者過於有情勸庶工者盡於有位莫不宜其力竭乃誠欣赴前儔恥居後殿者蓋以萬數則區區揚化耶耶納忠自化彭蠡之魚更是海濱之雁伏惟陛下大和布氣巨壑流津宇宙開明既照纖草山河鮮潤每納昆蟲豈臣凋枯復霑雨露天漢之上遥見嚴平宣室之中與言賈誼擢羽挿翼忽飛翥於雲霄暴鰓提鱗重游泳於濱渤豈有循吏得預詞林颷風軒翔鶢鶋鐘鼓徒驚獎飾益用慚惶況乎政術空虛褒述累積文高日月辰象法之不違德厚嵩華岱岳朝之莫階雖郭隗濫觴明主有所蓄意然卻信敎本微臣不敢負人慶抃則深憂懼亦切無所報國空以誓心

金州刺史滕王元嬰不法高宗自書下上考以愧

之玄宗亦賜李邕上考當時天子自做考功可謂
治安得不傷

謝入朝表

李邕

臣邕言伏奉七月十五日恩勑許臣會計京師者止水一盃忽歸朝海枯查八月更得浮天中謝臣以幽遐必察者日月之照明應萃皆害者雨露之恩廣伏惟陛下天德陰騭神功獨斷成造吹萬容至於工養報通二大及於小曾臣微物得與洪鑪在昔全生已承曲記斯今上計再荷特恩戴盆之心仰天有望出籠之鳥飛空可期方將蹈舞闕庭慟戴咫尺葉公宿願一覩真龍岐下遺畊忻逢聖主無任云云

邕字泰和揚州江都人善之子天后時爲左拾遺宋璟劾張昌宗后不應邕立階下大言曰璟所陳社稷大計陛下當聽或讓曰子位卑一忤旨禍且不測邕曰不如此名亦不傳其後在中宗朝忤武氏貶在玄宗朝一忤岑羲貶再忤姚崇貶三忤張說貶四忤李林甫杖死死時年七十矣詳其生平亦慷慨奇節之士也今讀二表何熱中乃爾又有謝勑封表云求西山之藥願補聖躬姝可發笑蓋不如此名亦不傳一語亦可窺其微矣

子美八哀詩咏曾云豐屋珊瑚鈎麒麟織成罽紫騮隨劒几義取無虛歲分宅脫驂間感激懷未濟衆歸賙給美擺落多藏穢詳此詩蓋多取多與人也其聲名之高皆以此

為薛使君謝婺州刺史表　王維

臣某言伏奉今月日制除臣某官拜命若驚稽首無地臣聞洪波退流必露其涸轍震雷所潤不遺於荊棘伏惟陛下孝悌之至通於神明聲香之德格於天地故指旗而黑祲旋靜揮戈而白日再中豈臣蟲臂鼠肝所能談天述聖臣之本末強欲自陳擢髮數罪臣戮餘也剖心自明天知之矣臣素書生少爲文吏折衝禦侮幾何不亡奉法守文一日之長當賊逼溫洛兵抜河潼拜臣陝州催臣上道驛馬才至長圍已合未暇施力旋復陷城戟枝叉頭刀環築口身關木索縛就虎狼臣實驚狂自恨駑怯脫身雖則無計刎刃有何不可而折節兇頑偷生厠溷縱齒盤木之劍未消臣惡空題暴門之石豈解臣悲今於抱璞之中尚以分憂之重且天兵討賊曾無汗馬之勞天命與王得返屠羊之肆宛其釁鼓之戮仍開祝網之恩臣縱粉骨糜軀不報萬分之一況褰帷露冕是去歲之縲囚洗垢滌瑕爲聖朝之岳牧臣欲殺身滅愧刎首謝恩生無益於一毛死何異於腐鼠謹當閉閤以思

政酌泉以勵心親畢力於平人無煩八部誓不召將
明主非畏四知用釋愆誅敢求課最
安祿山反維爲所得以藥下利陽瘖祿山迎置洛
陽迫之以官祿山大宴凝碧池悉召黎園諸工合
樂維聞賦詩悼痛賊平皆下獄或以詩聞行在弟
縉請削官贖維罪肅宗亦自憐之下遷太子中允
此表蓋爲當時同罪者所作

爲畫人謝賜表　　王維

臣某言臣猥以賤伎得備衆工誤點屏風之成蠅之
巧偶拂團扇無事犇之能徒以職官不敢訴事顧惟
時論有慚三絕伏惟皇帝陛下撥亂反正受命中興
備物象圖傍觀鳥跡卦因成畫畫始生書知微知彰
惟聖體聖臣奉詔吉命寫功成運偶鳳翔之初無非
鷹揚之士燕頷猨臂裂皆衝髮衝冠力舉龍鼎
骨風猛毅眸子分明皆就筆端別生身外傳神寫照
雖非巧心審象求形或皆暗識妍蚩無枉敢顧黃金

取舍惟精時乎白粉且如日磾下泣知其孝思于禁
懷慚媿此忠節乃無聲之箴頌亦何賤於丹青宣父
之似皐繇元子之類越石不待或人之說無煩故效
之言此又一奇誠爲可尚臣得紙筆麟閣繼蹟虎頭
頻蒙奬敘之恩益用精誠自勵勤以補拙雖未飛仙
感而遂通實因聖訓況賜衣服累問官資中使相望
優加宣慰微臣職灼無荅恩私
序言有荷五宿世謬詞客前身應畫師可此表真
足爲畫家長價

爲曹將軍謝寫真表　王維

臣某言天幸微臣身逢大聖得爲列卒以備戎行於臣一生巳爲萬足況建旗爲將裂組受官家推食之恩辱賜衣之寵匹夫之勇雖不顧身長策無聞未能盡敵仰慚介胄俯媿櫜鞬加以弓不重於六鈞箭不穿於七札詎中雀目誠慙猨臂似劉琨而恨小非關羽之絕倫何以廁跡虎臣儀形麟閣伏惟皇帝陛下昭格天地懸超七十二家微臣託附風雲不如二十八將而蒙乖聖旨特命圖工畫權戟之黃鬚圖石稜之紫色才如過隙鏡使巳得其神不待臨淵鄒子自知其醜豈可藏之秘府以示後人將謂飛龍之時無俟鞭弭之士寵過其効力不稱恩願死藝於伏殼誓役身於鳴鏑無任感激欣戴之至

曹將軍名史傳無考乃知當時宣力之臣圖形內府者不獨凌烟諸公也宋世人主于臣下尤厚唐介畫像不似出內本賜其家見梁適而知其肖矣當時名臣圖像主上蓋時常展翫矣

爲郭子儀讓華州奉入請立生祠建碑第三表　失名

臣聞人臣事君稟命而巳若君有非常之略則臣成佐命之勳象彼四時運行實因於上帝配諸百谷廣大在宗於滄溟頃陛下監國撫軍則再安宗社及龍飛踐祚又充清夷狄所有成績莫非雄圖臣雖在行何力之有今奉天華州耆壽請爲臣建碑立祠且陛下聖功巳書簡策微臣薄效何足褒稱耆壽之徒昧於事體謬請刊紀殊乖名實昨巳再表懇辭冀達誠悃陛下未察令斷來章奉詔兢惶若墜泉谷況今畿內百姓日益凋殘糧無半菽室如懸磬以不急之務擾至疲之人竊領心顏益增覥懼又比來耆壽陳狀是官吏指麾恐以臣備位台司妄爲希附縱有勤請或由矯飾所恃聖造特遂愚衷區區之誠敢以死請無任懇迫之至于再三言不動天未蒙允納夙夜兢懼不遑寧止臣非有馬援南征之績竇憲北伐之功安敢飾詞以陳謙讓但以兵革不息十年于茲天下之人未獲其所臣幸備相位尚貽憂責頃歲之克復

京都去冬之捷郄次醜所有微效皆禀聖謀然未能使干戈盡銷郊甸罷警北有忘命之虜西有桀驁之戎公卿大夫未免肝食臣幸而獲有其榮巳多豈可竊功僥名以圖不朽其若千古何昔漢為霍去病理第辭以匈奴未滅無以家為況今殘孽尚存而敢播美金石雖臣才不逮古竊慕古人之至所望再效駑蹇遠斥兇渠三虜之首既縣四海之波自定從此擭伯可以息人然後亦未為曉臣以誠願實在於斯伏乞聖恩特逐懃請無任惶怖迫切之至

功如郭尚父消受一碑一祠不得耶一段撝謙之衷可照千古耆壽之徒昧于事體備位台司妄為希附此老可謂眼中有鏡矣此表三篇載脩文御覽前篇為李嶠作此槩作前人嘗是偶誤今闕之

李揆訪賀收西京表　常袞

臣聞夏曆其昌羿何逃罪漢維既振莽亦伏誅伏惟皇帝陛下恢正皇綱光啟帝業日月照其明晷雷霆發其英斷拯橫流而方割撲燎火之已焚頃者胡羯亂常崤函失守暴殄天物憑陵帝京上皇興避狄之仁陛下有蒙塵之難賴宸衷果決睿算那宣櫝陵寢之無蘇悲黎元之塗炭必將嘗膽誓使然臍不有殷憂何以啟中興之盛業不有患難何以彰撥亂之英哲步自鄗郯至于朔漠撫巡城邑招致甲兵蒐命俯臨三讓而登九五師徒走集一呼而喻百萬蔽壇拜將虔左迎師臨朔有怵惕之容率土下哀痛之詔六軍之號令既肅萬人之賞罰且明湯火不辭矢石何懼及清秋戒節太白方高爰整軍容順乎殺氣龔行大罰掃彼妖氛千里貔武之營百里龍蛇之陣郁若雲浮聚如山擊摧終峯暫迴渭水關軍聲而丘陵鼓盪揚兵氣而天地晦冥蠢茲兇徒僭敢旅拒皷譟白刃來聚犬羊之羣旌靡黃塵旋就鯨鯢之戮梟冠不漏噍類無遺枝梧者面縛中軍頓首者頭懸後轍

敗符融於肥水自可慙功破王邑於昆陽未云快意
遂封尸於京觀旋振旅於王城啓闢千門掃除九陌
披攢腥於宮闕洗毒螫於閭閻耆艾歡迎久思周德
衣冠雨泣還覩漢儀寤吟變喚咻之聲氣象廻嚴凝
之候廓丹霄以騁羽衛肅黃道而復鑾輿正寶位於
北辰道光主鬯迎上皇於西蜀歡展奉親永惟宗社
之靈實荷乾坤之慶臣忝陪宗室喜萬恒情無任踴
躍歡忭之至謹奉表陳賀以聞

常袞京兆人代宗時拜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袞性狷潔懲元載敗窒賣官之路然一切以
公議格之非文詞者皆擯不用時謂之黜伯以其
黜陟無賢不肖之辨云德宗即位貶潮州刺史建
中初起爲福建觀察使閩之文學袞實倡之
李晟收復京師于公異作露布略云逆賊朱泚委
身內㤀假闕奸徒熒惑我生民僭賊我神器聚爲
起桀之物程役宮闕散作旬始之妖字下躍玄末
云臣已肅清宮禁祇謁寢園鐘簴不移廟貌如故
德宗覽之泣下今摘其警語附此

中書門下賀雪表　常袞

臣聞聖人昭事以奉時乾道下濟以成物伏惟皇帝
陛下勤勞庶政憂濟萬邦念生靈之未康慮兵食之
不足恭默寅畏齋于穆清減膳撤樂以祈玄造天人
合應雨雪呈祥在登臺視朔之辰飄灑盈尺僭獻歲
發生之節飛舞驚春太素混成浩然萬里甲子之瑞
載表于昌期春秋所書亦先于農事重陰益固應木
澤腹堅之時積潤潛通迎土膏脉起之候靈貺斯在
豐年可知佇登來麰不暇祈穀侍臣相慶野老同歡
臣謬奉中樞獲覩嘉慶無任忭躍之至謹奉表陳賀
以聞

進異馬駒表　令狐楚

臣某言得當道征馬使穆林狀稱忻州定襄縣王進封村界去五月十二日夜孳生馬群內異駒一疋白騎文馬畫圖送到者臣謹差虞候辛峻專往考驗并毋取到太原府而毛色變換與青騧色駝頭趺額紅鼻肉鬃尾上茸毛額帶星及旋肋骨左右各十八枝四蹄青兩眼黑續得穆林狀稱當生之夜群馬皆嘶靈質炳然休徵備矣中謝　臣聞馬之精也自天而降馬之功也行地無疆是以武精其威文榮其德謹按馬經云肋數十六者行千里伏惟陛下握負圖之瑞總服皁之靈異物殊祥蔚然叢集臣觀前件駒靈表挺特雄姿逸異頸昂昂而鳳顧尾宛宛以蛇蟠信坤元之利貞誠太乙之玄貺自將到府便麗于宮每飲以清池牧于芳草則躡日翹立驅之不前及長風時來微雨新霽輒驤首奔騁追之莫及臣某恒親省視專遣柔馴倘駿骨峰生奇毛日就獲登華廄既備屬車遠齊飛兎之名上奉應龍之駕天下大慶微臣至願見今養飼至秋中即專進獻伏惟陛下兼愛好奇想其屈形今謹圖畫隨表上進

令狐楚字殼士其爲文于牋奏制令尤善每一篇成人皆傳諷素與皇甫鎛善其得學士進平章皆鎛薦之又嘗構逐裴度天下共疾之及甘露之變以王涯賈餗寃草詔指其罪不切爲仇士良等所惡不得再相將卒令門人代爲奏言以甘露事誅遣者衆請霽威普見昭雪蓋瑕瑜互見云

詩文中形容良馬不乏若生馬駒則未有如此篇之得情得景者也

爲羽林李景略將軍進射雁歌表　令狐楚

臣某言臣伏惟皇帝陛下某月日臨御某殿射飛雁一隻應弦而落歡動宮闈武暢環衛（中謝）臣家世爲將揚聲朔野弧矢之事少嘗習焉每張侯爲鵠注鏃而釋期於必中十不一二今則禽飛於青冥之際。箭發於倏忽之間一聲劈雲雙翼墜地此皆神授。審固靈扶端直以成。陛下神武之威也。臣才質無取蒙恩深厚脫劍免胄之餘輒思撰射雁歌一章隨此上獻

帝不敢繼抗隨列風雅姑以抒下情宣上德附於文武之末而登歌焉無任懽抃征營之至

爲汝南公賀元日御正殿受朝賀表　李商隱

上正三辰下臨萬國事雖承舊命則惟新臣聞聖祖垂訓王者處域中之尊公羊紀時春者爲一歲之始載稽故實抑有典章近歲以來此禮多闕或事因惜費或時屬告休伏惟陛下道被無垠政敷有紀含發生之德無非亭育之仁蒼旻降符黃輿告瑞石碑既見文作太平銀甕旋臻字成萬歲而又憂勤不輟克責方深精誠旁照於八紘懇惻上通於九廟仙廚

撤味歌館休吹遂使化妖宿爲壽星變小戎爲餓殍慶由聖感令屬神行爰在新正式修闕典彤庭列位丹陛陳儀凝旒而天啓其門服袞而日升於觀巽風發越兌澤滂沱左右賢臣駿奔多士固無便佞擢靈草而不搖朝絕奸邪儼神羊而莫動禮成而退物有其容況以光耀瑤圖丹青玉版輝前映後邁五登三臣竊訪碩儒遠徵舊典帝堯華封之祝唯止匹夫神禹塗山之儀且非元會然猶堯有多愛之戒禹存後至之誅在和平而尚乖親歡呼之可致豈與茲日同

得同年、臣方守河潼、正分符竹、不獲躬陳玉帛、首率梯航、況又嘗以藝文、叨居禁密、雖遠離火上、猶近關西、忭賀空深、就望無所、心馳紫闕、非夢寐而不通、冕統皇闈、美歸飛而莫及、

商隱字義山、懷州河內人、或言英公裔孫也、令狐楚帥河陽、使與諸子游、楚本工章奏、商隱受其學、文益工、楚徙天平宣武、皆表署巡官、歲具資裝使隨計、開成二年、高鍇知貢舉、雅善令狐綯、綯薦之、擢進士第、王茂元鎮河陽、表掌書記、得侍御史、茂元善李德裕、以故牛黨共嗤薄之、茂元卒、更依桂管觀察使鄭亞、爲判官、亞亦德裕所善也、會綯當國、以爲忘家恩、放利苟合、謝不與通、久之、補太學博士、柳仲郢節度劍南、辟判官、檢校工部員外郎、府罷、客滎陽卒、商隱爲文繁縟、時溫庭筠段成式俱用是相夸。號三十六體。

爲滎陽公賀老人星見表　李商隱

聖惟合德、神實效祥。必垂有爛之文、以表無疆之祚。臣聞玄象示人、昊穹凝命。羅爲經而宿爲紀、則曰常名。斗挹酒而牛服箱、或標虛稱。未若猋將而出、有道則彰。居五福之先、在三辰之列。伏惟陛下照明老契、游泳莊寰扃。是中秋呈茲上瑞、況見於午位、又屬寅時。仰考玄符、乃有深意。自南耀彩、將弘解慍之風。近晛流光、欲助無私之日。皇心載裕、靈鑒孔昭、凡居率土之濱、皆慶後天之壽、臣誤蒙重寄、實達清光、送壽燕於梁間、傷時自切。望白榆於天上、厥路無由。

爲滎陽公賀幽州破奚寇表　李商隱

臣某言臣得本道進奏官某狀報某月日幽州節度使張仲武奏破奚北部落及諸山奚天聲遠暨雨畧遐宣白虜擒於穹廬赤夷俘於燕路　中賀　臣竊覽舊史遊聽前朝有天子憂邊渴霄輟寐將軍出塞白首言歸至乃或勝或介一彼一此竟至塞郊之柝罷停絕漢之烽猶欲叙烈旂常告功祧廟用其甦勝謂曰難能況幽朔巨鄰全燕重地屬孫奚寇猾亂華人田讓之獲解甲莫能深入祭彤之軍遼水唯遺相攻近

歲以來爲患滋甚况單于偵邏之路悵騎支漏泄之姦張仲武重感鴻恩習知邊事同三師而隸楚伴五餌以開戎乘其器情之時假得翦除之便燕犀密拼冀馬潜羈超距投石者動逾千羣戟手科頭者畧踰萬計坎三鼓而河流自却聲六校而星尾皆飛自使窮髏賫林兎忙迷穴無舟掬指有地僵屍未贊紫陌之鳥前軍已盛不喉淮山之鶴後隊仍窮遂分衰尚之頭顱仍裂單危之宥瞿穹廬落燼同甲揚灰山積雲屯大收其車乘爾殺耳濕血獲其牛羊椰木載澄桑河無事此皆皇帝陛下功格上玄運曆下武紋兹成算于彼當仁震肅九圍救哗萬國昔艱難云始胡塵首起于盧龍今開泰有期漢將先清于涿鹿人謀允若靈既昭然固已上慶祖宗下光編策錄圖洪範競三古之殊猷玉檢金泥有百神之靈符臣雖當防邊不介邊陲空增氣于懦夫賀切榮于下將日圖千里天蓋九重奉一月之捷書唯知抃蹈獻萬年之壽酒尚隔班行念風水于遐藩寄夢寐于宣室無任望闕結戀之至

大中初張仲武破奚北部及山奚俘獲雜畜不貲

爲滎陽公桂州謝上表　　李商隱

臣某奉違宸扆、祇役遐陬、雖懸舊日之誠、懼曠宜風之寄、柔鑾載揚於永路、輕船利濟於大川、中謝　臣某系承儒訓、生屬昌期、初掛弁髦、即親筐篋、材無忘於封殖、青𩯭不落於冠倫、再擢詞科、一登册府、徂遷歲律、浮泛軍裝、忽彰華英、俄列通籍、穢望郎於南省、備給事於左掖、中間帖掌綸綍、分修國史、旋值孽童拒詔、狂虜亂華、副中憲以急宣、佐咸城而遥護、督晉氏遷延之後、絶戎人偵邏之奸、敢伐善以揚輪、罔盡

誠於養棟、伏惟陛下、武推特夏、文號欽明、方將虔奉紫泥、恭拜青瑣、豈意遽分專席、叨賜再麾、首南服以稱藩、控西原而過寇、褰帷廉部、猶恐隆於斯文、横槊令軍、實致憂於不武、雖期竭力、終懼敗官、況俗雜華夷、地兼縣道、文身椎髻、漸尉佗南越之餘、叩鼓鳴鐃、傳士燮交州之態、綢繆則魚湍纏急則鸝鷟欲經緯以合宜、顧弈弦而匪易、伏願陛下務修儉德、廣扇廉風、捐琴投珠、不勤異物、驅犀逐象、用示深仁、始於問俗之時、使獲稱君之美、亦當求規水薤、取戒脂膏、冀少息於鞶黎、庶免拘於司隸、三巢路阻、九嶷山遥、浮江過楚澤之莽、望國臨番禺之桂、遐思白鳥、率颺音於周囿之中、遠美僊黄、永罔本於堯階之上

鄭亞字子佐、滎陽人、爽邁有文、舉進士、賢良方正、書判拔萃三中其科、李德裕高其才、及守浙西、辟署幕府、擢監察御史、李回任中丞、薦知雜事、拜給事中、德裕罷相、出爲桂管觀察使、坐吳湘獄、不能直冤、貶循州刺史卒、

爲濮陽公陳許謝上表　李商隱

揄揚皇化、宣布寬慈、遠嘗成鼓於巽風、闔境均霑於兌澤、某材謝漢飛、義慚燕使、獻書求試、學劒邀勳、大射于獲、早竊樓船之任、滕兵萬數、號兼車騎之名、雖任在登門、而特當柔遠、珠崖銅柱、秖務廉平、麻壘艾亭、莫能伏服、旋屬陛下荆枝叶慶、棣萼傳輝、臣得先巾墨車、入拜丹陛、蘭臺假號、棘署忝榮、奉漢后之園陵、獲終送往、掌周王之廪庾、方切事居、不謂遽董戎旃、還持武節、賜國既高於七命、承家又慶於重侯、維彼壁曰實聯鼎邑、古之近甸、今也雄藩、想像汝南、星聚而先賢未遠、經過潁上、水濁而強族皆除、況在昔年、當隣多壘、載聯軍額、深見士心、貴忠孝之兩全、則忠可移孝、正文武之二道、則武可輔文、寮寀將領之能、必重英豪之選、旹虞拔擢、乃出孱微、謹當阜俗而必致人和、貞師而不爲兒戲、使流庸自占、驍悍知方、任棠水薤之規、臣當可服、黃霸米鹽之政、臣亦不遺、粗勤報効之貲、用贖饕餮之責、奉違軒鏡、幾落堯蓂、比圖葵以自傾、晝唯向日、羙海槎之不繫、秋則經天、感激而淚血霑衣、兢憂而汗雨浹背、

王茂元、鄜坊節度使栖曜之子也、德宗時上書自薦、擢太子贊善、呂元膺留守陳都、署防禦判官、淄青留邸卒謀亂、元膺率兵圍之、士無敢先者、茂元取一人斬之、衆乃進、亂卒出奔、累遷嶺南節度使、封濮陽郡侯、召爲將作監、領陳許節度使、又徙河陽、討劉稹也、李德裕以茂元兵寡、詔王宰以陳許兵援之、會病卒、諡曰威、

爲濮陽公陳情表　李商隱

臣聞事君以忠者所宜効死食君之祿者亦戒妨賢苟非内傺私誠外憂官謗則安肯固辭武節强委侯圭拒七命賜圍之榮捨萬里封侯之策必知不可安敢無言中謝臣因緣代業遭逢聖時竊常有志四方不掃一室本隋武之家素無愧陳雖慕鄧侯之門風不傷清議屬者每憂不試深恥因媒自薦之書朝投象魏殊常之澤暮降芸香其後獎濁星霜羈離戎旅從軍王粲徒慼所知掌檄陳琳亦常友辟呂元膺東

周保釐之日李師古太平毗渙之時潛入其徒盈於部郎臣此時尚持白簡猶着青袍元膺知臣傳劒論兵本於仁信倪體揮羽亦識孤虚俾以發姦假之捕盜幸無吝悉以及焚巢旋帶銀章俄分竹使隼旟楚峽出以分憂熊軾郢城忽然通貴豈意復踰五嶺更授再麾中間切相青宮忝司緹騎纔通閨籍又處藩條趍片刻臺備經艱險貪泉漬水益勵平生是甘馬革之言常懼武皮之誚及聖造遠流南極許拱北辰黄犢留官胡牀掛扶如生羽翼若出樊籠誓以歸彼冗員處之散地俄以朔邪闕守昆壤須人一去闕庭五罹寒燠處京畿五百里之内控番寇數十州之多提鼓燒烽增埤濬洫雖國家遠追上策不事交爭然地豕難防犬羊易糺荷羅嚴撤警則負約渝盟臣自受命以來爲日斯久未嘗一日不修戰格未嘗一日不教兵儲使士有鬭心人無虚額使之偵候咸亦聞知尚未能令勵號雄搞摩鋒鏑遠收麻壘直取艾亭成天朝緯武之威畢微臣報主之分可書竹帛不辱旂常蓋以久處炎荒備薰瘴毒内搖心力外耗筋骸

雖馬援據鞍尚能矍鑠而班超攬鏡不覺蕭衰恐無以早就大功久當重任自思已熟求退爲宜伏惟皇帝陛下道冠百王功高三代照臨若日覆露如天況今國不乏人時稱多士有才畧在臣之右齒髮少臣之年俾代處是邦遥臨斯位以之責効誰曰不然俾前達後生皆無敧滯由中及外得以交相成陛下適時之方減微臣罔寵之員臣不勝祈恩懇迫之至

代僕射濮陽公遺表　李商隱

臣某言臣聞螻蟻知雨雖通感於玄天蒲柳望秋必凋摧于厚夜況臣攝生寡要將命無方寒暑頓侵精神坐竭竊乏傳薪之火餘燼幾何隙無留影之駒殘光俄盡叩心戀闕忍死封章叫白日而不廻望青天而永訣（中謝）臣雖忝望族本寔將家自先臣出總郊圻過任大國靜無師旅被服元化翱翔盛時遂與季弟忝元俱以詞場受貢久而不調兩以上書自薦求通于時願試芸香作吏始筮仕于德宗端節臨戎復

分憂于陛下雖性分有限而忠誠不移固無韓彭爲將之能實慕越賞散財之義兩踰嶺嶠四建牙旗紛已潔身絕甘分少良田五頃慮莫及于子孫俸祿萬緡惠與富于賓客恭承詔命以守藩條而掌事者徒以元和中呂元膺留守東都李師古潛謀洛邑託以鄙邸入之甲兵臣當時爲元膺賓僚偵師古矯發藍衫不脫竹簡仍持因爲尾兵虜其明師遂以將材相許戎旅見期頗願遐途恭修舊服光陰荏苒邊報頻仍昨者分領許昌兼臨河內當上黨興兵之始是學

童振詔之初臣方將奮勵援鸞指揮精銳所冀解嚴赤狄息駕晉城大攘蜂蠆之羣以寧人神之憤自前月某日後軍聲大振賊勢稍衰人一其心士百其勇嘗謂有相曾無定遠之期馬革裹屍寔負伏波之願而精神靡著素心見違援枹之意方堅就木之期俄及忽自今月某日疾生腹藏弊及筋骸藥劑之攻擊愈深神理之禱祠無益固已騰名鬼籙收氣人寰復燃無望于死灰更起難同於仆樹然臣素窺長者曾聞達人省于變化之端料識死生之理豈其有貪富

貴敢冀延長但以未報國恩未殄戎黨覩胄長兒對方莫學思犬馬以自悲惕鐘漏之先迫志有所在傷如之何撫節而泣之涕以流伏殞而無血可終（中謝）其行營三軍已舉牒差某官某河陽留務差某官某懷州留務差某官某監並皆授之方略各有司存至于附日必無違撓臣又伏思任司農大卿之日授忠武統節之時紫殿承恩彤庭入對躬瞻堯日親沐舜風獲覩陛下神武之姿獲聞陛下憂勤之旨即北番小寇東土微妖亦何足煩陛下之甲兵汙陛下之鈇鉞

仗節將推明畧光闡睿圖內則收德裕讒夷紳紱之
品談外則任彥佐允蹉牢汚之威力廓清華夏昭蘇
祖宗然後發天筋成鏤金琱列臣雖百死復何恨焉
臣精爽已銷言辭失次氣無復續榮以纊而莫勝口
不能言飯用匙而何益故圖千里明君萬年求將覆
載之恩長入幽明之路冤魂不昧雖混序之思歸枯
骨有知遇杜回而必抗迎望聖代哀號不能無任荒
懼摧戀之至

王茂元卒于河陽軍中此表處置諸事甚悉討商

隱必在幕中及讀其祭外舅司徒之文云屬纊之
夕不得聞啓手之言祖庭之時不得在執紼之列
此不可曉

為裴相公讓官表　韓愈

臣度言伏奉今日制書以臣為朝議大夫守中書侍
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承命驚惶魂爽飛越俯仰天
地若無所容 中謝 臣少涉經史粗知古今天與朴忠
性惟愚直知事君以道無憚殺身纂當官而行不求
利己人以為拙臣行不疑元和之初始拜御史旋以
論事過切為宰臣所非移官府廷因佐戎幕陛下恕
臣之罪憐臣之心拔居侍從之中遂掌絲綸之重受
恩益大顧己益輕苟耳目所聞知心力所迨及少關

政理輒以陳聞于裨益無涓埃之微而謗讒有丘山
之積陛下知其孤立賞其微誠獨斷不謀獎待踰量
臣誠見陛下具文武之德有神聖之姿啓中興之宏
圖當太平之昌曆勤身以儉與物無私威怒如雷霆
容覆如天地實羣臣盡節之日才智效能之時聖君
難逢重德宜報苦心焦思以日繼夜苟利于國知無
不為從欲竭愚未免妄作陛下不加罪責更極寵光
既領台綱又毗邦憲聖君所厚凶逆所讐闕于防虞
幾至殞斃恩私曲被性命獲全忝累祖先玷塵班列

不知所措秖自內慙豈意陛下擢臣於傷殘之餘委臣以燮和之任忘其陋汙俾佐聖明此雖成湯舉伊尹於庖廚高宗登傅說於版築周文用呂尚於屠釣齊桓起甯戚於飯牛雖耻等光大屠沽貴以今準古擬議非倫陛下有四君之明行四君之事欲臣無四子之美獲四子之榮豈可叨居以彰非據今干戈未盡戎夷狄未盡賓麟鳳龜龍未盡游郊藪草木魚鱉未盡被雍熙當大有爲之時得非常人之佐然後能上宣聖德以代天工如臣等類實不克堪伏願轉選

周行旁及巖穴天生聖主必有賢臣得而授之乃可致理乞迴所授以叶羣情無任懇欵之至

度字中立河東聞喜人歷監察御史論權變梗切出爲河南功曹參軍武元衡帥西川表掌書記召爲起居舍人元和六年以司封員外郎知制誥進中書舍人御史中丞王師討蔡以度視行營諸軍還奏攻取策進兼刑部侍郎王承宗李師道謀緩蔡兵乃使盜刺宰相武衡又擊傷度議者欲罷度安二鎮帝怒曰若罷之是賊計適行度亦以王室

陵遲常念愧撫死所自行營歸知賊曲折帝益信伏及病創一再旬分衛兵護第存候踵路疾愈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存此以備一體

為王京兆賀雨表　柳宗元

天且不違、神必有報、密雲與綸告繼發、時雨將大澤並流、中賀　伏惟皇帝陛下憂切蒸黎、慮深稼穡、思彼未兆、防於無形、滲漉每出於湛恩、變化亦隨於廣運、宸衷暫惕、已叶御天之龍、聖謨既宜、遂洽潤泉之澤、霆霓周布、霏微四施、黍稷盡成、公私皆及、野夫鼓舞、知帝力之玄通、宮吏歡呼、見天心之黙驗、臣某牧人京邑、動仰皇靈、渥澤徒加、涓滴無助、

退之表啓、不盡作駢語、只是將平日文略加整齊而已、至子厚則神埋膚澤、色色精工、不惟唐人技倆至此而極、即蘇王一脈、亦隱隱逗漏一斑矣。

為王京兆賀雨第三表　柳宗元

伏惟皇帝陛下言為神化、動合天心、未成旱暵之虞、已積憂勤之慮。衆靈受職、脊蘚且躋於南山、百穀仰榮、滂霈遂沾於東作、睿謨朝降、膏澤夕周、知天人之已交、識陰陽之不測、然則周王徒勤於方社、殷帝虛美於桑林、豈若無災而早圖、未禱而先應、化超前聖、道貫重玄、徧野同歡、傾都相慶、

代永州韋刺史謝上表　柳宗元

受命若驚臨職彌惕中謝臣以無能累更事任郴州赤縣實所備嘗過量逾涯每深兢惕不謂聖恩推澤濫駕朱輪祿秩徒增罪施乳哺之惠服命虛受寧與襦袴之謠況此州地極三湘俗參百越左衽居椎髻之半可墾乃石田之餘曠牧守於再秋彌驕獷俗代征賦於三郡重困疲人分災本出於一時積獘遂逾於十稔撫安未易知法出而奸生子育誠難恩力勞而功寡夙夜憂切不敢遑寧謹當宜布天慈奉揚神化以日繫月儻或有成少裨愷悌之風因答生成之造臣無任感恩殞越之至

子厚深于吏治每于文字中露一二語。

為武中丞謝賜櫻桃表　柳宗元

天眷特深時珍薦降寵驚里巷恩溢閭門中謝伏以含桃之薦時令攸貴況今採因御苑分自天厨使發九霄集繁星而積耀味調六氣承湛露而不晞盈肯而外被恩光適口而中含渥澤顧慙素食彌切自公豈圖君子所先遂厭小人之腹

摩詰退之皆有賜櫻桃詩蓋唐時有此制

為裴中丞賀破東平表　　柳宗元

臣某言日月得進奏官狀報逆賊李師道以某月日克就梟戮率土臣子慶忭無涯臣聞負恩干紀者鬼得而誅犯順窮凶者天奪其鬼不自妖孽易彰聖功伏惟陛下先天不違與神合契掩周宣中興之業陋漢光再造之勳靈旗四臨氛沴皆散凡在臣庶盡都升平伏以師道席父祖以作威苞海岳而專祿恃東秦十二之險誘臨淄三七之兵竊據一方歲踰五紀朝宗之地曠若外區封祀之山隔成異域異聖垂德曾未悛心餘黨滔天果聞折首遂使云亭有主知玉牒之將封遼海無虞見石砮之已至此皆陛下神籌獨得廟畧無遺授任推盡力之誠縱捨有感心之化金石可貫黿鼉必從克成不戰之功遂洽無為之理臣謬司戎旅遠守方隅愧無橫草之功坐見覆盂之泰抃蹈歡慶倍萬恆情

代宗時李正己為平盧節度使雄據東方子納自稱齊王後師道嗣為其將劉悟為殺

為武中丞謝賜新茶表　　柳宗元

臣某言中使竇某至奉宣聖旨賜臣新茶一斤者天睠忽臨時珍倍及捧戴驚忭以喜以惶臣以無能謬司邦憲大明首出得親仰于雲霄渥澤遂行忽先霑于草木況茲靈味成自遐方照臨而甲拆惟新煦嫗而芬芳可襲調六氣而成美扶萬壽以效珍豈可賤微膺此殊錫銜恩敢同于嘗酒滌慮方切于飲冰撫事循涯隕越無地

代武中丞謝新茶表　　劉禹錫

臣某言中使竇國晏奉宣聖旨賜臣新茶一斤猥降王人光臨私室恭承慶賜跪啓緘封中謝伏以方隅入貢採擷至珍自遠貢來以新爲貴捧而觀妙飲以滌煩顧蘭露而慙芳豈柘漿而齊味既榮凡口倍切丹心臣無

武元衡傳云德宗末擢御史中丞順宗立王叔文使人誘以爲黨拒不納俄爲山陵儀仗使劉禹錫求爲判官元衡不與叔文滋不悅數日改太子右

庶子憲宗立復拜中丞今按劉柳集皆有代武中丞謝表正是時作以後劉柳之論元衡下石最力劉有靖共佳人怨二章柳有古東門行皆爲元衡死于賊作也

夢得有賦茶歌云山僧後檐茶數叢春來映竹抽新茸宛然爲客振衣起自傍芳叢摘鷹觜斯須炒成滿室香便酌砌下金沙水驟雨松聲入鼎來白雲滿盌花徘徊悠揚噴鼻宿酲散清峭徹骨煩襟開陽崖陰嶺各殊氣未若竹下莓苔地炎帝雖嘗未解煎桐君有籙那知味新芽連拳半未舒自摘至煎俄頃餘木蘭霑露香微似瑤草臨波色不如僧言靈味宜幽寂采采翹英爲嘉客不辭緘封寄郡齋甎井銅爐損標格何況蒙山顧渚春白泥赤印走風塵欲知花乳清泠味須是眠雲跂石人此詩所云斯須炒成及自摘至煎俄頃餘即表中以新爲貴之意唐人論茶已如此至宋而有璅賜茶至七年殆不可曉

代百寮進農書表（全唐）　呂溫

臣某等言臣等伏准故事每年二月一日以農務方
興令百寮具則天大聖皇后所删定兆人本業記奉
進者 中謝 臣聞不愛牲玉祈穀於圜丘可以致誠未
足以勸農躬秉耒耜籍田於千畝可以示勤未足以
教人必也殷天地之和順陰陽之理利其器用精厥
法式行之而不倦動之而不勞四海靡而風行百姓
遂其日用弘我政本實惟農書伏惟睿聖文武皇帝
陛下德茂生成道光慈儉捐金而寶穀非食而粒人

考堯典以授時稽禹貢而任土潔粢盛而大事在祀
銷劍戟而盡力爲農豐年屢薦於郊歌嘉瑞纔書於
國史而不自滿假惟懷永圖每至獻歲載陽仲春初
吉俯察上青之候仰覩晨正之祥經始歲功導揚生
德徵有司之舊典奉先后之遺文深居穆清親覽與
妙匪崇朝而盡更田畝不出戶而遍洽人情見拚草
坏土之艱知寒耕熱耘之苦宸心感念睠畝昭蘇一
歎而時雨先飛一復而春雷自起臣等業慙學稼祿
逮代耕祇承務本之風日奉在勤之訓三時不害觀
玉燭於氣緼九扈孔修賀生靈於富庶謹繕寫前件
青凡二十篇共成三卷謹詣東上閤門奉表陳獻以
聞

溫渭之子字叔和一字化光藻翰精富一時流輩
推尚性險躁譎詭而好利與竇羣羊士諤相昵羣
爲御史中丞薦溫知雜事士諤爲御史宰相李吉
甫持之溫等怨會吉甫病夜召術士宿于第即捕
士掠訊且奏吉甫陰事憲宗駭異既詰辯皆妄將
悉誅羣等吉甫救之乃貶溫道州刺史徙衡州皆
有善政卒年四十

爲田神玉謝茶表　　韓翃

臣某言中使至伏奉手詔兼賜臣茶一千五百串令臣分給將士以下聖慈曲被戴荷無階中謝臣智謝理戎功慙盪寇前恩未報厚賜仍加念以炎蒸恤其暴露榮分紫筍寵降朱宮味足蠲邪助其正直香堪愈病沃以勤勞飲德相歡撫心是荷前朝饗士往典犒軍皆是循常非聞特達顧惟荷幸忽被殊私吳主禮賢方聞置茗晉臣愛客纔有分茶豈如澤被三軍仁加十乘以欣以忭感戴無階

神玉神功之弟神功卒神玉代爲汴宋節度留後

韓翃字君平建中初知制誥時有兩韓翃御批其詩以授

歐陽公集古錄跋云茶之見前史自魏晉以來有之此表所引用是也雲谷雜記引晏子春秋有茗菜字王褒僮約有武陽買茶語則魏晉以前事也野客叢書謂周禮茶價之茶即茶則六經中事也

賀平党項表　　杜牧

上天不愛羅殺戮王者有攻討誅夷是以不暫費者不久寧不一勞者不永逸伏以自古處夷狄於中華未有不爲患者春秋時長狄攻魯北戎病齊破衛陵燕侵秦擾晉西漢趙充國納先零於內地東朝馬文淵置當煎於三輔自後熾大侵亂關中戰爭十年騷擾四海凌逼京邑發掘園陵殷頻不生終不能滅後至曹公因匈奴衰弱分爲五部處在汾晉散而居之元海傑然首亂華夏中原喪沒凡數百年國朝貞觀之初突厥破滅太宗惑彥博之利口忽文貞之成算處其降衆置於河南不數十年果殘燕趙興師命將輸穀傾財天下騷然始能殄滅是知古今夷狄處在中土未有不爲亂者伏以党羌雜種本在河外生西北之勁俗禀天地之戾氣爲西戎所賤舉種來降國家納之置於內地爰受冠帶兼伏征徭角觡既成觝觸是務天寶至德之際北燕偏重中原一擾大曆建中之時逆胡餘波臣盜再起党羌因此亦恣猖狂兇伏爲飛鳥戎虜之耳目狼心梟響作郊畿之殘賊比

以回鶻未殄、吐蕃正強、且須羈縻、未可重撫、於是邊貙日駭、種類蕃繁、每至勁弓折膠、重馬免乳、以魁徒之質、張忿鷙之兇、刼饋夯以焚舟、殺郵車而閉道、衆阤盤結、羣羊吽牙、依據深山、出沒險遲、近在宇下、游於轂中、艱難已來、不能剗剮、伏惟聖敬文思和武光孝皇帝、皇天縱聖、赫日資明、威極風庭、謀先造化、潛運睿算、獨決神機、貫宿禡牙、狼星斂角、戊日禱馬、太白揚眉、按鋒而邊事無遺、聚米而兵形盡見、披其要地、裆以奇兵、獸窮搏人、鹿急走險、蠢封赤白、雜沓繼

來、豺走狼奔、遠近同至、蘇宰李恭傳部曲陳十萬齊呼、四面同入、行軍猶枕席之上、敗虜於阻險之中、或以利戈舂喉、或以長矛挾脇、僵屍積疊、千山之草木盡腥、寃𩆐轟喧、萬里之威靈大震、詩曰、不弔昊天、亂靡有定、此言中國不振、蠻夷入伐、下人號天、以告亂也、殷因宣王、浮代小雅、中興是知、武功不成、文德不洽、阜陶無遺之虐、史佚非類之言、若不殄除、何爲家國、自此兵爲農器、革作軒車、泥紫金於常山、洗殘戎於青海、天覆盡得、禹畫無遺、統華夏爲一家、用夷狄爲四守、萬物由道、百度皆貞、遠超三代之風、使無一人之虐、臣僻左小郡、一作守非 撲樕散材、空過流年、徒生聖代、尚能爲詩見志、作歌極情、上詠神功、庶垂後代、不獲稱慶闕庭、無任踴躍屏營之至

大中中、党項久未平、議遣大臣鎮撫、以白敏中充招討使、用裴度故事、擇廷臣爲將佐、敏中軍寧州、史元破党項九千餘帳于三交谷、党項平、

牧字牧之、佑之孫、爲殿中侍御史內供奉、歷黃池、睦三州刺史、入爲司勳員外郎、常兼史職、改吏部、

乞爲湖州刺史、以考功郎知制誥、遷中書舍人、卒、

史館王相公進和詩表　錢珝

臣聞在心爲志發言爲詩志通而若啓源流詩作而自合律呂伏惟陛下道惟恭默稟在文思永圖欲漸於無爲睿覽且明於多暇因臨丹壑遂躡金繩喜物象之澄清假詠歌而怡曠聲傳天籟韻合霜鐘篇殊黃竹之名辭掩白雲之美臣等逢時竊位敢並韋平應詔屬詞文非顏謝徒偶昭融之運獲聞雅正之音傾聽不知愧延陵之季子試吹必濫比南郭之先生但思忝列輔臣安敢首違聖旨輒同擊壤仰荷貫珠

誠懷鄭衛之漸但感宮商之說星辰自轉難參旭日之光鼙鼓空鳴莫續春雷之響

珝起之曾孫徽之孫字瑞文善文詞宰相王摶薦知制誥進中書舍人摶得罪珝貶撫州司馬有舟集二十卷

謝賜衣表　楊億

解衣之賜猥及于下臣挾纊之仁更均于列校先生郡邸喜動轅門伏以皇帝陛下誕膺元符恭臨大寶惠務先于逮下志惟在于愛人鳥獸氄毛俯及嚴凝之候衣裳在笥爰推賜予之恩在渙汗之所霑雖容光而必照如臣者任叨符竹地僻甌吳奉漢詔之六條方深祇畏分齊官之三服忽荷頒宣纂組極于纖華純綿加于麗密璽書下降切窺雲漢之文驛騎來臨更重皇華之命但曳婁而增惕實被服以難勝矧

于戎行亦膺天寵于城壁久皆無汗馬之勞守土何功獨愧濡鵜之刺仰瞻宸極唯誓糜捐

駕幸河北起居表　楊億

蠢幕稽誅、攀輿順動、羽衛方離于象魏、天威已震于龍荒、慰縞町徯后之心、增壯士平戎之氣、臣聞涿鹿之野、軒皇所以親征、單于之臺、漢帝因之耀武、用殲夷于兇醜、遂底定于邊陲、五材並陳、蓋去兵之未可、六龍時邁、因犯順以必誅、矧朔漢妖氛、腥膻雜類、敢因膠折之候、輙爲鳥舉之謀、罔已命將出師、擒俘獻馘、雖奪名王之帳、未焚老上之庭、是用親御戎車、躬行天討、勞軍細柳之壁、巡狩常山之陽、師人多寒、感恩而皆同挾纊、匈奴未滅、受命而孰不忘家、行當肅靜邊垣、剿平夷落、梟冒頓之首、收督亢之圖、使遼陽八州之民、得聞聲教、榆關千里之地、盡入提封、蛇豕之穴悉除、干戈之事永戢、然後登臨瀚海、刻石以銘功、陟降云亭、泥金而典禮、遠追八九之迹、永垂億萬之年、臣忝守方州、莫參法從、空勵請纓之志、慙無息踴之勞、唯聆三捷之音、遠同百獸之舞、

楊億字大年、建州浦城人、眞宗以咸平二年十二月幸澶州、是時億出守處州。

黃州謝上表　王禹偁

乍辭近侍、猶忝專城、循省尤違、彌深感泣、伏以黃州地連雲夢、城倚大江、唐時版籍二萬家、稅錢三萬貫、今人戶不滿一萬、稅錢止及六千、雖久樂昇平、尚未臻富庶、承言養活、亦藉循良、如臣庸愚、忽蒙寄謹、當勤求人瘼、遵奉詔條、窒塞嚚訟之民、束縛僉猾之吏、敢言課最、庶免曠遺、況當求理之朝、必爲無言之政、伏念臣叨司帝誥、又歷周星、既不曾上殿求見天顏、又不曾拜章論列時事、入直則閉閤侍制、退朝則杜門讀書、雖每日起居、實經年抱疾、不敢求假、恐煩醫官、自後忝與史臣、同修實錄、晝夜不捨、寢食殆忘、已盡建隆四年、見成一十七卷、雖然未經進御、自謂小有可觀、忽坐流言、不容絕筆、夫讒謗之口、聖賢難逃、周公爲鴟鴞之詩、仲尼有桓魋之歎、蓋行高于人、則人疵之、道出于眾、則眾所排、自古及今、鮮不如此、伏望皇帝陛下、雷霆霽怒、日月迴光、鑒曾參之殺人、稍寬投杼、察顏回之盜飯、或出如簧、未令君子之道消、惟賴聖人之在上、況臣孤貧無援、文雅修身、不省

附離權臣務是遭逢先帝但以心無苟合性昧脂韋出一言不愧于神明議一事必歸于正直慍于羣小謗有謗詞謀及卿士豈無公論以至兩朝掌誥四任詞臣紫垣最忝于舊人白首不離于郎署以微臣之行已遇陛下之至公久當辨明未敢伸理今則上國千里長淮一隅雖云守土之榮未免謫居之歎霜摧風敗芝蘭之性終香日遠天高葵藿之心未死仰望旒扆不勝涕洟

禹偁字元之濟州鉅野人詞學敏贍遇事敢言爲

文多涉規諷不爲流俗所容太宗時爲左司諫知制誥妖尼道安誣訟徐鉉當反坐詔勿治禹偁疏論其罪貶商州團練副使召爲禮部員外郎再知制誥孝章皇后崩遷梓宮于故公主第羣臣不成服禹偁言后嘗母儀天下當用舊禮罷爲工部郎中知滁州真宗即位召還復知制誥預修太祖實錄宰相張齊賢李沆不協意禹偁議論輕重其間出知黄州嘗作三黜賦以見志會境內妖異日官言守土者當其咎上惜之命徙蘄州至郡未踰月

進兩制三館牡丹詩歌表　晏殊

臣准傳宣劄子奉聖旨令兩制三館賦後苑諸殿亭牡丹歌詩者化合天人祥開卉木協風靈雨散爲膏壤之滋共蔕并柯布在容青之囿盡品難形于卓異瑞圖不盡于芳妍乃詔儒臣各摛華藻匪太平之特盛豈榮遇之及茲昔者虞舜賡期有皋陶之賡載周宣繼業聞吉甫之誦章蓋默相以謨猷不專工于辭翰逮于漢室尤好藝文別館離宮多命從臣之制作倡優鄭衛已無前古之箴規中葉以還其風未泯承

平神雀之頌孝明稱美者五人正元重九之篇德宗考第于三等並垂編簡式著熙隆洪惟聖運之會昌可繼重華之輝燿然于衆製未復前修思諷諭者隱其誠而靡宜局聲律者黜其言而罕實不足以上裨睿覽下達民情效明良喜起之音續雅頌清微之範兹用登高而能賦庶幾作奕之猶賢罔協精求豈任多愧臣首當庸濫實玷恩榮與寮以思覥惶無極其兩制章得象等三館康孝基等歌詩一百四十首謹隨狀進以聞

論衡云永平中神雀羣集詔上神雀頌百官上頌文比瓦石惟班固賈逵傅毅楊終侯諷五頌金玉孝明覽焉貞元四年九月詔羣臣晏曲江上爲詩羣臣皆和帝自第之以劉太眞李紓爲上鮑防于邵次之張濛爲下與擇者四十一人惟李泌李晟馬燧無所差次○晏公事具遺編歐公集中

杭州蒙恩獎諭謝表　張詠

臣某言今月十五日進奏院遞到詔書一道爲本州百姓滕超等舉留臣蒙恩特賜獎諭者臣叨任藩宣曾無政績忽因民欲俯降天書光寵異常惕駭失據中謝臣聞舜稱善人卽不仁者遠漢求良吏卽守道者前所以極理體之大中致生民于康樂也恭惟皇帝陛下遵漢之道行舜之心與一事未嘗不恭儉爲先命一官未嘗不惠愛爲寄故得朝風寛簡世態淳和史官但紀其時雍野老不知于帝力臣叨塵有位

獲預頒條雖志在推忠莫著分憂之效而心期濟衆未知爲治之方徒以浙右近年民間小歉既蒙明勅與蠲之于賦租復降異恩又賑之以口粟此皆皇猷所被民事重蘇輒言所因于臣何有顧惟下俚不識大端舉臣之長掩君之惠敢于雙闕留舉微臣蓋遇皇帝陛下道在包荒恩從獎善既不責民之僭冒亦不究臣之曠遺便枉璽書曲形慰勞人百皆喜臣獨未遑且以江外諸州杭爲巨鎭臣之到任已踰二年未能使民絕忿爭未能使吏知廉恥高萊之有所不

盡關獄訟之有所未盡空自詡孤忝穿窬略無善行謬榮漢選不見良能是以臣受寵載驚覥顏增愧也得不更思體國益用竭誠求古人化俗之方副明主愛民之旨望裨萬一少報生成

詠字復之濮之鄄城人咸平二年以工部侍郎知杭州事歲將滿杭人詣闕請留有詔褒美

昇州又謝傳宣撫問表　張詠

臣某言三月日入內內侍高品趙履信到傳宣伏蒙聖慈重疊撫問臣者國有常典郡實分符何守吏之瑣材勞聖君之重顧遠傳中旨下慰殘骸恩既有加喜亦難盡中謝竊念臣幼而習學家本無書閱市尋師久嘗涉歷策名委質始遇遭逢自謂不蠶而衣不耕而食徒遷官勢坐庇宗親故檢身每切于勵精承命不辭于艱險以至懲奸析滯寢忘餐靜辨公家一欲酬君之寵祿綏黎庶一欲答民之恭承是致

過胃寒溫有乖調護盛年抱疾向老便衰一昨西蜀替歸中樞隸職信班行之絕跡覺聖聽之異倫其如痺氣傍攻必納大官之膳頭瘡下漏有慙清蹕之塵所以臣喜偶昌期而悲逢薄祜也遂陳丹懇求蒞偏州感動宸情俯從臣願付金陵之重地委江介之諸軍無廢攝生佳同臥治未期報政忽復遷官信使纔迴中貴又至疼瘵之末既沐軫憂飲食之間亦令顧適下安孤跡傍駭羣情臣竊覽遺編退觀往哲有才大而君不用忠盡而君不知者多矣若臣寒素起家

清朝見任功未著而賞厚誠未立而信深者幸也茲蓋
遇皇帝陛下以至聖之能守可大之業明以御下則
邪正畢見其心仁以安人則高卑各遂其性是以臣
祖推愚欵盛荷殊知豈不使四海之中九流之內壯
夫激節列位快心有以頌陛下禮士之風遠逾列聖
賞微臣飭身之末無愧前賢臣之明塵自難言喻但
期强飯一冀分憂庶致有卒之誠少報不名之德

景德三年公自蜀召還掌三班院兼判登聞檢院
瘍生于腦不能巾櫛乞郡知昇州大中祥符元年

東封恩轉尚書左丞三年春秩滿遷工部尚書再
任所謂未期報政忽復遷官者也

賀南郊大赦表　宋祁

帝儀范饗朝渙推慈飛驛疾傳庶邦衆慶竊以天郊
之重國制有常凡萬乘躬行必三歲間往不頻不怠
由列聖而持循以受以虔合諸神而對越睿圖累盛
縟典勤修恭惟陛下纂大合舉執中布度祇金璧之
美珍率儉示人收霜雷之嚴光措刑于下克勵明德
格于皇穹交薰太和冒我羣品顧懷時憶瑞應日來
亟修上儀若祗舊典戒期百執頒詔九州曳雲鳳之
旃拜服翠虯之伴奐殊庭一獻諸祏徧蹕遂自陽靈

之宮往會天元之丘羽旄四合垓陛參登上璧左琮
之華合祛而信祝祖蕤宗題之次更侑而迪嘗拜鼒
胙於席垂列欽柴於雲表霆心合答熙典備成然後
遂坐中天之闔普肆隨風之澤敗頒大號崇冠初元
昭神之祥祈命惟永賞功赦罪責已逮疵咸與維新
肆民衆而遷善聿懷多福道帝祉於縣區盛際有光
彝倫咸賴臣獨官舊吏殫見往朝或不愛牲玉爲恭
殊非明薦或所過租賦爲復蓋出重勞語昔罕全訂
今絕擬所恨清塵亦望自苦周南之留紫囊仍持不

與甘泉之從第班恩論均淡歎悰
祁字子京安州安陸人與兄庠皆以文學顯而祁
尤能文善議論然清約莊重不及庠論者以祁不
至公輔亦以此云卒謚景文
東軒筆錄云宋子京知成都府帶唐書于本任刊
修每宴罷盥漱畢開寢門垂簾然二椽燭媵婢夾
侍和墨伸紙遠近觀者皆知尚書修唐書矣望之
如神仙焉多內寵後庭曳羅綺者甚衆嘗宴于錦
江偶微寒命取半臂諸婢各送一枚凡十餘枚子
京視之茫然恐有厚薄之嫌竟不敢服忍冷而歸

謝直集賢院表　　夏竦

北門禁省給青簡以試言東觀直廬降紫泥而命職
莫追假人之刺彌彰遇主之榮竊以承明設待詔之
官定漢朝之方潤麗正啓修書之院乃唐氏之英華
游圖書之淵敵能鳳之宇自非方袁繼世章句名家
通授義昇奴之靈篇閣書务珥彤之故事則何以繼
成康之美頌考宣武之懿文陪法從於甘泉奉宸游
於屬玉況當聖日允屬簡求如臣者學不傳經文非
近史青青子佩雖見刺於勞心翹翹錯薪亦濫期於
刈楚筮仕勝衣之歲薦名象日之儀方博帶以覲光
遠墨衰而沿牒尋遇國家誕敷尺詔增廣六科方棲
枳以徒勞遂上封而自薦始較文於盤苑旋試可於
龍司亟超文石之墀遂忝延英之問擊韓度曲敢望
於九成縈帶分塒俄登於百雉陟象河之屬吏佐分
虎之方州爰受代於瓜時遂歸朝於幄坐與陳陳之
粟閒山委之丘陪從九九之車總絲棼之案牘暨還
衡聯壞舍爾太宮既諧引籍於金閨將佐于藩於熊
軾又慮沉迷簿領廢陟簡編負公朝振舉之科幸聖

王詳延之意、遂殺奇而奏技、果出紵以推恩、禁林俾
試於彤墀、書殿進令於抱槧、開上帝之冊府、日照星
辰、登道家之蓬山、足躡雲氣、奉長者之餘論、與先生
而並行、分直石渠、地接嚴更之守、綴觀金閨、門連著
作之廷、載惟螻蟻之軀、莫報乾坤之賜、恭惟皇帝陛
下、奉寢廟以至孝、奉靈祇而克誠、流鴻藻於絕垠、鏤
景炎於往號、以文明而行健、體柔克以居高、縱觀唐
虞之大猷、備舉黃虞之故實、睿藻和而六莖韻、天章
麗而五色飛、崇務廣於斯文、獎推不遺於小道、遂

使全孤之士、獲塵非次之恩、東陵遠擬於西山、燕裘
遂登於狐腋、歌衛風而合雅、翳齊紫而雜良、誠當潔
節於素絲、敢不盟心於白水、益三思而出話、彌九復
以窮經、永冰淵惕厲之心、奉日月照臨之鑒、庶逭素
餐之謗、仰酬明主之知、媿懼所深、兢惶不已、
綀以父死事、錄爲丹陽主簿、舉賢良方正、擢光祿
寺丞、通判台州、召直集賢院、爲國史編修官、
自慶曆聖德詩出、而英公遂爲罪魁、不知英公亦
何可盡沒、韓公嘗令任福自懷遠城趨得勝寨、招
險置伏要其歸、又移檄申約、苟違節度、雖有功必
斬。福竟爲賊誘、沒于好水川。朝論歸咎于韓、英公
使人收散兵、得韓檄于福衣帶間、言罪不在韓、故
但奪一官。噫、英公此事、不亦賢乎。大率一時之是
非、患在不公。千古之是非、患在不愽。既不公、又不
愽、而豪傑含冤、終不可雪矣。

謝知制誥表　歐陽修

伏以王者尊居萬民之上而誠意能與下通苞有四
海之大而恩澤得以徧及者得非號令誥詔發揮而
已哉然其爲言也質而不文則不足以行遠而昭聖
謨麗而不典則不足以示後而爲世法居是職者古
難其人乃以愚臣而當此選伏惟皇帝陛下茂仁聖
之姿荷祖宗之業日謹一日曾未少懈而自羌戎負
固邊鄙用師勤儉率先于聖躬焦勞常見于玉色雖
有憂民之志而億姓未蘇雖有欲治之心而羣臣未

副故每進一善則未嘗不欲勸天下之能每官一賢
則未始不欲盡人材之用雖以爵祿而砥礪尚須訓
誡之丁寧左假能言以論至意可稱是者不大用歟
伏念臣雖以儒術進身本無辭藝可取徒值稱者時
文之弊偶能獨守好古之勤志欲去于雕華文反成
于樸鄙本欋不適當世之用敢期自結聖主之知陛
下獎之特深用之太過此臣所以懇讓三四至于辭
窮而天意不回寵命難止尚慮頑然之未諭更加使
者以臨門恩出非常理難屢瀆及俯而受命伏讀訓
辭則有必能復古之言然後益知所責之重夙夜惶
惑未知所措伏況文字之職盾于侍從之班在于國
行是爲超擢不徒揮翰以爲劝自當死節以報恩惟
所使之期于盡瘁

宋興且百年文章體裁猶仍五季餘習鎪刻駢偶
淟涊弗振柳開穆修蘇舜欽志欲變古而力弗逮
自歐公出以古文倡而王介甫蘇子瞻曾子固起
而和之宋文日趨于古歐公之詩力矯楊劉西崑
之弊專重氣格不免失于率易而四六一體實自

創爲一家至二蘇而縱橫曲折盡四六之變然皆
本之歐公

慶曆三年公知諫院論事切直人視之如仇帝獨
奬其敢言遂知制誥故事必試而後命帝知公詔
特除之

謝復龍圖閣直學士表　歐陽修

恩還舊職、事至前詔、感極心驚、涕隨言出、臣伏見前世材賢之士、身結上知、勛德之臣、功施上室、然尚或一遭讒毀、欲辨亡由、少忤要權、其禍不測、顧如臣者、何足道哉、臣材不逮于中人、功亡益于當世、用之未見有效、去之亡足可思、剡罔極之讒、交興而並進、易危之迹、何特而不顛、而聖心不忘、恩意特至、辨罔欺于暖昧、湜仇嫉於衆多、雖暫居譴謫之中、而屢被陞遷之渥、今又特蒙甄錄、俾復龍名、以臣之愚、豈比前人、而獨貫推其所幸、蓋由聖上之親逢、謂宜如何、可以論報、再念臣禀生孤拙、本乏藝能、徒因學古之勤、粗識事君之節、苟臨危効命、尚當不顧以奮身、況爲言亡傷、何憚竭忠而報、圖誓期盡瘁、少答高明

公以慶曆四年除龍圖閣直學士、五年以孤甥張事落職知滁州、八年徙知揚州、皇祐元年移穎州、是年復龍圖閣直學士、所謂屢被陞遷之渥也。

南京留守謝上表　歐陽修

守宮鑰之謹、殘敢忘夙夜、布政條之織悉、上副憂勤、寄任非堪、兢營並集、伏念臣賦材庸淺、稟數奇屯、毀譽交興、所嘗過實、寵榮踰分、動輒招尤、念報効之未伸、敢不竭忠而盡瘁、因風波之可畏、則思遠去以深藏、迨此六年、外更三守、學偷安而杜口、負素志以媿心、析質易衰、巳凋零於齒髮、良時難得、尚希慕于功名、豈謂皇慈、未捐舊物、擢從吏部、委以名都、惟此別京、舊當孔道、簿領少勤於職事、厨傳取悅於路人、苟循俗吏之所爲、雖能免過、非有古人之大節、未足報君。

謝宣召入翰林表　歐陽修

使車入里君命在門閭巷驚傳豈識朝廷之故事縉紳疎欵以爲儒者之至榮在臣之愚何以堪此竊以文章之任自古非輕待遇寵榮至有私人之目詢謀獻納因加内相之名恩既異於常倫人愈難於稱職伏念臣器非宏遠識匪該明學不通古今之宜材不適方圓之用久叨塵於侍從曾莫著於勞能而自出守外藩近遭家禍苟存餘喘復齒周行風波流落者十年天日再瞻於雙闕進退之際已蕭颯於霜毛慰勞有加賜憫憐於玉色形神若此志意可知身已分於早衰心敢萌于希進加以羇危之迹仇嫉交攻進退動繫于羣言議論多煩於睿聽雖覆載之造每賜保全而孤寒偷安常思引去伏蒙皇帝陛下俯憐舊物曲軫宸慈因内署之闕員俾備官而承乏臣敢不勉尋舊學益勵前修感遺簪未棄之仁竭駑馬已疲之力庶伸薄効少答鴻恩

公以皇祐四年丁母夫人憂五年歸葬吉州正和元年赴闕是年詔公修唐書遂有此擬

乞罷政事表　歐陽修

臣聞士之行已所重者始終之不渝臣之事君所難者進退而合理苟亡大過善退其身昔之爲臣全此者少臣頃侍先帝屢陳斯言今之懇誠蓋迫於此伏念臣識不足以通今古材不足以語經綸遂逢盛際之休明早自諸生而拔擢方其與儒學文章之選居言語侍從之流每蒙過獎於羣公常媿虛名之浮實既叨明於重任益可謂於得時何嘗敢傷一士之賢豈不樂得天下之譽而動皆臣忌毁必臣歸人之愛憎不應遽異臣之本末亦豈頓殊蓋以處非所宜用過其量惟是要權之地不勝指目之多周防所以嚴危而簡踈自任委曲所以從衆而拙直難移宜其舉足則蹈禍之機以身爲歛怨之府復盤桓而不去遂謗議以交興讒說震驚輿情共憤皇明洞照聖斷不疑孤臣獲宥于至寬四海共忻於新政至于賴天地保全之力脱風波險陷之危使臣散髮林丘幅巾衢巷以此没地猶爲幸民况乎擁蓋垂襜其榮可喜撫民求瘼所寄非輕苟可效於勤勞亦寧分於内外伏

惟皇帝陛下曲回天造俯察愚衷許臣解劇繫處之閑僻物還其分庶獲遂于安全心匪亡知豈敢忘于報效

治平四年正月神宗初即位公轉尚書左丞是年有蔣之奇之誣公力求去

亳州謝上表

歐陽修

貳政非才雖獲奉身而退分符善地猶懷竊祿之慙祗荷寵靈惟知戰懼伏念臣章句腐儒之學也豈足經邦斗筲小器之量也寧堪大用而叨塵二府首尾八年荷三朝之誤知罄一心而盡瘁若乃樞機宜慎而見事輒言陷穽當前而横身不避竊尋前載未有能全怨出仇家構爲死禍造謗于下者初若含沙之射影伹期陰以中人宜言于廷者遂肆鳴梟之惡音孰不聞而掩耳賴聖人之在上廓日月之至明悉究罔誣遂投讒賊再念臣性實甚愚而踈于接物事多輕信而作以至誠如彼匪人失於泛愛平居握手惟期道義之交延譽當朝常焉齒牙之論而末乾薦禰之墨巳變射羿之弓知士其難世必以臣爲戒常情共惡人將不食其餘而臣與遊旣昧於擇賢在滿不思於將覆自貽禍釁幾至顛躋上煩睿聖之保全得完名節於終始汨懇辭於重任尤深測于皇慈雖避寵辭除僅能去位而請資斷秩愈更叨榮莫逃徵律之誠實負心顏之靦斯蓋伏遇皇帝陛下乾坤大度

堯舜至仁、察臣自取于怨仇、本由孤直、憫臣力難於
勉强、蓋迫衰殘、既獲免于非辜、仍曲從于私欲、遂同
萬物、俾無失所之嗟、未盡餘生、敢忘必報之效、
帝將追崇濮王、公引喪服記以爲爲人後者爲其
父母降服三年、爲期而不沒父母之名、以見服可
降而名不可沒也、若本生之親改稱皇伯、歷考前
世、皆無典據、進封大國、則禮無加爵之道、于是御
史等誣公爭論不已、皆被逐、惟蔣之奇與公合、公
薦爲御史、衆目爲奸邪、之奇患之、公婦弟薛宗孺

有憾于公、誣公以帷薄事、連其長子婦吳、御史中
丞彭思永以語之奇、之奇即劾公、神宗即位、詔詰
所從來、之奇言得之思永、思永力抵以爲風聞、上
以其詞窮、降思永知黃州、之奇監道州酒、手詔慰
公、公亦求退、罷知亳州、此表所指蓋謂之奇也、事
在治平四年、

亳州乞致仕第二表　　歐陽修

臣近貢封章、乞還官政、伏奉詔答未賜允俞、退自省
循、奚勝殞越、臣聞神功不宰、而萬物得以自成者、惟
各從其欲、天鑒孔昭、而一言可以感動者、在能致其
誠、敢傾虔至之心、再黷高明之聽、伏念臣本以一介
之賤、叨塵二府之聯、知直道以事君、每師心而自信、
然而既乏捐軀之効、又亡先覺之明、用之已過其分、
而曾不自量、毀者不堪其辱、而莫知引去、幸賴乾坤
之再造、得逃陷穽之危機、仍許避於要權、俾退安於

晚節、今乃苦于衰病、莫自支持、顧難冒於寵榮、始欲
收於骸骨、敢期聖念、過軫天慈、詔雖迫於桑榆、未忍
棄于草莽、竊以古今之制、沿襲不同、蓋由兩漢而來、
雖處三公之貴、每上還于印綬、多自駕于車轅、朝去
朝廷、莫歸田里、一辭高爵、遂列編氓、豈如至治之朝、
深篤愛賢之意、每示隆恩之典、以勸知止之人、故雖
有還政之名、而仍享終身之祿、因已不類昔時之士、
亡殊居位之榮、然則在臣赤心、雖竊退休之志、迹臣
所乞、尚虞僥倖之譏、伏望皇帝陛下、測以深仁、矜其

至懇俾解方州之任遂歸環堵之居固將優游垂盡之年涵泳太平之樂惟辛勤白首迄亡一善之稱孤負明時莫報三朝之德此爲慚恨何可勝陳

謝賜漢書表

歐陽修

俯躬承命拭目生輝竊以右文興化乃致治之所先著錄藏書須太平而大備惟漢室上繼三代之統而班史自成一家之書文武舛訛蓋其傳之已久詔加刊定俾後學之亡疑一新方冊之文增煥秘書之府而奏篇之始方經衡石之程賜本之榮惟及鈞樞之近敢期孤外特與恩頒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曲軫睿慈俯矜舊物謂其嘗與臣隣之列不忍遽遺憐其自喜文字之間俾之娛老然臣兩目昏眊雖嗟執卷之

已艱十襲珍藏但誓傳家而永寶

熙寧二年公知青州內侍王延慶便道傳宣撫問仍賜香藥一銀合遂賜新校定前漢書以公嘗預刊定也

謝擅止散青苗錢放罪表　　歐陽修

有罪必誅是爲舊典原情以恕特出深仁聞命驚慙省躬涕泗伏念臣以一介之微賤荷三聖之奬知寵祿旣豐初亡報効筋骸已憊尚此遲徊曲蒙大度之并容誤委一方之寄任職當撫俗責在分憂方兹旰昃之勞心豈敢因循而避事恭遇國家新建官司而主計大商財利以均通分命出使之車交馳於郡縣悉發舊藏之鏹取息于農氓而臣方久苦于昏衰初莫詳其利害既已大諠于物議始知不便于人情亦

宜略陳衆弊之三冀禆萬分之一屬再當于班絲綸已逼于會期雖具奏陳乃先擅止據兹專輒合被譴訶豈謂伏蒙皇帝陛下深軫宸慈俯矜朴拙免從吏議特貸刑章夫何草木之微曲被乾坤之施臣敢不益思祗畏更勵操修戒小人之遂非希君子之改過冀圖薄効少荅鴻私

初王安石未知名友人曾鞏携其文以示公公爲延譽又嘗薦爲諫官已而知其須祿養言于朝用爲羣牧判官及守青州以請止青苗錢不合力求致仕馮京請留之安石曰修附麗韓琦如此人在一郡則壞一郡在朝廷則壞朝廷留之安用熙寧四年以太子少師致仕按安石不足言公此表亦甚于唾罵矣

謝致仕表　　歐陽修

愚誠懇至、曲軫於皇慈、寵命優殊、特加于常品、本朝得謝、更此明榮、中謝 伏念臣猥以庸近之材、早濫休明之運、不通之學、既泥古以難施、無用之文、復虛言而少實、是以三朝被遇、四紀服勞、蒙德重於丘山、論報亡於毫髮、而年齡晚暮、疾病尪殘、輒希知止於前人、不待及期而後請、自陳悃愊、屢至瀆煩、既久歷於歲時、始曲蒙於開可、仍超加於異數、非止賜於殘骸、遂縻師傅、乃忝春宮之峻秩、身居畎畝、而兼書殿之清名、至於頭垂兩鬢之霜毛、腰束九環之金帶、雖異負薪之里、何殊衣錦之歸、使閭巷咨嗟、共識聖君之念舊、縉紳感慨、皆希後福之有終、豈惟愚臣獨受大賜、此蓋伏遇皇帝陛下無私覆物、博愛推仁、以其夙幸遭逢密契風雲之感會、曾經服御、不忘簪屨之賤微、致此便蕃、萃于衰朽、雖伏櫪之馬、悲鳴難戀於君軒、而曳尾之龜、涵養未離於靈沼、餘生易畢、鴻造難酬、

東坡見此表至伏櫪之馬一聯、大以為妙、云古人致仕表未有能到此者、元厚之致仕表云、蹌蹌退舞、敢忘舜帝之笙鏞、翯翯歸飛、亦在文王之靈沼、又表云、賓鴻雖遠、正依天宇之高、葵藿雖傾、尚迴日華之明潤、皆本歐公語

謝加學士表　　劉敞

常人之情得所求而喜智者之慮過其任而憂今邊備雖嚴帥責差易學者雖衆儒選實難豈有貪號應聲之求忽忘非分之任怔忪失據欣懼兼懷固欲辭榮未獲承命伏念臣猥以薄技起于諸生內之無子產潤色之才外之無山甫將明之用久典訓誥薦臨藩垣七年于茲微效不立猶以陪外廷之末聞長者之風聞蒙分章平議臣之奏時引大體正宗廟之儀苟圖納忠非敢迕物然而讒人飾詞以巧詆法吏抉怨以中傷當是之時幾無以免聖心先覺公議尚存浸潤之譖不行震驚之衆爲止風波可畏天幸實多內私自惕懼久得罪輒匄千里之守庶暫一麾之行不謂皇帝陛下生成曲全覆露無已進預金華之講增重儒林之光委以西州適其素願望非所及幸不可涯夫匹夫一飯之恩庸士然諾之信猶能捐生出死成功立名況臣連數十城之封兼四千石之重于以宣明威信撫養細民盡其愚忠庶光　以此圖報敢爲虛言

敞字原甫嘉祐中以議論忤衆求外拜翰林侍讀學士知永興軍

賀熙寧十年南郊禮畢大赦表　曾鞏

人之所歸者莫如德天之所享者在于誠其惟聖王克有全美伏惟皇帝陛下聰明稽古承繼祖宗慈惠愛人撫臨邦國有徧覆并容之大度有防微慎獨之小心不從游畋不近聲色無紛華盛麗之好無便僻側媚之私歲時吉蠲以承七廟左右順適以奉兩宮其功施于人効見于事則宅仁由義縉紳之徒成材于學校超距蹋鞠熊羆之旅養勇于營屯甌窶污邪之收充于倉廩關石和鈞之利阜于市廛家有樂豫之聲人無愁怨之色協氣所召休應自殊鈎陳太微星緯咸若崑崙渤澥波濤不驚近則金石之音鳥獸欣躍遠則干羽之舞蠻夷駿奔象齒旅于闕庭龍媒納于閑廄是謂六府三事皆可以歌四海九州罔不率俾蓋巍巍而特起非瑣瑣之能鬬前世議泰山之封諜梁父之禪者度崇比大嚋克登茲陛下抑而不圖謙以自牧以謂先后創業垂統其功莫得而名上帝隤祉發祥其德無可以稱思所以報一本于心故寅畏嚴恭積之有素而齋明薦祓進而益虔在于物者不取其煩盡誥己者必求其實是以蕭光之烈奏于宗祊柴燎之蒸焜于郊兆幽隱昭答神靈顧懷無彊惟休方宸昌于萬世不敢專享故敷錫于羣元稽參典彝定著赦令弛張從理同異稱情蠲罪眚而棄瑕瘢錄勞能而縱逋負顯瞞咸暨洪纖不遺萬國之歡既交于冲漠一人之慶遂及于跂蟜孚于上下之間極乎帝王之盛臣被學最舊蒙恩寖深莫侍甘泉之祠獨歎周南之滯第從臣之嘉頌未效薄材望屬車之清塵但馳遠思

昌黎上尊號表云折木天街星宿清潤北岳醫閭鬼神受職此篇聲語分明從彼脫胎乃知摹倣之功古大家亦不免

百寮賀復熙河路表　王安石

奮張天兵、開斥王土、旌旃所指、燕及氐羌、樓櫓所望、誕彌河隴、中賀　竊以三年鬼方之伐、高宗所以濟時、六月玁狁之征、宣王所以復古、政由人舉、道與世升、伏惟皇帝陛下、溫恭而文、睿知以武、講周唐之百度、拔方虎於一古、我陵我阿、旣飾鷹揚之旅、實墉實壑、遂乎鳥鼠之皮、用夏變夷、以今準古、是基新命、厥邁往圖、臣等均被明恩、具膺榮祿、接千歲之統、適遭會於斯時、上萬年之觴、敢紀志於故事、

四六法海　大卷三　表　仝廿一

熙河之役、本王韶鑿空開邊、安石遂衆議用之、旣奏功、帝以安石主議、解所服玉帶賜之、詔進樞密副使、然熙河雖名一路、實無租入、軍食仰給他道、韶未幾若病狂狀、旣病疽、洞見五臟、蓋多殺報云、

(一)曲洧舊聞云、元祐二年、令穆衍相度措置熙河蘭會路經制財用司事、所取到元豐中最近年分五州軍實費三百六十八萬二千四百八十二貫、今隨事相度裁減一百八十九萬七千二百餘貫、用兵與結好、其利害相懸如此

除雱中允崇政殿說書謝表　王安石

恩驟加於私室、多所超踰、事或累於公朝、誠難昧冒、仰煩睿訓、曲喻至懷、永惟眷獎之殊、實重兢慚之至、中謝　伏念臣首叨召節、得侍辭林、隨被賢書、使陪經幄、稍更歲月、莫補涓埃、竊覩上智之日躋。內訟淺聞而知困。況如賤息、厥有童心、尚迷鑽仰之方、豈稱招延之禮。恕巳量上、非敢以私而自嫌。爲官擇人、顧難成命而宜改、輒布可辭之義、上干難犯之威、伏蒙皇帝陛下、屈體優容、垂情寵答、謂大人照臨之道、廣當

四六法海　大卷三　表　仝三

養以蒙意、小大誦說之智、尊遠忘其賤、褒稱備厚、訓飭加嚴、揣實未安、寄顏有愧、重念自古君臣之相與、未有如臣父子之所遭、蓋當用儒之時、尤難講藝之職、與謨方御、實參備於討論、誥誓未終、已纖功於獎拔、役世官於閭巷、嗣家學於朝廷、自非忘軀、何以報國、知人而官、以哲旣巳誤於明揚、委質而教之忠、誓永肩於素守。

雱字元澤、舉進士、調旌德尉、氣豪、不能作小官、乃與父謀曰、執政子雖不可與事、而經筵可處、安石

欲上知而自用乃以雱所作策及註道德經鏤板鬻于市遂達于上鄧綰曾布又薦之召見除太子中允崇政殿說書安石更張政事雱實導之呂惠卿既與安石有隙雱諷鄧綰彈惠卿與知華亭縣張若濟爲奸利屬門下客呂嘉問練亨甫共議取鄧綰所列惠卿事雜他書下制獄安石不知也惠卿以狀聞又發安石私書曰無使上知者安石知其情咎雱雱憤恚疽發背死既死安石恍見其荷鐵枷如重囚乃捨宅爲寺

除平章事監修國史謝表　王安石

揚於大廷寵以高位歸之翊戴之重誘之宰制之平聖心方愼於旁求小已知難於上稱中謝臣聞人君代天而理物人臣資父以事君然而君臣之大義有方非若父子之至恩無間須倡而後和則誠意每患於難通不入而後量則忠力或嫌於自獻唯成湯之聘伊尹與傅說之遇高宗皆以疏遠而相求何其親厚之獨至蓋所趨非由於二道故所爲若出於一身大豈於越夷貉之異心是謂元首股肱之同體二臣

既以此獲展事君之義兩君亦以此得成理物之功苟非其人孰與於此臣受材單寡逢運休明初涉獵於藝文稍扳緣於祿仕叢塵近侍積媿空餐悲遠隔於庭闈分長依於丘壠俄偪纂承之慶繼叨敢召之榮責以論經尚少知於訓詁使之與政曾莫助於猷爲猥以拙直而見知遂爲姦回之所忌伏遇皇帝陛下納之以天地之量照之以日月之明數加獎勵之恩每辨讒誣之巧重遭卜相申勅備官終遜避之無辭更兢慙於非據伏惟皇帝陛下樂古訓之獲而忘

其勢惡邪辭之害而斷以心勿貳於任賢務本以除
惡使萬邦有其惟帝臣之志萬姓有一哉王心之言
則進無求名之私退有補過之善臣之願也天實臨
之

手詔令視事謝表　　王安石

臣某言伏蒙宣示言者所奏輒具劄子乞傅延公議
改用賢人伏奉詔獎勵令視事如故者謗議升聞已
頼舜聰之鑒達懇誠上訴更煩周誥之丁寧竊以作
成者主之權待察者臣之禮蓋雖蒙非常之厚遇亦
將避可畏之煩言臣志尚非高才能無異舊惟所學
之迂濶難以趨時因欲自屏於寛閑庶幾求志惟聖
人之時不可失而君子之義必有行故當陛下即政
之初輒蒸昔賢際可之仕越從鄉郡歸直禁林或因

勸講而賜留或以論思而請對愚忠偶合卽知素願
之獲申睿聖日躋更懼淺聞之難副重叨殊獎忝秉
洪鈞所宜引分以固辭乃敢冒恩而輕就實恃明主
知臣之有素故以孤身許國而無疑人皆玩於久安
吏循緣於積弊默言不忌誠行無慚論善俗之方始
欲徐徐而變革思愛日之義又將汲汲於施爲以物
役己則神志有交戰之勞以道徇衆則事功無必成
之望恐上辜於眷屬誠竊幸於退藏猶貪仰附於末
光亦冀粗成於薄效比聞獨斷謂合僉言但輸承命

之忠遂緬招權之毀因請避衆賢之路庶以厭異議
之人伏蒙皇帝陛下敦大兼容清明旁燭賜之神翰
諭以至懷君臣之時嘗千載而難値天地之造豈一
身之可酬敢不自忘形迹之嫌庶協神明之運
荆公之受彈射身無完膚矣近王公宗沐有云余
觀宋之創國其君厚於養士而體勢不立其臣安
于豢養而志氣靡漫北虜歲幣民不勝困兵威不
振朝夕恬熙大臣以遲鈍雍容爲德度臺諫以議
論攻擊爲盡職後生習以爲常于國事之孔急者

視爲無可奈何略不料理荆公特起得君慨然以
軍事財賦爲急務將整理彼遲鈍雍容者相視以
爲詭異老成一言後生黨與紛然起矣宜荆公之
無成也靖康之禍自徽宗淫昏而移其責于公朱
子尤深非之于全書中引其妻奢侈逐姑之過尤
爲過情此一段與從來論者大異雖未爲至當然
亦非孟浪語也以與荆公此表相發故存之于此

除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謝表　王安石

臣某言伏奉制命特授臣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昭文
館大學士兼譯經潤文使加食邑一千戶食實封四
百戶仍改賜推忠協謀同德佐理功臣尋具表陳免
蒙降批答不允仍斷來章者承流宣化方虞失職之
誅經體贊元更悞選賢之舉中謝臣竊惟人物之會
通常寡寶以君臣之遇合至難自匪同聲氣之求孰
能偕功名之享伏惟皇帝陛下天縱大聖人與成能
乘百年久安之機飾千歲積壞之蠱士誠服矣而持

祿養交之習未殄民允懷矣而樂事勸功之志未純
近或長阨而仁義之澤未流遠或虛憍而道德之威
未立宜選於衆舉格于皇天之材使聖乃僚緝迪我
高后之事冀朕所任以濟斯時而臣蚤見知於隱約
之中久獨立於傾搖之上動肅弗效恩禮更加詎備
外藩俯鄰朞歲邇叨詔獎還冠宰司自顧羇單所懷
蹇淺方古耕築則有其閒爲世聘求則無其賢然以
投老之軀而遭難値之運苟貪歲月趣就消埃且上
之施既光則下之報宜厚與之効力仰承睿知之臨

罔不同心，俯賴忠良之協，誓殫疏拙，圖稱休明。

還入東府賜御筵謝表　王安石

恩厚不貲。誠優賢之務。毋頑寘無似。欲報國而知難。中謝

臣等過以凡材。並膺殊選。久塵賢路。上孤聖時。伏惟皇帝陛下。謀德在容。求仁以恕。謂大臣方宜勞於王室。則上主嘗加恤其私家。發使禁闈之中。視圖魏闕之下。取材置臬。一皆斷於睿謀。成事告功。初不煩於宰旅。重紆衡蓋。周視庭除。中以中人。喻之良月。使及日辰之吉。即於堂寢之安。輟車府之傍。牽載其餘。重移褻官之烹割。術以鼓歌。歡更逮於邇臣。寵已

加於小己。陰陽或謬。未知燮理之方。風雨其除。徒賴帡幪之賜。

差弟安上傳旨令授勑命不須辭免謝表　　王安石

江海衰殘雲天悠遠恩言狎至感涕交流(中謝)伏念臣積荷知憐初無報稱豈圖賤質上簡聖心數遣中人問因外使喻以眷懷之至意慰其憂苦之餘生惠爲既久而彌加告矣雖煩而未捨乃至召見同産馳賜十行之書使營私門就捐一路之寄訪逮纖悉矜及隱微追千載之遭逢殆無前比顧百身之糜殞安可仰酬唯當祇聖訓之鴻私豈敢固愚衷之小諒重念無傷于國體乃爲不負于天慈欲以里居之安而尸官廩之厚固已犯明義而累食功之食况復干陷名而長昧利之風至于詞窮雖兢懸于屢黷可以理奪終冀幸于矜從

賀生皇子表　　王安石

宮闈嗣慶寰海交欣凡逮戴天性均擊壤(中賀)臣聞螽斯之言衆子是爲王者之時華封之祝多男亦曰聖人之事恭惟皇帝陛下紹祖休顯憲天昭明致文武之憂勤成堯舜之仁孝宅師無競篤宜之寢旣安俾類有祥方嗣之祠屢應詒謀方永錫羨用光臣託備藩維叨承睿獎不顯亦世家實與于榮懷于萬斯年心致忘于慶賴

賀生皇子表　王安石

燕禖饗德、方錫羨之祥、羆夢生賢、克協倉昌之運、與在熙辟之廣、敷同慶類之深。竊以思齊神罔時恫、假樂民之攸塈。天所保佑、厥惟太姒之多男。因之榮懷、亦曰成王之衆子。恭惟皇帝陛下令德光乎洛誦、康功茂乎岐昌、鴻休無疆、景命有僕。蓋茂岱之溥言、采采衆皆先成。則螽斯之宜爾、振振宗强。就羣臣久則眷遇、適阻進趨、親值本支百世之盛時、致忘壽考萬年之善祝、

賀南郊禮畢肆赦表　王安石

精意上躋、神釐底豫、茂恩旁暢、夷夏按和（中賀）臣聞道以饗帝爲難、禮以配天爲至。有秩斯祜、唯四表之歡心。胡臭亶時、匪九州之美味。自古在昔、若聖與仁、厥遵昌辰、乃祀熙事。恭惟皇帝陛下遵種三德、敷奏九功、率籲奉璋之衆髦、肇稱奠璧之新禮、肅邀致孝、郊血告幽。誠既格於穹昊、福遂均於品庶、振憂矜寡、原宥眚哉。第五玉以褒封、善人是富。發三錢而慶賜、賤者不虛。天其居歆、人以呼舞。臣夙叨寵獎、親值休成、雖無與於駿奔、實不勝於竊抃

代王魯公乞致仕表　　王安石

臣某言愚臣之在暮年禮當求去聖主之於舊物恩不忍捐顧在禮之可言敢緣恩而苟止中謝伏念臣起身疏賤逢世休嘉年除茂遷遂塵於非望夙興夜寐常媿於無勞惟是寵榮殊非所欲矧知固陋豈敢爲高徒以歲路之向窮不勝人言之甚衆爭前而冒寵則辱之在後者或多蓋衆以撓榮則患之及身也常臨是亦有傷於國體豈惟無補於臣身此臣所以迫切於歸誠而彷徨於受命也況陛下接三后之烈亨百年之平勢盈則非易以持法久則當通其變此誠致慎於安危之際而責難於將相之時雖臣膂力之方剛亦宜知止豈此餘生之無幾尚可妨賢伏望天慈俯循人欲上以終愛人之德下以免累國之誅則膂力既愆雖負捐軀之素志餘忠未訖猶知請祝於明時

王德用超之子知軍中情僞善以恩撫下名聞四夷面黑頸以下白晳皆呼爲黑王相公至和元年爲樞密使封魯公求去至六七乃聽猶詔五日一

朝會子孫一人扶掖拜跪式恭

賜曆日謝表　王安石

臣伏以清臺課曆肇明一歲之宜列郡仰成欽仰四時之事聞文切抃拜賜爲榮恭惟皇帝陛下躬包曆數政順璣衡齊日月之照臨體乾坤之闔闢考觀新度遠存堯象之明推步大端猶得夏時之正盡僃仰察觀之理槩裁成輔相之宜歲事備存詔文偕下先天誕告聞無杪忽之差率土逢占驗若節符之合臣敢不恭承睿旨順考時行贊聖神化育之功極天人和同之致奉而行政期不戾於陰陽推以治人庶克躋於富壽

謝朱炎傳聖旨令說事表　王安石

使指還臻詔詞俯逮敢圖衰疾尚眷存依念臣曲荷捜揚久孤付屬行能必獻未容擇事而辭難亡力可陳乃始顧天而求佚然方焦思有爲之日以此愧恩未報之身苟營燕安豈免慙悸伏蒙皇帝陛下人惟求舊義不忘遐乃因乘詔賦命之臣更諭推轂授方之意蹈履亡用誠弗忍于弃捐朽株匪材尚冀勝于器使承推獎勵徒誓糜捐

乞退第三表

王安石

聖恩所及有隆天重地之施私義未安有深淵薄氷之懼竊惟成湯高宗之世有若伊尹傅說之臣其道則格于帝而亡疑其政則加乎民而有變后惟時乂相亦有終迨乎中世之陵夷非復古人之髣髴忠或不足以取信而事事至于自明義或不足以勝奸而人人與之為敵以此乘權而久處孰能持祿以少安此臣之慮危於居寵之時而昧死有均勞之乞況於抱病浸以瘵官伏惟陛下道與日躋德侔乾覆哀一夫之失所樂萬物之皆昌矧夫眷遇之優既已勤劬之久宜蒙善貸使獲曲全賜其疲賤之身假以安閒之地則敝車亡用猶可具於勞薪棄席未忘或再施於舉喔

四六法海卷三終

四六法海卷之四

吳郡王志堅論次

友張我城弟志長志慶參閱男愈僧倣輯較

進資治通鑑表

司馬光

先奉敕編集歷代君臣事迹又奉聖旨賜名資治通鑑今已了畢者伏念臣性識愚魯學術荒疏凡百事為皆出人下獨於前史粗嘗盡心自幼至老嗜之不厭每患遷固以來文字繁多自布衣之士讀之不徧況於人主日有萬機何暇周覽臣常不自揆欲刪削冗長舉撮機要專取關國家興衰繫生民休戚善可為法惡可為戒者為編年一書使先後有倫精粗不雜私家力薄無由可成伏遇英宗皇帝資睿智之性敷文明之治思歷覽古事用恢張大猷爰詔下臣俾之編集臣夙昔所願一朝獲伸踴躍奉承惟懼不稱先帝仍命自選辟官屬於崇文院置局許借龍圖天章閣三館祕閣書籍賜以御府筆墨繒帛及御前錢以供果餌以內臣為承受眷遇之榮近臣莫及不幸書未進御先帝違棄群臣陛下紹膺大統欽承先志寵

以冠序錫之嘉名每開經筵嘗令進讀臣雖頑愚荷兩朝知待如此其厚隕身喪元未足報塞苟智力所及豈敢有違會差知永興軍以衰疾不任治劇乞就冗官陛下俯從所欲曲賜容養差判南京留司御史臺及提舉嵩山崇福宮前後六任乃聽以書局自隨給之祿秩不責職業臣既無他事得以研精極慮窮竭所有日力不足繼之以夜徧閱舊史旁採小說簡牘盈積浩如煙海抉擿幽隱校計毫釐上起戰國下終五代凡一千三百六十二年脩成二百九十四卷

又略舉事目年經國緯以備檢尋為目錄三十卷又參考羣書評其同異俾歸一途為考異三十卷合三百五十四卷自治平開局迨今始成歲月淹久其間牴牾不敢自保負罪之重固無所逃重念茲違離闕廷十有五年雖身處於外區區之心朝夕寤寐何嘗不在陛下左右顧以駑蹇無施而可是以專事鉛槧用酬大恩庶竭涓塵少裨海嶽臣今筋力癯瘁目視昏近齒牙無幾神識衰耗目前所為旋踵遺忘臣之精力盡於此書伏望陛下寬其妄作之誅察其願忠之意以清閒之宴時賜省覽鑒前世之興衰考當今之得失嘉善矜惡取是捨非足以懋稽古之盛德躋無前之至治俾四海羣生咸蒙其福則臣雖委骨九泉志願永畢矣謹奉表陳進以聞

公常患歷代史煩人主不能徧覽依左氏傳體為編年一書曰通志約戰國至秦為八卷以進英宗悅之命續其書至是神宗為賜名製序俾日進讀書成賜勑獎諭及銀絹對衣腰帶鞍馬公之為是書也分屬諸人漢則劉攽三國迄於南北朝則劉

恕唐則范祖禹然猶經十九年而後成蓋重難如此公自言脩通鑑成惟王勝之借一讀他人讀未盡一紙已欠伸思睡則士大夫於此書猶不能盡讀而況於正史乎又況於人主乎○此表實范祖禹淳父作見四六話

永興謝上表　　司馬光

荷恩至重、任責尤深、巡撫吏民、敷宣詔令、臣識慮閇淺、規為闊疎、唯知愚忠、屢貢狂直、奉事三世、操守一心、間以齒髮浸衰、疹疾交集、曾靡論思之效、久汙侍從之班、既無補於本朝、祈自高於散地、不圖睿澤、更委名都、雖要重之權、自知不稱、而煩劇之地、難以固辭、受命以還、措躬無所、竭來就道、甫爾到官、雖此咸秦、昔為饒甸、山川清美、土地膏腴、論其平時、誠為樂土、在於今日、適值凶年、經夏亢陽、苗靑乾而不秀、涉

秋淫雨、穗黑腐而無收、廩食一空、家乏蓋藏之粟、强負相屬、道有流離之人、老弱懷溝壑之憂、姧猾蓄萑蒲之志、正宜安靜、不可動搖、譬之烹魚、勿煩擾則免於糜爛、如彼種木、任生植則自然繁滋、謹當策勵疲駑、磨礪朽鈍、智力所及、勤瘁無辭、雖復失位危身、終不病民負國、庶幾小補、用答大恩、

神宗初、公與王安石議法不合、求去、以端明殿學士知永興軍、

奏乞致仕表　　呂誨

臣輒罄愚誠、上干宸慈、伏況微臣本無宿疾、偶值醫者用術乖方、殊不知脉候有虛實、陰陽有逆順、診察有標本、治療有先後、妄投湯藥、率任情意、差之指下、禍延四肢、寖成風痺、遂難行步、非祇憚灸鑿之苦、又將虞心腹之變、勢已及此、為之奈何、雖然一身之微、固未足卹、其如九族之托、良以為憂、是思逃祿以偷生、不俟引年、而還政、顧惟素志、幾負明時、力既不足、誠豈得已、況恃睿鑒、夙諶孤忠、進非左右之容、退知

榮辱之分、與之全節、示以曲成、臣不避再煩天聽、欲乞致仕、仍不願改官、早賜開可、臣無任籲天懇激之至、

誨字獻可、開封人、端之孫、以論王安石、出知鄧州、改知河南、旋提舉崇福宮、以疾表求致仕、蓋以身徇、斜政也、誨三居言責、皆以彈奏大臣去、一時推其鯁直、

謝就差知興元府表　　文同

便私之請輒昧死以上聞從欲之仁遽推恩而下及、臣何為者幸至此哉舉千里之大而使之撫綏顧一介之輕而敢不勤瘁望過心悸感深涕流中謝臣誤緣科名竊遷館閣是正篇謬學問淺而未精講磨本元才識短而多泥居中無補請外尤頻猥蒙朝廷俾守仁壽當奉行條詔之始罔勿憚簿書之勞踰年於茲庶事頗集殆將滿歲當趣還朝因念骨肉衆多道途緬邈加有為累之婚嫁殊無可仰之耕桑何所買

琅邪之田徒爾索長安之米以再求僻郡少緩私門、豈謂伏遇皇帝陛下照以天光函之海量俯矜愚妄、特道誅夷赦下武都之旨使紆南鄭之紱剖茲善地、實日窮鄉川陸寬平魚稻豐美頗惟多士有願往而不能豈爾賤臣或陳請而遂得被恩若此圖報用何、止俟交官即赴新治誓盡幺麽之一節庶酬汪濊之萬分但竭愚衷敢誣天鑒、

同字與可詳見東坡集讀此表想見當時君臣眞如家人父子、

徐州賀河平表　　蘇軾

聖謨獨運天眷莫違庶邦子來民罔告病萬杵雷動役不逾時遂消東北莫大之憂然後麥禾可得而食人亡後患喜得再生伏以大河為災歷世所病禹治兗州之野十有三載乃同漢築宣房之宮二十餘年而定未有收狂瀾於既潰復故道於將壅俛仰而成神速若此恭惟皇帝陛下至仁博施神智亡方達四聰以來衆言廣大孝以安宗廟水當潤下河不溢流屬歲久之亡虞故患生於所忽方其決也本吏失其

防而非天意及其復也蓋天助有德而非人功振古所亡溥天同慶維豐沛之大澤貫汴泗之所鍾伊昔橫流寖孤城之若塊迨茲平定蔚秋稼以如雲害既廣則利多憂獨深而喜倍雖官守有限不獲趨外庭以稱觴而民意所同亦能抒下情而作頌

熙寧十年軾知徐州七月十七日河決曹村泛溢滙城下城將敗軾詣武衛營呼卒長爲盡力卒長曰太守猶不避塗潦吾儕小人當效命遂築東南長堤雨日夜不止城不沈者三版請於朝増築故

賊爲木岸、以虞水再至、十月五日水退、城以全、降
勑獎諭、

湖州謝上表　蘇軾

風俗阜安、在東南號爲無事、山水清遠、本朝廷所以
優賢、顧惟何人、亦與茲選、(中謝)伏念臣性資頑鄙、名
迹堙微、議論闊疏、文學淺陋、凡人必有一得、而臣獨
無寸長、荷先帝之誤恩、擢寘三館、蒙陛下之過聽、付
以兩州、非不欲痛自激昂、少酬恩造、而才分所局、有
過無功、法令具存、雖勤何補、罪固多矣、臣猶知之、夫
何越次之名邦、更許借資而顯受、顧惟無狀、豈不知
恩、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天覆羣生、海涵萬族、用人不

求其備、嘉善而矜不能、知其愚不適時、難以追陪新
進、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養小民、而臣頃在錢塘、樂
其風土、魚鳥之性、既自得於江湖、吳越之人、亦安臣
之教令、敢不奉法勤職、息訟平刑、上以廣朝廷之仁、
下以慰父老之望、

元豐二年、公自徐州移知湖州、李定舒亶何正言
摭公謝表及所爲詩、爲謗訕、逮赴臺獄、鍛鍊久之、
不決、神宗獨憐之、以黃州團練副使安置、
洪景盧云、劉夢得代竇羣容州表、有察臣前任事

實恕臣本性朴愚之句後東坡多用兩臣字兩其字作對然須要審度君臣之間情意厚薄乃爲合宜近年後生不識事體至有碌碌常流乍得一麾亦輒云知臣察臣眞可笑也按此體歐公亦時用之

到黃州謝表　蘇軾

狂愚冒犯固有常刑仁聖矜憐特從輕典赦其必死許以自新祇服訓辭惟知感涕中謝伏念臣早緣科第誤忝縉紳親逢睿哲之興遂有功名之意亦嘗召對便殿考其所學之言試守三州觀其所行之實而臣用意過當日趨於迷賦命衰窮天奪其魄叛違義理辜負恩私茲如醉夢之中不知言語之出雖至仁屢赦而衆議不容案罪責情固宜伏斧鑕於兩觀推恩屈法猶當御魑魅於三危豈謂尚玷散員更叨善地投畀麏鹿之野保全樗櫟之生臣雖至愚豈不知幸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德刑並用善惡兼容欲使法行而知恩是用小懲而大誡天地能覆載之而不能容之於度外父母能生育之而不能出之於死中伏惟此恩何以爲報惟當蔬食沒齒杜門思愆深悟積年之非永爲多士之戒貪戀聖世不敢殺身庶幾餘生未爲棄物若獲盡力鞭箠之下必將捐軀矢石之間指天誓心有死無易

謝量移汝州表　　蘇軾

稍從內遷示不終棄罪已甘於萬死恩實出於再生祗服訓辭惟知感涕 中謝 伏念臣向者名過其實食浮於人兄弟竝竊於賢科衣冠或以爲盛事旋從冊府出領郡符既無片善可紀於絲毫而以重罪當膏於斧鉞雖蒙恩貸有愧平生隻影自憐命寄江湖之上驚魂未定夢遊縲紲之中憔悴非人章狂失志妻孥之所竊笑親友至於絕交疾病連年人皆相傳爲已死饑寒併日臣亦自厭其餘生豈謂草芥之賤微尚煩朝廷之紀錄開其倜悔許以甄收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湯德日新堯仁天覆建原廟以安祖考正六宮而修典刑百廢具興多士爰集彈冠結綬共欣千載之逢掩面向隅不忍一夫之泣故推消滴以及焦枯顧惟效死之無門殺身何益更欲呼天而自列尚口乃窮徒有此心期於異日

乞常州居住表　　蘇軾

臣軾言臣聞聖人之行法也如雷霆之震草木威怒雖甚而歸於欲其生人主之罪人也如父母之譴子孫鞭撻雖嚴而不忍致之死臣漂流棄物枯槁餘生泣血書詞呼天請命願回日月之照一明葵藿之心此言朝聞夕死無憾 中謝 臣昔者嘗對便殿親聞德音似蒙聖知不在人後而狂狷妄發上負恩私既有司皆以爲可誅雖明主不得而獨赦一從吏議坐廢五年積憂薰心驚齒髮之先變抱恨刻骨傷皮肉之僅存近者蒙恩量移汝州伏讀訓詞有人材實難弗忍終棄之語豈獨知免於縲紲亦將有望於桑榆但未死亡終見天日豈敢復以遲暮爲歎更生僥覬之心但以祿廩久空衣食不繼累重道遠不免舟行自離黃州風濤驚恐舉家重病一子喪亡今雖已至泗州而貲用罄竭去汝尚遠難於陸行無屋可居無田可食二十餘口不知所歸饑寒之憂近在朝夕與其強顏忍恥干求於衆人不若歸命投誠控告於君父臣有薄田在常州宜興縣粗給饘粥欲望聖慈許於

常州居住又恐罪戾至重未可聽從便安輒叙微勞庶蒙恩貸臣先任徐州日以河水浸城幾至淪陷臣日夜守捍偶獲安全曾蒙朝廷降勑奬諭又嘗選用沂州百姓程棐令購捕凶黨致獲謀反妖賊李鐸郭進等一十七人亦蒙聖恩保明放罪皆臣子之常分無涓埃之可言冒昧自陳出於窮迫庶幾因緣僥倖功過相除稍出羈囚得從所便重念臣受性剛褊賦命奇窮既獲罪於天又無助於下怨仇交積罪惡攅生羣言或起於愛憎孤忠遂陷於疑似中雖無愧不

敢自明向非人主獨賜保全則臣之微生豈有今日伏惟皇帝陛下聖神天縱文武生知得天下之英才已全三樂躋斯民於仁壽不棄一夫勃然中興可謂盡善而臣抱百年之永歎悼一飽之無時貧病交攻死生莫保雖鳬雁飛集何足計於江湖而犬馬蓋帷猶有求於君父敢祈仁聖少賜矜憐臣見一面前去至南京以來聽候朝旨干冒天威

公由黄州移汝州未到上此表朝奏入夕報可時元豐八年也

謝宣召入院表　蘇軾

詔語春温再命而俛使華天降一節以趨在故事以嘗聞豈平生之敢望省循非稱愧汗交深竊以視草之官自唐爲盛雖職親事秘號爲北門學士之榮而職薄地寒至有京兆掾曹之請豈如聖代一振儒風非徒好爵之縻兼享大烹之養玉堂賜篆仰淳化之崇文寶帶重金佩元豐之新渥既厚其禮愈難其人而臣以空疎冗散之材衰病流離之後生還萬里坐閲三遷不緣左右之容躐處賢豪之上此蓋伏遇皇

帝陛下生資文武天祚聖神雖堯陛不言尚隆高宗之德而訪落求助已啓成王之心首擇輔臣次求法從知人材之難得采虛名而用臣敢不益勵初心力圖後效才不逮古粗慙内相之名志常在民庶免私人之請

謝兼侍讀表　蘇軾

明承新命、祇服訓詞、薄技已窮、舊恩未替、中謝伏念臣志大而才短、論迂而性剛、以自用不回之心、處衆人必爭之地、不早退縮、安能保全、是以三年翰墨之林、屢遭飛語、再歲江湖之上、粗免煩言、豈此身愚智之殊、蓋所居閒劇之致、臣之自處、何者爲宜、而況講讀之司、帷幄拔近、分章摘句、則何以報非常之知、因事獻言、又必貽前日之患、雖仰恃天日之照、實常負氷淵之虞、恭惟皇帝陛下、大德庇民、小心順帝、雖天

覆地載、以聖不可知爲神、而日就月將、以學而不厭爲智、曲收舊物、以廣多聞、臣敢不職思其憂、本無分於中外、欲報之德、誓不易於死生、

杭州謝上表　蘇軾

入奉禁嚴、出膺方面、皆人臣之殊選、在儒者以尤榮、中謝伏念臣受寵逾涯、積憂成疾、既思退就於安養、又欲少逃於滿盈、仰荷至仁、曲從微願、江山故國、所至如歸、父老遺民、與臣相問、知朝廷輟近侍爲太守、蓋聖主視天下如一家、鞭朴未施、爭訟幾絕、臣之厚幸、豈易名言、此蓋伏遇太皇太后陛下、天地之仁、賢愚兼取、日月之照、邪正自分、每包函其愚迂、欲保全其終始、兄弟孤立、嘗親奉於德音、死生不移、更誓堅

於晩節、

元祐四年、公以論事爲當軸所恨、恐不見容、累章請郡、除龍圖閣學士、知杭州、未行、諫官言前相蔡確知安州、作詩借郝處俊事、譏太皇太后、議遷之嶺南、公密疏、若薄確之罪、則於皇帝孝治爲不足、若深罪確、則於太皇太后仁政爲小累、謂宜皇帝置獄逮治、太皇太后出手詔赦之、宣仁心善公言而不能用、公出郊、用前執政恩例、遣內侍賜龍茶銀合、慰勞甚厚、

杭州謝放罪表　蘇軾

職在承宣當遵三尺之約束事關利害輒從一切之便宜曲荷天慈不從吏議（中謝）伏念臣早緣剛拙屢致憂虞用之朝廷則逆耳之奏形於言施之郡縣則疾惡之心見於政雖知難每以爲戒而臨事不能自囘苟非日月之明所臨必照則臣豈惟獲罪於今日久已見傾於衆言恭惟皇帝陛下睿哲生知淸明旁達委任羣下退託於不能愛養成材惟恐其有過知臣欲去一方之積弊須除二猾以示民特屈憲章以全器使臣敢不省循過咎祗服價書務此善良自不犯於漢法時有貸捨用益廣於堯仁

老學菴筆記云東坡守杭法外刺配顏巽父子御史論爲不法公雖放罪而巽竟以朝旨自便自是豪猾益甚有司按治輒切持之曰某官乃元祐姦黨蘇某親黨公形狀牒監司郡守得牒畏縮解縱乃已大觀中胡奕脩爲提舉歷事得其姦奏之黥竄化州籍沒貲產一方稱快按蘇集作顏章顏益

謝賜對衣金帶馬表　蘇軾

漢官三服已分密麗之珍唐監八坊復下權奇之駿拜嘉甚寵省已何功伏念臣受材迂疎賦命寒塞幼師季路止服緼袍長慕少游欲乘下澤目眩重金之耀神驚四牡之良俛仰自惟周章失次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憂勤黎庶豁寤僞賢故損廄車之儲以廣英雄之彀致茲孱陋亦被寵光臣敢不求稱於衷益鞭其後薄德盛服當戒維鵜之篇强力安邦庶幾有駜之頌

四六話云予幼年見歐陽公謝對衣金帶表而誦之老蘇曰汝可擬作一聯曰匪伊垂之而帶有餘非敢後也而馬不進至爲穎川因有此賜用爲謝表後爲兵部尚書又作謝衣帶表畧云物生有待天地無窮草木何知冒慶雲之渥釆魚鰕至賤借滄海之榮光歸若可覩終非其有四六至此涵造化妙旨矣

潁州到任謝表　　蘇軾

支郡責輕未即滿盈於小器豐年事簡非徒寵煖於一家覽几席之溪湖雜簿書於魚鳥平生所樂臨老獲從（中謝）伏以汝潁為州邦畿稱首土風備於東北人物推於古今賓主俱賢蓋宗資范孟博之舊治文獻相續有晏殊歐陽脩之遺風顧臣何人亦與茲選此蓋伏遇皇帝陛下丕承六聖總攬羣英生知仁孝之全學識文武之大謂臣簪履之舊物嘗忝帷幄之近臣奉事七年崎嶇一節意其忠義許國故暫召還察其老病畏人復許補外置之安地養此散材更少勉於桑榆誓不忘於畎畝

元祐六年公自杭召還為吏部尚書未至以弟轍除右丞欲與兄同備侍從不聽公在翰林數月復以讒請外乃以龍圖閣學士出知潁州

賀駕幸太學表　　蘇軾

恭回原廟既崇廣孝之風幄次儒宮復示右文之化禮行一日風動四方（中謝）臣聞五學之臨三代所共蓋天子不敢自聖而盛德必有達尊在漢永平始舉是禮雖臨雍拜老有先王之規而正坐自講非人主之事豈如允哲退託不能負脊伏與意默通於先聖橫經問難言各盡於諸儒恭惟皇帝陛下文武憲邦聰明齊聖大度同符於藝祖至仁追配於昭陵爰舉舊章以興盛節臣早塵法從久侍經幃永矣馳誠想聞合語於東序斐然作頌行觀獻馘於西戎

謝賜曆日表　　蘇軾

迎日推策雖曰百王之常後天奉時惟我二后之德伏讀詔旨灼知聖心中謝伏以嗣歲將興舊章畢舉三朝受海內之圖籍七月陳王業之艱難冬有祁寒知民言之可畏陽居大夏識天道之至仁故於頒朔之初更下布新之詔恭惟太皇太后陛下視民如子以國為家振廩勸分人自忘於艱歲消兵去殺天必畀之豐年臣敢不省事清心貴農時之不奪思患預備朔歲計之有餘庶竭微誠少裨洪造

謝失覺察妖賊放罪表　　蘇軾

盜發所臨守臣固當重責罪疑則赦聖主所以廣恩自驚廢逐之餘猶在愍憐之數伏念臣早蒙殊遇擢領大邦上不能以道化民達忠孝於所部下不能以刑齊物消奸宄於未萌致使妄庸敢圖僭逆原其不赦夫豈勝誅況茲溝瀆之中重遇雷霆之譴撫官可削撫已知危至於捕斬羣盜之功乃是鄰近一夫之力請言其始偶出於臣雖為國督姦常懷此志而因人成事豈足言勞勉自列於涓埃庶少寬於斧鉞豈謂蕩然之澤許以勿推收驚魄於散亡假餘生之晷刻退思所自為幸何多此蓋伏遇皇帝陛下舞虞舜之干示人不殺覩成湯之網與物求生其間用刑本不得已猶有可赦無不從寬務在考實而原情何嘗記過而忘善益悟向時之所坐皆是微臣之自貽感愧終身論報無地布衣蔬食或未死於饑寒石心木腸誓不忘於忠義

到惠州謝表　　　蘇　軾

仁聖曲全本欲畀之民社、羣言交擊、必將致之死亡、尚荷寬恩止投荒服、中謝　伏念臣性資褊淺學術荒唐但信不移之愚遂成難赦之咎迹其狂妄久合誅夷方尚口乃窮之時蓋擢髮莫數其罪豈謂天幸得存此生此蓋伏遇皇帝陛下以大有爲之資行不忍人之政湯網開其三面舜干舞於兩階念臣奉事有年少加憐愍知臣老死無日不足誅鋤明降德音許全餘息故使歷塊之馬猶獲蓋帷觳觫之牛得逃刀几臣敢不服膺嚴訓託命至仁洗心自新沒齒無怨但以瘴癘之地魑魅爲鄰衰疾交攻無復首丘之望精誠未泯空餘結草之忠

紹聖初御史論公掌內外制日所作詞命以爲譏斥先朝遂以本官知英州未到再貶寧遠軍節度副使惠州安置

到昌化軍謝表　　蘇　軾

並鬼門而東騖浮瘴海以南遷生無還期死有餘責中謝　伏念臣頃緣際會偶竊寵榮曾無毫髮之能而有丘山之罪宜三黜而未已跨萬里以獨來恩重命輕咎深責淺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堯文炳煥湯德寬仁赫日月之照臨廓天地之覆育譬之蠕動稍賜矜憐俾就窮途以安餘齒而臣孤老無託瘴癘交攻子孫慟哭於江邊已爲死別魑魅逢迎於海上寧許生還念報德之何時悼此心之永已俯伏流涕不知所

云

紹聖四年公謫授瓊州別駕昌化軍安置遂寄家於惠州獨與幼子過渡海

蘇公諸表言遷謫處淚與聲下然到底忠鯁無一乞憐語可謂百折不回者矣洪景盧因論昌黎潮州表而軒輊二公實爲確論

謝除中書舍人表　　蘇轍

越從左史擢領西垣口出命書身叅法從深念山林之迹本無富貴之心聞命若驚固辭不獲中謝伏念臣生本西蜀家世寒儒學以父兄爲師貧無公卿之助私有求於祿養輒自力於文詞慨然東游無以上達際會仁祖訪求直言策語猖狂恃聖神之不諱考官怪怒惡悻直之非宜孰知犯俗之言特被愛君之詔感激恩遇遂忘死生莫酬國士之知適有私門之禍未塡溝壑重迫饑寒肆於道途望見神考一封朝

奏夕聞召對之音衆口交攻終致南遷之患生雖不遇嘗辱顧於二宗時不見容勢殆濱於九死厄窮自致黽勉何言敢云衰病之餘復被寵光之幸此蓋伏遇太皇太后陛下母慈均覆坤德無私欲以任姒之明躬行堯舜之道肆求多士以遺成王耆老畢會於朝廷耕桑不遺於林莽遂令拔擢猥及空疎馮唐已衰猶願雲中之往貢禹雖老未忘封事之勤譬如木之在山生則荷恩而死無所怨水之於地行則潤下而止不敢辭臣之事君義亦如此欲報之意非言所

公應制科時仁宗春秋高公慮或倦於勤因極言得失而於禁廷之事尤切對入考官胡宿以爲不遜請黜之仁宗曰以直言召人而棄之天下其謂我何宰相不得已置之下等除商州軍事推官以養親不赴服闋除河南推官張文定知淮陽辟爲學官授齊州掌書記改著作佐郎復從文定簽書南京判官坐兄軾以詩得罪謫監筠州酒稅五年不得調移知績溪縣哲宗立以祕書省校書郎召

遷右正言二年遷中書舍人

賀獲鬼章表　蘇轍

天網雖寛久而必獲神理助順叛者自亡曾是偏師之出輒遂開元惡之授首諸戎震讋西鄙肅清（中賀）伏惟太皇太后陛下天覆四方坤載萬物好生之德發於自然柔遠之功畢於無外昆蟲草木咸知此心天地鬼神陰相其業頃西蕃之遺種孤累聖之鴻私頃在熙寧之間竊陷思立之衆罔而不問猶覬知恩爵秩兼階賜予不絕而乃潛結西夏攻圍南川焚蕩傷夷動以萬計發掘墳墓不可數知策蓄臨洮傲睨天討當宁太息念彊埸之無辜詔將激昂知背誕之不赦兵刃既接內寬奔亡臨衝未施壁壘自破老羌介然自首就擒仰聽檻車之行以正藁街之戮乃者拓跋小醜忘悖解化之謀猖狂大言陰蓄窺邊之計脣亡則齒知難久留解則府不自持料其破膽之餘救寒無日信矣得天之助本於愛物之誠臣等鎮撫無功遭逢偏佐幸依干羽之化庶覩兵革之藏欣戴之心倍萬倫等

蘇長公論鬼章事與范忠宣相左畢竟范議爲優

文公未嘗附會一語其見高於長公

謝除龍圖閣學士御史中丞表　蘇轍

覗草禁中既極儒臣之選專席朝右復膺忠告之求兼延閣之寵名增南司之榮觀退循淺拙徒積兢危（中謝）伏以仁聖在宥五年於今恭儉無爲四方稱治然而矯枉之過苛吏適去而寬弛相尋革故之難敝事雖除而條綱尚紊民貧未可經遠吏竊難於責功是謂守成之難宜有勵精之實幸臺綱之一舉措國是於無疑如臣才力之微强勉何及此蓋伏遇太皇太后陛下德惟主善政貴日新閔風俗之偷審詞說之忠佞知逆耳之利行察遜志之多非是以度越儁賢收擢微賤然臣迂愚之質砥礪莫加顛沛之餘衰罷日甚言之無補昔已效於諫垣文不適時比復陳於翰苑恩深莫塞才短奚爲惟有事君之小心每欲終身於直道折而不屈蓋蓬蒿之自然瘖而猶鳴亦雞鳴之常性志效捐軀之報未知授命之辰拜伏在廷俯仰增愧

元祐五年公使契丹還有此除

分司南京到筠州謝表　蘇轍

愚守一心謾無趨避歲更三黜始悟愆尤（中謝）伏念臣家傳樸學仕偶聖時本無意於功名徒自勤於翰墨因時之使承塵言事之班竊食無功復預聞政之列纔經九歲遍歷要途人心忌其超遷天意惡其盈滿捫心自省事猶可追任意直前罪所從出惟闇故不明利害惟拙故不達幾微以至罪積如山命輕若髮爲經彈擊雖九死以猶輕黜守幽遐累千里而爲近今茲責分留務集置陋邦不親吏民許追思其過咎稍霑祿秩俾粗免於饑寒人微固無可言恩深繼之以泣自違天日分委泥塗朝無爲言恩出獨斷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法天廣覆配地兼容雖雷霆之震驚與雪霜之嚴烈未始絕物之命要在厚民之生故茲賤微猶得陳述臣之自取本復何言顧惟兄弟二人迭相須爲性命江嶺異域恐遂隔於存亡況復墳墓闊疏父子離散若臣家之憂患實今世之孤窮靜言思之誰可告者惟有自投於君父庶幾有冀於生全泣血書詞叩閽仰訴生有捐軀之日死存結草之誠

雷州謝表　　蘇轍

謫居江外已閱三年再斥海濱遥行萬里罪名既重威命猶寛中謝伏念臣性本朴愚老益頑鄙連年驟進不知盈滿之為災臨出妄言不悟顛危之已至命微如髪爨積成山比者水陸奔馳霧雨烝溼血肉星散皮骨僅存身錮隨邪地窮南服夷言莫辨海氣常昏出有蹊蛇茹蠱之憂處有陽淫陰伏之病艱虞所迫性命豈常念咎之餘待盡而已伏惟皇帝陛下仁齊堯舜政遠祖宗日月之明無幽不燭天地之施有

生共霑憐臣草木之微念臣犬馬之舊未忍視其殞斃猶復許以生全臣雖棄捐尚識恩造知殺身之何補但沒齒以無言

紹聖初哲宗起李清臣為中書舍人鄧潤甫為尚書左丞二人久在外不得志稍復言熙豐事以激怒哲宗會廷試進士清臣撰策題即為邪說公疏諫哲宗覧奏以為引漢武方先朝不恱落職知汝州居數月元豐諸臣皆會於朝再責分司南京筠州居住三年又責化州别駕雷州安置

代李諫議謝免罪表　　蘇轍

頃者昧於周防自貽謗讟聰明坐照善惡低分中謝伏念臣幼服官箴惟知勤瘁老膺朝寄但守朴忠乾無他長以報殊遇力小任重常自知其不任勢薄地寒果大招於浮議煩言初起卒莫自明孤迹多危已甘永棄賴聖神之不惑察誣罔之無根不勞辯明自獲昭洗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天鑒在上物無遁形坤厚兼容人獲安處知拙直之多怨憐衰朽之易摧不見瑕疵曲全終始感幸之切涕泗交流重念臣昔事

先朝雖更頒使衰門無振起之望莫齒絶榮華之心自蒙選掄遂歷華近初無左右之助惟待日月之明入領要權出分重鎮况復弟兄之非薄並明侍從之清華家國厚恩如臣有幾未能消於謗口寔有累於知人每自省循謂宜廢黜尚竊方州之寄益明眷獎之深敢不勉勵孱軀效粉身而後已訓勅子弟期累世以無忘過此以往未知所措

代陳州張公安道謝批答表　蘇轍

老病既至、昏耄及之、恩澤未移、撫存若此、感幸雖切、啓處未寧、中謝 伏惟皇帝陛下覆育萬物、體乾坤之不遺、容養羣臣、猶父母之曲盡、始終愛惜、左右保全、雖或迂疎無用之才、加以癃老難任之日、猶未忍棄、俾獲偷安、德厚恩隆、感深涕隕、然念臣結髮從官、出身事君、遭遇聖明、有犬馬自效之志、酬豢衛祿、無山林獨往之心、矯世求名、既非所願、要君自潔、尤不忍爲、誠以病勢侵凌、理難勉強、伏自去歲初涖宛丘、風

熱交攻、面目幾廢、四陳誠請、未賜允從、貪冒寵光、朋友之所譏笑、隳弛條教、吏民之所厭憎、逮此干聞、出於窘迫、豈可復貪榮命、不畏多言、而況南都有先臣之敝廬、留臺固遺老之清職、在臣不爲遂廢、於國亦謂無嫌、病而得閒、斯人情之至願、退之以禮、知主眷之愈隆、入高聽卑、得請乃已、

張文定知陳州、公兩爲其屬、奏草多公代筆、

代張安道乞致仕第二表　蘇轍

老而求退、豈以爲名、病而得閒、本其至願、冒昧自乞、誠意未孚、特蒙賜書、勉以就職、中謝 臣聞引年去位、事君之舊章、懷祿忘歸、人臣之深戒、自昔不得謝者、在禮雖或許之、然皆廟堂注意之臣、疆場折衝之任、邦家倚以爲重、神人賴以爲安、留之者既自有詞、居之者誠亦無愧、是以禮存權制、人絕間言、未聞退處閒官、坐糜厚祿、竊此異數、晏然偷安、伏念臣早事三朝、晚遭興運、首被揀拔、與聞幾務、貪戀聖明、爰有窮

已、徒以寵祿盈滿、僭逮顯隮、筋力衰罷、理難勉強、幸緣舊典、敢罔自陳、伏惟皇帝陛下、量極乾坤、德隆父母、開至誠之勸、諒杜無名之寵恩、念臣平生粗守廉恥、於倖使臣今日得安分限、即是恩私、區區寸、得請乃已、

代張安道乞致仕第三表　蘇轍

誠發於中一言可信恩加望外再請未從顧惟衰朽之年久竊尊榮之寄雖蒙異眷敢以自安中謝臣聞事君之禮少壯不敢不勉行已之義老病不可不歸壯而不勉則失忠老而不歸則忘恥今臣心力衰退手足支離謝事之期已逾三歲祈天之請蓋又累年況復同列之間比多得請而去獨臣言辭淺陋未足以回天勢力孤卑中無與為地苟遂盤桓顧寵俯仰懷慚志不克伸沒有遺恨伏惟皇帝陛下至誠樂善

四六法海　卷四　表　素

多士克生元首股肱自足名世奔走先後未嘗乏人豈臣去留足為輕重徒以遺簪可念遂忘朽弊之難堪老馬尚存不知羈馳之弗逮致之顛覆之地恐非愛惜之宜故寵臣以尊名不若使臣得全廉恥之為貴厚臣以重祿不若使臣得守分限之為安凡厥保全之餘斯皆聖明之賜力陳危懇尚冀必從

代司馬丞相進稽古錄表　黃庭堅

竊以九州四海一日萬幾將察知民物之性情蓋布在文武之方冊雖歷年多而舉其大要則用力少而見夫全功恭以皇帝陛下富有春秋彌寧方夏念始終典于學於緝熙單厥心延登老成親近勸講發論語章句探經義之同歸誦寶訓丁寧憲祖宗之不易本有如是實惟濫觴惟稽古堯舜之舊章惟信史春秋之成法高山可仰覆轍在前其興亡在知人其成敗在立政或當艱難之運而不能師用賢智或有懈

四六法海　卷四　表　丟

墮之意而無以照知忠邪載籍之編患乎太浸鑒觀之整勿不暇遑敢用芟夷畧存體要由三晉開國迄於顯德之末造臣既具之於歷年圖自六合為宋接乎熙寧之始元臣又著之於百官表若乃威烈丁丑而上伏羲書契已來對越神人可用龜鏡悉從論纂皆有條悉總爲成書爲稽古錄二十卷因仍書局繕寫奏篇茲冒昧以上陳助聰明之遠覽恭惟太皇太后陛下定九鼎以守天下之公器秉六龍以御古今之正權思齊之功啓佑聖學涵物之澤撫及宗祧至

於法弊於涼而改爲官非其人而變置御戎之策上下措國之勢安危據舊以鑒新去彼而取此陶成萬化東在兩宫七廟垂無疆之休微臣與不朽之業

越州謝上表　元絳

易帥嶠南方深危懼分符浙右特荷保全仰服恩章惟知感涕伏念臣習知忠宜竊慕功名歷事三朝行將四紀向自北垂之漕就更南越之麾嘗臨遣以丁寧敢遑安而留滯救驟長陸甫及半塗忽聞羽檄之音謂有龍編之警橫水明光之甲得自虛聲雲中赤白之囊俱爲危事邊萌擾動朝聽震驚况在守臣敢忿奔命風馳南海已久見於吏民日遠長安蓋未聞於章奏仰煩宵旰咨及臣鄰謂護塞之急人且擇才而代戍驅車萬里虛出玉關之門乘騎一麾幸至會稽之郡尚兼方面彌畏人言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法道曲全等天丕冒以臣吏事綿久備歷四方之勤知臣立朝最孤迥無一介之助涣然休命付畀价藩臣敢不訓旅以嚴安民以靜庶希樂易之治仰補熙隆之時銜賜不貲論生爲補

王公四六話云元厚之久作藩郡後開儂智高餘黨寇二廣移知廣州而所傳乃妄改知越州謝表云云用李德裕獻替記伐劉稹李石令中人石元

貫奏橫水明光之甲曳地何由取他德裕曰從伊
十五里精兵必須破却此賊後所傳果妄

知亳州謝上表　劉　攽

齒髮衰暮藩鎮會繁據非所安榮以爲懼昔者聖門
高弟方六七十則所願爲漢世諸儒至二千石謂之
宦達蓋量力審己雖小邦寔曰才難逢辰慕君在有
道不容徼幸此所以前哲言志區區其若彼後賢受
祿振振焉在茲況如愚臣本緣末學身塵仕路不棄
昌時暨忝分符遂更三郡曹爲近輔非復自檜之譏
魯并泰山仍有變齊之舊至於渦譙名壤淮楚近郊
猶龍之所誕生眞聖是焉臨幸大朝景亳無武湯之

上儀迎年執期格帝鴻之純貺民俗既富官守維嚴
豈伊愚愚猥叨寄任迺適淮分高視屢先審焉自思
仍有餘寵默肇換僑僅踰期月之淹隼旆越疆纔信
宿召之費此蓋伏遇皇帝陛下聖神妙算睿智極深
廓久照於容光溥大和於播物流形品彙默化陶鈞
致是小材預膺榮遇謹當布宣詔旨盡瘁官箴爲身
愚謀雖貧不殆於知止報國本願尚謝餘生於自然
誓須自身勿渝一志

知襄州謝上表　　劉攽

脱身鞴鞲緤組近藩仰荷恩華不勝感懼臣早者濫厠人之出假使車材非所長力不自料屈勉歲月孤負選掄是所謂斗筲之才何暇論繩墨之外然惟利術至廣巧者有餘果鬪係踵之後人略取析毫之上第涇以渭濁故常畏於後生李代桃殭竊自悲於薄命遠辱黜幽之典實由旣往之愆浮舟江湖托身瘴癘無復自新之望長懷永棄之憂不謂明詔發中湛恩逺下俾復乘軒之寵仍加分虎之榮情何更生感

惟出涕此蓋伏遇皇帝陛下離明廣照乾度并容紹庭之例方勤心於陟降恩皇之際亦代罰於細微以是孱愚得從敘復謹當勉求民瘼恪修官箴犬馬之心以勞力故能有養桑榆之景雖已者尚冀無淪

攽字貢父敞之弟也熙寧中嘗爲京東轉運使後吳居厚代之能奉行新法致財賦乃追坐攽廢弛監衡州鹽倉哲宗初起知襄州表中涇渭桃李等句蓋指此

定州謝上表　　呂公著

尸禁右府無稗廟算之奇假守中山復當閫制之重戴恩爲懼虔命以行遥居郡封恪宣條詔伏念臣降才謭薄植性懦愚學術不足以稽五帝之疑識慮不足以籌千里之勝特以百年舊族荷累聖不貲之恩一介微軀辱主上非常之遇夤緣寵渥更踐清華跋收疏外之孤蹤擢贊微機之要務奉天光而咫尺被聖誨之丁寧謂臣世服近僚有均休共戚之義察臣傍無厚援絶背公死黨之嫌曲示優容俾思報效顧

駑鈆之難强嗟蒲柳之易衰久預枋司積有妨賢之畏斿所麾寄更圖陳力之方伏遇皇帝陛下體虛靜以儲神極高明而盡下俯矜素悃特霈俞音惟定武之奥區據朔陲之重地尚叨付委靡卽棄捐仍進叙於文階且兼華於祕殿併將厚意增賁舊臣况臣夙侍軒墀實司樞筦凡治軍經武之要洎守塞禦戎之宜日奉睿謨備觀宸斷逮茲臨遣得以遵承謹當紬大必躬夙宵彌勵進不敢希功而生事退不敢弛備以職官期不玷於設知庶少酬於鴻施

公著字晦叔夷簡之子元豐五年以同知樞密院
事出知定州

衡州監倉謝上表　　　　劉摯

議令獻言知典刑之無赦原心觀過荷仁聖之有容
貸其餘生處以善地伏念臣稟生疏拙遭世盛明學
不能窮理而知幾材不足趣時而適變躐名涂以旅
進濫文館之末游和鈴何功索米逾歲間承人乏偶
攝椽於中堂旋誤聖知使備員於憲府仍職書林之
舊就行御史之中始自愚臣前無故事方陛下繼承
於五聖而國朝平治者百年力勤首穫之田大解不
調之瑟蒐拔羣材而審以器使變化百度而曠然日

新臣於此時職在言路誓殫忠義敢避勢權寧以孤
賤訐切咈衆而危身不忍從容唱和負恩而遠進狂
愚自信裨益無方故宿官之日幾何而替言之罪非
一至如均民而弛役因之率戶而出泉雖慮始樂成
者愚人之不知然損下益上者先王之大戒輒條十
害冀補萬分議臣見譏以爲敗謀而亂化淸衷獨見
知其有責而盡言不狗以誅止容其去褫臺閣之二
職置瀟湘之一涯有祿食使之存全有職事可以報
效銜恩載幸揣分增憂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察臣孤

忠全國大體不借貌一夫之法庶幾邪正之門謹
當上體恩仁期於必報下堅節義死而不渝

摯字莘老熙寧中為監察御史裏行以論新法安石欲竄之嶺外神宗不聽謫監衡州鹽倉先是會吏與網兵奸利相市鹽中雜以偽惡摯悉意檢覈弊滅十七父老目為學士鹽

南京謝上表　曾肇

以儒懦而辭將符以親嫌而避邊要顧識事君之義敢干留令之誅仰賴聖明俯矜誠請既逃罪戾仍獲便安伏念臣無所取材粗知嚮道雖險阻艱難備嘗之矣而造次顛沛必於是焉以平生寡偶而少徒故臨事易危而多畏昨祈外補聊避煩言未容里突之黔遽改并門之帥且節制方面號為儒者之榮幸先戎行正是人臣之分便當即路詎敢懷私但以任非所長力有不逮矧兄弟之孤立攬將相於一時中懼

滿盈外虞讒間再瀝顧天之懇終蒙易地之優維陳宋之奧區首東南之甸服周流二國俯仰十期何幸衰年復登故步望千門之宮闕識二后之衣冠含抱十四載興時之拱把裘冠求帶多前日之佩觿所愧薄材曾微惠政下孤民望上誤國恩此蓋伏遇皇帝陛下舜智兼容堯仁徧覆初無心於予奪皆因物之短長是致孤生與叨平施無輕民事方竭力於茲辰苟利公家誓捐軀於異日

肇字子開鞏之弟也元祐中嘗出知應天府徽

宗初、爲翰林學士、布拜相、引故事避禁職、拜龍圖閣學士、出知陳州、歷太原應天府揚定二州、

賀上傳國寶表　　曾肇

受命之符、爲時而出、自天之貺、維聖是承、方拜貺於大庭、遽均恩於率土、宮師動色、海寓蒙休、臣聞夫國寶之有去來、猶周鼎之有輕重、好治而惡亂、舍昏而即明、頃自有唐之衰、荐更五代之季、伏而不發、殆且百年、忽爾自歸、將傳萬世、所以表祖宗積累之慶、告社稷靈長之休、在聖與仁、宜昌而壽、恭惟皇帝陛下沉潛迪哲、剛健好生、參天地以成能、垂子孫而作則、果有神物、是貽皇家、固將配甘露以紀元、豈止擬芝

房而度曲、臣職專守土、志切慕君、講稱壽之儀、阻陪下列、奏升中之頌、故俟方來

元符元年正月、咸陽民段義得玉印一紐、上之、詔翰林學士承旨蔡京等辨驗、五月朔、御大慶殿受天授傳國受命寶、行朝會禮、班德音於天下、減罪囚一等、徒以下釋之、以段義爲右班殿直、賜絹二百疋、六月朔、改元、

謝諫議大夫表　　張舜民

方安諭雜忽對鋒車入聽八彩之秀毫進與七人之六
上列竊聞明主臨政而願治先王爲官而擇人號曰
梓材取其器使若夫諫爭之任政惟侍從之人地寄
而選清秩畢而望重其所以起居言動則與史官相
表裏其所以彈訶風察則與臺憲同戚休始則專衡
人主之違今乃泛論天下之事乃者藥石不進鳧雁
僅存仗馬一鳴茅茹不已豈謂大明之東出廓然覩
雪之曰消鼓之以惠風潤之以膏澤東窮海嶠北決

江湘脫禁錮者何翅二千人計水陸則不止一萬里
死者傷嗟之不及生者扶匐以來歸昔居輔弼之崇
旧讚帝所終作蠻夷之鬼棄擲道傍古先未之或聞
畢竟不知其罪敢望桑榆之晚景獲依日月之末光
謫遇於楚水之涯拭目於雲臺之表手遮西日口誦
雖驚齒髮摧頹誤索太倉之米衣裳顛倒驚聞長樂
之鐘此乃伏遇皇帝陛下上當天心下厭人望見機
不俟終日從諫甚於轉圜變通得之神宗寬大類乎
仁祖豈止芻蕘之被賞將令泉壤以銜恩率是以行

爲國何有敢不激昂暮氣緝理空文乘白馬而伏青
蒲試圖來效餞西山而蹈東海期免後艱

張舜民字芸叟邠州人元豐中有事西夏環慶帥
高遵裕辟掌機宜文字王師無功有得舜民軍中
詩上聞者坐謗訕謫監郴州酒稅元祐中以司馬
光薦歷祕書少監元符中罷職徽宗立擢諫議大
夫坐元祐黨安置商州舜民嘗有詩曰一夜蛙聲
不暫停近如相和遠如爭信知不爲官私事應恨
咏螢微夜明識當時持論各有所主也

謝賜恤刑詔表　　李清臣

徒犂頒繫交手傳懽畦隸闐音相趨動色雷風鼓舞律呂和平屬在守臣惟知虔命切惟歷代之爲政莫若本朝之恤刑承平幾百四十年覆養方二三萬里德如天地日月恩及草木蟲魚尚慮府縣徙牢官曹卒吏誦司空城旦爲業習杜後惠文之風喜作煩苛私行修刻或致孤窮無告疾痛不聊是頒詔敕之丁寧申諭州邦之長守使之網羅寬大檻檻疏通日與凉醞時視藥物比周王之扇暍殆又過之雖夏后之泣辜亦止如是此蓋恭遇太皇太后陛下睿茲燕禖仁治醇醲尊居九重之深周念四海之遠謂聖世不專以刑爲天下王者常欲以恩結民心仰寧入室之光靈垂慶億年之統祚臣敢不奉行上意祗率外臣

李清臣字邦直魏人韓魏公聞其名以兄之子妻之嘗草魏公行狀神宗見之曰良史才也召爲國史編脩官歷官通顯起身窮約能以儉自持然志在利祿一意欲取宰相紹聖初廷試進士發策首爲紹述之論國是遂變然與章惇曾布不協卒爲

所陷竟不如願以死○宋時制度如此宜其深得民心今郡邑長吏不可不三復斯篇

建寧軍節度使謝表　呂惠卿

備嚴近之選而抵非常之愆當清明之朝而罹甚重之譴辠乃自作咎將誰歸伏念臣起自諸生暗於大道特欽啓之聞而欲經於事變信呻吟之得而希掛於功名分既過逾理宜顛越矧先帝有爲之始乃擧材效願之時輒先要津以閎賢路雖預討論者三四事而參幾務者一二年凡是蠹國害民之由實臣情學誤朝之致豈亦下流之所處更令衆惡以皆歸偶失當時士師之刑難逃今日可直之論尚蒙善貸未

置嚴誅特從四裔之遷以正三凶之比衰疲遠謫人皆知其難堪親愛生離聞者爲之太息伏惟皇帝陛下天仁自得聖孝光充撫弓劍之遺藏每加悽愴顧廟堂之舊物寧不盡傷特罪悔之至深猶典刑之爲屈龍鱗鳳翼已絕望於攀援蟲臂鼠肝一寘心於造化涕逐言出莫知所從

語語伏案可謂姦人之雄

尚書省謝車駕臨幸表　林希

天臺肇建具崇喉舌之司帝車下臨增重陛廉之寄非常之擧視古無倫恭惟皇帝陛下天縱多能日新盛德刻除衆弊裁制萬微考先王之董治官立尚書以政爲本紀綱條理見微旨於新書刱作規摹別牧司於著位蓋慮之積年而成於茲日闢諸前世而驗於方今忽紆清蹕之傳深聳鴻都之觀且北辰居極外環象斗之宮而黃道所經旁及積星之位睠成顧於咫尺被法語之丁寧勅以在公退而交儆分曹師

屬懔然周典之文望輦拜恩陋彼漢郎之歎翔復宗藩旅進禁從相趨凡獲侍於宸遊皆預窺於聖作歡聲載路慶榮遇於一時信史備書流美談於萬世臣等叨膺重任久負明恩顧慚備位之慚第劇逢辰之幸敢忘策勵期稱寵臨

希字子中紹聖初章惇嘗曰司馬光作相用蘇軾掌制所以能鼓動天下安得斯人而用之或薦希用爲中書舍人許以執政希亦久不得志自司馬光呂公著以下數十人之制皆極醜詆至以老姦

當國陰斥宣仁讒者愈欵希一日草制罷擲筆曰

吾了名節矣已又怨惇而與曾布比罷知亳州○

駕字尚書省必神宗時事本紀不載

謝賜春衣表　晁補之

句萌畢發慶賜可行土牛久飾於送寒商飆未歇於

迎暑乃眷造庭之顧爰開在笥之良肆有等差均於

覆被恭惟皇帝陛下宜人布攻育物為功卉皮自適

於陰陽氄毨同和於天地既陶無外之化亦霑咸若

之恩纖莚亂流豈惟加五百里之遠女工同燎故復

半三十日之收糼是具僚與之同體適及風雩之後

大頒幣帛之珍君賜足榮不歎無衣之七王章有分

庶逃終褫之三吾各糜捐以圖報稱

補之字无咎濟州鉅野人迥之族孫也十七從父

官杭州作七述謁通判蘇軾軾先欲有所賦歎曰

吾可以閣筆矣舉進士試開封及禮部別院皆第

一元祐中以薦除秘書省正字章惇當國出知齊

州坐實錄失實降通判應天府又貶監處信二州

酒稅徽宗初召還黨論起出知河中府大觀末出

黨籍起知達州改泗州卒

免右僕射表　　韓忠彥

申寵命以自天榮非意及措微躬而無地愧與憂并仰冒眷衷歷陳危懇切以君臣同體取象於元首股肱上下交孚相視如腹心手足所以代天工而理物故能熙帝載以奮庸自昔御臨尤艱考慎惟德業之秉茂乃邦家之有光伏念臣學無他長材止近用不爲詭隨以徇衆但知直道以事君遭遇聖時未繫素業贊陪機政惟任孤忠墻高每懼於疾顛綆短固難於深汲更冒非常之寵深虞可畏之言矧今蠱萌未

洽國是雖一事有可否必分年號而得行臣無忠邪槩指朋類而皆廢西方師老而財匱斗米至於千錢北道河潰而民流十室幾於九去大需更新而猶多禁錮宿逋雖減而尚困追償方欣大有爲之時乃用不世出之士豈茲綿薄能副詳延伏望皇帝陛下奮獨斷之明廣僉諧之訪旁求不問於庶位圖任況多於舊人采擢微才收還成命俾歸明主名器不輕以假人謗息愚臣負乘免闘於致寇

忠彥琦之子元祐中知樞密院事哲宗親政更用大臣言者爭言垂簾時事忠彥言昔仁宗始政當時亦多譏斥章獻時事仁宗惡其近薄下詔戒飭陛下能法仁宗則善矣出知定州徽宗立拜尚書左僕射封儀國公與曾布不協出知大名府又以復廢后爲罪再降太中大夫懷州居住

代范忠宣公遺表

李之儀

臣聞生則有涯難逃定數死之將至願畢餘忠輒罄垂盡之期仰瀆蓋高之聽（中謝）伏念臣賦性拙直稟生艱危忠義雖得之家傳利害率同於人欲未始苟作以干譽不敢患失以營私蓋嘗先天下而憂期不負聖人之學此先臣所以教子而微臣資以事君身自治平擢爲御史繼逢神考進列諫垣在薦五十二年首尾四十六任分符擁節持橐守邊叨宰府之求再席鈞衡之寄遇事輒發曾不顧身因時有爲止

欲及物固知盈滿之當戒弗思禍釁之陰乘萬里風濤僅脫江魚之葬四年瘴癘幾從山鬼之遊忽遭寧聖之臨朝首圖纖介之舊物復官易地遣使宣恩而臣目已不明無復仰瞻於舜日身猶可免或能親奉於堯言豈事理之能諧果神明之見禍未獲九重之入覲卒然四體之不隨空慚田畝之還上負乾坤之造猶且强親藥石貪戀歲時儻粗釋於沉迷或稍紓於報效今則膏肓已逼氣息僅存泉路非遙聖時永隔恐叩關之靡及雖結草以何爲是以假漏偷生刻心瀝懇庶皇慈之俯察亮愚意之無他臣若不言死有餘恨伏望皇帝陛下清心寡欲約己便民達孝道於精微擴仁心於廣遠深絕朋黨之論詳察邪正之歸搜抉幽隱以盡人材屏斥奇巧以厚風俗愛惜生靈而無輕議邊事包容狂直而無易逐言官若宣仁之誣謗未明致保佑之憂勤不顯本權臣務快其私忿非泰陵實謂之當然以至未究流人之往愆悉以聖恩而特叙尚使存殁猶汚瑕疵又安得未解疆埸之嚴幾空帑藏之積有城必守得地難耕凡此數端

願留聖念無令後患常軫淵衷臣所重者陛下上聖之資臣所愛者宗社無疆之業苟斯言之可采則雖死而猶生淚盡詞窮形留神逝

范忠宣公傳云疾革以宣仁后誣謗未明爲恨呼諸子口占遺表命門生李之儀次第之其畧云云凡八事建中靖國改元之旦受家人賀明日熟寐而卒李之儀傳云坐爲范純仁遺表編管太平

蘇文忠公集賜右僕射范純仁辭免不允批答云朕聞之乃烈考曰君子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

之樂而樂雖聖人復起不易斯言卿將書之紳銘之盤盂以爲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歟則今茲爰立之命乃所以委重投艱而已又何辭乎與此表皆用文正語

謝復官表　　鄒浩

萬里投荒甘生還之敢望九重獨斷俄意外以蒙恩感激衷情縱橫涕淚伏念臣最爲固陋全昧幾微有言輒至於妄陳辭死不足以塞責上賴聖人之救物特寬司寇之嚴刑但復竄於遐方姑使省其往咎惟昭潭之可畏與新州而不殊形影自隨朝夕難保昏昏癉霧信爲提耳之師兀兀愁居因得致身之道惟忠惟孝無古無今命雖甚於垂絲心已期於結草不謂僅存之瘦骨忽還將絕之驚魂既獲免於拘攣遂亟諧於定省名除罪籍品復文階在拔拭之非常皆覬覦之莫及此蓋伏遇皇帝陛下道彌天覆德盛春生千齡光御於丕圖萬物率由於和氣紹隆先烈坐撫太平由同進日之明旁燭戴盆之下謂裕陵長育賜之第而除教官謂哲宗保全矜其愚而屈常法召從五嶺之表端遇六能之飛擢於不次之中曾是惟新之數肆令頸叙俯及孤危臣敢不因險阻艱難之備嘗念身體髮膚之再造益堅夙志遙瞻北極之尊長與老親共祝南山之壽精誠所貫高厚必知

鄒浩字至完常州晉陵人哲宗時爲右正言時章惇獨相威虐震赫浩所言每觸其忌已而立劉賢妃爲后浩極諫惇詆其狂妄削官覊管新州徽宗立召還復爲右正言

賀進築表　　唐庚

臣某言准進奏院報四月初七日涇原路合熙河環慶秦鳳路人馬出塞狀天都山進築西安州天都臨羌寨了當至五月初九日分屯訖者四路雲屯如入無人之境三城鼎峙坐收不戰之功華夏懽騰蠻夷震慴中賀臣竊以要荒之叛服係乎制馭之是非有蠢西羌久覊天討當元豐之願治將議剪除逮元祐之偷安務從姑息養成其惡以迄於今屬神聖之嗣興起師徒而進築遠攻近取日削月侵城壘漸逼其腹心刁斗相聞於巢穴天都形勝旣歸掌握之中靈

武勢孤自有危亡之懼積年之寇指日可平恭惟皇帝陛下仁勇兼資德刑相濟震文王之一怒所以安民體成湯之四征終於成德神武不殺上兵伐謀故能旬月之閒大復祖宗之地不疾而速惟所乃成臣猥以空疎誤蒙委寄振衣踴躍欣聞三捷之音拜手惟呼阻上萬年之壽

唐庚字子西具瀾編中子西詩最工於屬對今撮其警句於此如云子香柑熟後髮脫草枯時猜月

看書覺情懷舉盞知翻泥逢晴笋汲井得飛梅竹
根收白疊木杪得黃封雲陰哭鳩婦池溢走魚苗
十年騎局促萬事欺差池七言如云就使真能去
窮鬼白量無以致錢神此去只堪屏首飲向來都
是虎頭癡至今無奈曾孫稼幾度虛占少女風

謝賜柑表　　失名

聘禮既陳、祝帝齡於紫闕、恩華因異、賜儐賓於公郵、方厥包來貢之期、捧茲德維馨之賜、天香滿袖、炎湘水之清寒、雲液盈盤、挹洞庭之餘潤、梓里豈迓於遺母、楓庭切願於獻君、感德滋深、喻言罔旣、

崇寧三年大遼賀生辰使至賜柑有此謝表、

謝講和赦表

岳飛

武勝定國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湖北京西宣撫使兼營田大使臣岳飛上表言今月十二日准進奏院遞到赦書一道臣已即恭率統制領將佐官屬等望闕宣讀訖觀時制變仰聖哲之宏規善勝不爭實帝王之廟算念此艱難之久姑從和好之宜睿澤誕敷輿情胥悅中謝竊以婁敬獻言於漢帝魏絳發策於晉公皆盟墨未乾顧口血猶在俄驅南牧之馬旋興北伐之師蓋夷虜不情犬羊無信莫守金石之約難充谿壑之求圖暨安而解倒垂猶之可也顧長慮而尊中國豈其然乎恭惟皇帝陛下大德有容神武不殺體乾之健行巽之權務和衆以安民迺講信而脩睦已漸還於境土想喜見於威儀臣幸遇明時獲覩盛事身居將閫功無補於涓埃口誦詔書心有慚於軍旅尚作聰明而過慮徒懷猶豫而致疑謂無事而請和者謀恐卑辭而益幣者進臣願定謀於全勝期收地於兩河唾手燕雲終欲復讎而報國誓心天地當令稽顙以稱藩

持此議論豈能一日安於高宗之朝哉蓋公不滅虜檜且滅公天固定之公亦自知之矣不能學張俊輩偷取富貴於臣虜之世也

謝除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表　周必大

宗伯綴文昌之坐、已高曳履之班、翰林依華蓋之星、向玷演綸之直、當聖王謹持於公器、獨遇臣常愧於私人、臣竊考自古豪英之才、旋知當今文學之士、或抑厭草茅之下、或陸沉州縣之中、瞻城南尺五之天、致身無路、想玉階方寸之地、通籍幾人、況乎出入禁嚴、周旋侍從、論思獻納、日通清光、衣被服乘、咸叨徽數、向匪負一時之望、安能符衆論之公、如臣者學不足以知方、才不足以應務、家壁四立、甘爲窮陋之民、君門九重、敢起躋攀之念、而臣親逢聖作、首奉詔除、簡知特厚於儒臣、獎擢獨更於華貫、官益崇而效寡、祿愈富而報微、左降固宜、右遷何有、恐拜便蕃之命、疊加優異之恩、帥屬春官、光貳卿之舊次、携文禁苑、添四命之新榮、煥寶帶以章身、飾繡韉而華廄、正使實秉數品、尚虞稱塞之難、矧伊初之寸長、何意超踰之甚、周章就列、俯仰愧慚、此蓋伏遇皇帝陛下、道協舜華、志收禹迹、明明在上、雖洞照於羣情、浩浩其天、每包涵於萬類、寧稍指於爵秩、恐或棄於菲封、遂致凡才、亦塵顯仕、臣敢不悉其思慮、稱是寵褒、號令文章、期助漢家之制、討論潤色、勉聯鄭國之賢、苟追素餐、豈儔玄造、

必大字子充、廬陵人、孝宗朝兩入翰林、幾六年、制命溫雅、周盡事情、爲一時詞臣之冠、

福建到任謝表　陸游

咸造在廷甫遂朝宗之願奉使有指遽叨臨遣之榮大造難名餘生曷報中謝伏念臣幺然薄命起自窮閻偶以元祐之黨家獲與紹興之朝士真人有作景運方開適當宁歎息人才之寔難顧一時豪傑號召而來至首蒙引對面錫殊科遭逢稀闊之知登動邇遐之聽豈期寒薄旋困沉綿卒緊全度之恩俾獲退藏之分寖尋半世轉徙兩川三爲別乘之行再忝專城之寄五十之年巳過非復壯心八千之路來歸恍

如昨夢敷陳淺拙應對參差惟遺黜之是宜豈超遷之敢望此蓋伏遇皇帝陛下道兼倫制澤被堪輿念臣流落有年尚未除於狂態憐臣馳驅無地空竊抱於愚忠顧踵末路之孤蹤猶玷外臺之高選臣謹當力恩守道深戒瘝官禮樂遂有光華既大踰於素望靖共好是止直庶少答於鴻私

游以漏言出通判夔州本傳但云後累遷江西常平提舉不言爲福建何官

江西到任謝表　陸游

疏恩趣召靡待一人之言改命遣行猶備四方之使升衷欲叙雪涕先傾中謝伏念臣稟資迂愚立身羇貌偶竊羣鈕之餘暇妄窺述作之淵源槩然自力於簡編老之將至過矣見稱於流輩轉而上聞頃入對於燕朝貿親承於睿獎然而異恩賜第弗由場屋之選掄特旨造廷非出公卿之論薦巳分巫投於閒散豈期重累於生成此蓋伏遇皇帝陛下立賢無方用人唯巳一洗拘攣之積弊廣收瑰傑之遺才施及妄

庸亦蒙省錄甫停追詔還畀使旜凡曰自結於上知皆俾無蹈於後官海嶽之內纖塵墜露何所用之父母之愛幼子童孫茂以加此驅馳入境感懼填膺重念臣樸學守株孤身弔影素乏蚍蜉蝗子之助孰爲輪囷蟠木之容惟餘日之安歸抱微誠而永歎方天子建中和之極用告成功雖太史近卜祝之間亦思自效尚懸長育不遂棄捐所願預草漢家檢玉之文未敢遽同堯民擊壤之作刻肝自訴伏鎖何辭疾痛饑寒仰而呼天誓靡求於世作齋戒沐浴可以事帝

冀終望於清光

皆俾無蹈於後官一本作諂此句不可解

嚴州到任謝表

陸游

穿延和之細伏函咫尺天佩新定之左符秩二千石明塵過分感懼交懷中謝 臣聞明主恩深書生命薄唐帝之知李白一官不及於生前漢皇之念相如遺稾徒求於身後況如臣輩莫望昔人猥緣一技之卑嘗綴百僚之末雖簪笏久違於斯寓乃姓名猶在於淵衷乘傳來歸兩奉召還之旨懷章欲上亟蒙趣對之榮親降玉音俯憐雪鬢勞其久別蓋寵嘉近侍之所宜勉以屬文實臨遣守臣之未有茲蓋伏遇皇帝

陛下睿謨冠古英斷如神肆筆成書千載獨高於聖學刺經作制諸儒絕企於清光以臣夙被化於明時儕臣本廢書於晚歲將激昂其素志故闊略於往愆臣敢不戴使愚使過之恩念有社有民之寄愁棠陰而聽訟期無墜於家聲及瓜戍而代歸尚少緩於君賜

游本傳云過闕陛辭上諭曰嚴陵山水勝處職事之暇可以賦詩自適表中勉以屬文云云蓋指此

丞相率文武百僚賀壽皇正旦表　陸游

道妙混成太極著兩儀之本天端更始三朝受萬國之歸慶集有邦驩騰率土中賀恭惟至尊壽皇聖帝陛下濬哲稽古清明在躬據乾符闢坤珍難名蕩蕩之德系唐統接漢緒誕受丕丕之基以海宇之富而誇巢由高世之風以父子之親而行堯舜曠代之事迨此獻歲發春之日實繄考圖數貞之時史冊增華搢紳太息臣等幸承睿獎獲覩昌期鵷行畢集於大

庭共喜虞舜之近龍袞恪趨於小次更知榮養之備

進大學衍義表　眞德秀

汗竹雖陳何補聖經之奧食芹欲獻誤蒙天語之溫以十年纂集之勤欣一旦遭逢之幸中謝惟大學設八條之教爲人君立萬世之程首以格物致知示窮理乃正心之本推之齊家治國見脩己爲及物之原曾子之傳獨得其宗程氏以來大明厥旨迨師儒之繼出有章句之昭垂臣少所服膺晚而知趣謂淵源遠究實東魯教人之微音而綱目粲然乃南面臨民之要道屬叨侍從論思之列適當姦諛蒙蔽之時念

將開廣於聰明惟有發揮於經術使吾君之心炳如白日於天下之理洞若秋毫雖共觽雜進於虞朝豈魑魅能逃於禹鼎不量菲薄欲效編摩遠覊三至之讒徒結九重之戀既投閒而置散因極意於研精[illegible]敢不忘君每惓惓於報上藩牆皆置筆幾兀兀以窮年首劉聖賢性命道德之言旁采古今治亂安危之迹必提其要皆聚此書凡諸老先生之講明粗加該括於君子小人之情狀尤極形容載瞻海嶽之崇深期效涓埃之裨補茲蓋恭遇皇帝陛下乾旋坤轉日

就月將、於緝熙殫厥心。基命遹隆於成后念終始典
於學遜志克邁於商宗。方將切磋琢磨而篤於自脩、
定靜安慮而進於能得、事欲明於本末、理期貫於精
粗、遹務成編、冒塵清燕、止其所止、願益加止善之功、
俯以又新、更推作新民之化、
理宗即位、德秀屢進、鯁言彌遠、謀撼之、給事中王
塈始駁德秀所主濟王贈典、侍御史莫澤等交章
劾之、落職罷祠、彌遠死、上親政、召爲戶部尚書、乃
以衍義進、上欣然嘉納、

權戶書謝表　眞德秀

十連竊寵、愧潘閬之罔功、一札遄歸、叨地官之晉長、
班躋陪於踐斗、懼深重於履氷、伏念臣素守朴忠、濫
膺廻簡、襄被初元之召、首躋邇服之榮、自退屏於山
林、浸逖違於軒陛、憂時之髮益白、恨去國之十年、戀
闕之心如丹、敢忘君於一飯、聞蒙起發、再玷承流、是
蓋分符、亟復還於舊物、青冥接紱、繡行忝於故鄉、曾
坐席之未溫、忽賜環之已及、方躬覽宏開於公道、而
彙征畢萃於羣賢、敢圖孤迹之漂流、亦厠清朝之記
錄、且民部周司徒之任、豈惟稽戶口之版圖、頗尚書
古納言之官、蓋實專喉舌之樞要、欵拜演綸之渥、旨
陛史履之華、退省駑疲、曷勝叨冒、茲蓋恭遇皇帝陛
下、乾剛天健、離德日新、親庶政以勵精、大明黜陟、臨
百官而昭德、洞別忠邪、念臣嘗參紫案之聯、知臣精
厲素絲之節、趣還近級、俾侍清光、臣敢不期稱隆私、
勉堅初志、生財有道、雖慚源流本末之知、事君非欺、
願竭拔納論思之效、

江東漕到任謝表　眞希元

兩螭夾侍久點近班四牡載馳叨分劇郡假中秘隆儒之寵爲外臺將指之光望過所期感深以惕伏念臣才非適用幸有逢辰屬漢廷更化之初首唐室登瀛之選金鑾夜直承密命者六朞玉陛晨趨對清光於再稔凡吮墨濡毫之士皆振纓聯弁其間吏責既脩所願優游於邇列主恩未報寧忘眷戀於本朝其如親闈喜懼之年當謹人子清溫之職輒援公輔辭翰林之請庶幾潘岳奉板輿之權分太守之符日需

成命出少府之節遠冒殊恩懷章而過里門閭甯而臨封部敬卜中和之節重宜寬大之書軺傳初馳旄倪爭覩謂朝廷所以綴柱下之史蓋聖主將以惠江右之民因博采於風謠頗究知其疾苦以垂罄之家而困追需之日以婁歉之歲而多流徙之人官無定證之簿書甲有難平之徭役吏移星火不勝胥史之誅求牒訴丘山半爲賦租之繁重興言及此勿敢可乎飄殫朝夕之咨諏兼可公私之緩急賦難遽省盡漸損賦外之征民未易蘇當先去民間之蠹切自量其綿薄恐終負於選掄伏遇陛下洪造曲成大門溥照念臣志存將母俾獲便於旨甘知臣學本愛人欲稍視其政事肆加遷職仍俾重權臣敢不以阜俗爲阜財之方以悅民爲悅親之本灌輸所仰愧無鞭策之能撙節是先敢佩玉音之訓

眞德秀字希元建之浦城人寧宗嘉定中爲起居舍人數言事不諱時史彌遠用事方以爵祿縻天下士德秀慨然謂劉爚曰吾徒須急引去使廟堂知世亦有不肯爲從官之人遂力請去出爲秘閣

脩撰江東轉運副使

以奉祠再除知泉州到任謝表　眞德秀

奉祠居里、每勤北極之瞻、進職守藩、復忝南州之寄、甫歸舊服、恪布寬條、臣聞天道至仁、風霆無竟日之怒、聖君大度、山林鮮終棄之才、韓安國起於徒中、柳宗元用於貶所、皆爲長史、蓋值明時、微臣乏漢唐二子之能、陛下守祖宗萬年之法、昨者金華之入侍、溫然玉色之下詢、曷嘗因諫以罪人、自愧格君之無術、方抨彈交上、獨亮狄山之愚、逆遲宥一頟盡洗元城之玷、何嗇於議罰、而樂於用恩、庸見九重之本心、不忍一眚而棄物、既班次對、又秩殊廷、沒齒飯疏、夫亦奚憾、建牙作屏、則匪所期、敢圖朱幡皂蓋之華、仍莅紫帽清源之境、念昔先帝付臣此州、玩愒三年、不聞善最、侵尋半世、復見遺民、屬當公私揭弊之餘、不勝上下煎熬之急、七邑而二爲煨燼、十室而九乏蓋藏、禁旅雲屯、軍餉每難於宿飽、宗藩日茂、俸緡半出於罄空、自省迂疎、若爲經理、幸遇陛下道心淵靜、德性昭融、不以諛悅爲愛君、故畧臣疇昔批鱗之譴、不以聚斂爲體國、故取臣平時求牧之長、畀以舊封、責其來效、臣昔猶將父、今獨攜孥、祿弗逮於養親、志惟顓於報上、拊摩瘡痏、冀邦人生意之復還、培溉本根、爲

聖朝元氣之一助、

寧宗時、德秀嘗以右文殿修撰知泉州、有惠政、理宗即位、歷禮部侍郎直學士院、屢進讜言、上虛心開納、彌遠益憚之、諷臺諫以德秀論濟王贈典、劾之、落職罷祠、紹定五年進徽猷閣、再知泉州、迓者塞路、深村百歲老人亦扶杖而出、城中歡聲動地、

謝宣召入學士院備顧問表　眞德秀

來從南服未宣民瘼之勞召寘北扉猥被宸綸之寵先生里巷榮動搢紳切覩列聖之用人惟侍詞臣而加禮蓋於言語文章之外責其論思獻納之忠或雖忤旨而暫閑終必棄瑕而復用脩除翰院在褒滁出守之餘軾侍禁庭亦赤壁歸來之際加歲月則其文老涉變患則其慮長乃登邃嚴以備顧問如臣者才華弗競戇拙自將掌先皇帝內制者六年每慚越俎迨陛下初元之再命竟許循牆以驅馳州縣之煩且放廢山林之久見閑寢少蕪菜益荒結茅屋於雲邊以甘終老躡玉堂於天上若隔前生敢云白首之重來誤辱清衷之親簡獲玷久虛之選幾成三入之榮恭遇陛下肆筆成文解絃更化志孚羣聽欲下山東之書念在邊陲或訪河西之事必有端良之彥以充供奉之班奚取臣愚俾承人乏臣敢不益堅晚節思答隆知賜宮錦而嘉草詔之能雖非敢望即金鑾而摘任賢之要知所自新

彌遠既死上始親政以顯謨閣待制知福州召

戶部尚書改翰林學士知制誥德秀在理宗朝凡再入學士院詳此表語意蓋福州以後事也

除刑部尚書謝表　　方岳

祈父王之爪牙久負障邊之寄。尚書國之喉舌遽塵司寇之班懇避無從叨踰已甚臣切以班固志刑法兼存兵甲之繕脩皋陶作士師曰惟寇賊之姦宄蓋二者相爲於表裏而四夷正類於鞭笞乃沓分捆之臣與聞司臬之事繫此責則重矣非其人而謂何伏念臣受國厚恩遭時多事當共甫牧既不能折衝以寢虜謀戒爾西征復不能殲羣醜以敵王愾維犬羊之宵遁尚狐兎之晝嗥奚有微勞肆茲懋渥此蓋

恭遇皇帝以并包立皇極以戀勤與人心罰賞僭及淫爲雖私於八柄然功疑惟重顧何憂於一官遂令孤外之蹤亦玷文昌之選臣敢不相爲當勝獨有捐軀突厥通不習文已莫辭於寇部馬伏波雖已老誓當死於邊城

賀耕籍表　　失名

青壇祇祓儼萬乘以尊臨黛耜爰與舉三推而躬勸歡傳華旦風動綿區竊以籍乃借民周雅述載芟之訓冕而從事戴經垂秉耒之辭不惟敦厖淳固於是乎成抑亦醴酪粢盛由此而出考之往牒具有明文故孝武頒詔於東郊章帝親巡於懷縣豈止一時之稱美實爲千古之流光挺上聖之中興侔鴻儀而肇舉凡居涵覆孰不欣愉恭惟陛下大德時乘多能天縱盡挽雲間之河漢洗空天下之干戈南北交通書

文混一肆念黎元之衆未知稼穡之艱爰擇元臣用勤終畝丕顯先農之祀於昭重穀之誠千耦其耘佇履豐功之郎萬邦無斁永歌嗣歲之興臣叨守偏方幸覩盛事書頒一札已聞天語之叮嚀。麥秀兩岐願繼前賢之彷彿。

賀河清表　失名

后祇秩祀適陳毋事之儀坎德開先時薦河清之瑞表非常之景昭至感之精通凡在見聞孰不欣忭伏惟陛下誕揚基命欽奉玄謨得虞帝之執中體成湯之秉哲人文煥而允穆聖風衍而普和名山既升集四靈而爲畜萬物咸賴顧行葦而不傷恬淡宅中雍容垂拱天鑒丕德啓眞籙以合符民戴上庥奄神區而望幸講求茂實俯詢僉同增脩鄧上之宮肸發襄城之駕威儀浸盛兼商輅以齊驅福應駢臻豈漢

諸后專美惟域中四大地得一以攸寧天生五材水潤下而爲利稽九河之既導冠四瀆以稱尊抱雖稟以縈迴合汾源而奔注舟師振楫幾汨於涇泥川后靜波俄澄於江練連銀漢而共色併淡井以成文三門緩激箭之流百丈見織鱗之戲蕩邪却穢挹之無遜於甘泉薦潔明馨用之可登於玄酒實千年之慶會冏萬世以延鴻臣等將事嚴祠獲覩丕應顧縉紳之士已拜於封章止句决之間又竊於列奏願示在庭之著式昭希代之殊祥

賀平宋表　孟祺

臣伯顏等言國家之業大一統海嶽必明主之歸帝王之兵出萬全蠻夷敢天威之抗始干戈之爰及迄文軌之會同區宇一清普天均慶欽惟皇帝陛下道光五葉統接千齡梯航日出之邦冠帶月支之國際丹崖而述職奄瀚海以爲家獨此宋邦弗遵聲教謂江湖可以保逆命舟楫可以敵王師連兵負固踰四十年背德食言難一二計當聖主飛渡江南之日遣行人乞爲城下之盟逮凱奏之言還輒姦謀之復肆

拘囚我信使忘乾坤再造之恩招納我叛臣盜漣海二城之地我是以有六載襄陽之討彼居然無一介行李之來禍既出於自求怒致聞於斯赫臣肅將禁旅恭行天誅爰從襄漢之上流復出武昌之故渡藩屏一空於江表烽煙直接於錢塘尚無度德量力之心乃有殺使毀書之事屬廟謨之親稟謂根本之宜先乃命阿剌罕取道於獨松董文炳進師於海渚臣與阿朮阿答海等忝司中閫直指爲都犄角之勢既成水陸之師並進常州一破列郡傳檄而悉平臨安

爲樹霸將運籌而畢會彼極窮處迅出哀鳴始則爲狩延納幣之祈欠則有傳藩奉璽之請顧廿言何益於負嵎率銳旅直抵其近郊召來用事之大臣放散思歸之衛士堀强心在四郊之積草都無飛走計窮一片之降幡始豎其宋國主率諸大臣已於二月初六日望闕拜伏歸附訖所有倉廩府庫封籍待命外臣奉揚寬大撫戢吏民九衢之市肆不移一代之繁華如故茲惟睿算卓冠前王視萬里爲目前運天下於掌上致令臣等獲對明時歌七德以告成深切龍

庭之想上萬年而爲壽吏陳虎拜之詞

孟祺字德卿符離人伯顏伐宋爲行省諮議遂郎中伯顏雅信之每詣闕政無大小祺茲裁決之宋平伯顏奏祺前後功多晉嘉興路總管佩虎符行未久解官歸卒謚文襄

徽欽入金大受挫辱有昏德重昏之封蒙古於瀛國不聞有此藝祖仁厚太宗錫薄之報也天道好還夫豈欺我

進授時曆經曆議表　楊桓

協時正日國政之大端彰往考來曆書之明驗一或失焉衆所共瞻豈天運之靡常始人爲之未密昔稱作者初匪一家其始也莫不精微未幾則旋聞疎闊蓋由年拘積算日括周分不知閱測以考真率多傅會以求合必欲行於永久詎容失之毫釐幸當累洽之辰共仰同文之治事加詳覈法貴變通欽惟憲天述道仁文義武大光孝皇帝陛下政類陰陽德齊穹壤燭消息盈虛之理得裁成輔相之宜爰命文臣若稽乾象晝則考求實影夜則揆度中星察氣朔之後

先定躔離之朓朒精思密索討本窮原革前人苟簡之規成盛代不刊之典其爲要旨具載成書所有授時曆經三卷立成二卷轉神注式一十三卷曆議三卷已繕寫成二十一冊隨表上進干冒天威不勝惶懼震越之至

楊桓字武子兗州人幼警悟讀論語晝寢章慨然立志由是終身未嘗晝寢由教授召爲太史院校書郎奉勅撰儀表銘曆日序文詞典雅

進實錄表　　王惲

與湯遠堯舜之功令名顯著方冊布文武之政義問
宜昭粤自漢隋及夫唐宋咸有信史以貽後來況大
業豐功震今耀古惟深善述首議不揚洪惟世祖皇
帝仁孝英明睿謀果斷爰從潛邸有志斯民植根幹
而佐理皇綱聘耆德而講明治道始平大理再駕長
江過化存神有征無戰迨其龍飛灤水鼎定上都華
彝政以維新撫同仁而一視規模宏遠朝野清明內
則肇建宗祧創設臺省修舉政令登崇俊良外則整

治師徒申嚴邊將布揚威德柔服蠻羌加以聖無不
通明靡不燭守之以勤儉朴素養之以慈惠雍和收
攬權綱綜覈名實賞罰公而不濫號令出以惟行萬
彙連茹羣飛入彀剗平下土統正中邦慕義嚮風聲
教賓朔南之暨梯山航海職貢無遐邇之殊方且開
學校而勸農桑考制度而興禮樂國號體乾坤之統
書畫煥奎璧之文略所有而疇戰功不待討而救民
之聽言擇善明德緩刑斂福錫民遇災知懼得洪範
惟皇之理過周宣修政之勤以致時和歲豐民安吏

職茲帝德允周於廣運故至公均被以無方可謂文
致太平武定亂略繼一祖四宗之志兼三皇五帝之
功開天立極者三十五年立經陳紀者一萬餘事以
謙讓弗遑於備紀故纂修未至於成書欽遇皇帝陛
下寅紹丕基勵精圖治忝覽觀於成憲思適駿於先
聲深詔下臣俾為實錄宅心宗師凝孝羙精開館局
而增置官僚勑羣司而大紬圖籍編摩既富搜訪加
詳采摭於時政之編參取於起居之注張皇初稾增
未見於竿閒承奉綸音俾刪繁而就簡俯殫管見仰

體宸衷盡琴虛文一存實事其變會征伐文物典章
叅為列三代之英蔚爾開萬世之業與夫才德孝廉
之士忠良姦佞之臣版圖生齒之繁財賦畜牧之盛
謹依條據粗效無遺今具所修成世祖皇帝實錄二
百一十卷事目五十四卷聖訓六卷凡二百七十卷
謹繕寫為二百七十帙用黃綾夾複封全隨表上進
臣等忝備台司幸膺盛典顧惟載筆才何有於三長
勉選無辭慮庶幾於一得冒瀆聖聽不勝驚惶

王惲字仲謀衛州汲縣人元貞元年以翰林學士

纂脩世祖實錄因集聖訓六卷上之乃詔文定

經筵官進職謝恩表　虞集

聖作稽古知學敎天開筵迺講於前經當宁屢煩於
明詔垂憲萬世一新經緯之文有臣十人並拜便蕃
之賜獨典容斷創始明時伏惟昔者明王不以天縱
而自聖本之先哲式資道揆以開人故伏羲則畫於
河圖神禹錫疇於洪範凡將圖治愼在求聞蓋帝王
傳授之精布乎方冊而古今治亂之迹可以鑑觀爰
咨博洽之材用廣聰明之識然守藏業者特見諸政
事之著惟事啓沃者先端其心術之微故茲講典之
行實重眞儒之寄必經業可以發聖賢之蘊必器能
可以相禮樂之成必養德之全素蒙乎信必至誠之
積可致感通苟非其人不稱茲選而臣等性本固陋
學尤迂疎守其師說之遺僅不忘其章句及轉國人
之譯粗可達其性情所謂材有限而道無窮心欲言
而口不逮猶亟昔人之歎況乎臣等之愚是故設醴
上尊數趨廣廈旣極詢諮於累歲蔑聞補報之微功
敢謂能自得師坐而進道更錫官聯之重俾專誦說
之司雖竊恩榮愈增憂責茲蓋伏遇皇帝陛下以乾

坤之德爲德以堯舜之心爲心無一念不在於民生無一事不遵於祖憲遐方畢服猶虞水旱之爲災羣賢在朝尚恐俊良之攸伏必合二帝三王之至盛以登四方萬國之太平下收瑣末於芻蕘俾盆涓埃於山海臣等敢不力循古訓各盡微衷非先王之法不敢言冀必由於正路雖末世之事不敢避庶有戒於前車尚勸九歌用稱萬壽

虞集字伯生允文五世孫父汲僑居崇仁已而避兵嶺外少從母楊氏口授論語孟子左傳歐蘇文

通其大義泰定初遷秘書少監自是歲嘗行經筵之制取經史用國語漢文兩進讀集爲反覆古今名物之辨以通之晉翰林直學士帝方嚮用文學集承顧問必委曲盡言或隨事規諫出不語人諫或不入歸家悒悒不樂家人見其然不敢問也衆患其知遇日隆相與摘其文詞爲譏訕天子察其有自故不能中傷卒年七十七世稱邵庵先生

四六法海卷之四

四六法海卷之五

吳郡王志堅論次

友張我城弟志長志慶參閱男偲偕倣編較

爲晉安王謝南兗州章　沈約

臣以菉屛幼無秀業依天宅照藉海憑瀾王爵早加藩麾夙樹進不能閑詩西楚奸禮北河退無以振采六條宣風萬里懷慚起懼薦盜心顏而皇明輝燭照被彌遠遂乃徙旆淮區遷金濟服朱驂出邸青組臨方瞻惟微寵俯仰亡厝

此等文本無大異但以秀潤勝人後人雖極力求勝而不可得故存之

為陳六宮謝章　　　江　總

恭膺禮命愧集丹縷之顏拜奉曲私愁縈翟羽之色層宮夜火伯姬匪驚楚榭奔濤貞姜何懼豈期日月騰影風雲瀉潤遂復位崇九御聲高六列象服增華丹軿耀采何以弼佐王風克柔陰化藐惶茲集追想流荇之詩荷遠相并遂失鳴環之節

上陸宣公奏議劄子　　蘇　軾

竊謂人臣之納忠譬如醫者之用藥藥雖進於醫手方多傳於古人若已經效於世間不必皆從於已出伏見唐宰相陸贄才本王佐學爲帝師論深切於事情言不離於道德智若子房而文則過辨如賈誼而術不疎上以格君心之非下以通天下之志但其不幸仕不遇時德宗以苛刻爲能而贄諫之以忠厚德宗以猜疑爲術而贄勸之以推誠德宗好用兵而贄以消兵爲先德宗好聚財而贄以散財爲急至於用

人聽言之法治邊馭將之方罪己以收人心改過以應天道去小人以除民患惜名器以待有功如此之流未易悉數可謂進苦口之藥石鍼害身之膏肓使德宗盡用其言則貞觀可得而復臣等每退自西閣即私相告言以陛下聖明必喜贄議論但使聖賢之相契即如臣主之同時昔馮唐論頗牧之賢則漢文爲之太息魏相條鼂董之對則孝宣以致中興若陛下能自得師莫若近取諸贄夫六經三史諸子百家非無可觀皆足爲治但聖言幽遠末學支離譬如山

簡之崇深難以一二而推擇如贄之論開卷了然聚古今之精英實治亂之龜鑑臣等欲取其奏議稍加校正繕寫進呈願陛下置之坐隅如見贄面反復熟讀如聞贄言必能發聖性之高明成治功於歲月

文忠斯舉即孔明爲後主寫申韓意蓋起懦莫如厲療昏莫如斯乃古人因病用藥之意而孰知膏肓之不可起何也可爲長歎

中和日謝恩賜尺狀　白居易

右今日奉宣賜臣等紅牙銀寸尺各一者伏以中和届節慶賜申恩當晝夜平分之時頒度量合同之令況以紅牙爲尺白銀爲寸美而有度煥以相宜逮下明忖度之心爲上表裁成之德慶澤所及歡心畢同臣等慶忝日深寵賜歲至雖恩光下濟咫尺之顏不違而尸素内慚分寸之功未效捧受慚畏倍萬恒情謹具奏聞謹奏

呂頌令狐楚各有謝賜春衣牙尺表蓋唐時制度如此

爲濮陽公涇源謝冬衣狀　李商隱

恩極解衣榮加降蠒戴山未重負日非暄臣謬領藩垣適當戎狄唯憑廟算粗展軍威絕塞獵迴幸無警急高烽火過但報平安直以地勢多陰川形稍背三伏常聞於屏蹔九秋尋訝於垂縉代馬蹔嘶隴山無葉燕鴻未過涇水先冰是以每降王臣仍迂御筆織封垂露寵錫禦冬非玉女裁成即仙人織出徒驚在笥莫睹因針始顧孱微深懼不勝冠帶旋蒙被服便如能執干戈過遠軍前歷霑麾下達喜氣而陳根復秀動歎聲而蟄戶潛開華楚成行叟婁塞路共山南宜歛三道大將等雖久居炎燠不慣嚴凝亦既更衣皆忘易地賈餘勇而側思盡敵感鴻私而咸願殺身各限征行不獲陳謝

爲中丞滎陽公謝借飛龍馬送至府界狀　李商隱

右中使某奉宣恩旨以臣赴任特借飛龍馬一疋并鞍轡等送至京兆府界者臣謬奉恩榮出叨廉問登朝謇步深軫皇慈特命內臣俾騰上駟梁縣蜀鐙几覆吳鞍每多曳練之疑不假着鞭之力倏踰秦甸將復周關照地廻光聽天送影長亭欲別未期東道而來雙闕傾嘶願附北風之思無任感恩戀闕言涕屏營之至

古者中丞出都上以一騎假之便爲特恩今一介小人盜用僞符洋洋乘輿其至以入人昇之此何爲者也

爲南承嗣上中書門下乞兩河效用狀

柳宗元

伏以越敗夫差多會稽納官之子趙摧栗腹郎長平死事之孤何者義烈之餘色氣猛厲上將效於國用下欲濟其家聲所以憤激悽愴常思致命者也某先父死難睢陽事存簡冊累降優詔榮及子孫爰自襁褓超昇品秩肉食廩給未嘗暫停頃守涪州屬蜀西邅逆將至死命以盡夙心寢戈嘗膽志願未究會刀筆之吏寅以深文首級之差今復誰辨薏苡之謗不能自明猶賴舊勳謫居樂土食人力之粟守無事之官拳拳血誠無所陳露伏見明制興師討伐恆冀蔑爾小醜尚欲逋誅某材非古人志慕前烈願得身當一隊效死戎行竭平生之忠懇申幽明之寃痛撫劍心往發言涕零嘗聞漢法有奮擊匈奴者諸侯不得擁遏又况丞相總軍國之重定廊廟之謀固當弘獎無所棄捐伏乞哀憫收撫以成其心

承嗣歷涪州刺史劉闢叛以無備謫永州○越語句踐栖於會稽乃令於三軍曰孤子寡婦疾疹貧病者納官其子宦仕也仕其子而教之廩以食之也

代人進甆器狀　柳宗元

藝精埏埴，制合規模。稟至德之陶蒸，自無苦窳；合太和以融結，克保堅貞。且無瓦釜之鳴，是稱土鉶之德。器慙瑚璉，貢異砮丹。既尚質而爲先，亦當無而有用。

貝瓊雜錄云陶冶自舜時便有三代迄於秦漢所謂甆器是也末俗尚靡不貴金玉而貴銅磁遂有秘色窰器世言錢氏有國日越州燒進不得臣庶用故云秘色陸龜蒙詩九秋風露月窰開奪得千峯翠色來如向中宵盛沆瀣共嵇中散鬭遺杯乃

知唐世已有非始於錢氏按子厚此狀可以補貝瓊之遺故錄之

奏彈曹景宗　任昉

御史中丞臣任昉稽首言：臣聞將軍死綏，咫步無却；顧望避敵，逗撓有刑。至乃趙母深識，乞不爲坐；魏主著令，抵罪已輕。是知敗軍之將，身死家戮，爰自古昔，明罰在斯。臣昉頓首頓首，死罪死罪。竊尋獯獫侵軼，暫擾疆陲；王師薄伐，所向風靡。是以徐淮獻捷，河兗凱歸，東關無一戰之勞，途中罕千金之費。而司部縣隔，斜臨寇境，故使狡虜憑陵，淹移歲月。故司州刺史蔡道恭率厲義勇，奮不顧命，全城守死，自冬徂秋，獨

轉戰無窮，亟摧醜虜。方之居延，則陵降而恭守；比之疎勒，則耿存而蔡亡。若使郢部救兵，微接聲援，則單于之首，久懸北闕，豈直受降可築，涉安啓土而已哉。實緣郢州刺史景宗，受命致討，不時言邁，故使蝟結蟻聚，水草有依，方復按甲盤桓，緩救資敵，遂令孤城窮守，力屈凶威。雖然，猶應固守三關，更謀進取，而退師延頸，自貽虧衂。疆埸侵駭，職是之繇，不有嚴刑，誅賞安寘。景宗即主臣。謹按使持節都督郢司二州諸軍事左將軍郢州刺史湘西縣開國侯臣景宗擢自

行間遺玆多幸指縱非擬獲獸何勤賞茂通侯榮高
列將負擔裁弛鐘鼎遽列和戎莫效二八已陳白貫
至踵功歸造化潤草塗原豈獲自已且道恭云逝城
守累旬景宗之存一朝棄甲生背死蔡優劣如是惟
此人斯有靦面目昔漢光命將坐知千里魏武置法
案以從事故能出必以律錙銖無爽伏惟聖武英挺
略不世出料敵制變萬里無差奉而行之實弘廟算
惟此庸固理絕言提自逆胡縱逸久患諸夏聖朝乃
顧將一車書態彼司試致辱非所早朝永歎載懷矜

惻致茲虧喪何所逃罪宜正刑書肅明典憲臣謹以
劾請以見事免景宗所居官下太常削爵土收付廷
尉法獄治罪其軍佐職僚偏裨將帥絓諸應及咎者
別攝治書侍御史隨遣續奏臣謹奉白簡以聞

景宗字子震新野人梁武爲雍州刺史景宗深自
結附及起兵率五服內子弟三百人從軍城平封
湘西縣侯天監二年爲任昉所奏帝以功臣不問
後又以功進爵爲公

脩竹彈甘蕉文

沈約

渭川長兼淇園貞幹臣脩竹稽首臣聞芟荑蘊崇農
夫之善法無使滋蔓翦惡之良圖未有蠢苗害稼不
加窮伐者也切尋蘇臺前甘蕉一叢宿漸雲露荏苒
歲月擢本盈尋垂蔭含丈階緣寵渥銓衡百卉而與
奪乖爽高下在心每叨天功以爲已力風聞籍聽非
復一塗猶謂愛憎異說所以掛乎嚴網今月某日有
臺西階澤蘭萱草到園同訴自稱雖慙杞梓頗異蒿
蓬陽景所臨餘來無隔今月某日巫岫斂雲秦樓開

照乾光弘普罔幽不矚而甘蕉攢莖布影獨見鄣蔽
雖處臺隅遂同幽谷臣謂偏辭難信敢察以情登攝
甘蕉左近杜若江蘺依源辨覆兩草各處異列同款
既有證據羌非風聞切尋甘蕉出自藥草本無芬馥
之香柯條之任非有松栢後凋之心蓋闕葵藿傾陽
之誠憑藉慶會稽絕倫等而得人之譽靡即稱平之
聲寂寞遂使言樹之草忘憂之用莫施無絕之芳當
門之弊斯在妨賢敗政孰過於此而不除戮憲章安
用請以見事徒根翦葉斥出臺外庶懲彼將來謝此

衆屈

任昉有彈劉整范縝文沈約有彈王源文皆先攝左右及媒人等到臺辯問明確而後以白簡從事蓋當時政體如此或云風聞言事起於武后朝此語信然此與組表皆近俳然實毛穎之嚆矢也

拜中軍記室辭隨王牋 謝朓

朓聞潢汙之水願朝宗而每竭駑蹇之乘希沃若而中疲何則皁壤搖落對之惆悵歧路東西或以嗚邑況乃服義徒擁歸志莫從邈若墜雨翩似秋蔕朓實庸流行能無算屬天地休明山川受納褒采一介抽揚小善故得捨耒場圃奉筆菟園東亂三江西浮七澤契闊戎旃從容讌語長裾日曳後乘載脂榮立府廷恩加顏色沐髮晞陽未測涯涘撫臆論報早誓肌骨不悟滄溟未運波臣自蕩渤澥方春旅翮先謝清

切藩房寂寥舊蓽輕舟反溯弔影獨留白雲在天龍門不見去德滋永思德滋深唯待清江可望候歸艎于春渚朱邸方開效蓬心于秋實如其簪履或存衽席無改雖復身塡溝壑猶望妻子知歸攬涕告辭悲來橫集

朓爲隨王子隆鎭西功曹轉文學子隆好詞賦朓尤被賞長史王秀之以朓年少相動欲以啓聞朓知之因事求還箋辭子隆云云時荊州信去倚待朓執筆便成文無點易

爲司徒趙國公謝皇太子齎詩牋　許敬宗

無忌惶恐白內使榮陽夫人至蒙齎歎別五韻并垂示擬古一首跪開玉札炫目澄心行諷金聲式歌且抃竊惟化成天下實繫以導洪源體物緣情自風騷而綿劉代負不戚相祖述罕見生知伏惟殿下摛絢紹天含章挺睿溫文表裕蕤清漢於韶韡麗則凝華繹春宮於博望乃以監守餘暇俯覽詩篇覽夜月之流光降無私於遠客想懸旌之末卷察翹心於征旆加又作依依垂柳益愴邊城鬱鬱中園偏傷遠塞殊私所被文旨兼深詞運理而彩神氣凌雲而含粹五章間發若啓榮光之圖六律相宣如覩奏金之字無忌幸從輝武愧乏王粲之才忝降斯文益深吳質之戀無任感荷慶躍之至於是抑寂來音繼震方之遐響投牋見意吐爝火之微光

高麗之役長孫無忌從征太子監國定州敬宗典機劇岑文本卒帝驛召敬宗以本官檢校中書侍郎掌誥令此牋是時作也

求自試啓　王融

臣聞春庚秋蟀集候相悲露木風榮臨年共悅夫惟動植且或有心況在生靈而能無感臣自奉望宮闕沐浴恩私拔迹庸虛參名盛列纓劒紫複趨步丹墀歲時歸來誇榮邑里然無勤而官昔賢曾譏不任而祿有識必譏臣所用慷慨憤懣不遑自安誠以深恩鮮報聖主難逢蒲柳先秋光陰不待貪及明時展悉愚効以酬陛下不世之仁若微誠獲信短才見序文武吏法惟所施用夫君道含弘臣術無隱翁歸乃居中自見充國曰莫若老臣雞嵬前修敢蹈輕節以目不媒之鄙式罄奉公之誠抑又唐堯在上不參二八管夷吾恥之臣亦恥之願陛下裁覽

融以父官不遂弱年便欲紹興家業啓齊武帝求自試

謝高祖啓　袁昂

恩降絕望之辰慶集寒心之日焰灰非喻葛枯未擬握衣聚足顛狽不勝臣遍歷三墳備詳六典巡按賞罰之科詶檢生死之律莫不嚴五辟於明君之朝峻三章於聖人之世是以塗山始會致防風之誅酆邑方構有崇侯之伐未有緩憲於斮戮之人赊刑於耐罪之族出萬死入一生如臣者也推恩及罪在臣實大披心瀝血敢乞言之臣東國賤人學行何取既殊鳴鴈直木故無結綬彈冠徒藉羽儀易農就仕往年濫職守秩東隅仰屬龔行風驅電掩當其時也負鼎圖者日至執玉帛者相望獨在愚臣頓昏大義殉鴻毛之輕忘同德之重但三吳險薄五湖交通屢起田儋之變每懼殷通之禍空慕君魚保境遂失師涓抱器後至者斬臣甘斯戮明刑殉衆誰曰不然幸約法之弘承解綱之宥猶當降等薪粲遂乃頓釋鉗赭斂骨吹魂還編黔庶濯疵盪穢入楚游陳天波既洗雲油遂沐古人有言非死之難處死之難臣之所荷曠古不書臣之所死[illegible]地

昂字千里顗之子齊末爲吳興太守梁武起兵州郡望風皆降昂獨拒境建康平帝使李元履喻之敕曰袁昂道素之門世有忠節勿以兵威陵辱元履至昂亦不請降開門徹備而已及至以爲臨川王參軍昂啓謝云云帝答曰朕遺射鉤卿無自外

謝隨王賜紫梨啓　謝朓

味出靈關之陰。旨珍玉津之滋。豈徒眞定歸美。大谷慙滋。將恐帝臺妙菓。安期靈棗。不得孤擅玉盤。獨甘仙席。雖秦君傳器。漢后推餐。望古可儔。於今何答。

謝隨王賜左傳啓　謝朓

昭晰殺青。近發中汗。恩勅按明。慈曷下雖。朓未睹山筍。早慚河籍。紫踏專門。說非章句。庶得既困而學。括羽攀其。蒙心家藏。賜書篋金。遺其貽厥。披覽肺腑。吟諷知厚。

謝勅賚地圖啓　梁昭明太子

漢氏輿地。形茲未擬。晉代方丈。比此非妙。匹之長棠。唯畫古賢。儔之未央。止圖將帥。未有洞該八藪。混觀六合。域中天外。指掌可求。地角河源。戶庭不出。豈閒千秋。自識烏丸之地。脫逢壯武。方著博物之書。

謝勅賚貂坐褥席啓　梁簡文帝

東瀛美毳。不著馬虒之儀。北朔文茵。豈聞張敞所記。陰炭既重。寒井猶冰。特降殊私。溫華曲被。雖狐白千金。織成千種。李頒漢被。楊降曹氈。不足以髣髴洪慈。連類聖澤。

上皇太子玄圃講頌啓　梁簡文帝

竊以舜韶始唱靈儀自舞陳律纔宣風心競學輕禽短葉尚識音光沐善歡心寧忘撫抃伏惟殿下體高玄賾養道春禁牢籠文圃漁獵義河注意龍宮研心寶印雲聚生什之才竝命應王之疋探機析理怡然不倦朱華景月詎此忘疲屬素藏晚節玄英初氣霜竹浮陰風梧散葉從容雅論實會神衷綱經生多幸屬此休世蹤躡奉渥得備磬藩而黏蝸未拔迷象不羈寶沒辭衣珠沉勇頷徘閒勝善寧忘歌詠謹上玄圃講頌一首文慚綺發思闕雕英徒懷舞蹈之心終愧清風之藻冒昧呈聞追深赧汗謹啓

謝賚扇啓　梁簡文帝

臣綱啓傳詔僥僧明奉宣敕旨垂賚細綾大文畫柳蟬山扇二柄文均析縷香發海檀肅肅清風即令象簟非貴依依散采便覺夏室含霜飲露青蜩應三伏之修景羣飛黃雀送六月之南風蔽日垂陰薰澤懸采浮涼滌暑玆木愧吹聖人造物之巧儕莘庸薄王府好玩之恩於玆下被頂戴曲私伏增欣躍謹奉啓事謝聞謹啓

謝東宮賜裘啓　梁簡文帝

綱啓蒙賚豹裘一領降斯止翰垂玆信服物華𣰽毳名高鷩羽綱才慙齊相受白狐之飾德謝漢蕃均黑貂之賜地惓朔風庭流花雪故以褫生惠氣袖起陽春荷澤知慙聯恩與戀不任下情謹啓事謝聞謹啓

東宮上所得慈覺寺鐘啓　梁簡文帝

竊以白亭舊室絶頭禎祥之氣闕里故堂猶聞鐘石之響猶復存諸良史汙彼篆素豈如杏梁遺飾迴成紺殿椒塗昔處仍構寶階啓蔡鐘於殊里記靈文於福地雖魏廟出璽魯祠現璧因以推兹孝感感此禎契將郭舍鄙其開金宰田陋其產玉豈宜季武庭樹愧韓起之與蜀相宅基慙孝安之碍伏惟覽啓增恩撫瑞深悲慟切覩奩哀喻封篋

謝勑賜第啓　梁元帝

竊以漢錫五倫實云清吏魏寵衞臻用旌廉直未如靈光輪奐睢陽爽塏北連城闕有似甄侯之舍東望市鄽榮深豫章之圃昔狼望木平冠軍辭宅馬池猶隔雍丘讓即臣慚霍曹遠志但識君命無違再思廉陋九殞非答

上東宮古跡啓　梁元帝

師宜八分之巧元常三體之妙史籀李斯之篆蔡邕曹喜之書莫不總萃桂宮盈滿甲館竊以鸞驚之勢既聞之於索靖鷹跱之巧又顯之於蔡邕是以遊霧重雲傳敬禮之法鳥頭魚頷表揚泉之賦頗好六文多慙二禮尚方大篆既其牢落柱下方書何曾髣髴空慕河間之聚書竟微東平之獻表奔使尺牘顧已缺然北海楷隸終成難擬

謝東宮賜白牙縷管筆啓　梁元帝

春坊漆管曲降深恩北宮象牙猥蒙霑逮雕鎸精巧似遼東之仙物圖寫奇麗笑蜀郡之儒生故知稽賦非工王銘未善昔伯喈致贈纔屬友人葛龔所酬止聞通識豈若遠降鴻慈曲覃庸陋方覺瑠璃無當隨珠過侈但有羨卜商無因則削徒懷曹植恆願執鞭

謝晉安王賜馬啓　梁元帝

繹武媿仲都遂蒙大覽之錫偏謝春卿空須名馬之賚故以取方騎友白匹龍媒不待景公婉如齊産無勞馬援翻等漢銅豈有滅沒黑龍連翩白馬餞丈見重津名取貴相彼騏驥猶深戀主踟伊伏櫪彌結懷恩

爲妾弘夜姝謝東宮賚合心花釵啓　梁元帝

未得投壺先應含笑不因鸞鳳自能歌舞夜姝昔住陽臺雖逢四照曾遊澧浦慣識九衢未有仍代爵釵遠勝翠羽飾以南金裝茲麗玉修靡夫人本分章華之裏中山孺子獨荷春宮之恩有志當熊無期投閣

求爲劉瓛立館啓　任昉

昔在魏中愛及晉始書貴處交人悅周行琳瑱廢酒上之客樽俎忘林下之適春秋羽委贖而弗陳西序東膠寂寥而誰仰所以金錐忘魏玉羊失馭神器毁于種戎寶曆遷于於越豈不悲歟劉瓛潔身浴德修行明經珉珪寶於光陰竟松筠於歲暁貧不隕穫其心窮不二三其操而困無居止浮寓親莚垣棟傾錯筐篚莫側有朋自遠無用栖憑皆負笈擔簦櫛風沐露瓛之器學無謝前修輒欲與之周旋開館招屈

臣第西偏官有閑地北拒晉山南望通邑雖曰人境實少浮喧廣輪裁盈數畝布以施立賓塾薄藝桑麻粗創茨宇

瓛字子珪瓛六世孫也篤志好學博通訓義爲安成王參軍公事免自此不復有宦情聚徒教授貴遊士子莫不下席受業當時以比曹鄭嘗講月令畢謂學生曰江左以來陰陽律數之學廢矣吾今講此曾不得其彷彿學者美其退讓何胤嘗從受經特徹未知名惟瓛與周顒深器之齊武帝中竟

陵王子良表爲立館未及徙居辛梁武爲立碑諡貞簡先生

爲卞彬謝修卞忠貞墓啓　任昉

臣彬啓伏見詔書并鄭義泰宣勅當修理臣亡高祖晉故驃騎大將軍建興忠貞公壼墳塋臣門緒不昌天道所昧忠構身危孝積家禍名教同悲隱淪惆悵而年世貿遷孤裔淪塞遂使碑表蕪滅丘樹荒毀狐兔成穴童牧悲歌感慨自哀日月纏迫陛下弘宣教義非求效於方今宗餘烈不泯因陳力於異世但加等之渥近闕於晉典樵蘇之刑遠流於皇代臣亦何人敢謝斯幸不任悲荷之至謹奉啓以聞

彬字士蔚險拔有才而與物多忤仕既不遂乃著蚤蝨蝸蟲蝦蟆等賦又爲禽獸決錄皆大有指斥

謝東宮賚園啓　　張纘

性愛山泉頗樂閒曠雖復伏膺堯門情存魏闕至於一丘一壑自謂出處無辭常願卜居幽僻屏避喧塵傍山臨流面郊負郭依林結宇憩桃李之夏陰對鏡開軒採橘柚之秋實而王襃陸海亂號一金涇渭上腴豪傑所競徙居好畤必待使越之裝別館河陽亦貲牧荊之富此園左帶平湖修陂千頃右臨長薄清潭百仞前逼逵陌朝夕爽塏之容後望鍾阜表裏烟霞之氣每勝春迎夏華卉競發背秋向冬雲物澄霽

竊覬戶牖不異登臨升降堦墀已窮歷覽舟楫所屆累日不能究其源魚鳥之豐山澤不能踰其美

纘字伯緒尚武帝女富陽公主博學多通與元帝為布衣交元帝自比諸葛亮桓溫惟纘許焉河東王譽之隙纘實搆成之後為岳陽王詧所殺性貪婪貨賄塡積元帝皆收之以粽資之屬還其家

荅皇太子啓　　何胤

胤性愛山泉情篤魚鳥而從歸未狎入獸相驚荏年齒衰緣荒徑搴榛梗既無語稼之客寧有論昔之賓鎮默歆亂猶息丘壑秀木清潭於茲永已伏惟明睿之德誕縱自天忠孝之規不待因習猶復留神六經降意百氏同仁傳古等物蓮開闢承華而延儁雅掃黃閣而列文學嘉美聿宣無思不勸胤無解頤之談屢蒙獎飾之重匪南皮之舊每荷存問之恩銜慈承極罔知攸寘

胤字子季尚之之孫齊鬱林時為中書令雖貴顯常懷止足居會稽若耶山雲門寺後還吳居虎丘山西寺初胤二兄求點並栖遯世謂何氏三高又以點為大山胤為小山昭明太子欽其德遣舍人何思澄致手令以褒美之故有此荅年八十六卒

從弟喪上東宮啓　劉孝儀

亡從弟遵百行無點千里立志同氣三荆之友假衆十起之慈皆體之於自然行之如俛拾自碣宮陪燕釣臺從幸攀附鱗翼三十餘載荏眛與善一旦長辭劒匣光芒璧碎符采躬揺神筆親動妙思雖每想南皮書憶阮瑀行經北館歌悼子侯不足輩此深仁齊茲舊愛

謝晉安王賜宜城酒啓　劉孝儀

歲暮不聊在陰即慘惟斯二理總萃一時少府鬬猴莫能致笑大夫落雉不足解顏忽值缾瀉椒芳壺開玉液漢鑄莫過殷杯未逢方平醉而遁仙羲和耽而廢職仰憑殊途便申私飲未矚罍恥已覿櫝岸傾耳求音不聞霆擊澄神密眡豈覩山高愈疾銷憂于斯已驗遺榮忽賤即事不欺酩酊之中猶知銘刻

謝東宮賜城傍橘啓　劉孝儀

多置守民晉爲厚秩坐入縑素漢譬封君固以俛匹穰橙俯連楚柚寧以魏瓜借清泉而得冷豈如蜀食待飴蜜而成甜重似倒影陽池乘華金堞信可珍若榴於式乾貴蒲萄於別館

孝儀名潛孝綽弟云三筆六詩三郎孝儀六謂孝威也孝儀爲人寬厚内行篤

謝東宮賜淨饌啓　劉孝威

糜穌牛牧飯出龍宮千品甘露之食百花珍藥之菓餅兼髓乳漿苞蔗椋雕盤流其滋旨寶器委其色香足使三世長者羞彼識味一角僊人耻其咒術微物多幸叨本由恩性命可捐殊私難答

謝賚錦被啓　劉孝威

色豔蒲桃采踰聯璧鄂君愁繡楚作蓋珠雖復帝賜鶴綾客贈鸞綺高懸麗藻遠謝鮮明漢老悅其怪文蠻賈驚其奇氣

謝東宮賜宅啓

庾肩吾

肩吾居異道南才非巷北流寓建春之外寄息靈臺之下豈望地無湫隘里號乘軒巷轉旛旗門容幰蓋流乃交垂五柳若元亮之居夾植雙槐似安仁之縣却瞻鍾阜前枕洛橋池通西舍之流窗映東鄰之棗來歸高里翻成侍封之門夜坐書臺非復通燈之壁才下應王禮加温阮官成名立無事非恩

肩吾字愼之初爲晉安王國常侍被命與劉孝威等十人抄撰衆籍號高齋學士王爲太子兼東宮通事舍人簡文即位以爲度支尚書侯景矯詔遣喩當陽公大心因逃入東後間道奔江陵仕至中書令卒

謝東宮賚米啓

庾肩吾

滙水鳴蟬香聞七里瓊山合穎租歸十縣其人慙振藻徒降雲間之粒職濫更槃空散家承之俸成珠委地事重逢仙遊玉爲糧珍踰入楚雖復激水滄流不待監河之說春風掃地方諧文學之篇

肩吾又有謝湘東賚米啓云連舟入浦似彥伯之南歸積地爲山疑馬援之西至

謝東宮賚古跡啓

庾肩吾

竊以仙巖遺傳入握成塵孔壁藏文隨開已盡石書乍賸厨畫猶飛豈有跡經兩代年踰十紀芝英雲氣之巧未損松谿鵲反鸞驚之勢不侵蒲竹必使酒肆人來泡流色變將損北海之賸還代西河之簡

謝賚梨啓　庾肩吾

睢陽東苑子圍三尺新豐箭谷枝懸六斤未有生四汾水産自桐丘影連鄧橋林交苑柿遠薦中厨爰頒下室事同靈棗有願還年恐似仙桃無因留核

謝武陵王賚白綺綾啓　庾肩吾

圖雲緝鶴鄴市稀逢寫霧傳花叢臺罕遇雖復馬均騁思比巧猶慙虞卿受金方恩未重此偏舟獨反燕路有心載寶言歸銜珠無日

謝曆日啓　庾肩吾

凌渠所奏弦望既符鄧平之言錙銖皆合登臺視朔覩雲物之必書拂管移灰識權衡之有度初開卷始暫謂春留未覽篇終便傷冬及徘徊厚渥比日爲年

謝東宮賚内人春衣啓　庾肩吾

階邊細草猶推綟葉之光戶前桃樹反訝藍花之色遂得裾飛合燕領鬪分鶯試顧採薪皆成留客

謝蒙賚朱櫻啓　庾肩吾

成叢殿側猶連製賦之條結實西園非復粘蟬之樹異合浦之歸來疑緘朱實同秦人之逐彈似得金丸

答陶隱居賚朮煎啓　　庾肩吾

竊以綠葉抽條生於首峰之側紫花標色出自鄭嵒之下百邪外禦六府內充山精見書華神在籙木榮火謝盡採擷之難啓旦移申窮淋漉之劑故能竅奧雲珠爭奇冰玉自非身疲掌硯役倦攀桃豈可立致還年坐生羽翼臨洮丹井方覺可捐酈縣菊泉無勞復汲庶得遨遊海岸追涓子之塵馳騖霍山共陳生爲侶謠俗輕施尚曰難酬出世鴻恩寧知上報

肩吾又有謝朮煎一小啟云味重金漿芳踰玉液足使芝慚明麗丹愧芙蓉坐致延生伏深銘戴并附于此

謝滕王集序啓　　庾信

紫微懸映如傳闕里之書青鳥遙飛似近層城之璧若夫甘泉宮裏玉樹一叢玄武闕前明珠六寸不得譬此光芒方斯照燭有節有度即是能平八風愈唱愈高始欲去天三尺殿下雄才蓋代逸氣橫雲濟北顏淵關西孔子譬其毫翰則風雨爭飛論其文采則魚龍百變瀟桃毓絢新開碣石之宮修竹夾池始蔭睢陽之苑琉璃瀉酒鸚鵡承杯鳳穴歌聲鸞林舞曲況復行雲逐雨廻雪隨風洞陽之尉既成爲喜之因舂陵之侯便是銷憂之地某本乏材用無多述作加以建鄴陽九劣免儒硎江陵百六幾從土陸至如殘編落簡並入塵埃赤軸青箱多從灰燼比年病慼彌留光陰視息桑榆已逼蒲柳方衰不無秋氣之悲實有窮途之恨是以精采昏亂頗同宋玉言辭蹇吃更甚揚雄一吟一詠其可知矣好事者不求知音者不用非有班超之志遂已棄筆未見陸機之文久同燒硯至於凋零之後殘缺所餘又以雜用補袍隨時覆醬然懈恩遂垂存錄始知揚揚遙羞君子失辭比

縱經橫小人迷惑制玉抵鵲正恐輕用重寶龍淵斬玉豈不徒勞神慮匠石廻顧朽材變於彫梁孫陽一言奔蹄成於駿馬故知假人延譽重於連城借人羽毛榮於尺玉滇池九萬里無踰此澤之深華山五千仞終慚斯恩之重仰日金門細管未動春灰石壁輕雷尚藏冬蟄伏願聖躬與時納祿南陽寶雉幸足觀聽酈縣菊泉差能延壽伏遲至鄴可期從梁有日何杞子之盟會必欲聽仰風塵共薛侯而來朝謹當逢迎冠蓋魚腸尺素風足數行書此謝辭終知不盡

滕王名逌周文帝第十三子少好經史解屬文後爲隋文帝所害謚曰聞所著文集頗行于世

答趙王啓　庾信

仰承張蔡全髀連營上地滬池置陣解鄧禹之圍函谷開關劉王元之印歫旗朝上刁斗夜鳴彌雄壯士之心足起橫行之志况復才人出婢還得賢夫塞外有大人之城軍中有女子之氣都引青旗卽時春色將軍大樹已復花開雲氣浮畢流星泛柀細舞長歌橫篇直笛當乎此時青雲之上信不學無術本分泥沉怨逆天造搜揚仄陋今者遂總憲司預聞刊鼎獄蔵刑書既應懸法上春木鐸方須徇人但年髮已秋性靈久竭嘉石肺石無以測量舌端筆端惟知繁穠乖展一月遂涉兩年傾首東瞻山河千里風塵未盡霜露不仰願珍宜以爲身寶

趙王名招周文帝第七子幼聰穎博涉羣書文學庾信體詞多輕艶隋文輔政招欲圖之事覺陷以反殺之謚曰僭有文集十卷

謝趙王賚絲布等啓　庾信

望外之恩實荷大賚非常之錫乃溢生涯曳練且觀無勞白馬之望流泉欲委佇見青凫之飛楊池掘荷李園移樹陳畱下栗有媿深恩櫟陽雨金翻慚曲施靈臺久客從此數炊黍谷長寒於今更暖從雲夢之田不喻此樂得豐城之劒未均斯喜

謝趙王賚絲布啓　庾信

某啓奉敎垂賚雜色絲布三十段去冬凝閉今春嚴勁霰似瓊田凌如盬浦張超之壁未足鄣風袁安之門無人開雪覆鳥毛而不暖然獸炭而逾寒遠降聖慈曲垂矜眖論其蠶月始罄桑車津實耒杼幾空織室遂令新市數錢忽疑敗綵平陵月夜驚聞擣衣妾遇新縑自然心伏妻聞裂帛方當含笑莊周車轍實有涸魚信陵鞭前元非窮鳥仰蒙經濟伏荷深慈

謝趙王示新詩啓　庾信

八體六文足驚毫翰四始六義實動性靈落落詞高飄飄意遠文異水而涌泉筆非秋而垂露藏之山嵓可使雲霧鬱起濟之江浦必當蛟龍繞船首夏清和聖躬怡豫琉璃形管鵾顧鸞迴婉轉綠沉猿驚雁落下風傾首以日爲年犍爲舍人實有誠願碧鷄主簿無由遂心寂寞荆扉蕭蕪蘭徑騄驥來梁未期卜日遣騎到鄴希垂枉道

謝趙王賚白羅袍袴啓　庾信

程據上表空論雉頭王恭入雪虛稱鶴氅未有懸機巧綜變躡奇文鳳不去而恒飛花雖寒而不落披千金之暫暖棄百結之長寒永無黄葛之嗟方見青綾之重對天山之積雪尚得開襟冒廣樂之長風猶當揮汗白龜報主終自無期黄雀謝恩竟知何日

謝明帝賜絲布等啓　庾信

臣某啓奉勑垂賜雜色絲布綿絹三十段銀錢二百文某比年以來殊有闕乏白社之內拂草看冰靈臺之中吹塵視甑懟妻狠妾既嗟且憎瘠子羸孫虛恭寶態王人忽降大賚先臨天帝賜年無踰此樂仙童贈藥未均斯喜張袖而舞玄鶴欲來撫節而歌行雲幾斷所謂舟檝無岸海若為之反風薺麥將枯山靈為之出雨況復全抽素繭雪板疑傾併落青鳧銀山或動是知青牛道士更延將盡之年白鹿真人能生

已枯之骨雖復拔山超海負德未勝垂露懸針書恩不盡蓬萊謝恩之雀白玉四環漢水報德之蛇明珠一寸某之觀此寧無愧心直以物受其生於天不謝

謝趙王賚米啓　庾信

某啓奉敎垂賚米十石丹烏銜穟既集西周黃雀隨車還飛東市潰而為種不無霜雪之精取以論兵郎有　山川之勢某陋巷簞瓢櫛風沐雨剝榆皮於秋塞掘蟄燕於寒山仰賚國祖遂開塵甑非丹竈而流珠異荊臺而炊玉東方朔之捧米既息長饑西門豹之墾田方慙此賚

謝趙王賚乾魚啓　庾信

某啓蒙賚乾魚十番澧水朝浮光疑朱鼈文鰩夜觸翼似青鸞況復洞庭鮮鮒溫湖美鯽波潤成雨鱗甲防寒某本吳人常想江湖之味乃其饑也唯資藜藿之餘慈賚渥恩膏腴流竈不勞獅子之亭即勝雷池之長翻驚河伯獨不愛人足笑任公終年垂釣

謝滕王賚馬啓　庾信

其啓奉教垂賚烏騮馬一疋柳谷未開翻逢紫燕臨源猶遠忽見桃花流電爭光浮雲連影張敞畫眉之暇直走章臺王濟飲酒之歡長驅金埒

時王褒亦有謝馬啓云漢時樂府偏愛權奇晉世桑門特憐神駿黃金作勒足度西河白玉爲鐙方傳南國倘逢漢帝促駕鼓車若値魏王應驚香氣

答豫章王啓　崔頎

一昨伏奉教書榮既非恒心靈自失若乃理高象繫管轄思而不解事富山海郭璞注而未詳至于五色相宣八音繁會鳳鳴不足喻龍章莫之比吴札之論周頌詎盡揄揚郢客之奏陽春誰能赴節伏惟令王殿下稟潤天潢承輝日觀雅道邁于東平文藝高于北海漢則馬遷蕭望晉則裴楷張華雞樹騰聲鵷池播美望我清塵悠然路絶祖濟燕南賓客河朔倚遊本無意于希顏豈有心于慕蔺未嘗聚螢映雪懸頭刺股讀論唯取一篇披莊不過盈尺况復桑榆漸暮蒸藿屢空舉燭無成穿楊盡棄但以燕求馬首薛養雞鳴謬齒鴻儀虛班驥阜挾太山而超海比報德而非難埒崑崙以爲池匹酬恩而反易忽屬周桐錫瑞唐水承家門有將相樹宜桃李與龍將下誰好有名濕吹先進何須別賜但慤古抑揚損上益下江海所以稱王丘陵爲之不逮曾植儒豫闕高論則不預令名楊修若竊在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薄德無任荷戴之至謹奉啓以聞

本傳願字祖濬此書自稱祖濬蓋以字行也隋唐間人名字多不可定大率如此詳考在王書後

上武侍極啓　　王勃

某聞玄蝸掩耀光銷赤堇之芒白鶴催輝影滅青胡之寳由是紫氣霄耿指牛漢而忘歸丹水神迷迢驪泉而罔悔其有龍文已遠輕圓剸兕之功魚目濫持自疑靈蜩之色循衆覽分朝聞夕可君侯締華椒閣席寵芝扃粲貂冕於金軒藻龜章於玉署月開鸞鏡懷精鑒以分形霜湛虬鐘蘊希聲而待物吞九濱於筆海若控牛涔抗五岳於詞峯如臨蟻垤驅寃霧谷圻逢紫岫之英驛思霞丘佇接青田之響某北嶽曲

藝東皐下節攀翰苑而思齊仰文風而立至迹疲千里未陪丹穀之遊業契三英尚隔黄衣之夢謹憑洪贄敬錄舊文輕敢上呈列之如右涓波有託望日谷以馳誠鐘鼓無施伏雷門而假息

王勃益州夫子廟碑云帝車南指遁七曜于中階華蓋西臨藏五雲于太甲張燕公讀至此不解訪之一行一行言北斗建午七曜在南方有是之祥無位眞人當出華蓋以下卒不可悉蓋其學之奥僻如此雖古人不盡知亦不諱其不知也近有人

舉勃文問唐叔達叔達言諸果吾能別之若搗爲
果單則不能別矣此文中之果單也英雄欺人哉
然諸公文實亦有此病

上明員外啓　王勃

側聞金爲鐸響偷聞燧而抽光瑶兎浮輪候方諸而
吐液斯則洪纖異數寔符造化之津高下相懸精契
陶鈞之表故知聲同義合存長幼於三州理隔氣殊
置山川於一面神交可託風雲於杵臼之間道不虛
行涇渭於簪裾之列其有跡中知巳投爵里於思齊
事迫當仁抱龍泉而顯割雖荆山巳峻多輕抵鵲之
珍而渤澥方春敢進歸魚之景伏惟丈人殊躍降德
銑社抽英河獄縱其神器烟霞發其符采江東第一

家傳正始之音日下無雙譽重名流之首三冬文史
先兆跡於青衿百里絃歌即馳芳於墨綬彭澤陶潛
之前勝氣仍存河陽潘岳之花芳風遂遠榮加從秩
上滿蘭府之游寵奪榮輪史掌蓬山之務鬱圖緗譜
定榮辱於三泉鴻閣芸書考熏猶於四部既鶴鳴雲
路望儼朝端鴻漸星臺倘諳僉議廉平舉號李宜伯
之寄宦雅操經時山巨源之守職加以文場武庫發
推廊廟之師預[illegible]風塵之表一丘一壑同
阮籍於西山一[illegible]於北面胸條鬱霧遷

鵬鶚日之喙翮鍔橫霜蛬上衡星之氣凫鐘蓄韻聞片言而指掌霧鏡懸心見一善而明目情源九派上流欣滿腹之尠德守千門詞人有庇身之望方當坐談帝席雄視羣公豈徒比跡天府雌伏郎官而已哉某崇徽啓緒盛德傳家承太子之仙宗析將軍之遠系朱輪在漢列高士於三台青蓋浮江想平王於七姓遺風舊烈尚存清白之基祖德家聲代有縱橫之自及金陵東覆玉馬西奔毫頭傑起文儒繼出鳳鳴朝日森梢烟雨之標龍躍雲津盤礡江山之氣雖雄

名雅擧隨劉野而揚聲而華晃雕軒比南風而不競陳太丘之積善羔雁成羣謝車騎之餘芳蘭蓀不替趨庭洽訓共歌朱萼之篇避席承觀猶守青箱之業嘗聞酣神北阜籍春渚而忘歸動影南櫺坐秋山而長往不意蘭皐獨嘯輕交委鶴之書芝澗行謠坐厲飛龍之使年殊賈誼仰宜室而方同業謝劉駱俯長途而遂愿塞上浮雲之跡空倦吳山隋侯明月之珠終悲暗室豈不知拂衣長謝林泉多倦俗之因安枕有餘簪堂非養高之所松檻坐月臨谿壑而選征仕

岸琴風傲青嵩而自足而欲俛首屈膝邊巡多士之林步影甐寃航翰文昌之府徒以牛蹄已倦臨文壑而駿鱗羊角可逢想高衢而撫翼參名閶上方明智伯之恩揮迹奉常冀雪公孫之耻識正平於處士雖在孔融則俳容於望外終資許允稱恐先馳拆翮頻驚鵾路之風再舉枯鱗空擊龍門之水丈人借以顏色資以恩波垂雅契於長年叙情交於累代情加倒屣知步項之生光禮極升堂覺聲名之有地是用敢抽丹思上瀆清顔鏤殊獎於肝膽銜德音於咳唾儒

大增氣先歌易水之風壯士投心思赴吳宮之火恩崇命淺瞻呂梁而可泛山高海深涉孟門而何險

上兗州刺史啓　駱賓王

側聞未遇孫陽、鹽車無絕塵之跡、時逢和氏、荆山有
連城之珍、豈若聽清音於爨餘、則枯桐發響、收夜光
於玄璧、則怪石騰輝、在物猶然、況於含識者矣、伏惟
明使君公鳳穴振儀、龍門標峻、瓊姿岳立、表秀干雲、
霞煥霜飛、瑶貞鏡鑒、既而代工天府、忠簡帝心、擁熊
蓋而撫百城、建隼旟而臨千里、坐堂敷惠、恩緩去思、
剖竹垂仁、式歌來暮、清凝夜燭、化警晨烏、外勗九農、
內弘五教、導之以禮樂、齊之以刑書、約法遵寬、誤示

蒲鞭之恥、發言唯信、結控竹馬之期、甘雨隨車。雲低
輕重之蓋。還珠合浦。波合遠近之星。至如臥理稱難、
坐嘯匪易、披裳問疾。垂愛景以字人。褰帷廣聽。務崇
風以扇物。飛霜秋降、叶隼擊而防小人、零雨春濡、飾
羔雁而禮君子、於是仁風革俗、吏不忍欺、美譽聲於
三高、芳猷勝於萬古、若乃清觀遠鏡、皎月色於靈臺、
玄鑒虛凝、穆松風於智府、研機十餘、探賾九流、縟綺
騁於詞林、綷仙花於筆苑、文江鼓浪、織玉漱以紹霞、
學海驚瀾、綴珠連於淮錫、加以懸榻待士、擁篲禮賢、
汲引忘疲、獎提不倦、懷經味道之客、望範門以峻本、
兼流包畧之夫、窺義闥而遐集、求小善於毫芥、顧正
體於二龍、振幽滯於泥沙、許公明於一驥、某淹巾故
俗、休列朴厚之清規、稷下遺氓、祗陶禮義之餘化、頗
遊簡素、少閑緣緗、每蟋蟀凄吟。耿素雪於書帳。莎雞
振羽。截翠蒲於翰池、既而學異懷蛟、才非夢鳥、價乍
齊於南漢、芳不重於東山、幸屬日月光華、雲霞紛郁、
方結羨魚之網、將謠扣角之詞、裔短翮於榆枌、希高
標之餘拂、躍纖鱗於涓滴、望鴻澤之微露、所冀頷盼

曲流、翦拂增價、則鉛刀起一割之用、跛鼈致千里之
行、是以竊混吹於齊竽、濫飛聲於郢唱、抱山雞而自
惡、顧遼豕以多慚、輕觸威顏、不遑流汗、

上兗州崔長史啓　　駱賓王

側承鄴城、戢耀駭電之輝、俄剖沙丘、蜿跡銜雲之譽、敢覬、然則激濁侵星、佩潛鋏於壯武、騰鑣歷塊、騁蹀駿於成陽、吐照轍波鱗、側美龍潭之躍、鑄範雲翼、荷孳鵬鶚之迅、是以齊娥夕唱、牛歌梜白水之詞、漢境朝趨、車候鶯拂塵之恩、伏惟某公騰瀾洛昴、濟靈泒以含珠、擢幹梢雲、翊淮巖而聳桂、崇基疊秀、匡霸道於周昌、茂緒聯輝、賁文場於漢歲、偉龍章之秀、質騰孔雀於鶴年、叶鳳彩之英姿、掞鸞精於弱歲、靈臺宏

遠、騁符練於霜潭、策府幽深、絢朝虹於壁渚、心波湛漢、詠魄曜於黃陂、精鑠干天、韞風雲於稽嶽、龍津共濟、競忻登御之車、蕪室欽賢、必攬澄清之轡、文條而擢、彩藻逸潘花、疇詞峯而銜價、光浮衛玉、然則昆溪、就琢必見山川之精、樹羽已懸行嗣雲部之響、是以佐邇騶而演化、務肅萬城、翼麟璵以宣風、恩覃千里、微猷克著、逸盛德於休徵、聲績聿宣、軼規模於恭叔、紱佩呂刀而邵美、且賛褰帷之遊、留驪驥而流芳、將叶頌風之問、加以劉晉引彦、將不干之微言、倒屣迎

賓、屏王生之烈、並故使回流之下、拯頹乘於上漢、岫之纖、刳道城於幽石、某既循小器、鵝蚊木品、針帶睥梧、栗聆陽之厚德、旁鄰汶篠、蓁賁犴之貞、勁箕以容滕一丘、曲阜之訊、遠切枕肱、五畝成都之壁、巳勞攙石厭於糟糠、負薪疲於粗糲、然則少奉過庭之訓、長趨克己之方、弋志書林、叱風騷於七略、耘情義圃、假閱籍於九流、潤惠澤於陽波、履逸文通之麥、峻曲岸於昔谷、時遣公叔之冠、雖不能縱逸韻於霜阜、喚野致九天之響、而頗亦蓄餘芬於露薄、乘薰有千步

之芳、而乃息迹魯鴻、悲荊山之抵鵲、遂鳴韓犬、歎稽阜之横梁、方今玉管躔秋、金風動籟、吳宮歸乙、望陰岫以依遲、素林反歷、候朝陽而低舉、籦金味道之子、候纏帛以彈冠、屑玉含毫之人、望弓旌而繞足、竊不揆於庸識、輒輕擬於揚庭、所冀恩波時流、咳唾儻蒙分其斗水、濟濡沫之枯鱗、惠以餘光、賑孀居之寒女、得使伏櫪駑蹇、希駿驥而蹀足、叢棘刷翮、排鴛鷺而𣂏羽、則捐軀匪恡、碎首無詞、雖復投報楊金、君子以之陷惠、効誠魏草、小人之所懷、恩輕責威、嚴懼深纘

尼軟塵聽覽迫甚蹈氷

上齊州張司馬啓　　駱賓王

某啓、昔者倅邑聞歌、揖馮諼於彈鋏、夷門停駕、顧侯嬴於抱關、何則志合風雲、載笠均乎乘馬、情諧道術、忘筌貴乎得魚、是以挹蘭言於斷金、劲蓬心於匪石、虞清音動聽、賞流水於牙絃、妙思通神、叶成風於郢匠、伏惟司馬公疏源白水、浸地軸以輪波、纂慶黃軒、感星精而誕命、綴珠華於七耀、聯玉葉於五雲、至夫神石呈祥、靈鈞表既千年、馭鶴振仙駕於帝鄉、七葉珥貂、襲榮光於戚里、冏以紛綸國牒、昭晰家聲、洎乎鹿走周原、相奔圖以與霸、蛇分沛澤、翼漢運以基皇、常山王之玉潤金聲、博望侯之蘭薰桂馥、羽儀百代推梁寶以霞褰、鐘鼎一時、與袁楊而岳立、固得重規遠鏡、湛月露以流清、茂趾退鉤、架雲門而擢秀、公飛英鳳穴、藻五色以凝華、類躍驪泉、含九重而流潤、風情疎朗、霜明月淨之姿、氣骨巖嶷、雪白冰清之槩、若乃性符神授、道擅生知、挫万瑞於情峰、朝九流於學海、博聞强記、辨晉國之黃能、將聖多能、識吳門之白馬、吞泉漱潤、驚瀑布以飛瀾、文江濬清、含濯錦而翻

良驂槐市而增茂穆爾穿以流芳於是羊鍾應符觀
光上國飛龍成卦利見大人搏羊角以乘天展驥足
而騰景翼化二耶挹敬祖之清廉光贊外臺陳君同
之亮直推公平而折獄磔鼠覈其發明擁端憼而行
仁化蝗蝻其智勇加以清規日皐湛虚照于冰壺玄
鑒露凝朗機心於水鏡謙光自牧恭己愛人片善必
甄揖虞翻於東箭一言可紀許顧榮於南金但其疾
抱支離材均擁腫進不能握蘭分竹綰銀黃於雲臺
退不能絕粒茹芝煉金丹於地肺而出沒風塵之內

懔淪名利之間知無毛薛之交仕乏金張之援塊然
獨居者一紀于茲矣然而日夜相代想溝壑之非遥
貧病交侵思薜蘿之可託尚欲乘幽控寂追夏黃於
商山樂道栖眞從魯連於滄海豈圖語默易爽心跡
難并陟橋之恨愈深攀桂之情徒結是用絕心乾沒
馳鶩丘墳謁子將於南荆訪康成於北海西遊梁益
訪司馬王揚之風東入臨淄慕淳于管晏之智瞻言
前古徒欲思齊俯惟當今空勞懷刺不意雲浮蟬翻
鴻落鑣鳴揖郭泰於虎舟有道斯世賞識明於撤俎

啓德猶存雖雅調清歌誠寡和於郢路而庸音濫吹
竊混奏於齊竽輕誅撮囊偷揚盛德庶幾合波離畢
岑陵之石自飛瑶光建寅幽丘之火冒焚學魁麟角
德輕鴻毛愧汗如漿憂心若厲

穀山筆塵云浚唐贈答詩不必知其爲誰而一段
精神意氣非其所與者不足以當之近代之詩必
點出姓氏地名官爵以爲工妙而不知其反拙矣
此論極妙此篇組織張姓故事乃此公之祖也○
片善必甄以下數聯上李少常啓中復用之其他

雷同尚有數處以賓王之才儉于數語乃爾何耶

上高長史述和詩啓　李嶠

某啓近於錄事參軍杜廷昌處伏見公秋月遊想洛城十韻之作曲中之妙傳乎郢客之聲天下之珍得自隋侯之掌賦鸿六呂詵文九光駭爲奇觀相趨動色若乃政理餘隙翔翔多暇臨八水之高秋企三河之上國衣冠濟濟入青瑣而步丹墀車馬茵茵下銅衢而赴金谷人物仙舟之會風靡俠窟之遊莫不屬想心目託情謌詠九廻靈府遠馳雨露之郊千里神識近接風雲之思雕文將錦繡同美惠氣與芝蘭等馥用追秦肆懸輕呂氏之金持入周京仰貴洛陽之紙是使兩都賓主羞談翰墨二陸兄弟恥論詞賦死者可作賈生爲入室之徒來者難誣潘子得扶輪之地某學異通敏才非沉鬱刀筆爲吏趨馳之歲月已多翻藻成文雅頌之風流尚缺平原從者終慙入楚之遊閭里門人空積後陳之歎徒以夙承光彩早延提拂曾將海伎見知思以肅音自効輒忘固陋敢有和歌毖卜肆而論寶入夔門而撫節擬託非倫揣磨增愧謹啓

謝李相公示手札啓　柳宗元

某啓六月二十九日衡州刺史呂温遣遞永州示相公手札省錄狂簡收拾羈縲以含弘之仁忘其進越之罪感深益懼喜極增悲五情交戰不知所措宗元賦性庸塞行能無取昔者每成於疾進德且乏其馨香常願操筆嚮門掬潔蘭室良辰不與夙志多違罪者踊躍殘鬼奮揚蓄念激以死灰之氣陳其弊帚之詞致之煙霄分絕流歿今則垂露在手清風入懷華衮濫褒於鋪衣龍門俯收於埳井藻鏡洞開而秋毫在照文律傍暢而寒谷生煇化幽鬱之志若覩清明換瀕危之心如承撫薦非常之幸豈獨此生伏以淮海劇九天之遥瀟湘參百越之俗傾心積念長懸星漢之上流形委骨永淪魑魅之羣何以報恩唯當結草無任喜懼感戀之至謹啓

謝中書張相公啓　劉禹錫

某智之周身、動必招悔、一坐飛語、如銜駭機、昨者詔書始下、驚懼失次、叫閽無路、捧壟是虞、草木賤軀、誠不足惜、烏鳥微志、實有可哀、伏蒙聖慈、遽寢前命、移蒞善部、載形綸言、凡在人臣、皆感至德、凡爲人子、同荷至仁、豈唯𢃇生、獨受其賜、伏以相公心符至德、道冠如仁、一夫不獲、感見于色、審啓未下、歎形于言、竟廻三舍之光、能拔九泉之厄、哀公之平楚獄、不忍錮人、晏子之哀越石、仍伸知己、所以慶垂流祚、言成春秋、神理孔昭、報應斯必、身作犧翼、何以受恩、死輕鴻毛、固得其所、卑守有限、拜謝未由

禹錫字夢得、初以伾文之黨、貶朗州司馬、久之、召還宰相欲任爲南省郎、會作玄都觀詩、語譏忿、出爲播州刺史、御史中丞裴度言播極遠、禹錫有老母、恐傷陛下孝治、乃易連州、又徙夔州、入爲主客郎中、又以詩得罪、分司東都、度復薦爲禮部郎中、集賢直學士、度罷、出爲蘇州刺史、遷太子賓客、分司東都、會昌中卒、年七十二、禹錫得播時、在相位者張弘靖也、

謝僕射李相公啓　　劉禹錫

某啓州吏還伏蒙擺落常態手筆具書言及箕元中登朝人逮今無十輩又發中書相公一函具道闕下咳言晨遊頷問頻有哀色夫溝中之木與犧象同體退琢不至則坐成枯薪朱而藍之猶足爲器苟波構曲戾不足枉斧斤願爲庭燎以照嘉客謹啓

龍髯之人乃能作此嫵媚語

為同州任侍御史上宰相國啓　李商隱

竊啓竊質異楚材實同燕石重以羇卑郎丁憫凶贈遺構以闕然不堪多難奉成書而未就無處永生藐是流離屢經寒暑逮于既冠猶恤無家叨承師友之規獲忝膂縷之列此皆相公推孔李之素分念國高之舊家鏤朽雕頑披榛扶瞶休膏雨以令植假順風而使飛不然則安得獲驪龍之珠假獬豸之角榮皆過望感豈勝言而猶長望下風徘徊高義望賀燕以難去撫栖烏而不寧者蓋以相公以伊皐之事業佐

大君以楊馬之文章輔昌運一登宜室遂借前籌以有征無戰之方彰明下武以永逸暫勞之勢假拓中華不舜梯輣不鳴金鼓復數千里之沃野劃十五聖之笆羞彼國殺而殺人不知入鄭而鄭押皆哭方茲決勝彼有多慙今百戰聿修九功咸叙萬國佇登封之禮五山傾望幸之祥鰈至鶼來茅歸楛入馳湯驟夏轢漢陵周若寇者雖不能行舞穿戈坐耕堯壤至於獻千載河清之序裁二王助祭之詩歌詠相庭發揮帝載則其志願亦或庶幾伏希孫閣時開郿茵多

怨充懋山公之德終全趙氏之孤擁篲膺門封函郎踣苑沙宮樹雖吟左輔之風煙良夜慶霄唯望中台之晷度感恩撫巳誓志投誠仰惟輝光終賜埏埴下情無任感激攀倚惶戀之至

謝河東公和詩啓

李商隱

某前因暇日出次西溪既惜斜陽聊裁短什蓋以徘徊勝境顧慕佳辰為芳草以怨王孫借美人以喻君子思將玳瑁為逸少裝書願把珊瑚與徐陵架筆斐然而作曾無足觀不知誰何仰達尊覽果煩屬和彌復驚惶某曾讀隋書見楊越公地處親賢才兼文武每舒錦繡必播管絃當時與之握手言情披襟得侶者惟薛道衡一人而已及觀其唱和乃數百篇力鈞聲同德鄰義比彼若陳葛天氏之舞此必引穆天子

之歌彼若言太華三峯此必曰潯陽九派神功古跡皆應物無疲地理人名亦爭承不缺後來酬唱罕繼聲塵常以斯風望於哲匠豈知今日屬在所天坐席行衣分為七覆焴花魚鳥置作五衡評能押晉之盟實見取鄶之易不以榮鼓惠莫大焉恐懼欣榮投措無地

爲先輩獻集賢相公啓　李商隱

某竊覩貞觀朝書伏見文皇帝因夢吹塵方求風后于敢問卜始載磻溪事偉於王圖道光於帝載下惟數裕上則虛襟纏綿圖緯之前窮究天人之際崇基立極四足雖斷於神鼇開物成功七竅仍沾於混沌禹羞乘權舜恥彈琴白烏已見於將雛朱草仍聞於滯穗共工蚩尤之輩與二負同袍豕韋晉耳之徒與七騶共御是以今上踐謀負扆相公餘慶持衡用十一德之賚贊七百年之祚古猶今也仁豈遠乎伏惟

相公日覩同光天球並價揚簪露鍔則武庫常開散彩摛華則文星鎮見一言悟主三接承恩季孟伊臯友朋蕭鄧漢皇發論十萬常愧於淮陰齊后推誠一匡皆歸於仲父百度既已貞矣九流又復清焉某東寓北隱淪者咸欲星村猿飲鳥言僻陋者皆思入貢非生獻臂揚子拔毛三百篇之詩更無諷刺二百年之史永絕譏嫌斯乃百代可知一言可蔽豈立錐側管開斗筲薄環巍乎煥乎盛矣大矣若某者剖心察穀對面多暗小比焦螟敢矜東箭微同觸氏寧務蹤乎從以簪紱承家階庭受訓堂中得桂已有前蹤下開蓮仍當後忝所宜結囊無咎綵服爲榮遂方翔之上書罷彌衡之投刺直以措心賢路誓志明時既慕義無窮思有道則見伏惟相公霧能蔚豹鑪可燒龍爲百氏之指南作九州之木鐸任安彥國已在於庭中楊子馬卿並歸於門下而猶渴饑未副影響無寧請客者不解矜禍當關者空有皮骨此某所以淮山遠至漢棧斯來望姬旦之吐餐冀張華之倒屣以昇堂客衆擁篲人多訶無嚴茂之言難佐仲宣之陋

今輒以舊所著文若干首上獻伏惟少迴巖電微駐台星固無望於討論庶或觀於指趣儻蕭規可刈菅蒯無遺蒙文宜一字之褒得玄晏三都之序使若神巫去癘司命添年蔚祇之誠從大於是門逕閶闔路隔瀛洲於人世存思空穀叙序以鬼中仰望未見端倪希階上士之流終負君仙之末思望德乃自斯生干冒威嚴下情無任悚懼感激之至

為張周封上楊相公啓　李商隱

某聞不祥之金大冶所惡自衒之士明時不容斯實格言足為垂訓然或頗逢伯樂但服鹽車聽屬鍾期不調綠綺阜壤搖落老大傷悲同劉勝之寒蟬效子綦之枯木則亦跡歸棄世行闕揚名某價乏琳瑯學輕鄉曲翔害科第薄涉藝文錐不穎於囊中水竟深於山上淹留蓮幕栖託戎麾挿羽佩鞬從相公於關右束書載筆隨校尉於河源自北徂南已秋復夏心驚於急弦勁矢目斷於高足要津而又永念勞塵空

餘喬木山中桂樹遠媿於幽人日暮柴車莫追於傲吏捋鬚理鬢霜雪呈姿弔影孤音煙霞絕想徒以相公遠敦世故容在恩門存趙氏之孤受梁王之禮竽將濫吹石有絲瑱咳唾隨風駑駘成飾追惟疇曩曾是逢迎蜀郡登文翁之堂上國醉曹參之酒吹噓力盡撫愛形顏雖以捧承莫能銜戴況許之尚選光彼宦情以曲臺之任用猶輕憲署之發揮方盛仍期官牒不越歲時今則節邀白藏候臨玄律鴛雖戀主馬亦嘶風郭伋還州尚不欺於童子文侯校獵寧爽約於虞人苟四時之信是孚亦一諾之恩斯及況自元和已後公侯冢嫡卿士子孫與之同時歷然可數莫不翔蹌鳥道泳出龍津或並命南臺或迭居右瑣金朱照耀軒蓋追隨某雖忝伊人亦推華胄比王謝之子弟誠有重輕在嵇呂之交朋夙嘗連接而獨分光隣女貸潤監河野鶴天麟絕比倫於朝右舞雞短簿困擬議於軍前竊聽重言嘗與深歎是以顧驥蹇步誓本光塵倘或廁錯薪之斯翹詠歸荑於自牧少窺上路試睨重霄擊水三千暫隨鵬運澄流十二免使

魚勞猶能贊敘燮調謳歌鎔範庶無罪拜以累於君公不使繁辭見嗤於仲子心懷右席夢結邊城寓尺牘而畏達空函寫丹誠而慚非健筆

爲崔從事寄尚書彭城公啓　李商隱

飆開雀辭楊館常懷脊篋之恩驚別張與永結雕梁之戀推誠況物其有類焉始者尚書昉髮丹山騰身紫府曉趨清禁則瓊樹一枝夜直黃閣則金釭二等人寰莫見塵路難逢而某志在窮勇於求益亂干皂隷自露葬萉寶埤迥腸只期和氏醫門投足永念倉公果蒙愍彼頑愚濫爲題品匀萌始達依周間以揚翹滴瀝纔分託靈光而振響遐艇短羽驟化窮鱗每欲陶冶肺肝耕耘筆硯粗雕宮徵以謝陽秋而義

有多塗情非一槩辭煩轉野意密彌睽雖塗遠如韓遂之書反覆類葛洪之紙終無髣髴可得端倪去歲洛陽獲陪良宴頻趨絳帳累坐青氊況閒愚拒台階請從藩屏舉郄超之幕畫數阮瑀之軍書懸以嘉招形以善謔何言道阻復賀光陰滴水千波巴山萬嶂接漏天之露雨隔嶓冢之烟霜皓月同將樹有何依之鵲悲風起處巖無不斷之猿顧嚮義之初心軫懷仁之勁氣竊惟秦鏡當察衛桃一昨伏承擁節浚郊建牙隨岸將求捧幣申奸絜家就途接枚叟之餘光奉鄒生之末座又伏慮旋發殷夢俄奉周敗徵詔已行拜塵無及徘徊失措鬱悒誰聊必也華榻長懸簡書無廢即創任安之席堪晒侯圖負田叔之鈴可嗟非據伏惟慎安寢膳勉護興居早乘信圭速調大鼎至於禱祝實倍等倫年荍恩斯於神命一句願投於靈海道之云遠更闕殷浩之函旨不盡言重灑揚朱之淚攀戀感激不知所裁伏惟俯賜鑒照

為舉人獻韓郎中琮啓　李商隱

某啓、某少承嚴訓、早學古文、非聖之書、未嘗關慮、論都之賦、頗亦留神、徒以不授絲毫、未吞瑞鳥、馳名江左、陸機莫及、於材多愧、譽鄴中、王粲終聞於體弱、上下羣士、差池累年、頃者輒露蹤蕪、不思狂簡、捧爝火以干日御、動巳光銷、抱布鼓以詣雷門、忽然聲寢、不謂郎中援才路廣、登客門寬、望犬附書、冀雞談易、特垂題目、曲賜丹青、旋屬榮幡、從行神州、覩善同孟陽之覲蜀、比孝若之歸齊、雖佩恩私、竟乖陳謝、光陰在

苒、歲抱勤拳、今此秋期、遂有天幸、更奉禰衡之刺、敢無張茂之言、某在京多時、自夏有疾、失外郡薦名之望、佇神皐試士之期、物情既集於宗師、公選果歸於令季、懷材者皆云道泰、抱器者自謂時來、以卞和爲玉人、無不收之璵玖、得蹇修爲媒氏、無不嫁之娉婷、是以傾託一拳、潛布百兩、顧方流而有託、慮良會之猶賒、伏惟郎中與先輩賢弟、價重兩劉、譽高二陸、比李膺則仙舟對棹、方馬融則絳帳雙褰、若某者雖陋看左思、瘦同沈約、無庾信之腰腹、乏崔琰之鬚眉、然

至於感分識歸、卿誠議報、將酬楊寶、則就雀求環、欲答孔愉、則從龜乞印、推其異類、不後他人、謹復修新文、重干清鑒、馬卿室邇、孔子牆高、遲面莫由、窮肝無所、任重道遠、方懷驥坂之長鳴、一日三秋、空詠馬嵬之清什、知深可恃、言切成煩、幽谷未見於鶯喬、曲沼空勤於鳧藻、仰聽几閣、伏待箭書、謹啓

爲李貽孫上李相公德裕啓　李商隱

月日從姪某官某謹齊沐裁誠著于啓事璣援僕者十歎于司徒相國叔父閣下其伏遠將蕩𠔥蹐年爲抱微音於敝器難賞逐時遷竊餘潤於輿雲亦情由類至中阿篇節未路增懷沉吟易失之時悵望難邀之會石崇著引徒願思歸殷浩裁書其如慕義伏惟相公丹青元化冠蓋中州羣生指南命代先覺嚭姬朝之舊族壯武懿顏叙漢代之名門韋平掩耀處降三紀克佐伍君勳著彞器行留故事陶冶於無形之

外優游於不宰之中始者主上以代邸承基瑯琊續業明發不寐俟清朔之景雲日晏忘餐念蒼生之定命爰從元老久在寶臣五載于茲六符斯炳項單于故境獯鬻遺孽屢飫蕃荒乘致猖獗沙自縛其主冒頓忍射其親遂去北邊欲事南牧既赫斯而臨怒乃密勿以睽謀曾氏辭來屢發新朱之井留侯每入便闢借箸之籌全師受成中樞獨運前軍露板方事於羽跪青禁奇觴旋聞於月捷仍其貴種慕我華風或辨姓寫誠推酋右校或釋兵仗義列在周廬將于

雜狄而春秋書徐夷朝周而大雅詠其餘鷹鷲鳥數風去雨還亘絕漠以銜冤委窮沙而喪膽胡琴公主已出於穹廬氈幕天驕行遵其種落向若非薛公料敵先陳三策充國爲寒當道四夷則何以雪高廟稱臣之羞全肅祖復京之好此廟戰之功一也惟彼參代實與皇家天厲美名方之尚陋春陵王氣比此非多而物衆藏姦地寬長孽敦起在行之衆因與逐帥之謀遂使起義堂邊台臣夙駕晉陽宮下逆豎宵奔留勢將萁於連鷄男習尚同於困獸詎知長算已出

奇兵金僕靈舒屏留於句朔便與貫木已集於都街此廟戰之功二也而潞寇不懲兩豎之兇徒恃三軍之力乎我王略據其父封衷懸因累葉之資衛朔拒大君之詔人將自藥兒得其誅甝覺井寬蟻言樹大招近經險曾叙吳國之錢栽滿罪亡又乏江陵之粟所謀者河朔遺事所恃者嚴險偷生今則趙魏俱攻燕秦併入奉規於樞授遵命於指縱亞夫拒吳驚東向而備西北韓信擊魏臨晉而渡夏陽有道無飛走之虞一縷見俱危之勢計其反接當不踰時是則

陳曲逆之六策翻成屑屑葛武侯之八陣更見區區
此廟戰之功三也孤寇行靜萬方率同將溢海騰區
夷山拓宇髙待泥金之禮雄尊瘞玉之辭烟閣傳形
華車競國盡人臣之極分煥今古之髙名況又奉以
嘉聲藹茲國檢傳文賜揆遠箴辭飽之徒晏子朝衣
横厲輕肥之俗比周息慮孤介歸仁紹續勲家扶持
舊族罔容私謁皆事公言景風至而慶賞先行仲呂
叶而賢良必遂豈直杜伯山之令子大邑傳榮陶彭
澤之孤孫西曹受署重以心游書圃恩託文林提抱

於絕藝之塲班揚掃地鞠旅於無前之敵江鮑與尸
故矯枉則黃佁之賦興贊皇有黃台瓜譏人悉于鼎化之衍游道則知
止之篇作詞窮體物律變登髙文星留伏於筆間綵
鳳翱翔於夢裡此固談揚絕意報效何階若某徒預
宗盟早塵清鑒而行藏還貿歧路差池今將抽賞吐
誠推心叙欵纖猶未寫詞已失傾某妄自弱齡實抱
孤操寒郊映雪暑草搜螢雖有謝於天姿或無慚於
力學庾持奇字庾夏持好為奇字信未皆通敬禮小文頗常
留意大和中敢揚微抱竊鄙短章方候明誅忽蒙復

命荆州一紙河東百金明廷月旦之評長積竹林之
戀竟以事將願背趣與身期離索每多孳孳莫遂武
陵彼病洛表求醫未及上言先蒙受代肩輿而至杜
門以居蓬藋荒涼風霜迅厲今已稍痊美疹護託休
辰般洁體羸尚能爲鄭馬卿疾罷猶可言文退無井
臼之資進乏交刑之助是以徘徊軒墀託附紱封冀
陳蔡之及門庶江黃之列會敢沴孤直仰累清光東
浪驚年丙陽結鄧矢心佩賜畢命衘撑道阻且躋書
不盡意金櫃假蔭僅同相賀之禽珠岸迴光庶及不

枯之草明恐肝膽唯所鑑銍于目尊嚴伏用兢灼謹
啓

陳明卿云義山代人哀則哀代人諛則諛此語可
謂曲肖

爲賀拔員外上相公啓　李商隱

某啓某聞被彩飾於無用之姿斯須或可垂休光於不報之地始卒俊難至有焉瘦而尙報輕軒蔽弊而猶存華幄推仁則極備用無闕雖有切於戀思且自量其涯分嗚呼某者今甚類焉翰柔莫申語苦難聽肝腸俄素用寫肺腸伏惟少齋尊顏猥賜拔省某伏思早歲仰景深知龍尾昭識敢通交契牛心前昭實媿特才世故推遷年華荏苒葭灰檀火屢變於寒暄靈濟泥淨遂分於淸濁辭藻管札僶俛絃歌各汙椰

眷顏感花縣竟以千金之產三遷無歸初服莫從迷津亟問屬者伏幸相公羹梅調味川檝濟時起塌翼於衡風活枯鱗於亂轍登諸蘭署轄彼芸籤臺閣移文語薛夏而無取東南才子並張率以何能未報前功旋承後顧版圖被召花幕分榮敎爲駘於皂棧之中劾黔蚪於樂縣之上勢高足跌道泰身危未竭私誠已嬰沉痼況某素無靈氣夙昧攝生之單豹養內之功闕玉吉實下之效湫底莫通節宣失中然猶深願待年少酬厚德三醫畢訪百藥皆投竟非無妄之

災莫見有瘳之候瀕於九死負彼十旬取喉則頓加衆心痛（二句全用沈約與徐勉書）髮寧支弁帶不成圍瀝述心虔方茲未遂田光精竭比此猶強豈可尙占職員但尸俸入久塵物議且速殘骸況相公職統簿違時登衆寡任崇按比務繫孤終職是寶僚豈宜虛曠固不可不私微物曲降深慈憫將盡於桑榆妨得材於杞梓是以推枕興感扣衾占辭願申斂跡之期以贖曠官之咎祇聽裁旨用息兢惶必也舊履流恩遺簪結念恤以嫠孤非少婚嫁未終不使衰羸便辭祿仕致乎

刻地歸以末光未乖念錄之仁稍救憂懸之累亞尹諸府別乘近郊負荷無差饘飼有繼則猶冀逢十全之藝近一日之生重發門牆再就埏埴是所願也非敢望也詞多力殆感極涕繁避席承言未卜晉參之侍封函抒款畏遺殷浩之誠瞻望淸光實勤兎守伏惟特賜俯察謹啓

為舉人上翰林蕭侍郎啓　李商隱

某啓某聞師曠之琴不鼓之則無以召玄鶴揚義之石不用之即無以聘應龍物既有之言亦猶是伏惟侍郎學士綱組降秀翕闢奋華天上比方但有文星粗爾人間議擬未將泰華為然爰自妙齡遂肩名輩當時人物何哉唯效於褚公遛目風流杜乂難方於衛玠加以弘成與石郭璞傳毫潁水儻來皆逢藻繪荊峰若至只有琛琳合沓縹緗縱橫筆硯三都作序不勞皇甫士安萬乘為儔只有東方曼倩況從近歲

且有外虞傅介子在樓蘭國中奇功未就班仲叔於玉門關外報命猶賒雖太平之業已隆而震耀之威尚作侍郎又綢繆武帳密勿皇圖九地九天之兵寧困舊學七縱七擒之術固已玄通用覘草之工解披翻之怒手為天馬心繪國圖九重之中暫煩前箸萬里之外甄敬衛車位誠在於論思功已參於鎮撫蘭書之府鼎彝之司伊咎懸遺恨之誠夔說貽妨賢之愧載惟後命夫豈踰時抑某又聞之昔管仲經邦賓客有二周公待士吐握皆三邴丞相之車茵寧彈醉客平津侯之賓館不礙布衣並脂粉蕳縮冠纓圖史後之披卷皆若昇堂侍郎美與澇流高節彌折擔簦者成市躡屐者如雲此乃前賢後賢不殊軌轍往哲來哲非異門牆縱燕有黃金之臺齊為碣石之館料其棟宇必已荒蕪若某者倘若左思飄同王粲鬢眉不及於崔琰腰腹無預於鄭玄若值庭蘭固多慙德如逢巖電不望齊名重以慧劣禰生專非董氏殊顏回之易鑄若李我之難雕徒欲爲卷成披且乏五行俱下明從歲賦勉致文編戶戶讎唯聞見辱人人

譽曰不肯留題再因於負登一慙於雁序然天付直氣家傳義方雖在顓蒙不苟述作廣絕交之論抑有吉焉移太常之書非無為也頃者曾下關侍獲拜堂皇既容納之有加遂希望之滋甚爾後以毛傷崇羿繳損在鈎拔刺不遷蹉躓無暇既乖受教便以經時今孝秀員來風霜已積秦人屢出自欲焚舟楚卒數奔誰教拔旆是以更持魚目當夜肆以沽諸積寧豚蹄祝天時之未已義誠多愧志亦可憐儻蒙稍枉鉛華更施丹雘俾其恩地不在他門雖不及采椽備枝

梧於大厦亦應乎稊米增流行於神倉與夫九九之能猶或萬萬相遠誠深詞切聲急響煩仰郭泰之龜龍望仲尼之日月濡毫伏紙億萬常心干冒尊威伏用戰灼謹啓

四六法海卷五終

四六法海卷之六

吳郡王志堅論次

友張我城　弟志長　志慶　男偲偕敬讎較

上河東公啓　　李商隱

商隱啓兩日前於張評事處伏覩手筆兼評事傳指意於樂籍中賜一人以備紉補某悼傷已來光陰未幾梧桐半死才有述哀靈光猶存且兼多病眷言息胤不暇提攜或小於叔夜之男或幼於伯喈之女檢庾信荀娘之啓常有酸辛詠陶潛通子之詩每嗟漂泊所賴因依德宇馳驟府庭方思効命旌旄不敢載懷鄉土錦茵象榻石館金臺入則陪奉光塵出則指摩鉛鈍兼之早歲志在玄門及到此都更敦夙契自安衆薄微得端倪至於南國妖姬叢臺妙妓雖有涉於篇什實不接於風流況張懿仙本自無雙曾來獨立既從上將又託英僚汲縣勒銘方依崔瑗漢庭曳履猶憶鄭崇寧復河裏飛星雲間墮月窺西家之宋玉恨東舍之王昌誠出恩私非所宜稱伏惟克從至願賜寢前言使國人盡保展禽酒肆不疑阮籍則

俊之理何以加焉干冒尊嚴伏用惶灼謹啓

樊南集中以爵里稱惟安平汝南不可考其餘爵彭陽公者令狐楚也稱濮陽公者王茂元也稱榮陽公者鄭亞也稱河東公者柳仲郢也近品外錄謂河東公爲楚甚誤按商隱初從楚受其學楚卒時商隱爲作遺表已而在茂元幕妻以女令狐氏以爲負家恩絕之則商隱之婚于王在楚亡後明矣商隱作祭外舅司徒公文云昔公愛女今愚病妻則商隱妻後茂元而殁又明矣今此啓乃虔稱以後則正仲郢幕中事去楚不亦遠乎又篇中有寓卭巴西仲郢爲劒南東川節度故有此語考楚生平未嘗仕蜀也聊爲辨正于此

獻河東公啓

李商隱

商隱啓伏奉手筆猥賜奏署某少而羸懦長則艱屯有志爲文無才就學雖雜賦八首戒燕於馬遷而讀書五車遠慙於惠子契濶湖嶺淒凉路岐罕遇心知多逢皮相昔魯人以仲尼爲佞淮陰以韓信爲怯聖哲且猶如此尋常安能免矣是以艮背郄行求心自處羅含蘭菊仲蔚蓬蒿見芳草則怨王孫之不歸撫高松則歎大夫之虛位不可終否屬於高明伏惟尚書春日同和秋霜共冽叔子則九代淸德稚春則七葉素儒君子立言永爲周禮正人得位長作歲星今者初涉將壇始敷賓席射江與壤潼水名都俗擅繁華地多材儁指巴西則民皆譙秀訪臨卭則客有相如舉纖繳以下賓鴻執定鏡而求西子唯所指命便爲丹青若某者又安可炫露短材叨塵記室墮車欵段徒逢伯樂而鳴止鼓迂疎恐致文侯之卧承命知忝撫躬自驚終無吟蜀之能但晢依劉之願

為柳珪謝京兆公啓　李商隱

某啓、敬兵馬使陳朗至、伏奉榮示、兼奉公牒、伏蒙召署攝成都府參軍、充安撫巡官者、歸衰鼓缶、或近衚人、和氏投珉、能無驚物、雖受高命、莫知所裁、某藏豹不堅、雕龍末巧、徒承庭訓、遂厠人曹、比衛家之一兒、天懸鵬鷃、望鄭中之七子、風逸馬牛、已忝決得、故恩筮仕、伏惟相公以仁義禮智信為基構、用溫良恭儉讓為藩籬、堯將則業貫夔龍、殷代則道符尹説、入秉文教、出耀兵權、揮神鋒而劒合陰陽、運雅誥而筆開

造化、況天有井絡、地稱坤維、控三巴百濮之雄、帶南詔西山之險、人稱奥府、帝謂殊藩、固已廣集豪英、用資參佐、玳簪珠履、綠水紅蓮、成籍籍於淮山、致幢幢於燕路、若某者、徒將慕藺、何足望回、又安敢拂其塵埃、加以冠屨、伏思相公直以大人須居班列、獲奉恩私、羅照乘於驪淵、覿歸昌於鳳穴、未見其可、處之不疑、曾不念木朽石頑、雕鐫莫就、榆瞑豆重、性分難移、古人所以有以榮為憂、受恩如畝、斯言之作、珪也有焉、今月六日辰時、輒奉牌書具關辰省、仰承嚴旨、便定行期、而又內奮弟兄、外誘交友、傅翼類虎、生角如麟、事誠定於縱榮、勢莫知其報効、尚須旬日、方拜旌旄、唯當洗心為齋、延頸以望、持手舞之建木、想像瑤姿、周萬頃之澄波、比量贖度、載恩指已投集作佽命依仁、神之聽之、百生如一、謹啓

珪、仲郢之子、京兆公者杜悰也、商隱又有為河東公謝京兆公辟召男珪啓、然則河東公豈令狐楚乎。

上尚書范陽公啓　李商隱

某啓仰蒙仁恩俯賜手筆將虛右席以召下材承命恐惶不知所措某幸承舊族早預儒林鄴下詞人夙蒙推與洛陽才子濫被交遊而時亨命屯道泰身否成名踰於一紀旅宦過於十年恩舊凋零路岐悽愴薦禰衡之表空出人間嘲揚子之書僅盈天下去年遠從桂海來返玉京無文通半頃之田乏元亮數間之屋隘傭蝸舍危託燕巢春畹將遊則蕙蘭絕徑秋庭欲掃則霜露沾衣勉調天宮獲升甸壤歸惟却掃

出則卑趨仰燕路以長懷望梁園而結慮尚書道光士範德冠民宗愷悌之化既流領袖之功方懋竊思上國投技東都及門唯交抵掌之談遂辱知心之契載惟浮泛頻涉光陰發期咫尺之書終訪蓬蒿之宅感義增氣懷仁識歸便當焚遊趙之簦毀入秦之橋束書投筆仰副嘉招謁謝未間下情無任感戀之至謹啓

上崔相公啓　李商隱

某聞石包鶡賤早遇何曾魏武尊扃猥知徐晃其後咸成問氣克立殊勳簡冊增輝鐘彝動彩則道惟熙載皆奮甄陶之時德邁康歌必用搜羅之道是以皇綱克序茂範咸凝某荊氏凡材雕陵散質謬傳清白賞守幽貞變國彎弓何能中鵠丘門用賦尋恥雕蟲常患荒蕪殊非挺拔依劉薦禰素乏梯航慕呂攀嵇全無等級分甘終老莫有良期既而竊仰洪鈞來窺畝鏡墳壚下士敢望頒形竊蛩頑委寧希鑒貌豈謂

不遺孤拙曲假生成拔於泥滓之中致在煙霄之上遂使龍門奮發不作窮鱗鸑谷翩翻終陪逸翰此則在三恩重吹萬功深空乖變律之機未得捐軀之兆豈可猶希鼓鑄更露情誠伏念良馬嘶風非甘伏皁饑鷹刷羽終恥棲籠誠知豢養之恩頗有飛翔之志而又專門有暇會習政經門戶無營因窺吏事既辨張湯之鼠深知子產之魚書劍彷徨年光倏忽徙思効用無以爲資儻蒙拔刷冀風仍宣厚澤庶使晏嬰精鑿獲脫於任途[illegible]得升於收器纔聞聲欬

俟是扶搖

上宰相啓

李商隱

某聞日麗于天洪纖必及月離于畢枯槁皆蘇斯則推挍無私彰於大信苟開於宰府咸仰以生成其或潤接西郊流金未已光承北陸豐節猶深則亦分作窮人甘爲棄物歲華超越京洛風塵忽爾號咷固非阮籍泫然沾灑不爲楊朱路忘飢冒之辜惟以哀矜爲主伏念三餘簡陋六尺伶俜臨濟揮華昔慙陳楊洛陽羈旅今造膺門已驚於自葉流枝敢望於裒多益寡但以謝家故墅事屬臨川陸氏先疇名遷好畤

同氣雖均於昭泰連枝或累於榮枯是以更就洪鈞叨呈瑣質雖戴逵之弟志尚無聞而何準之兄恩輝已遍豈宜苟希河潤更望餘波投驥尾以容身執豚蹄而望歲然則迹同哀子質異山郎梓柱雲楣獨居蝸舍綺襦紈袴已卧牛衣若乃清旦問安長筵稱壽貂璫畢集少長俱來休沐之餘則飛蓬作鬢銀黃之末則青草爲袍莫不顧影包羞填膺茹歎儻或王庭辨貫許厠九疑京縣坐曹令懸五色校於同列未越羣章則衛館孤遺常聞出涕向陽舊曲不獨傷心誓

將居必在勤行、惟鞭後、潜知寄託、所望於江州、必劾忠貞、得酬於吏部、無任惶懼之至

上令狐相公啓　溫庭筠

某聞丘明作傳、必受宣尼、王隱著書、先依庾亮、或情傾國士、或義重門人、咸托光陰、方成志業、抑又聞棄茵微物、尚軫晉君懷刷、小姿每干斧柯、登繫劫珍之飾、叅牽求舊之情、某鄉第持冀嬰車執轡、旁徵義故、最歷星霜、三千子之聲塵、預聞詩禮、十七年之鉛槧、尚委泥沙、敢言舊國叅軍、纔得荆州從事、自頃潘床無鏡、枚府侶弓、載經稱女子十年、留于外族、稽氏則男兒八歲、保在故人、藐是流離、自然飄蕩、吁非獨鶴、欲近商陵孀類、斷猿況鄰巴峽、光陰詎幾、天道如何、豈知蓺陋之姿、獨備休明之運、今者鄧氏辭任、宣武求才、儻令孫盛縱油、無愆素尚、蔡邕編錄、獲偶貞期、微迴盼睞之榮、便在陶鈞之列、

庭筠字飛卿、彥博裔孫也、少敏悟、工爲詞章、與李商隱齊名、號曰溫李、恃其才、故多爲都鋪假手、又好譏毀時事、朝士惡之、廢棄終身、或云宣宗好作小詞、令狐綯假其修撰、密進之、誡令勿泄、而遽言于人、遂與絶、

上鹽鐵侍郎啓　溫庭筠

某聞珠履三千、猶憐墜屨、金釵十二、不替遺簪、苟與求舊之懷、不顧窮奢之飾、亦有河南撰刺、徵彼通家、號咯移書、期於倒屣、志亦求於義合、理難俟於言筌、某嘗蒯凡姿、邾滕陋族、釋耕耘於下邑、覩禮樂於中都、然素勵顓蒙、常耽比興、未逢仁祖、誰知風月之情。因夢惠連、或得池塘之句。莫不冥搜刻骨、默想勞神、未嫌彭澤之車、不歎萊蕪之甑。其或嚴霜墜葉、孤月離雲、片席飄然、方思獨往、空亭悄爾、不廢閑吟、強將麋鹿之情、欲學鴛鸞之性、遂使幽蘭九畹、傷謹詠之情多、丹桂一枝、竟攀援之路斷。豈直牛衣有淚、蝸舍無煙、此生而分作窮人、他日而惟稱餓隸。頃者準蓬旅寄、江海羇遊、達姓字於李府、獻簡章於沈約、特蒙俯閔蔵窮、不問幽遐、至於遠泛仙舟、高張妓席、識柦溫之酒味、見羊曇之深情、既而哲匠司文、至公當柄、猶困龍門之浪、不逢鶯谷之春、今日俯及陶鈞、將裁品物、輒申丹慊、更竊涓言、儻一顧之榮、將廻於咳唾、則陸沉之質、庶望於騫翔、存亡進退之途、使決榮枯

之分、如翩翩賀燕、巢幙何依、觳觫齊牛、釁鐘將遠、苟難寃于數仞、則永墜于重泉、空持擁篲之情、不識叫閽之路、

謝所知賚集賢墨啓　溫庭筠

某啓即日門幹至奉披榮示垂賚集賢墨一挺竹山奇製上蔡輕煙色掩緇帷香含漆簡雅夜三臺故物貴重相傳五兩新膠乾輕入用猶恐於潛贖遠建業匪鑿韋曜名方即求雞木傳玄佳致别染龜名恩加於蘭署郎官禮備於松楊介婦没妻衞弟所未窺觀廣記漢儀何嘗若列况又玄洲上苑青瑣西垣彎字猶新龍箴尚整帳中女史每襲清香架上仙人常持縹帙得於華近辱在庸虚豈知夜鶴頻驚殊慙志業秋蛇屢縮不稱精研唯憂海物虚投蟫架空設晉陵錐禳正握鋼兵王詔徒深唯磨正硯捧受榮佩不任下情

李義山嘗曰近得一聯句云遠比趙公三十六年宰輔未得偶句溫曰何不云近同郭令二十四考中書宣宗嘗賦詩上句有金步搖未能對求進士對之庭筠續以玉條脱宣宗賞之又藥名有白頭翁溫以蒼耳子爲對

投刑部趙郎中啓　顧雲

某啓某闒弱水渺瀰匪風輪而不濟丹丘懸邈微羽翮而何之苟非玄化之功寧造長生之境其有本無靈氣復異仙材徒勤九轉之功未識三清之路佇立於葛洪陂上願附龍鱗徘徊於緱氏山前思隨鶴馭敢傾丹赤盡寄毫釐和德操之鼓鍾冀聞音響仰劉琨之山海庶覿高深或覬憫憐少加披省某句吳寒族鄒魯庸儒偶効殺青因思拾紫拾獨繭文華之樂預横經染翰之游一别楚山四凋秦葉進惟角觸退則羈棲望化羽之期烏頭詎白因龍門之險魚尾將頳近者輒以荒蕪上干裁鑒實慙小道不副至公或自朋游竊聆風旨潘江陸海曲借品流緇段金聲仍加緣飾今則將臨筆陣潛遏掄材既乏先容惟憂點額絃哀柱促風勁葉危輒罄丹誠仰塵清鑒儻蒙特分餘潤微假末光朽株生蕙寒灰發焰纔沾慰薦便是輝華酬恩豈止於捐軀効德願同於異類廻眸顧印庶竊比龜靈四代五公請先于雀報

雲字垂象池州人嘗與羅隱同謁高駢雲爲人雅

重、而隱性傲睨、辭留雲而遠隱、師度之亂、退居雲臣
川杜門著書、後以修實錄、加虞部郎中、

辭宣武鄭尚書啓　　羅隱

某聞鄭司農之東去絳紗、感深吾道、謝記室之西辭朱邸、戀切所知、雖定名之分則殊、而懷德之心不異、其有栖遲梁苑、養病鄒門、海鸛辭巢、即推萍影、林烏繞樹、忽軫遙心、又安得下棄席於詩人、感崩波於行客、某也風塵下物、天地中材、光遠門寒、無因自進、揚雄口吃、徒欲解嘲、屬者尚書置驛恩寬、敦風志大、孔文舉之千元禮、自忝登門、徐孺子之謁陳蕃、俄蒙下榻、淹延館宇、荏苒春秋、稻粱有異於他人、觴豆時陪

於上客、那言此際、遠愴離聲、背重德於丘山、揖紅塵於道路、緬懷今日、杳不勝情、加以貢部傷心、名場落羽、既因圖羊以多亡、前瞻既倦於吹虀、內顧徒悲於求劍、昔也來憑賦客、謬稱梁苑之游、今則去類乞師、已抱秦庭之哭、倚征輪而悵望、指匹練以興嗟、尚書倘或仙客壺中、旁均日月、山公啓裏、別借篇題、無令一枝先秋、遂對滿堂垂泣、捨此丹須九轉、槐指千年、天也如何、時乎不再

羅隱字昭諫、錢塘人、在科場恃才傲物、尤爲公卿

所惡六舉不第非有羅尊師者勸其罷舉東歸霸
國以求用遂歸錢塘時錢鏐方得兩浙使典軍中
檄嘗占杭州羅城宜內向奇中至今吳越間言羅
隱秀才能前知云

投禮部鄭員外啓　羅隱

某啓某前月十八日輒以所爲惡文上干嚴重尋以
疾劣遂曠門牆伏以皎鏡無私錙容屢照蔭門多病
應倦施功恐隨朔馬之姿更望不龜之術某滄州捨
釣紫陌迷塵徒欲信書不能知命道薄而魚聰易舉
計疎而息脛難加所以甯戚叩歌不惟長夜魏舒對
策近至中年丹霄無獨上之期雙鬢有相輕之色而
員外芝田養秀桂苑摛華口裏雌黃旋成典故座中
藻白早避風流敢因誘善之初仰冀噓枯之便儻一
掬華陰之土迴枯蘇文則數升涇水之泥永依清濁
謹啓

謝江都鄭長官啓　羅隱

長官鏤筆才淸，採驪價重，因循世態，放蕩宦游，剡詳以雞肋，況特偶對，以馬曹當職，而自黄塵卝犯，翠華南巡，張椽投簪，雖離穽郢，陶公染翰，本慟晉朝。於半郊牛郭之中，有一詠一觴之趣。爲謀甚遠，所得何多。芳草遠山，纔供綴拾；晴陽媚景，別受指撝。登臨則光祿寒山，悲歎則雍丘明月。憑何徑隧，達此津涯。某海曲迷蹤，壽陵忘步，蛇虛畫足，鵠不中心。將風霜委地之姿，值兵革滔天之日。正平刺滅，慶寮輿臺，叔夜燈

殘頻逢鬼魅。梁苑之舊遊永巳，鄴都之作者寂然。豈謂長官獨好斯文，仍流散地，牙絃久絕，秦缶增慚，那言吾道陵遲，猶見騷人風骨。牽牛不暇，希驥莫從，輒以効彼蠅頭，騁於魚網，保持所切，已高黄絹之名，傳寫可知，旋長烏絲之價。

謝屯田全郎中啓　羅隱

某啓：某揣摩不至，蹇剝無圖，爰自畫虎貽譏，掇蟵遷技，輾軻於風塵之際，流離于灰琯之間，雖瀝膽曝肝，竟將誰訴，而煎皮熬髮，終不自隋。巳甘與物沉浮，隨波上下。今月某日，見某官伏知郎中玉壺委鑑，金口開渾，驅雲于道士梁間，校籍于眞官筆下，欲使餘杭美酒，必醉蔡經；崑嶠仙桃，先霑曼倩。承吉兆而心神駭越，對嘉音而涕淚縱橫。某散拙非才，牽纏失計，通衢十二，惟弊黑貂；故里三千，但勞黄耳。欲索身而莫

可，將問路而愈迷，若非郎中暇律旁吹，和風外扇，擢之于枯荄之側，致之于芳英之中，則蝶舞鶯啼，空纖永恨，春來秋去，便過此生。謹啓。

錦門寄上路相公啓　胡宿

某啓某蓽戶庸人荷衣賤子道慙墨妙業媿筆精傲枚叟之文章雖儔七發感潘生之歲月已數二毛失路腸迴迷邦足刖蟻棲培塿蛙伏黃潦自笑柴愚誰憐參魯尚思逐鹿未分牽羊將趨澳汗之程詎學邯鄲之步但以材非適出性乏孤標雖勤側管之窺終類正牆之視有心吐鳳無夢懷蛟不來曹操之頭虛刺蘇秦之股誠宜世棄敢望時來方嗟碌碌之生忽泰戔戔之幸朽林委地禾甘夫子之損枯骨凝塵豈

料昭王之市過身德澤滿目恩輝詎止負嵩仍兼戴華既蒙蜀顧敢望秦留卽遂而走鹿頭背馳鷄首如昇青昊似入玄都不知劍閣之艱豈覺刀州之遠伏惟相公神資重器天縱偉才邦國金城朝廷玉燭文高庾月詞峻謝山纔見紫髯便居黃閣陶鈞百辟啓沃一人議平吳皓之時雖云推局報破秦堅之日不廢圍棋故能早執化權久司政柄今則暫辭龍闕來鎮蜀城將軍之細柳雖新丞相之鹽梅仍舊不煩壯日伏雄圖揚麾而氛祲晨銷按節而妖星夜落劉璋原野昔爲累卵之鄉、杜宇山河今作覆盆之地、曾寶慙孤陋、叨沐招延、鄭驛將窮、燕臺漸近、那能倚馬、妄竊攀龍、迎天上之程途、已親台席、指人間之岐路、尚感客星、披霧非遙、并壘在卽、

路巖魏州冠氏人、懿宗咸通初、自屯田員外郞入翰林爲學士、以兵部侍郞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年三十六、八歲進至尚書左僕射、罷爲劍南西川節度使、徙荆南節度使、貶新州刺史、免官流儋州、詔賜死、籍其家、巖爲相通賂遺、奢肆不法、時謂其黨爲牛頭阿旁、又謂破其親吏邊咸家。可佐軍興云、唐詩紀事載高駢鎭蜀、會有遺檄南蠻之事、今按曾得里無可考、止有二啓見英華、皆干謁諸侯作、

免奉使啓　夏竦

比膺使指、往奉歡盟、遝授至艱、道塗差近、況多術幣、實齎空拳、然念頃歲先人沒于行陣、春初母氏始棄遺孤、義不戴天、難下單于之拜、哀深陟屺、恐聞禁休之音、車府露章、櫬庭泣血、王姬等館、接仇之禮既嫌、曾子廻車、勝母之游遂輟、荷兩宮之大庇、戴二事之冒言、退安四壁之貧、如獲爲金之賜、某官力持名教、素蹈孤寒、屬商利于摘山、罔言心于奏記、何圖解罷、先隆哲符、俯哀殉義之心、不啓貪忠之訓、永紉懷服、

何但銘藏、

夏竦字子喬、江州德安人、父承皓、太平興國初上平晉策、補右侍禁、大名府契丹內寇、承皓力戰死之、贈崇儀使、錄竦爲潤州丹陽縣主簿、所謂先人沒于行陣、蓋指此、按竦此啓孝思藹然、然史稱竦丁母憂、潛至京師、依中人張懷德、求相王欽若、爲助起復知制誥翰林學士、又何其先後矛盾也、

王公四六話云、四六有伐山語、伐材語、伐材語者、如已成之柱桷、略加繩削而已、伐山語者、則搜山開荒、自我取之、伐材謂熟事也、伐山謂生事也、生事必對熟事、熟事必對生事、皆生則傷于奧澀、皆熟則無工、如夏英公免奉使啓、頃歲先人云云不拜單于、用鄭衆事、而公羊謂夷樂曰禁休、此生事對熟事格也

謝相府啓　　蘇洵

朝廷之士進而不知休山林之士退而不知反二者交譏于世學者莫獲其中洵幼而讀書固有意于從官壯而不仕豈爲興以矯人上之則有制策誘之于前下之則有進士驅之于後常以措意晚而自悲蓋人未之知而自衒以求用世未之信而有望于効官仰而就之良亦難矣以爲欲求于無辱莫若退聽之自然有田一廛足以爲養行年五十復將何爲不意貧賤之姓名偶自徹聞于朝野向承再命以就試何

以大異其本心且不試而寄觀其才則上之人猶未信其可用未信而有求于上則洵之意以爲近于强人遂以再辭亦既獲命以匹夫之賤而必行其私意豈王命之寵而敢望其曲加矜承詔恩被以休寵退而自顧愧其無勞此蓋昭文相公左右元君舒慘百辟德澤所暢威刑所加不賜而熙不寒而慄顧惟無似或謂可收不忍棄之于庶人亦使與列于一命上以慰夫天下賢俊之望下以解其終身饑寒之憂仰惟此恩孰謂爲報昔者孟子不願召見而孔子不辭小官夫欲正其所由得之之名是以謹其所以取之之故蓋孟子不爲矯孔子不爲卑苟窮其心則各有說雖自知其不肖常願附其下風區區之心惟所裁擇

嘉祐間公與二子軾轍至京翰林學士歐陽修上其書二十二篇韓琦見其書善之奏于朝召試舍人院辭疾不至遂除秘書省校書郎此啓在此時昭文相公者文潞公也

歐公試筆云往時作四六者多用古人語及廣引

故事以衒博學而不思述事不暢近時文章變體如蘇氏父子以四六述叙委曲精盡不減古人自學者變格爲文迨今三十年始得斯人不惟遲久而後獲實恐此後未有能繼者爾

謝知制誥啓　王安石

據非其稱慙甚於榮切以通會朝之籍於禁中出誥命之書於天下自昔必求乎良士方今尤謂之美官非夫能道先王之言及通當世之務文章足以潤色知術足以討論一有誤居必爭衆論某素出貧賤偶遭盛明讀書雖勤未免是古之累更事雖久終無適時之才製作淹遲而不工思慮短淺而不敏有此一物自足窮於多士之時兼是四端豈宜辱於邇臣之列此蓋伏遇某官以忠純翼戴以寬大甄收謂其引分而無求儻或負能而有待因加獎借使得超踰蓋大公之賜所加唯至誠之報爲稱敢不內盡致身之德庶以上同許國之心

漁隱叢話云荆公詩草深留翠碧花遠沒黃鸝人只知翠碧黃鸝爲精切不知是四色也又以武丘對文鷁殺青對生白苦吟對甘飲飛瓊對弄玉帶眼對琴心皆最精切

賀韓魏公啓　王安石

伏審判府司徒侍中寵辭上宰歸榮故鄉兼兩鎮之節麾備三公之典策貴極富溢而無亢滿之累名遂身退而有褒加之崇在於親賢孰不慶羡伏惟某官受天秀氣爲世元龜誠節表於當時德望冠乎近代典司密總命攬中權毀譽幾至於萬端夷險常持於一意故四海以公之用捨一時爲國之安危越執鴻樞進躋元輔以人才未用爲大恥以國本不建爲深憂言衆人之所未嘗任大臣之所不敢及臻變故果有成功英宗以哀疾荒迷慈聖以謙沖退託內援百官之衆外當萬事之微國無危疑人以靜一周勃霍光之於漢能定策而終以致疑姚崇宋璟之於唐善致理而未嘗遭變訖在舊史號爲元功未有獨運廟堂再安社稷弼亮三世救寧四方巋然在諸公之先煥乎如今日之懿若夫進退之當於義出處之適其時以彼相方又爲特美安石久於庇賴實預甄收職在近臣欲致盡規之義世當大有更懷下比之嫌用日絕於高閎非敢忘於[illegible]命竊仰還風瞻

望門闌、不勝鄉往之至。

謝應中制科啓　　蘇軾

臨軒策士、方搜絕異之才、隨問獻言、誤占久虛之等、忽從佐縣、擢與評刑、內自顧於無堪、凛不知其所措。恭惟制治之要、惟有取人之難、用法者畏有司之不公。故捨其平生、而論其一日、通變者恐人材之未盡。故詳於採聽、而略於臨時。茲二者之相形、顧兩全而未有。一之於考試、而奄之於倉卒、所以爲無私也。然而才行之迹、無由而深知、委之於察舉、而要之於久長、所以爲無失也。然而請屬之風、或因而滋長。此隋

唐進士之所以爲有弊、魏晉中正之所以爲多姦。惟是賢良茂異之科、兼用考試察舉之法。每中年輒下明詔、使兩制各舉所聞、在家者能孝而恭、在官者能廉而愼、臨之以患難、而能不變、邀之以寵利、而能不回。旣已得其行己之大方、然後責其當世之要用。學博者又須守約、而後取文、麗者或以用寡而見尤。特於萬人之中、求其百全之美。凡與中書之召命、已爲天下之選人、而又有不可測知之論、以覬其默識之能、無所不問之策、以致其博通之實。至於此而不去

則其人之可知然猶使御史得以求其疵諫官得以攷其素一蹈清議輒爲廢人是以始由察舉而無請謁公行之私終用考試而無倉卒不審之患蓋其取人也如此之密則夫不肖者安得而容軾才不逮人少而自信治經獨傳於家學爲文不顧於世知特以饑寒之憂出求斗升之祿不謂諸公之過聽使與羣豪而並游始不自量欲行其志遂竊俊良之舉不知才力之微論事迂闊而不能動人讀書疎略而無以應敵取之甚愧得之益慚此蓋伏遇某官以堯舜之道輔吾君以伊周之業爲已任恐一夫不獲自盡以爲廟堂之憂思天下所以太平必用剴切之說亟收末學以輔大猷然志卑處高德薄寵厚歷觀前輩由此爲致君之資敢以微軀自今爲許國之始過此以往未知所裁

石林燕語云故事制科分五等二等皆虛惟以下三等取人然中選者亦皆第四等獨吳正肅公嘗入第三等後未有繼者嘉祐中蘇氏兄弟始皆入三等已而子由以太直爲胡武平所駁復降爲四等設科以來止吳正肅與子瞻入第三等而已故子瞻謝啓云誤占久虛之等

鍾云叙事議論寓於四六之中不難於圓而難於緊

登州謝兩府啓　蘇軾

迂愚之守沒齒不移廢逐之餘歸田已幸豈謂承宣之寄忽爲枯朽之榮眷此東州下臨北徼俗近齊魯之厚迹皆秦漢之陳賓出日於麗譙山川炳耀傳夕烽於海嶠鼓角淸閑顧靜樂之難名笑妄庸之濫據此蓋伏遇某官股肱元聖師保萬民才全而德不形任重而道愈遠謂使功不如使過而觀過足以知仁特借齒牙曲成羽翼軾敢不服勤簿領祗畏簡書策蹇磨鉛少答非常之遇息黥補劓漸收無用之材過此以還未知所措

謝中書舍人啓　蘇軾

起於貶所未及期年擢置周行遽參法從省躬無有彼寵若驚竊惟人材進退之間實爲風俗隆替之漸必欲致治在於積賢雖一薛居州齊言不能移楚而用范武子晉盜可使奔秦崔琰進而廉儉成風楊綰用而汰侈改度減國是之先定雖民散而可收拔茅茹者以彙而征附馬棲者必先其直用舍既見好惡自明人知所趨勢有必至今朝廷方講當世之務力追前代之隆雖改定法令足以便事而未足以安民寬弛賦役足以安民而未足以成俗是以登進耆老搜求俊良將使士知向方民亦有恥如軾者山林下士斬晁棄材少而學文本聲律雕蟲之技出而從仕有狂猾嬰鱗之愚滿中不顧於尚黃樊下無心於宮徵誤蒙收拾已出優恩若履禁嚴殊非素望此蓋伏遇某官德配前哲望隆本朝名重非常上助廟堂之用言爲著祭下同卿士之謀餘論所加虛名增重知丹心之尚在憐白首之無歸特借寵光以寬衰病任隆才下恩重報輕直道而行恐非所以安愚不肖之

分忝位而已又不足以解卿大夫之憂蚤夜以思進退惟谷恐僭踰越不知所裁

謝賈朝奉啓　蘇軾

自蜀徂京幾四千里携孥去國盖二十年側聞松楸巳中梁杜過而下馬空聯董相之陵酹以隻雞誰副橋公之約官游歲晩坐念涕流未報不貲之恩敢懷盡歸之意常恐樵牧不禁行有雍門之悲雨露既濡寧引太行之望豈謂通判某官政先慈孝義篤友朋首隆學校之師儒次訪里閭之耆舊自嗟來暮不聞拔薤之規尚意神交特致生芻之奠父老感歎桑梓光華深衣練冠奠克垂洟於墓道昔孺今穉尚能鼓舞於民謠仰佩之深力古難盡

賀歐陽少師致仕啓　　蘇軾

伏審抗章得謝釋位言還天眷雖隆莫奪已行之志士流太息共高難繼之風凡在庇庥共增慶慰伏以懷安天下之公患去就君子之所難世靡不知人更相笑而道不勝欲私於為身君臣之恩係縻之於前妻子之計推荷之於後至於山林之士猶有降志於垂老而況廟堂之舊欲使辭禍於當年有其言而無其心有其心而無其決愚智共蔽古今一塗是以用舍行藏仲尼獨許於顏子存亡進退周易不及於賢

人自非智足以周知仁足以自愛道足以忘物之得喪志足以一氣之盛衰則孰能見幾禍福之先脫屣塵垢之外常恐茲世不見其人伏惟致政觀文少師全德難名巨材不器事業三朝之望文章百世之師功存社稷而人不知躬履艱難而節乃見縱使耄期篤老猶當就見質疑而乃立辭於未及之年退託以不能而止大勇若怯大智如愚至貴無軒冕而榮至仁不導引而壽較其所得孰與昔多軾受知最深聞道有自雖外為天下惜老成之去而私喜明哲得保身之全伏暑向闌台候何似伏冀為時自重少慰輿情

無限曲折以排偶出之勢如疊浪機如貫珠可謂前無古人後無來者

賀楊龍圖啓　　蘇軾

伏審新改貞職擢司諫垣傳聞遐邇竦動觀聽竊謂國家之鉅福乃用諫諍之眞才必能深言以補大化方今朝廷之上號爲無諱而太平之美終不能全臺諫之列歲不乏人而衆弊之原猶或未去豈聽之者徒能容而不能用言之者但爲名而不爲功歷觀古人之效忠皆因當世而用智不務過直期於必行右尹子革因墳典而道祈招之詩左師觸龍語饘粥而及長安之質徒盡拳拳之意不求赫赫之名此仁人

及物之休功忠臣愛君之至分伏自頃歲所更幾人席未煖而輒遷蹤相躡而繼去然一身之譏固足以免矣而積歲之病當使誰去之恐習慣以爲常遂因循而不振雖在衡陋頗常隱憂以爲必得朴忠憂國之人而又加以辯智得君之術言苟獲用國其庶幾伏惟諫院龍圖才雄於世而常若不勝節過於人而未嘗自異素練邊事深知兵驕頃持銓衡實識官冗必將舉大體而不論小事務實效而不爲虛名軾最蒙深知愧無少補方傾耳以聽願續書諫苑之篇若有待而言或能若爭臣之論但以在外無由至門踴躍之懷實倍倫等

賀時宰啓　　蘇　軾

伏審光膺考愼竣陟宰司孚號揚廷士讙上心之所尚置郵傳命人知聖澤之將流靡不欣愉至於鼓舞恭以某官直方以大廣博而良進以正而正邦與乎求以求政貫六經百子之學煥三代兩漢之詞昴稟自殊偉議表之八尺斗南莫競稟梁公之一人加以絕識見微瑣度舉遠清心省事則法可使復結繩之約强本節用則貨可使若流泉之長材無不可範而成也譬泥之在鈞俗無不可易而善也猶風之靡草

是皆還至而有效安見爲事而無功蓋神考貽謀已完具而可按故成王纘要宜纖悉以勿知此大雅兼持而不移刑清衷閫任之愈篤豈緊疏遜所獨詠歌惟民罔知合語則聖凡有照今幸先惠慈罔已遐邇爭倚室家胥慶顧此民逢此日之何幸謂吾相勸吾君以愛人歡聲格於九天乖氣消於萬彙在昔小雅知彼景公損己一言退星三舍又況以禹湯大信之詰有燮邦同寅之言蓋爾憑生猶知助順赫然在上等不降康某恐有赤心老無佞舌慨忘犯分頗欲翰詠然有難言是在精智蓋無交則莫與苟好謀則必成不惡而嚴匪怒伊敎終成大賴豈曰自私伏念某遭時休明賦命衰薄丞粗蒙於遴選比久幸於退藏天雨何私笑流行之木偶滄溟不改歎自蕩之波臣重以傾歲周旋竊嘗撰屨末塗流落無復掃門尚賴補息劓黥彤杇糞朽出蔀見日去盆望天悵末力之將殫愧明恩之莫報乃利用安身之何有儻奉法循理之可爲民社非輕猶承宣而惴惴天淵靡外亦躍以欣欣

亳州上李中書啓　應祈亡

夙被採收久知幸會許俞地重敢復侍於門牆奔走位卑自宜疎於竿牘載寢興而念此終震懾而但然蓋以十年之遇未酬一切之儀又闕坐恐魚鳥池林莫還逢令階庭踵武長揖飄零自力企慕更勤恭惟邇來調燮燕閒神明勞相伏以某官贊天化育爲士宗師學臨囷倉曠山川之受納文非纂繡耽經緯之昭回旣剛毅以有容亦柔嘉而維則此老氏嘗稱君子之盛德抑仲尼所謂善人之爲邦加以遴正考父

之益恭兼萬石君之至愼良法美政世但見於持循密勿遠圖中巳殫於裨補要使禮刑達而內叙兵食足而外賓副上主求舊之心終先朝用儒之效此大雅意寧衆人知而補之幸逢休明偶脫泥滓亦欲憤發自見宅毛孤植難仲良辰不與平生狂狷之尚中年期待之私一事莫諧三歎何補獨竊比漢臣之自誦忘本則難豈徒如魏虜之感恩必報而去第以賦分薄而造物不能厚稟資拙而匠石無由工朋籠鵠失而始驚挨手羹空而自笑迷途未反壯日已賒惟激烈之素懷則蕭條而長在每羞王密謁楊震之意猶鄙谷永謝王鳳之詞使愚無似有宜光不比之稱則賢我公乃獻子可賀之舉然而志闊事迂才疎放邇下若戰國公子之市名當時羣豪之赴義猶可覬縱彈鋏預三千客而有魚或能左手捧盤招十九人而俱歃此自不果他復何言第依庇存姑追疵悔念虛死不如立節而止謗莫若自脩雞鳴遠而終聞蘭生幽而亦佩誠足動金石則有不誠無不動信可行蠻貊則有不信無不行奔踶可馴千里要須於良御

銛刀且弊一割更緊於善操重惟左右以主張吾道之公有識拔後輩之興取人以恕得士多賢彙茹而升簪履皆在醫門容疾尙續仁鄉寧其中棄之乎旣巳辱收之矣用此自信獨無分然若唐兩生奏記當路至願爲燎供席蒸芝效衍顧有義焉何至是也更望日崇令問益被眷圖早正台衡大庇倫品不惟一士獨荷至私方爲寒家尙賒待省伏乞爲上自壽副人所瞻

賀教授陳履常啓　晁補之

擢領掾曹、歸臨鄉校、與從游之良舊、私慰喜以居多、竊惟國之求才、病取捨之膠於法、士之涉世、患進退之失其中、設科舉爵位以誘人、假誦數詞章以干祿、須其出試、則鄉黨自好者恥夫屢獻不以禮、際則山林長往者豈其肯來、故上安於有司之區區、掇名以為公、而士惑於古人之皇皇、藏質以為辱、莫闚覽德之麟、率多食餌之魚、恭以某官行獨而通、志潔而降、不落落以如玉、矧泛泛其若鳧、窮無立錐、術可濟國、至於博覽之學、絕出之文、要其平生、固曰餘事、尚不屑去、安有求聞、聲自藉於諸公、章數騰於當宁、拔起閭里朋類之榮、收還妻孥親黨所喜、未促公車之詔、聊從泮水之行、庶觀成山、必自累土、辭尊及富、仕何往而非安、有為與行、志苟存而皆可、貽茂良舉、倚慶猶稽、傾詠之誠、倍於儕等、

答賀李祥改宣德啓　晁補之

延對宸廷、改紫京秩、從游茲舊、慰喜良多、恭以宣德懿行不羣、令儀可度、粵從幼學、夙有俊聲、下帷未省窺園、持竿寧悟流麥、其精如此、故資之深、珠玉蘊含、山川輝媚、自當名世、豈獨傳家、補之氣合相求、心均莫逆、絣縭洗之何取、樸樕枸之自甾、臨水送將、牛羊方下、望風懷想、鴻雁欲來、庶幾逢聲子之班荊、且復過孟公而投轄、未遑馳慶、先辱流音、尚阻盍簪、惟期彊飯、

賀呂相公啓　秦觀

伏審光膺宸命顯正台司凡在生成舉同忭蹈竊以媧皇補天之際高宗夢帝之初木就泥金正資陶鑄不調琴瑟方賴更張是謂大有爲之時必得非常人之佐恭惟中書僕射相公累朝元老名世大儒力足以扶持顛危風足以興起貪懦青天白日奴隷亦知其明璞玉渾金鑒識莫名其器既天資之篤實加地冑以高華四世五公勳在王室一門萬石寵冠廷臣宗族謂之小許公夷狄以爲眞漢相果從人望爰亨天心方思左轄之嚴遽躋鸞臺之峻獻可替否而恩矯激之過解紛挫銳而有調和之能必欲成仁之始終非特潔身之去就繇是端人雅集異黨寖微寬大之澤四覃苛刻之風一變名既得功而施定位當與德而俱崇明詔始頒吉士交慶太公入國固知天下之父歸伊尹得君咸見聖人之任重某猥緣世舊叨被題評昔陪北海之樽有同夢寐今望平津之館如隔雲天但欣衆正之路開始信太平之基立顧稽故事亦封富民之侯請與諸生復一得賢之頌

此啓稱頌幾於諛矣然以投申公直是受得起

四六法海　卷六　秦　哭

謝館職啓　　秦觀

法司博士閱五載而遷官例比編書通三年而改秩龍靈既逮愧懼實深伏念觀族系單微器能淺陋少時好賦僅成童子之雕蟲中歲窮經未究古人之糟粕始榮名於進士俄充賦於直言濫居方物之前叨被傳車之召文章末技固非道義之尊箕斗虚名秖取謗傷之速承從引避幾至顛躋褎未就於袞華惡已成於瘡痏三朞之內王尊乍佞而乍賢七年之中晉田一與而一奪但以偏親重老生計屢空聊復覥顏以居未能投劾而去日期沙汰分絕進升豈期積日以累勞輒亦逢年而遇合東組還婦雖蒙假借之私懲羹吹虀尚慮遣訶之及竊觀前史具見鄒悰兩蜀中郎孔明呼爲學士東海釣客建封任以校書郎爲將相之品題實匪朝廷之選用夫何寡陋遽有遭逢此蓋伏遇某官道欲濟時仁能錫類始憐貧女稍分秦壁之光終念波臣爲激越江之水剗茲奇蹇亦與甄收敢不以古人行己之方爲國士報君之義千金享帚聊依翰墨以自娛一割鉛刀或冀事功之可

立

秦觀字少游一字太虚揚州高郵人元祐初以蘇軾薦除太學博士秘書省正字兼國史院編修官紹聖初坐黨籍出通判杭州再貶監處州酒稅以謁告寫佛書削秩徙郴州編管橫州又徙雷州徽宗立復宣德郎放還至藤州卒

潤州謝執政啓　　張耒

伏以文章爲學者餘事故先王不以經世富貴非人力所制故君子以爲在天而況修辭寒淺未涉作者之流趨世闊迂每在衆人之後則其投閑置散寔後躓前在所當然夫復何恨伏念耒羈孤一介憔悴餘生困箠楚者十年追饑寒於斗祿仕已成於漫浪意何有於功名始誤寘於成均復進升於儒館佐東觀之論著頗見舊聞紀先帝之事功遂游蓬室擢升右史密侍清光雖儒學之至榮豈草茅之素望而疾病侵耗心力衰疲分敢自安義當引去尚叨便郡獲養殘軀靜循此恩蓋有所自茲蓋伏遇某官曲成萬類器使庶工直鑄冡鏐疾者未嘗遼廢大㮚小桷施之各以其宜致此枵虛未即捐棄獄訟希簡職事不廢乎詩書山林幽深形骸頗爲之清快庶餘齡之可養幸沉痼之有瘳仰報至恩將必有在

張耒字文潛淮陰人幼穎異十七時作函關賦遊學於陳學官蘇轍愛之因得從軾遊弱冠第進士歷起居舍人[illegible]以直龍圖閣知潤州坐黨籍徙宣州謫監黃州酒稅徙復州徽宗立召爲太常少卿甫數月復出知潁州汝州崇寧初復坐黨籍落職主管明道宮初耒在潁聞蘇軾訃爲舉哀行服言者以爲罪貶房州別駕安置於黃五年得自便居陳州時二蘇黃晁輩相繼歿耒獨存士人就學者衆日載酒殽飲食之久於投閑家益貧郡守翟汝文欲爲買公田謝不取晚監南嶽廟主管崇福宮卒年六十一

四六法海　卷六　啓　五三

永興提刑謝到任啓　李昭玘

委轡下車、勤吏民之趨走、據按涉筆、擁文墨之紛紜、將何補於事功、徒有慚於面目、伏念昭玘迂疎末學、鄙野孤生、賦才不長、聞道最晚、棲遲日月、僅成九轉之功、蹭蹬風塵、未蒙一顧之價、再預充庭之貢、設爲人格之遊、敢意斐文、偶塵精鑒、初乏青錢之作、宜置下陳、誤經黃絹之評、遽超數等、叨從祿仕、擢備儒官、詎能握管以窺天、良愧奔蜂之化蠋、屬大明之繼照、延舊德以亮功、博收人才、盛集冊府、開閤之始、豈乏

異能、備員者誰、乃出下客、人共榮於入穀、時皆謂之登瀛、正始蓍賢、濫陪武步、石渠秘籍、頓發見聞、惟知反己以自求、敢覬因人而幸進、謂有昭昭之明者、必有冥冥之志、無赫赫之熱者、亦無凜凜之寒、欲寡過而未能、恐修名之不立、以愚自信、局嘗稱博而毀丹、與世何尤、不暇去嬰而歸蚡、安有本同而末異、奚先嘗病而後瘳、處冲季孟之間、僅知所立、甘歸南北之部、適幸兩忘、能不能各自其人、得不得必尸諸命、洋然迎餌、詎爲宓氏之魚、兀若畏人、夊類羊公之鶴、歎源泉之有本、驚蒲柳之先衰、一傳未終、恍已迷其姓氏、井文屢遷、幾不辨其偏旁、但應廪粟以偷安、何罪青魚之成蠹、久玷外庭之列、聊從別乘之行、迨及更書、復還舊直、竟無他異、莫追終賈之才、名必有可觀、竊預趙張之政、事合丹鉛之點、勘覩鞭朴之喧、嚚精神僅及於日前、智慮或遺於意表、蜣紛訴牒、騶卽復來、雁集吏行、守之不置、閒關畏罪、罷勉赴功、入亦必濡、奪憂揭厲、遇風知退、莫免擢頹、雖殫十駕之勞、蔑有尺寸之補、間以私門艱窘、多事侵陵、祿未逮於孤

窮、疚已驚於遲暮、田無附郭、久負陶潛之歸、盜不過門、素多張禹之愛、屢申懇懇、傾守方州、猥蒙造物之私、特假詳刑之任、地占河關之勝、道連雍陝之雄、小民尚氣而喜爭、巨猾瀕山而爲盜、素稱劇部、尤藉長才、自非水鏡無疵、權衡不撓、則何以吏知守法、人不稱寃、顧煩闕之無堪、適選掄之誤及、此蓋某官元功播物、一德亮天、見遠業於有爲、期太平之可致、論事必同於善、使人樂盡其才、引偃僂以升高、徒煩假手、削輪囷而成器、叛誤揮斤、敢不慎守官箴、勉思民事、

不近名而邀福、無倚法以作威、概以中平、得之安靜、少圖裨報、上副陶成、美應方休、曾未虞於巨臂、不才自養、終願託於長年、過此以還、未知所措、

郘玘字成季、濟南人、少與晁補之齊名、為蘇軾所知、擢進士第、歷秘閣校理、通判潞州、入為秘書丞、提點永興京東西刑獄、坐元祐黨奪官、徽宗立、召為右司員外郎、遷太常少卿、出知滄州、崇寧初、罷主管鴻慶宮、遂入黨籍、居閑十五年、自號樂靜先生、寓意法書圖畫、貯於十囊、命曰燕游十友、為之序、以為與今之人友、寧與十者友、久益有味也、初校試高密、得侯蒙、蒙執政、使人致己意、惟求秘閣法帖而已

賀李丞相啓

汪藻

躬被策書、進居丞弼、精忠貫日、正二儀傾側之中、稟氣橫秋、揮萬騎笑譚之頃、國須賢立、天為時生、恭惟某官厚德鎮浮、英林經遠、得文武弛張之樞要、獨運胸中、明古今治亂之淵源、不專紙上、爰自發縱之始、每勤獻納之忠、老成尚有於典刑、天下想聞其風采、昨屬殊鄰之擾、上貽當宁之憂、夕烽既徹於甘泉、清蹕將遊於汾水、唯公夙夜與國存亡、挺身六品之卑、抗議九重之邃、留家誓死、鑱血書詞、銷大變於胚胎、轉危機於呼吸、泊干戈之息戰、援桴鼓以登陴、義動三軍、人皆奮死、氣吞異類、虜輒請盟、身雖九隕而一生、國則崇朝而再造、既名高而眾媢、乃讒就而身危、士訟公冤、亟舉幡而集闕下、帝從民望、令免胄以見國人、薦經難危、益見奇偉、方主上清明於今日、實邦家希闊之昌期、欲眾賢同建於事功、非雅望孰為於師表、將萬世維持之是賴、何一時康濟之足言、某久托在門、欣聞盛事、雖無緣於進旅、退陪賓客之後塵、豈不能大書特書、續山林之野史、

鶴林玉露載汪此啓、又李遐論汪草制詞曰、朋姧罔上、有虞必去於驩兜、欺世盜名、孔子先誅於正卯、或問之汪云、我前啓自直、一翰林學士而彼不我用、安得不詆之、按汪公賢者、未必有此語、制詞云云、當是矢在弦上耳。

賀大諫李寶學啓　楊萬里

丕𢿌褒詔、峻陟隆名、昔抗論諫垣、綽有古諍臣之烈、今陛華奎閣、亟聯真學士之班、帝思孤節之無朋、人羡精忠之有報、竊以當國論是非之未定、見人才邪正之不同、君子志在愛時、豈憚盡言之觸、小人心乎趨利、第思阿意以徼榮、孰知天理之好還、殆匪人情之可料、導諫者未必獲福、咎徒塞於兩儀、守正者未必罹殃、名自流於百世、若昔可攷、於今益明、方孽臣盜據於朝權、欲私室久領於國柄、罔知勝算運籌

策於帷中、輕出蹀謀、動干戈於邦内、顧衆口同然、而和附豈本心、若是之顛冥、殊緣富貴之念、淡遑郄生靈之禍、惨惟公遠慮、爲上極陳、雖懷魏證之忠、戒征遼不竟、坐汲生之戇、紺守淮陽、越既漏師、浸成誤國恢謀、馬邑莫逃首事之誅、鯀殛羽山、旋正朋姦之典、凡曩出矢言之爭、皆今蒙襃數之加、曉一佞而一忠、果孰得而孰失、載睹恩綸之布、咸新公道之亨、恭惟某官秉姿松篁、爲世耆蔡、立朝二紀、幾嘗閲於嶮夷、報國一心、曾弗移於爍淫、衆方駒促、公獨鳳鳴、惟知

故一替於當時何意被寵榮於後日迨此忠謀之既驗累乎節槩之愈光恩命彌臨輿情知勸某竦聆殊渥深激懦衷喜聖朝有賞諫之風不慚於古庶天下增敢言之氣其自於今

萬里字廷秀吉州吉水人少見張浚勉以正心誠意之學乃名其室曰誠齋按翰苑新書多刻此公諸啓中有上史彌遠者二人本不同時此編輯之誤此篇語氣必韓侂冑敗後作誠齋先侂冑而卒不應有此既無他本考正姑存舊名而識所疑於後

回丞相謝致仕啓　周必大

進章請老優詔閔勞執玉帛於新班位隆亞傅易茅封於舊鎮地統故鄉仍秘殿之大名極宗工之異數縉紳刱見夷夏樂聞恭惟某官德博而裕於才器閎而沖於用以奧學雄文冠多士以忠言直節居大僚為善未嘗近名而聲譽之歸不可遏事君未嘗枉道而爵祿之至不可辭周旋鈞樞弼亮神聖謀斷兼乎房杜都俞踵乎皐夔粤去廟堂屢臨藩屏力方剛而抗疏欲追六一之高風年甫及而掛冠迄遂祈公之雅志優游里第涵泳天真二疏賓客之相娛萬石子孫之甚謹謙備六爻之吉悔吝不生壽居五福之先康強未艾在前輩或難於盡善惟哲人獨享其全功然而尚父之佐武王潞公之師元祐皆來歸之既老豈得謝之可居公固無心上猶有望某敬懷知喜巳聽傳宣顧希驥以未能思執鞭而甚切仰勤榮問徒激懦衷寒力方凝燕超多助冀益調於鼎食永不忝於民瞻

賀工部劉尚書啓　黃疇若

恩綸拜寵起部陞華帝曰疇若垂哉擢與汝工之職漢廷誰如卿者遂陞常伯之班朝登偉人士載嘉頌恭惟某官天球不琢玉井無波學有淵源倒彭蠡三江之勢事無盤錯倚豐城雙劒之鋒早登名瀛休有華問處憲府抨彈之地得勉益尊立延英諫議之班如尊乃勇懋展經綸之業見謂通明之才信湖山之炳靈有槐鼎之相繼爰膺眷命申畀恭章出納居喉舌之司技巧陋元成之世聖人作百工之事政少藉於研思文昌峻入座之躔行卽喬於嚴假某落南寢久竊莊居多茲聞君子之得輿輒效小夫之貢牘蟠木爲萬乘之器必資根柢之容群金躍大冶之爐敢作莫邪之想

疇若字伯庸隆興豐城人長於政事所在有聲而治蜀之績尤偉終煥章閣學士有竹坡集

賀湯侍御啓　任盡言

伏審光奉明綸榮躋橫榻洞劇更西都三府之制故御史不除大夫端公居南司五院之中與獨坐迭爲臺長自昔雖稱於雄劇比歲或乖於選掄汚我霜臺賴公雪恥輒陳管見少助風聞竊言有宋之姦臣無若亡秦之巨蠹十九載輔國而專政亘古無之二百年列聖之貽謀掃地盡矣若乃糊名而較藝亦復肆志而任私敢以五尺之童連冠兩科之士老牛舐犢愛子誰無野鳥爲鸞欺君實甚公擅名器報微時簞食之恩峻立刑誅鉗當世搢紳之口一時薦籍半坐流言父子至於相持道路無復偶語每除言路必預經筵蓋緣乳臭之雛實預金華之講受其頤旨應若影從忠臣不用而用臣不忠實事不聞而聞事不實逮政府樞庭之有闕必諫官御史而後除所以復鷹犬之報而搏吠已嘗疏鴛鷺之班而孤危主勢私竊富貴之勢利豈止於子孫而爲臣卿奪造化之鑪錘至不容人主之除吏方當宁之意未罪魏其而在位之臣專阿王氏致學官之獄依假題目以文姦引前

四六法海　卷六　啓　奎

代興王之詩、為其孫就試之識、旋從外幕、推至中都、
冀招致於妖言、啓包藏之異意、忠憤扼腕、智識寒心、
上愧漢臣既乞朱雲之請劍、下慚唐室未問林甫之
蹤、指坐令存没之姦、備極寵榮之典、正緣和議、常贊
睿謀、故聖主念功、務曲全於體貌、然憲臺議罪、當明
正於典刑、賞當功、所以示朝廷之至恩、罰當罪、所以
貽臣子之大戒、政若偏廢、國將若何、敢為上言、莫如
君重、恭惟侍御氣剛而志烈、學老而才雄、自親擢於
中宸、郎大符於民望、明目張膽、士林日誦於讜言、造

騭沃心、天下咸受其陰賜、雖直道盡更其覆轍、而宏
綱獨漏於吞舟、惟九重之委任寖隆、故四海之責望
尤備、願言彈擊、無置渠魁、矧今日新除、有替人之故
事。韋仁約自稱鷹鸇。才固絕倫。張文紀不問狐狸。惡
惟誅首。縱黃壤之已隔。在白簡以難逃。使忠合之間
忠義之心。如日九泉之下。邪佞之骨常寒。庶幾紹興
湯御史之名。不在慶曆唐子方之下。其他世俗之謟
語、詠非方正之聽聞、側聽褒遷、別當脩致、
程史云、秦檜秉權寖久、植黨牢不可破、高皇淵默

雷聲首更大化、愬言路壅蔽之弊、召湯元循鵬舉
為侍御史、時任盡言、以啓賀之、湯袖以白上、天顏
為回、故一時公議大明、姦諛膽落、盡言其助也、任
字元受、仕不大顯、

賀葉樞密啓　　陸游

恭審類膺明詔、進貳鴻樞、道大材全、固視功名爲餘事、任隆位重、蓋倚精神之折衝、衆志交孚、太平可冀、伏聞今昔有不移之形勢、華夷有一定之土疆、故彼不可越燕薊而南侵、猶我不能跨遼碣而北守、堯舜尚無冠帶百蠻之理、天地豈忍腥羶諸夏之區、又況以本朝積累、而當荒陋崛起之小夷、以陛下神武、而討衰弱僅存之孱虜、重以軍民之憤切、加之廟祏之威靈、當一震於雷霆、宜坐消於氛祲、夫何玩寇久使

適邇九聖故都、視同異域、兩河近地、進若登天、莫宜方叔之壯猷、更類棘門之兒戲、坐殫民力、孰奮士心、上方撫髀而喟然、公宜出身而任此、恭惟某官、負沈雄邁往之略、躬英發絕人之姿、撫卷慨懷、夙有四方之大志、立朝開濟、晚收九牧之重名、果副簡求、肆當柄任、以元龍湖海之氣、參子房帷幄之籌、北斗以南一人、誰其倫擬、長安之西萬里、行矣清夷、某識面莫先、託身最早、側聽廷登之渥、自悲淪落之餘、雖意氣摧藏、非復雕鶚離風塵之望、然饑寒感迫、猶懷駑馬戀棧豆之心、思敢敬布於微誠、覬少回於宸睠、

上王宣撫啓　　陸游

薄命邅回、阻竝遊於簪履、丹誠精確、猶結戀於門牆、敢辭躋萬死於不測之途、所冀明寸心於受知之地、伏念某粟資凡陋、承學空疎、雖肝膽輪囷、常慕昔賢之大節、迺齒牙零落、猶爲天下之窮人、撫劒悲歌、臨書浩歎、每感歲時之易失、不知涕泗之橫流、昨屬元臣、暫臨西鄙、獲厠油幕衆賢之後、實輕玉關萬里之行、奮厲欲前、駑馬方思於十駕、羇窮未憩、沉舟又閱於千帆、傷弱植之易搖、悼鴻鈞之難報、心危欲折、髮

白無餘、如輪勞效命之有期、顧隕首穴胸而何憾、茲從剡曲、來次夔關、雖未覩於光塵、已少紓於志願、此蓋伏遇某官應期降命、生德自天、器宇魁閎、鍾太行黃河溫厚之氣、文章鉅麗、有慶曆嘉祐太平之風、取人不棄於小材、論事每全於大體、念茲虛薄、奚足矜憐、然遭遇異知、業已被晨前之薦、使走趨遠郡、豈不爲門下之羞、儻回曩昔之恩、俾叨分寸之進、窮子見父、可量悲喜之懷、白骨成人、盡出生全之賜、過此以往、未知所裁、

游謫夔州王炎宣撫川陝辟爲幹辦公事

與越都大啓　　陸游

近被臺移擢陪幕辯方劾章而俟報輒懷檄以徑前迫於奇窮作此頑鈍冒世俗之所倜笑賴門下以爲依歸伏念某下愚無知大惑不解罪宜永斥朝蹟者十年身困遠游車轍幾環於萬里比官巴峽旋客塞垣歲月不知其再周形影相顧而自悼支離病骨無毀而亦消羇旅危寃雖招而未返念惸惸之安往復挈挈以此來豈忘慚羞實恃矜惻老馬已甘於伏櫪敢望長途窮猿方切於投林況依茂蔭斯蓋伏遇某官資函英達學蘊淵源早奔奇謀蓋處囊而立見曉更劇任眞游刃以無前寶儲直中禁之嚴玉節寄西陲之重曲憐狂簡自致漂流每假借於餘談爲經營其一飽致茲小憩盡出大恩某敢不痛洗昨非姑休疲役招陵[illegible]澤雖睽故國之歸期錦江草堂聊竊老師之補處

答勾簡州啓　　陸游

近被臺移來陪幕辯以海內孤寒之迹假天涯獨冷之官但虞譏訶誰肯慰藉忽奉華牋之况豈勝末路之榮伏念某性資寡頑問學衰廢零落殊方者累歲奇窮舉世而一人雖夢寐思歸類澤國春生之雁而巾瓶無定如雲堂旦過之僧比叨閫屬之招實過野人之分方劾章而待報忽捧檄以徑前久矣倦遊幸茲小憩此蓋伏遇某官風猷凝粹志節清眞念伥伥浪迹之安歸假壟壟餘談而借助遂容萍梗暫息道途惟此意之甚恩實衰俗之創見而某自傷晚景久歇壯心理剡曲之歸舟方從此日卜浣花之絕境敢徼先賢

謝夔路監司列薦啓　　陸　游

意象槩然揣分已安於下吏寵光異甚交章遽上於公車莫測何由但知難稱伏念某久嬰脊病見謂散材偶從諸老先生之遊粗得前言往行之略可㕘令事少年誤竊於虛名力洗陳言晚節方慚於大學一來楚峽再閱王春惟體重於藩方故職均於曹椽占名惟謹幸逃有蠻之嘲竊祿甚微屢起無魚之歎豈期僉議驟及孤蹤遂令枯槁之餘漸有敷榮之望此蓋伏遇某官器函魁磊議極崇嶐雖持秋霜夏日之嚴每廓滄海洪河之量大呼和和或容醉吏之狂重聽何傷曲恕聾丞之老雖深知其無用亦並揉而不遺某敢不強恕求仁質直好義庶幾夙夜或免小人之歸猶有鬼神尚圖國士之報

此謝薦之始也但薦法謝法俱不同耳只莫測何由四字便是古人高處○范石湖帥蜀務觀為㕘議官以文字交不拘禮法人譏其頹放因自號放翁此啓略見放意

楊用脩云宋初置監州分知州之權有錢昆者性嗜蟹常求外補曰但得有蟹無監州處則可歸田錄捫虱新話載其事東坡詩曰欲問君王乞符竹只憂無蟹有監州昆去坡不遠即用其事為詩良愛其語也

四六法海　《卷六　啓　圭

知嚴州謝王丞相啓　　陸　游

故里浮沉、竊玉局再期之祿、公朝拔拭、付桐江千里之民、瓜戍非遙、竹符甚寵、感淪病骨、愧溢衰顔、伏念某元祐黨家、紹興朝士、池魚濺溺、本思自放於江湖、社櫟支離、久已難施於斤斧、餘治生之素拙、因從宦以忘歸、頃自吳中、久留劍外、頗彼衣冠之所萃、頗以文字而相從、方深去國之悲、敢有擇交之意、派偶殊於涇渭、風自隔於馬牛、睚眦見憎、本出一朝之忿、排擠盡力、幾如九世之讎、竊是羇孤、孰爲辨白、縱免投

荒之大罰、亦宜置散以終身、且定遠未歸、惟望玉關之生入、輕車已老、猶護北平之盛秋、豈有朝爲閭閻廢斥之人、暮竊鑑輔承宣之寄、茲蓋某官學窮突奧、勳塞堪輿、南山巖巖、冠公師之重任、赤舄几几、同宗社之闔休、念人材之實難、悼士氣之不振、延陶至廣、收拾無遺、方與物以皆春、憫向隅之獨泣、燮和輿論、闊略辨章、起安國於徒中、較恩未大、還管寧於海外、爲力尚輕、而某少非列於通才、晚徒專於樸學、雖棄雞肋而猶惜、雖仰戴於深仁、續鳧脛則自悲、恐難進於瀆命

除校書謝丞相啓　　眞德秀

上翰林主人之對、謬貢芻言、陪瀛洲學士之班、遽陳華選、拜恩寵甚、拊己愧然、切以聖朝重英俊之儲、冊府萃圖書之富、匪特養以資望、蓋將充乃見聞、使旁搜博覽、優游文史之淸、庶潛省默觀、磨礱器質之美。觀作人之有道、殆與天之同功、故菁莪旣盛於一時、而豐芑尚遺於數世、大者光明魁壘、足以異邦家、小者靖重端方、可以善風俗、深嗟流弊寖異前觀、育才之意、視以具文、庇職其間、指爲借徑、至有身居儒館。

心別騖於高華、名在書林。手弗親於讎校、鄙習相仍、而莫悟、淸途洽是以反輕、力回此風、政在今日、不有魁奇之彥、孰堪采擇之公、如某者寘頑不靈、孤苦自奮、蚤服師資之訓、粗知學問之方、連歲科名、似未忘於進取、平生志願、端不在於輕肥、偶玷班行、坐靡廩祿、替宗股學無補斯文、博士秦官、何裨末議、雖本爲貧而漫仕、未嘗枉道以求伸、胡然誤恩、陟是淸貫、念昔脫身於場屋、益思銳意於簡編、然家無鄴侯插架之藏、徒日發董子下帷之憤、今將徜徉東觀、凌厲西

崑臚河圖寶訓人間希有之珍窺金匱石室歷代不傳之秘刊訂譌謬含咀英華庶幾因文字以窺聖賢之用心夫豈假梯媒以爲富貴之張本昔楊雄之居天祿蓋二三世而不徙官而韋述之在集賢亦四十年而後卒業故能發揮大典焜燿方來此前脩之所已行而小子之所願學迄成微志有賴洪私幸遇某官直道不回孤忠自許疏排羣枉已去虞朝之四凶及引衆髦當思孟氏之三樂至於不佞亦在兼收且令身遠於塵埃得以神交於篇牘期待過矣銘感何

如其敢不淬礪新功尋繹舊業丹鉛事點勘可勿殫是正之勞金石無磷緇尚克守初終之節

回孫榜眼啓　真德秀

辟水蜚英夙高士望玉階上對果亞掄魁新六館之榮觀壯七閩之盛事恭惟某官清標絕俗勁氣橫秋學探精微期欲造聖人之奧身居窮約常懷憂天下之心飭躬允蹈於規繩抗志弗渝於金石比承清問獨罄丹衷鋪陳主德隆替之由力辨國論是非之正雖明白峭直不爲媚俗之言而溫厚深醇自得告君之體衆共稱於卓偉公特出於緒餘夫既都儒者之至榮要必慕古人之盛節昔仁皇帝旁搜於多士若

韓魏公擢在於二人顧科第之相同不知其幾而勳名之有爛獨到於今願恢他日之遠圖罔俾前脩之專美其濫陪較藝欽誦奏篇以直言取人蓋當宁畱心之方切得名士報國在有司何力之足云猥先枉駕之臨申貴長牋之貺念友直友諒既素辱於心期不以頌以規其敢忘於古誼

江東賑濟無罪可待謝丞相啓　眞德秀

巧語上聞、方抗章而自列、隆恩下逮、況赦過以不誅、捧詔淩兢、拊躬感愓、恭本蚩通敏、徒抱闇疎、入侍軒墀。每見玉色憂民之切、出乘使節、復觀璽書恤下之頻、誓竭駑材、祗承德意、屬江左竝罹於旱暵、而桐川尤慘於彫殘、賞賑贍之特優、懼奉行之弗稱、夙宵一念、民饑奚啻於己饑、經畫百爲、王事殆同於家事、所冀推仁恩而均被、靡追顧文法以自營、頃當原隰驅馳之時、備睹田野焦熬之實、欲糴則人苦青蚨之寡。欲濟則官無紅粟之儲、抑念視其死與、既有負求芻之託、苟利專之可也、又難逃矯制之刑、與其失職以偷安、寧若殞身而任責、勉效便宜之舉、亟蒙問可之音、顧小臣敢越於拘攣、見盛世素行於寬大、是乃彰朝廷之美、何至干堂陛之嚴、以王命而賙民、雖本其所職、貪天功而爲己力、焉有此心、豈虞止棘之讒、乃出剖符之守、情狀深藏而叵測、有愧先知、語言妄發以不倫、本無足辯、荷天日照臨之赫、免風波淪陷之危、茲蓋伏遇某官、以至公而基化鈞、以深仁而陪邦

本謂羣臣之善、亦王之善、齊人皆有格言、而衆職之功、乃相之功。柳子誠爲確論、凡悉力以稗荒政、乃盡忠以報公朝、肯令譖愬之得行、馴致是非之易位、特加全護、俾逭譴訶、某敢不仰佩洪私、益堅素守、

德秀爲江東轉運副使、旱蝗、廣德太平爲甚、德秀與留守憲司分所部、大講荒政、而自領廣德太平、親至廣德、與太守魏峴、以便宜發廩、使教授林庠賑給、先是都司胡槻、薛極、謂德秀迂儒、至是政譽日聞、因倡言旱傷本輕、監司賑贍太過、使峴劾庠、以撼德秀、德秀上章自明、朝廷悟、與峴祠、授庠幹官、

賀鄭丞相啓　魏了翁

出命九重、登庸二府、宗甘盤之舊學、著調鼎之新功、方茲地節新政之年、赫然天章責治之意、丕平所感、端命維休、竊觀易道之微、無如時義之大、玩理於會通之分、流幾於變化之神、方處時之未然、寧藏器以有待、故乾在下、則潛龍勿用、屯其膏、則乘馬班如、或需於沙、或需於泥、或賁其須、或賁其趾、或且安於坎坎、或退守於謙謙、脫事會之方來、豈幾微之可失、故坤之三、以時而發、復之四、惟道是從、解既得中、著有往夙吉之戒、益雖君下、實利用大作之時、井而汔至、有羸瓶之凶、豫而勿疑、爲盍簪之得、嘗原天地之運化、以驗古今之屈伸、何示人之昭昭、而聽我之藐藐、蓋狃於前失者、闇大體而安於小成者之遠圖、敢因師友之舊聞、仰贊朝廷之先務、竊惟仁哲親政之始、實躔章宜稱制之餘、皆靜觀者十年、而奮發於一日、然而或以更張爲一代之典、或以距誤生百年之膺、隋乃知聽斷之初、實係安危之判、矧一二日萬幾之迹、全乃四十年大柄之倒持、上習於故利、坐恤其他、俗忕於積威、不知有上、與章浸淫、廉恥蕩聞、不及今解紛而速更、將自後噬臍而無及、擬效涓塵之報、敢脩固陋之辭、且三省有造令出令之殊、自下祭擅朝以後、重在都司、而三省之局、不能制其可否、二府有同班合班之異、自秦檜專國以來、惡人異己、而二府之事、未嘗更相是非、尚書特奉命之司、胡爲有先勾之筆、都堂爲聚議之所、何者闢駱入之端、臺諫耳目之官、但見書名於紙尾、給舍喉舌之寄、未聞數正於詞頭、於是有韓盧俱斃之嘲、有時被五伯之謗、又其甚者、請終言之、翰苑受命於禁中、按垣代言於閣下、今或先數旬而呈藁、斷無楊大年因三埃而求歸、或後累月而草詞、亦非劉原父以九制而被遇、凡曰論思之彥、例嘗獻納之識、目善類爲好名、指直言爲歸過、於是禁廷官召、絕罕留身、二史直前、百官輪對、師守監司之陛奏、臣民庶上之遞封、例曰具文、習成結舌、火既燃而强寢、疾已劇而忌醫、彼躬處休、莫肯念亂、河北列二十四郡、獨無忠臣、雲南喪數十萬師、反以捷告、奚暇爲事君安社稷之慮、大抵皆全軀保

妻子之臣卒積曀之劃劉値大明之臨照剝之無咎一陽久處於五陰之間剛長乃窮一陰宜決於五陽之未於皇盛舉久屬通儒恭惟某官精誠足以感微討漢足以經遠有嘉謀而告於內尚周臣良顯之風持衆美以效之君得唐相彌縫之用雖光慶之外合而水藻之獨持自建學於中興既閱年之九十豈無大科與等由此而致通顯亦有文人才士隨世以就功名然而章章乎正大之名卓卓乎廉隅之行揆之親見覓若前聞是膺一德之求絕出羣臣之右當軸

處中曾幾何日援奸扶善巳若而人子儀徹樂黎幹滅窮莫匪精忠之觀感承宗削地韓弘討賊咸欽虎分之得宜某尚陳狂瞽之言仰贊盛明之政公卿幸得遭遇不勝王陽長策之憂經制有所持循切陳賈傅太息之請以是知我罪我惟公進之退之

了翁字華父邛州蒲江人理宗立了翁以議濟王事忤史彌遠黜外彌遠死鄭清之代相始召用正人眞魏等然終不盡其用此啓卽上清之作也按宋事至此巳不可爲了翁猶上章論十弊大旨與此啓同此賓賢者心事也當時惟崔與之終身不出。

賀范左相啓　劉克莊

斷自宸衷付之魁柄惟辟作威作福方親攬於大權有臣同德同心爰超居於端揆識者相慶翕然同詞於惟華宗厥有名宰忠宣當元祐之世不主一偏覺民在建炎之初有功再造惜也經綸之日淺甚哉遇合之際難孰如我公自結明主十載雷聲之淵默一朝地闢而天開國其庶幾政將焉往恭惟某官稟元化之精粹蹈聖人之中庸貴處廟堂臞如山澤其秉心誠實故君子咸附其蓄德深厚故小人不疑屬者

諸公欲手版下新亭之拜時惟元老獨舉扇障武昌之塵然後太阿之柄還然後九鼎之勢重十全無遺慮矣一變猶反手然斯謀斯猷惟君陳之告我朕夢朕卜以汝說而賚予必能容折檻之人必不罪舉播之士必闢窗網必革剗封必斥絕弘羊張湯必追還陽城陸贄魯安得削隱然儒無敵之功吳未可圖良以彼有人之故綿基圖於箕翼紀勛績於旂常某流落十年彼尋六袠臈建子是惡既不可以逃鄉江西社盛行又無從而入派分爲農而沒世忽逢知己之秉鈞敢云茅拔而彙征不覺籟鳴而機動希文得政豈無守道之獻詩司馬當朝不待器之之通問

賀魏右史啓　危稹

恩濱廌前班高柱下秘書不是監昔有是言右史用名流寶聯法從除音誕布歡頌沸騰某官非丰天梔西川石筍等五誥三盤而上文可同規自八索九丘以來書皆有用不隨時而俱靡自與道以偕行幾年嗟蜀道之難一旦覺長安之近龍墀入覲蔚為華國之儒雞舌含香快吐濟時之略惟斯文之未墜知上眷之益隆禮樂可存冠九卿之妙選蓬萊身到總三館之清流才與地以雙清命自天而三錫屆司記注

以闡才猷振乃嘉聲厥有故實論事閎切遠追唐相之遺風致主屬精佇見漢臣之治行某自慙末學無補明時每聞閱議之軒昂但覺儒衷之警策適觀峻擢益倍歡悰玉立雙螭已喜端人之得路符分半虎更新厚德之包藏

稹字逢吉撫州臨川人嘗知潭州為義塚葬無主旅櫬二千三百有奇又嘗以通書徐僑罷官僑紫陽門人也

賀史丞相除太傅啓　李劉

師臣巽命帝傅升班七十從心公亦何心於極品三千同德獨高崇德之紹勳叶朱衣介幘之祥增黃耳玉鉉之重竊以傳者傅之德義不惟其官惟其人臣哉臣作股肱罕有是父有是子若西京厚王陵之寵及東都旌卓茂之年雖加衡統以肇纓俱匪箕裘之鼎鼐於皇孝廟舊學越倫當淳熙丙午之壽上皇以正月戊子而進亞父今專槐之正位有喬木之世臣父子一家兩兩齊三台之色君臣千載重重纍四紀

之間賁然綠綈之新復此青氈之舊恭惟某官清和而任直大以方禹以功皐以謨適全紀德緯之果霍之勇難擬脩能無敵知儒者之真可久見賢人之德一柱障黃河之決兩手洗白日之光三登二十七年萬機幾於百變內除狗鼠旋安鴻雁之居外殄犬羊斷築鯨觀之觀風震雨凌而棟梁自若火炎水潤而鼎實各調蓋亨天心非要人爵陶侃之指紋貫徹猶三遜以滋高丁固之松夢留連廿十年之不調上念慈闈之訓日思元老之功無官酬公維師尚父猶堅

謙抑力反澆揚姑隆絕席之班式舉載輿之典虹蜺
帶玉龜頤印金備袞冕之上儀增衣冠之盛事改容
而禮論道以經平准用八千兵更酬謝傅蒼生之志
辭齊封三萬戶會尋留侯黃石之盟其久累播鈞遐
瞻巖石聳聽上公之一命阻陪潭府之羣才斐然成
章是以有慶乘雲邊之節傳無因拜壽杖之尊窺
上之階符願長輔化樞之運
史彌遠字同叔浩之子紹定五年拜太傅初彌遠
誅韓侂胄相寧宗十有七年寧宗崩廢濟王立理

宗又獨相九年擅權用事專任憸壬理宗德其立
己雖臺諫言其姦惡弗恤也濟王不得其死識者
羣起而論之彌遠用李知孝梁成大等爲鷹犬一
時君子貶斥殆盡其拜太傅去死無幾而此啓猶
極其諂諛如此

賀史丞相除少師啓　李劉

巽避公槐升魁師棘蔦世策定盍徑躋萬石之班三
台色齊乃退位三孤之長寸心如此千載無之恭惟
某官厚大而裕和端凝而洪毅屑拜乎前脅拜乎後
邁韋平父子之榮陟格於帝尹格於天續堯舜君民
之業自開禧之末一麾九日相嘉定之治十有七年
於我如浮雲心本游於澹泊用汝作霖雨身爰佩於
安危既難挽鼎湖之龍乃力洗咸池之日周勃之誅
呂迎代尚觀望於軍情霍光之擁昭立宣幾動搖於

庭議未有獨運於掌上不煩執事之顏行爲天下得
人與生民立極尊憑几之命而晏然仍几輔垂簾之
政而遜已徹簾三邊絕赤白之囊萬國布黃朱之乘
風雷屏息日月重光宜神聖建道德之師見輔弼爲
社稷之寶比揭維垣之命允孚巖石之瞻乃執撝謙
力回成渙弗敢基命定命正倚翊蕭若曰父師少師
何拘等級始冠班於洪化即覿面以經邦坤載物而
承天蓋得下衆之吉鼎以木而巽火實存上鉉之虛九
重尊李泌以先生四海叔子俄爲尚父黃河如帶山

如彌、豈惟難拒於公珪、青襦有洞石有胞、恐合紹開於王社、棊夙勤坏冶、自抵簡書、泥塗久隔於朝紳、嫈寐尚隨於賀臆、輒憑魚繭之素、恭布燕雀之私、亮天地而獨一人、諒益基無窮之聞、理陰陽而遂萬物、尚祈澤不獲之夫、

賀洪郎中除察院啓　李劉

親擢郎潛、進司臺察、十年去國。安泉石之膏肓。一札起家、任朝廷之耳目。公無欣戚。邦有榮懷。恭惟某官行守宮庭、道探壺奧、養以剛大、獨扛百斛之龍文、出其緒餘、連中八科之麟角、惟其守專而退勇、是以任重而進難、社下之肉既均、尋拜獲軍之曲、逆治中之足未展、願令乘障於陰平、儀粉省以歸班、對皂囊而論事、回天有力。方將批徑尺之鱗。偃月生疑。已不容立仗之馬。曾令考功一出。息之頃遂見拾遺、九鑽火之明。星既坼於中台、席遂前於半夜、甫登長著、徑拜裹行、獬豸觸邪。難置豺狼而不問。鷹隼始擊。尤關龍象之共觀、筆開破頭、已定落膽、刋九山、滌九川、陂九澤、通地氣以上騰、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發天光而下濟、此眞御史矣、豈憂何奴哉、鑄金鼎以圖新、不難調鼎、察玉衡而齊正、然後保衡、某一寒、曹冰大暑、戊雪、將返閶闔而曝日、喜聞臺閣之生風、鷗鷺之在秋天、倘或寬於西墅、烏鵲之遶夜月、願姑聽其南飛、

上趙茶馬啓　　李　劉

訪火井於臨邛偶逃水厄望星槎於仙漢行拜月題
憩江湖渴夢之深聽原濕華鱗之沃伏念某地寒而
根淺年運而骨高斟酌胸中固欠可人之風味局促
轅下粗知範我之馳驅與其包裹供權倖之鑽不若
蹭蹬任風塵之老況乏揮毫之百斛因應病顙之十
年懶問蓬萊羣仙之司遂此邛徠九折之馭其甘如
薺豈必衆嘗言刈其蔞願爲君御恭惟某官雲龍氣
句天驥風標架屋桃源三傾澆五千之卷乘軺樊道

四六法海　卷六　啓　奎

一雌將十萬之雖却笑前丁後蔡之籠加安得超范
軒欒之纖繞加臭味而厚賓客漫令策兎禍之功畫
骨相而遺毛皮諒必察驪黃之外如某者不持圭璧
木洗磅袍特窘城南㸑食之謀遂入冀北驀取之數
味巳輸於第一價敢望於倍三草茶無額空有名敢
安希於前破塞馬未必不爲福或可備於走趨

通篇用茶馬語作對遂開後人影略假借法門然
科場長不能不用此體姑存此篇以見所自

賀給事鄒帥啓　　王　邁

緑底䌷綸紅牙易闕頒公護太子久爲恩羽翼之功
借君垂淮陽示以歸禁闥之漸湘靈起舞嶽后前驅
恭惟某官道傳亞聖大賢之心文續先秦古書之脉
虎榜首登鳳池身到固地位之宜然鼇頭寵重鶴髮
恩深尤人生之鮮儷付科名於餘事守節誼之大閑
方鼠穴權門趨者成市而蟠坳吳準屹然如山及謂
更化之緒時方多事獨衛出𬟁之壁義不辭難入還
班行進掌封駁誰不拉勅鮮有如何鄒之力爭因此

四六法海　卷六　啓　壹

結知故每見殷浩而輒喜居中未久丐外郎行國事
日新比貞觀初年而何若君子一去覺貞元朝士之
無多心戀闕以常丹髮憂邊而漸白惟有甘棠之蔽
芾遠到海頭最宜叢桂之婆娑久留春脚驩聲無地
可著最課爲天簡知太史夜占喜長沙之星見行人
朝發趨衡嶽之雲開寶閣陛太學士之班輕車奉太
夫人之養衆皆爭先而稱賀僕知大用之有時蓋當
爽夏消長之交未決和戰依違之策春秋復讎之義
大乃素學之欲行英俊在朝則本强正善類之所屬

有以中書何無冠公爲問者當以吾國即相司馬而答之初立本奇更好黃花之晩節倘來不許直乖汗竹之芳名伏念某讀書不多合世更寡比奉楓槐之對空意盡言不知草茅之疎轉喉觸諱甘輸三籌而不悔僅忝一命以進身冬已及於瓜期夏方趨於蓮幕始壯日筮或曰即初而規終事長必忠安敢以順而爲正㯐闡元帥來鎭此方幸以鄉壤之諸生得爲油幢之末吏雖素於左右本無介紹然見之方冊不昧平生况進士題名既接鳳雛之武而小人有母敢

希燕喜之榮倘推老吾老幼吾幼之心當無中不中才不才之間曲憐臭味俾托帡幪待我不以衆人倘少垂於奬盼因走可以信客竊自激於懦衷

邁字貫之興化仙遊人理宗時輪對言君不可欺天臣不可欺君厚權臣而㴸同氣爲欺天之著帝爲改容言者以他事劾去改通判漳州此啓是時作也

賀林直院啓　　王邁

楓陛疏榮槐廳進直絲綸獨掌更無他學士之除鑾級一新咸賀老先生之遇繼有是命居然即眞切以詞命之出於禁林輕重實關於國體矧當多事屢驚夜響之鈴鑾豈比平時臥看日移於磚影慰撫河北則大手筆可無於德裕調發關西則凡號令宜付之遜能起詔草若湧泉惟陛相始當於機務發德音如時雨必韋公乃稱於生人求如在昔之前修庶可當上之遴選舉世所望非公其誰恭惟某官學力與天

相融聲名無地可著筆有活法珠走於盤而不出於盤派後古文冰生於水而尤寒於水凡名山大川之偉觀與浮屠老子之靚居皆藻飾以雄詞盡膾炙於衆口帝謂琳琅散落至煩雷電之取將孰如琬琰編摩要與日星而爭耀乃敕天旨寵畀氷銜吏部二百年之文已歸中禁瀛洲十八士之選皆避一頭比者演西掖之恩言下中原之捷布脫略駢儷表裏詩書孤鳳凰倏爾一鳴頓驚衆聽飛龍馬爲之增氣矧在班行佇看正閣老之名旋即陪台司之位某李蹊晩

出蓮幕遠遊自開漁號之敘實倍等倫之喜豥樓無
便遥瞻仙嶺之浮蘺賀厦有心願附玉堂之喜鵲

回史督相啓　方岳

邊城分梱曾微赤羽之勞書殿通班忽峻紫宸之寵無因至此何德以堪豈有方辭大常伯之除而遷驟躋真學士之冠已控陳於免牘滋愧負於賀言伏念某本乏脩能誤膺重寄虜敢盜邊而凌中夏端繇護塞之非人嫠不恤緯而憂宗周竊憤臨淮之多壘使當扆莫安於丙枕趣兵符亟下於庚牌如有老熊當道之威安得佛貍窺江之事與言及是厥咎安歸顧雖遥走於犬羊抑已大驚於鴻雁慨煙火萬里之氣

衆幾不聊生撫山河兩戒之輿圖可爲痛哭思欲自拘於司敗孰云荐被於贊書躐登麟趾之華愈重狐氷之惕茲遇某官淵澤以霖雨之手包涵於雲夢之胸以其介圭入覲於王自任天下之重得諸傳巖爰立作相每歎人材之難微如腹背之毛亦玷齒牙之論然端殿所以昭異數而大梱所以重中權顧惟何人敢當茲選某抗節之懇得請爲期人欲天必從之諒無勤於再命庶及君之餘也覬乃贊於一辭是謂玉成敢忘環報

代回張茶馬啓　方岳

奏最藩宣易司權牧臥雲而逼象緯榮分東壁之光摘山而市駿蹄益固西秦之圉其官味甘苦永心秉塞淵出乘兩腋之清風已親渋駕勸回中道之奔霆掃犴渴羌茲揚春山之旗久擁東方之騎非環非玦上有雙鸞截馳截驅駕彼四牡取月團三百片之羡包以絹畚供天子十二閑之須爛如雲錦佇頒厩令遯屈龍旂其有味溪芽無心天廐烹玉流過籥之論徒抱渴塵觸雲作徠漢之歌更觀逸足

較李作似爲雅馴

謝江樞密啓　文天祥

領祠宫之香火敢望彈冠掌冊范之丹鉛誤蒙推轂薦非由於識面事眞可以語人頂踵銜私額手奏記切以觀遠臣以所主孟子以言進退之間遇大賢而相知韓公以爲遭逢之盛蓋受恩非天下之所少而知己得君子之爲難乃若初無左右之先容獨受門牆之隆遇以古道之相與尤人生之至榮伏念某才不逾人學未聞道雖家庭疇昔之教動欲行其本心然山林朴野之資知無補於當世執經而後承恩以來念景行在四海之達尊而科第非終身之能事頗欲自拔於常人之類庶幾無負於上帝之衷頃趨闕下之時適際江干之警主憂臣辱念我生之不時外阻內訌緊禍至之無日因撫躬而思奮遂投匭而獻言當時破腦而刳心何曾焦頭而爛額有倉卒等死之慮無毫髮近名之心六太息之陳豈曰賈生少年之過三十字之獻幸免鄒模東市之誅逮時事之既平滋人言之無據小譴者咸其失措好事者高其得名痛癢無知者以文采爲賢操挾不正者以譁競爲

業匪躬之故俱莫諒於初心尚口乃窮嗟難行於直道既奉祠而竊祿顓閉門而讀書未可與俗人言姑盡吾分內事不謂見知於長者遂勤延譽於諸公承明之廬著作之庭未嘗夢想寂寞之濱寬閑之野遽沐寵光非華袞有一字之褒何弊帚增千金之重雖深慚於負乘然幸出於鈞陶永堅乃心欲報之德茲蓋伏遇某官清朝碩輔昭代眞儒胸中括石渠東觀之藏海內仰天球河圖之瑞睠惟世道深屬我公整頓乾坤共屹江流之柱獻納日月入旋斗極之樞非

徒耀不世之功名將有意太平之禮樂凡今小往大來之會多出前推後輓之功遂使疏庸倒叨拔擢某敢不力持素節勉企前修稱彥博於都堂幸借鄰公之譽薦仲淹於館職敢忘元獻之知

開慶初元師圍鄂江上有警左相吳潛倡遷幸議內都知董宋臣實主之公上書乞斬宋臣并條陳數事不報自免歸乞祠得主管建昌軍仙都觀除秘書省正字此啓是時作江萬里字子遠都昌人度宗時宰相爲賈似道所逐咸淳中死于元兵之難諡文忠

謝閣學士啓　袁桷

東觀英游久欽耆老南州俚士獨守陳編念相望之邈然知無因而至爾何期銓鑒俾預薦揚惟清切之司存實作成於俊乂王言之制曰七史官之長有三風動四方必訓詞之溫雅詔垂萬世在書法之簡嚴雖班馬之良不能繼獲麟之筆而燕許之體難以推倚馬之才藝不兩能物無全美筆則筆削則削非曲學之可爲見所見聞所聞恐直情而難致古有斗米而作傳近多千金以致詞好惡成一己之私褒貶失

當時之實掩長卷以竊歎抱遺經而自娛故魏收以輕薄寡才咸稱穢史王通雖隱淪不仕獨著元經方今偉績無前太平有象大禮略封禪之祀純誠浹郊丘之儀聲教萬邦文質二代追皇猷創業之永傳丕基嗣服之初必屬鴻文以揚駿德彰施作繪極妙巧於羣工雜比成音合天和於衆耳拔犀之選非易聚毛之長亦難如桷者學不逮人志徒師古獻漢家三雍之頌庶或可能續周書王會之篇良非所任揆小材之雕鏤幸大治之作成忘其顓蒙倍以踊躍茲蓋

伏遇某官儒林冠冕文藪準繩桃李不言以成衆芳之春松栢後彫而貫四時之氣官僚慎簡執鞭肇新爭名於朝難後來之居上脩身以道匪平進以依流深虞同升之識上辱大賢之舉幸相知於氣味迄無假於聲容悄敢不益厲討論上酬獎拔求識李邕之面當巳有期效彈貢禹之冠不幾於贅因風輸感執筆寫情歲律云更神休所届庸致芮懸之禱密調鼎鼐之和

袁桷字伯長慶元人爲麗澤書院山長大德初閣復等薦爲翰林國史院檢閱官

謝李承旨啓　袁桷

五載辭榮巳安初服一朝出命遽復舊氈三巳何慙重來有覥切以太史編摩之所翰林清切之司貴慎密而熟於憲章尚精敏而達於事勢欲取倜儻絕羣之士將貽落魄無檢之譏苟崇依回寡言之人必致胎章不稱之弊原昔養才於館閣之地蓋當責效於廟廊之時文治日興皇猷淵默委諸元宰於以彰衡石之無偏詢於輿言足以知芻蕘之可擇克謹天戒慎簡乃僚肩摩足累之徒揚鞭而避巖棲穴處之隱

接漸以來矧聲教久敷於朔南而忠信可行於蠻貊拔茅以彙釆葑不遺有如苕溪之蹤亦與陶甄之選玆蓋伏遇某官精忠貫日盛德格天高宗之得傅巖營求諸野成湯之於伊尹學焉後臣彌窮成性之存存益著匪躬之蹇蹇以匡王室其代予言惟宮府一體之意深念君臣同心之會罕顧因知巳庸敢竭愚難得者非常之機易失者不次之遇方今輿地紀載悉歸於梯航覲關會朝相望其冠蓋東漸西被上際下蟠法過密則煩擾而不安令愈多則姦偷之滋幸

理錢穀雖號爲俗吏當究其出納之源議禮樂實本於儒生孰明其沿革之理同風俗以合志尚敦朴素以去奇袤言舉斯心可運諸掌然文盛必有武弊而陽長尤懼陰來積薪發然非賈誼之過計前籌借箸乃張良之遠謀和羹難壹其酸鹹成錦易工其萋斐有懸高鑒奚假謏言𢛣累世詩書百年簪笏與銅臭而同傳敢謂未然爲兎注以自怡不幾於侶當朱門炙手之日乃清林散髮之秋著書期身後之名擊缶遂山中之樂恩蒙乘傳非所據以屏營技止操觚將

何爲而報謝念承明三入而奚補望天門九重而莫通大書特書執筆難施於青簡一命再命循墻深愧於素餐爲稱奬提惟有樸直玉堂獨掩恍江南送客之情懷衡宇載瞻形釋子候門之夢寐願安靜退以盡感藏

搞在詞林嘗移疾去官仍以翰林學士召入集賢

四六法海卷之六

四六法海卷七

吳郡王志堅論次

友張我城弟志長志慶恭閱男偲偕做編輯

與吳質書　　魏文帝

季重無恙途路雖局官守有限願言之懷良不可任足下所治僻左書問致簡益用增勞每念昔日南皮之遊誠不可忘既妙思六經逍遥百氏彈棊間設終以六博高談娛心哀箏順耳馳騁北場旅食南館浮甘瓜于清泉沉朱李于寒水白日既匿繼以朗月同

乘並載以遊後園輿輪徐動參從無聲清風夜起悲笳微吟樂往哀來凄然傷懷余顧而言斯樂難常足下之徒咸以爲然今果分別各在一方元瑜長逝化爲異物每一念至何時可言方今蕤賓紀時景風扇物天氣和暖衆果具繁時駕而游北遵河曲從者鳴笳以啓路文學托乘于後車時同節異物是人非我勞如何今遣騎到鄴故使枉道相過行矣自愛

質字季重以才學博通爲五官將及諸侯所禮愛質亦善處其兄弟之間若樓君卿之遊五侯也時

質爲元城令太子南在孟津小城與質書
鍾伯敬云文帝書往往于沒緊要處口角低回具有情理又云參從無聲四字想見文士放遊之妙無富貴氣

照

乘

報龎惠恭書　　應瑒

夫蕭艾之歌發於忠宿子衿之思起於嗣音況質二載能不有懷雖萓草樹背臯蘇在側悒憤不逞祇以增毒朝隱之官賓不往來喬木之下曠無休息抱勞而已足下剖符南面振威千里行人子羽朝夕相斷曾不枉咫尺之路問蓬室之舊過意賜書辭不半紙趣藉輕於繒縞譏望重於丘山是角弓之詩所以爲刺也値鸞羽於苑丘聘駿足於株林發明月之揮光照妖人之窈窕斯亦所以眩耳目之觀聽亡聲命於

知友者也

瑒字德璉與王粲等號建安七子初爲魏武掾屬終五官將文學弟璩亦以文章顯而不在七人之列

與滿公琰書　應璩

璩白昨者不遺猥見照臨雖昔侯生納顧於夷門毛公受眷於逆旅無以過也外嘉郎君謙下之德內幸頑才見誠知己歡欣踴躍情有無量是以奔騁御僕宜命周求陽書喻於詹何揚倩說於范武故使鮮魚出自潛淵芳旨發自幽巷繁俎綺錯羽爵飛騰牙曠高徽義渠哀激當此之時仲孺不辭同產之服孟公不顧尚書之期徒恨宴樂始酣白日傾夕驪駒就駕意不宜展追惟耿介迄于明發適欲遣書會承來命

知諸君子復有漳渠之會夫漳渠西有伯陽之館北有曠野之望高樹翳朝雲文禽蔽綠水沙場夷敞清風肅穆是京臺之樂也得無流而不反乎適有事務須自經營不獲侍坐良增邑邑

璩字休璉博學好屬文文明之世歷官散騎常侍齊王即位遷侍中大將軍長史曹爽秉政爲詩以諷復爲侍中典著作○滿炳字公琰爲別部司馬公琰嘗過璩明日璩欲遣書謝值公琰使人來召璩璩辭不得往故爲報

與廣川長岑文瑜書　應璩

璩白頃者炎旱日更增甚沙礫銷鑠草木焦卷處涼臺而有鬱蒸之煩浴寒水而有灼爛之慘宇宙雖廣無陰以憩雲漢之詩何以過此土龍矯首於玄寺泥人鶴立於闕里修之歷旬靜無徵效明勸教之術非致雨之備也知恤下民躬自暴露拜起靈壇勤亦至矣昔夏禹之解陽肝殷湯之禱桑林言未發而水旋流辭未卒而澤滂沛今者雲重積而復散雨垂落而復收得無賢聖殊品優劣異姿割髮宜及膚翦爪宜

侵肌乎周征殷而年豐衛伐邢而致雨善否之應甚於影響未可以爲不然也想雅思所未及謹書起予

應璩白

廣川縣旱祈雨不得璩作書戲之

與侍郎曹長思書

應璩

璩白足下去後甚相思想叔田有無人之歌闉闍有匪存之思風人之作豈虛也哉王肅以宿德顯授何曾以後進見拔皆鷹揚虎眎有萬里之望薄援助者不能追參於高妙復斂翼於故枝塊然獨處有離羣之志汲黯樂在郎署何武恥爲宰相千載揆之知其有由也德非陳平門無結駟之跡學非楊雄堂無好事之客才劣仲舒無下帷之思家貧孟公無置酒之樂悲風起於閨闥紅塵蔽於几榻幸有袁生時步玉趾樵蘇不爨清談而已有似周黨之過閔子夫皮朽者毛落川涸者魚逝春生者繁華秋榮者零悴自然之歎豈有恨哉聊與大弟陳其苦懷耳想還在近故不益言璩白

答從兄安成王書

陸景

奉告清言溢目眷逮周委炎光已盛願此勝宜仰承發止已久新林引邁務殷無妨怡賞三湘奧區九嶷形勝浮洲動浪罔眠鷗之舊說安流洄滯憶採石之遺風昔景伯出蕃高風振古叔英之部清約見稱兄政譽平宣威和兼濟加以夏首奇雲秋江廻月翰飛紙落理豔辭賦賞末與餘府希逮憶聯離方遠川途修瞻炎涼方改願加珍勗絲字可傳白雲終間心傷淚灑投筆無宜

景字士仁抗之次子抗卒與兄晏弟玄機雲分領抗兵拜偏將軍中夏督潔身好學著書數十篇後爲王濬軍所殺安成王不可考

與諸葛恪書　　薛綜

山越恃阻不賓歷世緩則首鼠急則狼顧皇帝赫然命將西征神策內授武師外震兵不染鍔甲不沾汗元惡既梟種黨歸義蕩滌山藪獻戎十萬野無遺寇邑罔殘姦既埽兇慝又充軍用藜蓧稂莠化為善草魑魅魍魎更成虎士雖實國家威靈之所加亦信元帥臨履之所致也雖詩美執訊易嘉折首周之方召漢之衛霍豈足以談功軼古人勳超前世主上歡然遂用歎息感四牡之遺典思飲至之舊章故遣中臺近官迎置犒賜以旌茂功以慰劬勞

恪領丹陽太守招撫山賊期歲盡降其人恪自領萬人餘分給諸將孫權嘉其功遣尚書僕射薛綜勞軍綜先移恪書云云綜字敬文仕吳為太子少傅

答伏義書　　阮籍

承音覽旨有心翰跡夫九蒼之高迅羽不能尋其巔四溟之深幽鱗不能測其底矧無毛分所能論哉且玄雲無定體應龍不常儀或朝濟夕卷翕忽代興或泥潛天飛晨降宵升舒體則八維不足以暢迹促節則無間足以從容是又瞽夫所不能瞻瓌毛所不能解也然則弘修淵邈者非近力所能究矣靈變神化者非局器所能察矣何吾子之區區而吾真之務求乎人力勢不能齊好尚舛異鸞鳳凌雲漢以舞翼鳩鴳悅蓬林以翱翔螭浮八瀛以羅鱗鼉蝦行潦而羣逝斯用情各從其好以取樂焉據此非彼胡可齊乎夫人之立節也將舒網以籠世豈樽樽以入罔方開模以範俗何暇毀質以通檢若良運未協神機無準則騰精抗志邈世高超蕩精嚳於玄區之表攄妙節於九垓之外而翱翔之乘景躍踸踔陵忽慌從容與道化同逌逍遙與日月並流交名虛以齊變及英祇以等化上乎無上下乎無下居乎無室出乎無門齊萬物之去留隨六氣之虛盈總玄綱於太極撫天一

於家廓瓢块不能揚其波飛塵不能垢其滯徙寄形
躯於斯域何精神之可察雖業無不閑畧無不稱而
明有所遂未可怪也觀吾子之趨欲銜傾城之金求
百錢之售制造天之禮儗膚寸之檢勞王躬以役物
守臊穢以自畢沈牛跡之涸薄偪河漢之無根其陋
可愧其事可悲亮規畧之懸踰佁大道之弘幽且局
步於常衢無爲恩遠以自愁比連疹憤力喻不多阮籍
白
嗣宗嘗著大人先生傳畧云世之所謂君子惟法

是修性體是克手執圭璧足履繩墨行欲爲目前
檢立欲爲無窮則少稱鄉黨長聞隣國上欲圖三
公下不失九州牧獨不見羣蝨之處褌中逃乎深
縫匿乎壞絮自以爲吉兆也行不敢離縫際動不
敢出褌襠是以爲得繩墨也然炎丘火流焦邑滅
都羣蝨處乎褌中而不能出也君子之處域中何
異夫蝨之處褌中乎此書不出此意

與嵇茂齊書　　呂安

昔李叟入秦及關而嘆梁生適越登岳長謠夫以嘉
遯之舉猶懷戀恨況乎不得已者哉惟別之後離羣
獨遊背榮宴辭倫好經迴路涉沙漠鳴雞戒旦則飄
爾晨征日薄西山則馬首靡託尋歷曲直則沈思紆
結乘高遠眺則山川悠隔或乃迴飈狂厲白日寢光
崎嶇交錯陵隰相望徘徊九臯之内慷慨重阜之巔
進無所依退無所據涉澤求蹊披榛覓路嘯咏溝渠
良不可度斯亦行路之艱難然非吾心所懼也至若

蘭茝傾頓桂林移植根萌未樹牙淺弦急常恐風波
潛駭危機密發斯所以怵惕於長衢按轡而歎息者
也又北土之性難以託根投人夜光鮮不按劍今將
植橘柚於玄朔帶華藕於修陵表龍章於裸壤奏韶
武於聾俗固難以取貴矣夫物不我貴則莫之與莫
之與則傷之者至矣飄颻遠遊之士託身無人之鄉
總轡遐路則有前言之艱懸鞍陋宇則有後慮之戒
朝霞啓暉則身披於遐征太陽戢曜則情劬於夕惕
肆目平隰則遼廓而無覩極聽修原則淹寂而無聞

吁其悲矣心傷悴矣然後乃知步驟之士不足爲貴
也若乃顧影中原憤氣雲踊哀物悼世激情風烈龍
睇大野虎嘯六合猛氣紛紜雄心四據思躡雲梯橫
奮八極披艱掃穢蕩海夷岳蹴崑崙使西倒躡泰山
令東覆平滌九區恢廓宇宙斯亦吾人之鄙願也時
不我與垂翼遠逝鋒鉅靡加翅翮摧屈自非知命誰
能不憤悒者哉吾子植根芳苑擢秀清流布葉華崖
飛藻雲肆俯據潛龍之淵仰蔭游鳳之林榮曜眩其
前豔色餌其後良儔交其左聲名馳其右翱翔倫黨

之間弄姿帷房之裏從容顧眄綽有餘裕俯仰吟嘯
自以爲得志矣豈能與吾同大丈夫之憂樂者哉去
矣嵇生永離隔矣煢煢飄寄臨沙漠矣悠悠三千路
難涉矣攜手之期邈無日矣思心彌結誰云釋矣無
金玉爾音而有遐心身雖胡越意在斷金各敬爾儀
敦履璞沈繁華流蕩君子弗欽臨書悵然知復何云
呂安字仲悌嵇蕃字茂齊時太祖逐安于遠郡在
路作書與嵇康紹以安父與康同誅懼時所疾故
移此書于趙景真考其始末是安所作故以安爲定

答車茂安書　陸雲

雲白前書未報重得來況知賢甥石季甫當屈鄮令
尊堂憂灼賢姊涕泣上下愁勞舉家慘慼何可爾耶
輒爲足下具說鄮縣土地之快非徒浮言華豔而已
皆有實徵也縣去郡治不出三日直東而出水陸並
通西有大湖廣縱千頃北有名山南有林澤東臨巨
海往往無涯汎船長驅一舉千里北接青徐東洞交
廣海物惟錯不可稱名遏長川以爲陂燔茂草以爲
田火耕水種不煩人力決泄任意高下在心舉鍤成

雲下鍤成雨既浸既潤隨時代序也官無逋滯之穀
民無饑乏之慮衣食常充倉庫恒實榮辱既明禮節
甚備爲君甚簡爲民亦易季冬之月農既畢嚴霜隕
而蒹葭萎林鳥祭而罻羅設因民所欲順時游獵結
罝繞堈密罔彌山放鷹走犬弓弩亂發鳥不得飛獸
不得逃眞光赫之觀盤戲之至樂也若乃斷遏海浦
隔截曲隈隨潮進退采蚌捕魚鱣鮪赤尾鋸齒比目
不可紀名鱠鰡鰒炙鯖鰡烝石首臛鮆魮眞東海之
俊味肴膳之至妙也及其蚌蛤之屬目所希見耳所

不聞品類數百難可盡言也。昔秦始皇至尊至貴，前臨終南，退燕阿房，離宮別館，隨意所居，沉淪淫湎，飲馬昆明，四方奇麗，天下珍玩，無所不有，猶以不如吳會也。郊東觀滄海，遂御六軍南巡，狩登稽嶽，刻文石，身在鄮縣三十餘日。夫以帝王之尊，不憚爾行，季甫年少，受命牧民，武城之歌，足以興化，桑弧蓬矢，丈夫之志，經營四方，古人所嘆，何足憂乎。且彼吏民恭謹篤慎，敬愛官長，質朴不施，聲教風靡，漢吳以來，臨此縣者，無不遷變，尊夫人賢姊，上下當為喜慶，歌舞相送，勿為慮也。足下急啓喻寬慰，具說此意，吾不虛言也。停及不一一。陸雲白

困學紀聞云：車永茂安外甥石秀甫見使為鄮令。茂安與士龍書云：昨全伯始有一將來，具說此縣，既有短狐之疾，又有沙蝨害人，聞此消息，倍益憂慮。足下可具示土地之宜，企望來報。雲答書云云。茂安又答云：即日得報，輒下母前伏讀三周，舉家大小豁然忘愁。足下此書足為典誥，雖山海經、異物誌、二京南都，殆不復過也。愚謂士龍之書筆勞縱放，可以備四明郡乘之遺，故詳著之。

與桓秘書　習鑿齒

吾以去五月三日來達襄陽、觸目悲感、略無歡情、痛惻之事故非書言之所能具也、每定省家舅、從北門入西望隆中、想臥龍之吟、東眺白沙、思鳳雛之聲、北臨樊墟、存鄧老之高、南眷城邑、懷羊公之風、縱目檀溪、念崔徐之友、肆睇魚梁、追二德之遠、未嘗不裹回移日、惆悵極多、撫乘躊躇、慨爾而泣、曰若乃魏武之所置酒、孫堅之所隕斃、裴杜之故居、繁王之舊宅、遺事猶存、星列滿目、瑣瑣常流、碌碌凡士、焉足以感其

方寸哉、夫芬芳起於椒蘭、清響生乎琳琅、命世而作佐者必乘、可大之餘風、高尚而邁德者、必有明勝之遺事、若向八君子者、千載猶使義想其爲人、況相去之不遠乎、彼一時也、此一時也、焉知今日之才不如疇辰、百年之後、吾與足下不並爲景行乎。

鑿齒字彥威、襄陽人、桓秘字穆子、溫之弟、初鑿齒與其舅羅崇羅友、俱爲州從事、及遷別駕、以坐越舅右、屢經陳請、溫後激怒、既盛、乃超拔二舅、相繼爲襄陽都督、出鑿齒爲滎陽太守、溫弟秘有才氣、素與相親善、鑿齒罷郡、歸與秘書、其風期俊邁如此、

與王僧虔書　　檀珪

五常之始文武爲先文則經緯天地武則撥亂定國僕一門雖謝文通乃忝武達摯從姑叔三媾帝室祖兄二世糜軀奉國而致子侄餓死草壤去冬今春頻荷二敕既無中人屢見蹉奪經涉五朔踰歷四晦書牘十二接覲六七遂不荷潤反更曝鰓九流繩平自不宜獨苦一物蟬腹龜腸爲日已久饑虎能嚇人遠與肉餓麟不噬誰爲落毛去冬乞豫章丞爲馬超所爭今春蒙敕南昌縣爲史偃所奪二子勳蔭人才有

何見勝若以貧富相奪則分受不如雖孤微百世國士姻媾位宦亦不後物尚書同堂妹爲江夏王妃檀珪同堂姑爲南譙王妃尚書姉是江夏王女檀珪祖姑嬪長沙景王尚書伯爲江州檀珪祖亦爲江州尚書從兄出身爲後軍參軍檀珪父釋褐亦爲中軍參軍僕於尚書人地本懸至於婚宦不肯殊絕今通塞雖異猶忝氣類尚書何事乃爾見苦泰始之初八表同逆一門二世粉骨衛上殊勳異績已不能叨常階舊途復見侵抑

檀珪字伯玉道濟之孫也僧虔元徽中爲吏部尚書珪詣僧虔求祿不得遺書云云僧虔乃用爲安成郡丞評曰如此筆亦復文通亦復饑虎

登大雷岸與妹書　　鮑照

吾自發寒雨全行日少加秋潦浩汗山溪猥至渡泝無邊險徑游曰棧石星飯結荷水宿旅客貧辛波路壯濶始以今日食時僅及大雷塗登千里日踰十晨嚴風慘節悲風斷肌去親爲客如何如何向因涉頓憑觀川陸遨神清渚流睇方曛東顧五洲之隔西眺九派之分窺地門之絕景望天際之孤雲長圖大念隱心者久矣南則積山萬狀爭氣負高含霞飲景參差代雄淩跨長隴前後相屬帶天有匝橫地無窮東

則砥原遠隰亡端靡際寒蓬夕卷古樹雲平旋風四起思鳥羣歸靜聽無聞極視不見北則陂池潛演湖脈通連苧蒿攸積菰蘆所繁棲波之鳥水化之蟲智吞愚彊捕小號噪驚聒紛牣其中西則迴江永指長波天合滔滔何窮漫漫安竭創古迄今舳艫相接思盡波濤悲滿潭壑煙歸八表終爲野塵而是注集長寫不測修靈浩蕩知其何故哉西南望廬山又特驚異基壓江湖峯與辰漢連接上常積雲霞雕錦縟若華夕曜巖澤氣通傳明散綵赫似絳天左右青靄表裏紫霄從嶺而上氣盡金光半山以下純爲黛色信可以神居帝郊鎮控湘漢者也若漯洞所積溪壑所射鼓怒之所豗擊湧澓之所宕滌則上窮荻浦下至狶洲南薄燕瓜北極雷澱削長埤短可數百里其中騰波觸天高浪灌日吞吐百川寫泄萬壑輕煙不流華鼎振涾弱草朱靡洪漣隴蹙散渙長驚電透箭疾穹溘崩聚坻飛嶺覆回沫冠山奔濤空谷碪石爲之摧碎碕岸爲之齏落仰視大火俯聽波聲愁魄脅息心驚慓矣至於繁化殊育詭質怪章則有江鵝海鴨

魚鮫水虎之類豚首象鼻芒鬚針尾之族石蟹土蚌燕箕雀蛤之儔折甲曲牙逆鱗返舌之屬掩沙漲被草渚浴雨排風吹澇弄翮夕景欲沉曉霧將合孤鶴寒嘯游鴻遠吟樵蘇一歎舟子再泣誠足悲憂不可說也風吹雷飆夜戒前路下弦內外望達所屆寒暑難適汝專自愼夙夜戒護勿我爲念恐欲知之聊書所覩臨塗草蹙辭意不周

明遠妹名令暉有文才能詩見鍾嶸詩品明遠嘗答孝武云臣妹才自亞左芬臣才不及太沖耳大

雷在舒州望江縣水經注所謂大雷口也晉有大雷戍陳置大雷郡庾亮報温嶠書無過雷池一步

報羊希書　周朗

羊生足下豈當適使人進哉何卿才之更茂也宅生結意可復佳耳屬華比采何更工邪覗巳反覆慰亦無巳觀諸紙上方審卿復逢知巳動以何術而能每降恩明豈不爲足下欣邪然更憂卿不知死所處耳夫匈奴之不誅有日皇居之亡辱舊矣天下孰不憤心悲腸以忿胡人之患痡衣輸食以望國家之師自智士鉗口雄人蓄氣不得議圖邊之事者良淹歲紀今天子以炎軒之德冢輔以姬呂之賢故赫然發怒

將以匈奴釁旗惕然動仁欲使餘氓被惠及取士之令朝發宰士暮登英豪調貢之詔夕行主公旦升雄俊延賢人者固非一日況復加此焉夫天下之士砥行磨名欲不辱其志氣選奇蓄異將進善於所天非但有建國之謀不及安民之論不與至反以孝潔生議於鄉曲忠烈起謗於君宋身不絓王臣之籙名不厠通人之班頹倒國門湮銷丘里者自數十年以往豈一人哉者吾身無他伎而出值明君變官望主歲時恩價竟不能柔心飾帶取重左右按於向士則榮

已多料於今識則笑亦廣而足下方復廣吾以馳志
之時求予以安邊之術何足下不知言也若以賢未
登則今之登賢如此以才慮進則吾之非才若是豈
可欲以殞海之著蹤鼓翅於豎鱗之肆隆風之羽覬
振翮於軒毳之間其不能俱陪涤水並負青天可無
待於明見若乃闕奇謀深智之術無悅主狎俗之能
亦不可復稍爲嬖詭但覩以上國毋毀之臣望府一
逐之吏當復是天下才否此皆足下所親知吾雖痰
冗亦嘗聽君子之餘論豈敢忘之凡上之置身有三

耳一則雲户岫寢梟危桂榮秣芝浮霜剪松沉雪憐
肌蓄髓實氣愛鬼非但土石侯卿焉鴆粱錦實遁跡
意天后覩日羽人火則引心掃智剖命驅生橫議於
雲臺之下切辭於宫室之上行主德而抗民患進貞
白而黜姦符委玉入而齊聲體屬金出而烹勃冠使
車軌一風甸道共德令功日濟而已無跡道日富而
君難名致諸侯斂手天子改觀其末則釁粹而出望
府而入結冕兩宫之下鼓袖六王之間俛眉脅肩言
天下之道德瞋目扼腕陳縱横於四海理有泰則止

而進調見近則反而還閉居違官交遊頓罷揖慕道
憂夷毁銷譽呼嗡以補其氣繕髓以輔其生凡此三
者皆志士仁人之所行非吾之所能也若吾幸病不
及死役不至身蓬藜既滿方杜長者之轍穀稼是節
自絶世豪之領塵生牀帷苔積階月又欲中山木時
華月深池上每草歲榮日蔓且室開軒左右有陳書
十篋席隅與右顧得宿酒數壺按絃拭徽讐方校石
臥後陳局露初奠爵星曉驛然不覺是羲軒後也近
春田三頃秋園五畦若此無災山裴可具餱粮飲之

罷侯封勒之舉當敬覲邠郿鄗伊鄧傍既燕隴邪
履逢衛覿我周之珍迹弔他賢之憂天當其少涉未
休此欲但理實説固物好交加或微勢而笑其言或
觀謀而害其意夫楊朱以此猶見嗤於梁人況才減
楊子之器物非魏君之意者哉若如漢宗之言李廣
此門許天下之有才又知天下之將非也豈若黨巷
閭里之間忌見真士之遭遇便謂是賊復庸人之徒
耳士固願見心於其主露奇於所歸卿相不事也若
廣者何用仗爲奪魏復有致討於爲亂之日彼訓於

守正之徒心奇而無由露事直而變爲枉豈不痛哉豈不痛哉若足下可謂冠貫日月籍踐淵海心交身首無不通照今復出入燕河交關姬衛整笏振豪已議於帷幄之上提鞞鳴劒復呵於軍場之間身超每深恩之所集心勤必明主之所亮可不直議正身輔人君之過誤明日張膽謀軍家之得失標志勇之將爲俊正之士此過足下之所以報也不爾便擐甲修戈徘徊左右衛君王之身當馬首之鋒鬭必固之壘交死進之戰使身分而主豫寇滅而兵全此亦報之次也如是則繫匈奴於北闕無日矣亡但默默竊寵而坐翫予有心敢書薄意

朗字義利爲江夏王義恭太尉參軍朝議遣義恭出鎭彭城爲北討大統朗聞解職希爲府主簿與朗書贊之勸令獻奇進策朗報書援引古義辭意倜儻孝武即位朗以上書忤旨大明中丁母憂每哭必慟其餘頗不依居喪常節帝使有司奏其居喪無禮傳送寧州於道殺之

答竟陵王書　　劉虬

虬四節臥病三時營灌暢餘陰於山澤託暮情於魚鳥寧非唐虞重恩周召宏施虬進不研機入玄無洙泗稷館之辯退不凝心出累非冢間樹下之節遠澤既灑仁規先著謹收樵牧之嫌敬加軾竈之義

虬字靈預少抗節好學須得祿便隱宋泰始中仕至晉平王驃騎記室當陽令罷歸永明三年徵爲通直郎不就竟陵王致書虬答云云精信釋氏衣粗布禮佛長齋以江陵西河州去人遠乃居之建武二年冬正晝有白雲徘徊簷戶之間又有香氣磬聲其日卒

爲庾杲之與劉居士虯書　任昉

自別荊南迄將二紀杲之牽滯形有推遷勿保丈人汲志外身超然獨善雖心路咫尺而事阻山河悠悠白雲依然有道金涼行運想恒納宜冲明在襟縉候無爽體道爲用蹈理則和杲之牽綴疲朽悒心已多訪德則山林窅然觀道則風雲自遠歲暮之期指塗衡岳神虛氣憇無待怡和江湖相望安事行李司徒竟陵王茂於神者古象所絕接乎士者遐邇所宗鍾石非禮樂之本纓紱豈朝野之謂想閤設之懷不以

形體爲阻一日通籍梁邸親奉話言夢想淸塵爲歲已積以大人非羔雁所榮故息蒲帛之典勝寄冥運甯有風期之遲君王卜居郊郭縈帶川阜顯不絢功海不標迹從容乎人野之間以窮二者之致且弘護爲心廣乎眞俗思開繫表共剖衆心妙域遐山河虛館帶川決實望貞然少副側遲昔東平樂善旌君夫於東閣今王愛素致吾子於西山豈不盛歟百齡飄瞬息滯自物千載一朝爲仁由己且夌霍戒塗非滅迹之郊鴻鍾在御豈鏘聲之道已標異人之迹故有同物之勞夫山水無情應之以會愛閒在我觸目係衡岳何親鍾嶺何薄想弘思有在不俟繁言

杲之字景行清貧自業食惟有韮菹瀹韮生韮雜菜任昉嘗戲曰誰謂庾郎貧食鮭常有二十七種嘗對魏使使問曰百姓那得家家題門帖賣宅答曰朝廷旣欲掃蕩京洛剋復神州所以家家賣宅耳

與陳伯之書　　丘遲

遲頓首陳將軍足下無恙幸甚幸甚將軍勇冠三軍才爲世出棄燕雀之小志慕鴻鵠以高翔昔因機變化遭遇明主立功立事開國稱孤朱輪華轂擁旄萬里何其壯也如何一旦爲奔亡之虜聞鳴鏑而股戰對穹廬以屈膝又何劣邪尋君去就之際非有他故直以不能內審諸己外受流言沉迷猖獗以至于此聖朝赦罪責功棄瑕錄用推赤心于天下安反側于萬物此將軍之所知不假僕一二談也朱鮪涉血于

友于張繡剚刃于愛子漢主不以爲疑魏君待之若舊況將軍無昔人之罪而勳重於當世夫迷途知反往哲是與不遠而復先典攸高主上屈法申恩吞舟是漏將軍松柏不翦親戚安居高臺未傾愛妾尚在悠悠爾心亦何可言今功臣名將雁行有序佩紫懷黃讚帷幄之謀乘軺建節奉疆場之任並刑馬作誓傳之子孫將軍獨靦顏借命驅馳氈裘之長寧不哀哉夫以慕容超之強身送東市姚泓之盛面縛西都故知霜露所均不育異類姬漢舊邦無取雜種北虜僭盜中原多歷年所惡積禍盈理至燋爛況僞孽昏狡自相夷戮部落攜離酋豪猜貳方當繫頸蠻邸懸首藁街而將軍魚游於沸鼎之中燕巢於飛幕之上不亦惑乎暮春三月江南草長雜花生樹羣鶯亂飛見故國之旗鼓感生平於疇日撫弦登陴豈不愴悢所以廉公之思趙將吳子之泣西河人之情也將軍獨無情哉想早勵良規自求多福當今皇帝盛明天下安樂白環西獻楛矢東來夜郎滇池解辮請職朝鮮昌海蹶角受化唯北狄野心倔強沙塞之間欲延

歲月之命耳中軍臨川殿下明德茂親總茲戎重弔民洛汭伐罪秦中若遂不改方思僕言聊布往懷君其詳之

伯之故齊將也梁武起兵說降之建康平使鎮江州別駕鄧繕等恣行奸利武帝遣人代之伯之不奉詔繕勸伯之反兵敗遂降魏天監四年臨川王宏北伐命丘遲與之書伯之擁眾八千來降復用爲平北將軍永新縣侯伯之不知書得文牒惟作大諾不知此書何以得解當是幕中有人然如此

書正可使頑石點頭

與尚書令王儉書　張充

吳國男子張充致書於琅琊王君侯侍者、頃日路長、愁霖韜晦、涼暑未平、想無虧攝、充幸以漁釣之閒、鐮采之暇、時復以卷軸自娛、逍遙前史、從橫萬古、動默之路多端、紛綸百年、昇降之徒不一、故以圓行方止、用之異也、金剛水柔、性之別也、善御性者不違金石之質、善爲器者不易方圓之用、所以北海掛簪帶之高、河南降璽言之貴、充生平少偶、不以利欲干懷、三十六年、差得以棲貧自澹、介然之志、峭聳霜崖、確乎

之情、峰橫海岸、彩綴天闕、既謝廊廟之華、綴組雲臺、終慙不冠之秀、所以擯跡江皋、徉狂隴畔者、實由氣岸疎凝、情塗猖獨、師悽抱不見許於俗人、孤秀神崖、每邅回於當世、故君山直上、蹙壓於當年、叔陽負衆、轅轢乎千載、充所以長羣魚鳥、畢影松阿、半頃之田、足以輸稅、五畝之宅、樹以桑麻、嘯歌於川澤之間、諷詠於澠池之上、泛濫於漁父之游、偃息於卜居之下、如此而已、充何識焉、若夫鶯巖日壯、海逢天崍、石崩兮分危落、傑桂闕兮聳叢、雜於山幽、松柏森陰

杠絃於澗曲元卿於是乎不歸伯休亦以茲長往若
迺飛竿釣渚濯足滄洲獨浪烟霞高臥風月悠悠琴
酒岫遠誰來灼灼文談空罷方寸不覺鬱然千里路
阻江川每至西風何嘗不眷聊因疾隙略舉諸襟持
此片言輕枉高聽丈人歲路未羅學優而仕道佐蒼
生功橫海望入廟則協長倩之誠出議則抗仲子之
節可謂盛德維時孤松獨秀者也素復未詳斯旅尚
眇茂陵之彥望冠蓋而長懷霸山之氓佇衣車而聳
歎得無惜乎若濛裝撰御鶴駕軒空則岸不辭枯山

被其潤竒禽異羽或巖際而逢迎弱霧輕烟乍林端
而菴藹東都不足奇南山豈為貴允是西之百姓保
表之一民藝而衣耕且食不能事王侯覓知已造時
人騁游說蓬轉於屠博之間其歎甚矣丈人早遇承
華中逢崇禮肆上之眷望溢於早辰鄉下之言謬延
於造次然舉世皆謂充為狂充亦何能與諸君道之
哉是以披聞見掃心胸述平生論語默所以通夢交
寬推衿送抱者其惟丈人而已關山敻阻書罷莫因
傾遇撫者妄塵執事

充字延符緒之子少好逸游緒嘗詣至吳逢充獵
右臂鷹左牽狗遇緒船至放紲脫鞲拜於水次緒
曰一身兩役無乃勞乎充跪曰充聞三十而立今
充二十九矣請至來歲及明年便修改多所該通
歷尚書殿中郎時尚書令王儉方聚親賓充縠巾
葛帔至使求酒言論放逸及聞武帝欲以緒為尚
書僕射儉執不可充懾與儉書云云儉以書示緒
緒杖之百御史中丞到撝奏免官久之為司徒諮
議參軍還義興太守為政清靜梁臺建以為大司

馬諮議參軍天監初為吏部尚書居選以平允稱
遷國子祭酒登臺講說皇太子皆出聽出為吳郡
太守下車恤貧老故舊莫不欣悅卒謚曰穆

與荊州隱士劉虬書　　蕭子良

玉燭登年、金商在律、炎凉始貿、動靜惟安、勤味道腴、幸邀雅尚、豈不樂哉、僕誠幸甚、百姓一心、衆生不疾、比屋可封、將又何求、但良書獨擁、善談無析、願言之子、實痗我心、所以不遠千里、尺書道意、自淳清既辨、澆漓代襲、隱顯之術參差、黙語之塗紛互、或飾智以驚愚、或激情以悟俗、或秘巳以開道、或謬歌以明道。屠羊驅馬、未足磷其堅、佯狂如愚、豈能緇其白、宦楚蕃魏、人外之氣逾邈、入漢游梁、區中之韻彌少、及推

其輕重、品其得失、則渕懐澗賞、寧或符之、僕夙養閒襟、長慕幽槩、迹塵班組、心遊江湖、未面自親、聞風如舊、而廼駕之念徒軫、武關之禮無階、罔巳佇軸、深衷傾詮、遐路者矣、君翛然獨遠、確乎難拔、素志與白雲同悠、高情與青松共爽、宜習質文、緇林柿而重桄轺、辨空有、連河雖而復消、所謂忘言之人、可論天人之際、豈能夙舉、鶴翮有六、儀萃高蹤、愛海比棲、禪衢沾潦、躬之實、游屆祇園之法、倨闍三乘、於窮了發二諦、於困蒙、有足以也、何其暢歟、今[illegible][illegible]具穆宦道弘被、四海不溢、五嶽無虞、膠序肇修、經法敷廣、人賤琰璜、家習禮讓、樵蘇必時、郊林全鬱、壘綱有節、鱗羽借翔、至於層山絕澗、環帶幾畎、膏田沃野、亘望無纏、信可以招往隱淪、栖集勝寄、故文巢築室冶城之阿、矣宗植木兩山之麓、葛洪考槃於海岫、釋遠肥遁於鍾幽、每踐其遺蹤、輒深九原之歎、若高步可還、復何懷乎、四子昔宣尼之見伯雪、歸利之往維摩、豈不知相忘之道哉、諒有以也、未叙之間、爲道自愛、一二令凌瑯之曰具

子良字雲英、武帝第二子、少有清尚、禮才好士、天下才學皆游集焉、嘗客從四原除遊租寬刑恤役、武帝不豫、遺詔使子良輔太孫、明帝知尚書事、子良素仁厚、不樂時務、乃推明帝、詔云事無大小與鸞參懐、隆昌元年薨、年三十五、噫、如子良者、可謂有子臧之節矣

與交友論隱書　　江淹

淹者海濱窟穴之鈞爲伍自度非奇力異才不足聞見於諸侯每承梁伯鸞臥於會稽之墅高伯達坐於華陰之山心常慕之而未能及也嘗感子路之言不拜官而仕無青組紫綬龜紐虎符之志但欲史曆巫卜爲世俗賤事耳而彰然十載竟不免衣食之敗何則性有所短不可革者有五一則體本疲緩臥不肯起二則人間應修酷嬾作書三則賓客相對口不能言四則性甚畏動事絕不行五則愚狎妄發輒被

口語有五短而無一長豈可處人間邪知短而不可易者所謂輪椎分定也猶如雜鷰之有毛不能得鸞鳳之光彩矣況今年已三十白髮雜生長夜輾轉亂憂非一以溘至之命如星殞天促光半路不摯長意徒自欺取筋駑髓冷疢多災恙心頑質堅偏好寡默既信神農服食之言久固天竺道士之說守淸淨煉神丹心甚愛之行善業度一世意甚美之今但願拾薇藿誦詩書樂天理性斂骨折步不踐過失之地耳循以妻孥未奪桃李須陰望在五畝之宅半頃之田鳥赴簷上水匝階下則請從此隱長謝故人若乃登蛾眉度流沙飧金石讀仙經嘗聞其驗非今日之所言也雖謂雖知青鳥明之貴布筆墨然亦焉足道哉

文通自叙及此二書皆開退止足之語雖仕宦終身其素心微尚可想而知也晚節委蛇自食其報較之沈范何啻霄壤

報袁叔明書　江淹

僕知之矣高皋為別執手未期浮雲色晚悵然意悲前辱贈書知命僕息心越地採藥稽山友人幸甚去歲迫名茂才冬盡不獲有辭引領於邑情詎可及足下推僕者不一二談也僕聞狂士之行有三竊嘗志之其奇者則以紫天為宇環海為池倮身大笑被髮行歌其次則墾坐崩岸偃臥深窟餌食松屑夜誦仙經其下則辭榮城市退耕巖谷塞遲絕賓杜絕不出然者皆羞為西山之餓夫東國之黜臣而況其鄉黨

乎或有社稷之士入而忘歸則爭論南宮之前衛主於邪伏身北闕之下納君於治至乃一說之奇驚畏左右一劍之功震懾諸國未能者惟橫議漢庭怒髮燕路且猶不數而況於鄉里乎若僕之行止已無可言矣材不肖文質無所直徒以結髮游學備聞上大夫言曰在國忠處家孝取與廉交友義故拂衣於梁齊之館抗手於楚趙之門且十年矣容貌不能動人智謀不足自遠見愍君子之恩卒離饑寒之禍近覩不言左右莫教宗秋陰陰獨立閉館輕塵入戶飛鳥無迹命保琴書而守妻子其可得哉故國史小官也而子常為之執戟下位也而子雲居之僕非有輕車驃騎之畧交河雲陰之功幸以盜竊文史之末因循卜祝之間故俛首求衣斂眉寄食耳若十口之隸去於饑寒從疾舊里斥歸故鄉箕坐高視舉酒極望雖五侯交書羣公走幣僕亦在南山之南矣此可為智者道難與俗士言也方今仲秋風飛平原影色水鳥立於孤洲蒼葭變於河曲寂然淵視憂心辭矣獨念賢明早世英華殂落僕亦何人以堪久長一旦松柏

被地墳壟刺天何時復能銜杯酒者乎忽忽若狂願足下自愛也

袁炳字叔明陳郡陽夏人歷國常侍員外郎府功曹臨湘令卒年二十八有傳在文通集

與何胤書　昭明太子

園公道勝漢盈屈節春卿明經孝莊北面況乃義兼乎此而顧揆不肖哉但經途千里眇焉莫因何嘗不夢姑胥而疊想具區而杼軸心往形留於茲有年載矣方今朱明在謝清風戒寒想攝養得宜與時休適耽精義味玄理息囂塵玩泉石激揚碩學誘接後進志與秋天競高理與春泉爭溢樂可言乎樂可言乎豈與口厭芻豢耳聆絲竹者之娛同年語哉方今泰階端平天下無事修日養夕差得從容每鑽閱六經泛濫百氏研尋物理頗略清言既以自慰且以自警而才性有限思力匪長蒸疾憒其神風眩弊其體多憩遐日釋卷便忘是以蒙求之懷於茲彌軫

答湘東王求文集詩苑書　昭明太子

得疏知須詩苑英華及諸文製發函伸紙閱覽無輟雖事涉烏有義異擬倫而清新卓爾殊爲佳作夫文典則累野麗則傷浮能麗而不浮典而不野文質彬彬有君子之致吾嘗欲爲之但恨未逮耳觀汝諸文殊與意會至於此書彌見其美遠兼邃古傍暨典墳學以聚益居焉可賞吾少好斯文迄茲無倦譚經之暇斷務之餘陟龍樓而靜拱掩鶴關而高臥與其飽食終日寧游思於文林或日因陽春其物韶麗樹花發鶯鳴和春泉生暄風至陶嘉月而熙游藉芳草而眺矚或朱炎受謝白藏紀時玉露夕流金風時扇悟秋士之心登高而遠託或夏條可結倦於邑而屬詞冬雪千里覩紛霏而興咏密親離則手爲心使昆弟宴則墨以歡露又愛賢之情與時而篤冀同市駿庶匪畏龍不追子晉而事似洛濱之游多愧子桓而興同漳川之賞漾舟玄圃必集應阮之儔徐輪博望亦招龍淵之侶校覈仁義源本山川甘酒盈罍嘉餚溢俎曜靈既隱繼之以朗月高舂既夕申之以清夜並

命連篇在兹彌博又往年因暇披採英華上下數十年間未易詳悉猶有遺恨而其書已傳雖未為精覈亦粗足諷覽集乃不工而並作多麗汝既須之皆遣送也某啓

太子嘗使劉孝綽撰錄文集為十卷隋經籍志云古今詩英華十九卷梁昭明太子撰

與蕭臨川書　梁簡文帝

零雨送秋輕寒迎節江楓曉落林葉初黃登舟已積殊足勞止解維金闕定在何日八區內侍厭直御史之廬九棘外府且息官曹之務應分竹南川剖符千里但黑水初旋未申十千之飲桂宮既啓復乖雙闕之宴文雅縱橫既事分阻清夜西園眇然未克想征驂而結歎望桂席而霑衿若使弘農書疏脫還鄴下河南口占儻歸鄉里必遲青泥之封且覯朱明之詩白雲在天蒼波無極瞻之歧路眷慨良深愛護波潮敬屬光彩

胡孝轅云書記洞詮云蕭子顯宗正卿為臨川內史子雲太府卿為臨川內史未定為何今考中大通二年帝以雍州刺史徵為揚州刺史三年立為皇太子子雲則以是年出為臨川內史故書云黑水初旋未申十千之飲桂宮既啓復乖雙闕之晏尚書黑水惟雍州漢書孝成皇帝元帝太子也初居桂宮若子顯則先子雲為臨川帝為太子時已歷侍中國子祭酒矣

答張纘謝示集書　梁簡文帝

纘好文章於今二十五載矣竊嘗論之日月參辰火龍黼黻尚且著於玄象章乎人事而況文辭可止詠歌可輟乎不爲壯夫揚雄實小言破道非謂君子曹植亦小辯破言論之科刑罪在不赦至如春庭落景轉蕙承風秋雨且晴檐梧初下浮雲生野明月入樓時命親賓乍動嚴駕車渠屢酌鸚鵡驟傾伊昔三邊久留四戰胡霧連天征旗拂日時聞塢笛遙聽塞笳或鄉思悽然或雄心憤薄是以沉吟短翰補綴庸音寓目寫心因事而作

答定襄侯餉臥簟書　梁簡文帝

筠簟多品篠簜雜名校色比奇獨此爲貴自含蒼紫似久暴於柯亭乍舒黝素若屢沾於湖水三伏餘炎九折成用便可旅食南館高臥北窗

答南平嗣王餉舞簟書　梁簡文帝

濯龍之木文羽飾瑄淮南之臺紫羅爲薦木若五離九折出桃枝之翠筍綺爛霞舒制雲母之修竹南湘點淚踰此未奇東宮赤花擬之非妙

答蕭子雲上飛白書屏風書　梁簡文帝

得所送飛白書縑屏風十牒冠六書而獨美超二篆而擅奇乍寫星區時圖鳥翅非觀觸石已覺雲飛豈待金壇便覩蟬翼聞諸衣帛前哲未巧懸彼帳中昔賢掩色

答新渝侯和詩書　梁簡文帝

垂示三首風雲吐於行間珠玉生於字裏跨躡曹劉含超潘陸雙鬢向光風流已絕九梁插花步搖為古高樓懷怨結眉表色長門下泣破粉成痕復有影裏細腰令與真類鏡中好面還將畫等此皆性情卓絕新致英奇故知吹簫入秦方識來鳳之巧鳴瑟向趙始覩駐雲之曲手持口誦喜荷交并也

與湘東王論文書　梁簡文帝

吾輩亦無所遊賞止事披閱性既好文時復短詠雖是庸音不能閣筆有慙伎癢更同故態比見京師文體儒鈍殊常競學浮疎爭為闡緩玄冬脩夜思所不得既殊比興正背風騷若夫六典三禮所施則有地吉凶嘉賓用之則有所未聞吟咏情性反擬內則之篇操筆寫志更摹酒誥之作遲遲春日翻學歸藏湛湛江水遂同大傳吾既拙於為文不敢輕有掎摭但以當世之作歷方古之才人遠則楊馬曹王近則潘

陸顏謝而觀其遺辭用心了不相似若以今文為是則古文為非若昔賢可稱則今體宜棄俱為盍各則未之敢許又時有效謝康樂裴鴻臚文者亦頗有惑焉何者謝客吐言天拔出於自然時有不拘是其糟粕裴氏乃是良史之才了無篇什之美是為學謝則不屆其精華但得其冗長師裴則蔑絕其所長惟得其所短謝故巧不可階裴亦質不宜慕故胸馳臆斷之侶好名忘實之類方分肉於仁獸逞郤步於邯鄲入鮑忘臭效尤致弊決羽謝生豈三千之可及伏膺

尋尺、懼兩唐之不傳、故玉徽金銑、反為拙目所嗤、巴人下里、更合郢中之聽、陽春高而不和、妙聲絕而不尋、竟不精討錙銖、覈量文質、有異巧心、終愧妍手、是以握瑜懷玉之士、瞻鄭邦而知退、章甫翠履之人、望鬱鄉而歎息、詩既若此、筆又如之、徒以煙墨不言、受其驅染、紙札無情、任其搖襞、甚矣哉、文之橫流、一至於此、至如近世謝朓沈約之詩、任昉陸倕之筆、斯實文章之冠冕、述作之楷模、張士簡之賦、周升逸之辯、亦成佳手、難可復遇、文章未墜、必有英絕、領袖之者、

非弟而誰、每欲論之、無可與晤、思言子建、一共商榷、辯茲清濁、使如涇渭、論茲月旦、類彼汝南、朱丹既定、雌黃有別、使夫懷譬斯衷、紹長見予、將同彼盜牛、遙羞王烈、相思不見、我勞如何、

永明中王融謝朓沈約文章始用四聲、以為新變、至是庾徐父子轉拘聲韻、彌為麗靡、簡文論及之、

（此依宋書本補文選依南史北此少數語）○古諺有云、山川而能語、葬師食無所、肺腑而能語、醫師色如土、此書煙墨、聯貫用此、

答齊國餉雙馬書　梁元帝

名重桂條、形圖栁谷、襄陽地穴、近求未易、滇池水裏、遠訪猶難、價足龍媒、聲齊驥子、河精耀采、似伏波之鑄銅、震象飛文、笑東瀛之刻玉、加以控斯銀勒、利此金衡、鞍揭鏤衢、光含兩月、纓縈紫縷、色麗雙絲、方嗤晉后恒乘鄭國之驂、更鄙曹君經餉蜀王之馬、

胡孝轅云、齊與值梁季歲、元帝承制江陵、稱臣於齊、至承聖二年、始講敵國交聘之禮、

與武陵王書　梁元帝

皇帝敬問假黃鉞太尉武陵王自九黎侵軼三苗寇擾天常喪亂獯醜憑陵虔劉象魏黍離王室朕枕戈東望泣血西浮殞愛子於二方無諸侯之八百身被屬甲手貫流矢俄而風樹之酷萬恨始纏霜露之悲百憂繼集叩心飲膽志不圖全直以宗社綴旒鯨鯢未剪嘗膽待旦龔行天討獨運四聰坐揮八柄雖復結壇待將褰帷納士拒赤壁之兵無謀於魯肅燒烏巢之米不妨於荀攸才智將殫金貝殆竭傍無寸助

險阻備嘗遂得斬長狄於駒門挫蚩尤於楓木怨恥既雪天下無塵經營四方專資一力方與岳牧同茲清靜隆暑炎赫弟比如何文武具僚當有勞弊今遣散騎常侍光州刺史鄭安忠指宜往懷

又與武陵王書　梁元帝

甚苦大智季月煩暑流金鑠石聚蚊成雷封狐千里以茲玉體辛苦行陣乃眷西顧我勞如何自獯醜憑陵羯胡叛渙吾年爲一日之長屬有平亂之功膺此樂推事歸當璧儻遣使乎良所遲也如曰不然於此投筆友于兄弟分形共氣兄肥弟瘦無復相待之期讓棗推梨長罷歡愉之日上林靜拱聞四鳥之哀鳴宣室披圖嗟萬始之長逝心乎愛矣書不盡言

武陵王紀武帝第八子帝特愛之以爲都督益州

刺史曰天下方亂惟益州可免故以處汝帝崩紀稱帝於蜀元帝再與紀書又遣人喻意許其專制岷方紀報如家人禮已而兵屢敗遣使論和元帝不許樊猛獲紀紀曰卿送我一見七官猛曰天子何由可見井其子殺之大智武陵小字也

每覽蕭氏自相屠僇慨爲酸鼻當時諸人若不着天子癖於胸中不失爲長安布衣也

答謝中書書　陶弘景

山川之美古來共談高峯入雲清流見底兩岸石壁五色交輝青林翠竹四時俱備曉霧將歇猿鳥亂鳴夕日欲頹沉鱗競躍實是欲界之仙都自康樂以來未復有能與其奇者

答虞仲書　陶弘景

棱六翮於荊枝望絢雲於青漢者有日於茲矣而春華來被草石開鮮辭動情端志交衿曲信知鄰德之談無虛往牘夫子雖迹躡朱閣而心期岱嶺豈但散髮乎高岫以將飛霜於絕谷良爲欽哉野人幸得託形崇阜息影長林每對月流歎臨風軫慨徒事略可豁而髮容難符自非齊生死於一致者孰不心熱者乎舉世悠悠孰云同此儻遇知己相與共憂瑞來虞公茲焉可適何爲栖栖空勞鼓缶豈及暇日有事還山不亦皎潔當年而無忸前脩也

與何胤論止殺書　周顒

丈人所以未極遐蹈，或在於不全菜邪。挫折之升鼎俎，網罟之興載，冊其來實遠，誰敢干議。觀聖人之設膳羞，乃復為之品節，蓋以茹毛飲血與生民共始，縱而勿裁，將無崖畔。善為士者，豈不以恕己為懷，是各靜封疆，罔相陵轢，況乃變之大者莫過死生，生之所重無過性命，性命之於彼極切，滋味之於我可賒，而終身朝脯資之以永歲，彼就怨酷莫能自伸，我業長久，吁哉可畏。且區區微卵，脆薄易矜，歘彼弱麑，顧步宜愍，觀其飲啄飛沉，使人憐悼，況可甘心撲挽，加復恣意吞嚼，乃至野牧成群，閉豢重圍，量肉揣毛，以俟支剝，如土委地，僉謂常理，可為愴息，事豈一途。若云三世理誣，則幸矣良快；如使此道果然，而受形未息，一往一來，生死常事，雜報如家，人天如客，遇客日少，在家日多，吾儕信業未足，常免則傷心之慘，行亦自念。丈人於血氣之類，雖不身殘，至於晨鳧夜鯉，不能不取備屠門，財貝之一經盜手，猶為廉士所棄，生性之一啓鸞刀，寧復慈心所忍。騶虞雖饑，非自死之草

不食，聞其風，豈不使人多愧恥。

顒字彥倫，晉左光祿顗七世孫也。解褐肥鄉成都二縣令，仍為府主簿。時宋明帝頗好玄理，以顒有辭義，引入殿內，親近宿直。元徽中，詔為剡令，有恩惠，百姓思之。汎涉百家，長於佛理。於鍾山西立隱舍，休沐則歸之。每賓友會聚，虛席晤語，辭韻如流，聽觀者忘倦。清貧寡慾，終日長蔬，雖有妻子，獨處山舍。初何胤侈於味，食必方丈，後稍去其甚者，猶食白魚、䱇脯、糖蟹，顒遺書云云。胤末年遂絕血味。

與何炯書　王僧孺

近別之後將隔暄寒思子爲勞未能忘弭昔李叟入秦梁生適越猶懷悵恨且或吟謡況岐路之日將離嚴網辭無可憐罪有不測蓋畫地刻木昔人所悲叢棘既累於何可聞所以握手戀戀離別珍重弟愛同鄒季淫淫承睫吾猶復抗手分背羞學婦人素鍾肇節金飈戒序起居無恙動靜履宜子雲筆札元瑜書記信用既然可樂爲甚且使目明能袪首疾甚善甚善吾無昔人之才而有其病癲眩屢動消渴頻增委

化任期故不復呼醫飲藥但恨一旦離大辱蹈明科去皎皎而非自汚抱攣結而無誰告丁年蓄積與此銷亡徒竊高價厚名横叨公器人爵智能無所報筋力未之酬所以悲至撫膺泣盡而繼之以血顧惟不肖文質無所底蓋困於衣食迫於饑寒依隱易農所志不過鍾庾久爲尺板斗食之吏以從皁衣黑綬之役非有奇才絶學雄略高謨吐一言可以匡俗振民動一議可以固邦興國全璧歸趙飛矢救燕假息藩魏甘臥安郢腦日逐髓月支擁十萬而横行提五千而深入將能執圭裂壤功勒景鐘錦繡爲衣朱丹被轂斯大丈夫之志非吾曹之所能及已直以章句小才蟲篆末藝含吐緗縹之上翩躚樽俎之側委曲同之鍼縷繁碎譬之米鹽孰致顯榮何能至到加性疎澀拙於進取未嘗去來許史遨遊梁竇俛首脅肩先意承旨是以三葉靡遷不與運并十年未徙孰非能薄及除舊布新清晏方且抱樂衙圖訟匪有主而猶限一吏於岑石隔千里於泉亭不得奉板中涓預衣裳之會提戈後動厠龍豹之謀及其投紱歸來恩均

舊隸升文石登玉陛一見而降顔色再覩而接話言非藉左右之容無勞羣公之助又非同席共研之夙逢筍餌巵酒之早識一旦陪武帳仰文陛備聘佚之柱下充嚴朱之席上入班九棘出專千里據操攝之雄官參人倫之顯職雖古之爵人不次取士無名未有蹄景追風奔驟之若此者也蓋基薄牆高途遥力躓傾蹷必然顛匐可俟竟以福過災生人指鬼瞰將均有器有驗傾危是以不能早從曲影遂乃取疑邪徑故司隸懍懍思得應弦譬縣厨之麇如離繳之鳥

將充庖鼎、以餌鷹鸇、雖事異鑽皮、文非刺骨、猶復因兹舌杪、成此筆端、上可以投畀北方、次可以論輸左校、變爲丹赭、充彼舂薪、幸聖主留善貸之德、紓好生之施、解網祝禽、下車泣罪、愍兹夷詬、憐其皦颣、加肉朽齒、布葉枯株、輟薪止火、得不銷爛、所謂還魂斗極、追氣泰山、止復除名爲民、幅巾家巷、此五十年之後、人君之賜、焉木石感陰陽、犬馬識厚薄、貝首方足、孰不戴天而稱、自有悲者、蓋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女無美惡、入宮見妒、家貧無苞苴可以事朋類、惡其鄉

原恥彼戚施、何以從人、何以徇物、外無奔走之友、內乏强近之親、是以構市之徒、隨相媒孽、及一朝捐棄、以快怨者之心、呼悲可矣、蓋先貴後賤、古富今貧、季倫所以發此哀音、雍門所以和其悲曲、又迫以嚴秋殺氣、具物多悲、長夜展轉、百憂俱至、况復霜銷草色、風搖樹影、寒蟲夕叫、合輕重而同悲、秋葉晚傷、雜黃紫而俱墜、蜘蛛絡幕、熠燿爭飛、故無車轍馬聲、何闕鳴雞吠犬、傀斜事妻子、舉手謝賓遊、方與飛走爲鄰、永用蓬蒿自沒、愾其長息、忽不覺生之爲重、素無一廛之田、而有數口之累、豈曰匏而不食、方當長爲傭保、糊口寄身、溘死溝渠、以實螻蟻、悲夫豈復得與二三士友、抱接膝之歡、履足差肩、摛綺縠之清文、談希微之道德、唯吳爲之遇夏馥、范彧之值孔嵩、愍其留賃、憐此行乞耳、儻不以垢累、時存寸札、則雖先犬馬猶松喬焉、去矣何生、高樹芳烈、裁書代面、筆淚俱下

僧孺東海郯人、梁武帝嘗問以妾媵之數、對曰臣室無傾視、及在南徐州、友人以妾寓之、行還、妾懷妊、爲王典籤所糾、建請有司坐免官、久之不調、友

人何炯猶爲王府記室、僧孺乃與炯書以見意、炯亂之從弟、父喪精地、躄腳虛腫、醫勸服豬蹄湯、炯以有肉味不肯服、遂以毀卒

答江琰書　　王僧孺

猥惠嘉音用蠲疾首發函伸紙朗若披雲等將谷之清音比洞庭之高曲辭則美矣而擬其非倫嘗字海鳥以醉醪嘉膳棲林猶以崇楹舒桃荷非其實立有驚怖況復以一離斥棄賓實濯然豈復能使一箭可輕八厨斯引且登清漢乍乗黄汗望影折支爭塗再揖其或蹲林臥石藉卉班荊不過田畯野老漁父樵客酌醴焚枯鳴鳴相勞羹藜含菽果然滿腹寧有幡旗賓客車馬大賓獻書盡先賢之德作頌發前皇之美豈不俛拾青紫坐享大人況復咏高梧而賦脩竹肯濟淮而遊長苑留東閣以從容登石室而高覩豈與夫身沒名隕同年而共毀哉

答劉之遴借類苑書　　劉峻

九冬有隙三餘暇時多遊昔國代樹菅蘇若夫采螢螢於緗統閱微言於殘竹咀飲膏液咀嚼英華不知地之為輿天之為蓋靡測迴塘莫辯輿馬自足以言乎是用斟流墳索詳觀圖牒搦管聯冊纂茲英奇蛩蛩之謀止於苫草局周之計利在衡翼故鳩集斯文蓋自綴其漏耳豈冀藏山之名播於士大夫哉

初劉峻為安成王戶曹參軍使撰類苑一百二十卷武帝惡峻命學士撰華林類略以高之之遴字思貞虬之子好屬文多學古體元帝嫉其才密送藥殺之乃自製誌銘厚其賻贈

與宋玉山元思書　劉峻

驅馬金張之館飛蓋許史之廬習匡鼎之說詩騁谷雲之雕篆賓徒波湧輿輪靡息當是時也樂可言哉然靜思夫君悄焉軫歎何則方鑿圓枘鉏鋙難從翔鳥游魚蹉跪不伊是以賈生懷琬琰而挫翮馮子握璵璠而鎩羽天誕英逸獨擅民秀心貞筠箭德潤珪璋信人水鏡一性銘範而荊南雅曲高音鮮和河西名驥滅沒誰賞故若先生者進有三難退有三樂竊觀先生未能鴻翔鸞起騰霞跡漢將由闐空桑蘇田

無負郭俛肴翕肩以斯故爾令賢弟賓從抗鷁奮翼或衣繡江塘或鳴騶洛渚連騎方驅擊鐘乃食夢蹈若是吾子復何憂哉唯當纂兩仲之徽迹襲二疏之風流生與漁父同娛死葬要離墓側金石可碎聲華無寂斯道坦坦先生幸共勖與

劉峻字孝標少與母兄俱被掠至魏與母並出家既而遠俗自課讀書魏孝文盡選物望江南人士有才學者咸見申擢峻兄弟不蒙選授齊永明中俱奔江南兄孝慶以應梁武歷官顯重峻獨所向坎壈梁武嘗與臣下策錦被事咸言已盡試呼峻峻疏十餘事帝護前遂惡之乃著辨命論以寄懷晚居東陽紫巖山卒門人諡曰玄靖先生

追答劉沼書　劉峻

劉侯既重有斯難值子有天倫之感竟未之致也尋而此君長逝化爲異物緒言餘論蘊而莫傳或有自其家得而示余者余悲其音徽未沫而其人已亡青簡尚新而宿草將列泫然不知涕之無從也雖隙駟不留尺波電謝而秋菊春蘭英華靡絕故存其梗槩更酬其旨若使墨翟之言無爽宣室之談有徵冀東平之樹望咸陽而西靡蓋山之泉聞絃歌而赴節但懸劍空壟有恨如何

峻既著辨命論中山劉沼致書難之凡再反峻並爲申析會沼卒不見峻後報者峻乃爲書以序其事

劉沼字明信博學善屬文終秣陵令

北使還與永豐侯書　劉潛

足踐寒地身犯朔風暮宿客亭晨趨傳舍飄飄辛苦迄屆氊鄉雜種罪花頗慕中國兵傳李緒之法樓擬衛律所治而毳幙難淹酪漿易饜王程有限將及玉關射鹿胡奴乃共歸國刻龍漢節還持入塞馬銜苜蓿嘶立故墟人獲蒲萄歸種舊里稚子出迎善鄰相勞倦握蟹螯亟覆蝦椀木改朱顏略多白醉用此終日亦以自娛

周書蕭撝字智遐在梁封永豐侯南史武帝紀大同四年使兼散騎常侍劉孝儀聘於東魏

答湘東王書　劉孝綽

伏承自辭皇邑爰至荊臺未勞刺舉且摛高麗近雖預觀尺錦而不覩全玉昔臨淄詞賦悉與楊脩未殫寶笥頗慙先哲渚宮舊俗朝衣多故李固之薦二邦徐珍之奏七邑威懷之道兼而有之當欲使金石流功聦用翰墨垂迹雖乖知二偶達聖心爰自退居素里却掃窮閈比楊倫之不出譬張摯之杜門昔趙卿窮愁肆言得失漢臣鬱志廣敘盛衰彼此一時擬非其匹竊以文豹何辜以文為罪由此而談又何容易故韜翰吮墨多歷寒暑既闕子幼南山之歌又微敬通渭水之賦無以自同獻笑少酬褒誘且才非體物不擬作於玄根事殊宿諾寧貽懼於朱亥顧已反躬載懷累息但瞻言漢廣邈若天涯區區一心分宵九逝殿下降情白屋存問相尋食椹懷音矧伊人矣

孝綽辭藻為後進所宗每作一篇朝成暮徧流聞河朔亭苑柱壁莫不題之然仗氣負才多所陵忽由此多忤於物前後五免嘗起為湘東王諮議參軍此其在府時作兄弟及羣從子姪一時有七十人並能屬文三妹亦並有才學

為衡山侯與婦書　何遜

昔人遨遊洛汭、會遇陽臺、神女髣髴、有如今別、雖帳前微笑、涉想猶存、而帳裏餘香、從風且歇、掩屏爲疾、引領成勞、鏡想分鸞、琴悲別鶴、心如膏火、獨夜自煎、思等流波、終朝不息、始知萋萋萱草、忘憂之言不實、團團輕扇、合歡之用爲虛、路邇人遐、音塵寂絕、一日三秋、不足爲喻、弗陳往翰、寧寫款懷、遲枉瓊瑤、慰其杼柚

遜字仲言、天監中爲尚書水部郎、南平王偉薦之

武帝、與吳均俱進幸、後稍失意、帝曰、吳均不均、何遜不遜、吾有朱异、信則與矣、自是希復得見、卒、南平王迎其柩而殯藏焉○衡山侯恭、南平王子也、善解吏事、所在見稱、而性尚華侈、尤好賓友、酣宴終辰、嘗謂元帝曰、下官歷觀時人、多有不好懽與、乃仰眠床上、看屋梁著書、千秋萬歲後、誰傳此者、豈如臨清風、對朗月、登山泛水、肆意酣歌也、按衡山不好文如此、乃不免乞靈詞客、以媚閨闥、使閨闥具眼、謂此書渾不似床頭捉刀人所爲、奈何

與徐勉書　伏挺

昔士德懷傾戀、興數日、輔嗣恩友、情勞一何、故知深心所係、貴賤一也、況復恩隆世親、義重知己、道庇生人、德弘覆蓋、而朝野懸隔、山川邈殊、雖咳唾時沾、而顏色不遘、東山之歎、豈云旋復、西風可懷、孰能無思、加以靜居廓處、顧影莫酬、秋風四起、園林易色、涼野寂寞、寒蟲吟叫、懷抱不可直置、情慮不能無託、時因吟詠、動輒盈篇、楊生沈鬱、且徧覆盎、惠子五車、彌多路駁、一日聊呈小文、不期過賞、還逮降屋、累牘兼翰、

紙矜字磨、誦復無已、徒恨許與過當、有傷準的、昔子建不欲妄讚陳琳、恐見嗤哂後代、今之過奢餘論、將不有累清談、挺竄迹草萊、事絕聞見、藉以謠謳、得之輿牧、仰承有事砥石、仍成商邈、娛腸悅耳、稍從擯落、宴處榮觀、務在滌除、紈羅絲竹、一列頓遣、方丈員案、三梧僅存、故以道變區中、情沖域外、操彼絃誦、賁茲觀損、追留侯之却粒、念韓卿之辭榮、聽想東都、屬懷南嶽、鑽仰來既、有符下風、雖云幸甚、然則未喻、雖復帝道康寧、走馬行郊、由庚得所、賓亮有歸、悠悠之人

屠氏猶且攘袂浩浩白水甯叟方欲褰裳是知君子拯物義非徇己思與赤松子遊誰其克遂顯曝之仁壽綏此多福雖則不言四時行矣然後黔首有庇薦紳靡奪白駒不在空谷屠羊豫蒙其賚豈不休哉豈不休哉昔杜真自閉深室林宗絕迹幽野雖矣誠非所希井丹高潔相如慢世尚復遊涉權門雍容鄉邑當此道爲泰每竊慕之方念攜帶延思以陳侍者請至農隙無待邀求挺誠好竊文不會今世不能促節局步以應流俗事等昌菹謬被偏嗜是用不羞固陋

無憚龍門昔敬通之賞景卿孟公之知仲蔚止乎通人猶稱盛美況在時宗彌爲木易近以蒲槧勿用箋素多闕聊效東方獻書不相須得善寫更請潤訶儻逢子侯比復削牘

報伏挺書　徐勉

復覽來書累牘兼翰事苞出處言兼語默辭義周悉意致深遠發函伸紙倍增憤歎卿雄州擢秀弱冠升朝穿綜百家佃漁六學覩眸表其韶慧視色見其英朗若魯國之名駒遵雲中之白鶴及占顯邑試吏腴壤將有武城絃歌桐鄉謠詠豈與卓魯斷斷同年而語邪方當見賞良能有加寵受飾玆簪帶實彼周行而欲遠慕巷舒用懷愚智既知益之爲累爰悟滿則辭多高蹈風塵良所欽挹況以全高戒節素秋御序

蕭條林野無人相樂偃臥墳籍遊浪儒玄物我兼忘寵辱誰滯誠乃歡羨用有殊同今遊聽傍求與懷籍宿白駒空谷幽人引領貧賤爲恥鳥獸難羣故當捐此薜蘿出從鴛鷺無非隱顯不亦休哉吾智乏佐時才慙濟世稟承朝則不敢荒寧力弱途遙愧心非一天下有道堯人何事得因疲病思從閒逸若使車書混合尉候無警作樂制禮紀石封山然後乃返服衡門實爲多幸但以有風欲遊茲慮眩瘠類士安羸同長孺傳領沈痾窮閣木埋嫉耳瞯腸因事而息非關

欲廻松子遠慕留侯若乃天假之年自當靖恭所職擬非倫匹良覺辭費覽復循環爽焉如失清塵獨遠白雲飄蕩依然何極猥降書札示之文翰覽復成誦流連彌紙昔仲宣才敏籍中郎而表譽正平穎悟賴北海以騰聲望古揆今吾有慙德儻成卷帙力爲稱首無令獨耀隨掌空使辭人扼腕式閭顧見宜事掃門亦有來思赴其懸榻輕苔魚網別當以薦城闕之歎曷日無懷所遲萱蘇書不盡意

伏挺字士標平昌安丘人爲縣令罷還仍於東郊築室少有盛名又善處世不能久事隱靜時徐勉以疾假還宅挺致書以觀其意勉答之挺後復爲南臺治書侍御史納賄被劾因出家後又還俗侯景之亂死焉挺初出家劉之遴爲詩笑之曰可憐伏不鬪化爲支道林及之遴遇景亂亦爲僧以逃焉

與施從事書

吳均

故鄣縣東三十五里有青山絕壁干天孤峯入漢綠嶂百重青崖萬轉歸飛之鳥千翼競來企水之猨百臂相接秋露爲霜春蘿被逕風雨如晦雞鳴不已信足蕩累頤物悟衷散賞

與顧章書　　吳均

僕去月謝病還覓薜蘿梅溪之西有石門山者森壁爭霞孤峰限日幽岫含雲深溪蓄翠蟬吟鶴唳水響猿啼英英相雜綿綿成韻既素重幽居遂葺宇其上幸富菊華偏饒竹實山谷所資於斯已辦仁智所樂豈徒語哉

均字叔庠吳興故鄣人家世寒賤至均好學有俊才柳惲薦之臨川王王稱之於武帝召見賦詩奉朝請嘗撰齊春秋稱帝為齊明佐命帝惡其實錄勑付省焚之後令作通史未成卒

與宋元思書　　吳均

風煙俱淨天山共色從流飄蕩任意東西自富陽至桐廬一百許里奇山異水天下獨絕水皆縹碧千丈見底游魚細石直視無礙急湍甚箭猛浪若奔夾岸高山皆生寒樹負勢競上互相軒邈爭高直指千百成峰泉水激石泠泠作響好鳥相鳴嚶嚶成韻蟬則千轉不窮猿則百叫無絕鳶飛戾天者望峰息心經綸世務者窺谷忘反橫柯上蔽在晝猶昏疏條交映有時見日

使東魏侯景亂與北齊尚書令求還書　徐陵

夫一言所感凝暉照於魯陽一志冥通飛泉涌於疏勒況復元首康哉股肱良哉鄰國相聞風教相期者也天道窮剝鍾亂本朝情計馳惶公私哽懼而骸骨之請徒淹歲寒顛沛之祈空盈卷軸是所不圖也非所仰望也執事不聞之乎昔分鼇命鳫之世觀河拜洛之年則有日烏流災風禽騁暴天傾西北地缺東南盛旱圻山川長波含五嶽我大梁應金圖而有亢

纂玉鏡而猶屯何則聖人不能為時斯固窮通之恒理也至如荊州刺史湘東王機神之本無寄名言陶鑄之餘猶為堯舜雖復六代之舞陳於總章九州之歌登於司樂虞夔拊石晉曠調鍾未足頌此英聲無以宣其盛德者也若使郊禋楚翼寧非祀夏之君勘定艱難便是匡周之霸豈徒幽王徙雍期月為都姚帝遷河周年成邑方今越裳藐藐馴雉北飛肅眘茫茫風牛南偃吾君之子含識知歸而答旨云何所投身斯其未喻一也又晉熙等郡皆入貴朝去我潯陽綿途何幾至於鐺鐺曉漏的的宵烽隔溆浦而相聞臨高臺而可望泉流寶盌遙憶湓城峰號香鑪依然廬嶽日者鄱陽嗣王治兵湓派屯戍淪波朝夕牋書春秋方物吾無從以躡屩彼何路而齊鑣豈其然乎斯不然矣又近者邵陵王通和此國郢中上客雲聚魏都鄴下名卿風馳江浦豈盧龍之徑於彼新開銅駞之街於我長閉何彼途甚易非勞於五丁我路為難如登於九折地不私藏何其爽歟而答旨云還路無從斯所未喻二也晉熙廬江義陽安陸皆云款附

非復危邦計彼中途便當靜晏自斯以北桴鼓不鳴自此以南封疆未壹如其境外脫殞輕軀幸非邊吏之羞何在匹夫之命又此賓遊通無貨殖忝非韓起聘鄭私買玉環吳札過徐躬要寶劍由之宴錫凡厥資裝行役淹留皆已虛罄散有限之微財供無期之久客斯可知矣且據圖刎首愚者不為運斧全身庸流所鑒何則生輕一髮自重千鈞不以貫盜明矣骨肉不任充鼎俎皮毛不足入貨財盜有道焉吾無憂矣又公家遣使脫有資須本朝非隆平之時遊客豈

皇華之勢輕裝獨宿非勞聚橐之儀微騎間行寧豎輶軒之禮歸人將從私具驢騾緣道亭郵唯希蔬粟若曰留之無煩於執事遣之有費於官司或以顛沛為言或云資裝可懼固非通論皆是外篇斯所未喻三也又若以吾徒應還俟景侯景凶逆殲我國家天下含靈人懷憤厲既不獲投身社稷銜難乘輿四冢碎蚩尤千刀剸王莽安所謂俛首頓膝歸奉冠讎佩弭腰鞬為其臯隸日者通和方敦曩睦凶人狙詐遂駭狼心頗疑宋萬之誅彌懼荀罃之請所以奔蹄勁

角專恣憑陵凡我行人偏膺讎憾政復菹筋醢骨抽舌探肝於彼凶情猶當未雪海內之所知也君侯之所具焉又聞本朝王公都人士女風行雨散東播西流京邑丘墟蕣蓬蕭瑟偃師還望咸為草萊灞陵回首俱沾霜露此又君之所知也彼以何義爭免冠讎我以何親爭歸委質昔鉏平貴將懸重於陸公叔向名流深知於釁蔑吾雖不敏常慕前脩不圖明庶有懷翻其以此量物昔魏氏將亡羣凶挺爭諸賢戮力想得其朋為葛榮之黨邪為邢杲之徒邪如曰不然

斯所未喻四也假使吾徒還為凶黨侯景生於趙代家自幽恒居則台司行為連率山川形勢軍國奚章不勞請箸為籌便當屈指能算景以逋逃小醜羊豕同羣身寓江臯家留河朔春春井井如鬼如神其不然乎抑又君之所知也且夫宮闈祕事竝若雲霄英俊訏謨寧非帷幄或陽驚以定策或焚藁而奏書朝廷之士猶難參預羈旅之人何階耳目至於禮樂沿革刑政寬猛則謳歌已遠萬舞成風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安在播其牙齒為間諜者哉若謂復命

西朝終奔東虜雖齊梁有隔尉侯奚殊豈以河曲之難浮而曰江關之可濟河橋馬度寧非宋典之姦關路雞鳴皆曰田文之客何其通蔽乃爾相妨斯所未喻五也又兵交使在雖著前經儻同獪僕之尤追肆寒山之怒則凡諸元帥竝釋縲囚爰及偏裨同無翦馘乃至鍾儀見赦朋笑遂襄老蒙歸虞歌引路吾等張旝拭玉脩好尋盟涉泗之與浮河郊勞至於贈賄公恩既被賓敬無違今者何愆翻蒙貶責若以此為言斯所未喻六也若曰妖氛永久喪亂悠然哀我

奔波存其形魄固已銘玆厚德戴此洪恩譬渤澥而俱深方嵩華而猶重但山梁飲啄非有意於籠樊江海飛浮本無情於鍾鼓況吾等營魂已謝餘息空留悲默爲生何能支久是則雖蒙養護更夭天年若以此爲言斯所未喻七也若云逆豎殲夷當聽反命高軒繼路飛蓋相隨未解其言何能善諾夫屯亨治亂豈有意於前期謝常侍今年五十有一吾今年四十有四介已知命賓又杖鄉計彼侯生肩隨而已豈銀臺之要彼未從師金竈之方吾知其訣政恐南陽菊

水竟不延齡東海桑田無由可望若以此爲言斯所未喻八也足下清襟勝託書圃文林凡自洪荒終乎幽厲如吾今日寧有其人爰至春秋微宜商略夫宗姬殄墜霸道昏凶或執政之多門或陪臣之凉德故臧孫有禮翻囚與國之賓鄭伯無儲空怒天王之使還箕卿於兩館縶驥子於三年斯匪貪亂之風邪寧當今之高例也至於雙崤且帝四海爭雄或構趙而侵燕或連韓而謀魏身求盟於楚殿躬奪璧於秦庭輸寶鼎以託齊王馳安車而誘梁客其外膏脣販舌

分路揚鑣無罪無辜如兄如弟逮乎中陽受命天下同規巡省諸華無聞幽辱及三方之霸也孫甘言以娬媚曹屈詐以羈縻旍軺歲到於句吳冠蓋年馳於庸蜀則客嘲殊險賓戲已深共盡遊談誰云猜忤若使搜求故實脫有前蹤恐是叔世之姦謀而非爲邦之勝略也抑又聞之雲師火帝澆淳乃異其風龍躍麟驚王霸雖殊其道莫不崇君親以銘物敦敬養以治民預有邦司曾無隆替吾奉違溫凊仍屬亂離寇虜猖狂公私播越蕭軒靡御王舫誰持瞻望鄉關何

心天地自非生憑廪竹源出空桑行路含情猶其相愍常謂擇官而仕非曰孝家擇事而趨非云忠國況乎欽承有道驂駕前王郢吏明經臨菑知禮遙方省化成周高年東序西膠皆曾耆耋吾以圭璋玉帛通聘來朝屬世道之屯期鍾生民之否運兼年累載無申元直之祈銜泣吞聲長對公閭之怒情禮之訴將同逆鱗忠孝之言皆應齰舌是所不圖也非所仰望也且天倫之愛何得忘懷妻子之情誰能無累夫以清河公主之貴餘姚書佐之家莫限高卑皆被驅略

自東有醜虜抄販饑民臺署郎官俱餒牆壁況吾生
離死別多歷暄寒孀室嬰兒何可言念如得身還鄉
土躬自推求猶冀提攜俱免凶虐夫四聰不達華陽
君所謂亂臣百姓無冤孫叔敖稱爲良相足下高才
重學參贊經綸非豹非貔聞詩聞禮而中朝大議曾
未矜論清禁嘉謀安能相及諤諤非周舍容容類胡
廣何其無諍臣哉歲月如流平生何幾晨看旅雁心
赴江淮昏望牽牛情馳揚越朝千悲而掩泣夜萬緒
而迴腸不自知其爲生不自知其爲死也足下素挺

詞鋒兼長理窟匡丞相解頤之說樂令君清耳之談
向所咨疑誰能曉喻若鄙言爲謬來旨必通分請灰
釘甘從斧鑊何但規規默默齚舌低頭而已哉若一
理存焉猶希矜眷何必期令我等必死齊都足趙魏
之黃塵加幽并之片骨遂使東平拱樹長懷向漢之
悲西洛孤墳恒表思鄉之夢千祈以屢哽慟增深
陵字孝穆太清二年以通直散騎常侍使魏侯景
之亂陵父摛先在圍城陵不奉家信便蔬食布衣
若居哀恤會齊受魏禪梁元帝承制於江陵陵復

通使於齊陵累求復命不遣乃致書於僕射楊遵
彥不報及魏平江陵齊送貞陽侯爲梁嗣乃遣陵
隨還所請之書至數千言可謂嘔出心肝矣然
無一語失體

與王僧辯書　　徐陵

昔者雲師火帝、非無戰陣之風、堯誓湯征、咸用干戈之道、至於搖山蕩海、驅電來雷、殲厥凶渠、無虧皇極、若夏鍾夷羿、周厄犬戎、漢委珠囊、秦亡寶鏡、然則皆聞之矣、未有膺龍圖以建國、御鳳邸以承家、二后欽明、三靈交泰、而天崩地坼、妖寇橫行者也、自古銅頭鐵額、與暴皇年、檮杌窮奇、流災中國、王彌石勒、吞噬關河、綠林青犢之群、黑山白馬之衆、校彼兵荒、無聞前史、八王故事、曾未混淆、九州春秋、非云禍亂、我皇

受命中興、光宅天下、泰寧瑣瑣、安敢執鞭、建武栖栖、何其扶轂、抑又聞之、陶唐既作、天歸鳥喙之臣、豐畢將興、特挺鷹揚之佐、明公萬苞金鉉、神表玉璜、儼褎欽才、平階佇德、固以留連管樂、惆悵風雲、濡足維時、投竿斯在、去歲兇徒不騁、言次巴丘、鼓譟開一柱之臺、烽火照三休之殿、公則懸麾羽舫、猶對投壺、戎鷁成奔、鯨鯢俱剪、樓船萬軸、還繫兒明、胡馬千羣、皆輪長樂。於是乎夏首西浮、雲行電邁、彭波東瀉、谷靜山空。拖鵲尾而據王畿、登牛頭而掃天闕、漸臺僞帥。仍傳首於帝京、都塢元兇、咸刳腸於軍市。青羌赤狄、同畀豺狼、胡服夷言、咸爲京觀。公閭林盡、拜忠貫長沙、神主咸安、勳踰高密、重以秦宮既獲、魯殿猶存、闕綠草於應門、開青槐於武庫、長安五陵之族、郢杜大遷之民、襁負而歸、都畿斯滿、齊脂藏脯、遊騎擊鐘、故市新城、飛甍華屋、東莞舊宅、人識桑榆、南頓荒田、家分禾黍、豈以鄭名穀熟、邑號禾興、而已哉、若夫封趙龍文、書因鳥跡、紛勞王室、大拯生民、自開闢以來、未之有也、雖十六才子、明允篤誠、八百諸侯、專心同德、中

宗佐命、俱畫丹青、光武功臣、皆懸星象、棧道木閣、田單之奉齊、綸璽將兵、周勃之扶漢、壤蟲之比黃鵠、轍鮒之仰河宗、未足云也、孤子階緣多幸、叨遇皇華、鄉國屯危、公私焦迫、邪形之切、長亂心胸、徐庶之新、終無開允、既而屏居空館、多歷歲時、豈犯幽獻、躬當斷滅、何圖釁發災極、荼炅號慕、煩冤肝腸、屠殞酷痛、奈何無狀、奈何惟桑與梓、翻若天涯、杖栢栽松、悠然長絶、明明日月、號叫無聞、茫茫宇宙、容身何所、窮則奈何、自忝膺嘉聘、仍屬艱離、上下年尊、偏嬰此酷、

昔人迎門背盜，値懷勝殘之興，當純與親，猶有危途之懼。況乎逆旅崩騰，京師播越，與犲虎北，長隔山河，濕骨館篋，淮經六踐，程靡不轍，原栗何資，睇望風雲，朝夕嗚咽，雨乃遊魂已謝，非復全生，餘息空留，非爲全死。同水魚之不絕，假蒼燕之猶蘇，良可哀也，良可哀也。自東都紹漢，南邑興殷，偷好徵兵，彌留畢瑣，韓宣范武，方駕連鑣，蘇秦張儀，朱輪華轂，而孫子三危足擯，四罪同科，聽別馬而長號，杖歸於而永慟。王稽反命，既無託乘之恩，叔舉相逢，誰爲班荊之位。昔人

達齊處爵，時降微求，亡晉奔秦，猶蒙招請。問管寧於遼左，追王朗於浙東，尚勞時賢，卿門公族，懸須應符，乘扶清臂，班從廣殿之傳，耶非餘生之敢望也。但願在綸蔡誠爲過誤，珪璋特達，通聘河陽，貂珥雍容，□閣淸李差有黃門啓封，非無青紙詔書，郡將州司，部迎負弩，鄉亭里候，餙館陳兵，豈是復介而奔齊，寧肯竊妻而逃晉，已焉哉，尭難得而言也。漢之谷吉，猶止者幾人，楚之申胥，埋魂者何極，孤子何所敢爲，但以伏苦廬徒延光晷，夫以啁噍鶯雀，鄒國曷能含識，

□□梅木有其痛。且夫曾耕雨雪，猶尚悲歌，蘇使幽囚，無馳使咽。公顏忠弘孝，冠冕縉紳，化感煙雲，聲標海嶽，行廉仲月，王政無塞，分穀高年，仁風斯遠，周以衣鐵，仰詢黎庶，投懷今日，憔惶彌布洪澤，雖復孤骸不返，方爲漢北之塵，營魄知歸，終結江南之草。

答周處士弘讓書　　徐陵

辱去年三月二十七日告仰披華翰甚慰翹結承歸來天目得肆閑居差有弄玉之俱仙非無孟光之同隱優游俯仰極素女之經文升降盈虛盡軒皇之圖藝雖復考盤在阿不爲獨宿詎勞金液唯飲玉泉比夫煑石紛紜終年不爛燒丹辛苦至老方成及其得道冥眞何勞逸之相懸也又承有方生亦在天目理當仰稟明師總斯秘要豈如張陵弟子自墜高巖孫泰門人競投滄海何其樂乎聖朝虛心版築尚想丘園若彼能赴嘉招便當謹申高命但其人往歲亦望至京師覩此風飆確乎難拔故以志懷爵祿詎持犧牲之談尚覗公卿獨騁蜡蛭之訓所恐有道三辟公車十徵若斯者終當不屈此既然矣請復詳言昔楚國兩龔同時紆組漢陰二老相攜抱甕凡之幽貞若此堅介質石方同形影結綬彈冠無容越楚況乎龔上夔龍擅滕名器已行所不欲非應及人忽承來音良以多感何則潁陽巢父不會令薦許由商洛園公不聞求徵綺季斯所未喻高懷而躊躇於分樹也唯

遂山阿近信更惠芳音如或誠言謹便聞奏第夙勞此劇不復多呈

弘讓遺書薦方周陵答之如此讀此書令人難以置對足令充隱之徒汗顏

與李那書　徐陵

籍甚清徽。常懷虛眷。山川緬邈。河渭象於經星。顧望風流。長安遠於朝日。青莎戒節。白露為霜。君子惟宜。福履多豫。雍容廊廟。獻納便蕃。留使催書。駐馬成檄。車騎將軍宥客為座。丞相長史瞻對有勞。脫惠箋緒。慰其飢想。吾棲遲茂陵之下。臥病漳水之濱。迫以殗殜。難為砭藥。平生壯意。竊愛篇章。忽覩高文。載懷勞佇。此後殷儀同至止。王人授節。用阻班劍。常在公筵。敬析名作。獲殷公所借陪駕終南入重陽閣詩及荊州大衆寺宜陽石像碑四首。鏗鏘兹奏。能驚趙鞅之魂。輝煥相華。時瞬安豐之眼。山澤晚霧。松竹參差。若見二嶁之峰。依然四皓之廟。甘泉鹵簿。盡在清文。扶風輦路。悉陳華簡。昔魏武虛帳。韓王故臺。自古文人。皆為詞賦。未有登兹舊閣。歎此幽宮。標句清新。發言哀斷。豈止悲聞帝瑟。泣望羊碑。一詠歌梁之言。便掩盈懷之淚。至如披文相質。意致縱橫。才壯風雲。義深淵海。方今二乘斯悟。同免化城。六道知歸。皆踰火宅。宜陽之作。特會幽衿。所覩黃絹之詞。彌懷白雲之頌。

但恨耆闍遠嶽。檀特高峰。開士羅浮。康公懸溜。不獲銘兹雅頌。耀彼幽巖。循環省覽。用忘饑渴。握之不置。恒如趙璧。翫之不足。同於玉枕。京師長者。好事才人。爭造蓬門。請觀高製。軒車滿路。如看太學之碑。街巷相塡。無異華陰之市。但豐城兩劍。尚不俱來。韓子雙環。必希皆見。莫以好能無別。木雁可嗤。載望瓊瑤。因之行李。金風已勁。玉質宜調。書不盡言。但聞叉繫。徐陵頓首

胡孝轅云。那。周人。爵里無考。周武帝遣治御正殷不害等使陳。孝穆從不害見那重陽閣詩。荊州宜陽碑文。因與那書。知書中殷儀同卽不害。以那答書稱殷御正。又云。按那失撰別集。碑文不傳。其重陽閣詩云。街悲何玉關。再淚上瑤臺。舞閣懸新網。歌梁積故塵。紫庭生綠草。丹墀生碧苔。金扉晝常掩。珠簾夜暗開。方池含水思。芳樹結風哀。行雨歸將絕。朝雲去不迴。獨有西陵上。松聲薄暮來。書所云一詠歌梁之言是也。閣周明帝所建。武成二年落成。帝是年崩。故詩云云。殷使來卽其明年。文苑

英華誤作重適陽關詩、詩紀因之、復竄入隋代、迻轉不可曉。

報尹義尚書　　徐陵

別離二國、雲雨十年、日懸河陽、追銅爵而無遠、神遊漳水、與金鳳而俱飛、比使還、辱去冬十月十一日告、忽同古錄、循環巧製、欣慰良深、河朔年芳、雖當淹曉、白溝浼浼、春流已清、紫陌依依、長楊稍合、靜中何如、豈無鄉思、弟三秦世胄、六輔良家、文武兼能、志懷開遠、谷永之筆、無慚古人、蓋延之功、高視前彦、而淹留趙魏、亟歷寒暄、企望鄉關、理多悲切、聖朝欽明纂曆、大拯生民、裂巨海之奔鯨、殲中原之封豕、晉君之說

長安遠於日邊、楊雄有言、交州在於天際、則輸縣王府、屈膝閶門、川洞酋豪、強梁濱海、神兵一指、率土咸康、方當偃伯於靈臺、韜戈於武庫、變大風於五禮、驅蒸民於丹扆、物色英聲、搜揚俊傑、投竿負鼎、馳步蒼龍、巖穴丘園、爭趨金馬、而弟留河北、義等周邵、懷此殊才、實可傷嗟、吾晚齒既暮、容鬢皤然、風氣彌留、砭藥無補、追惟疇昔、共備行人、室家安危、賓禮升降、懸竝代、哭俱歷介冬、移節於箕、同茲辛苦、鳴蜩抱樹、亟見藏冰、歸雁銜蘆、多經寒食、清口心此、如何可忘、握

彘來書、彌其承臉、夫以擁腫之木、得免困於不才、觳
觫之牛、自保由其無用、以余鄙陋。未友龔生。惟歎吾
賢不同蓬瑗。耳若推溝拯溺、每切皇衷、逖聽孤鋒、見
優機盤、所以降咫尺之書、馳輶軒之使、心期與國、必
遂還、遂寧謂親鄰、更成難請、言尋雅告、所及緣因、便
訪鴻臚、幸無滄使、開諸司寇、或有遊俘、前歲中流、是
雖同惡、燕禽望闕、冀馬臨江、裁頓雲羅、自投天網、京
觀之塚、宜彰武功、周醜之門、方申明罰、而聖朝好生
惡殺、牧雷寢電、兵車所獲、雖同長萬之來、恩澤從容、

無興荀罃之禮、方之於弟、況擬非倫、伊昔梁朝共奉
嘉聘、張弦大帛、處彼高閎、庭奏歌鍾、座延儐贊、賓客
之敘、方於胙階、田獵之禽、同於君膳、正以鄰關阻亂
致爾拘留、家國隆平、義應旋反、況復韓宜屢至、宰孔
頻還。翻爾遲迴。豈云鄰睦。弟遂鍾儀之操、對此皇華
高厚之詩、一何非類、關徐廉樂之況、三戰七擒之言
此日借子之才、攻子之室、彼之使客、猶尚不還、此於
齊都、豪門貴戚、周行匪倒、事義相懸、豈與大弟同年
而語、吾本自凡流、以復衰老、稍近東岱、不奢擊壤之

年惟欣堯俗若耶之復長保安臥昨思之不棄黍亞
宗卿非得使官天喪但當令芃芃在詠濟濟盈朝才
冠卿雲智同荀郭文辭富於江海高論薄於雲霄趙
走丹墀之門侍奉清規之內弟來款言至欲附所聞
聯類非宜更其多惑若使良有猶希贈鯉之書郵驛
方通復行飛鴿之信執筆潸然不知何向

四六法海卷之七

吴郡王志堅論次

友張我城弟志長志慶叅閱男偲偕做編較

與徐陵薦方圓書　　周弘讓

吾荷朝恩得安丘壑身名兩泰夫復奚言但願沐浴堯風遨遊舜日安服飽食以送餘齒然性靈未能灰弭其間復須友生言晤後來英俊並出方爲時生林谷之中鮮逢退遜惟趙郡方圓栖遲天目年過强仕不慕時榮文史足用學藝優敏中歲暫游宛洛蒙弟識異其人方儲之亂衣冠未絕雅奉閒逸得性丘林與吾朋遊積有年歲今復同在巖壑畢志風雲琴桉清商詩題空谷比幽貞道缺考槃絕詠貫五嶺二兩父無聞方今公旦作輔億兆攸賴激貪懲競儻自圓起弟以援揚佐世水鏡求賢脫能登此仄陋綸言是屬翹佇遠賁則山谷咸勸足令廉風復振懦夫能立豈不弘哉圓若蒙此旌招未必不鑿坏而遁於廊廟之用脫不能賁然來思而於退讓之道於斯爲貴恐弟未究東川人士聊復起予今言吾家上宰之貴無

以微裨萬一此舉脫復入聽少得不負夙心周弘讓曰

弘讓顗之族孫與兄弘正弟弘直號三周始仕不得志隱句容茅山頻徵不出巳而爲侯景中書侍郎人問其故曰吾畏死耳承聖中爲國子祭酒入陳天嘉初以白衣領太常光祿大夫

答王褒書　周弘讓

甚矣悲哉此之爲別也雲飛泥沈金銷蘭滅玉音不嗣瑤華莫因家兄至自鎬致書於穹谷故人之跡有如對面開題申紙流臉沾膝江南燠熱橘柚冬青渭北沍寒楊榆晚葉土風氣候各集所安餐衛適時寢興多福甚善甚善與弟分袂西陝言反東區雖保周陵還依蔣徑三姜離拆二仲不歸麋鹿爲曹更多悲緒丹經在握貧病莫諧芝朮可求恆爲採掇昔吾壯日及弟富年俱值邕熙並歡衡泌南風雅操清商妙

曲絃琴促坐無乏名晨玉瀝金華眞獲難老不虞一旦翻覆波瀾吾已惕陰弟非茂齒禽尚之契各在天涯永念生平難爲胸臆且當視陰數箭排愁破涕人生樂耳憂戚何爲豈能遠悲大房遊魂不反遠虛骸柩無託但願愛玉體珍金箱保期頤享黃髮猶冀蒼鳥頻經時傳尺素清風朗月俱寄相思子淵子淵長爲別矣握管操觚聲淚俱咽

與周處士書　王褒

嗣宗窮途楊朱岐路征蓬長逝流水不歸舒慘殊方炎涼異節木皮春厚桂樹冬榮想攝衛惟宜動靜多豫賢兄入關敬承款曲猶依杜陵之水尚保池陽之田鏟迹幽蹊銷聲穹谷何其愉樂幸甚幸甚弟昔因多疾亟覽九仙之方晩涉世途常懷五嶽之舉同夫關令物色異人譬彼客卿服膺高士上經說道屢聽玄牝之談中藥養神每稟丹砂之說頃年事遒盡容髮衰謝芸其黃矣零落無時還念生涯繁憂總集視

陰惕日猶趙孟之徂年負杖行吟同劉琨之積慘河陽北臨空思鞏縣霸陵南望還見長安所冀書生之魂來依舊壤射聲之鬼無恨他鄉白雲在天長離別矣會見之期邈無日矣援筆攬紙龍鍾橫集

王褒字子淵規之子從元帝在江陵兵敗帝出降褒與王克等數十人至長安周文帝甚禮之建德以後頗參朝議凡大詔冊皆令褒具草北史褒傳云初褒與周弘讓相善及讓兄弘正自陳來聘帝許褒等通親知音問褒贈弘正詩幷書令接此書

云與弟分袂西陜似弘讓與褒同入周者史偶不
載耳○褒姓名字皆同漢王褒近人刻僮約遂書
此史一段於後按僮約首句即云蜀郡王子淵此
王褒乃琅琊人何可混也

答徐陵書

李那

繁絃應管能響豐山之鐘玄雲觸石又動流泉之奏
循伊物候且或冥符況乃矜期相忘道術楚齊風馬
吳會浮雲行李無因音塵不嗣殷御正銜命來歸爰
肯累札江南橘茂薊北桑枯陰慘陽舒行止多福足
下稽山竹箭浙水明珠海內風流江南獨步扶風計
吏議折群龠子陵孝廉辯詠文豹況復麗藻星鋪雕
文錦縟風雲景物義盡緣情經綸憲章辭殫表奏久
以京師紙貴天下家藏調移齊右之音韻改河西之

俗豈直揚雲藻翰獨留千金嗣宗文雅唯傳好事僕
世傳經術才謝劉歆家有賜書學匪班嗣弱年有意
頗愛雕蟲歲月三餘無忘肄業戶牖之間時安筆硯
嚬君難巧學步非工恆經牧豨之譏屢被陳思之誚
羞逢仲子類居山之鼓琴屢見子將同本初之車服
不謂殷侯虛談成價遂同布鼓輕響雷門燕石空離
終慙比德楚軍雖拂實愧棲桐豈若邯鄲舉袖唯聞
變曲協律飛塵必應不顧是以日南寶貝遙望歸秦
合浦文犀更希還漢芳春行獻爲其鳴矣懸豫章之

朱置長安之驛、厚築墻垣、思逢鄭僑之聘、工歌周頌、
佇奏延陵之樂、書猶有復、道意無伸、

與徐僕射書　尹義尚

義尚白、漳濱江涘、眇若天涯、去雁歸鴻、雲飛難寄、瞻
言鄉國、泣珠淚而盈懐、寂寞德音、仰烟霞而疾首、既
而暑往寒來、愁雲滿塞、河氷自結、井由漢后之軍、草
霧恒嚴、寧假公超之術、霜飄虎渠、詎知朔野之寒、雪
覆龍岑、徒憶淸江之煖、眷言疇昔、邈矣遐哉、係仰淸
顏、願常豐勝、雍容廊廟、時宜匡泰之風、偃息康莊、無
廢怡神之道、義尚望國窮魂、繫憂積歲、雖其未殞、豈
日生年、日者謬忝後車、陪遊上國、曾觀禮樂、見季子
之知音、經奉侍言、嘆鄭僑之博物。如軍書愈疾之製。
碑文妙絶之詞。猶貴紙於鄴中。尚傳聲於許下。逮乎
百六之年。仍離再三之酷。吉凶禮數。綿歷歲時。當瞻
茹辛。備同艱險。每冀穹蒼有感、大國矜憫、以禮言歸、
馭驛俱反、何期毳毛湮淪、墜灑漳濱之水、逸翮摩霄、
輕託蓬萊之頂、信知有幸無幸、見生死之殊倫、才與
不才。驗沈浮之異趣、昔秦歸趙璧。還得連城。晉失楚
材。直亡其寶、自國祚中絶、行李不通、等避世於桃源、
同偏寓於仙嶺。每占牛馬、想金陵之聖人、今覩皇

華、知有熊之建、因賓虎仕舜、猶是八才、綍式經文、右
傳四貴、幸甚幸甚、昔楊朱岐路、悲始本之長離、蘇李
河梁、歎平生之永別、雖復音塵可嗣、終隔風雲、夢想
時通、無因覿止、依依望楚、寸陰有待、百年將半、輕生
若是、命也如何、令車書同軌、行李相繼、獨荷文移、通
賜綸及輶軒、既以復命、義尚未被哀矜、竊以晉楚釋
因、共成親好、今乃拘彼來此、不亦難乎、夫以匹夫投
分、猶須坦蕩、況兩國二君、那宜細計、彼若才如麋樂、
猶恐不昔禁兵、苟非其人、留之何益、然三戰三敗、卒

成強霸之功、七縱七擒、終仗天威之力、由此言之、彼
此如耳、徐元直西蜀之謀士、關雲長劉氏之驍將、須
歸即遣、知叛弗追、今之與古、何其異趣、且二國叶和、
長江共有、如首如尾、可以同規、或貳或猜、豈啻脣齒、
是以隔河分歃、君予知其不終、衷甲尋盟、春秋貶其
行詐、伏承聖上欽明、英賢佐輔、方知解網之氣、用表
無偏之化、若彼之俘虜、猶且蒙歸、此之南冠、何辭不
遣、如其苟相猜貳、信不由衷、雖篤親鄰、義尚何罪、不
任辛酸之念、輕陳萬一之情、伏願仁人少存疇昔、承

閒之便、希復問言、昔依于餘年、敢稱吳王之賜、徵射
過影、實仰含弘之澤、載筆漣洏、罔知所道

與徐陵請王琳首書　　朱瑒

竊以朝市遷貿時傳骨鯁之風曆運推移間表忠貞之迹故典午將滅徐廣為晉家遺老當塗已謝馬孚稱魏室忠臣用能播美前書垂名後世梁故建寧公琳洛濱餘胄沂州舊族立功代邸效績中朝當離亂之辰總藩伯之任爾乃輕躬殉主以身許國寔追蹤於往彥信踵武於前修而天厭梁德尚思匡救雖繼包胥之念終遘萇弘之眚洎王業光啟鼎祚有歸於是遠跡山東寄命河北雖經旅臣之歎猶懷客卿之

禮感茲知己志此捐軀至使身沒九原頭行萬里誠復馬革裹尸遂其平生之志原野暴體全彼人臣之節然身首異處有足悲者封樹靡立良可愴焉瑒早簉末僚預參下席荷公之吐握感君之知遇是用沾巾拭袂痛可識之顏迴腸疾首切猶生之面伏惟聖恩博厚明詔爰發赦王經之哭許田橫之葬瑒雖芻賤竊亦有心琳往蒞壽陽頗存遺愛曾遊江左非無舊德比肩東閣之吏繼踵西園之賓願歸元彼境還塋窀穸庶孤墳既築或飛銜土之燕豐碑式樹時留墮淚之民近故舊王維等已有論牒仰蒙制議不遂所陳昔廉公告逝即肥川而建塋域孫叔云亡仍芍陂而植楸檟由此言之抑有前例不使壽春城下惟傳報葛之人滄洲島上獨有悲田之士昧死陳祈伏待刑憲

琳字子珩元帝寵姬兄也事元帝為將元帝忌其得衆出之嶺外魏平江陵琳屯兵長沙傳檄諸方上游諸將推為盟主陳武帝既篡梁遣兵討之反為所敗乃奉永嘉王莊為梁主齊亦遣兵為之聲

援兵敗與莊同入齊齊孝昭令鎮壽陽陳將吳明徹攻之破執百姓流涕而從明徹懼為變殺之傳首建康故吏朱瑒致書于陵陵啟陳主許之瑒持首還淮南瘞八公山側尋有揚州人茅智勝等密送喪柩達鄴琳輕財愛士得將士心屢經喪亂雅有忠義之節雖本國不遂齊人以此重之隋書柳顧言傳晉王好文雅招引才學之士諸葛穎虞世南王胄朱瑒等百餘人以充學士

答貞陽侯書　裴之橫

之橫白足下定國等至枉雅誨具高氏致送之旨仰彼行人遠到京城太尉應有成命但江山修阻未奉朝廷報辭第下國之麟趾先朝所寄藉彼鄰好義深主祀自宜單車入境端委還朝而朱旆啓行戎旌望國江東士子未達高懷僕早預簪裾夙叨春與茲矢既聯江淮成阻青藜裁封雖斷西鳥之辭白雪在天豈無非風之歎但變故紛紛忠貞宜顯寒松負雪試愧節者之徒勁草疾風寧忘烈士之槩齊師若反旆淮路退舍泗水彼之敬送止縉紳之徒此之奉迎則軒蓋而已伏聽朝旨遲申展敬之橫白

之橫遂之兄子侯景之亂初隸鄱陽王範入援範薨之橫歸元帝從王僧辯破景除吳興太守齊挾貞陽侯攻東關晉安王承制命之橫都督諸軍守蘄城歿于陣贈司空謚忠壯此書侃然直詞想見其人烈丈夫也

爲上黃侯世子與婦書　庾信

昔仙人導引尚刻三秋神女將梳猶期九日未有龍飛劍匣鶴別琴臺莫不銜怨而心悲聞猿而下淚人非新市何處尋家別異邯鄲那應知路想鏡中看影當不含啼欄外將花居然俱笑分杯帳裏却扇牀前故是不思何時能憶當學海神逐潮風而來往勿如織女待塡河而相見

一時倩筆遺婦遂有三人豈藉彼雌能助其雉不知此事豈可使卿有功耶

上高祖請置學書　　沈不害

臣聞立人建國莫尚於尊儒成俗化民必崇於教學故東膠西序事隆乎三代環林璧水業成於兩京自淳源既遠澆風以扇物之感人無窮人之逐物無節是知龐設訓範啓導心靈譬彼染藍類諸琢玉然後人倫以正卑高有序忠孝之體既明君臣之道攸固執禮自基魯公所以難侮歌樂已細鄭伯於前知亡干戚舞而有苗至泮宮成而淮夷服長想洙泗之風載懷淹稷之盛有國有家莫不尚已梁太清季年數

鍾否剝戎狄外侵姦回內奰朝聞鼓鼙夕炤烽火鴻儒碩學解散甚於坑夷五典九丘湮滅逾於灰燼蓋成均自斯墜業瞽宗於是不修褒成之祠不陳祼享釋奠之禮無稱俎豆頌聲寂寞遂逾一紀後生敦悅不見函丈之儀晚學鑽仰徒深倚席之歎陛下繼曆馭統握籙臨寓道洽寰中威加無外濁流已清重氛載廓含生熙阜品庶咸亨宜其弘振禮樂建立庠序式稽古典行遴儒官選公卿胄子皆入於學助教博士朝夕講肆使擔簦負笈鏘鏘接衽方領矩步濟濟序序如切如磋聞詩聞禮一年可以倍功三冬於是足用故能擢秀雄州揚廷觀國入仕登朝貲優學以自輔蒞官從政有經業以治身轄駕列廷青紫拾地古者王世子之貴猶與國子齒降及漢儲茲禮不墜暨乎兩晉斯事彌隆蓋所以見師嚴而道尊者也皇太子天縱生知無待審喻猶宜屏迹俯同傳經請業奠爵前師肅若舊典昔闕里之堂草萊自闢舊宅之內絲竹流音前聖遺烈深以相戒況復江表無虞海外有截豈得不開闢大猷恢弘至道寧可使玄教儒風弗興聖世盛德大業遂假堯年臣末學小生詞無足算輕獻瞽言伏追竦汗

沈不害字孝和吳興武康人陳天嘉初除衡陽王府記室參軍兼嘉德殿學士自梁季喪亂至是國學未立不害上書請崇建儒宮帝優詔答之太建中爲光祿卿通直散騎常侍尚書左丞卒不害博綜經典而家無卷軸每製文操筆立成曾無尋檢汝南周弘正曰沈生可謂意聖人乎

為王寛與婦義安主書　　伏知道

昔魚嶺逢車芝田息駕雖見妖婬終成揮忽遂使家勝陽臺為歡非要人懸蕭史相偶成仙輕扇初開欣看笑靨長眉始畫愁對離粧猶聞從佩顧長廊之未盡尚分行幰冀迴陌之雖迴廣攝金屏莫令愁擁恒開錦幔遠望人歸鏡臺新去應餘落粉熏爐未徙定有餘烟淚滴芳衾錦花長濕愁隨玉軫琴鶴恒驚已覺錦水丹鱗素書稀遠玉山青鳥仙使難通綵筆試操香牋遂滿行雲可託夢想還勞九重千日詎想倡家單枕一宵便如蕩子當令照影雙來一鸞羞鏡勿使窺窓獨坐嫦娥笑人

上隋高祖革文華書　　李諤

臣聞古先哲王之化民也必變其視聽防其嗜欲塞其邪放之心示以淳和之路五教六行為訓民之本詩書禮易為道義之門故能家復孝慈人知禮讓正俗調風莫大於此其有上書獻賦制誄鐫銘皆以褒德序賢明勛證理苟非懲勸義不徒然降及後代風教漸落魏之三祖更尚文詞忽君人之大道好雕蟲之小藝下民從上有同影響爭騁文華遂成風俗江左齊梁其弊彌甚貴賤賢愚唯務吟咏遂復遺理存異尋虛逐微競一韻之奇爭一字之巧連篇累牘不出月露之形積案盈箱唯是風雲之狀世俗以此相高朝廷據茲擢士祿利之路既開愛尚之情愈篤于是閭里童昏貴遊總丱未窺六甲先製五言至如義皇舜禹之典伊傅周孔之說不復關心何嘗入耳以傲誕為清虛以緣情為勳業指儒素為古拙用詞賦為君子故文筆日繁其政日亂良由棄大聖之軌模構無用以為用也損本逐末流遍天壤遞相師祖久而愈扇及皇隋受命聖道聿興屏黜輕浮遏止華偽

自非懷經抱質、志道依仁、不得引預搢紳、忝廁纓冕、開皇四年普照天下、公私文翰、並宜實錄、其年九月泗州刺史司馬幼之文表華豔、付所司治罪、自是公卿大臣咸知正路、莫不鑽仰墳素、棄絕華綺、擇先王之令典、行大道於玆世、如聞外州遠縣、仍踵弊風、選吏舉人、未遵典則、宗族稱孝、鄉里歸仁、學必典謨、交不苟合、則擯落私門、不加收齒、其學不稽古、逐俗隨時、作輕薄之篇章、結朋黨而求譽、則選充吏職、舉送天朝、蓋由縣令刺史未行風教、猶挾私情、不存公道、

臣既忝憲司、職當糾察、若聞風即劾、恐掛網者多、請勒有司普加搜訪、有如此者具狀送臺、

諤字士燮、趙郡人、後周時拜天官都上士、諤見隋文帝有帝王志操、深自結納、及受禪、賜爵南和伯、性公方、明時務、遷書侍御史、嘗以當官、好自矜伐、上疏陳其弊、上以諤前後所奏、頒示天下、在職數年、以年老出拜通州刺史、有惠政、○諤此文上當時習尚無幾可起弊維風、不應如是、

與陽休之書　　祖鴻勳

陽生大弟、吾比以家貧親老、時還故郡、在本縣之西界有雕山焉、其處閑遠、水石清麗、高巖四匝、良田數頃、家先有野舍於斯、而遭亂荒廢、今復經始、即石成基、憑林起棟、蘿生映宇、泉流繞階、月松風草、緣庭綺合、日華雲實、傍沼星羅、簷下流烟、共霄氣而舒卷、園中桃李、雜椿柏而葱蒨、時一褰裳涉澗、負杖登峰、心悠悠以孤上、身飄飄而將逝、杳然不復自知在天地間矣、若此者久之、乃還所坐孤石、撫琴對水、獨詠山阿、舉酒望月、聽風聲以興思、聞鶴唳以動懷、企

莊生之逍遙、慕尚子之清曠、首戴萌蒲、身衣縕襏、出藝粱稻、歸奉慈親、緩步當車、無事為貴、斯已適矣、豈必撫塵哉、而吾生既繫名聲之韁鎖、就良工之剞劂、振佩紫臺之上、鼓袖丹墀之下、采金匱之漏簡、訪玉山之遺文、敝精神於丘墳、盡心力於河漢、摘藻期之鞶繡、發議必在芬香、茲自美耳、吾無取焉、嘗試論之夫崑峯積玉、光澤者前毀、瑤山叢桂、芳茂者先折、是以東都有挂冕之臣、南國見捐情之士、斯豈惡粱錦

好羲布哉若欲保其七尺終世百年耳令弟官位既
達聲華已遠象由齒斃膏用明煎既覽老氏谷神之
談應體留侯止足之逸若能翻然高尚解佩捐簪則
吾于茲山莊可辦一得把臂入林挂巾垂枝攜酒登
巘舒席平山道素志論舊款訪丹法語玄書斯亦樂
矣何必富貴乎去矣陽子途乖趣別緬尋此旨杳若
天漢已矣哉書不盡意

鴻動承郡范陽人臨淮王彧薦其文學除奉朝請
遷不詣謝人怪之曰為國舉才臨淮之務祖鴻動

由六法海　六卷入書　上

何謝焉彧聞而喜薦神武嘗徵至并州作晉祠記
官至高陽太守在官清素妻子不免饑寒

休之字子烈右北平無終人歷齊左光祿大夫正
中書監

上牛弘書　王孝籍

竊以毒螫噆膚則申旦不寐饑寒切體亦卒歲無聊
何則痛苦難安貧窮易感況懷抱之內水火鑠脂膏
腠理之間風霜侵骨髓安可齰舌緘脣吞聲飲氣惡
呻吟之響忍酸辛之酷哉惟明公尚書動哀矜之色
開寬裕之懷咳唾足以游活枯鱗吹噓可以騰飛窮
羽芬以椒蘭之氣煖以布帛之詞許小人之請開大
君子之聽雖復山川不遠日月在茲信而有徵言無
不驗猶恐拯溺遲于援手救縊緩于扶足待越人之

由大法海　大卷入書　圭

舟檝求魯匠之雲梯則必懸于喬樹之枝沒于深泉
之底矣夫以一介貧人七年直省課役不免慶賞不
沾賈貢禹之田供釋之之費有弱子之累乏強兄之
親加以老母在堂光陰遲暮寒暑違侍關山迢遞
瞻為期前途逾矣倚閭之望朝夕已勤計何如之病
無官可以免發梅福之狂非仙所能避愁疾甚乎厲
鬼人生異夫金石營魂且散恐筮予無徵齊恨入冥
則虞孫恩顧此乃王猶所以致言應侯為之不樂也
潛鬢髮之內居齊駿之間了野未曾聞離朱所不見

沈淪東觀、留滯南史、終無薦引、永同埋殯、三世不移、
雖由寂寞、十年不調、實乏知己、夫不世出者、信聖明
之君也、不萬一者、誠賢良之臣也、以夫不世出、而逢
不萬一、此小人所以爲明尚書幸也、坐人物之源、運
銓衡之柄、反披狐白、不好緇衣、此小人爲明尚書不
取也、昔荊玉未剖、刖卞和之足、百里未用、碎禽息之
首、居得言之地、有用能之資、增日月之明、無手足之
戚、憚而不爲、孰知其解、大官或不稱其能、士或未伸
其屈、一夫竊議、語流天下、勞不見圖、安能無望、倘病

未及死、往還勉念、盼窮愁之閻、聽離憂之詞、託志於
前修、通心於來哲、使千載之下、哀其不遇、追咎執事、
有玷清塵、則不肖之軀、死生爲累、小人之罪、方且未
庶、願少加矜懸、留心無忽、

孝籍平原人、開皇中召入秘書、助王劭修國史、劭
不之禮、在省數年、不免輸稅、孝籍不得志、奏記于
弘、弘亦知其有學業、而竟不調、後歸鄉里、以教授
爲業、終于家、○牛弘字里仁、封奇章郡公

遺崔顧書　　隋豫章王暕

昔漢氏西京、梁王建國、平臺東苑、慕義如林、馬卿辭
武騎之官、枚乘罷弘農之守、每覽史傳、嘗竊怪之、何
乃脫略官榮、栖遲藩邸、以今望古、方知雅志、彼二子
者、豈徒然哉、足下博聞强記、鉤深致遠、視漢臣之三
篋、似涉蒙山、對梁相之五車、若吞雲夢、吾兄欽賢重
士、敬愛忘疲、先築郭隗之宮、常置穆生之醴、今者重
開土宇、更誓山河、地方七百、牢籠曲阜、城兼七十、苞
舉臨淄、大啓南陽、方開東閣、想得奉飛蓋、曳長裾、藉

瑇筵、躡珠履、歌山桂之偃蹇、賦池竹之檀欒、其崇貴
也如彼、其風流也如此、幸甚幸甚、何樂如之、高視上
京、有懷德祖、才謝天人、多慙子建、書不盡言、寧俟繁
詞、

北史崔顧傳略云、顧字祖濬、開皇初、爲河南豫章
二王侍讀、更日往來、及河南王爲晉王、轉記室參
軍、自此去豫章、王遺顧書、顧答之、王入東宮、除太
子齋帥、兼舍人、及元德太子薨、以疾歸、徵起居舍
人、字文化及弒帝、引爲著作佐郎、稱疾不起、在路

發病卒按河南王爲晉王巳而入東宮者隋煬帝子元德太子也豫章王者煬帝子齊王暕先封豫章王也品外錄以爲齊豫章王疑不惟地分南北亦且時懸四代亟宜正之

暕小字阿孩元德太子甍朝野以暕當嗣帝暕頗驕恣帝亦以他事怒求暕過失自是寵衰帝每慮暕生變化及作亂帝顧蕭后曰得非阿孩也化及復令人殺暕暕亦謂出帝意至死竟不知殺者爲誰

答王績書　杜之松

辱書知不降顧歎恨何巳僕幸恃故情庶廻高躅逆慈康成道重不許太守稱官老萊家居羞與諸侯爲友延佇不獲如何如何奇跡獨全幸甚幸甚敬想結廬人境植杖山阿林壑地之所豐烟霞性之所適藜丹桂糝白茅濁酒一杯清琴數弄誠足樂也此眞高士何謂狂生僕憑藉國恩濫尸貴部官守有限就學無因延頸下風我勞何極前因行縣實欲祗尋誠恐燉煌孝廉守琴書而不出酒泉太守列鐘鼓而空還

所以遲廻遂攪轡也僕雖不敏頗識前言道旣知尊榮何足恃豈不能正平公之坐敬養亥唐屈文侯之膝恭師子夏雖齊桓德薄五行無疑駐夸故人一來何損蒙借家禮今見披尋微而精簡而備誠經傳之與略闕庭之要訓也其喪禮新義頗有所疑謹用條問具如別帖想荒宴之餘爲銓釋也遲更知聞杜之松白

之松正觀中爲河中刺史

答刺史杜之松書　王績

月日博士陳龕至奉處分借家禮并帙封送　請領也又承欲相招講禮聞命驚笑不能已已豈明公前眷或徒與下走相知不熟也下走意疎體放抑有由焉兼棄俗遺名爲日久矣淵明對酒非復禮義能拘叔夜携琴唯以烟霞自適登山臨水邈矣忘歸談虛語玄忽焉終夜僻居南渚時來北山兄弟以俗外相期鄉閭以狂生見待歌去來之作不覺情親詠招隱之詩唯憂句盡帷天席地友月交風新年則栢葉爲

罇仲秋則菊花盈把羅含宅內自有幽蘭數叢孫綽庭前空對長松一樹高吟朗嘯挈榼携壺直與同志者爲羣不知老之將至欲令復整理簪屨修束精神揖讓邦君之門低昂刺史之坐遠談糟粕近棄醇醪必不能矣亦將恐芻狗貽夢櫟杜見嘲去矣君侯無落吾事王君白

呂才東皐子集序云貞觀中京兆杜之松清河崔善爲本州刺史皆請與君相見君曰奈何悉欲坐召嚴君平竟不見崔杜高君調趣卒不敢屈但歲時贈以美酒鹿脯詩書往來不絕

召永嘉山居書　　朗禪師

自到靈溪泰然心意高低峰頂振錫常游石室巖龕拂乎宴坐青松碧沼明月自生風掃白雲縱目千里名花異果蜂鳥銜來猿嘯長吟遠近皆聽鋤頭當枕細草爲氊世上崢嶸競爭人我心地未達方乃如斯倘有寸陰願垂相訪

朗禪師住婺州浦陽縣佐溪山此書見永嘉集答書大有妙理以非是緇所急故不錄

上絳州上官司馬書　　王勃

月日龍門百姓某謹再拜奉書于司馬上官公足下蓋聞靈化出於窈冥帝圖寄於寥廓聖人生而萬物覩太階平而四國會故曰有非常之后者必有非常之臣有非常之臣者必有非常之績至今雷奔雨嘯風旋電轉拾青紫於俯仰取公卿於朝夕雲臺迫漢南宮列元宰之圖霜戟羅門北闕捧名臣之第嘗見之矣至若時非我與雄略頓於窮途道不吾行高材屈於卑勢孔宣父之英達位未列於陪臣管公明之傑秀名僅終於郡屬有時無主賈生獻流涕之書有志無時孟軻養浩然之氣則亦有焉豈非妙造無端盛衰止乎其域神期有待動靜牽乎所遇向使太公失於周伯則旗亭之屠父韓信屈於蕭何則轅門之餓隸又焉得鷹揚豹變吐納風雲者哉故曰知與不知用與不用觀夫得失之際亦窮達之有數乎其有邀時譽志廉恥徇苟得設向背於朝廷立縱橫於勢利衆三寸之舌屈厚豪門奉咫尺之書逡巡下席皆自謂材足以動俗智足以濟時鍾鼎輝其顔盼冠蓋

生其籍甚豈知夫四海君子攬袂而恥之乎五尺微
童所以固窮而不為也此蓋莊周有言所以得意而
忘象得象而忘言語曰談何容易易稱書不盡言知
談之不易而欲言之盡以是思之良可知矣下官者
康衢之賤耳常聞閭里之言頗桂平輿之目豈不甥
塵形俗狀游水鏡而多慙抱鼓援犂偶雷門而自失
而欲刻鵠飾兒唐突扁餘疑者邪徒以登山泛海庶
則高深執炬傳螢希增日月三奔九合下官聞管仲
之風千載一時君侯受鮑卿之託是以敢陳其徑庭

不然則秋風明月西江留獨往之因桂嶠松巖南山
有不羣之地矧區區者而重高明之闇閎君侯極天
分構振覆樹而蕕覆帶地疏源探珠胎而冠月鏤軒
羽殿瑤臺降卯相之榮鵠印蜂飱金祉發公侯之始
青皐獨吹望鴻漸而翻霞丹穴高鳴對鵷池而矯霧
巖助以賢良待詔未脈承明汲黯以方正拾遺終榮
臥理藩維克振既參來暮之歌邪國不空自有康沂
之樹加以雄村廢度散斑琰於胷懷逸氣遒文運風
霄於掌握迫青霄而構舍啣霞之涯渼莫尋振滄渤

以流謙江漢之波瀾未測瓌靈珪於趙晉垂棘知歸
辯羣籍於莊軒懸匏自托賓階夕敞清河銷驥質之
虞虛樹晨披心疑禮得龍驅之地方當翊贊宸極羽
儀台屏豈徒偃仰州縣勞事蕭庭而已哉借如僕者
言不滿于鄉黨聲不出于堂閾東海取樂於簞瓢南
山畢志於文史發花似葉入蘭室而談玄挹露攀霞
坐松扃而嘯遨楊子雲之澹泊心竊慕之嵇叔夜之
逍遙真其好也未嘗露才揚己飾小智以驚愚假勢
憑功託中人而樹迹遊天下寒心於將相之門獨

守太玄側身於名利之境嘗閒奉琴巵於北牖詠詩
醴於南陔坐商洛而折雲英臨江湖而採烟液生願
畢矣而屬當扁停逸預虛不決之階鶴板徵賢累發
非常之詔天下有道吾豈匏瓜承達人一顧之榮辱
公卓再辟之禮平津侯之博物終屈奉常賈大夫之
才名猶遷絳灌況庸者而可免於此乎君侯要津先
據閫海盛於當時下官覆貴方勸為山始於今日雖
陵深谷變終非入室之賓而晝詠宵吟敢預升堂之
列夫以幽明不測尺標見天下之心巨細相傾寸管

合羲舒之度豈非道存斯貴理在必亨霸略近發于
與歌皇圖不陷于芻議故有榮枯絕等奉推轂而欣
然年勢不侔受分庭而罔愧風規可接惟君偃體之
今古未殊則下官顧炙常恨霜松列澗萬尋無單片
之期露草滋山寸莖有棓雲之望斯則聲實困於兼
濟才位難於俱立况乎地勢不足以誇俗容貌不足
以動人是退藪澤安足以奉高明之咳唾也所冀蠅
階騰質附雲足而追飈蚋序輕委託霜毛而絕海委
名駘已蛟鐔申獨斷之能偶跡當仁驪珠鮮闇投之
擢天衢可望指鵬程而三休巨壑難遊伏龍門而一
息死罪 云云

與博昌父老書　駱賓王

某月日駱賓王謹致書于博昌父老等承並無恙甚
善甚善雲雨俄別封壤興鄉春渚青山載勞延想秋
天白露幾度光陰古人云別易會難不其然也自解
携襟袖將十五年交臂存亡略無半在陸處士溘先
朝露薛閭公倏掩夜臺故舊門人多游蒿里耆年宿
德但見松丘嗚呼泉壤殊途幽冥永隔人理危促天
道奚言感今懷舊不覺涕之無從也况過隙不留藏
舟難固追惟逝者浮生幾何哀緣物興淚因情起雖
蒙莊一指殆先覺于勞生秦佚三號遽忘情于怛化
啜其泣矣尚何言哉又聞移縣就安樂故城廨宇邑
居咸從其地里門阡陌徒有其名荒徑三秋蔓草滋
于舊館頹墉四望拱木多于故人嗟乎仙鶴歸來遼
東之城郭猶是靈烏代謝漢南之陵谷已非昔吾先
君出宰斯邑清芬雖遠遺愛猶存延首城池何心天
地雖則山河四望足稱無棣之墟松檟千秋有切維
桑之里故每懷宿昔尚想經過于役不遑驚言徒極
今西成有望東戶無爲野老清談怡然自得田家濁

酒樂以忘憂故可洽賞當年相歡卒歲寧復心存舊好追思昔遊所假跂予望之徑途密邇停中衢而空軫巾下澤而莫因風月虛心形留神往山川在目地遐人邇以此懷勞增其歎息情不遺舊書何盡言

上吏部裴侍郎書

駱賓王

四月一日武功縣主簿駱賓王謹再拜奉書裴公執事易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理存乎象非書無以述其微詞隱乎情非言無以筌其旨僕誠鄙人也頗覽前事每讀古書見高堂九仞曾參負北向之悲積粟萬鍾季路起南游之歎未嘗不廢書輟卷流涕霑衣何者情蓄于衷事符則感形潛于內迹應斯通是布腹心瀝肝膽庶大雅含弘之量矜小人悃款之誠惟君侯察焉賓王一藝罕稱十年不調進寡金張

之援退無毛薛之遊亦何嘗獻策于時高談王霸衒才揚己歷詆公卿不汲汲于榮名不戚戚于卑位蓋養親之故也豈謀身之道哉不圖君侯忽垂過聽禮以弓招之恩任以書記之事擬人則多慙阮瑀入幕則高謝郄超昔聶政荊卿刺客之流也田光豫讓列士之分也咸以勢利相傾意氣相許尚且捐軀燕趙甘死齊韓今君侯無求于下官見接以國士正當陪歷後殿奉節前驅賈餘勇以求榮效輕生而報施所以逡巡于成命躊躇于從事者徒以夙遭不造幼丁

閔凶老母在堂常嬰羸恙攝粮無甘旨之膳松檟闕遷厝之姿撫躬存亡何心天地故寢食夢想噬指之戀徒深歲時蒸嘗崩心之痛罔極若僕者固名教中一罪人耳何面目以奉三軍之事乎況屬天倫之喪奄踰七月違膝下之養忽至三年而凶服之制將終哀疚之情未洩輿言永慕舉目增傷夫怨于中者哀聲可以應木石感于情者至性可以通神明故徐元直寸心以求辭李令伯陳情以窮訴上以棄輿王之佐命下以全奉親之篤誠而蜀主不以為非晉君待

之遼厚此二者豈貪貧賤惡榮華厭萬乘之交甘匹夫之辱也蓋有不得已者哉儻有乾沒為心脂韋成性捨慈親之色養詐明主以驅馳內忘顧復之私外存傅會之眷薄骨肉厚榮寵苟背恩而自效則君侯何以處之且義士期乎真夫忠臣出乎孝子既不能推心以奉母亦焉能死節以事人假物議之無嫌實吾斯之未信也流沙一去絕塞千里子儈入塞之魂母切倚閭之望就令歡以卒歲仰南薰之不貲而使憂能傷人迫西山而何幾君侯深情錫類道叶天經

明恕待人慈心應物儻矜犬馬之微順閔烏鳥之私情寬其負恩遂其終養則窮魂有望老母知歸賓王死罪再拜

裴侍郎即行儉嘗以賓王等浮躁衒露斷其不良死何取而欲納之幕中賓王與人書大半望人汲引何不肯就行儉之辟豈萬里從戎非所以寧覲而平日干請不過求升前寸祿以為養耶又豈從敬業聘步已天年終耶是皆不可知也此書在駱集又是一體

上雍州高長史書　　李嶠

八月十五日三原縣尉趙國李某謹再拜奉書長史明公執事蓋聞諸師曰君子或出或處蓋君子與時消息從道汚隆故其處則閉重玄坐虛白龍蟠鳳跱桂郁蘭芬下生川嶽之氣上發星辰之象其出則摛景光吐文質風雲相召日月爭明撫八翼而登泰階提七星而酌元氣夫然故終始亨吉進退利貞某嘗休明之期推去就之分滄洲寤邇未徵嘉遁之爻閶闔洞開不列亨衢之步頗嘗希仕尺寸稍祿斗升胥

僕之與鄰奔走之爲役婆娑塵垢之中躑躅藩籬之際區區短懷亦云可見矣抑貧賤實須降志顛沛不可違仁是用終夜九廻一朝三省懼斯言之或玷將細德之爲累至於有文無害之政得王喪寶之譚服以周旋庶乎聞達然以守其愚直任此拙宦雖入門爲無言之侶出谷罕求聲之友生乎琴曲惟以下調相哀嘶旨朋遊詎有中人見識謏不幾乎幽蘭芬蕙實不愧乎枯木朽株自獲忝微班預聞賤事佩紛綸之雅訓承肅穆之清塵有日矣亦曾趨競亭邊下風希口吻之芳音假眉宇之陽氣而堂上百里殿明無擻器之因門下三千毛遂乏處囊之地雖願披心膽進款誠雲漢逾邈風流遂遠夫客果有能不孤彈劒之食士實難盡誰知執矢之工此昔人所以慷慨於神交殷勤於知己者也伏惟君侯日門翔照天池撫翼厨開銘鼎座列歌鐘吐娓娓之言搢堂堂之望河陽春樹開四照於詞林洞庭秋水清九流於心鏡若夫標置度量權衡物理蕭公畫策不探弘遠之規孟子持籌未及精微之數粵若登金閨拂玉堂利見九

五差戲二八或奏昌言伏丹墀而心啓乃廻天襲憑紫樞而目送南宮秘署出入生光西京神輔指麾成俗固已羽儀振鷺黼藻羣龍某家本燕南居臨趙北負書懷刺方致維桑之禮貢帛翹車幸枉錯薪之駕愷悌之慈允洽敷腴之好不忘洎解褐中林辭農下邑希光東壁猶是貧女舊鄰激水西江非復達人前惠鄙賤之質未改提奬之恩已別昔時叢桂早得因地而生今茲桃李翻以無言受棄豈非時亨其會命塞其通者乎今餘秩無幾解巾有日便當歛襟初服

亂拙後塵何去何從罷龜策之撼否自開自落任天地之榮枯宜其卷舌吞聲滅影削跡不干執事之紀無煩左右之聽徒恨勤誠累歲而丹慊不通服道彌年而白頭成謗所以低回歧路杼軸蓬心翻翰操觚而不能已者也夫引往納來江海所以深廣損上益下乾坤所以光大是故虛己之求有屈位而申道沉接之愛或闢懷而受物若乃崇峻宮垣扃鑰闔輿使屬聽之目隔逾深而照窮仰止之心限彌高而望絕御賓以之失位奪客以之無門將恐慕義之夫思為

黃鶴之舉企景之客不作眞龍之游願君侯垂古人之風申國士之分假其白璧之契接以黃金之言不忽當年要之卒歲則重如熊掌府中饒取義之賓輕若鴻毛節下有狗生之士敢薦狂妄惟君擇焉

上蕭至忠論史書　劉知幾

僕自策名仕伍待罪朝列三為史臣再入東觀竟不能勒成國典貽彼後來者靜言思之其不可有五何者古之國史皆出一家未聞藉功於衆唯漢東觀大集羣儒然纂述無主條章靡建終是伯度譏其不實公理以為可焚今史司取士有倍東京人自為荀袁家自為政駿每記一事載一言閣筆相視含毫不斷頭白可期汗青無日一不可也前漢郡國計書先上太史副上丞相後漢公卿所撰先集公府乃上蘭臺

故史官載事為廣今史臣編錄惟自詢采二史不注起居百家罕通行狀卽仲尼猶且管窺況中材豈能博物二不可也史局通籍禁門幽居九重所以杜顏面防請謁也今館中作者如林皆願長喙無聞齰舌一示褒貶曾未絕口而朝野具知孫盛取嫉權門王韶見讎貴族常人之情不能無畏三不可也古者史氏各有指歸故尚書以疏通知遠為主春秋以懲惡勸善為先今史官注記類稟監修或謂尚須直辭或謂宜當隱惡十羊九牧其令難行一國三公適從誰

有四不可也。夫古監者、蓋總領之義耳、宜明立科條、審定區域、庶人思自免、書可立成、今監者不肯拘授、修者又不遵本用、使爭學苟且、務相推遜、坐變炎涼、徒延歲月、五不可也。凡此不可、其流實多、略成以刺史之刑罰、以懸金之賞、終不能得、僕所以屢辭甚拏之官、願罷記注之職者、正爲此耳、當今朝號得人、國稱多士、蓬山之下、良直差肩、芸閣之中、英奇接武、僕既功虧刻鵠、筆未獲麟、徒殫太官之膳、虛索長安之米、乞以本職、還其舊居、多謝簡書、請避賢路、唯明公哀而許之、

劉子玄名知幾、以字行、擢進士第、累遷鳳閣舍人、兼修國史、時宰相韋巨源紀處訥楊再思宗楚客蕭至忠皆領兼修、子玄病長官多意、尚不一、而至忠數責論次無功、乃奏記求罷去、

河清頌有序

鮑照

臣聞善談大者必徵象於人、工言古者先考績於今、鴻犧以降、遐哉邈乎、鏤山岳、彫篆素、昭德垂勛、可謂多矣、而史編唐堯之功、載格于上下、樂登文王之操、稱於昭于天、素狐玄玉、聿彰符命、朴牛文蛸、爰定祥曆、魚鳥動色、禾雉興讓、皆物不盈眥、而美溢金石、頌聲爲之而寢、詩人于是不作、庸非感與、自我皇宋之承天命也、仰符龍木之精、俯協鼇水之靈、君圖帝寶、粲爛瑰英、固業光曩代、事華前德矣、聖上天飛踐極、

迄茲二十四載、道化周流、玄澤汪濊、地平天成、上下含熙、文同軌通、表裏禔福、耀德中區、黎庶知讓、觀英遐表、夷貊懷惠、秩禮郎勤、散露臺之金、拯民舒困、傾御卿之粟、約違迫脅、奢去甚泰、燕無留飲、畋不槃樂、物色異人、優游鯁直、顯雁失心、幽無怨魄、精烱日月、事洞天情、故不勞使斧之使、號令不肅而自嚴、無厚風舉之事、靈怪不召而自彰、萬里神行、飈塵不起、農商野居、邊城襲柝、與馬南金、塡委內府、馴象栖爵、充羅外苑、阿紈纂組之饒、衣覆宗國、魚鹽杞梓之利、傍

騁荒遐上民殷富、繁滋五陵、宮宇宏麗、崇冠三川、寫
開有盈、歌吹無絕、朱輪疊轂、華冕重肩、曾徙世無窮
人、民獲休息、朝呼韓、罷甌鐵而已哉、是以嘉祥累仍、
福應尤盛、青丘之狐、丹穴之鳥、栖阿閣、遊禁園、金芝
九莖、木禾六秀、銅池發膏、畝腴宜以、謁薦郊廟、和協
律呂、烟霏霧集、不可勝紀、然而聖上猶夙興昧旦、若
有望而未至、闕規遠圖、如有追而莫及、神明之貺、推
而弗居也、是以琬琰鏐檢、盛典蕪而不治、朝神省方、
大化抑而未許、崇文協律之上、蘊鐫頌於外、坐朝陪

宴之臣、懷揄揚于內、三靈佇眷、九壤注心、既有日矣、
歲宮乾維、月纏蒼陸、長河巨濟、異源同清、澄波萬壑、
絜瀾千里、斯誠曠世偉觀、昭啓皇明者也、語曰、影從
表端、從德此其效焉、宣尼稱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傳
曰、俟河之清、人壽幾何、皆傷不可見也、然則古人所
不見者、今殫見之矣、孟軻曰、千載一聖、是旦暮也、豈
不信哉、夫四皇六帝、樹聲長世、大寶也、澤浸羣生、國
富刑清、鴻德也、制禮裁樂、惇風遷俗、文教也、誅亞翦
黜柬、緩象闕、武功也、鳴鶴躍魚、滌殘河渠、至祥也、大

寶鴻德、文教武功、其崇如此、內明協贊、民祇與能、厥
應如彼、惟天爲大、堯實則之、皇哉唐哉、疇與爲讓、抑
又聞之、勢之所尊者、淺則美之、所傳者近、道之所感
者深、則慶之所流者遠、是以豐功懿命、潤色縢篆、盛
德形容、藻被歌頌、察之上代、則奚斯吉甫之徒、鳴玉
鑾於前、視之中古、則相如王褒之儔、施金羈于後、絕
景揚光、清埃繼路、班固稱漢成之世、奏御者千有餘
篇、文章之盛、與三代同風、由是言之、斯固臣子舊職、
國家通義、不可輟也、臣雖不敏、寧不勉乎、乃作頌曰、

窺刑崩石、捃逸殘竹、巢鳳寂寥、羲炎綿邈、鉅生大年、
瞻學淵閟、肇繡成景、扮繢題軒、徒訖井科、未覩天河、
亘古通今、明鮮晦多、千齡一見、昔史登歌、旋我皇駕、
撥景方塗、淩周躐殷、躒唐轢虞、如彼七緯、累璧重珠、
高祖撥亂、百物定靈、更開天地、再鑄羣生、帝御三傑、
龍步八埏、朔南聲教、海北騰聲、命深格高、浹遐洞冥、
冕服還宋、玄圭告成、大明方微、鴻光中徽、聖命誰堪、
皇曆攸歸、謀從筮協、神與天推、黃旗西映、紫蓋東輝、
納瑞轎玉、升政衡機、金輪鈞飾、珠冕龍衣、正位北辰、

垂拱南面、天下何思、日用罔倦、復禮歸仁、觀恒通變、
一物有違、咸言毀膳、非躬節法、厚下安宅、謙德彌光、
損道滋益、孝崇饗祀、勤隆耕籍、儲耐秋羊、封壇春骼、
嬰耄兼粱、鰥孤重帛、體由學染、俗以教遷、禮導刑清、
樂𦾔風宣、分衡讓齒、折訟推田、野旌伏彥、朝賞登賢、
儒訓優柔、武節恭警、文憲精弘、戎容犀利、樞鈐明審、
程覆周備、吏礪平端、民羞辛競、桴鼓凝埃、烽驛蕤響、
銷我長劍、歸爲農器、闕外水鄉、郭夷炎岡、隴首西南、
渤尾東北、絶施嶺丹、渾渾泉黑、移琛雲匏、轉隼邛僰、

猨歌薦功、鳥謳陳德、治博化光、民阜財盛、班白行謠、
青綺高詠、雲表幽和、物章明慶、麗植雕質、蠢行瀟性、
仁草晨芊、德宿宵映、海無隱飈、山有黃落、牛羊內首、
閭戶外拖、瑞木朋生、祥禽華作、萬風蕩閭、飴露滰閣、
器範神妙、劑調象築、匪直也斯、偉慶方滌、注彼四瀆、
嫡北雙川、伏蛊遙紀、闕覎遐年、澄波海嶽、鏡流岱山、
泉室凝澂、水府清涓、俛職夷都、降祇驪淵、朱宮潛耀、
紫闕陰鮮、昔在爽德、王風不昌、迺淪迺竭、或壅或亡、
潔源濫觴、曾是未央、先民永慨、大道悠長、云何其瑞、

實鍾我皇、閭諸師說、天竦聽察、介焉如響、匪遠惟爽、
矧是皇心、妙夫貞一、左右天經、戶牖人衛、訏謨布簡、
絲言盈室、歲有緜祀、清瑩崇日、一人之慶、吹萬稟和、
靈根方固、修源重波、哥席式哲、帝體皇柯、景雲蔚嶽、
秀星騑羅、垂光九野、騰響四遐、輔居鼎足、祭在虎牙、
世匹周室、基永漢家、泰階既平、洪河既清、大夫在上、
麗宇文明、樵夫議道、漁父濯纓、臣照作頌、銘德樹聲、
照字明遠、東海人、宋元嘉中、河濟俱清、照爲此頌、
初照謁臨川王義慶、未見知、欲貢詩言志、人止之、
照曰、大丈夫豈可遂蘊智能、使蘭艾不辨、于是奏
詩、王奇之、文帝時爲中書舍人、上好文章、自謂莫
及、照悟其旨、爲文多鄙言累句、咸謂照才盡、是不
然也、照或作昭、唐人爲武后避諱、故今宜改正、

馬寶頌并序　梁簡文帝

皇帝應百姓之心、副四海之願、復履玉衡、還臨億兆、天地交泰、日月貞明、至理惟新、隆平方始、遐邇壹體、中外禔福、含生欣欣、若耘耰之逢夏雨、懷情坎坎、譬草木之值春風、帝王之道、超邁開闢、睿聖之功、殫替遂古、軒羲不足褰衲、堯舜不足憲章、至哉大哉、無得而稱也、五月丁酉朔、絲竹會于德陽之堂、于時日進內宮、星火鶉首、仲夏之晷、稍極陽城之圭、蕤賓之鍾、初應穎川之律、縉雲見卷、南風驰扇、惠氣入帷、清陰

閟宇、玉輿雲罕、照日充庭、羽林中權、分階列校、簪笏成行、貂纓在席、昭天之樂、金石鏗鏘、報地之禮、威儀肅省、詔以馬寶示羣臣、太僕効官、趣馬掌贊、三令五申、丞聯事舉、入麗四圍、給役相趨、輝煜金鑣、陸離寶勒、天地無疆之德、永星致遠之功、驚聆善鳴、龍儀美稱、沸毅權奇之威、趨擿抑揚之態、足轉驚電、眼流含燭、霧噴紛霏、流沫飄洒、數下爲壽、豈待原蠶之禁、萬里一息。不惜杜衡之草。王良不能挖其衡策、伯樂不能辨其文機。方知總轡崑岑、周非吾馭。張樂大野、夏有懃德、豈止沉河用璧。獨有綵文之稱、盛德在木、俯受蒼龍之名。至于干將寶劍、逆服晉鄭之軍、蓮花烏玉、騰威大海之際、况乎馬寶義質、踰之方當、夙沙自歸、滑橋屈膝、款關入塞、偃武修文、去病無出師之勞、充國罷議邊之略、五律成珍、九河如鏡、臣謹按瑞應經、稱勒成佛經中阿含經覽思經並稱第三之馬者三千歲華于云堯漢皆得馬者、堯漢皆火德、正斗南方、乘德而至也。豈非聖德汪濊、皇風洋溢、研機洞元、備禮達義、是以天不愛道、白馬斯風。王澤勃群、朱鬣

降祉。比夫圓蹄方足。躑躅在郊。風嘯電奔。聲遊處囿。五彩依樹。三雀登巢。安髮騧于當今。弗擬議于休應。自辟卿士、成稱萬歲、伊臣不佞、結慶雲霄、覩承詔旨、負覩寶瑞、手舞足蹈、贊揚不足、宴禮斯畢、退而作頌、其辭曰

帝廣運、德欽明、儀郊升、道形聲、德爲軌、仁作經、璇璣正、太階平、割五禮、和六英、開四攝、行入政、轉輪皇、飛行聖、懸合識、貪惠命、引蒼生、歸法性、菩提真、般若淨、七寶均、萬邦寧、逖悖史、觀陳詩、域中大、唯聖期、開玄

妙復孝慈解流澤陷四時刑已措績咸熙三農盛九
穀滋萬祇悅八神怡律有節曆得天景星曜慶雲進
珠爲月醴爲泉民何幸值是年乾道應坤馬來度玉
闢开玉臺鏤錫繁鸞鑣廻槃雲轉堞塵開于天駟百
龍媒永伏阜摛騶駼秣瑤粟秀芳芻九夷欵四表清
昕齊樂輿頌輿

佛經言轉輪聖王處不一大略言此王福德壽命
最高惟刼初始出世所謂馬寶者謂一旦能周四
天下不知蕭氏之馬能周幾何而遽可謂之寶也

大率蕭氏父子以文士之浮夸襲釋典之糟粕以
子頌父至再至三皆用佛書爲文而不知妄言綺
語爲佛所訶也悲夫

神雀頌并序　許善心

臣聞觀象則天乾元合其德觀法審地域大表其尊
而施雲行四時所以生殺川流岳立萬物于是裁成
出震乘離之君紀爲司風之后玉鍾玉斗而降金版
金縢以傳兹陶冶性靈含照動植盻玄珠於赤水寂
明鏡乎虛堂莫不景福氤氳嘉貺鱗集馳聲南薰越
響雲韶粤我皇帝之君臨闢大方抗太極負鳳邸據
龍淵不言行焉攝提建指不肅清焉喉鈐啓閉括地
復夏截海翦商就望體其尊登咸昌其會緬區浹宇

遐至邇安騰實飛聲直暢傍施無體之禮威儀布政
之宮無聲之樂綴兆總章之觀上庠養老躬問百年
下士字民心爲百姓月棲日浴熱坂寒門吹緜没羽
之荒赤蛇青馬之裔解辮請吏削衽承風豈止呼韓
北場類勒狼居之岫燉煌南境近表不耐之城故使
天不愛道地寧愛寶川岳展其幽顯效靈翔素游赬
兩骨漱體半景青赤孳歷齡盈足足懷仁般般擾義
祥祐之來若此月竹之化如彼而登封盛典云亭佇
自檢之儀後命宗柴燎瘞玄珪之告雖奉常定體

武騎草文天子抑而未行推而不有允恭克讓其在
斯乎七十二君信茂如也故神禽顯貴玄應特昭白
爵主鐵象之奇赤爵銜丹書之貴班固神爵之頌雁
武戴文曹植嘉爵之篇棲庭集牖木若于飛武帳來
賀文挽刷彩青蒲將翱赤闕玉几翱御取翫軒楯之
間金門日闢兼留翬翟之鑒終古曠世未或前聞福
召冥徵得之茲日歲次上章律諧大呂玄枵會節玄
英統時至伯未明求衣晨興於含章之殿爰有瑞雀
翩翩而下載行載止當扆宁而徐前來集來儀乘軒

墀而顧步夫瑞者符也聖主之休徵雀者爵也聖人
之大寶謹按考異郵門軒轅有黃爵赤頭立日傍占
六土精之應又曜稽命徵云祭祀合宜則黃爵集昔
漢集泰畤之殿魏下文昌之宮一見雍丘之祠三入
平東之府益旁觀廻矚事兩人微奚足稱矣抑又聞
之不刳胎剖卵則鸞鳳翔鳴不漉淡焚原則蛟龍盤
繞是知陛下止殺故飛走宅心息慈好生而浮潛有
聽臣所奉綸綍並示休祥預承嘉宴不勝藻躍李虔
備處兩上陸機少長東隅微臣懃於往賢逢時盛乎

曠代輒竭庸瑣敢獻頌云
太素式肇大德資生功玄不器道要無名質文鼎革
沿習因成祥圖瑞史赫赫明明天保大定於鑠我君
武義逝武文教惟文橫塞宇宙旁凝射汾軒物重造
姚風再笙煥發王策形彰帝造御地七神飛天五老
山祇吐秘河靈孕寶黑貘升壇奇鱗伏皁丹烏流火
白雉從風棲阿德郡鳴岐祚隆來如神爵近賀王宮
五靈何有百福攸同孔圖獻赤荀文表白飾節奇音
行行瑞迹化王彌扆銜環陛戟上天之命明神所格

綏應在旃伊臣頌焉永緝丹素方飛管絃頌歌不足
蹈舞無官臣拜稽首億萬斯年
許善心字務本陳禎明中加通直散騎常侍聘隋
陳平勅以本官直門下省遷虞部侍郎上神雀頌
賜物二百段大業初為禮部侍郎後從幸江都宇
文弒逆以不屈遇害

拜南郊頌并序　　王勃

微臣上稽龍圖下闚龜謀觀天地之至道考皇上之
大節武宣七德未嘗除息亂之鄉文招九功未嘗出
昇平之域並能懸日月而高視駕雷雨而先鳴或皮
幣而幾奉階或干戈而躡乾步至於理定制禮功成
作樂振長策以叙諸侯設靈機而制羣動猶虞階已
泰不能息洞庭之誅夏載克寧不能罷會稽之戮故
將體剛柔而立本法震曜而崇威一戎而寓縣平四
罪而華夷服然後皇旗大輅昭殊號於圜丘雷轉雲

廻奏玄符于孝理天下黎人知四海之安樂寰中殊
域奉二靈之康泰德兼辟風灑道與和氣游不言而
大寶用貞無事而元功有立捨彼代也其誰與哉若
夫應運而生繼天而作鼓動千載之下超騰百王之
上遂能發軒庭之景曜躡隋運之頹風揖讓而取文
明指麾而清幽夏則吾皇唐得之矣高祖以黃旗錫
瑞赫雲火之祥太宗以赤羽發期補星辰之絕纓
後瑞洞於斯邑付璇曆於鈞臺人吏三聖道耶千古
公足俛臨曆休趨四荒于以閑之前端委廟堂調萬

國於龍軒之下八鸞徐動頓湯文于後塵九駿長驅
佇堯舜于中路邦家之具得矣易簡之業存矣猶有
木棠灰俗違光蓬艾之間青潑遺畔假氣鈞陶之內
背熊山而構虐擁狼瀆而稽誅竊瀛海之風波弄乾
坤之綱紀漢闕西返雖收五郡之名魏律東窮未出
三韓之險姦謀蓄于有漸逆節成于不悔長蛟蚺之
雷霆附豺狼之羽翼豈知夫至人無外撫天下以爲
家寡數有歸吊羣方而罪已三門遁甲黃公成不戰
之師五壘神兵玄女下先登之策肅牙璋而按律轄

旄節而分麾降南宮之元老裂西營之毅卒良將晉
路偏戎竞野軸艫萬里旌旗四合金鋼玉匱司空憑
首勝之威鷄觀龍趨將軍仗萬全之略負鼇丘而峻
壁據鼉窟而深溝一鼓而亭塞無塵七縱而江山失
險伐罪以明而不以梟懷遠人於絕境均惠化於殊
鄰登若木以懸臨折紅桃以延佇然後分州列鎮對
朔月以收營返旆旋戈部玄雲而振旅登中都而獻
捷卽靈社以書功辛亥謁于昭陵癸丑告于太廟將
乘四帝月旅五岑大唐有國之五十一年皇帝有天

下之一十九載也、元惡既殄、萬宇淸矣、元勳既輯、萬寶成矣、以爲周郊上帝、貳延肅愼之賓、漢禮甘泉、未採創辟之亂、想玄功而反側、奉先旨以遲廻、思答上靈之心、以合庶黎之望、爰考吉日、遂靜行宮、有司具輿、乘輿乃出、撫玄蚪、戴翠鳳、鼉鼓按節、鯨鐘疏響、千乘掀動、萬騎林趨、星陳而天行、雷震而霧合。是時未登夫太壇也、廼齋帷宮、宿帳殿、華蓋移影、鈎陳從蹕、千管夕布、亘蒼野而煙凝、萬幕宵懸、背黄闇而霧列。旣而屏翳淸曉、飛廉警旦、孫叔奉轡、王良策雲藏

星、鑑宇曠山明、旌旗具照。簫笳互疑、陟名嶽以告成。歷神丘而展事。國容象物而動、朝章視令而肅、宸儀有晬、虞徐大帝之庭。列侍無譁、髣髴華胥之國。於是襲衮服、戒俎豆、瑞璘班、儼華旒、樂懸六代、禮備三古、奠惟蒼璧、藉用白茅、鳴孤竹之簫管、奏空桑之琴瑟。式務以誠、不以事動、禰咸驩、敬神以道、不以華、天人合應、然後駐聲名於上邑、反文物於仙宮、因雷雨而作、旌法雲天而用、響風行、電舉未寸景、而浹九埏、野抃途歌、不崇朝而晏六合、我之玄極建矣、我之能事

畢矣、𦒿帝家而振足、越皇衢以騁容、不其然乎、雖睿化無方、比神圖而絕唱、而小臣不佞、撫洪筆而當仁、敢作頌曰

巡河巨浸、徼石危峰、城分玄菟、塞接黄龍、憑遐作梗、恃險忘恭、人殘鬼哭、主闇臣凶、有晉不綱、戎塵內逐。帝階失御、皇輿外驚、九縣塵征、三靈霧黷、長茲下慢、邈我天戮、五材無闕、千齡有聖、武創元基、文淸寶命、波恬四海、明宣七政、息泉以寧、綏荒以令、飛龍繼跡、鳴鳳重光、遂均夷夏、迭用柔剛、戈船泛月、劒騎横霜、

風驅海石、電掃辰陽、帝師無戰、神兵有伐、丞相陪麾、司空仗鉞、兇雲旦起、長星夜發、萬壘爭層、千城自曆、功超薄代、義極兼該、殊方底定、善陣徐廻、歸俘獻捷、課績分材、建侯淸廟、偃伯靈臺、考事龜謨、凝淸鳳扆、仰觀俯察、享神作祀、道則推天、功非在已、豐隆旦出、招搖夕指、陣壇嶽立、齋館雲深、鑾旗曉引、箛吹晨吟、山明野澈、日降天臨、鏘鏘盛服、肅肅珪簪、俎豆畢陳、笙鏞間撫、玉觴分獻、金鐏暢矩、青帝鳴琴、朱雲會舞、上和下悅、神歆神聚、收曜巨野、反旆靈壇、愚聞宇宙

然極宸挺德丙時立頌以詞宣帝之功也臣何飾焉
勃本傳言麟德初數獻頌闕下今所傳者此篇與
九成宮乾元殿頌是也九成乾元皆萬餘言窮盡
工巧乾元頌序至頌皇后頌太子又陰頌諸王公
主冀以媚后后又雅好文詞然于勃漠不動意至
歸雖一擬而黜不旋踵帝后可謂具眼勃可謂枉
了做小人矣余于簡文菩提大法勃九成乾元諸
頌先嘗錄之後乃汰去曰汰簡文爲佛法懲妄語
也汰王勃爲文壇懲無恥也

陝州鐵牛頌并序

賈至

乾象元地勢坤稽諸性觀察熟見元善利物純陰隱
而不仁坤順爲牛或剛克以殊用彼見于陝郛者其
陰隱歟其剛克歟寓精堅强壯趾慎固內習坎窞外
形端倪居于道周敦兮若樸謂爲首匪如山之狀謂
爲角匪如栗之象曾覽古史罔徵其由深不可識孰
知其故吾將本自然歸神功豈謀人力役鬼傭哉東
臨周畿西盡虢略蔵厚地而莫聳拒長河而不崩向
使非神或微憑子之力則城復隍矣人其魚乎乃詢
耆耋聽輿誦僉曰此之鎮其日因久人由是怙恃物
由是生資嘗欲掘地及源以觀其徹庀徒執用大臻
于玆橫摩林緪匠進雲錘尋下體之極達純陰之精
其于退諸泉而入于穴俾闔木摩拉懸組絕緪既致
乃穽其見如初五丁力拔而不及方舟鎖曳而奚可
虎無所措其爪猛焉能噬兵無所容其刃投豈皆虛
鏟饞行人無佐莅下當函關之路望若隨仙偕桃林
之塲駒得歸獸若以匹敵必于其倫則長蛇遠闘風
[illegible]負逐來而折可明徵矣且察內以外觀遠

以近在端鉀而未周未可量也亦何知不砂礪數州之間日用有逮其力矣夫能利于物帝之念擇善而爲臣之忠是以我國家戊秩無文發人使以祀我明牧謀始有作招墨客以頌頌者誦也容也誦令德昭厥容冀穆如清風敢刊之貞石頌曰

杳冥精兮混茫氣凝爲伏牛載厚地巨靈西掌屹屴巍長河東流泮沸渭堅立不動神之至靡城周護人大庇德兮無疆其可既昔人無述今之是志

至字幼鄰會之子從玄宗幸蜀拜起居舍人知制誥帝傳位至當譔册帝曰昔先天誥命乃父爲之詞今兹命爾又爾爲之可謂繼美矣至頓首嗚咽

北山移文

孔稚珪

鍾山之英草堂之靈馳煙驛路勒移山庭夫以耿介拔俗之標蕭灑出塵之想度白雪以方絜干青雲而直上吾方知之矣若其亭亭物表皎皎霞外芥千金而不盼屣萬乘其如脫聞鳳吹于洛浦值薪歌于延瀨固亦有焉豈期終始參差蒼黃反覆淚翟子之悲慟朱公之哭乍迴迹以心染或先貞而後黷何其謬哉嗚呼尚生不存仲氏既往山阿寂寥千載誰賞世有周子雋俗之士既文既博亦玄亦史然而學遯東魯習隱南郭竊吹草堂濫巾北岳誘我松桂欺我雲壑雖假容于江皋乃纓情于好爵其始至也將欲排巢父拉許由傲百世蔑王侯風情張日霜氣橫秋或歎幽人長往或怨王孫不遊談空空于釋部覈玄玄於道流務光何足比涓子不能儔及其鳴騶入谷鶴書赴隴形馳魄散志變神動爾乃眉軒席次袂聳筵上焚芰製而裂荷衣抗塵容而走俗狀風雲悽其帶憤泉石咽而下愴望林巒而有失顧草木而如喪至其紐金章綰墨綬跨屬城之雄冠百里之首張英風

于海甸。馳妙譽于浙右、道帙長擯法筵久埋。敲朴諠囂犯其慮。牒訴倥傯裝其懷。琴歌既斷。酒賦無續。常綢繆于結課。每紛綸于折獄。籠張趙于往圖。架卓魯于前錄。希蹤三輔豪、馳聲九州牧、使其高霞孤映。明月獨舉。青松落陰。白雲誰侶。磵戶摧絶無與歸。石徑荒涼徒延竚。至于還飈入幕。寫霧出楹。蕙帳空兮夜鵠怨。山人去兮曉猿驚。昔聞投簪逸海岸。今見解蘭縛塵纓。于是南嶽獻嘲。北隴騰笑。列壑爭譏。攢峰竦誚。慨遊子之我欺。悲無人以赴弔。故其林慙無盡。澗

愧不歇。秋桂遣風。春蘿罷月。騁西山之逸議。馳東皐之素謁。今乃促裝下邑。浪拽上京。雖情投于魏闕。或假步于山扃。豈可使芳杜厚顏。薜荔無恥。碧嶺再辱。丹崖重滓。塵游躅于蕙路。污淥池以洗耳。宜扃岫幌。掩雲關。斂輕霧。藏鳴湍。截來轅於谷口。杜妄轡於郊端。於是叢條瞋膽。疊穎怒魄。或飛柯以折輪。乍低枝而掃迹。請迴俗士駕。為君謝逋客。

初周顒隱于北山、後出為山陰令、秩滿入京、復經此山、故德璋代山移文以絕之、

人生在世、出之與處。如寒暑晝夜。然顧其所挾如耳。豈處之必高于出哉。如謝朏何胤、以山林為奴媒、亦安在其為高隱也。自有此文。而杜鏑以譏神放、王一介以譏王安石。漸成濫套矣。安石一生仕宦。譬如幼女許嫁。而責其守節。尤理之不適者也。

移齊文　　徐陵

獲去月二十日移承羯寇平殄同懷慶悅眷言鄰穆深副情佇夫天網之大固無微而不撿神武之師本無征而不克至如戎王傾其部落逆豎道其鄉關非厥莫圖殆難戡殄況復洞庭遐曠兵食殷阜西窮版屋北嚮廬聲冠符姚勢兼聰勒庸蜀寶馬彌山不窮巴漢樓船陵波無際我之元戎上將協力同心承稟朝謨致行明罰爲風爲火殪彼蒙衝如霆如雷擊其舟艦羌兵楚賊赴水沉沙棄甲則兩岸同奔橫屍則千里相枕江川盡滿聲雖水之無流原隰窮胡等陰山之長哭于是黑山叛邑諸城洞開白虜連羣投戈請命長沙鵩鳥靡復爲妖湘川石燕自然還儛克翦無算繫擒不貲欲計軍俘終難巧曆所獲龍駒驥子百千其羣更開苜蓿之園方廣騊駼之廄于是衛霍甘陳虬髭瞋目心馳壟路志飲河源乘勝長驅未知所限豈如桓溫不武棄彼關中殷浩無能長茲羌賊方且西踰酒郡抵我境而置邊亭東略鹽池爲齊剌而反侵地此政亦翦妖氛未窮巢窟便聞慶捷愧佩良深

爲東魏檄梁文　杜弼

覩夫長象麗天山岳鎮地建之以邦國樹之以君長日月於是莫二宇宙所以總一雖五運相推百王革命此道之行孰之能改皇家承統光配彼天義洽幽明化周動植舞干戚於兩階執玉帛於萬國唯彼吳越獨阻聲教而元首懷止戈之心上宰薄兵車之會遂解縶南冠喻以好睦舟車遵涉川陸光華亭徼息奔走之勞屯戍無逋卒之變雖嘉謨長算爰自我始而罷兵息民彼獲其利侯景豎子本無事業乃在道於人間遂乾沒於世上鳴伏於爾朱之門鎮守於晉泰之日曾無爲主之識詎有挈瓶之智既而投命義旗歸身幕府殊異雍齒有類丁公時逢寬政得免大戮棄其瑕滓收其力用預在行伍參跡驅馳及秦隴逋誅每事經略以河南是空虛之地漢陽非兵戰之衝薄存犄角聊示旗鼓豈資實效寄以遊聲而愚禍有積驕慣遂甚禍心潛搆翻成亂階負恩棄德罔恤天計不義不昵厚而必顛委慈母似脫屣棄寵弟如遺芥龍鍾稚子痛苦成行嬰彼諸姬破亡爲伍滅伯

春之婉轉慕姜兒之爽言不與狼虎同仁而共豺貙
等惡及遠託關隴依憑姦興逆主定君臣之分賊臣
結兄弟之親解其倒懸仰人鼻息一日無恩終成難
養餓而易慮躬擐干戈釁暴惡盈側首無託以金陵
逋逃之藪江南流離之地甘辭卑體進贄圖身讒言
浮說抑可知矣叛豎投命豈將擇音而偽朝大小幸
災忘義主荒於上臣蔽於下逐雀去草曾不是圖竊
寶叛邑敘蘭比好人而無禮其能國乎亦既失信不
亡何待今帝道休明皇猷允塞故丞相材標國貞道

潤將雨內外齊心上下同德摩日則車懸轉舍拂山
則龍門洞開呑雲夢於胸中運天下於掌內雖有賊
臣去國亡卒出境何異一毛之落牛體雙鳧之飛海
濱彼既連結姦惡斷絕鄰好追兵保境縱盜侵國蓋
物無定方事無常勢或乘利而受害或因得而更失
是以吳使齊境遂致句踐之師趙納韓地終有長平
之役矧有鞭撻疲民侵軼徐部築壘擁川捨信邀利
此而可忍孰不可懷是以援乘麾殯之將投石拔距
之士含怒作色如赴私讎意存涉血義不旋踵攻戰

之利實若有神徵兵聚衆依山傍水舉烽燧之斧被
結蟯之甲當窮轍以待輪坐積薪而候燎及其鋒刃
楚援埃塵旦接便已亡戟棄戈土崩瓦解貞陽以從
子之親爲戎首之任非獨力屈道窮亦將無路還蜀
兼亦挾子垂翅俱在籠樊將士以昧禍之心爲助亂
之事皆捫指舟中披甲鼓下同宗異姓纍纍相望曲
直既殊強弱不等父出子孤自取其敗違卜復諫何
以辭責誠既往之難迹猶將來之可追景以鄙俚之
夫遭風雲之會位登三事邑啓萬家揣身量分久當

止足而周章向背離披不已夫豈徒然意亦可見彼
乃示之以利器悔之以慢藏使其勢得容姦令其時
堪乘便恐尾大於身踵麤於股倔強不掉狼戾難馴
呼之則反速而禍小不徵則叛遲而禍大會應遙望
廷尉不肯爲臣自據淮南亦欲稱帝彼梁主操行無
聞輕險有素工用其短以少爲多反覆山淵顛倒冠
履射爵論功濫刑稱力年既老矣耄又及之政荒民
流禮崩樂壞履霜有漸堅冰且至必將禍生骨肉難
起腹心強弩衝城長戟指闕徒探雀鷇無救府藏之

虛空請熊羆誓延晷刻之命外崩中潰今實其時鶡
蚌相危我乘其弊方使高旗舒旆長轂啓行迅騎追
風精甲耀日四七並列百萬爲羣風飄雲動星羅海
運發爲岸上之虎當作水中之龍以轉石之形爲破
竹之勢將使錦帆渡江青蓋入洛荆蘇生建業之宮
麋鹿遊姑蘇之館但恐兵車之所轥轢劍騎之所蹈
踐杞梓於焉傾斬竹箭以此摧殘若吳之王孫蜀之
公子順時以動見機而作面縛銜璧肉袒牽羊歸款
軍門委命下吏當使焚櫬而出拂席相待必以楚材

將爲晉用固乃喜得異度實自利獲衞範卽援客卿
之族將加驃騎之號斯盡壯士封侯之日丈夫立節
之秋冬氷可折時不再來先事預懷有如皎日王侯
無種工拙在人凡百君子勉求多福若不改迷坐待
淪沒一旦暴骨草莽流血成川猶且不悟噬臍何及
故宜往意馳此簡書檄文到彼咸共申省
弼字輔玄性好名理長於筆札齊神引掌機密其
見信待甚造次不及書教直付空紙卽令宣讀破
芒山軍命爲露布弼卽書絹曾不起草性質直在

霸朝多所匡正文襄嘗曰王左右須此人天下常
利豈獨吾家也後以忤文宣被殺○藝文類聚作
魏收○梁武末年之事此文若爲語讖

討侯景檄文

梁元帝

夫剝極生災乃及龍戰師貞終吉方制猾豕豈不以
侵陽蕩薄源之者亂背定龕艱難成之者忠義故羿
澆滅於前莽卓誅於後是故使桓文之勳復興於周
代溫陶之績彌盛於金行粵若梁興五十餘載平壹
寓內德惠悠長仁育羣生義征不服左伊右瀍咸皆
仰化濁涇清渭靡不向風建翠鳳之旗則六龍驟首
擊靈鼉之鼓則百神警肅風牧方邵之賢衛霍辛趙
之將羽林黃頭之士虎賁緹騎之夫叱咤則風雲興

起鼓動則嵩華倒拔自枸柏以北孤竹以南碣石之
前流沙之後延頸舉踵交臂屈膝胡人不敢牧馬秦
士不敢彎弓叶和萬邦平章百姓十堯九舜曷足云
也賊臣侯景匈奴叛臣鳴鏑餘噍懸瓠空城本非國
寶壽春要賞不踰月開海陵之倉賑常平之米檄
九府之貲錫三官之錢財千貨賄不知紀極敢興逆
亂梗我王畿賊臣正德阻兵安忍日者結怨江竿遠
適單于簡牘屢彰彭生之魂未弭聚斂無度景卿之
誚已及爲虎傅翼遠相招致虔劉我人民離散我兄

弟我是以董率皐貔躬擐甲胄霜戈照日則晨離奪
暉龍騎蔽野則平原掩色信與江水同流氣與寒風
俱憤凶醜畏威委命下吏乞活淮肥苟存徐兗渙汗
既行絲綸爰被我是以班師凱歸休牛息馬賊猶不
悛遂復矢流王屋兵躔象魏總章之觀非復聽訟之
堂甘泉之宮永乖避暑之地坐召憲司臥制朝宰矯
託天命偽作符書重增賦斂肆意裒剝生者逃竄死
者暴尸道路以目庶僚鉗口刑戮失衷爵賞由心老
弱波流士女塗炭臧獲之人五宗及賞縉紳之士三

族見誅穀粟騰踴自相吞噬慄慄黔首路有銜索之
哀蠢蠢黎民家陷常山之泣偃師南望無復儲胥露
寒河陽北臨或有穹廬毳帳南山之竹未足言其愆
西山之兔不足書其罪外監陳瑩之至伏承先帝登
遐宮車晏駕奉諱驚號五內摧裂州宂本毒無地容
身景阻饑既甚民且狼顧遂使鼓我彭蠡馮陵我郢
邑竊據我江夏掩襲我巴丘我是以義勇爭先忠貞
盡力斬馘兇渠不可[illegible]沙[illegible]岸水似絳河任約
泥首於安南化仁面縛[illegible]子仙乞活於鄢郢希

衆敗績於柴桑、侯景奔竄、十衆爭穴、郛戮蚩尤、膂然
附義、計窮力屈、反殺後主、與原鄭郿、訪離禍患、凡諸
邪茅、皆伏鈇鑕、是可忍也、孰不可容、莫府據有上流、
寔惟分陝、投袂荷戈、志在畢命、昔周依晉鄭、漢有虛
牟、彼惟末屬、猶能如此、況聯華日月、天下不賤、爲臣
爲子、兼國兼家者哉、咸以義旗既建、宜須總一、共推
莫府、寔用主盟、粤以不佞、謬董連率、遠惟國艱、不遑
寧處、中權後勁、龔行天罰、提戈蒙險、隕越以之、天馬
千羣、長戟百萬、驍賁獲之士、賁智勇之力、大楚踰荆

山、憑原度彭蠡、舳艫汎水、以掎其南、輜軿委輸、以衙
其北、華夷百濮、羸糧影從、雷震風駭、直指建業、按劒
而叱、江水爲之倒流、抽戈而揮、跛日爲之退舍、方駕
長驅、百道俱入、夷山殄谷、充原蔽野、挾輈曳牛之侶、
拔距蹴石之夫、騎則逐日追風、弓則吟猿落雁、捧崑
崙而壓卵、傾渤海而灌螢、如騁馬之載鴻毛、若奔牛
之觸魯縞、以此衆戰、誰能禦之、脫復蜂蠆若毒、獸窮
則鬬、謂山蓋高、則四郊多壘、謂地蓋遠、則三千弗遂、
如彼怒蛙、譬諸饑鼠、豈費萬鈞、無勞百溢、加以日臨
黃道、兵起絳宮、三門既啓、五將咸發、舉整楚之旗、掃
亭亭之氣、故以臨機密運、非賊所解、本義而舉、何罪
不服、今遣使持節大都督征東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江州刺史尚書令長寧縣開國侯王僧辯、率衆十萬、
直掃金陵、鳴鼓聒天、擬金振地、朱旗夕建、如赤城之
霞、起戈船夜動、若滄海之奔流、計其同惡、不盈一旅、
君子在野、小人比周、荷杖滅耳、匪朝伊夕、舂長狄之
喉、繫郅支之頸、今可寇明罰、鎖鈇所誅、止侯景而已、
黎元何辜、一無所問、諸君或世樹忠貞、身荷寵爵、羽

儀鼎族、書勳王府、俛眉猾豎、無由自效、豈不下慙泉
壤、上愧皇天、失忠與義、難以自立、想誠南風、迺睠西
顧、因變立功、轉禍爲福、有能縛侯景及送首者、封萬
戶開國公、絹布五萬疋、有能率動義衆、以應官軍、保
全城邑、不爲賊用、上賞方伯、下賞剖符、茲裂山河、以
紆青紫、昔由余入秦、禮同卿佐、日磾降漢、且珥金貂、
必有其才、何卿無位、若執迷不反、拒逆王師、大軍一
臨、刑玆罔赦、孟諸焚燎、芝艾俱盡、宣房河決、玉石同
流、信賞之科、有如皎日、黜陟之制、事均白水、檄布遠

近咸使聞知

太清元年東魏司徒侯景以河南十三州內屬武帝封為河南王二年帝與東魏結和景懼舉兵反臨賀王正德率衆附之進攻郢城三年與景為城下之盟時勤王之師畢集元帝時為湘東王次武成未進有勑班師景遂盟攻圍益急城陷帝以憂憤崩景悉兵西上帝遣王僧辯先後擒其將任約宋子仙景遁歸弒簡文并害諸王子尋僭大號六年二月王僧辯衆軍討景王馳檄告四方○湘東

法曹參軍蕭賁讀檄至偃師而望四語曰如體目朝廷非關序賊帝收付廷尉遂以餓終更著懷舊傳謗之

為李密移郡縣檄

祖君彥

大魏永平元年四月二十七日魏公府上國公元帥府左長史邴元真大將軍左司馬楊德方等布告天下人倫衣冠士庶等自元氣肇闢厥初生人樹之帝王以為司牧是以羲農軒頊之後堯舜禹湯之君靡不祇畏上玄愛育黔首乾乾終日翼翼小心馭朽索以同危履薄冰而自懼故一物失所若納隍而愧之一夫有罪遂下車而泣之謙德彰於負躬憂勞切於罪己普天之下率土之濱蟠木距於流沙瀚海窮於

丹穴莫不鼓腹擊壤鑿井耕田致之昇平驅之仁壽是以愛之若父母敬之若神明用能享國多年祚延長世未有暴虐臨人克終大位者也隋氏往因周末預奉綴衣狐媚而圖聖寶胠篋而取神器及纘戎負扆狼虎其心始曲明兩之暉終于少陽之位先皇大漸侍疾禁中遂為梟獍便行鴆毒於是皋深於莒僕釁酷於商臣天地難容人神嗟憤加以州吁安忍闕伯日尋劍閣所以懷凶晉陽所以興亂甸人為罄淫刑斯逞夫九族既睦唐帝闡其欽明百世本枝文王

表其光大、光乃隳壞磐石、剗滅維城、脣亡齒寒、寧止
虞虢、欲其長久、其可得乎、其罪一也、禽獸之行、在于
聚麀、人倫之禮、別於內外、而蘭陵公主、適辛告終、誰
謂敤首之賢、（敤首舜女弟名）翻見齊襄之恥、逮於先皇嬪御、
並進銀環、諸王子女、咸貯金屋、牝雞鳴於詰旦、雄雉
恣其于飛、衵服戲陳侯之朝、穹廬同冒頓之寢、爵賞
之出、女謁遂成、公卿宣淫、無復綱紀、其罪二也、平章
百姓、一日萬機、未曉求衣、昃晷忘食、是以大禹不重
於尺璧、光武無隔於反支、體此憂勤、深慮幽枉、而荒

湎於酒、俾晝作夜、式號且呼、酣嘗聲伎、常居寢室、每
藉糟丘、朝謁罕見其身、羣臣希覩其面、斷決自闕、不
行、敷奏於是停擁、中山千日之飲、酩酊無知、襄陽三
雅之杯、留連詎比、又廣召良家、充選宮掖、潛爲九市、
親駕四驢、自比商人、見要逆旅、殷紂之譴、爲小漢靈
之罪更輕、內外驚心、遐邇失望、其罪三也、上棟下宇、
著在易爻、茅茨采椽、陳諸史籍、聖人本意、惟避風雨、
豈待珠玉之華、寧須綈錦之麗、故璿室崇構、商辛以
之滅亡、阿房崛起、秦族以之傾覆、而不遵古典、不念

前車、廣立池臺、多營宮觀、金鋪玉戶、青瑣丹墀、陵虧
日月、隔閡寒暑、窮生人之筋力、罄天下之資財、使鬼
尚難、爲之勞人、固其不可、其罪四也、公田所籍、不過
十畝、人力所供、才止三日、是以輕徭薄賦、不奪農時、
寧積於人、無藏於府、而科稅繁猥、不知紀極、猛火屢
燒、漏巵難滿、頭會箕斂、逆折十年之租、杼軸其空、日
損千金之費、父母不保其赤子、夫妻相棄於匡床、萬
邦則城郭空虛、千室則煙火斷絕、西蜀王孫之室、翻
同原憲之貧、東海縻竺之家、俄成鄧通之鬼、其罪五

也、古先哲王、卜征巡狩、唐虞五載、周則一紀、本欲親
問疾苦、觀省方俗、乃復廣積薪芻、多聚饔餼、年年歷
覽、處處登臨、從臣疲弊、供頓辛苦、而飄風凍雨、聊竊
比於前驅、車轍馬跡、遂周行於天下、秦皇之心未已、
周穆之意難窮、宴西母以歌雲、浮東海以觀日、家苦
納秸之勤、人阻來蘇之望、且夫天子有道、守在海外、
夷不亂華、在德非險、長城之固、戰國所爲、乃是狙詐
之風、非關稽古之法、而乃追蹤秦代、版築更興、襲其
基墟、延袤萬里、遂使尸骸蔽野、血流成河、積怨比於

丘山號哭動於天地其罪六也逆水之東朔鮮之地禹貢以為荒服周王棄而不臣示以羈縻達其聲教苟欲愛人非求拓土又彊弩未矢理無穿於魯縞衝風餘力詎能動於鴻毛石田得而無堪雞肋食而何用而恃衆怙彊窮兵黷武惟在并吞不務長筞夫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遂使億兆夷人隻輪莫返夫差喪國寔為黃池之盟苻堅滅身良由壽陽之役欲捕鳴蟬於前不知黃雀於後復矢相顧壘弔成行義夫切齒壯士扼腕其罪七也直言啓沃王臣匪躬惟木

從繩若金須礪唐堯建鼓思聞獻替之言夏禹懸鞀時聽箴規之美而乃愎諫違卜妒賢嫉能直士正人皆由屠戮左僕射齊國公高頻上柱國宋國公賀若弼或文昌上相或細柳功臣暫吐良藥之言翻加屬鏤之賜龍逄無罪便遭夏癸之誅王子何辜濫被商辛之戮遂令君子結舌賢人緘口指白日而為盛射蒼天而致欺不悟國之將亡不知死之將至其罪八也設官分職貴在銓衡察獄問刑無聞賂遺而錢神起論銅臭為公梁冀受黃金之蛇孟佗薦蒲萄之酒

遂使彝倫攸斁政以賄成君子在野小人在位積薪居上驗汲黯之言囊錢不如傷趙壹之賦其罪九也宣尼有言無信不立用命賞祖義豈食言自獨夫嗣位每歲行幸南北巡狩東西征伐至如浩亹陪蹕東都守囿關鄉野戰鴈門解圍自外征夫不可勝紀既立功勳須酬官爵而志懷翻覆言亦浮詭臨危則勳賞懸授克定則絲綸不行異商鞅之賚金同項王之刓印芳餌之下必有懸魚惜其重賞求其死力走丸逆坂譬此非難凡百驍雄莫不讎怨至於匹夫蕞爾

宿諾不虧既在乘輿二三其德其罪十也有一於此未或不亡況四維不張三空總萃無小無大愚夫愚婦共識殷亡咸知夏滅罄南山之竹書罪無窮決東海之波流惡難盡是以窮奇災於上國猰貐暴於中原三河縱封豕之貪四海被長蛇之毒百姓殲亡殆無遺類十分之計才一而已蒼生凜凜咸憂杞國之崩赤縣嗷嗷俱愁歷陽之陷且國祚將改必有常期六百喪殷之年三十終姬之數故讖籙皆云隋氏三十六年而滅此則厭德之象已彰代終之兆先見皇

天無親惟德是輔况乃攙搶竟天申繻謂之除衔旌
星入井甘公以為義與兼以朱雀門燒正陽日食狐
鳴鬼哭川竭山崩並是宗廟為墟之妖荆棘旅庭之
事夏氏則災釁非多殷人則咎徵更少牽牛入漢方
知大亂之期王良策馬始驗兵車之會今者順人將
革先天不違大誓孟津陳盟景亳三千列國八百諸
侯不謀而同辭不召而自至轟轟隱隱如霆如雷雕
虎嘯而谷風生應龍驤而景雲起我魏公聰明神武
齊聖廣淵備七德而在躬包九功而挺出周太保魏

國公之孫上柱國蒲山公之子家傳盛德武王承季
歷之基地啓元勳世祖嗣元皇之業篤生白水日角
之相更彰載誕丹陵天表之文斯著加以姓符圖緯
名協歌謠六合所以歸心三陵于焉改卜文王厄於
羑里赤雀方來高祖隱於碭山彤雲自起兵誅不道
亦伏至自長安鋒銳難當黃星出於梁宋九五龍飛
之始大人豹變之初歷試諸艱大敵彌勇上柱國司
徒東郡公翟讓功宜締構與亮經綸伊尹之贊成湯
蕭何之輔高帝上柱國總管歷城公孟讓上柱國左

武侯大將軍單雄信上柱國右武侯大將軍徐績杞
國大將軍左長史邴元真絳國公裴行儼等並運籌
千里勇冠三軍擊劍則截蛟斷鼇彎弧則啼猿落雁
韓彭絳灌成沛公之基寇賈吳馮奉蕭王之業復有
蒙輪扶轂之士拔距投石之夫冀馬追風吳戈照日
魏公屬當期運撫茲億兆躬擐甲冑跋涉山川櫛風
沐雨豈辭勞倦遂與西伯之師將問南巢之罪百萬
成旅四七為名呼吸則河渭絕流叱咤則嵩華自拔
以此攻城何城不克以此擊陣何陣不摧譬猶決滄

海而灌殘熒舉崑崙而壓小卵鼓行而西百道俱進
以四月二十一日屆於東都而昏朝文武留守段達
韋津皇甫無逸等昆吾惡稔蜚廉奸佞尚迷天數敢
拒義師驅率醜徒衆有十萬自迴洛倉北遂來舉斧
於是熊羆角逐貔虎爭先因爾倒戈之心乘我破竹
之勢曾未旋踵瓦解冰消坑卒則長平未多積甲則
熊耳為小達等助桀為虐嬰城自固梯衝亂舞徒設
九拒之謀鼓角潛鳴空凭百樓之險鶉巢衛幕魚游
宋池殄滅之期匪朝伊夕然興洛虎牢國家儲積我

並先據爲日久矣又得廻洛復取黎陽天下倉儲盡非隋有四方赴義萬里如雲足食足兵無前無敵裴光祿仁基雄才上略受脤專征遐邇攸憑安危是託乃識機知變遷虞事夏袁謙擒於藍水張須陁獲在滎陽賓慶戰沒於雎陽郭絢授首於河北隋之亡候斷可知也清河公房彥藻近秉戎律略地東南師之所臨風行電擊安陸汝潁隨機蕩定淮安濟陽俄然送款徐圓朗已平魯郡孟海公久破齊陰於是海內英雄咸來響應封民瞻取平原之境郝孝德據黎陽

之倉李士雄虎視於長平王德仁鷹揚於上黨滑郡公李景考功郎中房孝基發自臨渝劉與佩起於北朔崔伯駒自潁川起房獻伯以譙郡來各擁數萬之兵俱翊牧野之會滄溟之右函谷以東牛酒盈於軍前壺漿迎於道左諸君等並衣冠世胄杞梓良材欲神靈澤之秋裂地封侯之始豹變雀起今也其時鼉鳴龜應見機而作各宜鳩率子弟共建功名耿弇之赴光武蕭宗之奉高帝當以金章紫綬華蓋朱輪富貴以重當年忠貞以傳奕葉豈不盛哉若隋代官人同夫桀犬尚荷王莽之恩仍懷蒯聵之祿審配死於袁氏不如張郃歸曹范增困於項王未若陳平從漢魏公推以赤心當加好爵擇木而處幸不自疑脫其猛虎猶與舟中敵國風沙之民共縛其主彭寵之僕自殺其君高官上賞郎以相授如暗於成事守迷不返崑崙縱火玉石俱焚爾等噬臍悔將何及黃河帶地明余旦旦之言皎日麗天知我勤勤之志布告天下咸使聞知

祖君彥珽之子也容貌短小言辭澀訥而有才學

薛道衡嘗薦之隋文帝帝曰是非殺斛律明月人兒耶朕無用之煬帝立尤忌知名士調宿城令負其才常思亂及爲密草檄乃深斥主闕密敗世充見之曰汝爲賊罵國足未令撲之世充中悔命醫視之郎將王拔柱曰弄筆生有餘罪乃壓其心即死

為李密檄滎陽守郡王慶文　魏徵

早挹芳猷未諧披展甚為翹佇興寢增勞寒勢轉嚴比得清吉及處危城無乃憂怖自猶狂嗣位多歷歲年剝削黔黎塗毒天下瓊室瑤臺之麗未極驕奢糟丘酒池之荒非為淫亂加以違忠臣之諫從婦人之言殺戮忠良科稅無已是以蝟毛而起豹變其文共舉義旗同勢凶虐今者屯營鞏洛開發太倉廣恤饑羸咸從充健吳戈電照隸首算而無窮冀馬雲屯弘羊計而難盡是以八方並湊萬里俱來莫不期入關

以亡秦爭渡河而滅紂東窮海岱南泊江淮凡厥遺黎承風慕義唐公起兵晉陽軍臨蒲岸三秦父老千里犒師叶義同心共為犄角元寶藏武陽興義即取黎陽燕趙之郊來蘇成詠惟滎陽一郡仍獨守迷爰以宗盟尚疑銜璧敬陳鍼藥冀愈膏肓夫微子紂之元兄親寔為重項伯籍之季父咸乃非疎然猶去朝歌而處周背西楚而歸漢豈不眷戀宗祊留連骨肉但為識寶鼎之將移知神器之先改河決不可壅樹頹不可維所謂玄覽通人明鑒君子者矣而王之先代家住山東本姓郭氏乃非楊族止為宿與隋朝頗有勳舊遂得預沾磐石名在葭莩婁敬之與漢高殊非血胤呂布之於董卓良異天親芝焚蕙歎事不同此又王之昏主心若豺狼讎忿同胞有逾沈門惟勇及諒咸罹甸師魏文之毒任城漢武之鴆河獻假使宗祧是一跡不間親況乃族類為非有何疑阻王之為臣無所獻納不能曲突徙薪除煩去惑致令四海鼎沸百姓亂離高壘深溝自固而已藩屏之寄豈若是乎欲免大責其可得也為王計者莫若舉城從義

開門送款識幾知變足為美談乃至子孫長守富貴今王世充屢被摧破偷存漏刻段達守東都窘迫自救無聊世充朝亡彼便夕死又江都荒醼酒色流湎忘歸內外崩離人神怨憤上江米船皆被抄截士卒饑餒半菽不充事切析骸義均責弩舉烽火於驪山諸侯莫至浮膠船於漢水還日未期近得朱粲啓詞銳師百萬已破襄陽總帥熊羆沿流東下尅期指日定滅江都分項籍於五侯切王莽於千段王獨守孤城援絕千里餱糧之計僅有月餘弊卒之多才盈數

百有何恃賴欲相抗拒求枯魚於市肆仰牛跡迴涸歸鴈以運糧竟知何日然城中雄傑王之腹心思殺長吏將爲內應只恐禍生匕首變起蕭牆任以七尺之形徒償千金之購可爲寒心可爲酸鼻者也今貔貅百萬馬首欲東惟待王世充破了鼓行東邁橫衝亂舞鼓角潛鳴笑虢叔之死馬悲襄陽之熊類南陽首鼠封侯之事杳然東門逐獵臨行之歎何晚深相愛惜裂帛裁書幸可三思自求多福

慶隋鄖王弘之子弘爲文帝從祖弟武元帝與周文帝在關中弘適在鄴因冒郭氏周滅齊弘始入關文帝委以腹心既代周封爲河間王煬帝初追封鄖王子慶副慶傾曲善候時變帝猜忌骨肉性慶得全遷滎陽太守李密反慶拒守密遺慶書慶遂降改姓爲郭密破歸東都又爲楊氏越王侗不之責也王世充僭號降爲郇公復姓郭世充敗歸唐復姓楊仍封郇公然則慶實楊氏密書不過說之降耳何慶反覆於其間條楊條郭極爲可笑然卒以得全其亦幸

此文近古文儷刻陳駢不知何隊依英爭改否

代徐敬業傳檄天下文　駱賓王

僞臨朝武氏者人非和順地實寒微昔充太宗下陳曾以更衣入侍洎乎晚節穢亂春宮密隱先帝之私陰圖後房之嬖入門見嫉蛾眉不肯讓人掩袖工讒狐媚偏能惑主踐元后於翬翟陷吾君於聚麀加以虺蜴爲心豺狼成性近狎邪僻殘害忠良殺姊屠兄弒君酖母人神之所同嫉天地之所不容猶復包藏禍心竊窺神器君之愛子幽之於別宮賊之宗盟委之以重任嗚呼霍子孟之不作朱虛侯之已亡燕啄皇孫知漢祚之將盡龍漦帝后識夏庭之遽衰敬業皇唐舊臣公侯冢胤奉先君之成業荷本朝之舊恩宋微子之興悲良有以也袁君山之流涕豈徒然哉是用氣憤風雲志安社稷因天下之失望順宇宙之推心爰舉義旗誓清妖孽南連百越北盡三河鐵騎成羣玉軸相接海陵紅粟倉儲之積靡窮江浦黃旗匡復之功何遠邊聲動而北風起劍氣衝而南斗平喑嗚則山岳崩頹叱吒則風雲變色以此制敵何敵不摧以此圖功何功不克公等或居漢地或叶周親

或膺重寄於爪牙或受顧命於宣室言猶在耳忠豈忘心一抔之土未乾六尺之孤安在儻能轉禍為福送往事居共立勤王之功無廢舊君之命凡諸爵賞同指山河若其眷戀窮城徘徊歧路坐昧先機之兆必貽後至之誅請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誰家之天下移檄州郡咸使知聞

后得此檄讀之但嘻笑至一抔之土未乾六尺之孤安在嬰然曰誰為之或以賓王對后曰宰相安得失此人

會友人遊山檄　失名

人有殘縑敗素繪一山一水愛之若寶售之必千金至于日與真景會則略不加喜毋乃貴僞而賤真耶求真之樂今日正在我輩春雪既霽春風亦和或坐釣於鷗邊或行歌於犢外百年瞬息懽樂幾何肴核杯盤隨意所命無以豐約拘也檄書馳告盍勇而前

此檄載林昉田間書惜失名氏姑附于此

文之有檄與彈事也皆殺機也彈以甘蕉終檄以遊山終殺機之幻者也噫天下事皆幻也可以慨然思矣

四六法海卷之八

四六法海卷之九
吳郡王志堅論次
友張我城弟志長志慶忝閲男偲偕儆緝較
兵部奏姚州破逆賊諾没弄楊虔柳露布
駱賓王
尚書兵部臣聞北辰列象六合奉天子之尊南面乘
乾一統成聖人之業是知衣裳所會義有輯於殊鄰
霜露所均誠兼育於異類故塗山萬國誅後至者防
風丹浦一戎綏前會者就日然則陳弧矢以威天下

法雷霆而震域中四時行焉天道不能去殺五兵備
矣皇業所以勝殘雖事切救焚苟順時而濟物恩深
覗網不獲已而用兵伏惟皇帝陛下登舉嫣以握圖
憲紫微而正象玄功不宰混太始以凝神至道無名
行華胥而得夢闡文教以清中夏崇武功以制九夷
環海十洲通波太液之水鄧林萬里交影甘泉之樹
反衡穿胸之域襲冠帶以來王奇肱儋耳之酋奉正
朔而請吏逆賊蒙儉和舍等浮竹遺胤沉木餘苗邑
殊禮樂之鄉人習貪殘之性日者皇明廣燭帝道遐
就頻亦削左衽而被朝衣解椎髻而昇華冕而豺狼
有性梟獍難馴遂敢亂我天常變九隆而背誕負其
地險携七部以稽誅擾動邊疆寇擾州縣是用三門
授律長驅無戰之師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之地去月
二十一日軍次三朏昆崙鎮前後捕得生口知守捉
山羌傍山連結十部蠻首徒五萬衆此山即南郡中
之巨防也岡巒千里西通大荒之郊谿谷萬重南極
炎州之境聳喬林而插月陰兎有假道之標援崇巖
以隱天陽烏無迴翼之地峰危束馬路絕懸車賊據

臨俯之形乘建瓴之利徼風召雨蝟起蜂飛驅雜種
以挺妖封狐千里肆沉黎而作孽雄虺九頭臣以爲
制敵以權柔遠者理或存於德教伐叛以義決勝者
不必在於干戈於是廣布朝恩恭宣帝德申之以安
撫曉之以存亡信重纖隙無負黃龍之約賞隆漢爵
不踰白馬之盟拋接拊馳詞屢彈於喻蜀俗通縈弧
聲不輟於吠堯臣遣左三軍子總管寧遠將軍前守
右驍騎萬安府長史折衝都尉上柱國劉會基率檢
校果毅驍騎尉井陘縣開國男劉玄騤等衛校遠襲

卷甲前驅覘危而設潜兵疑從天落乘間道而掩不備似出地中又遣右三軍子總管明威將軍行右武衛翊府中郎將上柱國高奴弗率左武衛天水府折衝都尉張仁楳等涉南山之南衝其要害之路又遣左一軍子總管前右金吾衛翊府左郎將上柱國孫仁感率衛尉府右果毅都尉王文雅等陵北山之北絕其飛走之途賊首領楊虔柳諾没弄諾覽斯等振螳螂之力拒轍當輪肆蚊蚋之羣彌山滿谷劉會基高奴弗孫仁感等並忠勤克著智略遠開識明君

之重恩輕生有地提太阿之雄劍視死無時孌孤而兇黨土崩舉刃而妖徒瓦解雖危若沸鼎未窮梟首之誅救死扶傷猶致折骸之請二十二日臣遣副總管兼安撫副使定遠將軍前左驍騎翊府中郎將令狐智通率右武衛良將壯府左果毅都尉韓惠德等擁貔豹之雄順大機而左轉遣管內安撫副使朝議大夫使持節守銀州刺史上柱國宜春縣開國李大志率前左武衛靜砌府右果毅都尉上柱國陳弘義等驅象犀之卒乘地軸以右迴又遣行軍司馬朝散

大夫守嶲州都督府長史上柱國梁待辟率守右金吾衛宜昌府果毅都尉閻文成等總投石拔距之材蹈中權而搦其背又遣前守右威衛龍西府果毅都尉康酉賈等騰羅鐵欽金之騎犯前茅而扼其喉臣等率守左衛清官府左果毅詩懷秀等横玉弩以高臨縱金鉦而直進玄雲結陣影寄西郊赤董揮鋒氣衝南斗飈煙塵而匝地白日爲之晝昏積氛祲以稽天蒼旻爲之晦色兵交刃接鳥散魚驚自卯及申追奔逐北斬首千餘級轉戰三千里激流膏而爲泉似

縷萇弘之血委亂骸而積壑若沉龍今之屍既而照盡高春宴昏乙夜賊乃收集餘衆保據重巖臣度彼遊魂處其宵遁使三軍齊進四面合圍二十三日乘魚爛之危啓蛇形之陣揚麾誓衆仗節訓兵一鼓先登賞必懸於芳餌九攻失律罪無赦於嚴誅五部材雄三河俠少或生居燕地尤工印罨之間或家本秦人早習昆明之戰叱咤則江山振蕩慷慨則林壑飛騰舉鵬翼以揚威耀犀渠而賈勇澄氛廓祲回夏景以消春冰滅跡掃塵若霜風之卷秋籜戰踰百里時

歷三朔前後生擒四千餘人斬首五千餘級諾沒弄
楊虔柳等殞死行陣懸首旌門蒙儉和舍等委衆奔
馳脫身挺險雖復刑以止殺丁壯咸伏於誅夷禮不
重傷班白必存於寬宥昔魏旅伐蜀徒聞蒟醬之奇
漢使開邛纔通邛杖之利豈若臍紫泥而帶伐指丹
徼以臨戎一戰而孟獲已擒再舉而哀牢授首斯顯
皇威遠暢廟略遐宣奉玄德以龍天徒知帝力掩黃
輿而闢地豈曰臣功無任慶快之誠謹遣某奉露布
以聞軍資器械別簿條上

姚州在昆明之弄棟川武德四年安撫大使李英
以此川人多姓姚故置姚州麟德中置都護府按
賓王露布二篇考之高宗時皆無影響

兵部奏姚州破賊設蒙儉等露布　駱賓王

臣聞七緯經天星墟分張翼之野八紘紀地炎洲限
建木之鄉曲距大秦雜金莖而孕氣南通交阯枕桐
柱以爲鄉俗帶白狼人習貪殘之性河淪赤阪川多
風雨之妖水積炎氛山涵毒霧竹浮三節聲輿外域
之源木化九隆頗爲中國之患年將千祀代歷百王
鄭純之化不追孟獲之風猶扇故三年接衆徒聞定
管之議五月出師未息渡瀘之役然則大人拯物上

聖乘期法乾坤以握樞體剛柔而建極知仁義不能
禁暴設刑網以勝殘知揖讓不可濟時用干戈而靖
亂伏惟皇帝陛下神禎載玉出地軸以登皇道昇書
纏掩天紘而踐帝玄雲入戶纂靈慶於丹陵蒼籙昇
增膺順圖於翠渚垂衣裳以朝萬國崇玉帛而禮百
神昭儉防奢露臺惜中人之產宣風布政明堂法上
帝之宮致羣生於太和登品物於仁壽四神戢雪五
老飛星君固祥麟樂班文於先升女床鳴鳳韻歸昌
於帝相四隩同文五風異色配林萬里纔疏苑囿之

原曾城九重未浚池隍之域合璧照臨之地候月歸
琛大鑪覆載之所占風納貢蠢兹夷貊敢亂天常横
赤標以疏疆背朱提而設險石林萬仞巖邑千重望
秦阜以相傾崤陵失四塞之阻對梁山而錯峙劒門
成一簣之峰自謂絕壤幽荒中外足以迷聲教憑深
負固江山可以逃靈誅殊不知玉弩垂芒海水無九
嬰之沴瑤階舞戚洞庭有二苗之壍臣等謬以散材
忝專分閫白招乘候順秋帝以揚旌絳節臨邊通夜
郎而解辮自營開巂穴旆轉邛山峻坂折坂之危盡

亡矜帶滇池漏江之固曾失藩籬唯逆賊設棠儉等
未革狼心仍懷豕突陸梁放命旅拒偷安地接祠雞
竟無心於改且山多神鹿終未息於擇音臣以大帝
宣威有征無戰明王杖扶先德後刑弘聖澤於中孚
緩天誅於大造庶南蠻解慍仰雲闕以翔魂東律和
音抑轅門而頓穎視禽疎網徒開三面之恩毒廸梃
妖愈肆九頭之暴乃鳩集餘衆蟻結兇徒儋耳椎髻
之渠千里霧合鑿齒雕題之孽一呼雲屯壘石函以
開營拒巖椒而峻壘崇巒切漢若登藏寶之山絕壑

憑霄似瞰封泥之谷去前月十七日連營布陣據險
揚兵東西三十餘里馬步二十餘萬聚蚊蚋而成響
聲若雷霆縱蛇豕以爲群氣稽宇宙臣遣中郎將令
孤智通等擁拔山超海之師當其步陣遣銀州刺史
李大志等驅躍景騰雲之騎乘其馬軍遣嶲州都督
府長史行軍司馬梁待璧等領勁卒二千絕其飛走
之路遣臨源府果毅馬仁靜等勒精兵九百斷其潛
伏之軍臣率行軍長史韓餘等負霜威而直指掃雲
陣以長驅庶令斬馘七擒將士挾雷公之怒伏尸百

里蠻夷識天子之尊於是三略訓兵五申誓衆先登
陷敵唯標大樹之功後拒亂行必致曲梁之罰楚人
三戶蜀郡五丁氣擁玄雲精貫白日喑嗚則乾坤搖
蕩呼吸則海嶽沸騰列旗影以雲舒似長虹之東指
横劒鋒而電轉疑大火之西流刃接兵交洞胸達臆
日辰踰午魚爛土崩沸殄息於層峰更切守陴之哭
積玄顱於重阜殆成京觀之封唯賊帥兮於未悟傾
巢之兆敢懷拒轍之心猶率馬軍乎川轉鬬驚塵亂
起六合爲之寢光殺氣相稽四瀆爲之變色副總管

李大忠惟徇國義則忘軀臨危而貞節愈明制敵而機謀獨遠丹誠自守雖九死其如歸白刃交前豈三軍之可奪投袂則妖徒霧廓搴旗而逆黨氷摧於是乘利追奔因機深入困獸猶鬬似化廩君之魂窮鳥尚飛如驚杜宇之魄斬甲卒七千餘級獲裝馬五千餘疋僵尸蔽地臨赤坂而非遥流血灑途覩丹徼而不遠首領和舍等竝討窮力屈面縛軍門寬其萬死之誅弘以再生之路唯蒙儉脫身挺險委命窮山顧巢穴以靡依延晷漏其何幾況妖徒革面荒外非

復他人部落離心舟中皆爲敵國曉梟首指日可期凡所歸降隨事招撫與之更始復其故業首丘懷戀疑臨舊國之墟安堵知歸似入新豐之市然後班師遂水振旅禺山建鴻業於武功暢玄猷於文教庶荒陬襲中邦之禮邊鄙息外寇之虞華人覩堯兆皇基於千載夷歌頌漢美于澤於三章宜與夫天帝前星廣賜秦公之冊坤元益地遥聞王母之圖蓋亦有云曾何足紀斯竝玄謀廣運妙略遐覃一戰而荒景肅清再鼓而遐隅底定豈臣等捉干擐甲克全百勝之功杖節揚麾能通九變之策函藁街而獻捷人帝成規閫杖柱以勞還小臣何力不勝慶快之至謹遣行軍司馬朝散大夫守嶲州都督府長史上柱國梁待璧奉露布以聞軍資器械別簿條上

雲谷雜記云隋禮儀志後魏每攻戰克捷欲天下知聞乃書帛揭於竿上名爲露布其後相因施行按袁虎倚馬爲桓溫作北伐露布賈洪爲馬超作伐曹操露布前此已有之豈書帛揭竿實自魏始耶

爲河南郡王武懿宗平冀州賊契丹露布

張說

氣稜薄霄戎狄諜夏則武庫兵動中國有弧矢之威文昌將飛邊城用金華之車蓋以式遏姦暴大庇黎人震蕩夷明罰耀武者也伏惟天策金輪神聖皇帝陛下仁覆有截化行無外皇圖未臣之黨帝載不庭之俗罔不依被聲教淡潤雍熙望雲向風審邇遐裔而契丹兇醜奴隸餘苗非冒頓之雄族異單于之貴種徒以錯居遠郡漸化平時田牧混於四𤰞貿遷

通於三市戎人解甲邊馬垂韁貪獸飽而忘恩蜂蠆養而恣毒敢孤亭育自絕生成乃狼心干紀鴟誼竊發虐我邊吏覆我鎮軍大棘殘於夷落孤竹淪於荒虛陛下震赫斯之怒授決勝之符天地合謀鬼神助伐六狄舉國百蠻效氣運攙搶而掃除從列缺而焚蕩臣伏承受斧指日揚麾難謝河間之學竊慕任城之勇誓將首冒鋒刃躬先士卒上假神兵之威下定鬼方之罪凶醜狂悖蔑無大志因乘便利扇動姦回去歲當師疑一軍之盡化今春輕敵見三帥之不歸

蟻聚寔繁豺狼益厲結山戎以四寇連烏夷而深入臣乃廣開形勢大振軍聲移告郡邑金湯固守傳檄諸軍犄角相應清邊道大總管建安郡王攸宜杖鉞薊門作鎮燕國當要害之地控犬羊之群高壘深溝臥舊營而不動山蛇雲鳥陣死地而無疑總管沙吒忠義工伯禮安道買等兵臨易水使接桑河犀渠衛壯士之髮雕騎識將軍之箭四面當敵九拒乘城御史大夫婁師德總管高再牟薛思行扞敵中山折衝分衛訓鷹鷹揚之士韜穆震驚之師其餘部散校分

離綱別緒兵車星布巡太行而綴碣石介馬雲羅挾衛漳而連海浦山川積雨盡消胡騎之塵草木長風咸有王師之氣清邊士馬稍南驅而擁歷神兵甲卒漸北逐以威臨但合圍而持重未輕挑而即戰重以藩臣默啜統率控弦逾於萬騎帶甲彌於千里長驅松漠掩集柳城巢穴是空胎卵皆覆於時賊衆兵馬屯逼幽州聞其塞外之敗懼有舟中之敵勢力外窘心服內乖建安郡王攸宜蓄銳淵停乘機電發援桴作氣則山嶽動搖背箭一飛則貪渠相滅兵纔

挼刃亢兇授首春喉蔽野京觀起於中州猜甲成山組練收於外府雖本根斯拔已蕩滌於一隅而餘孽所滋尚聯延於數刻賊師何阿小等頑凶是極奢僭爲資授其署置肆行驅掠幽陵之下不知首惡之已擒兩河之間仍謂遊魂之可恃士女遭其逼脅軍城被其屠陷以殺戮爲事戶積虔劉之悲以劫奪爲心家盈剝割之痛鹿城縣令李懷璧衣冠胄令長宗班昔我朝恩歸城狄寇潛脩甲杖輸以利器之資見委兵權當其上將之任蠢茲狂亂斬同燎火言事剪

除方申沃雪臣乃盛兵州趙塞井陘之隘命虎賁之將退其衝突之鋒長史唐奉一馳使洛魏據阿曹之津縱羽林之雄挫其侵軼之勢臣又遣將軍總管忠武將軍行左衛翊府中郎將上柱國定陽郡開國公楊玄基押飛騎營中郎將李鐸子總管雲麾將軍行玉鈐衛翊府中郎將康國公阿史那咄伽子總管冠軍大將軍行左玉鈐衛翊府中郎將宋技延子總管冠軍大將軍行左金吾衛府郎將迴鶻果別勑行人雲麾將軍康蕺誕子總管定遠將軍左威衛長李當

義壯武將軍何義本子總管忠武將軍何利深子總管壯武將軍俱羅罹淮宜威將軍行左玉鈐衛翊府郎將蘇達侯斤度施子總管定王府典軍成善威子總管押飛騎定遠將軍平原府左果毅長上穆仙童子總管劉尚珪子總管淄川府左果毅鹿恩讓押飛騎左玉鈐衛隊正長上賈楚珪左鷹揚衛長上花匡鼎押飛騎李言忠押飛騎沮忠揚鎮副張元敬押飛騎康景休押飛騎左監門衛司戈竇九皐別奏右武威衛長上楊仁爽左武威衛長上楊裔原州崇岡鎮

副康戎子右監門衛長上傅阿毛左監門衛長史殷承範右衛長上王仁將右衛執戟嚴弘琰右金吾衛羅元讓潭州花石戍王蘇元暉前右武威衛長鄭嘉祚左衛司戈鄭彥湊嬀州威寧戍主崔思暕押步兵子總管左玉鈐衛長上張忠儼別奏首領蘇農麥羅三品子首領宋義本別奏游擊將軍左玉鈐衛宿衛哥咄施汁北別奏鄭思疾左衛潞州府果毅員外置同正阿史般子總管上城府檢校果毅任弘哲別奏檢校虞候任處寂別奏裴光嗣等徇其東北又遣子

總管游擊將軍玉鈐左司階伏羌縣開國男李弘顏
子總管荊州司戶叅軍飛烏縣開國男常元楷子總
管原州廣牧領將軍元寂子總管右武衛員外置同
正武元禮子總管前潞州叅軍武其別出行人張景
扶州刺史舊鎮副崔攸一右武衛中郎將阿史德奉
職右鷹威衛將軍業恤啜刺俟斤右豹韜衛采遠府
長史長果毅吐火羅決斯右金吾衛果毅執失守直
右鷹揚郎將員外置同正阿所那左玉鈐衛長上借
緋金元濟東天竺國王子僧伽杖摩右鷹揚衛郎將

僕固部骨支左金吾衛郎將阿康地具右武衛威郎
將東河黎使左豹韜衛高城府長上果毅阿史德伏
麾支右玉鈐衛郎將路驢駒左金吾衛長上阿史德
伏麾支右玉鈐衛郎將路欲谷游擊將軍葛羅枝廷
游擊將軍舁苾木昆折衝都尉車鼻施俟斤虔州犄
尸鎮副白善德晉州仁壽府果毅侯莪威子總管左
武威衛俟犻城府果毅杜玄隱押後隊長上張德峻
天官常選王景常彥緯押千騎：交戍董玄晁河州
安喬戍主王才龍別奏康玄寂押千騎隊楊待封前

冀州堂陽縣丞溫待禮別勅行人白君晉等畧共晉
南威折衝其前威乘躡其後整貔貅之佐奮猛毅之
倫長戟林迴高旗雲撓賊黨黠窮漏急命穿途彈執
無全支心投必死之計以今月一日何阿小等帥不
悛之旅擁脅從之衆結聚數萬抗拒官軍自寅及午
前後九陣玄基等並鋒鏑爭先戈鋋遝躍抗足而蹴
鮮卑之血塗地援臂而扔（人蒸切因也）烏丸之首積野摧
伺氷陷裂若山焚窮其孑遺無復噍類斬獲逆賊冀
州三品大總管何阿小逆賊河北道招慰大使冀州

刺史馬行感逆賊冀州道副大總管楊奉節逆賊冀
州長史王弘胤逆賊總管劉伏念逆賊十二衛大將
軍見任鹿城縣令李懷璧逆賊信都縣令楊志寂總
管胡六郎逆賊總管王知先逆賊帥馬明誓逆賊三
品總管姬日等魁首巨蠹三百餘人所有戎羯憑陵
殘毀之處臣皆宣布制旨撫集其人咸懷聖恩俱得
復業群凶既定冀方砥平二載逋誅一朝殄滅數州
殊寇旋俄爾清彌舞溢河冀歌達塞垣截風浪以息滄
瀛郊氛埃而靚白日郄穀何力敢推羣帥之勞叔向

實在明君之德臣忝藉睿略叅管戎政雖幾窮
還不待積草之功天贊冥符恭承破竹之勢伏增癘
勝速奉朝歡抃躍之情倍萬恒品不勝慶快之至謹
遣傔人天官常選李佑別奏左衛長上校尉張德俊
奉露布以聞其軍資器械別簿條上謹言

神功元年孫萬榮破王孝傑詔懿宗為神兵道大總管討之婁師德沙吒忠義並為總管凡二十萬次趙州懿宗聞賊且至懼欲棄軍走或曰虜無輜重以抄掠為資若按兵拒守勢必離散從而擊之

可有大功懿宗不從退據相州契丹遂屠趙州會萬榮為奴所殺懿宗復與婁師德撫循河北史所載事實如此露布所稱不亦矯誣甚乎

為裴中丞伐黃賊轉牒　柳宗元

天啓昌期大功畢集神開興運微惡盡除黃少卿等歷稔逋誅舉宗肆暴恃狡兎之穴跧伏偷安憑孽狐之丘跳踉見怪以為威孤不射天網可逃侵逼使臣驚犯王略恣其毋虐速我誅鋤敵國盡在於舟中趨師巳期於席上謂宜投戈頓顙面縛乞身歸郡邑於王官效黎獻於天吏而乃縮兵稍卒增壘閉途正當天討之辰更積逋誅之罪衆輕螻蟻勇劣怒蛙縞矢當強弩之初孤豚債肥牛之下事同拾芥力易摧枯

杪忽蜂腰虛見辱於齊斧突梯鼠首猶欲寄於旄頭勦絕有時不索何獲某某拱猾致命執銳忘生車甲既備於小戎鯨鯢豈逃於誅僇切觀上略總帥中權戰士義激於身心列校勢成於臂指躍張之技盡出於山林投距之材循徵於川澗賞懸香餌令布疾雷莫不鼓舞戎行虔恭師律投軀不憚於羽檄跂足惟俟於牙璋今月某日奏事官米蘭迴捧受詔命神飛首勇足踴心馳懽聲洽於萬夫勝氣積於千里圖容不入履且及於寢門家事勿關土已墳於左圖即以日

月全軍出矢分道竝進、所司戮力敢告同心、孔大夫貞直冠時、清明格物、全體許國、一心在公、兵精日浮、爲食固久、容府揚中丞以義烈爲已任、動襲太常安南李中丞以英武爲家風、業傳彝器、竝膺邦寄、克達皇威、南則浮海濟師、共集堂堂之陣、東則橫江誓衆、用成善善之功、以此鼓行、坐觀盡敵、州椎勿喜、誅有可哀、微則之勇冠一方、克就伏波之戮、呂嘉之威行、五嶺終摧下瀨之師、嗟此賊徼自貽擒滅、勉成良畫、遂致姝動雖荒徼之地、因不勞於有征、而昇平之年、

將自此而何事書之竹帛、實謂揚名事須移牒鄰管以成犄角

讀姚州露布一篇、如入五都之市、令人目不給賞。然一再讀、意味亦只如此、子厚此牒未嘗不麗、未嘗不豔、然郤不必如此矜炫、此其塵垢粃糠、猶將陶鑄王駱也、裴行立爲桂管觀察使、黃家洞叛、討平之、

豪士賦序　陸機

夫立德之基有常、而建功之路不一、何則、循心以爲量者存乎我、因物以成務者繫乎彼、存夫我者隆殺止乎其域、繫乎物者豐約唯所遭遇、落葉俟微飈以隕、而風之力蓋寡、孟嘗遭雍門以泣、而琴之感以末、何者、欲隕之葉無所假烈風、將墜之泣不足繁哀響也、是故苟時啓於天、理盡於民、庸夫可以濟聖賢之功、斗筲可以定烈士之業、言遇時也、故曰才不半古、而功已倍之、蓋得之於時勢、歷觀古今、徼一時之功

而居伊周之位者有矣、夫我之自我、智士猶嬰其累、物之相物、昆蟲皆有此情、夫以自我之量而挾非常之勳、神氣韡其顧盼、萬物隨其俯仰、心玩居常之安、耳飽從諛之說、豈識乎功在身外、任出才表哉、且好榮惡辱、有生之所大期、忌盈害上、鬼神猶且不免、人主操其常柄、天下服其大節、故曰天可讎乎、而時有袨服荷戟、立乎廟門之下、援旗誓衆、奮於阡陌之上、況乎代主制命、自下裁物者哉、廣樹恩不足以敵怨、勤興利不足以補害、故曰代大匠斲者必傷其手、且

夫政由寗氏忠臣所為慷慨祭則寡人人主所不久
堪是以君奭怏怏不悅公旦之舉高平師師側目搏
陛之勢而成王不遺嫌吝於懷宣帝若負芒刺於背
非其然與嗟乎光於四表德莫富焉王曰叔父親莫
暱焉登帝天位功莫厚焉守節沒齒忠莫至焉而傾
側顛沛僅而自全則伊生抱明允以嬰戮文子懷忠
敬而齒劒問其所也因斯以言大以篤聖穆親如彼
之懿大德至忠如此之盛尚不能取信於人主之懷
止謗於衆多之口過此以往惡覩其可安危之理斷

可蔑矣又況乎饕大名以冒道家之忌運短才而易
聖哲所難者哉身危由於勢過而不知去勢以求安
禍積起於寵盛而不知辭寵以招福見百姓之謀已
則申宮警守以崇不畜之威懼萬民之不服則嚴刑
峻制以賈傷心之怨然後威窮乎震主而怨行乎上
下衆心日陊危機將發而俛仰瞪眄謂足以夸世笑
古人之未工忘已事之已拙知曩勳之可矜昧成敗
之有會是以事窮運盡必於顛仆風起塵合而禍至
常辭也聖人忌功名之過已惡寵祿之踰量蓋為此

也夫惡欲之大端賢愚所共有而游子殉高位於生
前志士思垂名於身後受生之分唯此而已夫蓋世
之業名莫大焉震主之勢位莫盛焉率意無違欲莫
順焉借使伊人頗覽天道知盡不可益盈難久持超
然自引高揖而退則巍巍之盛仰邈前賢洋洋之風
俯冠來籍而大欲不乏於身至樂無愆乎舊節彌效
而德彌廣身愈逸而名愈劭此之不為彼之必昧然
後河海之迹堙為窮流一簣之釁積成山嶽名編凶
頑之條身厭荼毒之痛豈不謬哉故聊賦焉庶使百

世少有寤云

齊王冏矜功自伐受爵不讓機惡之作豪士賦以
刺焉冏不之悟而竟以敗

陸文定公云陸士衡豪士賦序云身危由於勢過
而不知去勢以求安禍積起於寵盛而不知辭寵
以招福石季倫金谷澗詩序云感性命之不永懼
凋落之無期二人者考其終所及祇自道也

王文憲集序　任昉

公諱儉字仲寶琅邪臨沂人也其先自秦至宋國史家諜詳焉晉中興以來六世名德爲海内冠冕古語云仁人之利天道運行故呂虔歸其佩刀郭璞誓以淮水若離翦之止殺占駿之誠感蓋有助焉公之生也誕受命世體三才之茂典踐得二之庶幾信乃昴宿垂芒德星降祉有一於此蔚爲帝師況乃淵角殊祥山庭異表望衢罕窺其術觀海莫際其瀾宏覽載籍博游才義若乃金版玉匱之書海上名山之旨沉

發層雅之思雖堅合異之談莫不總制清衷遞爲心極斯固通人之所包并虛明之絕境不可窮者其唯神用者乎然檢鏡所歸人倫與表雲屋天構匠者何工自函洛不守憲章中輟賀生達禮之宗蔡公儒林之亞闕典未補大備茲日至若齒危髮秀之老含經味道之生莫不北面人宗自同資敬性託夷遠少屛塵雜自非可以弘獎風流增益標勝未嘗留心也期歲而孤叔父司空簡穆公早所器異年始志學家門禮訓皆折衷於公孝友之性豈伊橋梓夷雅之體無待韋弦汝郁之幼挺淳至黃琬之早標總察曾何足尚年六歲襲封豫寧侯拜日家人以公尚幼弗之先告既襲珪組對揚王命因便感咽若不自勝初宋明帝居藩與公母武康公主素不協及即位有詔毀發舊塋投棄棺柩公以死固請誓不遵奉表啟懇切義感人神太宗聞而悲之遂無以奪也初拜祕書郎遷太子舍人以選尚公主拜駙馬都尉元徽初遷祕書丞於是采公曾之中經刊弘度之四部依劉歆七略更撰七志蓋嘗賦詩云稷契匡虞夏伊呂翼商周自

是始有應務之迹生民屬心矣時司徒袁粲有高世之度脫落風塵見公弱齡便望風推服歎曰衣冠禮樂盡在是矣時粲位亞台司公年始弱冠年勢不侔公與之抗禮因贈粲詩要以歲暮之期申以止足之戒粲答詩云老夫亦何寄之子照清襟服闋拜司徒右長史出爲義興太守風化之美奏課爲最還除給事黃門侍郎尋遷尚書吏部郎參選昔毛玠之公清李重之識會兼之者公也俄遷侍中以愍侯始終之職固辭不拜補太尉右長史時聖武定業肇基王

命寤寐風雲寔資人傑是以宸居膺列宿之表圖緯著王佐之符俄遷左長史齊臺既建以公爲尚書右僕射領吏部時年二十八宋末艱虞百王澆季禮紊舊宗樂傾恒軌自朝章國紀典儀備物奏議符策文辭表記素意所不蓄前古所未行皆取定俄頃神無滯用太祖受命以佐命之功封南昌縣開國公食邑二千戶建元二年遷尚書左僕射領選如故自營郃分司盧欽兼掌譽望所歸允集茲日尋表解選詔加侍中又授太子詹事侍中僕射如故固辭侍中改授

散騎常侍餘如故太祖崩遺詔以公爲侍中尚書令鎮國將軍永明元年進號衛將軍二年以本官領丹陽尹六輔殊風五方異俗公不謀聲訓而楚夏移情故能使解劍拜仇歸田息訟前郡尹溫太眞劉眞長或功銘鼎彝或德標素尚臭味風雲千載無爽親加弔祭表爲孤遺遠協神期用彰世祀時簡穆公薨以撫養之恩特深恒慕表求解職有詔不許國學初興華夷慕義經師人表允茲望實復官領國子祭酒三年解丹陽尹領太子少傅餘悉如故挂服捐駒前良

取則臥轍棄子後予胥怨皇太子風挺天姿儁同八範師友之義穆若金蘭又領本州大中正頃之解職四年以本號開府儀同三司餘悉如故謙光愈遠大典未申六年又申前命七年固辭選任帝所重違詔加中書監猶參掌選事長輿追專車之恨公曾甘鳳池之失夫奔競之徒有自來矣以難知之性協易失之情必使無訟事深弘誘公提衡惟允一紀於茲拔奇取異興微繼絕望側階而容賢候景風而式典春秋三十有八七年五月三日薨於建康官舍皇朝軫

慟儲鉉傷情有識銜悲行路掩泣豈直春者不相工女寢機而已哉故痛深衣冠悲纏教義豈非功深砥礪道邁舟航沒世遺愛古之益友追贈太尉侍中中書監如故給節加羽葆鼓吹增班劍六十人謚曰文憲禮也公在物斯厚居身以約玩好絕於耳目布素表於造次室無姬姜門多長者立言必雅未嘗顯其所長持論從容未嘗言人所短弘長風流許與氣類雖單門後進必加善誘勗以丹霄之價弘以青冥之期公銓品人倫各盡其用居厚者不矜其多處薄者

不怨其少窮浮而反盈量知歸皇朝以治定制禮功
成作樂思我民譽緝熙帝圖雖張曹爭論於漢朝荀
摯競爽於晉世無以仰模淵旨取則後昆每荒服請
罪遠夷慕義宜威授指寔寄宏略理積則神無忤往
事感則悅情斯來無是己之心事隔於容諂罕愛憎
之情理絕於毀譽造理常若可干臨事每不可奪約
己不以廉物弘量不以容非攻乎異端歸之正義公
生自華宗世務簡隔至於軍國遠圖刑政大典既道
在廊廟則理擅民宗若乃明練庶務鑒達治體懸然

天得不謀成心求之載籍翰牘所未紀氣之遺老耳
目所不接至若文案自環主者百數皆深文為吏積
習成奸舞筆削之刑懷輕重之意公秉理照物動必
研幾當時差服若有神道豈非希世之儁民瑚璉之
宏器昉行無異操才無異能得奉名節迄將一紀一
言之譽東陵侔於西山一盼之榮鄭璞踰於周寶士
感知己懷此何極出入禮闈朝夕舊館瞻棟宇而興
慕撫身名而悼恩公自幼及長述作不倦固以理窮
言行事該軍國豈直彫章縟采而已哉若乃統體必

並綴賞無地雖楚趙羣才漢魏衆作曾何足云昉嘗
以筆札見知思以薄技效德是用綴緝遺文永貽世
範為如干卷所撰古今集記今書七志為一家之言
不列於集集錄如左
南史儉本傳薨時年四十八此序年三十八按儉
父僧綽為元兇劭所害時方期歲明年為孝建元
年計至齊武帝永明七年正三十八史所書謬也
明帝欲毀儉母墓為元兇巫蠱事也僧綽本傳尚
東陽公主而儉傳及此文皆作武康巫蠱事中絕

無武康名考之齊書南史並同不知何故聞見寡
昧不足通知姑記於此以問之識古者

陶淵明集序　　梁昭明太子

夫自衒自媒者士女之醜行不忮不求者明達之用心是以聖人韜光賢人遁世其故何也含德之至莫踰於道親己之切無重於身故道存而身安道亡而身害處百齡之內居一世之中倏忽比之白駒寄寓謂之逆旅宜乎與大塊而盈虛隨中和而任放豈能戚戚勞於憂畏汲汲役於人間齊謳趙女之娛八珍九鼎之食結駟連騎之榮侈袂執圭之貴樂既樂矣憂亦隨之何倚伏之難量亦慶弔之相及智者賢人

居之甚履薄冰愚夫貪士競之若洩尾閭玉之在山以見珍而終破蘭之生谷雖無人而自芳故莊周垂釣於濠伯成躬耕於野或貨海東之藥草或紡江南之落毛譬彼鵷雛豈競鳶鴟之肉猶斯雜縣寧勞文仲之牲至於子常甯喜之倫蘇秦衛鞅之匹死之而不疑甘之而不悔主父偃言生不食五鼎死則五鼎烹卒如其言豈不痛哉又楚子觀周受折於孫滿霍侯驂乘禍起於負芒饕餮之徒其流甚衆唐堯四海之主而有汾陽之心子晉天下之儲而有洛濱之志輕之若脫屣視之若鴻毛而況於他人乎是以至人達士因以晦迹或懷釐而謁帝或披褐而負薪鼓枻清潭棄機漢曲情不在於衆事寄衆事以忘情者也有疑陶淵明詩篇篇有酒吾觀其意不在酒亦寄酒爲迹者也其文章不羣辭彩精拔跌宕昭彰獨超衆類抑揚爽朗莫之與京橫素波而傍流干青雲而直上語時事則指而可想論懷抱則曠而且眞加以貞志不休安道苦節不以躬耕爲恥不以無財爲病自非大賢篤志與道汙隆孰能如此乎余素愛其文不

能釋手尚想其德恨不同時故加搜校粗爲區目白璧微瑕惟在閑情一賦楊雄所謂勸百而諷一者卒無諷諫何足搖其筆端惜哉亡是可也并粗點定其傳編之於錄嘗謂有能觀淵明之文者馳競之情遣鄙吝之意祛貪夫可以廉懦夫可以立豈止仁義可蹈抑乃爵祿可辭不必傍游泰華遠求柱史此亦有助於風敎也

昭明太子集序

劉孝綽

臣竊觀大易重明之象著焉抑又聞之七鬯之義存焉故書有孟侯之名記表元良之德歷選前古以洎夏啓可得而稱啓所而已雖徽聖挺賢光乎二代高文精義闃爾無聞漢之顯宗晉之肅祖昔自春宮益好儒術或專經止於區易或持論窮於貞假子桓雖擒藻銅省集講肅成事在藩儲理非皇貳未有正位少陽多才多藝若者也粵我大梁之二十一載盛德備乎東朝若乃有縱自天惟睿作聖顯仁立孝行於四海如珪如璋不因琢磨之義爲臣爲子寧待觀喻之言惟性道難聞而文章可見故儕同志學用晦生知以絃誦之餘辰總鄒魯之儒墨循錦紹於七閣彈竹素於九流地居上嗣實副元首皇帝垂拱巖廊委成庶績時非從守事或監撫雖一日二日攝覽萬幾猶臨書幌而不休對欹案而忘怠況復迮納侍講討論經絕去聖滋遠愈生穿鑿枝分葉散殊路倖馳靈臺辟雍之疑禮宗祭社之繆明章申老之議通顏理王之說量覈然否剖析同異察言抗論窮理盡微於時

淹中稷下之生金華石渠之士莫不過衛樽而挹多少見斗極而曉西東與夫盡春卿之道贊仲尼之宅非質疑於蘇林問蕭何於爽據區區前史不亦慙歟加以學貫總持辨同無破五時密教見猶鏡象一乘妙旨觀若掌珠及在布金之園處如龍之衆開示有空顯揚權實是以獨動六地普雨四華從冥得解纓須提含誅擬沙騰寶言德梵志依風而已故若夫天文以爛然爲美人文以煥乎爲貴是以隆儒雅之大成游雕蟲之小道握牘持筆思若有神曾不斯須風飛雷起至於宴游西園祖道清洛三百載賦該極連篇七言致擬見諸文學博奕興詠並命從游書令視草銘非潤色七窮煒燁之說表極遠大之才皆喻不備體詞不掩義因宜適變曲盡文情竊以屬文之體鮮能周備長卿徒善既累爲遲少孺雖疾俳優而已子淵淫靡若女工之蠹子雲侈靡異詩人之則孔璋詞賦曹祖勸其修今伯喈答贈摯虞知其頗古孟堅之頌尚有似贊之譏士衡之碑猶聞類賦之貶深乎文者兼而善之能使典而不野遠而不放麗而不淫

約而不偷獨擅衆美斯文在斯假使王朗報箋卞蘭獻頌猶不足以揄揚著述稱贊才章况在庸才曾何彷彿然承華肇建濫齒時髦居陪出從逝將二紀譬彼登山徒仰峻極同夫觀海莫際波瀾但職官書記預聞盛藻歌詠不足敢忘編次謹爲一帙十卷第目如左日升松茂與天地而偕長壯思英詞隨歲月而增廣如其後録以俟賢臣

玉臺新詠集序

徐陵

陵雲概日由余之所未窺千門萬戶張衡之所曾賦周王璧臺之上漢帝金屋之中玉樹以珊瑚作枝珠簾以瑇瑁爲柙其中有麗人焉其人也五陵豪族充選掖庭四姓良家馳名永巷亦有潁川新市河間觀津大家嬌娥曾名巧笑楚王宮內無不推其細腰衛國佳人俱言訝其纖手閱詩明禮非直東鄰之自媒婉約風流無異西施之被教弟兄協律自小學歌少長河陽由來能舞琵琶新曲無待石崇箜篌雜引非因曹植傳鼓瑟於楊家得吹簫於秦女以至寵聞長樂陳后知而不平畫出天山閼氏覽而遙妬且如東鄰巧笑唯作寢於更衣西子微顰將横陳於甲帳陪游馺娑騁纖腰於結風長樂鴛鴦奏新聲於度曲粧明蟬之薄鬢照墮馬之垂鬟反插金蓮橫抽寶樹南都石黛最發雙蛾北地燕支偏開兩靨亦有嶺上仙童分丸魏帝腰中寶鳳授曆軒轅金星與婺女爭華麝月共姮娥競爽驚鸞冶袖時飄韓掾之香飛燕長裾宜結陳王之佩雖非圖畫入甘泉而不分言異神

仙戲陽臺而無別眞可謂傾國傾城無對無雙者也加以天情開朗逸思彫華妙解文章尤工詩賦琉璃研匣終日隨身翡翠筆牀無時離手清文滿篋非唯芍藥之花新製連篇寧止蒲萄之樹九日登高時有緣情之作萬年公主非無累德之辭其佳麗也如彼其才情也如此既而椒宮宛轉柘館陰岑絳鉶晨嚴銅鋪晝淨三星未夕不事懷衾五日猶賒誰能理曲優游少託寂寞多閑厭長樂之疎鐘勞宮中之緩箭輕身無力怯南宮之擣衣生長深宮笑扶風之織錦

雖復投壺玉女爲歡盡於百嬌爭博齊姬心賞窮於六箸無怡神於暇景唯屬意於新詩可得代彼萱蘇微蠲愁疾但往世名篇當今巧製分諸麟閣散在鴻都不務連章無由披覽於是然脂暝寫弄筆晨書選錄艷歌凡爲十卷曾無參於雅頌亦靡濫於風人涇渭之間若斯而已也麗以金繩裝之寶軸三臺妙札亦龍伸蠖屈之書五色花牋皆河北膠東之紙高披鉛粉仍定魯魚之文辟惡生香聊防羽陵之蠹靈飛六甲高擲玉函鴻烈仙方長推丹枕至如青牛帳裏餘曲既終朱鳥窗前新粧已竟方當開茲縹帙散此緗編永對玩於書帷長循環於纖手如鄧學春秋儒者之功難習竇傳黃老金丹之術不成固勝西蜀豪家託情窮於魯殿東儲甲館流詠止於洞簫變彼諸姬聊同棄日猗與彤管麗矣香奩

隋經籍志玉臺新詠十卷徐陵撰起古詩古樂府盡梁代

佛祖統紀載陵嘗聽智者講經因立五願一臨終正念二不墮三塗三人中托生四童眞出家五不

墮流俗之僧唐貞觀中生緇雲朱家年十六將納婦路逢梵僧謂曰少年何意欲違昔誓因示其宿因少年聞已不復還家即往天台國清寺投章安法師咨受心要證法華三昧按孝穆於生死自在乃爾作此序不慮犯綺語戒耶因而推求之如宋之韓魏公范文正張忠定司馬溫公王荊公皆鐵心石腸人而皆有艷詞乃知彭澤閑情不足爲瑕也

詩品序　　鍾嶸

氣之動物物之感人故搖蕩性情形諸舞詠照燭三才暉麗萬有靈祇待之以致饗幽微藉之以昭告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昔南風之辭卿雲之頌厥義夐矣夏歌曰鬱陶乎予心楚謠曰名余曰正則雖詩體未全然是五言之濫觴也逮漢李陵始著五言之目矣古詩眇邈人代難詳推其文體固是炎漢之製非衰周之倡也自王揚枚馬之徒詞賦競爽而吟詠靡聞從李都尉迄班婕妤將百年間有婦人焉一人

而已詩人之風頓已缺喪東京二百載中惟有班固詠史質木無文降及建安曹公父子篤好斯文平原兄弟鬱為文棟劉楨王粲為其羽翼次有攀龍託鳳自致於屬車者蓋將百計彬彬之盛大備於時矣爾後陵遲衰微迄於有晉太康中三張二陸兩潘一左勃爾復興踵武前王風流未沫亦文章之中興也永嘉時貴黃老稍尚虛談於時篇什理過其辭淡乎寡味爰及江表微波尚傳孫綽許詢桓庾諸公詩皆平典似道德論建安風力盡矣先是郭景純用雋上之才創變其體劉越石仗清剛之氣贊成厥美然彼衆我寡未能動俗逮義熙中謝益壽斐然繼作元嘉中有謝靈運才高詞盛富豔難蹤固已含跨劉郭陵轢潘左故知陳思為建安之傑公幹仲宣為輔陸機為太康之英安仁景陽為輔謝客為元嘉之雄顏延年為輔斯皆五言之冠冕文詞之命世也夫四言文約意廣取效風騷便可多得每苦文繁而意少故世罕習焉五言居文詞之要是衆作之有滋味者也故云會於流俗豈不以指事造形窮情寫物最為詳切者

耶故詩有六義焉一曰興二曰比三曰賦文已盡而意有餘興也因物喻志比也直書其事寓言寫物賦也弘斯三義酌而用之幹之以風力潤之以丹彩使味之者無極聞之者動心是詩之至也若專用比興則患在意深意深則詞躓若但用賦體則患在意浮意浮則文散嬉成流移文無止泊有蕪漫之累矣若乃春風春鳥秋月秋蟬夏雲暑雨冬月祁寒斯四候之感諸詩者也嘉會寄詩以親離羣託詩以怨至於楚臣去境漢妾辭宮或骨橫朔野或魂逐飛蓬或負

戈外戍、戌殺氣雄、邊塞客衣單、孀閨淚盡、文士有解
珮出朝、一去忘返、女有揚蛾入寵、再盼傾國、凡斯種
種、感蕩心靈、非陳詩何以展其義、非長歌何以釋其
情、故曰詩可以羣、可以怨、使窮賤易安、幽居靡悶、莫
尚於詩矣、故詞人作者、罔不愛好、今之士俗、斯風熾
矣、纔能勝衣、甫就小學、必甘心而馳騖焉、於是庸音
雜體、各為家法、至於膏腴子弟、恥文不逮、終朝點綴、
分夜呻吟、獨觀謂為警策、衆覩終淪平鈍、次有輕蕩
之徒、笑曹劉為古拙、謂鮑照羲皇上人、謝朓今古獨

步、而師鮑照、終不及日中市朝、滿學謝朓、劣得黃鳥
度青枝、徒自棄於高聽、無涉於文流矣、嶸觀王公搢
紳之士、每博論之餘、何嘗不以詩為口實、隨其嗜慾、
商搉不同、淄澠並泛、朱紫相奪、喧議競起、準的無依、
近彭城劉士章、俊賞之士、疾其淆亂、欲為當世詩品、
口陳標榜、其文未遂、嶸感而作焉、昔九品論人、七略
裁士、校以賓實、誠多未值、至若詩之為技、較爾可知、
以類推之、殆均博弈、方今皇帝、資生知之上才、體沉
鬱之幽思、文麗日月、學究天人、昔在貴遊、已為稱首、

況八紘既掩、風靡雲蒸、抱玉者聯肩、握珠者接武、固
以睨漢魏而不過、吞晉宋於胸中、諒非農歌轅議、敢
致流別、嶸之今錄、庶周旋於閭里、均之於談笑耳、
嶸字仲偉、潁川長社人、天監中、衡陽王引為朔寧
記室、專掌文翰、嘗品古今五言詩、論其優劣、各為
詩評、

駙馬都尉喬君集序　盧照鄰

昔文王既沒道不在於茲乎尼父克生禮盡歸於是矣其後荀卿孟子服儒者之褒衣屈平宋玉弄詞人之柔翰禮樂之道已顛墜於斯文雅頌之風猶綿聯於季葉痛乎王澤既竭諸侯爲麋鹿之場帝圖伊梗天下作豺狼之國秦人一滅舊章大愚黔首羣書赴火化崑嶽之高姬儒士投坑變蓬萊之巨壑樂沈於海河間王初睠睠於古篇禮適諸夷齊叔孫區區於綿蕝安國討論科斗五典叶從史遷徂述獲麟入書

爰創衣冠禮樂重開三代之風玉帛謳歌無墜六經之業鬱其興詠大雅於是爲羣自此迄今年逾千祀聖門論賦相如爲入室之雄闕里裁詩公幹即升堂之客陸平原能驚學海浮天泉以安流鮑參軍鶩翥文場代黃金之平埒臨曲臺之上路面通衢之小苑蓮紅水碧堪釣叟之淹留桂白山青宜王孫之攀折香車貴士不掩龍關縫掖書生時逢驛騎坐蘭徑敞松扉北牖動而清風來南軒幽而白雲起欣然命駕步曲江之隍泗與碧而歸聆伊川之笙吹三朝慶謁趨劍履於南宮五日歸休聞歌鐘於北里雍容車騎屢動雕章嘯傲煙霞仍涵寶思奢不敗德笑金谷之羅紈儉不邀名悲蘭陵之芻布榮期三樂君實四之平子四愁我無一矣君致訓子弟不讀非聖之書撫愛家僮常恐名奴之辱婚嫁已畢欲就金丹輪蓋非榮猶思道樹剛霞曉挹終登不死之庭甘露秋團儼踐無生之晰凡所著述多以適意爲宗雅愛清靈不以繁詞爲貴足以傳諸好事貽厥孫謀故撰而存之凡爲若干卷云爾

照鄰字昇之范陽人爲鄧王府典籤王愛重比之相如調新都尉病去官餌方士丹父喪號嘔丹出由是疾益甚乃去具茨山下買園數十畝疏潁水周舍復預爲墓偃臥其中自以當高宗時尚吏已獨儒武后尚法已獨黃老后封嵩山屢聘賢士已已廢著五悲文以自明病既久與親屬訣自沈潁水

按喬君無可攷唐公主列傳高祖女廬江公主下嫁同州刺史喬師望藝文志有喬備集不知誰是

洛州張司馬集序　　張說

夫古者志之所之文者物之相雜然則心不可蘊故發揮以形容辭不可陋故錯綜以潤色萬象鼓舞入有名之地五音繁雜出無聲之境非窮神體妙其孰能與乎洛州司馬張公名希元中山人也族高辰象氣壯河山神作銅鈎天開金印孝友内植禮樂外滋勵行閨庭鄉入謂之曾子飛名都邑諸儒號曰聖童下帷覃思窮嗜古蓬山芸觀之書舉玉懸金之記魯宮藏篆汲遺編無不日覽萬言暗誦三篋博學

呑九流之要處盈若虛雄辯敵四海之鋒退藏於密漢王問策知帝者之師楚子聞名實諸侯之選故得雄飛白簡鷹揚丹筆卷舒惟於天郡設鈎距於皇州若乃抗埋輪之章執驚馬之議旌賢有通德之教疾惡存署背之文繼軌前途遇物成興理關刑政咸歸故事之臺羲步斂規盡入名臣之奏加以許與氣類交游豪傑仕遘夷險身更否泰昔嘗攝戎幽易謫居邛僰亭皐漫漫興去國之悲旗鼓洶洶助從軍之樂時復江鷗遷樹隴鷹出雲夢上京之臺沼想故山之風月發言而宮商應搖筆而綺繡飛逸勢標起奇青新拔靈仙變化星漢昭回感激精微混韶武於金奏天然壯麗綷雲霞於玉樓嘗代名流翕然崇尚自大夫之頌成室太史之賦京都魏則十龍儒雅晉則三陽藻緻（張載字孟陽弟協字景陽亢字季陽並有才藻屬綴英華咸作暢）朝分南北運迄周隋文人才子重世間出豈止楊摛體物陳琳得以示人鵷鸞寄辭阮籍稱其王佐故以開國籍鱗次乎史傳之首入文場羽儀乎天下之半公增繁榮葉桂林之一枝彌廣源流荊江之九派宗門多士斯

爲盛典且如承家舊德之基寶王歷官之序玉琯銅渾之數貫公玄女之符落猿硅兕之巧顧鵲迴鸞之妙詳諸別傳可略言焉某室邇蘭芬族聯棣萼荷千里之嘉獎接四友之良遊謹撰令引式題前集七子賦詩期取類於鄭志一家垂範庶齊衡於孔蔡來日新文請諸君子起儀鳳之後景龍以前凡若干卷列之如日

張司馬無可攷唐藝文志亦無此書名乃知當世歸然巨帙不轉盼間化爲冷風即名人之序不過

木蘭之檟而已

上官昭容集序

張說

臣聞七聲無主律呂綜其和五彩無章黼黻交其麗是知氣有壹鬱非巧辭莫之通形有萬變非工文莫之寫先王以是經天地究人神開宗實擧幽升文之時義大矣哉上官昭容者故中書侍郎儀之孫也明淑挺生才稱絕代敏識聰聽探微鏡理開卷海納宛若前聞搖筆雲飛如同宿構初沛國夫人之方娠也夢巨人俾之大秤曰以是秤量天下既而昭容生彌月夫人弄之曰秤量天下豈在子乎孩遂啞啞應之

曰是生而能言蓋爲靈也越在襁褓入於掖庭天寔啓之故毀家而資國運將興也故成忠而受任自則天久視之後中宗景龍之際十數年間六合清謐內峻圖書之府外闢修文之館搜英獵俊野無遺才右職以精學爲先大臣以無文爲恥每豫遊宮觀行幸河山白雲起而帝歌翠華飛而臣賦雅頌之盛與三代同風豈惟聖后之好文亦云奧主之協贊者也古者有女史記功書過復有女尚書決事宮闈昭容兩朝專美一日萬機顧問不遺應接如響雖漢稱班媛

昔魯左嬪文章之道不殊輔佐之功則異跡秘九天之上身沒重泉之下嘉彼令範代罕得聞庶幾後學嗚呼何仰然則大君挺四海之圖懸百靈之命喜則九閽披纈怒則千里流血靜則黔黎乂安動則蒼旼龍姊入耳之語諒其難乎貴而勢大者疑賤而禮絕者隔近而言輕者忽遠而意忠者忤惟窈窕柔曼誘掖善心妄味九息之剿傾情六藝之圃故登崑巡海之意寢剪胡刈越之威息畚臺珍服之態消從禽嗜樂之端廢獨使溫柔之教漸於生人風雅之聲流於

來葉非夫玄黃毓粹貞明助思衆妙挾識雄靈挾志誕興人之資授輿王之瑞其孰能臻斯懿乎鎮國太平公主道高帝妹才重天人昔嘗共遊東壁同宴北渚倏來忽往物在人亡惆悵之餘言悲素扇之空曲上聞天子求椒掖之故事有命史臣叙蘭臺之新集凡若干卷列之如左

昭容名婉兒儀之孫儀坐死與母鄭掖庭韶警工文武后命掌詔命中有罪當誅后惜其才而黥之中宗即位大被信任進拜昭容昭容通武三思留書推右武氏節怒太子舉兵叩肅章門索婉兒太子敗乃免婉兒勸帝引大臣名儒數賜宴賦詩婉兒常代帝后諸主衆篇竝作而采麗益新又差第羣臣所賦退而心服是時內職皆聽出外婉兒至營外宅與崔湜亂遂引知政事玄宗誅韋庶人斬於闕下有集二十卷按昭容不肖之人也此文下語有斟酌可味

神龍曆序　李嶠

昔者龍負河圖八卦列明時之象龜呈洛字九疇開叶紀之文青巖啓而六甲飛黄壤堙而五行缺故知乾策遠坤符靈秘法效用常邀乎聖期研幾測深必貫於神道皇軒於是乎合而不死帝綿於是乎推而致福自重黎並命叔仲分官理八節而調四時部三元而齊七政權衡度律在虞夏而兼脩正朔陰陽及殷周而偕舉既而王風版蕩戰國縱横瞽史忘三家之言疇人失二官之業履端闕而歸餘壞攝提差而

孟陬殄發時亂日非直羲和湎淫亡甲喪子豈唯商辛暴虐漢興草創庫謀紀綱而方士異詞天官橫議張蒼從甲乙之術未叶變通鄧平用丁丑之元旋聞疎闊當塗抱撝典午陵遲戎狄升僭僞之壇寓縣之祠祇之主二辰九野咸析景而分躔二象七衡孰當朔而合度建元而不競沿木火而無讓與百代之閏文復千齡之大統匪我昌運疇能雜此國家草昧區夏權輿品物萬方同會獄訟之往河南五緯連謀神靈之入東井然玄珪受命紫籙登極迴玉斗而察

琁璣把珠囊而膺曆數勤於水土大禹之平滌山川禮乎方圓高辛之迎送日月應天神龍皇帝大横纂極元良繼體乃神乃聖三王接袂而扶轂允武允文五伯連衡而捧箠於是乎東明捧日西掖占風南震雄王之壓北清驕子之落粟同水火人類齊庭扞國徒施干戈不用上庠講道而宣化比屋畊田而鑿井功成理定之業協律登歌疇德瑞聖之符陳郊謁廟萬官咸事百度已康猶且存省闕遺徵求典故以爲欽若曆象哲后之恭天事神敬授人時明君之勸農

闕土自麟德創紀四十餘年雖斗憲未移而渾儀漸變蔡伯喈所謂術無恒是洛下閎所謂曆後當差昔太初肇規使易高皇之制元和新造旋移孝武之法因時通變厥有前聞爰命典司更從刊正金紫光祿大夫行秘書監駙馬都尉上柱國楊慎交鍾鼎貴遊山河寶氣赤泉疏社軒裳接於五公朱輪增言翰墨連於七子資玉環之舊德擁金埒之新慶簫吹鳳管朝昇烏鵲之樓漸　閣龍章幕下麒麟之閣臨西山典籍之府總東壁文章之事九源百氏之說盡入胸

稽六家三統之書成歸掌握永言董率實貯詳覈左散
騎常侍兼脩國史上柱國陳留縣開國公挪沖望重
簪纓才高瑚璉家風推其直道帝範籍其讜明吐白
鳳而草玄言垂紫貂而步黄閣祭司國典時望允諧
副掌天書朝寄斯在鎮國大將軍右驍衛將軍知太
史局事迦行志中散大夫守禮部侍郎上騎都尉嚴
善思正議大夫行太史令上護軍傅志忠等或禮闈
兵鈐以賢才而入用或天門地理緣道術而見知皆
學富褒章藝超甘石窮神盡智之妙闡落銅丸測遠

窮高之方懸揆玉表朝請大夫行太史局令瞿曇悉
達朝請郎行司歷徐保文承議郎行司歷南宮説等
或善分天部或工於算法稽長短之效無煩於驗讖
被圖察休咎之徵非假於登臺上庫凡此衆哲各承
朝委悉達等則專司課務撮叢其其志忠等則監共
討論用稗其闕雖異禮而各術並用心而合契於是
精研六位遍考十端立東西之定儀採南北之遺事
會數於天九地十起元於子二丑三追日躔之行按
星分之度以推四時之發生以步三元之盈縮然後

分至啓閉無忒於玉衡弦望躔離必應於銅史幾窺
幽室已見飛灰雖候清臺仍看合璧追論古法師驗
前章八十一寸為日分徒言精密六百八年為歲紀
終非允當歷祀之所紕繆異端之所穿鑿莫不裁之
繩準格以銓衡究天道之精微開日官之軌憲容成
再出不能添黍累之功壽王重生無以議分毫之失
豈比夫時乖兩閏始載鄒人之語亥有二首方聞絳
老之年序臨安寧歲次强圉皇帝撫天下之三載也
珍圖攸御寶曆初調授以丹鳳之官頒以玄鳥之署

候耕耘之節非藉杏花覽昏夕之期詎須蓂莢參幽
賾而制術邁古今而垂範玉儀既正金鏡遍明翊聖
祉之無疆識懷生之永大元符允合可以觀天地之
心能事畢甄可以為帝王之式盛矣美矣無得而稱
紀次勤成名曰大唐神龍曆云爾

地志圖序　　呂溫

廣陵李該博達士也學無不通尤好地理患其書多門歷世浸廣文詞浩蕩學者疲老由是以獨見之明法先聖之制黜諸子之序祖述仲尼之職方會源流考同異務該暢從體要倬然勒成一家之說猶懼其奧未足以明啓後生乃裂素爲方傍摭舊而畫隨方面以區別擬形容而詞解命之曰地志圖觀其粉散百川黛凝羣山元氣剖判成乎筆端任土之毛有生之類大約變化不出其意然後列以城郭羅乎聚落

內自五侯九伯外洎要荒蠻貊禹跡之所窮漢驛之所通五色相宣萬邦錯峙毫釐之差而下正乎封略方寸之界而上當乎分野乾象坤勢炳焉可觀與夫聚米擬其髣髴畫地陳乎從繁固不可同年而語詳略也每虛室燕居凝精寤想普天之下盡在屋壁戶納門游覽八紘名山大川隨顧而是殊方絕域舉意而到高視尋攬古今觀帝王之疆理見宇宙之寥廓出遐入幽曾不崇朝與夫役形神於歲月窮轍跡於區外又不可並挑而論勞逸也且大刪百代之煩綜羣言之首繁而不亂疏而不漏才識以潤之丹青以炳之使嗜學之徒未披文而見義不由戶而觀奧斯訓道之明也窮地而述舉世而載事極鴻纖理通緻脉混一家之文執張大國之襟帶覈人物之虛實總山川之要會表皇威之有截明王道之無外斯乃功用之大也見蒼梧塗山則思舜禹恤民之艱觀窮邊大漠則悟秦漢勞師之弊覽齊墟晉壤則見桓文勤王之節觀洞庭荊門則知苗蜀恃險之敗王者於是明乎得失諸侯於是鑒於興替斯又懲勸之

遠也然則本之所以廣學流申之足以贊鴻業垂之可以示後世豈徒由近親遠以智自樂爲室中之一物哉而時無知音道不虛行舉地以閡闚天無路此志士儒林所以爲之歎息也某久從君遊屬爲序述庶嗣作者之意俾好事君子知其所以然

唐書藝文志無此書名

唐丞相太尉衛國公李德裕會昌一品制集序

鄭亞

綸綍之興載籍之始先王發號施令明罰勑法蓋本
於此也唐虞之盛二典存焉夏殷之隆厥有訓誥自
亂征甘誓乃有誓命之書皆三代之文一王之法也
虞夏之際代祀綿遠其代工掌制之名氏莫得而知
至於成湯太甲則有仲虺伊尹爲之訓誥高宗得傅
說則有說命之篇周公召公相成王則有洛誥酒誥
周官顧命秦始皇帝并一區宇丞相李斯寔掌其言

漢興當秦焚書之後侍從之臣皆不習文史蕭曹之
輩又乏儒墨之用每封功臣建子弟其辭多天子爲
之縱委於執翰者亦非彰灼知名之士武帝使司馬
相如視草率皆文章之流以相如非將相器也厥後
浸微寖長下於魏晉亦代有其人我高祖革隋文物
大備在貞觀中則顏公師古岑公文本與焉在天后
時則李公嶠崔公融出焉燕許角立於玄宗之朝常
楊繼美於代宗之世洎憲宗皇帝英武啓運雄斷赫
張中興之業高映前古其時則先太師忠懿公翊內

署有密勿贊佐之績平吳定蜀寔惟其功及登樞衡
作霖雨尊王室甲諸侯罰蔡料齊外定內理顯王言
於典誥彰帝範於圖籍紀在徽冊播於無窮特進太
子少保分司東都衛公長慶中事惠皇爲翰林學士
訓誥之業彰於傳聞昭肅皇帝統握乾符寤寐良弼
詔自淮海復升台庭盡付玄機允釐神度每彤墀奏
罷別承天聰帝亦講伊訓說命之旨定元首股肱之
契以太平之制度上古之文教成屬於公焉會先太
后遽棄方立帝明發有永懷之痛公述沙麓神井之

瑞贊繞樞懷日之慶恭遵聖緒光慰孝思於是承命
有宜慈祔廟之制及武宗郊昊天拜清廟文物咸備
朝廷有禮華夷述職河朔脩貢乃顯神休薦徽號奉
揚一德以示萬方於是撰仁聖文武至神大孝之冊
封域無虞天子脩然有求玄之思乃範貞金模聖表
隆準日角燭於宮庭中外臣寮咸欲以頌山河而裒
日月也公於是有聖容之讚天街之北猶爲假居因
儀悪陵怙衆强挈嚴之以刁斗而勃爾無懼申之以
文告又腆然不領天子震怒旋命征之公獨運沈機

上資宸斷萬里勝負決於帷中雷霆既震犬羊遂潰
瘡贅披扶腥膻解離迺其名王復我貴主公於是有
討非狄之詔天寶末薊門為首亂之地瘡痏榛棘襲
世未平至是漁陽帥仲武掃除妖孽擒獲仇讎奉揚
威神乃底康靖仍頒勒石於盧龍之塞以叙聖功飛
章上聞帝用允若公祇膺明命舒展格言呼嘯神祇
叱納嵩華當晝而文星現不寐而白鳳來成諸侯不
朽之勳尊元后無私之化公於是有幽州紀聖功之
碑洛師劉從諫死其子因闔河之險恃甲兵之衆請

爵爭地屢閑王庭中外疑迷牙撓天聽帝將耀神武
公累獻忠謀且言曰重耳在喪不聞利父雄渠受戮
祇以拒君況羽皇舊宮天井內地跨連河北脇倚山
東豈可行有匪人坐為汙俗若是可忍孰不可容沃
心無疑囑足乃定又曰上黨居天下之脊當河朔之
喉今滏水雖兵常山勁卒是為脣齒實懼因依不若
乘於木萌制其將動帝俞其奏乃妙選使臣以勞諭
之嚴立刑賞以勸戒之魏侯鎮侯戮力從命絕壺關
之右臂收洺水之上游復茲渠魁在此成算又蔽門

狡將橫水餘兇竊上相之旌旗盜晉陽之管鑰帝怒
斯赫人心愈疑咸以師老於郊梟巢尚固議罷兵者
蚊聚請宥過者出同公又揚笏而言曰彼地則長師
帥分宗室是玄祖勤商之邑后稷造周之邦瓜瓞且公
存堂構斯在苟虧策畫不襲仇讎則是獎猾本逐主
之風長冒頓射親之俗詩稱築室於道書謂疑謀勿
成由是洞啓宸衷大破羣議運籌制勝畧無遺策防
微慮遠必契神機授鉞之臣服膺承命萬安之圖棋
尚胡曹參之飲酒方酣果有軍書繹聞我捷砥磨周

鉞水淬鄭刀萬里來袁紹之頭顯二塚葬蚩尤之肩
髀權聲雖震於朝市喜氣不見於形容何其纂立功
動鎮定風俗若是之重也公於是有伐上黨之制平
晉陽之勑宗英可汗獻琛輸貢越自絕域通於本朝
文非伯士之亂呼韓鹿蠡之師或毳毛而朝靈囿或
解辮而拜甘泉並垂於冊書光彼明命公於是有諭
迴鶻之命五慰堅昆之書四文章等於訓傳機事出
於神明因將假仰邢石之符做覲規籍之錄聞之者
可以袪聾瞶得之者可以辯邦國每牙籌既拔芝泥

將熟嘗於前席、親授筆札、公亦分陰可就、落簡如飛、時有急宜、關於密畫、內庭外制、皆不與聞、或勢切疾雷、機難終日、宣室未召、武帳莫開、公則手疏封章、達於旒扆、當乙夜觀書之際、未嘗不稱美再三、此又豈可與賦洞簫而諷於後庭、聞子虛而嗟不同世者論功較德耶、歲在乙丑、華公常伯、以天子之道、貫於神祇、一年而風雨攸序、災沴不作、二年殲醜虜、與北伐之詩、四年誅狡童、詠東征之歌、而又伐牟尼之風、壞浮圖之俗、假兵返樸、四海胥定、思欲揚鴻名光下武、

公乃觀東署之圖、按西昆之諜、鋪舒名實、繁縟文采、類於上帝、為唐神宗、公於是纂章天成、功神德明、道之冊文、號位既畢、華夷會同、方將命禮官、召儒者、訪匡衡后土之儀、採公玉明堂之圖、考肆覲之禮於梁生、叩封禪之書於夫子、盡皇王之盛事、極臣子之殊功、而軒鼎將成、禹書就掩、然猶進先嘗之藥、獻高手之醫、藏周旦請代之書、追漢宣易名之失、作於大誥、刑於昊天、始終一朝、紹續九德、其攻伐也既如彼、其制作也又如此、故合武宗一朝冊命典誥奏議碑讚、

軍機羽檄、凡兩帙、二十卷、輒署曰會昌一品制集、紀年、追聖德也、書位、旌官業也、歲在丁卯、亞自左掖、出為桂林、九月、公書至自洛、以典誥制命、示於幽鄙、且使為序、以集成書、尋玄珠不究於倪域、聽希聲莫窮於高下、承命震惕、幾移朝夕、援筆而復止者三四、伏念江陸脩澀、辭讓不及、因齋潔以敘焉、夫全功難持、大名難兼、日赫於晝、而乏清媚、月皎於夜、而無溫照、冬之為候也、則雪霜氛暴、凍入肌髮、夏之為用也、則金流石鑠、火走膚脉、如陽春高秋者、稀焉、南則瘴風

毒起之為厲也、北則獯戎黠虜之為患也、如雒邑咸秦者、幾焉、鵰鶚不傳之以馳騁、驊騮不授之以騫翥、如應龍者鮮焉、仲尼聖賢之宗也、位止於司寇、師歸道德之祖也、官不過柱史、如姬旦者幾焉、是以保衡傅說、佐佑殷宗、邵公畢公、寅亮周室、咸著大訓、克為元龜、書契以來、未之多有、李斯以刻石紀號之文勝、而不在休明之運、又何足數哉、周勃霍光、雖有勳伐、而不知儒術、枚皋嚴忌、善為文筆、而不至巖廊、自是已降、其類寔繁、惟君蘊開物致君之才、居元弼上公

之位建旂對平戎之業亟經天緯地之文粹於歟躬
慶是全德蓋四序之陽春九州之戉雒品彙之應龍
人倫之龜且後之學者共景之
文苑英華載衛公集序凡二其一即是篇其一為
李商隱代滎陽公作中間十同七八但首尾迥異
今一品集及文粹皆用此篇當是商隱代作後或
經亞改定耳二作相較此篇似為有體故錄之
李公集有與鄭中丞書所謂公書至自洛者是也
今此序全本其意

又玄集序　　韋莊

謝玄暉文集盈編止誦澄江之句曹子建詩名冠古
唯吟清夜之篇是知美稼千箱兩岐奚少繁絃九變
大濩殊稀入華林而珠樹非多閱眾籟而紫簫唯一
所以擷芳林下拾翠巖邊沙之汰之始辨辟寒之寶
載雕載琢方成瑚璉之珍故知頷下採珠難求十斛
管中窺豹但取一斑自國朝大手名人以至今之作
者或百篇之內時紀一章或全集之中微徵數首但
掇其清詞麗句錄在西齋莫窮其巨派洪瀾任歸東
海總其記得者才子一百五十人誦得者名詩三百
首長樂瑕日陋巷窮時聊撼膝以書紳匪攢心而就
簡蓋詩中鼓吹名下笙簧擊鼂氏之鐘霜清日觀淬
雷公之劍影動星津雲間分合璧之光海上運摩天
之翅奮造化而雷雲湧起役鬼神而風雨奔馳但思
其食馬留肝徒云染指豈慮其烹魚去乙或至傷鱗
自慚乎鼠腸易盈非嗜其熊蹯獨美然則律者既採
繁者是除何知黑白之殊强辨淄澠之水左太冲十
年三賦未必無瑕劉穆之一日百函焉能盡麗是知

班張屈宋亦有蕪辭沈謝應劉猶多累句雖遺研可惜而備載斯難亦由執斧伐山止求嘉木挈瓶赴海但汲井泉等同於風月煙花各是其樝梨橘柚昔姚合所撰極玄集一卷傳於當代已盡精微今更採其玄者勒成又玄集三卷記方流而目眩閱麗水而神疲魚兔難存筌蹄是棄所以金盤飲露唯採沆瀣之精花界食珍但享醍醐之味非獨貧於短見亦可貽於後昆採實去華俟諸來者光化三年七月三日前左補闕韋莊述

莊字端已杜陵人見素之後疎曠不拘小節李詢爲西川宣諭和協使辟爲判官以中原多故潛欲依王建建辟爲掌書記尋召爲起居舍人建表留之後爲建僞平章事○又玄集凡一百五十人詩三百章

三月三日曲水詩序　顏延之

夫方策既載皇王之迹已殊鍾石畢陳舞詠之情不一雖淵流遂往詳略異聞然其宅天衷立民極莫不崇尚其道神明其位拓世貽統固萬葉而爲量者也有宋函夏帝圖弘遠高祖以聖武定鼎規同造物皇上以叡文承曆景屬宸居隆周之卜既永宗漢之兆在焉正體毓德於少陽王宰宣哲於元輔晷緯昭應山瀆效靈五方雜遝四隩來塈選賢建戚則宅之於茂典施命發號必酌之於故實太子協樂上庠肆毅

章程明密品式周備國容眂令而動軍政象物而具箴闕記言校文講藝之官采遺於內輶車朱軒懷荒振遠之使論德於外蒸瑩素毳并柯共穗之瑞史不絕書棧山航海踰沙軼漠之貢府無虛月烈燧千城通驛萬里穹居之君內首稾街卉服之酋迴面受吏是以異人慕響俊民間出警蹕淸夷表裏悅穆將徙縣中宇張樂岱郊增類帝之宮飭禮神之館塗歌邑誦以望屬車之塵者久矣日躔胃維月軌青陸皇祇發生之始后王布和之辰思對上靈之心以惠庶萌

之願加以二王于邁出餞戒告有詔掌故爰命司曆獻洛飲之禮具上巳之儀南除輦道北清禁林左關巖隥右梁潮源略亭皋跨芝廛苑太液懷曾山松石峻輕葱翠陰煙游泳之所攢萃翔驟之所往還於是離宮設衛別殿周徼旌門洞立延帷接枅閱水環階引池分席春官聯事蒼靈奉塗然後升秘駕胤緹騎搖玉鑾發流吹天動神移淵旋雲被以降於行所禮也既而帝暉臨幄百司定列鳳蓋俄軫紅旗委旆肴蔌芬籍觴醳泛浮妍歌妙舞之容銜鈕樹羽之器三

奏四上之調六莖九成之曲競氣繁聲合變爭節龍文飾轡青翰侍御華裔殷至觀聽騖集揚袂風山舉袖陰澤靚莊藻野袪服縟川故以殷賑外區煥衍都內者矣上膺萬壽下禔百福布筵稟和闔堂依德情盤景遽歡洽日斜金駕總駟聖儀載佇悵鈞臺之未臨慨豐宮之不縣方且排鳳闕以高遊開爵園而廣宴並命在位展詩發志則夫誦美有章陳信無愧者歟

延之字延年與謝靈運以詞采齊名而遲速懸絕文帝嘗勑擬樂府北上篇延之受詔便成靈運久之乃就延之嘗問鮑照已與靈運優劣照曰謝五言如初發芙蓉自然可愛君詩若鋪錦列繡亦雕繢滿眼

三月三日曲水詩序　王融

臣聞出豫爲象鈞天之樂張焉時乘既位御氣之駕翔焉是以得一奉宸逍遥襄城之域體元則大悵望姑射之阿然窅渺寂寥其獨適者也至如夏后兩龍載驅璿臺之上穆滿八駿如舞瑶水之陰亦有饗云因宋與萬民共也我大齊之握機創歷誕命建家接禮貳宮考庸太室幽明獻期雷風通饗昭華之珍既徙延喜之玉攸歸革宋受天保生萬國度邑靜鹿丘之歎遷鼎息大坰之慚紹清和於帝猷聯顯懿於王

表駿發開其遠祥定爾固其洪業皇帝體曆上聖運鍾下武冠五行之秀氣邁三代之英風昭章雲漢暉麗日月牢籠天地彈壓山川設聖理以景俗敷文化以柔遠澤普汜而無私法含弘而不殺猶且具明廢寢昃晷忘餐念負重於春冰懷御奔於秋駕可謂巍巍弗與蕩蕩難名亞靈圖而非泰涉孟門其何險儲后睿哲在躬妙善居質內積和順外發英華斧藻至德琢磨令範言炳丹青道潤金璧出龍樓而問豎入虎闈而齒冑愛敬盡於一人光輝究於四海若族茂

麟趾宗固磐石跨蹑昌姬籍軼炎漢元宰比肩於尚父中鉉繼踵乎周南分陝流勿翦之歎來仕允克施之譽莫不如珪如璋令聞令望朱茀斯皇室家君王者也木枝之盛如此稽古之政如彼用能免羣生於湯火納百姓於休和草萊樂業守屏稱事引鏡皆明目臨池無洗耳沈冥之怨既鈌遁軸之疾已消與康舉孝歲時於外府署行議年日夕於中甸協律總章之司序倫正俗崇文成均之職導德齊禮挈壺宜夜辯氣朔於靈臺書笏珥彤紀言事於仙室褰帷斷裳

危冠空履之吏彩搖武猛扛鼎揭旗之士勤恤民隱糾逖王慝射集隼於高墉緻大風於長隧不仁者遠惟道斯行讒莠蔑聞攘爭掩息稀鳴桴於砥路鞠茂草於圜扉耆年闕市井之遊稚子豐車馬之好宮鄰昭泰荒景清夷侮食來王左言入侍離身反踵之君髽首貫胸之長屈膝厥角請受纓縻文鉞碧砮之琛奇幹善芳之賦紈牛露犬之玩乘黃茲白之駟盈衍儲邸充仞郊虞匭牘相尋鞮譯無曠一尉候於西東合車書於南北暢穀埋轔轊之轍綏旌卷悠悠之旆

四方無拂、五戎不距、假華蹄軒、銷金罷刃、天瑞降、地
符升、澤馬來、器車出、紫脫華、朱英秀、佞枝植、曆草孳、
雲潤星暉、風揚月至、江海呈象、龜龍載文、方握河沈
璧、封山紀石、邁三五而不追、踐八九之遙迹、功既成
矣、世既貞矣、信可以優游暇豫、作樂崇德者歟、於時
青鳥司開、條風發歲、粤上斯巳、惟暮之春、同律克和、
樹草自落、楔飲之日在茲、風舞之情咸蕩、去肅表乎
時訓、行慶動於天矚、載懷平圃、乃眺芳林、芳林園者、
福地奧區之湊、丹陵若水之舊、殷殷均乎姚澤、膴膴

尚於周原、狹豐邑之未宏、陋譙邦之猶褊、求中和而
經處、揆景緯以裁基、飛觀神行、虛檐雲構、離房乍設、
層樓間起、負朝陽而抗殿、跨靈沼而浮榮、鏡文虹於
綺疏、浸蘭泉於玉砌、幽幽叢薄、秩秩斯干、曲拂邅迴、
潺湲徑復、斯游泛沚、華樹發、曲雜天采於柔荑、亂嚶
聲於綿羽、禁軒承幸、清宮侯宴、緹帷宿置、帟幕宵懸、
悅而滅宿、澄霞登光、辨色戒道、執殳展軨、效駕徐鑾、
警節明鐘、暢音七萃、迪鑣九旂、齊軏建旗、拂蜺揚旆、
振木魚甲、煙聚貝胄星羅、重英曲瑑之飾、絕景追風

之騎、耶灼驥部、駟駮函列、虎視龍超、雷駭電逝、轟轟
隱隱、紛紛軫軫、羌難得而稱計、爾乃迴輿駐罕、嶽鎮
淵渟、容有穆、賓儀式序、授几肆筵、因流波而成次、
蕙肴芳醴、任激水而推移、稌價陳階、金匏在席、威奏
翹舞、籥動邪詩、召鳴鳥於弁州、追伶倫於嶰谷、發參
差於王子、傳妙靡於帝江、正歌有闋、羽觴無算、上陳
景福之賜、下獻南山之壽、信凱燕之在藻、知和樂於
食苹、桑榆之陰不居、草露之滋方渥、有詔曰今日嘉
會、咸可賦詩、凡四十有五人、其辭云爾、

融嘗爲主客、接虜使房景高宋弁、景高問云、在北
聞主客曲水詩序、勝延年、實願一見、融示之、後日
弁謂融曰、昔觀相如封禪、以知漢武之德、今覽王
生詩序、用見齊主之盛、融曰、皇家盛明、豈直比蹤
漢武、更慚鄙製、無以遠匹相如、

三月三日華林園馬射賦序　庾信

臣聞堯以仲春之月、刻玉而遊河、舜以甲子之朝、披圖而巡洛、夏后瑤臺之上、或御二龍、周王玄圃之前、猶驂八駿、我大周之創業也、南正司天、北正司地、平九黎之亂、定三危之罪、雲紀御官、鳥司從職、皇王有秉歷之符、玄珪有成功之瑞、豈直天地合德、日月光華而已哉、皇帝以上聖之姿、膺下武之運、通乾象之靈、啓神明之德、夷典秩宗、見之三禮、夔爲樂正、聞之九成、虎已備於禮容、威風總於戎政、加以卑宮菲食、

皂帳綈衣、百姓爲心、四海爲念、西郊不雨、即動皇情、東作未登、彌迴天眷、兵革無會、非有待於丹鳥、宮觀不移、故無勞於白燕、銀甕金船、山車澤馬、豈止竹葦兩草、共垂甘露。青赤二氣、同爲景星、雕題鑿齒、識海水而來王、烏戈黃皮、驗東風而受吏、於時玄鳥司歷、蒼龍御行、羔獻冰開、桐華萍合、皇帝幸於華林之園、玉衡正而泰階平、閶闔開而勾陳轉。千乘雷動、萬騎雲屯、落花與芝蓋同飛、楊柳共春旗一色、乃命群臣、陳大射之禮、雖行祓禊之飲、即用春蒐之儀、止立行宮、裁舒帳殿、陛無玉璧、既異河間之碑、戶不金鋪、殊非許昌之賦、洞庭既張、承雲乃奏、騶虞九節、貍首七章、正飾五彩之雲、壺寧百福之酒、唐弓九合、冬幹春膠、夏箭三成、青莖赤羽、於是選朱汗之馬、校黃金之埒、紅陽飛鵲、紫燕晨風、唐成公之驌驦、海西侯之千里、莫不飲羽銜竿、吟猿落雁、鐘鼓震地、埃塵漲天、酒以罍行、肴由鼎進、彩則錦市俱移、錢則銅山合徙、太史聽鼓而論功、司馬張旃而賞獲、上則雲布雨施、下則山藏海納、實天下之至樂、景福之歡忻者也、既若

木將低、金波欲上、天顏惟穆、賓歌惟醉、雖復暫離北闕、聊晏西城、即同酆水之朝、更是岐山之會、小臣不舉、奉詔爲文、以管窺天、以蠡酌海、盛德形容、豈陳梗概、

捫蝨新話云、王勃滕王閣序、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當時無賢愚、皆以爲驚絕、然余觀庾信馬射序、已云落花與芝蓋同飛、楊柳共春旗一色、則知王勃之語、已有來處、及觀歐陽集古錄、隋德州長壽寺舍利碑、亦云浮雲共嶺松張蓋明

月與巖桂分叢則又淺陋與初造語者遠甚

螢火賦序　　駱賓王

余猥以明時久遭幽縶見一葉之已落知四運之將終懷然客之爲心乎悲哉秋之爲氣也光陰無幾時事如何大塊是勞生之機小智非周身之防嗟乎綈袍匪舊白首如新誰明公冶之非孰辨臧倉之愬是用中宵而作達旦不瞑覩茲流螢之自明哀此覆盆之難照夫類同而心異者龍蟬歸而宋樹伐質殊而聲合者魚形出而吳石鳴苟有會於精靈夫何患於異類況乘時而變含氣而生雖造化之不殊亦昆蟲之一物應節不愆信也與物不競仁也避日不明義也臨危不懼勇也事有沿情而動興因物而多懷感而賦之聊以自廣云爾

龍蹲謂孔子春秋演孔圖孔子坐如蹲龍立如牽羊吳得石鼓武敷刻桐木爲魚形扣之鼓乃鳴

在獄詠蟬詩序　駱賓王

余禁所禁垣西是法廳事也有古槐數株焉雖生意可知同殷仲文之古樹聽訟斯在即周召伯之甘棠每至夕照低陰秋蟬疎引發聲幽息有切常聞豈人心異於曩時將蟲響悲於前聽嗟乎聲以動容德以象賢故潔其身也稟君子達人之高行蛻其皮也有僊都羽化之靈姿候時而來順陰陽之數應節為變審藏用之機有目斯開不以道昏而昧其視有翼自薄不以俗厚而易其真吟喬樹之微風韻資天縱飲高秋之墜露清畏人知僕失路艱虞遭時徽纆不哀傷而自怨未搖落而先衰聞蟪蛄之流聲悟平反之已奏見螳螂之抱影怯危機之未安感而綴詩貽諸知己庶情沿物應哀弱羽之飄零道寄人知憫餘聲之寂寞非謂文墨取代幽憂云爾

是編槩未及詩賦此二序乃耦語之雋者謹以昭明豪士例入選賓王繫獄史書不載而集中屢見譚友夏批清畏人知句云用來說蟬妙絕此語極具眼大率古人成句皆然正用則板矣

七日綿州泛舟詩序　盧照鄰

諸公迹寓市朝心游江海訪奇交於千里惜良辰於寸陰常恐辜負琴書荒凉山水於是脫屣人事鳴棹川隅言追掛犢之才用卜牽牛之賞邀生經笥送炎氣以擢纓郗氏青囊臨秋光而曝背似遇緱山之客還疑星漢之游願駐景於高天想乘霓於縮地繫絲亂響泉解時斟醆翔羽於平沙釣潛鯉於曲浦乘流則逝不覺忘歸咸可賦詩探韻成作

登秘書署閣詩序　楊炯

若夫麒麟鳳凰之署、三臺四部之經、周王羣玉之山、漢帝蓬萊之室、觀星文而考南北、大象入於璣衡、披帝冊而質龍神、負圖出於河洛、司先王之載籍、掌制書之典謨、劉向沉研、楊雄寂寞之士、於茲翰墨、馬融該博、傅毅文章之才、此焉游處、莫不出言斯善、有道則尊、顯敬其德行、珪璋其事業、心同匪石、達人千載之交、手握靈珠、文士一都之會、陶泓寡務、紬素多閑、命蘭茝之君子、坐芸香之秘閣、徒觀其重欄四絕、閣

道三休、紅梁脩柱、金鋪玉砌、平看日月、唐都之物候可知、坐望山川、裴秀之輿圖在即、虹蜺爲之回帶、寒暑由其隔閡、豈直崑崙十二、瀛海千尋、西州有百尺之樓、東國有千秋之觀、於時五行金王、八月秋分、風生閶闔之門、日在中衡之道、煙雲慘慘、白露下而四郊空、林野蒼蒼、青天高而九州迥、登山臨水、無非宋玉之詞、高閣連雲、有似安仁之興、列芳筵、命雕觴、扼腕抵掌、劇談戲笑、假使神仙可得、自茂松喬、富貴在天、終輕許史、登高作賦、羣公陳力於大夫、闕善若驚、下走自强於玄晏、輒爲序引、綴在辭章、

炯華陰人。舉神童、授挍書郎、遷詹事司直、坐從弟神讓與徐敬業亂、出爲梓州司法參軍、遷盈川令。張說以箴贈行、戒其苛、至官果以嚴酷稱、卒於任。

遊雲門寺詩序　　梁　肅

上德與汗漫爲友、無江海而閑、其次則仁智相從、有山水爲樂、故合志同方、賢者有柴桑之隱、游道同趣、吾徒爲雲門之會、其造適一也、先會一日沙門釋去謹命我友相與探玉笥、上會稽、然後泝若耶過脉林而南、意欲脫人世之羈鞅、窮林泉之邃奧、於是捨舟淸瀨、反策閑原、迤杳藹而歷崢嶸、入深翠以之迴環、遂至於雲門、覩其羣山雜秀、森聳拔起、五峰巉巉列竪、沉沉上摩碧落、旁湧金界、其下則百泉會流、蓄爲澄潭、函虛鏡徹、鳴瀨玉激、泠泠之聲、與地籟唱和、不待笙磬而五音迭作、耽聽之不足、則凝思宴息、悅焉疑諸天樓觀列在咫尺庭徹之中、洞有日月、怳而動步眞境、坐聆法音、合漆園一指之論、齒淨名無住之本、萬累如洗、百骸坐空、視松喬爲弱喪、輕世界於棄葉、蓋道由境深、理自外獎故也、昔之遠公紀廬山、謝客題石門、道流勝賞、今古一貫、曷可不賦、貽雲山羞、乃各爲詩以志斯會、同乎道者有隴西李公受、高陽齊霞舉、約會未至、亦請同賦此篇、用廣夫游衍之致云、

肅字敬之、一字寬中、建中初、中文詞淸麗科、擢太子校書郎、蕭復重其才、授右拾遺、以母老不赴、杜佑辟淮南掌書記、召爲監察御史、轉右補闕、翰林學士、皇太子諸王侍讀、卒年四十一、崔恭序其集、謂公之習尚敦古風、閱傳記、硜硜然以此導引於人、以爲其常、米鹽細碎、未嘗掛口、故辭通人事、

晚春崔中丞林亭會集詩序　梁肅

德充則體和道勝則境靜抑常理也前左馮翊崔公意遺富貴跡叶幽曠與浩氣爲徒故不尊引而壽以善門爲事故無江海而閑春池始平芳草如織乃啓虛館延羣賢鳴琴濁酒以侑談笑羣英龍華以賞景物脩竹滿澳以環合紫藤垂地以縈結地有滄洲之趣鳥無城郭之音信上智之高居人間之方外者也於時衆君子飽公之和惜日不足衡相謂曰夫養正在我叙位在時今朝庭虛老更之席以待國耆公實

舊德行將論道不暇焉可廢而忘乎蓋詩可以興可以羣盍歌詠之以志斯會且用配公以君子萬年受茲介福焉爾

題致仕武賓客嵩山舊隱詩序　顧雲

賓客諱攸緒則天皇后從姪也天授中封安平郡王遷殿中監出爲揚州大督府長史聖曆中棄官隱居嵩山避榮寵也想其始來捫危選勝窮迴拔基鉬走伊波控隱士飲牛之渚螺排猴嶠對仙人駕鶴之峰移紫府之全模寫清都之勝槩玉桃植砌董杏拔壇帳合蘿高床平石占飛流界練貫齒響於風湍曙景張屏掛清光於露翠昕或春花發盡秋雨晴初虛籟調風斜照印月春露華兮散煙液而樂天和吟酒賦

今明吟歌焉知帝力及龍圖去呂鼎還劉中宗皇帝方欲訪道崑巖鳴鸞茨岫遙飛鶴版親授蒲軒扣蓬藋之荒扉遠徵杖乘揚皐夔之右席強走嚴陵莫不黃屛翹襟高霞夢夢由是輕鷗出浦明月離雲纔昇旋陷旋登甲觀以公當棲洞府不喜塵機雖當掛珮垂紳愈若投羅觸罟及飛章上聞乞泣辭天帳珊席於青門幡仙裝於紫陌乃知飛霜匝野冰雀番不死之鶴烈日焚溟珠蛎有不枯之草故能振清風於城里飛逸駕於雲逵宜乎與穌產分繼夷齊結轍比

夫吞腥咽腐懷祿偷安者不亦傻乎今則八桂森指五芝零落立松崖而盡日不見王孫捫石壁以題詩別招遁客豈無來哲能紹玄蹤聊剳短章用旌高烈時睿文英武明德至仁廣孝皇帝御宇十二歲也龍集辛卯律中林鍾十二月丙寅題

攸緒生平有二快事武氏以威福奔走天下天下豪傑不爲所餌則爲所除攸緒於此時能拒能門少室聞冬蔽茅椒夏居石室不獨不受官爵即賜與器物皆置不用此一快也中宗復辟志大仇縱

辟后天下豪傑又靡然從其豢養乃召攸緒議行問道禮詔見日山服葛巾不名不拜攸緒冠帶伏入舍人贊就位竟趨常班再拜此二快也常恨唐之子孫不肖不能盡殺武氏噫如攸緒者豈可殺乎

四六法海卷之九 終

四六法海卷之十

吳郡王志堅論次

友張我城弟志長志慶忝閱男偶偕做編較

虎丘山序 顧野王

夫少室作鎮以峻極而標奇太華神掌以削成而稱貴若茲山者高不概雲深無藏影卑非培塿淺異棘林秀壁數尋被杜蘭與苔蘚荅林十仞挂藤葛與懸蘿曲澗潺湲修篁蔭映路若絕而復通石將頹而更綴抑巨麗之名山信大吳之勝壤若乃九功六義之

興依永和聲之製志由興作情以詞宣形言諧於韶夏成文暢於鍾律由來尚矣未有登高能賦而韜斐斐之章入谷忘歸而忽鏗鏘之節故總轡齊鑣競彫蟲於山川雲合霧集爭歌頌於林泉於時風清邃谷景麗脩巒蘭佩堪紉胡繩可索林花翻灑乍飄颺於蘭皋山禽轉響時弄聲於喬木班草班荊坐蟠石之上濯纓濯足就滄浪之水傾縹瓷而酌旨酒翦綠葉而賦新詩肅爾若與三徑齊蹤鏘然似共九成偕韻盛矣哉聊述時事寄之翰墨

野王字希馮吳人爲梁宣城王賓客終於陳黄門侍郎

秋日宴季處士宅序

王勃

若人爭名於朝廷者則冠蓋相趨遁迹於丘園者則林泉見託雖語默非一物我不同而逍遙皆得性之場動息匪自然之地故有季處士者遠辭濠上來游鏡中披白雲以開筵俯青溪而命酌昔時西北則我地之琳琅今日東南乃他鄉之竹箭又此夜乘槎之客猶對仙家坐菊之賓尚臨清賞既而依稀舊識歡吳鄭之班荆樂莫新交申孔程之傾蓋向時朱夏俄涉素秋金風生而景物清白露下而光陰晚庭前柳

葉纔聽鳴蟬野外蘆花行看江上數人之內幾度琴樽百年之中少時風月蘭亭有昔時之會竹林無今日之歡丈夫不縱志於生平何屈節於名利人之情矣豈曰不然人賦一言各申其志使夫千載之下四海之中後之視今知我咏懷抱於兹日

秋日遊蓮池序　　王勃

人間龍鳳抱風雲者幾人庶俗紛紜得英奇者何有。煙霞是我村墅道術之門文酒起予放浪沉潛之地少留逸客寔歷飛鳴非半情而天地秋而金用而風露降幽居少事野性多閑登石嶺而鋪筵坐沙場而列席琳琅觸目朗月清風之俊人珠玉在傍鸞鳳虬龍之君子汀洲地遠波濤飛日月之輝人野路殊原隰擁神仙之氣平郊樹直曲浦蓮肥隱士泥清仙人水綠越林亭而極望生死都捐出宇宙以長懷心靈

若喪悲夫秋者愁也酌濁酒以蕩幽襟志之所之用清文而銷積恨我之懷矣能無情乎

上巳浮江宴序　　王勃

吾之生也有極時之過也多緒若夫遭主后之聖明屬天地之貞觀得畎畝之相保以農桑而爲業託形宇宙者幸矣況乃偃泊山水遨遊風月樽酒於其外文墨於其間則造化之於我得矣太平之縱我多矣兼以上巳芳節雲開勝地大江浩曠羣山紛糾出重城而振策下長浦而方舟林壑清其顧盼風雲蕩其懷抱於時序躔青律運啓朱明輕荑秀而郊戊青落花盡而亭皐晚丹鶯紫蝶候芳景而騰姿早鷰歸鴻俟迅風而弄影巖暄蕙密野淑蘭滋弱荷抽紫踈萍泛綠於是儼松舲於石嶼停桂檝於璇潭指林岫而長懷出河洲而極睇紆衿服香驚北渚之風翠幙玄帷彩綴南津之霧若乃尋曲渚歷迴溪榜謳齊引漁歌互起飛沙濺石湍流百勢翠嶮丹崕岡巒萬色亦有銀鈎犯浪掛頳鯉於文竿瓊轄乘波耀錦鱗於畫網鏗鏘有聽玄雲白雪之琴阮籍同歸紫桂蒼梧之酌俛而遊眺興遠景促時淹野日照晴山煙送晚方披襟朗詠餞斜光於碧岫之前散髮高吟對明月

於青溪之下客懷既暢遊思遂征覩泉石而如歸佇雲霞而有自昔周川故事初傳曲路之悲江甸名流始命山陰之筆蓋遵清轍共抒幽襟俾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一言均賦六韻齊疏誰知後來者難輒以先成爲次

遊山廟寺序　　王勃

吾之有生二十載矣雅厭城闕酷嗜江海常學僊經博涉道記知軒冕可以理隔鸞鳳可以術待而事親多衣食之虞登朝有聲利之迫清識滯於煩城僊骨摧於俗境嗚呼阮籍意疎嵇康體放有自來矣常恐運促風火身非金石遂令林壑交喪煙霞版蕩此僕所以懷泉塗而惴恐臨山河而歎息者也屬以勝友良暇相與遊於玄武西山廟蓋蜀郡之靈峰也山東有道君廟古者相傳以名焉爾其丹壑叅倚玄崖糾

紛俯臨萬仞平視重玄乘杳冥之絕境屬芬華之暮節玉房跨霄而懸居瓊臺出雲而高峙亦有野獸羣狎山鶯互轉崇松將巨栢爭陰積瀨與幽湍合響眇眇焉逖逖焉王孫何以不歸羽人何以長往其玄都紫微之事耶方歛手鍾鼎息肩巖石絕視聽於寰中置形骸於度外不其然乎時頹乎斯者濟陰鹿弘胤安陽邵令遠耳盍詩以言志不以韻數裁焉

三月上巳祓禊序

王勃

觀夫天下四方以宇宙爲城池人生百年用林泉爲窟宅雖朝野殊致出處異途莫不擁冠蓋於煙霞披薜蘿於山水況乎山陰舊地王逸少之池亭永興新交許玄度之風月琴臺寥落猶停隱遁之賓醲渚荒涼尚遇逍遥之客僊舟溶裔若海上之槎來羽蓋參差似遼東之鶴舉或昂昂騏驥或泛泛飛鳧俱安名利之場各得逍遥之地而上屬無爲之道下棲玄邈之風永淳一年暮春三月遲遲風景出沒媚於郊原片片

僊雲遠近生於林薄雜花爭發非止桃蹊群鳥亂飛有喻鸎谷王孫春草處處爭鮮仲御芳園家家並翠於是携旨酒列芳筵先祓禊於長洲却申交於促席良談吐玉長江與斜漢爭流清歌遶梁白雲將紅塵並落他鄉易感增悽恨於茲辰羇客何情更歡娛於此日加以今之視昔已非昔日之歡後之視今亦似今時之會人之情也能不悲乎盍題姓字以表襟懷使夫會稽竹箭則推我於東南昆阜琳琅亦歸子於西北

綿州北亭羣公宴序

王勃

下官人間獨傲海內少徒志不屈於王侯身不絕於塵俗孤吟五嶽長嘯三山昔往東吳已有梁鴻之志今來西蜀非無張載之懷況乎踐名場携勝友風月無幾琴酒俄乖半面十年一別千里何少府故人攀桂無金玉而論心韓法曹新餞班荊臨江湖而執手離亭北望煙霞生故國之悲別館南開風雨積他鄉之思於時蒼雲寡色白日無光沙塵起而桂浦昏鳧雁下而蘆洲晚傍鄰蒼野霜風橘柚之園斜枕碧潭

露月芙蓉之水既而登臨惜別驂駕少留季札何人親逢贈縞子荊不慾思掛傾城惆悵非梁携琴臺而漸闊徘徊東道思鐘磬以行遥嗟乎人事乖矣江山遠矣請命離前之筆爲題別後之資五際飛文想羣公之不讓一言可贈知下筆之有神

宇文德陽宅秋夜山亭宴序　王勃

若夫龍津宴喜地切登僊鳳闕玄虛門稱好事亦有登山臨水長想巨源秋風明月每思玄度未有能星馳一介雷羙跡於芳亭雲委八行杼勞思於杉筆遂令啓瑤緘者攀勝集而長懷披瓊翰者仰高筵而不暇王子猷之獨興不覺浮舟嵇叔夜之相知欣然命駕琴樽重賞始詣臨邛口腹良遊未辭安邑乃知兩鄉投分林泉可攘袂而遊千里同心煙霞可傳檄而定友人河南宇文嶠清虛君子中山郎餘令風流名士或三秋意契闢林院而開襟或一面新交叙風雲而倒屣彭澤陶潛之菊影泛仙樽河陽潘岳之花光懸妙理巖巖思壁家藏虹岫之珍森森言河各控驪泉之寶偶同金碧暫照詞場巴漢英靈潛光翰院壓覽焉蕭蕭焉信天下之奇託也於時白藏開序青女御律金風高而林野動秋露下而江山靜琴亭酒榭磊落乘煙竹徑松扉參差向月魚鱗積磴還昇蘭桂之峰鶯翼分簷卻眺芙蓉之水亦有紅蘋綠荇貝渚連觀瓊帶瑤華分楹間植也簾夕敞香牽十步之風岫幌宵褰氣爽三危之露縱沖襟於俗表留逸契於人間東山之賞在焉南澗之情不遠夫以中牟騎雉猶嬰觸網之悲單父歌魚罕繼鳴琴之趣俾夫一同詩酒不撓於牽絲千載巖溪無慚於景燭云爾

遊冀州韓家園序　王勃

銅溝水北石鼓山東星辰當畢昴之墟風俗是唐虞之國雖接燕分晉稱天子之舊都而向術當衢有高人之甲第祥風寒戶瑞氣沖庭芳酒滿而綠水春朗月開而素琴薦家童掃地蕭條仲舉之園長者盈門寂落東平之室梧桐生霧楊柳搖風眺望而林泉有餘奔走而煙霞足用神能起伏俱調鼎鑊之滋鳴鳳雌雄並入笙竽之奏高情壯思有抑揚天地之心雄筆奇才有鼓怒風雲之氣南庭與晚東徑陰生石髓

折而懸士歸玉山崩而楚人辭僉爲文在我卜翰苑當仁主義之之蘭亭五百餘年直至今人之賞石季倫之梓澤二十四友始得吾徒之遊陶陶然落落然則大唐調露之元年獻歲正月也

山亭興序　王勃

深山大澤龍蛇爲得性之場廣漢巨川珠貝是有殊之地豈徒茂林脩竹王右軍山陰之蘭亭流水長堤石季倫河陽之梓澤下官天性任真直言淳朴拙容陋質眇小之丈夫甚步窮途坎壈之君子文史足用不讀非道之書氣調不羈未被可人之目穎川人物有荀家兄弟之風漢代英奇守陳氏門宗之德樂天知命一十九年負笈從師二千餘里有弘農公者日下無雙風流第一仁崔知字照臨明日月之輝廣度

冲襟磊落壓乾坤之氣王夷甫之瑤林瓊樹直出風塵嵇叔夜之龍章鳳姿混同人野雄談逸辯吐滿腹之精神達學奇才抱填胸之文籍簪裾見屈輕脫履於西陽山水來遊重攜琴於南澗百年奇表開壯志於高明千里心期得神交於下走山人對興即是桃花之源隱士相逢不異菖蒲之澗黃精野饌赤石神脂玉案金盤徵石髓於蛟龍之窟山樽野酌求玉液於蓬萊之峰溪橫燕尾巖竪龍頭鍛野老之眞珠掛幽人之明鏡山腹半折溜王烈之香膏洞口橫開

巖邃之芳乳滕牽赤絜南方之物產可知粉濆青田
外域之蕭風在即人高調遠地奧氣清抱玉策而登
高出瓊林而更遠漢家二百所之都郭宮殿平看秦
氏四十郡之封畿山河坐見班孟堅騁兩京雄筆以
爲天地之奧區張平子奮一代宏才以爲帝王之神
麗珠城隱隱闌干象北斗之宮清渭澄澄泥漾即天
河之水長於茂栢鑽宇宙而頓風雲大壑橫溪吐江
河而懸日月鳳凰神嶽起煙霧而當軒鸚鵡春泉雜
風花而滿谷望平原蔭蕤薄山情旅瀟即滄浪之水

清野氣蕭條即蜿蜩之人智搖頭坐唱頓足起舞風
塵灑落直上天池九萬里丘墟雄壯傍吞少華五千
仞裁二儀爲輿蓋倚八荒爲戶牖榮者吾不知其榮
美者吾不知其美下官以詞降直上振筆札而前驅
高明以翰苑橫開列文章於後殿情與未已即令樽
中酒空彩筆未窮須使山中兎盡

冒雨尋菊序　駱賓王

白帝徂秋黃金勝友解塵成契冒雨相邀問凉燠則
鴻雁在天敘交遊則芝蘭滿室砌花舒氣還同載酒
之園岸葉低松直桃維舟之浦參差遠嶼斷雲將野
鶴俱飛滴瀝空庭竹響共雨聲相亂抑折巾於書閣
行開飄楚挹雅步於琴臺坐聞流水字中科斗競落
文河筆下蛟龍爭投學海珠簾映水風生更露之濤
錦石封泥苔浸印龜之坼泛菊英於戶牖座接雞談
下木葉於中厨池烹野雁墜白花於涇桂落紫蒂於

疎籐雖物序足悲而人風可愛留姓名於金谷不謝
季倫泥心迹於玉山無慚叔夜

揚州看競渡序　　駱賓王

夏日江干，觴言臨眺。於時桂舟始泛，蘭棹初遊。鼓吹喧江山，羅綺蔽雲日。便娟舞袖，向淥水以全低；飄颻歌聲，聽清風而更遠。是以躡波笑臉，豔出浦之輕蓮；映渚蛾眉，麗穿波之半月。靚粧售飾，此日增奇；絃管相催，兹辰特妙。能使洛川迴雪，猶賦陳思；巫嶺行雲，專擅宋玉。凡諸同好，請各賦詩。

有此才情，不枉作艷冶文。余存此篇，亦欲使輕薄子少知自愧耳。

早秋上陽宮侍宴序　　宋之問

臣聞神器至大，非聖無以光臨；寶位至尊，非神無以長守。我金輪聖神皇帝，垂衣覺撫，鴻動出軒宮而鎮紫微；鑾發衣而襲玄扆。擇不靦絢，萬旅咸寧；華故維新，五刑不用。潤玉律而含元氣，輪金準而調暑。窮荒極遠，重譯左言之俗；負風憑危，背德殊風之類，莫不厥角稽顙，以執贄來庭。燁火通於萬方，車書混於千界。慶延八室，享配於明祇；辟水三雍，講論乎道義。麐鳳薦祉，龜龍奉圖。石銘顯瑞於郊畿，玉書告祥於

宮掖。以日繼月，紛綸葳蕤，竹帛書之而未窮，夷夏歌之而不極。聖人之具品周矣，天子之能事畢矣。自千古以下，迄於梁隋，何功於人，比我全惠。於是寧宴坐，展豫遊，順四時，乘六辯。先王洛食，上帝河都。樞機正於域中，雨露均於天下。徒觀其離宮別殿，彌亘道而直南端；高閣重甍，瞰崇墉而蓮北斗。滄州曉氣，化為宮闕之形；閶闔秋風，亂起金銀之樹。降則輿而式宴，絳緋凝殿；拽鏤檻而昇高，山河在目。參光有地，遊日月於天邊；睍遠亡窮，見城也於掌上。四達分九重之

路積樹稍雲雙莖當鐵鎖之橋流珠耿漢霞漿玉醴與湛露而俱傾鳳管龍絲雜商飈而共作

三月三日奉使京宫雨中禊飲序

宋之問

三月上巳有祓除禊飲者成俗久矣挚虞對而不經束晳言而有禮漢庭故事衣冠就玄霸之橋晉國遺風輬軿耀翠嫣之浦興泰宫者我大周之所建也境連伊塞岈隔河都清暑者必在於三伏沐寒不踰於十里古星巳畢權仙闕而威百神匪日將成宜聖皇而福四海吾儕恭興露凝初泰雲軺逢非京之宴樂坐南山之霖雨相與會良友陶暮春席幽林觴曲水是日也雜英初發羣物作榮春遠遊而上山雪嶽崟而藏谷高人一坐杞梓交陰作者肆筵芝蘭同氣遥襲歌詠不登絃管嵇叔夜之鳴琴偏依緑水郭子期之春酒本出青山論史可聽談玄愈默不覺齊萬品捻九圍愛流波惜遲景顧盼相謂蹈非樂許之間左右同舉盍各嚴前之助以示翰操紙賦詩言志人探一言俱題四韻

之問字延清汾州人武后時召與楊炯分直習藝館與閻朝隱沈佺期劉允濟媚事二張至爲奉溺

器及敗貶瀧州參軍逃歸洛陽匿張仲之家仲之與王同皎謀殺武三思之問上急變因丐贖罪擢鴻臚主簿遷考功員外郎諂事太平公主及安樂公主權盛復往諧結中宗將用爲中書舍人太平發其知貢舉時賕餉狼籍下遷越州長史睿宗立以獪險行惡詔流欽州賜死

鍾伯敬詩評云之問躁競人其爲詩深靜幽適不獨峻整而已詩文故有絶不似其人者

上巳泛舟昆明池宴宗主簿席序

宋之問

僕不遊於茲十有五載矣心由物感遐矣不忘跡爲事牽近而難拒南陽宗邑文通學古器重名高令君有奉倩象賢承相生玄成遵德慕春脩以文之會上巳邀祓禊之遊乃結搢紳撰清辰殷殷轔轔歗霧驚塵望於昆明之濱覩其大泛川陸博資纖甸兕驚發海來往沉浮日月麗天東西出入千年珍館無復豫章四面金堤仍同樹杞是日也摩肩錯轂備朝野之歡娛袪服靚粧匝都城之里閈翠幕星布錦帆霞屬

餘瀝下醉於紵人新聲遠聒於川后縱目遐覽識皇代之承平得意同歸有吾儕之行樂高明一座桂樹藂生君子肆筵玉山交映東晳以吉談得儁張華以史漢先鳴登旨酒而無荒絃清琴而自逸於是涉連檝命孤舟桃花漲而浦紅蘋風搖而浪白遍匡阜兮遵彭蠡邈矣載浮指衡嶽而超洞庭耿焉疑到曲島之光靈乍合神魂容遊中流之洋洋忽聞龜魚潛動騂鏤蘇而鼓枻共看燒劫之灰歷牽牛而問津欲取

支機之石、暎光劃野、有象而必形、夕陽照山、無奇而不見、思溢今古、心搖草木、漢家城闕、遺之以雄覇之風、秦寨膏腴、潤之以太平之色、景窮勝踐、歸限嚴闉、思染翰於上林、願揮戈於濛汜、上稱未醉、唯見馬駐浮雲、賓共少留、自有魚銜明月、宮商待叩、羣公之獲助已多、序引先題、下走之求、蒙不遺、請授素幅、以頌佳遊、使一時之典詠、遙存千古之姓名、常在

張燕公嘗論近世文章曰、李嶠崔融薛稷宋之問之文、如良金美玉、無施不可、富家謨如孤峰絕岸、

壁立萬仞、濃雲蔚興、震雷俱發、誠可畏也、若施於廊廟、駭矣、閻朝隱如麗服靚粧、燕歌趙舞、觀者忘疲、若類之風雅、則罪人矣、又云、韓休之文、如太羹玄酒、有典則、薄滋味、許景先如豐肌膩理、雖穠華可愛、而乏風骨、張九齡如輕縑素練、實濟時用、而窘邊幅、王翰如瓊杯玉斝、雖爛然可珍、而多玷缺、當時論者、輒輕乃爾、今以之問等為韓張二公作奴、恐二公不受也、文字高下、何足為重輕耶

春夜令狐正字田子過敝廬序　宋之問

田二官考室、桓陽令狐九開居渭涘、徵君太守世業、相親洛邑、秦京道遊非遠、春山采藥、揖二子之高蹤、夜月迴車、入故人之窮巷、闢書幌、卷琴帷、緣竹一叢、清風三尺、幽吟所托、遊仙招隱之詩、嘉話伊何、丹丘白雲之事、榮枯未爲飽我、以老氏之言、舉白無譁醉予以胡丘之說、池塘潤於時雨、衣巾漸於和氣、蘭欲芳而逼人、林將曙而催鳥、嗟乎、語默恒理、聚散何常、請揮翰寫心、用旌厥事、使嵩高洞裏、記茲夕之當歌、太白廬中、念今宵之秉燭、共編四韻、貽諸好事云

薛大夫山亭宴集　陳子昂

夫貧賤之交而不可忘珠玉滿堂而不足貴關門無事對黃卷以終年高論不疲逢故人而永夜薛大夫其人也下官昔承顏色早蒙車騎之知晚接恩光不異平津之舊蔡邕書史許以貽資張載文章見稱於代爾其華堂別業秀木清泉去朝廷而不遠與江湖而自遠名流不雜既入芙蓉之地君子有鄰還得芝蘭之室披翠微而列坐左對青山俯盤石而開襟右臨澄水斟淥酒弄清絃索皓月而按歌追涼風而解帶談高趣逸體靜心閑神眇眇而臨雲思飄飄而寓物林軒寂寞星漢縱橫思欲乘汗漫而汎遊與真情而合契歡窮興洽樂往悲來悵鸞鶴之不存哀鵷鳩之久沒徘徊永歎慷慨長懷東方明而畢昴升北閣曙而天雲淨悲夫向之所得已失於無何今之所遊復羈於有物詩言志也可得聞乎

夏日諸從弟登汝州龍興閣序　李　白

夫槿榮芳園蟬嘯珍木蓋紀乎南火之月也可以處臺榭若高明吾之友于順此意也遂卜精勝得乎龍興留寶馬於門外步金梯於閣上漸出軒戶遐瞻雲天晴山翠遠而四合暮江碧流而一色屈指鄉路還疑夢中開襟危欄宛若空外嗚呼屈宋長逝無堪與言起予者誰得我二季當揮爾鳳藻飛乎鸞觴與白雲老兄俱莫負古人也

冬夜裴郎中薛侍御讌集序　李白

二公以大司馬之命領浙河東西十有三州之政相與周爰諮度平均邦賦者三月矣當對而游刃無間臨機而舍拔則復由是在簿領之際無江海而閒冬十月辛未燕會於此堂讌朋友故舊也賢豪畢萃升降有序縫衣淺帶十有五人聲同故窮達不問意得而鄙悋胥遣肴芳酒濃夜寂琴暢慷慨言志絡繹舉白盱衡抵掌啞啞大笑三爵耳熱萬念如洗不復討名身之親疎憂患之去來也況他累乎既醉余以箸擊唾壺叩商而歌其詞曰簿領日盈機知君俊頻豐飲和自忘渴況以初筵招道契跡自親誰謂列宿遙倘用結同心絲琴復長謳日月若走馬炎涼催斗杓一年解頤笑幾日如今宵奉君千金壽願使歲寒凋是日也禮成於意歡生於同滯憤積愁隼搖湯沃方今滄溟始波世屯未康二公克壯其猷以立事為巳任行當自致青雲之上不復與適莽蒼者羣矣吾儕浮沉其間風水俱逝他日或潛淵或吹天一離一合雲動雨散然後知今日罇酒未易再得將子無忘玉

其音始侑賦以卒觴

建丑月十五日虎丘山夜宴序　李白

方今內有夔龍皐伊以佐百揆外有方叔召虎以守四方江海之人高枕無事則琴壺以宴友朋嘯歌以展霞月吾黨之職也我是以有今茲虎丘之會巖巖虎丘奠吾西門岑然如香樓金道自下方而躋躡鎖丹霞白雲於蓮宮之內會之日和氣滿谷陽春逼人巖煙掃除肅若有待余與夫不亂行於鷗鳥者銜流霞之杯而羣嬉乎其中笑向碧潭與松石道舊兒航既發賓主醉止狂歌送酒坐者皆和互趣所奏雲去

四六法海　卷十　宴集序　夫

日沒梵天月出萬里如練松陰依依秋若留客於斯時也撫雲山爲我華視竹帛如草芥頹然樂極衆慮皆遣於是奮髯屢舞而歡今夕何夕同者八人醉罷偕賦以爲此山故事

太白文蕭散流麗乃詩之餘然有一種腔調易起人厭如陽春大塊等語殆令人聞之欲吐矣陸務觀亦言其識度甚淺

暮春諸公於逍遙谷讌集序　王維

山有姑射人蓋方外海有蓬瀛地非宇下逍遙谷天都近者王官有之不廢大倫存乎小隱跡崆峒而身拖朱紱朝承明而暮宿青靄故可尚也先天之君俾人在宥歡心格于上帝喜氣降爲陽春時則有若太子太師徐國公左丞相始興公少師宜陽公少保崔公特進鄧公吏部尚書武都公禮部尚書杜公賓客王公黻衣方領垂璫珥筆詔有不名命無下拜熙天工者坐而論道掌邦典者官司其方相與察天地之

四六法海　卷十　宴集序　充

和人神之泰聽於朝則雅頌矣問於野則賡歌矣乃曰猗哉至理之代也吾徒可以酒合讌樂考擊鍾鼓退於彤庭揆辰擇地右班劒驂六騶畫輪載轂羽幢先路以詣夫逍遙谷焉神皐藉其綠草驪山啓於朱戶渭之美竹魯之嘉樹雲出其棟水環於室灞陵下連乎菜地新豐半入於家林館層巔檻側逕師古節儉惟新丹堊巖谷先曙羲和不能信其時芳卉後春勾芒不能一其令桃蹊窈窕衛皐超忽騶御延佇於嶺薄珮玉升降於蒼翠於是外僕告次獸人獻鮮饎

以入盤烹用五鼎木器擁腫即天姿以爲飾沼毛蘋藻在山羞而可薦伶人在位曼綺如敵齊瑟慷慨於座右趙舞徘徊於白雲哀旒松風珠翠煙露日在蒙汜羣山夕嵐猶且濯纓清歌援梧高詠與松喬爲伍是羲皇上人且三代之後而共君帝舜九服之內而共俗華胥上客則冠冕巢由主人則兄弟元凱合是四美同乎一時廢而不書罪在司禮竊思楚倖宵詣茅堂之居仰謝右軍忽序蘭亭之事蓋不獲命豈曰能賢

宴韋庶子宅序　　顧況

昔洛下鄴中蘭亭峴首文雅之盛風流之事蓋一坫耳今席有芳尊庭有嘉禾飲酒賦詩皆大國聖朝羣龍振鷺握蘭佩玉者也在古其有陋乎在今其有榮乎終宴一夕寄懷千載是時也暮春駘蕩孟夏條台之交耳

況字逋翁姑蘇人新舊史俱不爲立傳皇甫湜作況集序畧具始末無書言多不一或有言其仙去者

臘日與諸公龍沙宴集序　權德輿

清祀嘉平著於三代蓋祭百種以報嗇夫一歲之順成故吾徒亦休澣考勝用文會友龍沙古地大江在下可以縱遠目可以滌煩襟況籩豆成列觴豆備薦酒酣神王舉手拊節盡一日之澤遺百慮如還二三子唯今日可以酒狂而不書是無勇也

德輿字載之天水略陽人官至禮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罷爲山南節度使卒贈尚書左僕射諡曰文

同德寺淨禪師院羣公會集序　穆員

歲五日杜楊州出鎮東洛羣公禮賓用餞會於此堂以俟於戲從公率俗道機變態偃息得於此樂道得於此衆君子同之員亦同之況乃竹深寒庭雪淨禪室境捐世染坐對天涯其茗代醪清論如樂蓋勞生之少息羣心之一勝會耳惜乎夕鳥集暝客散候人至車馬行各從爾司復返吾患嚮來所聚倏爾成空索過風於前林求往夢於既寤不可及也尚書郎李君曰其可及者詩猶庶乎詩之哉

員字與直工爲文章杜亞留守東都署佐其府早卒兄弟四人皆和粹世以珍味目之贊少俗然有格爲酪質美而多入爲酥員爲醍醐賞爲乳腐有穆公集十卷許孟容爲序然唐史藝文志已不載

三月三日茶宴序　　呂温

三月三日上巳禊飲之日也諸子議以茶酌而代焉迺撥花砌愛庭陰清風逐人日色留興臥指青靄坐攀香枝閒鶯近席而未飛紅蘂拂衣而不散迺命酌香沫浮素杯殷凝琥珀之色不令人醉微覺清思雖五雲仙漿無復加也座右才子南陽鄒子高陽許侯與二三子頃爲塵外之賞而曷不言詩矣

遊李校書花藥園序　　于邵

春吹萬以爲物皆有役我智者惟役之不待終而有用故君子盡心於藥焉恐精華之不逮已也崇文館校書郎李公寢門之外大亭南敞大亭之左勝地東踏環崿爲藥不知斯池幾十步但覩其縹緲霞錯葱蘢煙布密葉層映虛根不搖珠點夕露金燃曉光而後花發五色色帶深淺蘂生一香香有近遠色若錦繡酷如芝蘭動皆襲人靜則奪目此李公及時之適也至若上苗可食下體兼採子入菰飯華雜蒲葅既

甘平而性寒又辛溫而執熱癖除而不爲去傳風愈而安知及書此李公谷中之本也吾徒沐公馨香愛我藥石皆可右坐願爲佳遊風生白蘋日映丹浦披搖霍靡則花飛鏡中虛涵崢嶸而山在海底入門而木蔚金谷罔地而不言河陽况春醞已清家園可摘飲盡落景歡無後時憶藏而來與白來知鍾而聽絃立應此李公推心之分也禮曰發慮以憲語云從吾所好慮以觀進好無思邪而公智周未兆根據有益上符性命之理下從耳目之玩舉一物而庶美集得

不謂之雖哉嗟康隱名徒盡廢者羊叔相遺吾無聞然聯對諸公之意用覩賦物之作予乃條也敢無述乎

于邵字相門京兆萬年人天寶末第進士嘗爲巴州刺史歲饑部獠亂薄城下邵勵兵拒戰且遣使諭曉獠平降邵儒服出賊見皆拜即引去拜諫議大夫知制誥進禮部侍郎朝有大典冊必出其手爲三司使治獄失德宗旨又與陸贄不平官屢貶卒然史稱其孝弟有行晚塗益脩潔云

送吉州杜司戶審言序　陳子昂

嗟夫德則有鄰才不必貴昔有耕於巖石而名動京師詞感帝王乃位卑武騎夫豈不遭昌運哉蓋時命不齊奇偶有數當用賢之世賈誼竄於長沙居好文之朝崔駰放於遼海況大聖提象羣臣守規杜司戶炳靈翰林研機策府有重名於天下而獨秀於朝端徐陳應劉不得劘其壘何王沈謝適足靡其旗而載筆下寮三十餘載秉不羈之操物莫同塵合絕唱之音人皆寡和羣公愛禰衡之俊留在京師天子以桓譚之非讁居外郡蒼龍闕茂扁舟入吳告別千秋之庭回棹五湖之曲朝廷相送駐旌蓋於城隅之子孤游森風悵於天際白雲自出蒼梧漸遠帝臺半隱坐隔丹霄巴山一望魂斷湘水於是邀白日籍青蘋追瀟湘之游寄洞庭之樂吳歈楚舞右琴左壺將以綴燕客之心慰越人之思杜君乃挾琴起舞抗首高歌哀皓首而未遇恐青春之蹉跎且欲攜幽蘭結芳桂飲石泉以明節詠商山以卒歲返耕餌朮吾將老焉羣公嘉之賦詩以贈凡四十五人具題爵里合絕

審言字必簡襄陽人擢進士累遷洛陽丞恃才傲世坐事貶吉州司戶參軍司馬周季重司戶郭若訥構其罪繫獄將殺之審言子并年十三刺殺季重左右殺并審言免官武后召授著作佐郎神龍初坐交二張流峰州入爲國子監主簿脩文館直學士卒且死謂宋之問等我在久壓公等今且死大慰但恨不見替人

別冀侍御崔司議序

陳子昂

朝廷歡娛山林幽曠思魏闕魂已九飛飲岷江情復三樂進不忘匡救於國退不慚無悶在林冀侍御崔司議至公至平許我以語默於是矣夫達則以公濟天下窮則以大道理身嗟乎子昂豈敢負古人哉蜀國酒酣無以娛客至於挾清琴登高山白雲在天清江極目可以散孤憤可以遊太清爲一世之逸人寄千里之道友吾欲不謝於崔冀仁公矣所恨酒未酣琴方清王事靡盬驛騎遄遠不盡平原十日之飲又

謝叔度累日之歡雲山悠悠歎不及也哉想房陵畢子爲軒冕之人不知蜀山有雲巴水可涉聯翩良會我心怒然請以此酬寄謝諸子爲巴山別引也陳子昂辭詞曰有道君臣固無悶子在林白雲峨嵋上歲曉來相尋

登薊城西北樓送崔著作入都序

陳子昂

僕嘗倦游傷別久矣況登樓遠國銜酒故人憤胡孽之侵邊從王師之出塞元戎按甲方割鮮甲之壘天子賜書且有相君之召而崔侯佩劍郎謁承明羣公負戈方絕大漠燕山北望滄海東浮雲臺與碣館天殊亭障共衣冠地隔撫劍向道長謠增歎以身許國我則當仁論道匡君子思報主仲冬寒苦幽朔初平蒼茫天兵之氣寘滅戎雲之色白羽一指可掃龍都赤墀九重行欣講樂心期我願斯遂君心共有策勳飲至方同廊廟之歡假蝟縈弓借爾文儒之首薊丘故事可以贈言同賦登薊樓送崔子云爾

秋日登洪府滕王閣餞別序

王勃

豫章故郡洪都新府星分翼軫地接衡廬襟三江而帶五湖控蠻荊而引甌越物華天寶龍光射牛斗之墟人傑地靈徐孺下陳蕃之榻雄州霧列俊采星馳臺隍枕夷夏之交賓主盡東南之美都督閻公之雅望棨戟遙臨宇文新州之懿範襜帷暫駐十旬休假勝友如雲千里逢迎高朋滿座騰蛟起鳳孟學士之詞宗紫電青霜王將軍之武庫家君作宰路出名區童子何知躬逢勝餞時維九月序屬三秋潦水盡而寒潭清煙光凝而暮山紫儼驂騑於上路訪風景於崇阿臨帝子之長洲得仙人之舊館層臺聳翠上出重霄飛閣流丹下臨無地鶴汀鳧渚窮島嶼之縈迴桂殿蘭宮列岡巒之體勢披繡闥俯雕甍山原曠其盈視川澤紆其駭矚閭閻撲地鐘鳴鼎食之家舸艦彌津青雀黃龍之軸雲消雨霽彩徹區明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漁舟唱晚響窮彭蠡之濱雁陣驚寒聲斷衡陽之浦遙吟俯暢逸興遄飛爽籟發而清風生纖歌凝而白雲遏睢園綠竹氣凌彭澤

之鑠鄴水朱華光照臨川之筆四美具二難幷窮睇
眄於中天極娛游於暇日天高地迥覺宇宙之無窮
興盡悲來識盈虛之有數望長安於日下指吳會於
雲間地勢極而南溟深天柱高而北辰遠關山難越
誰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盡是他鄉之客懷帝閽而
不見奉宣室以何年嗟乎時運不齊命途多舛馮唐
易老李廣難封屈賈誼於長沙非無聖主竄梁鴻於
海曲豈乏明時所賴君子見機達人知命老當益壯
寧移白首之心窮且益堅不墜青雲之志酌貪泉而

覺爽處涸轍以猶歡北海雖賒扶搖可接東隅已逝
桑榆非晚孟嘗高潔空餘報國之情阮籍猖狂豈效
窮途之哭勃三尺微命一介書生無路請纓等終軍
之弱冠有懷投筆愛宗慤之長風捨簪笏於百齡奉
晨昏於萬里非謝家之寶樹接孟氏之芳鄰他日趨
庭叨陪鯉對今茲捧袂喜托龍門楊意不逢撫凌雲
而自惜鍾期既遇奏流水以何慚嗚呼勝地不常盛
筵難再蘭亭已矣梓澤丘墟臨水贈言幸承恩於偉
餞登高作賦是所望於羣公敢竭鄙懷恭疏短引一
言均賦四韻俱成請灑潘江各傾陸海云爾
勃省父於交阯道出鍾陵都督大宴滕王閣宿命
其壻作序以夸客遍請客莫敢當至勃慨然不辭
都督遣吏伺其文輒報一再報語益奇乃矍然曰
天才也極歡罷
楊用脩云蕭明與王僧辯書霜戈電戟無非武庫
之兵龍甲犀渠皆是雲臺之仗王勃滕王閣序紫
電清霜王將軍之武庫正用此事以十四歲之童
子胸中萬卷千載之下宿儒猶不能知其出處豈

非間世奇才使勃與韓杜並世對毫恐地上老驥
不能追雲中俊鶻後生之指點流傳妄哉
滕王名元嬰高祖最少子也初爲金州刺史驕縱
失度高宗以書切責之遷洪州都督官屬妻美者
紿爲妃召逼私之嘗爲典籤崔簡妻慢罵以履抵
其面血流乃免帝嘗賜諸王綵以元嬰及蔣王貪
但下書曰滕叔蔣帝不須賜給麻二車助爲錢緡
今人讀子安退之記序想見江山之勝而不知閣
中帝子之醜乃爾

秋日餞別序

王勃

黯然別之銷魂。悲哉秋之為氣。人之情也。傷如之何。極野蒼茫。白露涼風之八月。窮途蕭索。青山白雲之萬里。鳧鳴琴則離鵾別鶴。驚岐路之悲心。來勝地則時雨涼風。助他鄉之旅思。琴書人物。冀部關西。去馬歸軒。雲間日下。楊學士天璞自然。地靈無對。二十八宿。稟太微之一星。六十四爻。受乾坤之兩卦。論其器宇。滄溟淼江漢之波。序其文章。玄圃積煙霞之氣。幾神之外。猶是鄉雲。陶鑄之餘。尚同稽阮。接光儀於促

膝。直覩明月生天。聽詞辯於中筵。但覺清風滿室。悠哉天地。含靈有喜慍之容。缶也東西。悵望有別離之恨。煙霞直見。能蛇去而泉石空。文酒求朋。賢俊散而琴歌斷。門生餞別。如北海之郡前。高士將歸。似東都之門外。研精磨墨。運思龍章。希存宿昔之資。去啓相思之詠。

越州李明府宅送蕭三還齊州序

王勃

嗟乎。不遊天下者。安知四海之交。不涉河梁者。豈識別離之恨。薜衣松杖。琴罇為得意之親。臨遠登高。煙霞是賞心之事。有梁孝王之下客。僕是河南之南。孟嘗君之上賓。子在北山之北。幸屬一人作寰中之主。脩然四皓為方外之臣。俱游萬物之間。相遇三江之表。許玄度之清風朗月。時慰相思。王逸少之脩竹茂林。屢陪歡宴。加以惠而好我。攜手同行。或登吳會而

聽越吟。或下宛委而觀禹穴。良談落落。金石絲竹之音。輝雅智飄飄。松栢風雲之氣狀。當此時也。嘗謂連璧無異鄉之別。斷金有好親之契。生平於張范之年。齊物於惠莊之歲。三光迴薄。未殫投分之情。四序循環。詎盡忘言之道。豈期我留子往。樂去悲來。橫咽水而東西。緒愁雲於南北。況乎泣窮途於白首。白首非臨別之秋。嗟岐路於他鄉。他鄉豈送歸之地。蓐收戒序。少昊司辰。清風起而城闕寒。白露下而江山遠。徘徊去鶴。將別蓋而同飛。斷續來鴻。共離舟而俱泛。古

人道別動便經年今我言離會當何日山巨源之風猷令望善佐朝廷稀叔夜之潦倒麤疎甘從草澤行當山中攀桂往往思仁野外紉蘭時時佩德人非桃李豈得無言子悅簫韶當須振響勉酌傷離之酒具陳感別之辭各賦一言俱題六韻

秋晚入洛於畢公宅別道王宴序

王勃

下官才不曠俗寵不動時充皇王之萬姓預乾坤之一物早師周禮偶愛儒宗晚讀老莊動諧眞性進非干物自疎朝市之機退不邀榮誰識王侯之貴散琴樽於北阜喜耕鑿於東陂野老披荷暫辭幽澗山人賣藥忽至神州驚帝室之威靈偉皇居之壯麗朝遊魏闕見軒冕於南宮暮宿靈臺聞絃歌於北里交情獨放已厭人間野性時遺少留都下道王以天孫之重分曲阜之新基畢公以帝室之華擁平陽之舊館迹壓鐘鼎思在江湖居宗命於中朝接風期於下走絲縢朱紱且混以蘿裳列榭崇軒坐均於蓬戶賓主由其莫辨語默於是同歸終太王之樂善備將軍之揖客是日也雲祭而聚氣爽風馳高秋九月王畿千里高局向術似元禮之龍門甲第臨衢有當時之驛騎美王入座仲醴還陳高士臨筵桂蘇不變是非雙遣自然天地之間榮辱兩忘何必山林之下玄談清論泉石縱橫雄筆壯詞煙霞照灼既而神馳象外宴

洽霧中白露下而南亭虛蒼煙生而北林晚鷄野始望不及牲牢麋鹿長懷非忘林藪先生負扃依城市之塵埃遊子橫琴憶汀洲之杜若况乎迹不皆逢時不再來屬宸駕之方旋值羣公之畢從洛城風景此會無期厥里笙竽浮憧易盡仰雲霞而道意捨塵事而論心夏仲御之浮舟顯乘吞水張季鷹之命駕思動秋風策藜杖而非遙勑柴車之有日青溪數曲幽人長往白雲萬里帝鄉難見安貞抱朴已甘心於下走全忠履道是所望於羣公倘心迹克諧去留咸遂

廟堂多暇返身滄海之隅軒冕可辭迴首箕山之路尋赤松而見及泛黃菊以相從躡源水桃花時時失路而幽山桂樹往往逢人庶公子之來遊幸王孫之畢至茅君待客自有金壇王烈迎賓還開石架惟恐一丘風月侶山水而忘年三徑蓬蒿待公卿之來日對光陰之易晚惜雲霧之難披羣公葉縣鳧飛入朝廷而不出下走遼川鶴去謝城闕而依然敢杼重襟爰疏短引式命離前之筆希存別後之資凡我故人其辭云爾

道王元慶高祖子高宗時歷滑州刺史以治績聞數蒙褒賜遷徐沁衛三州刺史事母謹及喪請躬脩墳墓不聽薨謚曰孝

還冀州別洛下知己序　王勃

東西南北丘也何從寒暑陰陽時哉不與河陽古樹無復殘花合浦寒煙空驚墜葉王生賁藥入天子之中都夏統乘舟屬群公之大會風煙匝地車馬如龍鐘鼓沸天美人似玉芳筵交映旁徵豹象之胎華饌重開直報蛟龍之髓季膺之恩吳命駕果爲秋風伯鸞之適越登山以求涼水辭故友謝時人登鄂坂而迂迴入邛山而北走何年風月三山滄海之春何處風花一曲青溪之路賓鴻逐暖孤飛萬里之中仙鶴

隨雲直去千年之後悲夫光陰難再子卿殷勤於少卿風景不殊趙北相望於洛北鴛鴦雅什俱爲贈別之資鸚鵡奇杯共盡忘憂之酒

袁侍御席餞永昌獨孤少府序　宋之問

春其暮兮勞志士之幽歎友其行矣結吾徒之遠悲豈不以時物華歲好事者賞而不足名流才子相歡者俟而不見河南獨孤冊風儀松竹詞賦雲泉清義多南史之才選署半非部之劇袁侍御風霜利器金石宏材執憲稱柱下之雄嘯士採域中之俊爾乃撰辰開宴考地疏筵落花殘沼懸藤掛砌竹林以清氣娛賓蘭畹以芳心愛客環坐三尺起君子之風祖道百壺酌賢人之酒去留交軫舞詠相喧管召魚樂杯

萬里辭此時矣怨盛集無何是日增悲韶芳亦盡啼鳥送晚逍棲御史之林斑馬嘶歸近送舍人之驛夫登高能詠賦遠形言豈郎俠之庶幾乃群公之事業盍請雜唱用貴洛陽之紙芸人探一言各題四韻

秋夜送孟贊府兄還都序　李白

夫士有飾危冠佩長劍揚眉吐語激昂青雲者莫不誇炫意氣托交王侯若告之急難乃十失八九我義兄孟子則不然耶道合而襟期暗親志乖而肝膽楚越鴻騫鳳立不循常流孔明披書每觀於大略少君讀易時作於小文四方賢豪洨然景慕雖長不滿七尺而心雄萬夫至於酒情中酣天機俊發則談笑滿席風雲動人非嵩丘之精何以及此白以弱植早飲香名況親承光輝恩甚孿夢他鄉此別誰無恨耶時

林風吹霜散下秋草海雁嘶月孤鶴翔雲驚魂動骨憂瑟涕流抗乎緬邈傷如之何請各賦詩以寵岐路

冬夜於隨州紫陽先生餐霞樓送煙子元演隱僊城山序　李白

吾與霞子元丹煙子元演氣激道合結神僊交殊身同心誓老雲海不可奪也歷考天下周求名山入神農之故鄉得胡公之精宇胡公身揭日月心飛蓬萊起餐霞之孤樓錬吸景之精氣延我數子高談混元金書玉訣盡在此矣白乃語及形勝紫陽因大誇其僊城元侯聞之乘興將往別酒寒酣醉青田而少留夢魂曉飛渡綠水以先去吾不凝滯於物與時推移

出則以平交王侯遁則以俯視巢許朱紱狎我綠蘿未歸恨不得同棲煙林對坐松月有所感歎然銘契謫石乘春當來且抱琴臥花高枕相待以寵別賦而贈之

奉餞十七翁二十四翁尋桃源序

李白

昔祖龍滅古道威嚴刑煎熬生人若墜大火三墳五典散爲寒灰築長城起阿房并諸侯殺豪俊自謂功高羲皇國可萬世思欲凌雲氣求仙人登封太山風雨暴作雖五松受職草木有知而爲象乖度禮刑將弛則綺皓不得不遁於南山魯連不得不蹈於東海桃源之避世者可謂超升先覺夫指鹿之儔連頸而同死非吾黨之謂乎二翁耽老氏之言繼少卿之作

文以述大雅道以通至精卷舒天地之心脫落神仙之境武陵遺跡可得而窺焉問津利往水引漁者花藏仙谿春風不知從來落英何許流出石洞來人晨光盡開有良田名池竹果森列三十六洞別爲一天耶今扁舟而行笑謝人世阡陌未改古人依然白雲何時而來歸青山一去而誰往諸公賦桃源以美之

送晁監還日本國序

王維

舜覲羣后有苗不格禹會諸侯防風後至動干戚之舞興斧鉞之誅乃貢九牧之金始頒五瑞之玉我開元天地大寶聖文神武應道皇帝大道之行先天布化乾元廣運涵育無垠若華爲東道之標戴勝爲西門之候豈甘心於邛杖非徵貢於苞茅亦猶呼韓來朝舍於蒲萄之館卑彌遣使報以蛟龍之錦犧牲玉帛以將厚意服食器用不寶遠物百神受職五老告期況乎戴髮含齒得不稽顙屈膝海東諸國日本爲

大服聖人之訓有君子之風正朔本乎夏時衣裳同乎漢制歷歲方達繼舊好於行人滔天無涯貢方物於天子同儀加等位在王侯之先掌次改觀不居蠻夷之邸我無爾詐爾無我虞彼以好來廢關弛禁上敷文教虛至實歸故人民雜居往來如市晁司馬結髮遊聖負笈辭親問禮於老聃學詩於子夏魯借車馬孔丘遂適於宗周鄭獻縞衣季札始通於上國名成太學官至客卿必齊之姜不歸娶於高國在楚猶晉亦何獨於由余遊宦三年願以君羹遺母不居一

國欲其晝錦還鄉、莊舄既顯而思歸、關羽報恩而終
去。於是稽首北闕、褰足東轅、旋命賜之衣、恢敬問之
詔、金簡巨字傳道經於絕域之人、方鼎彝搏致分器
於異姓之國、瑯邪臺上、過登龍門、碣石館前、夐然鳥
逝、鯨魚噴浪則萬里倒退、鵾首乘雲則八風卻走、扶
桑若薺、鬱島如萍、沃白日而鍛三山、浮蒼天而吞九
域、黃雀之風動地、黑蜃之氣成雲、殊不知其所之、何
相思之可寄、嘻、去帝鄉之故舊、謁本朝之君臣、詠七
子之詩、佩兩國之印、服我王度、諭彼蕃臣、三寸猶在

樂毅辭燕而未老、十年在外、信陵歸魏而逾尊
摩詰集有送秘書晁監還日本詩云、積水不可極、
安知滄海東、九州何處遠、萬里若乘風、向國惟看
日、歸帆但信風、鼇身映天黑、魚眼射波紅、獨樹扶
桑外、主人孤島中、別離方異域、音信若為通、此詩
可與序競美、幷附於此、

送建州趙使君序　　權德輿

予嘉趙侯者在京下十餘年、祿其薄而心甚泰、操利
權爍灼可以顛指變化者、趙侯顧不游其津、退然自
得、鄙夫識之曰、斯可以為君子矣。今茲以蘭臺郎滿
歲佩二千石印綬、受明天子面命牧茲建人、為仁由
己、斯亦不細、是邦為東閩劇地、故相安平穆公嘗理
焉、穆公予之戴侯也、故能言之、當孝文避狄時、巡之
際、移書四方、詞義憤切、密疏奔問、請以州師赴難、凡
穆公所以彰大名操大政者、皆建之為也。趙侯於斯

時、實為從事、賓榻虛左、得之甚懽、凡趙侯所以令聲
籍甚、四征交辟者、由穆公發之也。今日幢蓋昔時山
川、存問遺老、淒京故事、至止之日、情何可言、屬者狀
往行於考功、易嘉名於博士、斯亦士君子盡誠於所
奉、其可誣耶、頃予忝職西垣、殆將十歲、草列郡命過
於百數、每發緘含毫、未嘗不惕然慎重、以其四封之
內、性命所繫故也。或歎趙侯官尚屈、而地頗遠、予以
為不然、昔孔門諸生、以蒲宓單父著稱、況諸侯之貴
乎、東漢循吏以交阯九眞報政、況建溪之邇乎、則趙

侯旗軾之間猛鷙飛伏勞徠所及鰥孤樂康陟明著
價如建瓴水雖欲勇退知止其可得乎南轅計日祭
軷即路白晝美景如歸故鄉行矣趙侯當以書札爲
念也

送韋起居老舅假滿歸嵩陽舊居序

權德輿

九年正月左史韋公移疾旣踰時左曹以聞得請當
免遂以角巾野服如東周舊山中朝廷搢紳先生之
徒車轂擊於通衢觴酒交於竹林執其衣袪惜乎分
陰弦晦屢移其歡不厭或發於歌詠以將厚意外孫
權德輿序而言曰大凡士之生世有二道焉其出也
宣其功緒播其利澤納忠服勞以服天下其處也味
道之腴與古爲徒休影息跡以閟身世不如是者細
則牽於利欲大則囿於得喪識眞者羞之公之先扶
陽始以丞相致仕爲西漢盛典逍遥以安車不屈爲
北朝外臣至是左史又能申其志以弘其世嘉遯德
風盛乎一門況吾君用大和理萬物動者靜者各遂
其方則陳力以致用潔身以弘教其利一也故左史
得以聰明爲駢枝以名聲爲纆繳無耗氣無焚和退
然蔭眞獨與道往鷗鳥不動家人忘貧是行也柔頤
白知懼矣出車家林揮手靑門擁途而祖者唯恐不
及獄也忘印綬之輕重陳詩也無章句之約束放

言無擇造適則笑行觴無算既醉而罷觴成彼是會不得棲於念慮之中而惠風閒雲飄拂左右動用視聽無非大方推是類而廣之則泛濤伊陟嵩丘又可知也小生無以爲贈謹序其所以然附於編

德輿詩云威鳳翔紫氛孤雲出寥天奇彩與幽姿縹緲皆自然嘗聞陶唐氏亦有巢許全以兹聳風俗豈必效羈牽大君遂羣方左史蹈前賢振衣去朝市賜告歸林泉滑和同難久循性得所便有名皆畏途無事乃真筌舊壑窮杳篠新潭揉淪漣嚴

花落又開山月缺復圓輕衆逗離遷幅巾凌翠煙機閑魚鳥狎體和芝朮鮮四皓本避難二疏猶待年况今寰海清復此綃髮玄顧衡綬上塵末絕區中綠齊竿終自退心寄嵩峰巔○韋起居他無可考權公稱爲舅又自稱外孫而權母自姓李或其祖母舅也

送友人遊蜀序　　呂溫

始吾挹至源之貌若隴底積雪發寒木於雲谿次吾覽至源之文若驪龍追走弄明月於泉窟末吾聽至源之論若泰山欲雨倒雲氣於滄溟如其貌可以振肅周行如其文可以光潤石渠如其論可以感動宜室而侖蕩江海垂二十年則不知天所以生之之意貞元甲乙歲以親故勸勉來遊京師然後言無擇以動衆樂然後笑無歡以接物義然後取無食以寧居慨然悔之決策長往因登紫閣峯而指曰西南青

冥色連岷峨吾行何歸山盡則住翌日告別於友人太原王玄運顧謂予曰高雲出岫無時雨之會與風悠揚轉遠而散若至源者其猶雲耶盍亦贈之序予和之

東山記　　張說

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脩文館大學士韋公體含真靜思叶幽曠雖翊亮廊廟而緬懷林藪東山之曲有別業焉嵐氣入野榛煙出谷石潭竹岸松齋藥畹虹泉電射雲木虛吟恍惚疑夢間關忘術茲所謂丘壑夔龍衣冠巢許幸溫泉之歲也皇上聞而賞之遹命掌舍設帟金吾劃次太官載酒奉常抱樂停輿輦於青靄佇翠旗於紫氛百神朝於谷口千官飲乎池上緹騎環山朱旆焰野縱觀空巷途歌傳些是日即席拜公逍遙公名其居曰清虛原幽棲谷景移樂奏天子賦詩王后帝女宮嬪邪媛歌焉和焉以寵德述加以中宮教序謂我諸兄引內子於重幄見兒童於行殿家人之禮優棠棣之詩作於是實其筐筥下以邪忠信之獻賁其束帛上以示慈惠之恩朝野歎并君臣義洽夫飛翠華歷茨嶺至道之主也紆紫綬鄖赤松素履之輔也千載一時難乎此遇故兩曜合含衆星聚德雅範光華高風久塞寒谷想景崖澗色紀識茲事振古未有篆之玄石貽代厥後

王建逍遙谿詩云逍遙公在此徘徊帝改谿名起石臺車馬到春常借問子孫因選暫歸來稀疏野樹人移折零落蕉花雨打開無主青山何所直買供官稅不如灰觀此記再觀此詩令人有滄桑之感

蘭谿縣靈隱寺東峰新亭記　馮宿

東陽實會稽西部之郡蘭谿實東陽西鄙之邑歲在戊寅天官署洪君少卿以為之宰君之始至則用信待物用勤集事信故人洽勤故公濟未期而其政成後三年夏六月余過其邑洪君導余以邑之勝賞於是乎有東峰亭之遊背城之闉半里而近初屆佛剎剎之上方而亭在焉松門蓋空石道如帶足倦累息然後造夫極焉向之池隍館宇之多旗亭闤闠之喧途道往來之衆簿書鞅掌之繁頓步之餘忽焉如失

但山風飄灑嶺雲峩峩飛軒憑虛洞壑在下向背殊狀昏明易色指遙青而點黛者問之則曰某山某巖某林某墅指遠白而曳練者問之則曰某洲某渚某湫某塘高深互呈心目相競飄若象外意其幻成余既諳其私爰究其本先是邑微登覽之所洪君會是挈俸錢二萬經斯營斯因地於山因村於林因工於子來因時於農隙又何易也崇山濬谷仕境勝槩綿世伏匿一朝發朗又何能也君在建中興元之間為江南西道節度曹王所知駢方輿軍職壓寇境供億倉卒賦平人和王實賴之故御史大夫鄭滑節度盧公羣與君嘗同僚每號之曰精金百鍊良驥千里誠矣然則是邑之理茲亭之勝於君之分不為難能夫播芳塵而鼓餘波者非文莫可遂攬筆為記刊於石而附諸地志焉

馮宿字拱之婺州東陽人歷工刑二部侍郎封長樂縣公擢東川節度使卒諡曰懿劉賁以對策忤時宿與賈餗等為考官畏避不敢開

易州候臺記　李德裕

昔武王順天應人、奄有周室、邵公受命作伯、宅兹燕土、列分巢爲幽之都、專受服執燔之命、於是建宗廟、立城市、分器斝其邦家、築臺觀乎雲物、則候臺之建、允或在兹、初具版幹、陳畚鍤、書丈尺、糗糧之數、度高乎遠近之差、尧命子來、執用林聚、約之閡閣、荷鍤而雲陰數重、築之登登、相杵而雷響、四合成之、不日巋兮崇山、將中天以懸居、逆承露以特立、然後分保章以典之、命日者以規之、使八風不姦、五雲式序、人無

凶札、天瘥之疾、國絕喪荒、水旱之沴、凡若是者數百年、至六國糜沸、九州瓜剖、昭王能破齊抗趙、候雲在朔、則二至二分之占、五紀五緯之數、雖少沒、振未大滅、裂及秦有華戎、漢封郡縣、析木客闕於分野、甘棠已盡於剪伐、則胝胈之儀、擣地都盡、廊廡旅乎荊棘、階阯穴其孤兔、自我唐再造區夏、人分岳牧、使鎮天子之邦、不同諸侯之郡、遂及陳迹、以作紀念、既無占候之事、共爲宴樂之所、雖山節藻梲、禮不僭於大夫、而刻桷丹楹、誠終愧乎君子、代有故事、人無間言、洎

我良牧郭公、博采舊史、發揮新意、文物大備、懲勸可觀、公名明肅、字肖容、太原郡人也、監門將軍之孫、御史大夫之子、纘戎餘慶、克荷明德、靈源與天地爭長、廣度與江湖比量、故能受明主之詔、剖太守之符、澤從雲游、心入水淨、俗變於道、禮賢存擁篲之風、人歌其德、聽訟擬坐棠之化、至三年而政教已成、雖一日而糟宇必葺、以爲先王職事、理不忘本、君子懷德、人惟求舊、況候臺、易之古臺也、壯址仍存、昭王燕之賢士也、盛德不泯、欲觀古人之象、至止可以肅肅如享

太牢之味、登之可以熙熙、遂於臺之外壁、列劇辛樂毅焉、以爲道者萬物之奧、天地之禰、六度之門、寂滅之義、施之於國則富誥之、於人則壽、況守道者必嚴之於吸風飲露、安禪者彼釋者、人息照冥境、乃於臺之內壁、圖參門宴坐焉、以爲老者德之本、總人百行、貞者事之幹、爲乾四德、至天則風雨以時、比竹而霜筱不變、慮於墓有田氏之子、安其室、有王章之妻、生之草於大隧之前、是加一等、詠楫舟在中河之側、乃無武事、復於其次、爲邊境爲鯉魚、俾觀者如堵覽之

駭目擊懦夫烈士之節警貞女孝子之心豈徒壓百
雉之崇墉架九烏之峻堞軒榭窈窕松柳陰映幽室
納寒谷之氣炎天下霜畫梁對齊山之翠晴虹射日
夫如是則登之不假蹈扇北風其凉視之不待寒悴
太山如礪豈比夫逐荆臺遂爲流連甚麟閣不有姓
名者哉別駕彭城劉公循忠從政以賢方協海沂之
詠司馬清河張公瓚食禄以德爰光中外之遊咸秉
濟代之材以成考室之美雖二公弘化有無窮之令
聞終三后協心樹不朽之丕構德裕邑人也實纂聞

見援薤投水德未半於任棠築臺置金體何多於郭
隗敢不傳美以爲實録藏於屋壁誠有愧於家書勒
於碑版庶無慚於臺記時建宗玄學之歲秋八月旬
有九日其從事叅佐等學窮今古材堪經濟雖懷坐
嘯之功未展摩天之力並勒石於後以充永代

絳巖湖記

樊珣

句容西南二十三里曰赤山天寶中改爲絳巖山以
文變質也山外周流厥有湖塘舊址考於前志則曰
吳人創之梁人通之矣洎金火有變積爲坎灌莽
之所我唐麟德歳邑宰楊嘉延亦篡前服利農爲名
雖迹於傳聞而事斯蒸昧楊氏之後今餘百年寶滋
菰蒲莫植粳稻剝極則貞俟能而伸大曆十二紀縣
大夫兼大理司直太原王公昕能蘇罷人且易弊俗
臨湖而歎以欲從人吟使臣之清風矧良牧之高課

將閟永逸匪頒暫勞因察其地形訪以輿誦謀始作
則定徙撰工月在休農實其荷鍤周匝百頃蓄爲湖
塘置兩斗門用以爲備旱暵則決而全注霖潦則瀦
而不流牧功濟時道甚明遠斷田萬頃疇戶九鄉洎
成與區頗無凶歳魚稻之盛公實爲之昔叔敖芍陂
能張楚國史起漳水克富魏邦蔡桐鄭國漢歌邵杜
皆謂是也毎爲年能舞範見而嘗比厚有憂於銷鑠
連阡莫親於私將我則無波翁滄白鳥飛滅下洞庭
之鳬雁泳中流之鱣鮪横塘之石構爲新亭芬其芰

稍甘以杞柳楊楚江嶺憧憧是送行李實獲於蔭庇歌詠或藉於觀覽懿乎哉君子之用心也孰愈崇其島榭侈以林堂此而莫文翰墨奚述

宋書謝靈運傳論　沈約

史臣曰民稟天地之靈含五常之德剛柔迭用喜慍分情夫志動於中則歌詠外發六義所因四始攸繫升降謳謠紛披風什雖虞夏以前遺文不覩稟氣懷靈理無或異然則歌詠所興宜自生民始也周室既衰風流彌著屈平宋玉導清源於前賈誼相如振芳塵於後英辭潤金石高義薄雲天自茲以降情志愈廣王褒劉向楊班崔蔡之徒異軌同奔遞相師祖雖清辭麗曲時發乎篇而蕪音累氣固亦多矣若夫平子艷發文以情變絕唱高蹤久無嗣響至於建安曹氏基命三祖陳王咸蓄盛藻甫乃以情緯文以文被質自漢至魏四百餘年辭人才子文體三變相如工為形似之言二班長於情理之說子建仲宣以氣質為體並標能擅美獨映當時是以一世之士各相慕習原其飈流所始莫不同祖風騷徒以賞好異情故意製相詭降及元康潘陸特秀律異班賈體變曹王縟旨星稠繁文綺合綴平臺之逸響采南皮之高韻遺風餘烈事極江右在晉中興玄風獨振為學窮於

柱下博物止乎七篇馳騁文辭義殫於此自建武暨於義熙歷載將百雖比響聯辭波屬雲委莫不寄言上德託意玄珠遒麗之辭無聞焉耳仲文始革孫許之風叔源大變太乙之氣爰逮宋氏顏謝騰聲靈運之興會標舉延年之體裁明密並方軌前秀垂範後昆若夫敷衽論心商榷前藻工拙之數如有可言夫五色相宣八音協暢由乎玄黃律呂各適物宜欲使宮羽相變低昂舛節若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一簡之內音韻盡殊兩句之中輕重悉異妙達此旨始可

言文至於先士茂製諷高歷賞子建函京之作仲宣灞岸之篇子荊零雨之章正長朔風之句並直舉胸情非傍詩史正以音律調韻取高前式自靈均以來多歷年代雖文體稍精而此秘未覩至於高言妙句音韻天成皆闇與理合匪由思至張蔡曹王曾無先覺潘陸顏謝去之彌遠世之知音者有以得之此言非謬如曰不然請待來哲

一約既為此論吳郡陸厥遺書大率謂歷代衆賢似不都闇此處約答曰宮商之聲有五文字之別累萬以累萬之繁配五聲之約高下低昂非思力所學又非止若斯而已十字之文顛倒相配字不過十巧歷已不能盡何況復過於此者乎靈均以來未經用之於懷抱固無從得其彷彿矣若斯之妙而聖人不尚何耶此蓋曲折聲韻之巧無當於訓義非聖哲玄言之所急也自古詞人豈不知宮羽之殊商徵之別而其中參差變動所昧實多即意所謂此秘未覩者也若以文章之音韻同管絃之聲曲美惡妍媸不得頓相乖反譬猶子野操曲安

得忽有闕緩失調之聲以洛神比陳思他賦有似異手之作故知天機啓則律呂自調六情滯則音律頓舛也士衡雖云炳若縟錦寧有濯色江波其中復有一片是衛文之服此則陸生之言即復不盡者矣韻與不韻復有精粗輪扁不能言之老夫亦不辨盡

后妃傳論　晉書

夫乾坤定位男女流形伉儷之義同歸貴賤之名異等若乃作配皇極齊體紫宸象玉林之連後星喻金波之合義璧爰自夐古是謂元妃降及中年乃稱王后四人竝列光於帝嚳之名二妃同降著彼有虞之典夏商以上六宮之制其詳靡得而聞焉姬劉以降五翟之規其事可畧而言矣周禮天子立一后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以聽王者內政故婚義曰天子之與后如日之與月陰之與陽由斯而

譯其所從來遠矣故能母儀天寓助宜王化德均載物比大坤維宗廟歆其薦羞穹壤俟其交泰是以哲王垂憲尤重造舟之禮詩人立言先獎舊單之訓後觸流景所以裁其宴私房樂希聲是用節其容止履端正本抑斯之謂歟若乃聘納有方防閑有禮肅尊儀而脩四德體柔範而弘六義陰教洽於宮闈淑譽騰於區域則玄雲入戶上帝錫母萌之符貞神降徵坤靈贊壽丘之道終能興胙縱永胤嗣克昌至若儷極於閉憑天作孽倒裳衣於袵席感肥鬩於弦望則龍漦結釁宗周覆爲黍苗鸛尾挺災降漢墜其扮社矣自曹劉內主位以色登甄衛之家榮非德舉淫荒挺性茂西郊之禮容婉孌含辭作內闈之奇態誘謟由斯外入穢德於是內宣椒掖播梟牝之風蘭殿絕河雎之響永言彤史大練之範遂彼綈視青蒲蹤聆之歎替矣晉承其末與世汙隆宣皇創基功弘而道屈穆后一善勤侔於十亂肖乎太祖始親選良家既而帝捲統寵弱行請託后採長白實彰妬忌之情貫納姬青莞賤後占之緞得失遺跡煥在緗緗興滅所

由義同貫一故列其本事以爲后妃傳云

嵇康諸人傳論　晉書

史臣曰夫學非常道則物靡不通理有忘言則在情斯遣其進也撫俗同塵不居名利其退也養和履順以保天眞若乃一其本源體無爲之用分其華葉開寓言之道是以伯陽垂範鳴謙貽式欲崇諸已先下於人猶大樂無聲而蹤響斯應者也莊生放達其旨而馳辯無窮棄彼榮華則俯輕爵位懷其道術則顧蔑至公舐痔兼車鳴鳶吞腐以茲自口於焉翫物殊異虛舟有同攘臂嵇阮竹林之會劉畢芳樽之友馳

騁莊門排登李室若夫儀天布憲百官從軌經禮之外棄而不存是以帝堯縱許由於埃壒之表光武舍子陵於潺湲之瀨松蘿低舉用以優賢巖水澄華茲焉賜隱臣行厥志主有嘉名至於嵇康遺巨源之書阮氏創先生之傳軍咨散髮吏部迷樽宜以世疾名流茲焉自垢臨鍛竈而不迴登廣武而長歎則嵇琴絕響阮氣徒存通其旁經必彫風俗召以效官居然尸素軌躅之外或有可觀者焉咸能符契情靈各敦終始愴神交於曉笛或相思而動駕史臣是以拾其遺事附於篇云

辨宗論 錄一則

謝靈運

維三問答云由教而信則有日進之功非漸所明則入照之分夫尊教而推宗者雖不永用當推之時豈可不蹔令無耶若訐其蹔令猶自賢於不合非漸如何三答蹔者假也眞者常也假知無常常知無假今豈可以假知之蹔而侵常知之眞哉今漸合賢於不合誠如來言竊有微證巫臣諫莊王之言物賂於巳故理爲情先及納夏姬之時巳交於物故情居理上情理雲互物巳相傾亦中智之率任也若以諫日爲

悟豈容納時之惑耶且南爲聖也北爲愚也背北向南非停北之謂向南背北非至南之稱然向南可以至南背北非是停北非是停北故愚可去矣可以至南故悟可得矣

晉宋諸公以駢耦談理中多微言如弘明集所載以非所急故不盡錄存此一篇可以知鼎味矣

辨命論

劉峻

主上嘗與諸名賢言及管輅歎其有奇才而位不達時有在赤墀之下豫聞斯議歸以告余余謂士之窮達無非命也故謹述天旨因言其致云爾

臣觀管輅天才英偉珪璋特秀實海內之名傑豈日者卜祝之流乎而官止少府丞年終四十八天之報施何其寡歟然高才而無貴仕饕餮而居大位自古所歎焉獨公明而巳哉故性命之道窮通之數夭閼紛綸莫知其辨仲任蔽其源子長闇其惑至於鶡冠甕牖必以懸天有期鼎貴高門則曰唯人所召譊譊

喧咋異端斯起蕭遠論其本而不暢其流子玄語其流而未詳其本嘗試言之曰夫道生萬物則謂之道生而無主謂之自然自然者物見其然不知所以然同焉皆得不知所以得鼓動陶鑄而不爲功庶類混成而非其力生之無亭毒之心死之豈虔劉之志墜之深淵非其怒升之霄漢非其悅蕩乎大乎萬寶以之化確乎純乎一作而不易化而不易則謂之命命也者自天之命也定於冥兆終然不變鬼神莫能預

聖哲不能謀、觸山之力無以抗倒日之誠弗能感、短
則不可緩之於寸陰、長則不可急之於箭漏、至德未
能踰上智所不免、是以放勛之世浩浩襄陵、天乙之
時焦金流石、文公噬其尾、宣尼絕其糧、顏回敗其叢
蘭、舟耕歌其茉莒、夷叔斃淑媛之言、子輿困臧倉之
訴、聖賢且猶若此、而况庸庸者乎、至乃伍員浮屍於
江流、三閭沉骸於湘渚、賈大夫沮志於長沙、馮都尉
皓髮於郎署、君山鴻漸、鎩羽儀於高雲、敬通鳳起、摧
迅翮於風穴、此豈才不足而行有遺哉、近世有沛國

劉璣、璣弟璡、并一時秀士也、璣則關西孔子、通涉六
經、循循善誘、服膺儒行、璡則志烈秋霜、心貞崑玉、必
亭亭高竦、不雜風塵、皆毓德於衡門、並馳聲於天地、
而官有微於侍郎、位不登於執戟、相次殂落、宗祀無
饗、因斯兩賢、以言古則昔之玉質金相、英髦秀達、皆
擯斥於當年、韞奇才而莫用、候草木以共彫、與麋鹿
而同死、膏塗平原、骨塡川谷、湮滅而無聞者、豈可勝
道哉、此則宰衡之與皂隸、容彭之與殤子、猗頓之與
黔婁、陽文之與敦洽、咸得之於自然、不假道於才智、

故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斯之謂矣、然命體周流、變
化非一、或先號而後笑、或始吉而終凶、或不召自來、
或因人以濟、六錯糾紛、迴還倚伏、非可以一理徵、非
可以一塗驗、而其道微密、寂寥惚慌、無形可以見、無
聲可以聞、必御物以效靈、亦憑人而成象、譬天王之
冕旒、任百官以司職、而或者覩湯武之龍躍、謂戡亂
在神功、聞孔墨之挺生、謂英睿擅奇響、視彭韓之豹
變、謂鷙猛致人爵、見張桓之朱紱、謂明經拾青紫、豈
知有力者運之而趨乎、故言而非命者、有六蔽焉、爾

請陳其梗槩、夫靡顏膩理、哆𠰳顣頞、形之異也、朝秀
晨終、龜鵠千歲、年之殊也、聞言如響、智昏菽麥、神之
辨也、同知三者定乎造化、榮辱之境、獨曰由人、是知
二五而未識於十、其蔽一也、龍犀日角、帝王之表、河
目龜文、公侯之相、撫鏡知其將刑、壓紐顯其膺籙、星
虹樞電、昭聖德之符、夜哭聚雲、鬱興王之瑞、皆兆發
於前期、渙汗於後葉、若謂驅貔虎、奮尺劍、入紫微、升
帝道、則未達窈冥之情、未測神明之數、其蔽二也、空
桑之里、變成洪川、歷陽之都、化為魚鼈、楚師屠漢卒、

雖河鍾其流秦人坑趙士沸聲如雷震火炎崑嶽礫
石與琬琰俱焚嚴霜夜零蕭艾與芝蘭共盡雖游夏
之英才伊顏之殆庶焉能抗之哉其蔽三也或曰明
月之珠不能無纇夏后之璜不能無考故亭伯死於
縣長相如卒於園令才非不傑也主非不明也而碎
結綠之鴻輝殘懸黎之夜色抑尺之量有短哉若然
者主父偃公孫弘對策不升第歷說而不入牧豕淄
原見棄州部設令忽如過隙溘死霜露其為詬恥豈
崔馬之流乎及至開東閣列五鼎電照風行聲馳海

外寧前愚而後智先非而終是將榮悴有定數天命
有至極而謬生妍蚩其蔽四也夫虎嘯風馳龍興雲
屬故重華立而元凱升辛受生而飛廉進然則天下
善人少惡人多闇主眾明君寡而薰蕕不同器梟鸞
不接翼是使渾敦檮杌踵武於雲臺之上仲容庭堅
耕耘於巖石之下橫謂廢興在我無係於天其蔽五
也彼戎狄者人面獸心宴安鴆毒以誅殺為道德以
蒸報為仁義雖大風立於青丘鑿齒奮於華野比於
狼戾曾何足喻自金行不競天地版蕩左帶沸脣乘

間電發遂覆瀍洛傾五都居先生之桑梓竊名號於
中縣與三皇競其氓黎五帝角其區宇種落繁熾充
牣神州嗚呼福善禍淫徒虛言耳豈非否泰相傾盈
縮遞運而汩之以人其蔽六也然所謂命者死生焉
貴賤焉貧富焉治亂焉禍福焉此十者天之所賦也
愚智善惡此四者人之所行也夫神非舜禹心異朱
均才絓中庸在於所習是以素絲無恒玄黃代起鮑
魚芳蘭入而自變故季路學於仲尼厲風霜之節楚
穆謀於潘崇成弑逆之禍而商臣之惡盛業光於後

嗣仲由之善不能息其結纓斯則邪正由於人吉凶
在乎命也或以鬼神害盈皇天輔德故宋公一言法
星三徙殷帝自翦千里來雲若使善惡無徵未洽斯
義且于公高門以待封嚴母掃墓以望喪此君子所
以自強不息也若使仁而無報奚為修善立名乎斯
逕廷之辭也夫聖人之言顯而晦微而婉幽遠而難
聞河漢而不測或立教以進庸怠或言命以窮性靈
積善餘慶立教也鳳鳥不至言命也今以片言辨其
要趣何異乎夕死之類而論春秋之變哉且荊昭德

音升雲不卷周宣祈雨珪璧斯罄于叟種德不逮勛華之高延年殘獲未甚東陵之酷爲善一爲惡均而禍福異其流興廢殊其跡蕩蕩上帝豈如是乎詩云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故善人爲善焉有息哉夫食稻粱進芻豢衣狐貉襲冰紈觀窈眇之奇舞聽雲和之琴瑟此小人之所急非有求而爲也修道德習仁義敦孝悌立忠貞漸禮樂之腴潤蹈先生之盛則此君子之所急非有求而爲也然則君子居正體道樂天知命明其無可奈何識其不由智力逝而不召來而

不距生而不喜死而不慼瑤臺夏屋不能悅其神土室編蓬未足憂其慮不充屈於富貴不遑遑於所欲豈有史公董相不遇之文乎

王聖俞云辨命論自處以仁義而居天以恭蕩彼意謂天道無知吾但自盡耳是猶子曰其父曰彼老悖矣共爲子職而已而不知其父之未始老悖也。

廣絕交論

劉峻

客問主人曰朱公叔絕交論爲是乎爲非乎主人曰客奚此之問客曰夫草蟲鳴則阜螽躍雕虎嘯而清風起故絪縕相感霧涌雲蒸嚶鳴相召星流電激是以王陽登則貢公喜罕生逝而國子悲且心同琴瑟言鬱郁於蘭茝道協膠漆志婉孌於塤篪聖賢以此鏤金版而鐫盤盂書玉牒而刻鍾鼎若乃匠人輟成風之妙巧伯子息流波之雅引范張款款於下泉尹班陶陶於永夕駱驛縱橫煙霏雨散巧歷所不知心

計莫能測而朱益州汨彝敘粵謨訓捶直切絕交遊比黔首以鷹鸇媲人靈於豺虎蒙有猜焉請辨其惑主人听然而笑曰客所謂撫絃徽音未達燥溼變響張羅沮澤不覩鴻雁雲飛蓋聖人握金鏡闡風烈龍驥蠖屈從道汙隆日月聯璧贊亹亹之弘致雲飛雷薄顯棣華之微旨若五音之變化濟九成之妙曲此朱生得玄珠於赤水謨神睿而爲言至夫組織仁義琢磨道德歡其愉樂恤其陵夷寄通靈臺之下遺跡江湖之上風雨急而不輟其音霜雪零而不渝其色。

斯賢達之素交歷萬古而一遇逮叔世民訛狙詐飈起谿谷不能踰其險鬼神無以究其變競毛羽之輕趨錐刀之末於是素交盡利交興天下蚩蚩鳥驚雷駭然利交同源派流則異較言其略有五術焉若其寵鈞董石權壓梁竇雕刻百工鑪錘萬物吐漱興雲雨呼噏下霜露九域聳其風塵四海疊其熛灼靡不望影星奔藉響川鶩雞人始唱鶴蓋成陰高門旦開流水接軫皆願摩頂至踵隳膽抽腸約同要離焚妻子誓殉荊卿湛七族是曰勢交其流一也富埒陶白

貲巨程羅山擅銅陵家藏金穴出乎原而聯騎居里閈而鳴鐘則有窮巷之賓繩樞之子冀宵燭之末光邀潤屋之微澤魚貫鳧躍颯沓鱗萃分雁鶩之稻粱霑玉斝之餘瀝銜恩遇進款誠援青松以示心指白水而旌信是曰賄交其流二也陸大夫讌喜西都郭有道人倫東國公卿貴其籍甚搢紳羨其登仙加以頷頤蹙頞涕唾流沫騁黃馬之劇談縱碧雞之雄辯敘溫燠則寒谷成暄論嚴苦則春叢零葉飛沈出其顧指榮辱定其一言於是有弱冠王孫綺紈公子道不在於遊人聲未遒於雲閣攀其鱗翼丐其餘論附駔驥之旄端軼歸鴻於碣石是曰談交其流三也陽舒陰慘生民大情憂合歡離品物恆性故魚以泉涸而呴沫鳥因將死而哀鳴同病相憐綴河上之悲曲恐懼寘懷昭谷風之盛典斯則斷金由於湫隘刎頸起於苫蓋是以伍員濯溉於宰嚭張王撫翼於陳相是曰窮交其流四也馳騖之倫澆薄之俗無不操權衡秉纖纊衡所以揣其輕重纊所以屬其鼻息若衡不能舉纊不能飛雖顏冉龍翰鳳雛曾史蘭薰雪白

舒向金玉淵海卿雲黼黻河漢視若游塵遇同土梗莫肯費其半菽罕有落其一毛若衡重錙銖纊微彯撇雖共工之蒐慝驩兜之掩義南荊之跋扈東陵之巨猾皆爲匍匐逶迤折枝舐痔金膏翠羽將其意脂韋便辟導其誠故輪蓋所遊必非夷惠之室苞苴所入實行張霍之家謀而後動毫芒寡忒是曰量交其流五也凡斯五交義同賈鬻桓譚譬之於闤闠林回諭之於甘醴夫寒暑遞進盛衰相襲或前榮而後悴或始富而終貧或初存而末亡或古約而今泰循環

翻覆汎若波瀾此則狥利之情未嘗異變化之道不得一由是觀之張陳所以凶終蕭朱所以隙末斷焉可知也而翟公方規然勤門以箴客何所見之晚乎因此五交是生三釁敗德殄義禽獸相若一釁也難固易攜讎訟所聚二釁也名陷饕餮貞介所羞三釁也古人知三釁之為梗懼五交之速尤故王丹威子以檟楚朱穆昌言而示絕有旨哉近世有樂安任昉海內髦傑早綰銀黃夙昭民譽遒文麗藻方駕曹王英特俊邁聯橫許郭類田文之愛客同鄭莊之好賢

見一善則盱衡扼腕遇一才則揚眉抵掌雌黃出其脣吻朱紫由其月旦於是冠蓋輻輳衣裳雲合輜軿擊轊坐客恒滿蹈其閫閾若升闕里之堂入其隩隅謂登龍門之阪至於顧盼增其倍價剪拂使其長鳴彯組雲臺者摩肩趨走丹墀者疊跡莫不締恩狎結綢繆想莊惠之清塵庶羊左之徽烈及瞑目東粵歸骸洛浦繐帳猶懸門罕漬酒之彥墳未宿草野絕動輪之賓藐爾諸孤朝不謀夕流離大海之南寄命瘴癘之地自昔把臂之英金蘭之友曾無羊舌下泣之仁寧慕郈成分宅之德嗚呼世路嶮巇一至於此太行孟門豈云嶄絕是以耿介之士疾其若斯裂裳裹足棄之長騖獨立高山之頂歡與麋鹿同羣皦皦然絕其雰濁誠恥之也誠畏之也

昉不事生產既卒諸子不能自振生平舊交莫有收恤交子西華冬月著葛帔練裙道逢劉孝標泫然矜之曰我當為卿作計乃著此論彭城到溉故與昉為山澤遊見其論抵之地終身恨之○按史稱昉有盛名遊其門者昉必推薦裴子野於昉為

從中表獨不至昉亦恨焉故不之善觀此則到溉輩固為負心而昉於取士之道亦未盡也

神思篇

劉勰

古人云形在江海之上心存魏闕之下神思之謂也文之思也其神遠矣故寂然凝慮思接千載悄焉動容貌通萬里吟詠之間吐納珠玉之聲眉睫之前卷舒風雲之色其思理之致乎故思理為妙神與物遊神居胸臆而志氣統其關鍵物沿耳目而辭令管其樞機樞機方通則物無隱貌關鍵將塞則神有遯心是以陶鈞文思貴在虛靜疏瀹五藏澡雪精神積學以儲寶酌理以富才研閱以窮照馴致以懌辭然後

使玄解之宰尋聲律而定墨獨照之匠闚意象而運斤此蓋馭文之首術謀篇之大端夫神思方運萬塗競萌規矩虛位刻鏤無形登山則情滿於山觀海則意溢於海我才之多少將與風雲而並驅矣方其搦翰氣倍辭前暨乎篇成半折心始何則意翻空而易奇言徵實而難巧也是以意授於思言授於意密則無際疏則千里或理在方寸而求之域表或義在咫尺而思隔山河是以秉心養術無務苦慮含章司契不必勞情也人之稟才遲速異分文之制體大小殊

功相如含筆而腐毫揚雄輟翰而驚夢桓譚疾感於苦思王充氣竭於思慮張衡研京以十年左思練都以一紀雖有巨文亦思之緩也淮南崇朝而賦騷枚皋應詔而成賦子建援牘如口誦仲宣舉筆似宿構阮瑀據案而制書禰衡當食而草奏雖有短篇亦思之速也若夫駿發之士心總要術敏在慮前應機立斷覃思之人情饒歧路鑒在疑後研慮方定機敏故造次而成功慮疑故愈久而致績難易雖殊並資博練若學淺而空遲才疏而徒速以斯成器未之前聞

是以臨篇綴慮必有二患理鬱者苦貧辭溺者傷亂然則博聞為饋貧之糧貫一為拯亂之藥博而能一亦有助乎心力矣若情數詭雜體變遷貿拙辭或孕於巧義庸事或萌於新意視布於麻雖云未費杼軸獻功煥然乃珍至於思表纖旨文外曲致言所不追筆固知止至精而後闡其妙至變而後通其數伊摯不能言鼎輪扁不能語斤其微矣乎

黃文節與王觀復書與此相駁而實相發選在委編中可以參觀

風骨篇　劉勰

詩總六義，風冠其首，斯乃化感之本源，志氣之符契也。是以怊悵述情，必始乎風；沉吟鋪辭，莫先於骨。故辭之待骨，如體之樹骸；情之含風，猶形之包氣。結言端直，則文骨成焉；意氣駿爽，則文風清焉。若豐藻克贍，風骨不飛，則振采失鮮，負聲無力。是以綴慮裁篇，務盈守氣，剛健既寔，輝光乃新。其為文用，譬征鳥之使翼也。故練於骨者，析辭必精；深乎風者，述情必顯。捶（朶）字堅而難移，結響凝而不滯，此風骨之力也。若

瘠義肥辭，繁雜失統，則無骨之徵也。思不環周，索莫乏氣，則無風之驗也。昔潘勗錫魏，思摹經典，羣才韜筆，乃其骨髓峻也；相如賦仙，氣號凌雲，蔚為辭宗，乃其風力遒也。能鑒斯要，可以定文；茲術或違，無務繁采。故魏文稱文以氣為主，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強而致。故其論孔融，則云體氣高妙；論徐幹，則云時有齊氣；論劉楨，則云有逸氣。公幹亦云：孔氏卓卓，信含異氣，筆墨之性，殆不可勝。並重氣之旨也。夫翬（輝）翟備色，而翾（宣）翥百步，肌豐而力沉也；鷹隼（筍）乏采，而翰飛戾天，骨勁而氣猛也。文章才力，有似於此。若風骨乏采，則鷙集翰林；采乏風骨，則雉竄文囿；唯藻耀而高翔，固文筆之鳴鳳也。若夫鎔鑄經典之範，翔集子史之術，洞曉情變，曲昭文體，然後能孚甲新意，雕畫奇辭。昭體故意新而不亂，曉變故辭奇而不黷。若骨采未圓，風辭未練，而跨略舊規，馳騖新作，雖獲巧意，危敗亦多，豈空結奇字，紕繆而成經矣。周書云：辭尚體要，弗惟好異。蓋防文濫也。然文術多門，各適所好，明者弗授，學者弗師，於是習華隨侈，流遁忘反。若能

確乎正式，使文明以健，則風清骨峻，篇體光華。能研諸慮，何遠之有哉。

楊升菴評左氏論女色曰：美而艷。美猶骨也，艷猶風也。文章風骨兼全，如女色之美艷兩致矣。○又云：此論發自劉子，前無古人。徐季海移以評書，張彥遠移以評畫，同此理也。○又云：引文明以健，尤切。明即風也，健即骨也。詩有格調，格猶骨也，調猶風也。

情采篇　劉勰

聖賢書辭總稱文章非采而何夫水性虛而淪漪結木體實而花萼振文附質也虎豹無文則鞹同犬羊犀兕有皮而色資丹漆質待文也若乃綜述性靈敷寫器象鏤心鳥跡之中織辭魚網之上其為彪炳縟采名矣故立文之道其理有三一曰形文五色是也二曰聲文五音是也三曰情文五性是也五色雜而成黼黻五音比而成韶夏五情發而為辭章神理之數也孝經垂典喪言不文故知君子嘗言未嘗質也

老子疾偽故稱美言不信而五千精妙則非棄美矣莊周云辯雕萬物謂藻飾也韓非云豔采辯說謂綺麗也綺麗以豔說藻飾以辯雕文辭之變於斯極矣研味孝老則知文質附乎性情詳覽莊韓則見華實過乎淫侈若擇源於涇渭之流按轡於邪正之路亦可以馭文采矣夫鉛黛所以飾容而盼倩生於淑姿文采所以飾言而辯麗本於情性故情者文之經辭者理之緯經正而後緯成理定而後辭暢此立文之本源也昔詩人什篇為情而造文辭人賦頌為文而造情何以明其然蓋風雅之興志思蓄憤而吟詠情性以諷其上此為情而造文也諸子之徒心非鬱陶苟馳夸飾鬻聲釣世此為文而造情也故為情者要約而寫真為文者淫麗而煩濫而後之作者採濫忽真遠棄風雅近師辭賦故體情之製日疎逐文之篇愈盛故有志深軒冕而汎詠皋壤心纏幾務而虛述人外真宰弗存翩其反矣夫桃李不言而成蹊有實存也男子樹蘭而不芳無其情也夫以草木之微依情待實況乎文章述志為本言與志反文豈足徵是

以聯辭結采將欲明經采濫辭詭則心理愈翳固知翠綸桂餌反所以失魚言隱榮華殆謂此也是以衣錦褧衣惡文太章賁象窮白貴乎反本夫能設模以位理擬地以置心心定而後結音理正而後摛藻使文不滅質博不溺心正采耀乎朱藍間色屏於紅紫乃可謂雕琢其章彬彬君子矣

升菴評予嘗戲云美人未嘗不粉黛粉黛未必皆美人奇才未嘗不讀書讀書未必皆奇才又云屈原楚詞有疾而呻吟也東方朔以下擬楚詞強呻

吟而無疾痛者也

夸飾篇　劉勰

夫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神道難摹、精言不能追其極、形器易寫、壯辭可得喻其真、才非短長、理自難易耳、故自天地以降、豫入聲貌、文辭所被、夸飾恒存、雖詩書雅言、風格訓世、事必宜廣、文亦過焉、是以言峻則嵩高極天、論狹則河不容舠、說多則子孫千億、稱少則民靡孑遺、襄陵舉滔天之目、倒戈立漂杵之論、辭雖已甚、其義無害也、且夫鴞音之醜、豈有泮林而變好、荼味之苦、寧以周原而成飴、並意深褒贊、故義成矯飾、大聖所錄、以垂憲章、孟軻所云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意也、自宋玉景差、夸飾始盛、相如憑風、詭濫愈甚、故上林之館、奔星與宛虹入軒、從禽之盛、飛廉與鷦鷯俱獲、及揚雄甘泉、酌其餘波、語瓌奇則假珍於玉樹、言峻極則顛墜於鬼神、至東都之比目、西京之海若、驗理則理無不驗、窮飾則飾猶未窮矣、又子雲校獵、鞭宓妃以饟屈原、張衡羽獵、困玄冥於朔野、孌彼洛神、既非魍魎、惟此水怪、亦非魑魅、而虛用濫形、不其疎乎。此欲夸其威而

其事義睽剌也至如氣貌山海體勢宮殿嵯峨揭業熠燿焜煌之狀光采煒煒而欲然聲貌岌岌其將動矣莫不因夸以成狀沿飾而得奇也於是後進之才獎氣挾聲軒翥而欲奮飛騰擲而羞跼步辭入煒燁春藻不能程其豔言在萎絕寒谷未足成其凋談歡則字與笑竝論感則聲共泣偕信可以發蘊而飛滯披瞽而駭聾矣然飾窮其要則心聲鋒起夸過其理則名實兩乖若能酌詩書之曠旨翦揚馬之甚泰使夸而有節飾而不誣亦可謂之懿也

鷦鷯木賦作焦明

物色篇　劉勰

春秋代序陰陽慘舒物色之動心亦搖焉蓋陽氣萌而玄駒步陰律凝而丹鳥羞微蟲猶或入感四時之動物深矣若夫珪璋挺其惠心英華秀其清氣物色相召人誰獲安是以獻歲發春悅豫之情暢滔滔孟夏鬱陶之心凝天高氣清陰沈之志遠霰雪無垠矜肅之慮深歲有其物物有其容情以物遷辭以情發一葉且或迎意蟲聲有足引心況清風與明月同夜白日與春林共朝哉是以詩人感物聯類不窮流連

萬象之際沈吟視聽之區寫氣圖貌既隨物以宛轉屬采附聲亦與心而徘徊故灼灼狀桃花之鮮依依盡楊柳之貌杲杲爲出日之容瀌瀌擬雨雪之狀喈喈逐黃鳥之聲喓喓學草蟲之韻皎日嘒星一言窮理參差沃若兩字連形竝以少總多情貌無遺矣雖復思經千載將何易奪及離騷代興觸類而長物貌難盡故重沓舒狀於是嵯峨之類聚葳蕤之羣積矣及長卿之徒詭勢瓌聲模山範水字必魚貫所謂詩人麗則而約言辭人麗淫而繁句也至如雅詠棠華

或黃或白騷述秋蘭綠葉紫莖凡摛表五色貴在時見若青黃屢出則繁而不珍自近代以來文貴形似窺情風景之上鑽貌草木之中吟詠所發志惟深遠體物爲妙功在密附故巧言切狀如印之印泥不加雕削而曲寫毫芥故能瞻言而見貌即字而知時也然物有恒姿而思無定檢或率爾造極或精思愈疎且詩騷所標並據要害故後進銳筆怯於爭鋒莫不因方以借巧即勢以會奇善於適要則雖舊彌新矣是以四序紛迴而入興貴閑物色雖繁而析辭尚簡

使味飄飄而輕舉情曄曄而更新古來辭人異代接武莫不參伍以相變因革以爲功物色盡而情有餘者曉會通也若乃山林皋壤實文思之奧府略語則闕詳說則繁然屈平所以能洞監風騷之情者抑亦江山之助乎

贊曰山沓水匝樹雜雲合目既往還心亦吐納春日遲遲秋風颯颯情往似贈興來如答

勰字彥和東莞莒人早孤篤志好學家貧不婚娶依沙門僧祐居遂博通經論天監中兼東宮通事舍人兼步兵校尉深被昭明太子禮接初勰撰文心雕龍五十篇未爲時論所稱欲取定於沈約乃負書候約於車前狀若貨鬻約取讀大重之謂深得文理勰爲文長於佛理都下寺塔及名僧碑志必請勰製文後求出家敕許之名慧地云

家訓論文章　　顏之推

夫文章者原出五經詔命策檄生於書者也序述論議生於易者也歌詠賦頌生於詩者也祭祀哀誄生於禮者也書奏箴銘生於春秋者也朝廷憲章軍旅誓誥敷顯仁義發明功德牧民建國施用多途至於陶冶性靈從容諷諫入其滋味亦樂事也行有餘力則可習之然而自古文人多陷輕薄屈原露才揚己顯暴君過宋玉體貌容冶見遇俳優東方曼倩滑稽不雅司馬長卿竊貲無操王褒過章僮約揚雄德敗

美新李陵降辱夷虜劉歆反覆莽世傅毅黨附權門班固盜竊父史趙元叔抗竦過度馮敬通浮華擯壓馬季長佞媚獲誚蔡伯喈同惡受誅吳質詆訶鄉里曹植悖慢犯法杜篤乞假無厭路粹隘狹已甚陳琳實號麤疏繁欽性無檢格劉楨屈強輸作王粲率躁見嫌孔融禰衡誕傲致殞楊脩丁廙扇動取斃阮籍無禮敗俗嵇康凌物凶終傅玄忿鬭免官孫楚矜誇凌上陸機犯順履險潘岳乾沒取危顏延年負氣摧黜謝靈運空疎亂紀王元長凶賊自貽謝玄暉侮慢

見及凡此諸人皆其翹秀者不能悉紀大較如此至於帝王亦或未免自昔天子而有才華者惟漢武魏太祖文帝明帝宋孝武帝皆負世議非懿德之君也自子游子夏荀況孟軻枚乘賈誼蘇武張衡左思之儔有盛名而免過患者時復聞之但其損敗居多耳每嘗思之原其所積文章之體標舉興會發引性靈使人矜伐故忽於持操果於進取今世文士此患彌切一事愜當一句清巧神厲九霄志凌千載自吟自賞不覺更有傍人加以砂礫所傷慘於矛戟諷刺之

禍速乎風塵深宜防慮以保元吉

此篇爲一種無行文人鍼砭膏肓大有裨益但人品勢有托之狂簡而不屑脩飾者有偏於剛介而動與禍會者如屈宋東方司馬揚雄孔融之徒皆賢者也今槩以爲輕薄而譏之可謂莨莠不分者矣按之推字介初爲梁湘東王參軍飲酒任縱時論少之既爲世子方諸掌管記遇侯景陷郢州屢欲殺之遇救得免江陵敗入周爲李遠書翰出奔齊文宣悅之以爲中書舍人崔季舒等之諫之推

取急還宅故不違署得免遷黃門侍郎齊亡入周
為御史上士隋開皇中太子召為文學尋卒詳之
推生平不知於古文士中當屬何等也

勞生論　　盧思道

莊子曰大塊勞我以生誠哉斯言也余年五十羸老云至追惟疇昔勤矣厥生乃著茲論因言時云爾罷郡屏居有客造余者少選之頃盱衡而言曰生者天地之大德人者有生之最靈所以作配兩儀稱貴羣品姸蚩愚智之辯天壤懸隔行已立身之異入海登山今吾子生於右地允葉卿族天授俊才萬夫所仰學綜流略慕孔門之游夏辭窮麗則擬漢朝之卿雲行藏有節進退以禮不諂不驕無偏無黨俛仰貴賤之間從容語默之際何其裕也下走所欣羨焉余莞

爾而笑曰未之思乎何所言之過也子其清耳請為左右陳之夫人之生也皆未若無生在余之生勞亦勤止紈綺之年伏膺教義規行矩步從善而登巾冠之後濯纓受署纓鎖仁義籠絆朝市失翹陸之本性喪江湖之遠情淪此風波溺於倒躓憂勞總至事非一緒何則地冑高華既致嫌於管庫才識美茂亦受嫉於愚庸篤學強記皆於爲側月清心河濟木訥所以疚心眥從蟲惜吞聲飲恨悽愴扼腕江都而承歎

傳長沙而不歸因亦會值緘舍楚逢靳尚趙高爲之
哀歌張升於是慟哭有齊之季不遇休明由脰就鞅
屏迹無地段珪張讓金貝是覘賈謐郭淮腥臊可饜
淫刑以逞禍近池魚耳聽惡來之讒足踐龍逢之血
周氏末葉仍值僻王歛笏升階汗流浹背若客之踵
躡焦原匹茲非險齊人之手執馬尾方此未危若乃
羊腸句注之道據鞍振策武落雞田之外櫛風沐雨
三旬九食不敢稱弊此之爲役蓋其小小者耳今泰
運肇開四門以穆冕旒可拜於上藥籠佐命於下岐

伯善卷恥徇幽憂由臨務光悔從木石余年在秋方
巳迫知命情禮宜退不獲晏安一葉從風無損鄧林
之攢植雙鳧退飛不黔渤解之游泳耕田鑿井晚息
晨興候南山之朝雲聽北堂之明月氾勝九穀之書
觀其所制崔寔四人之令奉以周旋只荷蓑笠自屏
黃冠之伍夕啖殺稼[illegible][illegible]余足之倫濁酒盈觴高歌
滿席悅兮憶兮天地　指此野人之樂也子或以是
笑余乎客曰吾子之言沉門之矣他人有心又請論
其梗槩余答曰雲飛泥沉中間與等閒行方止動息

殊致是以摩霄逝海輕翮羅於藪澤五衢四照忽斤
斧於山林余晚值昌辰遂其弱尚觀人事之唄穫覩
時路之邅屯玄冬脩夜靜言長想可以累歎悼心流
涕酸鼻人之百年脆促已甚奔駒流電不可爲辭顧
慕周章數紀之內窮通榮辱事無足道而有識者鮮
無識者多福盜凡近輕險躁薄居家則人面獸心不
孝不義出門則諂諛競伎無愧無恥退身知足忘伯
陽之炯戒陳力就列棄周任之格言悠悠遠古斯患
巳積迄於近代此蠹尤滋范卿揭謙之風搢紳不闕

夏書昏墊之罪執攻所安朝露未晞小車盈董石之
巷夕陽且落皁蓋填閭實之里皆如脂如韋傴僂匍
匐啜惡未媚舐痔自親美言諂笑好其愉樂許泣佞
哀恤其喪紀近通旨酒遠貢文蛇豔姬美女委如脫
屣金銑玉華藥同遺跡及鄧通失路一簪之賄無餘
梁冀就誅五侯之貴將起向之求官買職晚謁晨趨
刺促望塵之舊遊伊優上堂之夜客始則亡魂褫魄
若牛兄之遇獸心戰色沮似葉公之見龍俄而抵掌
揚眉高視闊步結侶棄廉公之第攜手哭聖卿之門

華轂生塵來如激矢雀羅聾設夫等絕絃飴蜜非甘山川未阻千變萬化鬼出神入爲此者皆衣冠士族或有甚能不恥不仁不畏不義靡愧友朋莫慙妻子外呈厚貌內蘊百心繇是則紆青佩紫牧州典郡冠幘勗人厚自封殖妍歌妙舞列鼎擁鍾耳倦絲桐口飫珍旨雖素論以爲非而時宰之不責末俗蚩蚩如此之弊余則違時薄官屏息窮居甚恥驅馳深畏乾没心若死灰不營勢利家無儋石不費囊錢偶影聯官將數十載篤掏致笑輕生所以告勞也真人御宇斲雕爲朴人知榮辱時反邕熙風力上宰內敷文教方邵重臣外揚武節被之大道洽以淳風舉必以才爵無濫授棄斯首鼠不顧衣纓阿黨比周掃地俱盡輕薄之儔滅影竄迹傑石變成瑜瑾莨莠化爲芝蘭曩之扇俗攪時駭耳穢目今悉不聞不見莫余敢侮易曰聖人作而萬物睹斯之謂乎

非史言思道不持操行故宦途淪滯唐張燕公撰碑文稱其更臣三代易官十七再降一免二去職八平除遷擢者四而已又言其臨難無懾在黜無慍休明有賓禮之盛顛覆無淪胥之禍雖其玄孫所請未爲實錄然如此時代如此歷官如此持論不持操行之目吾亦未之敢信也

唐人文字以世爲代以民爲人以虎爲獸以治爲理以淵爲泉皆避諱故也前人文經其傳寫亦多改就此篇如牛兒之遇獸是已讀者須詳之

三國論　王勃

論曰漢自頃桓之間國統屢絶姧回竊位閹官滿朝士之蹈忠義履氷霜者居顯列則陷犯忤之誅伏閭巷則嬰黨錮之戮當是時也天下之君子掃地將盡雖九伊周十稷契不能振已絶之綱舉土崩之勢明矣嘉平中大黃星見楚宋之分遼東殷馗曰其有真人起於譙沛之間以知曹孟德不爲人下事之明驗也先時秦帝東遊亦云金陵當有王者與董扶求出又曰益州有天子氣從茲而言則長江劍閣作吳蜀之限天道人謀有三分之兆其來尚矣然廢興有際崇替遞來毎攬其書曷能不慊巻而永懐撫事而伊鬱也嘗試論之曰向令何進納公業之言而不追董卓催汜棄文和之策而不報王允則東京焚如之禍關右亂麻之屍何由而興哉至使乘輿蒙塵於河上天子露宿於曹陽百官饑死於牆壁六宮流離於道路蓋由何公之不明賈詡之言過也於是劉岱喬瑁張超孔伷之徒舉義兵而天下響應英雄者馳其駿悍進兵謀能海内囂然於茲大亂矣袁本初據四州

之地南向爭衡劉景升擁十萬之師坐觀成敗區區公路欲居列郡之尊瑣瑣伯珪謂保易京之業瓚既斃術亦憂終譚尚離心琮琦失守其故何哉有大賢而不能用覩長策而不能施便謂力濟九區智周萬物天下可指麾而定宇宙可大呼而致也嗚呼悲夫余觀三國之君咸能推誠樂士忍垢藏疾從善如不及聞諫如轉規其割裂山河鼎足而王宜哉孫仲謀承父兄之餘事委瑜肅之良圖泣周泰之摸請呂蒙之命惜休穆之才不加其罪賢子布之諫而造其門用能南開交趾驅五嶺之卒東界海隅兼百越之衆地方五千里帶甲數十萬若令登不早卒休以永年神器不移於暴酷則彭蠡衡陽未可圖也以先主之寬仁得衆張飛關羽萬人之敵諸葛孔明管樂之儔左提右挈以取天下庶幾有濟矣然而喪師失律敗不旋踵奔波[illegible]之間羈旅袁曹之手豈出於用武將遲升有敵乎劉備之南也樊鄧之下其從如雲比到當陽衆十萬餘操以五千之卒及長坂縱兵大擊廓然霧散脫身奔走方欲遠竄州[illegible]之謀然投

身夏口於時諸葛適在軍中向令雖擁有謀軍咨諸練包左車之計運田單之奇操懸軍數千夜行三百輜重不相繼聲援不相聞可不一戰而擒也坐以十萬之衆而無一矢之備何異驅犬羊之羣餌豺虎之口固知應變將略非武侯所長斯言近矣周瑜方嚴兵取蜀會物故於巴丘若其人尚存恐玉壘銅梁非劉氏有也然備數困敗而意不折終能大啓西土者其惟雅度最優乎武侯既歿劉禪舉而棄之睹譙周之懦詞甘忿憤而忘食聞姜維之立事又忼慨而言

意惜其功垂成而智不濟豈伊時喪抑亦人亡乃知德之不脩棧道靈關不足恃也魏武用兵髣髴孫吳臨敵制奇鮮有喪敗故能東擒狡布北走强袁破黃巾於壽張斬眭固於射犬援戈北指蹋頓懸顱擁旆南臨劉琮束手振威烈而清中夏挾天子以令諸侯信超然之雄傑矣而弊於褊刻失於猜詐孔融荀彧終罹其災孝先季珪卒不能免思知採之不懷柔巴蜀砥定東南必然之理也文帝富於春秋光膺禪讓正朔恭儉博覽墳籍文質彬彬庶幾君子者矣不能

恢崇萬代之業利建七百之基骨肉齊於匹夫衡樞委乎他姓遠求珠翠廢禮諒闇之中近抱辛毗取笑婦人之口明帝嗣位繼以奢淫征夫困於兵革人力殫於臺榭高貴鄉公明決有餘而深沉不足其雄才大略經緯遠圖求之數君茲無取焉山陽公之墳土未乾陳留王之賓館已啓天之報施何其速哉故粗而論之式備勸戒俾夫來者有以疾諸者焉

史通斷限篇

劉知幾

夫書之立約其來尚矣如尼父之定虞書也以舜為始而云粵若稽古帝堯丘明之傳魯史也以隱為先而云惠公元妃孟子此皆正其疆里開其首端因有沿革遂相交互事勢當然非為濫軼也過此以往可謂狂簡不知所裁者焉又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若漢書之立表志其殆侵官離局者乎考其濫觴所出起乎司馬氏按馬記以史制名班書持漢標目史記者載數千年之事無所不容漢書者紀十二帝之

時有限斯極固既分遷之記判其去取紀傳所存惟留漢日表志所錄乃盡犧年舉一反三豈其若是膠柱調瑟不亦繆歟但固之踳駁既往不諫而後之作者咸習其迹宋史則上括魏朝隋書則仰包梁代求其所書之事得什一於千百一成其例莫之敢移永言其理可為歎息當魏武乘時撥亂電掃群雄鋒鏑之所交網羅之所及者蓋惟二袁劉呂而已若進鴆行弑燃臍就戮總關王室不涉霸圖而陳壽國志引居傳首夫漢之有董卓猶秦之有趙高昔車令之誅既不列漢史何太師之斃遂獨刊於魏書乎兼復臧洪陶謙劉虞孫瓚生於季末自相吞噬其於曹氏也非唯理異犬牙固亦事同風馬漢典所具而魏冊仍編豈非流宕忘歸迷而不悟者也亦有一代之史上下相交若已見他記則無宜重述故子嬰降沛其詳取驗於秦紀伯符死漢其事斷入於吳書沈錄金行上羈劉主魏刊水運下列高王惟蜀與齊各有國史越次而載孰曰攸宜自五胡稱制四海殊宅江左既承正朔斥彼魏胡故氏羌有錄索虜成傳魏本出於

雜種竊亦自號真君其史黨附本朝思欲凌駕前作遂乃南籠典午北吞諸僞比於群盜盡入傳中但當有晉元明之時中原秦趙之代元氏膜拜稽首自同臣妾而反列之於傳何厚顏之甚邪又張李諸姓據有涼蜀其於魏也校年則前後不接論地則參商有殊何預魏氏而橫加編載夫尚書者七經之冠冕百氏之襟袖凡學者必先精此書次覽群籍譬夫行不由徑非所聞焉修國史者若旁採異聞用成博物斯則可矣如班書地理志首遂全寫禹貢一篇降為後

書持續前史蓋以水濟水牀上施牀徒有其煩竟無其用豈非惑乎昔春秋諸國賦詩見意左氏所載惟錄其章名如地理爲書論自古風俗至於夏世宜云禹貢已詳何必重述古文益其辭費也若夷狄本係種落所興北貊起自淳維南蠻出於槃瓠高句麗以鼈橋獲濟吐谷渾因馬鬪徙居諸如此說者求之歷代何書不有而作之者曾不知前撰已著而後脩宜輟遂乃百世相傳一字無改蓋駢枝在手不加力於千鈞附贅居身非廣形於七尺爲史之體有若於斯

苟濫引他事豐其部帙以此稱博異乎吾黨之所聞陸士衡有云雖有愛而必捐善哉斯言可謂達作者之致矣夫能明彼斷限定其折中歷選自古惟蕭子顯近諸然必謂都無其累則吾未之許也

低棊戀子劣文多愛天下事皆然不獨史也

史通載文篇

劉知幾

夫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觀乎國風以察興亡是知文之爲用遠矣大矣若乃宣僖善政其美載於周詩懷襄不道其惡存於楚賦讀者不以吉甫奚斯爲諂屈平宋玉爲謗者何也蓋不虛美不隱惡故也是則文之將史其流一焉固可以方駕南董俱稱良直矣爰洎中葉文體大變樹理者多以詭妄爲本飾辭者務以淫麗爲宗譬以女工之有綺縠音樂之有鄭衛蓋語曰不作無益害有益至如史氏所書固當以正

爲主是以虞帝思理夏后失御尚書載其元首禽荒之歌鄭莊至孝晉獻不明春秋錄其大隧狐裘之什其理讜而切其文簡而要足以懲惡勸善觀風察俗者矣若馬卿之子虛上林楊雄之甘泉羽獵班固兩都馬融廣成喻過其體詞沒其義繁華而失實流宕而忘返無裨勸奬有長姦詐而前後史漢皆書諸列傳不其謬乎且漢代詞賦雖云虛矯自餘他文大抵猶實至於魏晉已下則僞謬雷同推而論之其失有五一曰虛設二曰厚顏三曰假手四曰自戾五曰一

槩何者昔大道為公以能而授故堯咨爾舜以命
禹自曹馬巳降其取之也則不然若乃上出禪書下
陳讓表其間勸進殷勤敦諭重沓跡實同於莽卓言
乃類於虞夏且始自納陛迄於登壇彤弓盧矢新君
膺九命之錫白馬侯服舊主蒙三恪之禮徒有其文
竟無其事此所謂虛設也古者兩軍為敵二國爭雄
自相稱述言無所隱何者國之得喪如日月之食焉
非由飾辭矯說所能掩蔽也逮於近古則不然至如
曹公數蜀主之英略曰劉備吾儔周帝美齊宣之強

盛云高歡不死或移都以避其鋒或斫冰以防其渡
及其申誥誓降移檄使稱其智昏菽麥識昧玄黃列
宅建都若鷦鷯之巢葦臨戎賈勇猶螳螂之拒轍此
所謂厚顏也古者國有詔命皆人主所為故漢光武
時第五倫為督鑄錢掾見詔書而歎曰此聖主也一
見決矣至於近古則不然凡有詔勑皆責成羣下但
使朝多文士國富辭人肆其筆端何事不錄是以每
發璽誥下綸言申惻隱之渥恩敘憂勤之至意其君
雖有反道敗德惟頑與暴觀其政令則辛癸不如讀

其詔誥則勛華再出此所謂假手也蓋天子無戲言
苟言之有失則取尤天下故漢光武謂龐萌可以託
六尺之孤及聞其叛也乃謝百官曰諸君得無笑朕
乎是知褒貶之言哲王所慎至於近古則不然凡百
具僚王公卿士始有褒崇則謂其珪璋特達善無可
加旋有貶黜則比十筲下才罪不容責夫同為一士
之行同取一君之言愚智生於倏忽是非變於俄頃
帝心不一皇鑒無恆此所謂自戾也夫國有否泰世
有汙隆作者形言本無定準故觀猗歟之頌而驗有

殷方興觀魚藻之刺而知宗周將殞至於近代則不
然夫談主上之聖明則君盡三五述宰相之英偉則
臣皆二八國止方隅而言并吞六合福不盈眥而稱
感致百靈雖人事屢改而文理無易故善之與惡其
說不殊欲令觀者疇為準的此所謂一槩也於是考
茲五失以尋文義雖事皆形似而言必憑虛夫鏤冰
為璧不可得而用也畫地為餅不可得而食之是以
行之於世則上下相蒙傳之於後則示人不信而世
之作者復不之察聚彼虛說編而次之創自起居成

於國史連章疏錄一字無廢非復史書更成文集若乃疏選衆作求其積累王沉魚豢是其甚焉裴子野何之元抑其次也陳壽干寶頗從簡約猶時載浮訛未盡機要惟王邵撰齊隋二史其所取也文皆詣實理多可信至於悠悠飾詞皆不之取此實得去邪從正之理損華摭實之義也蓋山有木工則度之況舉世文章豈無其選但苦作者書之不讀耳至如詩有韋孟諷諫賦有趙壹嫉邪篇則賈誼過秦論則班彪王命張華述箴於女史張載題銘於劍閣諸葛表主以出師王昶書家以誡子劉向谷永之上疏鼂錯李固之對策荀伯子之彈文山巨源之啓事此皆言成軌則爲世龜鏡求諸歷代往往而有苟書之竹帛持以不刊則其文可與三代同風其事可以五經齊列古猶今也何遠近之有哉昔夫子修春秋別是非申黜陟而賊臣逆子懼凡今之爲史而載文也苟能撥浮華採眞實亦可使夫雕蟲小技者聞義而知徙矣此乃禁淫之隄防持雅之管轄凡爲載削者可不務乎

史通一書持論多有不當處謂孔子稱昭爲愛憎由己稱顏子爲不能忘私謂子長當爲皐陶伊尹傳說仲山甫立傳謂蕭何不當稱韓信爲賢此等皆可發笑至其摘抉瑕疵令人無可置辯眞史家之爭臣也黄山谷以配文心雕龍爲學者要書誠哉是言余故各採其勝列於編而雕龍深遠矣

四六法海卷之十終

四六法海卷十一

吳郡王志堅論次

友張我城弟志長志慶黍闓男偲偕傚編較

頭陀寺碑文　王巾

蓋聞挹朝夕之池者無以測其淺深仰蒼蒼之色者不足知其遠近況視聽之外若存若亡心行之表不生不滅者哉是以掩室摩竭用啓息言之津杜口毗耶以通得意之路然語彞倫者必求宗於九疇談陰陽者亦研幾於六位是故三才旣辨識妙物之功萬

象已陳悟太極之致言之不可以已其在茲乎然爻繫所筌窮於此域則稱謂所絕形乎彼岸矣彼岸者引之於有則高謝四流推之於無則俯弘六度名言不得其性相隨迎不見其終始不可以學地知不可以意生及其混盤之蘊也夫幽谷無私有至斯響洪鐘虛受無來不應況法身圓對規矩冥立一音稱物宮商潛運是以如來利見迦維託生王室憑五衍之軾拯溺逝川開八正之門大庇交喪於是玄關幽鍵感而遂通遙源濬波酌而不竭行不捨之檀而施洽群有唱無緣之慈而澤周萬物演勿照之明而鑒窮沙界導亡機之權而功濟塵劫時義遠矣能事畢矣然後拂衣雙樹脫履金沙惟恍惟惚不皦不昧莫繫於去來復歸於無物因斯而談則棲遑大千無爲之寂不撓焚燎堅林不盡之靈無歇大矣哉正法旣沒象教陵夷穿鑿異端者以違方爲得一順非辯僞者比微言於目論於是馬鳴幽讚龍樹虛求竝振頹綱俱維絕紐蔭法雲於眞際則火宅晨涼曜慧日於康衢則重昏夜曉故能使三十七品有樽俎之師九十

六種無藩籬之固旣而方廣東被教肄南移周魯二莊親昭夜景之鑒漢晉兩明竝勒丹青之飾然後遺文間出列剎相望澄什結轍於山西林遠肩隨乎江左矣頭陀寺者沙門釋慧宗之所立也南則大川浩汗雲霞之所沃蕩北則層峰削成日月之所迴薄西眺城邑百雉紆餘東望平皋千里超忽信楚都之勝地也宗法師行潔珪璧擢錫來遊以爲宅生者緣業空則緣廢存軀者惑理勝則惑亡遂欲捨百齡於中身殉肌膚於猛鷙班荊蔭松者久之宋大明五年始

立方丈茅茨、以庇經象、後軍長史江夏內史會稽孔府君諱觀、爲之薙草開林、置經行之室、安西將軍郢州刺史江安伯濟陽蔡使君諱興宗、復爲崇基表刹、立禪誦之堂焉、以法師景行大迦葉、故以頭陀爲稱首、後有僧勤法師、貞節苦心、求仁養志、纂修堂宇、未就而沒、高軌難追、藏舟易遠、僧徒闃其無人、榱椽毀而莫構、可爲長太息矣、惟齊繼五帝洪名、紐三王絕業、祖武宗文之德、昭升嚴配、格天光表之功、弘啟興復、是以惟新舊物、康濟多難、步中雅頌、驟合韶護、炎

區九譯、沙場一候、每在於建武焉、乃詔西中郎將郢州刺史江夏王觀政藩維、樹風江漢、擇方城之令典、酌龜蒙之故實、政肅刑清、於是乎在、寧遠將軍長史江夏內史行事彭城劉府君諱諠、智刃所遊、日新月故、道勝之韻、虛往實歸、以此寺業廢於已安、功墜於幾立、慨深覆簣、悲同棄井、因百姓之有餘、間天下之無事、庀徒揆日、各有司存、於是民以悅來、工以心競、亘丘被陵、因高就遠、層軒延袤、上出雲霓、飛閣逶迤、下臨無地、夕露爲珠網。朝霞爲丹臒。九衢之草千計。

四照之化萬品。崖谷共清。風泉相渙。金姿寶相、永藉閑安、息心了義、終爲游集、法師釋曇珍、業行淳修、理懷淵遠、今屈知寺任、永奉神居、夫民勞事功、旣鐫文於鍾鼎、言時稱代、亦樹碑於宗廟、世彌積而功宜身逾遠而名劭、敢寓言於彫篆、庶髣髴乎衆妙、辭曰、質判玄黃、氣分清濁、涉器千名、含靈萬族、淳源上派、澆風下黷、愛流成海、情塵爲岳、皇矣能仁、撫期命世、乃睠中土、聿來迦衛、奄有大千、遂荒三界、殷鑒四門、幽求六歲、亦旣成德、妙盡無爲、帝獻方石、天開淥池、祥

河輟水、寶樹低枝、通莊九折、安步三危、川靜波澄、龍翔雲起、耆山廣運、給園多士、金粟來儀、文殊戾止、應乾動寂、順民終始、法本不然、今則無滅、象正雖闌、希夷未缺、於昭有齊、式揚洪烈、釋網更維、玄津重枻、惟此名區、禪慧攸託、倚據崇巖、臨睨通壑、溝池湘漢、堆阜衡霍、膴膴亭皐、幽幽林薄、媚茲邦后、法流是挹、氣茂三明、情超六入、眷言靈宇、載懷興葺、丹刻翬飛、輪奐離立、象設旣闢、睟容已安、桂深冬燠、松疎夏寒、神足游息、靈心往還、勝幡西振、貞石南刊、

梵語頭陀此云精進大迦葉于諸弟子中頭陀第一王巾字簡棲謎文通釋以為王屮作空門文字須曾於宗教留心始得簡栖生平不詳於史傳觀其所作雖不可謂門外漢然亦僅入門而已自來以文字作佛事者唐有王摩詰梁敬之柳子厚宋有蘇氏兄弟黃魯直若王子安輩隔靴搔癢而已

齊故安陸昭王碑文　沈約

公諱緬字景業南陵人也稷契身佐唐虞有大功於天地商武姬文所以膺圖受籙蕭曹扶翼漢祖滅秦項以寧亂魏氏時乘於前皇齊握符於後靈源與積石爭流神基與極天比峻祖宣皇帝雄材盛烈名蓋當時考景皇帝含道居貞卷懷前代公含辰象之秀德體河岳之上靈氣蘊風雲身負日月立行可模置言成範英華外發清明內昭天經地義之德因心必盡簡久遠大之方率由斯至挹其源者游泳而莫測

悅其道者日用而不知昭昭若三辰之麗於天滔滔猶四瀆之紀於地六幽允洽一德無爽萬物仰之而彌高千里不言而斯應若夫彈冠出仕之日發庸莅事之年軍麾命服之序監督方部之數斯固國史之所詳今可得略也水德方衰天命未改太祖龍躍侯服作鎮淮泗如仁夕惕之志中夜九廻龕世拯亂之情獨用懷抱深圖密慮衆莫能窺公陪奉朝夕從容左右益同王子洛濱之歲實惟府闈內侍之年起予聖懷發言中旨始以文學游梁俄而入掌綸誥爾其

有芬清蹕自達帝出於震日衣青光方軌茅社俾侯安陸受瑞析珪遂荒雲野式掌儲命帝難其人公以宗室羽儀允膺嘉選協隆三善仰敷四德博望之苑載蹕龍樓之門以峻獻替惟扆賓掌筱府奉待漏之書銜如絲之旨前蹕後光非止恒按公以客戚上賢俄而奉職出納惟允劍璽增華伊昔帝唐九官咸事熊豹臨戢納言是司自此迄今其任無爽爰自近侍式贊權衡而皇情眷眷慮深求瘼姑蘇輿壤任切關河都會殷負提封百萬全趙之袪服叢臺方此爲劣

臨淄之揮汗成雨會何足稱乃鴻騫舊吳作守東楚義讓以劭君子振平惠以字小人撫同上德綏用中典疑獄得情而弗喜宿訟兩讓而同歸雖春申之大啟封疆鄧攸之緝熙張廉不能尚也夏首潛要任重推轂衿帶中流地殷江漢南接衡巫風雲之路千里西通鄢郢水陸之塗三七是惟形勝闊外莫先建麾作牧明德攸在乃暴以秋陽威以夏日澤無不漸蟃蟻之穴靡遺明無不察容光之微必照由近而被遠自己而及物惠與入風俱翔德與五材並運遠無不懷邇無不肅邑居不閉夜吠之犬牧人不勸晨飲之羊譽表六條功最萬里還居近侍兼饗戎秩候府寄隆儲端任顯東西兩晉茲選特難羊琇頗言而匪獲謝琰功高而後至升降二宮令績斯俟禁旅尊嚴主器彌固禹穴神皐地埒分陝江左以來常遴斯任東渚鉅海南望秦稽淵藪胥萃萑蒲攸在貨殖之民乎金比屋邪堰之內雲屋萬家刑歧繁舛舊難詳一南山羣盜未足云多渤海亂繩方斯易理公下車敷化風動神行誠恕既孚鈞距靡用不待赭汗之權而姦

渠必剪無假里端之耤而惡子咸誅被以哀矜孚以信順南陽葦杖未足比其仁潁川將雨無以豐其澤公攬轡升車牧州典郡感達民祇非待期月老安少懷塗歌里詠莫不歡若親戚芬若椒蘭塵旆每反行悲道泣攀車臥轍之戀爭塗忘遠去思一借之情愈久彌結方城漢池南顧莫重北指崤潼平塗不過七百西接嶢武關路曾不盈千縈帶夷徼重山萬里小則俘民略畜大則攻城剽邑晉宋迄今有切民患烽火相望戍將不息推埋穿窬之黨阡陌成羣傲法侮

吏之人、曾莫禁禦、累藩咸受其弊、歷政所不能禁、加以戎羯窺窬、伺我邊隙、北風未起、馬首便以南向、塞草未衰、嚴城於焉早閉、永明八載、獮場大駭、天子乃心北眷、聽朝不怡、揚旆漢南、非公莫可、於是驅馬原隰、卷甲遄征、咸令首塗、仁風載路、軌躅清晏、卒徒不擾、牛酒日至、壺漿塞所、失義犬羊、其來久矣、微賦嚴切、唯利是求、首鼠疆界、災壹彌廣、公扇以廉風、孚以誠德、盡任棠置水之情、弘郭伋待期之信、金如粟而弗覩、馬如羊而靡入、雖雞必懷、豚魚不爽、由是傾巢

舉落、望德如歸、椎髻髽首、日拜門關、卉服滿塗、夷歌成韻、禮義既敷、威刑具舉、強民獲俗、反志遷情、風靡不起、囹圄寂寞、富商野次、宿秉停菑、蜂蠆弗起、豺虎遠跡、北狄懾威、關塞謐靜、偵諜不敢東窺、駝馬不敢南牧、方欲振策燕趙、席卷秦代、陪龍駕於伊洛、侍紫蓋於咸陽、而遺疾彌留、歎馬大漸、耕夫釋耒、桑婦下機、參請門衢、竝走羣望、維永明九年夏五月三十日辛酉、薨春秋三十有七、城府颯然、庶僚如賓、男女老幼、大臨街衢、接響傳聲、不踰時而達於四境、夷羣戎落、幽遠必至、望城拊膺、震動郛邑、竝求入奉靈櫬、蕃司抑而弗許、雖鄧訓致剺面之哀、羊公深罷市之慕、對而爲言、遠有慚德、神駕東還、號送踰境、奉觴奠以望靈、仰蒼天而自訴、震響成雷、盈塗咽水、公臨危審正、載貽話言、楚囊之情、惟幾而彌固、衞魚之心、身亡而意結、二宮軫慟、遐邇同哀、贈侍中、領衞將軍、給鼓吹一部、謚曰昭侯、時皇上納麓在辰、登庸伊始、允副朝端、兼掌屯衞、聞因哀震、感絕移時、因遘沈痾、緜留氣序、世祖日夜憂懷、備盡寬譬、勉膳禁哭、中使相望、

上雖外順皇旨、內殷私痛、獨居不御酒肉、坐臥涕露衣、若此移年、癯瘠改貌、天倫之愛、振古莫儔、及儲膺天眷、入纂絕業、分命懿親、台牧竝建、對繫弱以流涕、望尙帛而含悲、贈司徒、因謚爲郡王、禮也、惟公少而英明、長而弘潤、風標秀舉、淸暉映世、學徧書部、特善玄言、盤悅之麗、篆籀之則、窮六義於懷抱、究入體於毫端、奕思之微、秋儲無以競巧、書註古王之奕雖秋之儲精無以疏其巧王伯厚云爲當亦是善奕人、取璩之妙、流聯未足稱奇、至公以奉上、鳴謙以接下、撫僚庶盡盛德之容、交士林忘

公侯之貴、虛懷俯納、幽關洞開、宴語談笑、情瀾不竭、
譽滿天下、德冠生民、蓋百代之儀表、千年之領袖、
不憖留、梁摧奄及、豈唯僑終蹇謝、輿謠輟相而已哉、
凡我僚傳、均哀共感、怨天德之無厚、痛棠陰之不留、
思所以克播遺塵、敵之穹壤、乃刊石圖徽、寄情銘頌、
其辭曰、　天命玄鳥、降而生商、是開金運、祚始玉筐、
三仁去國、五曜入房、亦白其馬、依服周王、本枝派別、
因榮命氏、涉徐而東、義均梁徙、自茲以降、懷青拖紫、
崇基巖巖、長瀾瀰瀰、惟聖造物、龍飛天步、載興載革、

有除有布、高皇赫矣、仰膺乾顧、景星蒸哉、實啟洪祚、
喬嶽峻峙、命世與賢、應期誕德、絕後光前、幾以成務、
覺在民先、位非大寶、齊乃上天、爰始濯纓、清猷濟發、
升降文陛、逶迤鵷閣、惠露溢吳、仁風扇越、涉夏踰漢、
政成期月、用簡必從、日新爲盛、在上衮矜、臨下莊敬、
草木不夭、昆蟲得性、我有芳蘭、民胥攸詠、犖爽蠢蠢、
巖別嶂分、傾山盡落、其從如雲、摯妻待子、負戴成擧、
翹首請吏、曾何足云、昔聞天道、仁剛不遂、彼蒼如何、
輿山止貲、四牡方馳、六龍頓轡、斯民曷仰、邦國殄瘁、
齊隕晏平、行哭致禮、趙徂昌國、列邦揮涕、況我君斯、
皇之介弟、哀感徒庶、慟興雲陛、階毀留攢、川泯歸軸、
競羞野奠、爭擧去轂、遵渚號追、臨波望哭、無絕終古、
惟蘭與菊、塗由帝渚、朱軒靡駕、東首塋園、即宮長夜、
逝川無待、黃金難化、鐘石徒刊、芳猷永謝、
南史緬傳甚略、并歷官亦多不載、然大意皆同、

桐栢山金庭館碑銘　沈約

夫生靈爲貴有識斯同道天云及終天莫反故仙學之秘上聖攸尊敬玉笈之幽文貽金壇之妙訣駐景濛谷還光上枝吐吸烟霞變煉丹液出没無方升降自已下栖洞室上賓羣帝覩靈岳之驛啓見滄波之屢竭望玄洲而駿驅指蓬山而永騖芝蓋三重駕螭龍之蜿蜒雲車萬乘載旟旆之逶迤此蓋栖靈五嶽未登夫三清者也若夫上玄輿遠言象斯絶金簡玉字之書玄霜絳雪之實俗士所不能窺學徒不敢輕

慕且禁誓嚴重志業艱劬自非天稟上才未易可擬自惟凡劣識鑒鮮方徒抱出俗之願而無致遠之力早尚幽栖屏棄情累留愛巖壑託分魚鳥塗愈遠而靡倦年既老而不衰高宗明皇帝以上聖之德結宗玄之念忘其菲薄曲賜提引來自夏汭固乞還山權憇汝南縣境固非息心之地聖主纘歷復蒙絷維永泰元年方遂初願遂遠出天台定名茲嶺所憇之山實惟桐栢實靈聖之下都五縣之餘地仰出星河上參倒景高崖萬沓邃澗千迴因高建壇憑巖考室飾降神之宇置朝禮之地桐栢所在厥號金庭事昺靈圖因以名館聖上曲降幽情留信彌密置道士十人用祈嘉祉越以不才首膺斯任永棄人羣竄景窮麓結誓志於玄都望霜容於雲路仰宣國靈介茲景福延吉祥於清廟納萬壽於神躬又願道無不懷澤無不至幽荒屈膝戎貊稽顙息鼓輟烽守在海外因此自勉旅遂微誠日久勤劬自强不已翹心屬念曉臥晨興貪正陽於停午念孔神於中夜將三芝而延佇飛九丹而宴息乘鳧輕舉留舄忘歸以茲丹轂表之

玄極無曰在上日鑒非遠銘石靈館以旌厥心其辭曰道無不在若有若亡於惟上學理妙羣方用之日損言則非常驂驔靈化羽衣霓裳九重嶢屼主山璀璨日宮車馬之成宮觀虹旌拂月龍輈漸漢萬春方華千齡始旦伊余菲薄竊慕隱淪尋師講道結友問津東採霞澤西遊漢濱依稀靈眷髣髴幽人帝明紹歷惟后纂休偏心鼎湖脫屣神器降命凡庶仰祈靈秘聽彼高山興言復賁啟基桐栢厥號金庭喬峰迥峭峻壁分星臨雲置墠駕岳開壇綢塗[illegible]

靑、雖謂應達、神道微密、慶集宮闈、祚流竿早、其久如
地、其恒如日、壽同南山、與天無卒、更生變煉、外示無
功、少君飛轉、密與神通、因貪假力、輕舉騰空、庶憑㝢
誘、永濟微躬、

唐人天台山桐柏觀頌云天台也、桐柏也、代謂之天台眞謂之桐柏、此兩者同體而異名、又云桐柏山高萬八千丈、周旋八百里、其山八重、四面如一、中有洞天、郎右弼王王子晉之所處也、是之謂不死之鄉、養眞之境、故立觀有初、强名桐柏焉耳、古

郁鹿、故老相傳云、葛仙翁始居此地、而後有道之士、往往因之、壇址五六、厥迹猶在、

司空徐州刺史侯安都德政碑　徐陵

巖巖天柱、大矣周山之峰、桓桓地軸、壯哉崑崙之阜、三光懸而不墜、九土鎮以無疆、承乾合德之君、則天體元之后、所以巡省四鎮、咸建五臣、業配蒼祇、功成寓縣、至于流名雅頌、著美風詩、年代悠然、寂寥無紀、其能繼茲歌詠者、司空侯使君乎、自文昭武穆、祚土開家、濮水盛其承響、榮波分其緒、秩仁義之道、衷門美于大梁、儒雅之風、司徒重于强漢、自通人許邵、託命于江湖、高士袁忠、寄身于交趾、俱違建安之難、獨

處衡山之陽、祖天資秀傑、世載雄豪、卓富擬于公侯、班佃必于旌鼓、父光祿大夫、邑里開通德之門、州鄉無抗禮之客、自蕊蕊傳迹、赫赫宗周、家滅羅戎、國亡夷羿、我高祖武皇帝迎河圖于浪泊、括地象于炎州、南興涿鹿之師、北問共工之罪、天生宰輔、堯年致白虎之祥。神賜英賢、殷帝感蒼龍之傑。公亦觀時佇聖、蒲宅風雲、跪開黃石之書、高詠玄池之野、沈吟梁甫。自比管仲之才、惆悵莘郊、久負伊生之歎、自弱房侯華、羣纓縱軼、後皋桂部之地、丙戟丘逵之郊、部境賢

豪將謀禦難長者僉論推公主盟義士雄民星羅雲
集公旣膺五聘方啓六韜率是驍徒仍開嶺嶠自大
討瀟湘同茲獎勵下軍違命上策不宜敗我王師受
拘勍盜大陳格於文祖成秩具神率土依風群靈稟
朔公亦忠爲令德天纂之謀吳帳斯開衞門無擁雖
復季孫還齊隨武濟河國慶民歡相儔匪若即授使
持節開府儀同三司丹陽尹昔光武不尤於馮異穆
公深禮於孟明終報王官之師遂舉咸陽之地斯乃
聖主之宏略而名臣之遠圖者焉皇帝以陶唐啓國

致玉版于河宗顓頊承家佐金天于江水經綸草昧
定鼎之業居多締構權輿陟麴之功相半固以英聲
馳于海外信義慈于寰中主器攸歸當璧斯在公于
是抗表長信淸宮未央從億兆以同心引公卿而定
策馳輕軒于軹道奉符駕于中都七廟之基于焉永
固萬邦之本由此克寧乃復進司空公南徐州刺史
于是鎭之以淸靜安之以惠和務本敦耕瞻蒲勸穡
室歌千耦家喜萬鍾陌上成陰原中可詠春鶊始囀
必具籠筐秋蟀啟吟旋聞戍杵州序靈祀躬瞻舞

雩去駕擁於風塵還旌旆於瓠決京坻歲積非勞楚
堰之泉倉庾年豐無用秦渠之水雖復東過小縣夏
雨逐其輕輪南渡滄江秋濤彌其張蓋固不得同年
而語矣若夫聽訴民訟昏曉必通召引軒檻躬親辯
決立授符於前案無留諮於後曹接務高城之中非
異甘棠之下欣欣美俗濟濟都塵以賈琮郭賀之風
行建武永平之化於是州民散騎常侍王瑒等拜表
宮闕請揚茲美化樹彼高碑民欲天從允彰絲誥銘
曰

巖巖三象茫茫九州綿天滲沴決地虔劉赫矣高祖
爰清國讐元勳佐命力牧風后亦旣旋歸邦家有暉
宮中發消杳翅高飛電卷勍寇風行國威文身被髮
作貢來綏我梟驍武攀號桌序謁渭同周迎門惟呂
流矢爲碁撓搶斯聚喋喋蒼黎危危刀俎自我徂征
妖氛克平爰驅大蠢實翦長鯨北震巢湖南俘灌城
青羌卷介赤狄迴兵蹈舞雞踰歌謳靡官曰我黎庶
俱祈上玄山移雨越海變三田公爲上相復倍斯年
安都始與曲江人從陳武帝平侯景擒王僧辯有

功與周文育討王琳、同被俘、助守昔得還、帝不罪、武帝、勵議奉文帝、又爲殺衡陽王昌、進爵淸遠郡公、後以驕恣賜死、按安都武夫、未必有善政、此文殆曲筆耳。頌德政而及其被獲、後入齊、無此事矣。

隱居貞白先生陶君碑　蕭綸

夫夜光結綠、非胠篋之恒珍、逸羽翔鱗、豈圉池之近玩、寧期心於遠大、蓋不知其所以然也、是以潁陽高蹈、洗耳於唐朝、漢陰貞栖、滅迹於周代、盛德風流、有自來矣、應期而曜質者、其在玆乎、先生名弘景、字通明、本冀州平陽人也、其先自帝堯陶唐氏之後、胤堯治冀州平陽、故因居止、龍馬見五色之符、欽明表八彩之瑞、光宅於天下、允釐於庶職、洪源夐遠、系緒綿長、漢興、陶舍爲高祖右司馬、子青翟位至丞相、後至漢末南渡、始居丹陽、七世祖濬仕吳、爲鎭南將軍荆州刺史、祖降宋南中郎參軍事、父貞寶司徒建安王國侍郎、竝立履淸約、博涉文史、先生含元精之和氣、蓄陵飈之雅姿、兼宣七善、總修九德、行仁蹈義、嶽峙淵渟、精伋無以覩、淸濁不能測、道風與星漢同高、勝氣與煙霞共遠、六歲便解書、能屬文、七歲讀孝經毛詩論語數萬言、曼倩幼習典墳、公幹少誦詩賦、方之於古、彼有多慚、是以岐嶷流聲、黃中著稱、有鄉人得葛洪神仙傳、見淮南八公諸仙事、乃歎曰、讀此書便

使人有凌雲之氣於是寢與諷誦晨夜不輟年二十七為宜都王侍讀總知管記事勝道求賢焚林招士朝難其選是曰得人阮瑀之書記不足扶衛孫楚之才辭何以捧轂齊代好治宮室方修苑囿青溪舊觀更就起築仍奏表上頌辭事兼美過彼樂職之篇踰乎景福之製帝省覽久之益以為善除奉朝請恪居官次夙夜惟寅春朝秋請是稱樸者也先生本不希榮常欲辭退乃與親友書曰疇昔之意不願處人間年登四十志畢山藪今三十六矣時不我借知幾其

神乎無為自苦明年遂拜表解職抽簪東都之外解組北山之陽同稷丘之栖眞慕留侯之却粒便具舟檝永言東邁朝廷錫問時賢餞別祖以二疏招茲四皓超然輕舉異世同符爾乃杖策孤征游踐山嶽旣而到于句容登於茅嶺以此地神仙之宮府靈異之栖託往不能返遂卜居焉先生曰夫子云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吾聞其語未見其人我今義通無復其一請同求志之業故自稱隱居亦猶稚川之抱朴士安之玄晏倚巖栖隱依林遁跡交柯結宇。劃徑為門。懸崖對溜。悲吟灌木。深壑絕峭組織煙霞枕石漱流水宿無撓採藥耦耕野獸不亂逍遙閒曠放浪陵山嗒然若喪確乎難拔屬齊末道消天命旣否水鬭穀洛地震由辰先生靜思冥數預識徵兆於是近遠書問悉皆杜絕昔乃聞之夏甫今則見之先生我大梁休運應期受天明命三辰開朗四海寧謐先生奉表稱慶於是信問復通天監以來常有勅旨供給藥餌不乏歲時渥澤湛恩莫之與比先生七年暫游南嶽茲山也譬閬風之地軸若崑陵之天鎮入桂

傍臨九純開設樹有琅玕草生車騎遺世獨往是用忘歸一十年有敕遣左右司徒惠明徵還先生茅山別給廨宇軒后之降精天老漢帝之致禮河宗況於茲日弗能尚也養志山阿多歷年所攝生旣善冥祥亦降猛獸不擾魑魅莫逢庭無荊棘達同閭里階吐神泉遷動　於是羽人徘徊仙客上下鸞鳳游集芝英豐潤大造佛像及寫經起塔招僧備諸供養自誓道場受菩薩法夢登七地又得嘉名具以啓聞蒙敕許可葛玄之夢見開上朱鸞之遠望尊儀何以

擬茲通感。足此徵應。以大同三年歲次丙辰三月壬
寅朔日癸丑告別。年化春秋八十有一。天子嗟惜。儲
皇軫悼。有詔稱譽。追贈中散大夫。謚曰貞白先生。禮
也。以其月十四日窆于丹陽郡句容縣雷平山。若軒
轅之塟衣冠。如王喬之藏舄。化於茲日。可得偶焉。
先生器宇凝深。思識精贍。含章貞吉。不修廉隅。年將
中壽。匪踰於矩。眉目疎朗。儀貌鮮潔。貫亡勤泹。多行
德惠。悋惜光景。愛好墳籍。篤志勵節。白首彌至。若乃
淮南鴻寶之訣。隴西地動之儀。太乙遁甲之書。九章

歷象之術。幼女銀鉤之敏。允南風角之妙。太倉素問
之方。中散琴操之法。咸悉搜求。莫不精詣。爰及下射
荀綦蘇卜管筮。一見便曉。皆不用心。張華之博物。馬
鈞之巧思。劉向之知微。葛洪之養性。兼此數賢。一人
而已。門人桓法闓等。慕遷風於緱氏。繪遺像於橋陽。
勒玄碑而相質。騰絳霄之流芳。乃爲銘曰
留舄表化。棄紱凝神。徘徊紫氣。照耀丹鱗。厥跡猶在。
餘風可遵。誰其嗣此。淵哉淑人。高行邁種。盛德日新。
朗猶懸鏡。響似貞筠。身以弘道。行不違仁。昔游纓綬。
胡顏縉紳。厭乎匡救。勞彼問津。亦既解組。乃襲山巾。
違尋丘壑。高蹈風塵。情無繫世。隱不隔真。結宇依巖。
負棲茂草。水玉留年。華精却老。乃有令問。兼斯壽考。
泉過危庭。峰臨窈洞。露凝蘭階。雲生桂棟。日斜欄席。
花落窻蘙。尚平未反。王孫不旋。海桑交易。陵谷貿遷。
豐碑有樹。遺烈無騫。

梁邵陵王綸。字世調。武帝第六子。少聰穎。博學。善
爲文。尤工尺牘。坐事再削爵土。後得復封。拜郢州
刺史。爲西魏所攻見殺。有集六卷

陝州弘農郡五張寺經藏碑　庾信

蓋聞如來說法、萬萬恒沙、菩薩轉輪、生生世界、豈直優波提舍、祇夜修多而已哉、是以熈連禪河、賢多羅樹、七處八會、三清四說、皮紙骨筆、木葉山花、象負之所未勝、龍藏之所不盡、雖復銀函東度、金疊南翻、泰景遥傳、㮈蘭私記、譬猶得海水之一珠、不下崑山之片玉、若夫人雲深藏、師子雷音、梵志往生、聲聞說戒、雪山羅漢之論、鷲嶺菩提之法、本無極際、何可勝言、弘農五張寺者、南陽張元高寓居此地、昔者千金之

族、見從五陵、大姓之民、移家六郡、蓋其流也、元高五子、負荷遺訓、離經辨志、並是成名、入室生光、咸能顯德、加以尊承慧業、敬受法門、兄弟同居、共捨為寺、伽藍肇建、即以五張為名、是知城居趙信、仍名趙信之城、殿入蕭何、即號蕭何之殿、加以象馬無恡、衣裳是捨、春園柳路、變入禪林、蠶月桑津、迴成定水、平輿雖盛、豈可獨擅二龍、扶風雖良、不得專稱五馬、寺主三藏大法師法映、邑主洛州刺史張隆等、財法行檀、身心齊竭、兼化鄉邑道俗數千、敬造一功德輪、兒成三百餘部、雲書金繩、金檢劍之、蒸栗之簡、裝酸棗之珠、並入香城、咸封禪閣、尘堂伏檻、羌非湘水之神、綠房紫的、足擬恭王之殿、高掌西望、長河北臨、爵氣常浮、爐煙咸起、戶牖寥廓、吹萬龍門之風、梁棟崢嶸、落客河源之樹、僧徒雲集、不遠燉煌之城、學侶相奔、更合華陰之市、兩陝昔分、實基王化、二陵今阻、翻馳羽檄、虞公屋產交亂、風塵召伯甘棠、猶零霜露、雖復兼能共治、未遣渡河之獸、烽柝是警、實擾移關之民、是以法王御世、天人論道、汲引四流、周圓五怖、故能調

伏悉惽、消除結縛、法水津梁、得無砥柱之難、香山轍迹、非復終南之險、天子命我、試守此邦、墨竈未黔、孔席無暖、纔臨都尉之境、即有樓船之役、既而南風不競、北道言旋、幕府既開、邦君且止、鄉俗耆老、依然此別、屬茲法事、須余制文、聊以課虛、為銘云爾

舍衛之國、祇桓之園、三明極地、八會窮源、遠河競說、勝辯爭論、波提東度、貝葉南翻、非空即色、離有無言、達人止是、獨悟重昏、身雖繫馬、心遊騰猿、禪樓卻月。義殿翔鵾、迴風香蓋、反露珠幡、西臨砥柱、東背轘轅。

河呼陽破山斷[illegible]橫門朔會歌轉流言茲喧厭
河餘獸移關舊村昔為邊服今成塞垣城疑廣武地
似樓煩燧烽並照象馬犀介無鍾鏤萬有兩圍原不
貪十方誰釋三怨風傾地柱火及天元銀鉤永固金
牒長存封君馬首方事南蕃言從楊僕請謝劉晁

周上柱國齊王憲神道碑　庾信

昔者軒皇受姓十有四人周室先封十有五國自爾
承基纂胄保姓受氏雖復千年一聖終是百世同宗
故知昔之東京既稱炎漢再受今之周曆即是鄗都
中興公諱憲字毗賀突恒州武川人也晉太康之世
掾有黃龍魏孝昌之初奄荒玄菟太祖以百二諸侯
三分天下函谷先登鴻溝大定功業如此人臣以終
公含章天挺命世誕生降太一之神下文昌之宿珠
角擅奇山庭表德儀範清泠風神軒舉聳動廊廟光

華城闕未逾總亂已議論天下事人或曰是謂若木
一枝傍蔭數圍長河一直自然千里風飈欲遠光景
將昇後魏二年封涪城縣開國公時年五歲也虹蜺
滿野是廢當途之高鸑鷟鳴岐實始維新之命國家
光宅受圖欽明秉曆大風初卷長沙始封周元年進
爵安城郡公食邑二千戶仍授使持節驃騎大將軍
開府儀同三司開府同於馬駿秩擬六卿驃騎等於
劉蒼位高三事宗子維城彼多懿色武城二年授使
持節大將軍都督益寧等二十四州諸軍事益州

刺史改封齊國公食邑萬戶公時年十有六王武子以上將開府未滿立年荀中郎爲十州都督才踰弱冠方之於公已爲老矣加復營丘負海齊桓公受脤之城岷山導江漢武帝求仙之地自非名陵孤竹聲振沉黎豈得南至穆陵西登積石幸無白虎之力寧待黃龍之盟邛筰畏威微盧仰德生爲立廟刻石頌功成都有文翁之祀非謂生前漢陽有諸葛之碑止論身後比之今日豈可同年而語哉保定四年與大司馬蜀國公圍金墉城師臨洛浦則廣武營奔兵上

印山則河橋路斷入川風俗五方名利鐵市銅街風飛塵起天和元年徵還行雍牧公以日月之明威神其政漆沮既從荆岐卽又少陽用事路不啗牛仲秋以殷民無驚水二年拜大司馬仍理小冢宰營室殿軍器太監天官以邦國爲基是司六典夏官以兵戈爲主專謀七德是以器械塡委旣包吳漢之功宮殿峥嶸彌狀蕭何之法時以白露凉風務閑農隙督兵二萬出自宜陽拔伏龍之城平姚襄之壘馬陵削樹魏將路窮平陰聽烏齊師其遁天子冢宰禮絕羣公

仁義所往事資道德建德元年進爵爲王仍拜大冢宰姬旦封於曲阜不廢居中劉交國於彭陽無妨常從豈直周召二南兹居師傅晉鄭兩國俱爲卿士而已哉匈奴突於武川烽火通於灞上公遂職巡御治兵朔方馬邑星飛龍城月動撓留犂（出漢書匈奴傳作蒲坻非）之酒經略不前失經支之山下馬而去東隣逆命反道敗德囚箕子於寒廟罵文王於玉門天子將有孟津之師召公獨議公報以誕應天命克成厥勳昔者秦昭起師於蜀直問張儀晉武用兵於吳惟謀羊祜

於是中軍無帥僉曰有歸五年拜上柱國充戎東討給王鐵騎二萬先襲太原斗建尾兵天離轉戰虎嘯風騰雲飛電捲林胡棗栗郁待充饑晉陽荻蒿何能拒防又加王精兵六萬長圍晉州然後六軍星陳萬騎雷動中權始及前茅已戰自爾仰爲前鋒橫行入鄴觀彼車緋棍本馬驚旋濘積甲高昆陽之城尸封寒當平之水莫不如彼建瓴同斯破竹一朝指揮六合大定是用光昭下武翼亮中都足以攄祖宗之宿憤解生民之怨讐方當待彼石問邠斯玉鼓經緯天

地光華日月既而赤烏夾日黄熊入寢實沉無祀桑
林不祭宣政元年六月二十八日薨春秋三十有四
季友之亡魯可知矣齊喪子雅姜其危哉公器宇淹
曠風神透遠璣鏡照臨山河容納置鐏待所懸鍾聽
叩聲動天下先照四隣武皇帝以介弟懿親特垂愛
友而密謀奇策加禮敬焉常謂左右曰孔子云自吾
有回門人日親其齊王之謂也用之作宰則萬方協
和用之撫軍則四表懾伏豈直皐孫爲士國無不仁
隨會爲卿民無羣盜愛疏書籍敦崇禮樂管絃入耳

則溪谷俱調文雅沿心則煙霞並韻養由百發落雁
吟猨應奉五行綈緗縹帙雍容舉止抑揚談論當世
以爲楷模搢紳以爲軌範則少有壯志頗校兵書玄
水降靈穀城授策飛風長柳月角星眉莫不吟誦在
心撰成於手所著兵法凡有五卷六韜九法不用吳
起舊書三令五申無勞孫武先誡可謂有忠孝焉有
壯武焉不自驕矜謙光下物宋人獻玉不貪爲寶百
成子高守仁爲富不謂以信致欺爲善非樂天年不
享嗚呼哀哉以某年月日塟于石安縣洪瀆川之里

原隰僾倫埋於盛德幾年丘陵摧落蘊於才良永矣
乃爲銘曰
悠哉朔方遜矣窮陰山連鳥道地盡龜林重黎業大
伯翳功深胄其積德必有君臨大祖撥亂喪君有君
廻地軸策動天文獨臨赤水尚得黄雲諸侯八百
天下三分公之挺生實惟天假翠微神降文昌星下
照于四國克于兩社舟檝江河棟梁華夏水通河鋒
風飛文雅純深之忖地極天經忠貞之道事感百靈
君親惟一臣子惟寧忠泉出非孝笋生庭乃宰天官

爲國之輔是居上將爲天之柱乃聖乃神惟文惟武
策高開闔威移雲雨九宮神略三術讜明天離轉陣
月德超兵黎陽水駭宮渡山驚冀州既截東原底平
濱海欲運窮木將危中峰岳斷半海鵬垂鳳沉丹穴
龍亡黒陂臨淄廢市東武山移千齡萬古英聲在斯
憲爲宣帝所忌誣以逆殺之其子俱被誅此文皆
諱之不知此文作于何年其云季友之亡魯可知
矣齊喪子雅姜其危哉疑附初時語也北史云憲
死時年四十此云三十四

周大將軍司馬裔碑　　庾信

公諱裔字遵胤河內溫人也昔顓頊之命、始則南正
司、天重黎之後、又以羲和掌曆、夏陽適晉、得隨會而
同、奔東海避秦、與毛公而俱隱、其後金行受命、王符
南遷、帝系極於輿圖、中朝至於江表、曾祖楚之、晉太
傅、錄尚書、揚州牧、會稽文孝王之次子、元顯之幼弟
也、元顯見害之後、桓玄篡逆之初、爰自齠齓、客身屠
釣、河內道左、抱劍長號、代郡城前、慟悲霜露、江淮忘
節之上、汝穎風塵之客、感激一言、咸多依附、既而雲

生伏鼉、星出鯨魚、太白經天、蚩尤映野、公乃收合餘
燼、泣血登陴、臨武牢之關、據成皋之坂、擁衆萬家、歸
於魏室、魏明元皇帝、進授平南大將軍、荊州刺史、襲
封瑯琊郡王、尚河內公主、命王承制、從賓國之儀、於
時宋兵浸陵、旗鼓侵逼、虎牢不守、金墉無援、魏太武
皇帝授王使持節、侍中、安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給前後部鼓吹、元戎啓行、志雪寃耻、登壇慷慨、三軍
撫泣、黃河湍瀨、已出石門、仕馬連旗、將臨野坂、既而
雲中拆起、代郡烽煙、反旆南轅、遂窮北路、賜征西大

將軍、都督梁益秦寧荊兗青豫洛十州諸軍事、揚
州牧、司徒、謚貞王、祖金龍、封瑯琊、鎮西大將軍、儀同
三司、吏部尚書、驃騎、司空、謚康王、父覽、鎮南將軍、豫州
刺史、漁陽莊侯、以判河、刺舉、時值亂離、變起蕭牆、遂
終非命、公遘腹載誕、流離冦逆、襁褓負深山、權樹
程嬰之匿趙武、從役家臣、王成之藏李燮、爲傭酒市。
遭太夫人憂、苦塊、以終灰燼、形骸毀瘠、逾於喪
禮、年十有五、始幹家事、極前鑒柱郎、取遺書石上、開
松仍求故劍、出身司徒府參軍、除中堅將軍、員外散

騎常侍、值魏室多難、所在蜂起、孟津以北、無復封畿、
嵩山以南、即爲鋒鏑、公建議修武、立栅溫城、函谷西
封、河橋北斷、長亭雜馬、並入武城、百里租車、咸輸溫
縣、太祖文帝締搆開都、經綸夷阻、招攜以禮、懷遠以
德、馬足之摽去、隴坻而歸身、實周公之入朝、在
河西而奉詔、大統七年、蒙授平東將軍、北徐州刺史
十年河內故義門千餘家、願立忠誠、須公衣錦、乃授
使持節、領河內太守、加前將軍、懷州拓境、兩鎮弁波、
柳泉轉戰、三戍投荷、十三年、太祖召山東諸立義之

將、能率衆入關者、有加重賞、公率先而至、領戶千室、郎以爲封、固辭不受、其菽粟之賜、或以指困、馬牛之賞、將同量谷、朝廷以華陽西極、漢水東流、欸孟達之奔兵、惟劉封之失策、魏前元年移鎮漢中除白馬城主領華陽郡守、昔稱導漾、今聞上谿、煙沉火井、雨歇雲門、其年授大都督加散騎常侍柱國蜀國公開金牛之道、通牧馬之關、公卷甲北塞、懸軍束馬、遂得策預葭萌、勲參綿竹、封龍門縣開國子蒲州刺史仍領新州尋授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大中正、隆周授圖、天保大定、以公才望、仍爲舊臣、遂乃義深追遠、恩隆繼絕、即改封瑯琊縣公邑五百戶、仍還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都督巴州諸軍事巴州刺史、武成二年被勑赴援信州、魚復道阻、屢却岑彭、荊門水急、幾沉吳漢、公乃月峽先登、瞿唐直上、天子以公操履忠勤、儀刑亮直、乃徵爲大御伯、尋轉大御正、邑一千一百戶、樞機近侍、出納絲言、所謂多識舊章、殷中無雙者矣、四年大軍東討、公所領義衆、先守枳關、授都督懷州諸軍事懷州刺史假師張幕、河陽牧馬、

雖接戰於富平、已連營於官渡、五年、詔追還拜始州刺史更封信州賊山彰尋寶渝恃險峽路五尺組鈎緣通縣水三門橋飛齊渡阮而風行、草偃谷靜山空、前後平十一城獲九千餘口馬歸平樂、金輸水衝、天保二年除信州刺史都督信州諸軍事朝發白帝、暮宿江陵、氣振巴丘之兵、威讋建平之戍、五年遷潼州刺史益州柱國公降帝子之重、鎮天井之星、廷閣擬於叢臺、峽山方於代郡、公仰稟雄謨、參謀遠略、故得身預鄴陽之功、位極長平之寵、六年授使持節大將軍大都督西寧州諸軍事西寧州刺史方欲鬬沫若、徼牂牁見夜郎之候、習昆彌之戰、而飛鳶墮水、馬援去而無歸金馬騁光王褒行而不反嗚呼哀哉七年正月十日薨春秋六十有五詔贈使持節大將軍懷邵汾晉州諸軍事懷州刺史夫人襄城公主魏獻帝之曾孫趙穆王之季女王姬肅恭褕翟禮典四敎競莊三星令淑有光隆慮之賢、足表平陽之盛、生則從夫以秩、死則同穴以禮、建德元年八月十二日合塟於式公三畤原大夫墓樹以柏、諸侯墳高於雉、吁嗟

滕公來居此里、詔謚定公、禮也、公資忠履孝、蘊義懷仁、直幹千尋、澄波萬頃、逢蒙射法、力牧兵書、星辰高下之占、風雨逢迎之氣、故得師出以律、天幸將軍者也、至如官曹案牘、未嘗煩壅、戎馬交馳、不妨餘裕、足使四岳彌竣、三台更明、在朝四十一年、身經一百餘戰、凡任四郡、歷八州、未嘗以貨殖經懷、去如始至、渭南千畝之竹、更懼盈滿、汜陽二頃之田、常思止足、身歿之日、家無餘財、素車白馬、狹室嶮巇、黃腸玄甲、皆庭仄陋、有部多官、為營寢室、朱邑祭酹、無所漢后是以賜金陳表妻子、露立吳王、為之開館、嗚呼哀哉、世子偘孝家忠國、揚忠顯親、是以勒此豐碑、儸從陵谷、植之松柏、不忍凋枯、銘曰

欽若曆象、平秩寅賓、少梁奔華、地入咸秦、族表興馬、書稱獲麟、玉鏡云始、金行乃構、象浦通開、龍沙開候、上極石起、河鴉水鬭、五馬南浮、三星東宿、太傅作牧、有江淹、司徒避亂、承制荊河、南勞推轂、猶思枕戈、虎褫彼野、蒼兕凌波、莊茨季年、禍機相接、誕公遺嗣、崎嶇懷挾、山窟趙武、家藏李燮、伍員道阻、燕丹路遠、南奔楚塞、北避秦橋、水流登隴、寒風度遼、有功都護、則重嫖姚、懷書上馬、習禮從戎、陣圖六甲、兵占八風、蘇松寶劍、射柳彎弓、推誠買復、屈節廉公、八翼頻飛、六條亟東、勇此仁義、行茲寬猛、持印山開、流黎盜靜、取甲無丘、均田不井、悲功賜爵、上將賞官、軍中受詔、塞外登壇、方居蔡合、更慶皋蘭、渝川毒水、焚道災氣、地亡都尉、灘悲使君、谷寒無日、山空足雲、北風吹旐、秋霜泣軍、遣貫雙設、銘旌兩布、泌水何墳、平陽合墓、悲哀嗣子、攀號靡訴、慟甚風枝、悲深霜露、自此何世、

從斯幾年、麒麟欲闕、華表中燃、地形樓起、松心蓋圓、菈菈丘壠、代代英賢、

胡孝懷云、封祖楚之、贈征西大將軍、北史作征南、四年大軍東討、此保定四年也、當脫保定二字、天保二年、除信州刺史、周無天保年號、當是天和之誤。

益州緜竹縣武都山淨惠寺碑

王勃

原夫帝機冥廓、雲雷驅妙有之功、正氣洪荒、涬溟借乾元之象、融而爲川瀆、結而爲山岳、五城韜海、拔崑閬於大都、八洞藏雲、冠瀛州於巨闕、造化之所偃溥、靈谷之所啓處、極緹油而縱觀、詠頌寧殫、出宇宙而高尋、風煙罕測、是知玉巵無當、遐荒非視聽之津、金牓所存、城闕盡江湖之致、何必九斛齊鶩、直訪銀宮、八駿長驅、遙臨石室、武都山惠淨寺者、梁大清年中之所建也、名山列岳之舊、仙都福地之奏、黃龍負匣、

著寶籍於經山、紫鳳銜書、蔭榮光於井絡、須彌山頂、仍開梵帝之宮、如意山中、即有經行之地、爾其盤基跨險、列嶂憑霄、日月之所寢伏、煙霞之所枕倚、飛泉瀑溜、蕩漾崩崖、綠樹玄藤、綢羅丘壑、飛塵作氣、被萬吹於中巖、帝玦司寒、宅千霜於北谷、丹梯碧洞、杳冥林岫之間、桂櫪松楹、寂寞風塵之表、是稱英鎮、實瞰崇岡、閶闔當四會之衢、城邑辨三分之地、縣瑛錦濱、下侵重巒、玉阜銅陵、旁分絕磴、山川絡繹、崩騰宇宙之心、原隰縱橫、隱軫亭皐之勢、頃以黃旗夜徙、紫蓋

拔傾、九服失圖、三靈在疚、姦臣躍馬、據折坂而吟雲、壯士開雞、擁陽關而嘯雨、岷峨失險、化爲鋒鏑之場、江漢横流、非復朝宗之國、運宇由其覆沒、法象是以淵淪、國家奄有帝圖、削平天罡、紫宸反照、皇階郎叙、萬國順百靈朝幽顯再立華戎一揆燭龍韜景、避堯日於幽都、雲鵬斂翼、候虞風於旻海、以爲軒階具美、功窮望稷之壇、漢道兼弘、力盡祈年之觀、爰經寶地、大啓祥宮、擬香象而高視、鳴法螺而再唱、龍垣淨土、連帝道而重光、鶴苑崇基、脫皇居而首出、況乎山積

舊壤、下鎮偏隅、天帝遺墟、上干躔次、王舍城之宮闕、白玉猶存、給孤獨之園林、黃金尚在、法物由其大備、盛德所以相尋、株兵奉天藏之圖、泉女獻山祇之籍、離亭合榭。凹岸谷之高低。疊觀連房。競岡巒之曲直。丹崖反照。畫栱相臨。綠嶂斜煙。雕簷間出。豐隆曉震、次複霤而俟皇、列缺晨奔、望崇軒而愕眙、千香寶樹、自起風煙、九乳仙鍾、獨鳴霜雪、銀龕佛影、遙承鴈塔之花、石壁經文、下映龍宮之業、虹生北澗、即掛新幡、鳳下東岑、還栖舊刹、若乃尋幽躡歷、崇隈周行數里、

巖上千仞蒼松萬吹臨絕巘而疏寒黛篠防州繞廻
磴而結蔭春巖橘柚影入山堂秋壑芙蓉光浮水殿
亦有山童採葛入丹竇而忘歸野老紆花向青溪而
不返山神獻果迸出菴園天女持花來遊淨國竇杳
冥之秘訣託幽深之逸境豈直淮南桂樹暫得仙家
江左桃源終逃故老而已爰有究闍梨者俗姓楊氏
其先華陰人也因宦徙地家於歸竹山分太華水帶
長汾州岳會同風雲感召玄經素論作郎居八俊之
英綠綬黃軒大尉列三台之首法師玉函降彩金菰

探色振八解之逕源路三明之廣路靈機入證窮象
載於初髫妙諦因心釋羊車於弱冠三千法界由廣
位而出無明十二因緣自普濟而登彼岸弘宣誓願
大探沉黎揮覺劍而破邪山揚智燈而照昏室彌綸
所被自馬盡於罽同權漸所開黃牛至于嶓冢虔誠
樂土憩影茲峰迺以貞觀九年於寺西院立七佛堂
一僧舍星亳動牖月面分堦彩鳳御旗神龍負塔飛
烟湧座龕龕切刹之天杳霧成臺樹樹菩提之果朝
散大夫行縣令清河張楚親承妙業佇用貞琰林宗

有道伯喈無愧法師風機少悟應變多奇長山中跡
瑛林下雜支道林之好事語默方融釋惠遠之高居
風埃遂隔泊乎坐忘遺照返寂歸眞城肆厥然若空
山黙而無色豈直巖枝泣血彌戶摧梁而已哉縣令
劉照彭城人也自碭山杖劍紹鳳曆於雲臺春邦授
鉞嗣龍闕於白水玉璽三分之胄下雒公門金陵一
覇之基旁參帝緒翠綬丹綬歷今古而先鳴人傑地
靈冠山川而得儁君膺岳瀆之秀挺風雲之會昆溪
劍鍔直照胸於疑楚澤珪璋潛周履行曾恭明德方

昇漢輔之階潘岳能文且職河陽之縣仁徽可被闔
境仰其風獻戚德所加百姓懸其霜彩尚迺康莊妙
域光開不捨之壇舟檝愛河昭暢無生之業痛鷲林
之殄瘁悲象敎之榛蕪爰命緝興式光泉蘇武踐龍
淵近分嵩岳之門金闕瑤臺更討瀛洲之記銘曰
武都仙鎮靈巖奧域邑動香城山開淨國淵流百道
峰雲五色谷蹌麛斜山高樹過千棢鶴列萬拱星懸
分林擢蹤接磴開歷臨階竹樹遶依風烟龕前惟石
塔下秋泉豨虎遶青岑挹空霧道相縈山房互出

菓濃磔淨花深嶂密鳥度難尋猨愁欲失岸分千貫
地絡金沙丹丘抗月碧洞棲霞松開野路桂列仙家
仙爐柏葉寶座蓮花砌因巖曲橋隨嶂返果出天廚
香來山苑玉鑄（疑）仗醫金鏞照晚谷思鍾張山悲鐸
道闢閒踐勝銅壘高情聲飛別邑望動專城懸金道
竱刻石山極千載之後于嗟令名

益州德陽縣善寂寺碑

王勃

若夫玉繩高曜分寶曆於皇階金牓洞開導瓊暉於
帝幄雖復蒼梧北望湘亞（疑）盈舜后之歌綠荇西浮
江漢積文妃之頌未有激揚穨蔭栖妙果於香城揮
發蓋纏樹其基於淨域則紫房丹室循居燬室之間
朱簌瑶筐未出塵籠之際我國家鳳翔元氣駕黃樞
而層飛龍躍太虛絶蒼根而止儀文皇帝以入才御
曆光昇代野之榮文德后以十亂乘時恭贊塗山之
業提仁王之寶鏡日月重光驅梵帝之金輪雷霆靜
稜涅槃甘露承春而宵流般若靈音雜祥以晝引竣
臺扃開俄交殿月之墟月面星毫坐照毗邪之國善
寂者蓋舊寺之餘趾梁武帝之所建也爾其碧鷄仙
宇分絶障於金堤石兔逃源控長江於玉峽封畿四
會龍垌合衛之壇里閈三分鹿野徑行之地泊蒼鵝
上擊銅馬交馳祇園興厥蕩之悲汲界積淪胥之痛
火炎崑岳高豪與鴈塔俱平水浸人街曲岸與猴池
共盡山川隱淪宇傳猶存之基虛齊扁條非復鷲林
之樹武德伊始君子道亨正帛撫南撫寰中登太階

而臨天下、函關雲物、更延真聖之期、并絡星辰、重集會昌之運、雖開基撥亂、獄訟知歸、而繼絕興亡、經綸未暇、先皇帝統業貞觀、仰疑宸奉文物於三天、布聲名於十地、參羅上下、克棄簪於襟懷、入部神祇、薦圖書於掌握、皇實降地、花界含生、無昏墊之虞、法泉有來蘇之望、俄而往嵗庭搆癘、椒房穆卜、六宮震恐、三靈愕眙、馳珪展幣、有聲於羣宗、碧刹玄針、無微於衆術、帝廼降臨迴慮、屏璧與珠、追勝迹於靈關、事艮緣於福地、爰紆聖綍、重啟禪宫、峙璇刹於將傾、鎮一作領

金繩於已絕、絲綸既洽、棟宇行周、坤德用寧、陰儀載於是林衡授矩、周官詮授日之工、梓匠揮斤、荊客成風之巧、重樞畫拱、坐出天霄、複樹文闈、俛臨電宇、顯慶中、縣令蕭君道弘、理鈞繩於日用、憑藻績於天成、仙官之妙匠可尋、盧舍之神模不墜、珊落鷄羲、潑珠綱於星津、綉桷虯伸、吐璿瑠於月徑、綠房丹鎖、彩綴晴霞、紫閣青疏、光含薄霧、春風夏樹、香飄席上之蘭、秋水銀塘、影數軒中之芰、晨光轉卉、翻寶宇之能花、浮露低枝、蕩真文於貝葉、天龕潤色、黃琪碧玉

之壇、海聖彌縫、師子龍王之會、建靈幢於厚夜、珠幡年深、懸法鼓于迷津、規模蔵遠、時又於佛堂東壁、畫二聖、僧丹青未畢、大啟神光、降玉塵之崇輝、發金龕之寶相、朱軒夕朗、似遊明月之宫、紺宇晨融、若對流霞之闕、由是帳英蜀秀、攀講序以雲趨、帶鷲裙鸞、仰齋庭而霧合、貪機火阻、淨施旁流、綺羅分解、珮之因軒、蓋得捐金之所、靈妃翳日、捨翠幄於香筵、仙客停雲、落寬裳於寶地、自非冲姿寄契、景應潛周、豈能照義社於氛氳、動玄機於盼蠁者也、爰有上座弘一、篤

竝沉研、符隱括仁、宗疑妙律、於神珠肅靈椒於寶印、大吳奉柢截若海、而橫流風伯、扶輪歷邪山、而郊駕、騰燭龍於惠炬、俯鏡重昏、奏鳴鳳於天歌、下清羣籟、摩珍在握、遙臨七寶之宫、正覺為心、俯闢三乘之路、湛衛鐏於忍地、品藻鷄園、推水抵於言河、扶持象化、縣令宇文某、河南人也、帝階尚書之元孫、皇唐侍中之令子、爾其虹旗萬里、御六氣而鵬騫、霜戟千羣、擁三州而鶚視、帝葉皇枝之重、對越乾坤、金縢石匱之功、光華宇宙、公上流擢慶、中和毓祉、見鍾鼎於南鄰

奉軒褰於北闕、雲姿月步、下瑤澤而追風、雪𩆜霞[illegible]、
歷琢田而矯霧、芳蘭公子、卽以地業高人、幽桂王孫、
卽以琴樽待物、叙徽猷於禮樂、則俎豆縱橫、談賞奕
於林泉、則烟霞咫尺、自裁聲百里、撥化雙川、收武城
之故事、擇中牟之令、典仁風易狎、候丹鐘於春陽、惠
化難經、佇青鸞於曉陸、疑 山巨源之遠量、簫傲行藏、
謝太傅之高風、從容語默、縣丞王敬承、簪薔族、孝友
名家、白虹織抵鵲之光、紫電蓄衝牛之氣、七年高秀、
拂曾漢以非遲、六月雄圖、擊長波而未遠、鄉墅等少

承榮緒、中區勝族、門稱東別之標、地接西隅之獨巖、
君平之履道、盛德家傳、秦子盤之談、天風流代襲、咸
以爲妙圖眞諦、事出於無名、翠琰玄碑、道凝於不朽、
并州北跨、猶疏騄驥之名、文石東區、尚勒元龜之頌、
況乎玉衣流慶、事屬於仙幃、金屋延祥、福纏於梵宇、
爰求勝筆、載記芳謨、下官弱植少徒、薄游多暇、薜蘿
人事、空餘江海之心、筆札神交、尚有淵雲之氣、相如
謝病、訪詩酒於臨邛、丘也棲遲、聽絃歌於單父、舉公
以道之存矣、思傳記德之書、下官以文任茲乎、願展

當仁之筆、其詞曰
蜀蔗 疑 東漸岷山西積、月峽星橋、勝金孕碧、黔爨靈
兆、丘瘖梵迹、鷹塔推基、　肅肅黃運、英英文母、配
乾垂慶、儀坤握矩、寵照香城、仁沾淨土、爰光大壯、聿
求多祜、青牛福地、白鶴禪林、重扃霧斂、複殿雲深、龕
雕翠玉、刹樹黃金、龜鏡夕照、鳳鐸晨吟、蕙樓獨竪、化
臺出沒、棟列長虹、窻栖明月、果脣周睒、蓮眸間發、雨
霽猴池、烟生龍窟、肅穆禪泉、優游令宰、方駕康衢、連
舟性海、鶯岳增飾、鷄林潤彩、藻繪相尋、丹青盡在、我

今懷矣、窮路何長、疑 承風詠德、展義陳詞、百年心事、
千載風期、東西南北、[illegible][illegible]矣斯

唐恒州刺史建昌公王公神道碑　楊炯

王氏之先代爲佐命秦之霸也則王翦滅楚國而三將連衡漢之興也則王陵誅項籍而五侯同拜南陽定命應圖讖而作司空西晉聿興合符讖而濟天下昔者伊尹伊陟但保乂於商朝太公桓公雅夾輔於周室蕭何之後居食祿而無闕鄧禹之孫在當塗而不嗣未有夏殷三統金木五遷册命重光軒裳代襲則我瑯琊之鄉有冠蓋之里乎建昌之縣有公侯之子乎公諱義童字元稚其先瑯琊臨沂人也永嘉之

末從於江外皇運之始遷於五陵今爲雍州萬年人也祖偕與齊會稽令梁安郡守南安縣開國侯祿位千石珪符五等當室廻於羽儀山河入於盟誓父方睽梁正閤主簿伏波將軍梁安郡守隋上儀同三司以惠和之性有文武之才伏波將軍從征等於馬援儀同三司開府均於鄧騭家餘積慶郡不乏賢代臨本州則兀賓之父喜形於色繼爲本守則張翕之子迎者如雲自齊周遜位於梁庭及隋人內禪於皇室夏禹之冑賓命集於周朝御龍之家世祿歸於范氏

公台階茂緒昴宿精靈五百歲之賢才一千里之皇佐忠規武節學府詞林元方閨門敬其有德少游鄉里稱其善人實惟清廟之器是曰皇家之寶韻諧金石奏虞庭之八音德合珪璋列塗山之萬國黃河一曲之水莫測其源赤城千丈之巖未階其峻羣童忽聚綴帛而引旛旗父老相呼授履而傳兵法隋授左勳衛率非其好也漢東離拆海內風塵天子溺於膠船諸侯問於金鼎能扶天下之危者必據天下之安能除天下之憂者必享天下之樂我高祖神堯皇帝

就之如日望之如雲發三河之雷霆平四時之曆象武王之杖黃鉞一月臨於孟津高帝之執朱旗五星會於東井公瞻烏于屋射隼於墉陳平則間行而去楚鄖生則長揖而歸漢奉符繫組覲軹道之降王偃武修文見山陽之散馬初拜車騎將軍稍遷右屯衛將軍錄有功也考於周典崇德報功稽於春秋策勳舍爵車騎萬隊衛涼土之羌戎衛軍千兵掌京師之屯禁于時天下初定邊方未輯一十八舍尚有吳越之妖氛一十三州猶積東南之殺氣武德四年詔公

爲江南道招尉使鼓琴而送受命而行乘使者之輶
車掌行人之旌節陸賈至於南海先貴尉佗隨何入
於九江即徵黥布詔除泉州都督封建昌縣男食邑
三百戶斗牛星象舜禹精靈境接東甌地鄰南越言
其寶利則瑇瑁珠璣叙其風俗則舟雞白犬公門客
駟馬位列三刀防薏苡之幾嫌絕䪨書之流謗豈直
廣州清節酌貪泉於石門合浦神君返明珠於漲海
貞觀三年詔除散騎常侍行果州刺史授期天帝肇
跡人皇南充國之舊都西巖渠之古邑囫圇紛糾天
彭雙闕而作門珠貝浮沉巴水三迴而成字公入參
綿友出居方伯金蟬右貂朱旗曲蓋幾臨蜀郡即開
來暮之謌初踐益州已聽中和之樂七年詔遷銀青
光祿大夫行恒州刺史西街畢昴北岳恒山天開太
一之宮地列并州之鎮境分靈壽魏將樂羊之所封
邑對行唐趙王惠文之所築公政成朞月風行萬里
鄧晨一郡漢帝稱爲主人李廣數年匈奴號爲飛將
行嘗計日郭伋不負於童兒郡與中平王觀無私於
任子旣導德而齊禮亦勝殘而去殺三禾在殿將拜

鄭弘兩鳳隨車坐悲虞國享年若干以十五年冬十
一月二十五日甍於洛陽之清化里公家傳將相世
有忠貞屬離亂之弘多值風雷之草昧河宗兩日貿
鼎而尋成湯渭水七年垂釣而逢西伯將軍再命刺
史三遷仲㝡榮巴牧人之良翰麗參虞詡將帥之宏
規立事於當年揚名於後代兄國卯穀州刺史第國
稱仁州刺史荆枝擢秀棣蕚生光何止平輿之二龍
是爲賈家之三虎唐虞之際四岳分居趙魏之間八
男爲郡公雖勳參絲構位總班條金友玉昆良田廣

宅而能吐食下士倒屣迎賓無笑客之美人有拜賓
之童隸策名委質善始令終生當封侯克成丈夫之
志死而可作無忘事君之道越十六年二月二日塟
于伊闕縣之萬安山詔賜雜物百段給儀仗往還禮
也亭連長樂城枕高都守闕塞者汝寬適伊川者辛
有北瞻洛汭尚想元凱之境東望邢山依然國僑之
基夫人楊翟縣君河南褚氏即太常卿楊翟康侯亮
之女中書令河南郡公遂良之妹也宋公子之流派
褚先生之苗裔[illegible]人之禮傳淑女之詩有文在手

歸於魯國有鳳和鳴適於陳氏邑之石窌縣以封丘夫尊於朝妻貴於室仙人暫別初悲寡鶴之聲寶劍纔分終合雙龍之氣以某年月日薨於某所越某年月日祔建昌公之舊兆長子師本太穆神皇后挽襲郎建昌公歷韓王府祭酒岐州司士參軍定州安喜縣令魯閭州里學冨丘山以鄉子而爲郎以衆賢而開國朝遊楚澤暮宿燕宮東臨石柱雍爲積高之地右會長星唐是中山之邑出遊隣國不以陪臣見朝上淵邦君不以屬官相待洛陽朝覲適見雙鳧東都

墓田行悲駟馬以年月日終於某所越某年月日即陪塋於先光次子師表左千牛備身遷尚輦直長歷許州臨潁博州堂邑滄州樂陵縣州萬安果州西充五縣令能傳祖業克嗣家聲有言偃之文章兼仲由之政事晨陪紫極統鈞陳之六星旦奉黃麾屯玉車之千乘至若繁昌土宇魏文帝之蟬壇堂邑隄封漢陳嬰之侯國河分九道渤海東臨江派五津崑崙北指莫不愛人以禮爲政以德鍾離意之禁暴不用尺刀公孫述之有神能持五縣次子師玄嶲州都督府臺徵縣丞次子師楚夔州都督府雲安縣令芝蘭有秀蕙厲成行漢北數十尹莫大邛都之縣邑東七百里唯有巫山之峽言其縣職黃龍入於闕門叙其宰人鸞鳥翔於學舍咸能生盡其孝喪盡其哀積粟萬鍾思負米而何得讓題三尺泣吾親而不見卜其宅兆麟鳳匝其岡巒陳其簫笳春秋變其霜露思傳舊德式建豐碑蔵安道作頌於鄭玄蔡伯喈披文於郭泰魏武王讀而稱妙非所望焉夏侯湛見而陋之固其宜也銘曰

厥初兮后稷導生人兮知稼穡降及文王精翼日兮衣青光平泉遐兮郏鄏晉上賓兮帝鄉秦三將兮繼代漢五侯兮克昌比琅山兮峻極等淮水兮靈長惟祖考兮聯盛佩金璋兮疊映彼山川兮降靈生玉樹兮青青成張良兮昴宿乘傅說兮箕星出忠兮入孝武緯兮文經陳嘉謨兮制下里擒藻思兮揆天庭有隋兮喪亂上崩分瓦散皇運兮權輿人神兮攸贊値笙鏞兮變響局天地兮貞觀河兩日兮事殷井五星兮歸漢帶長劍兮瞱曄擁幡旌兮照爛周命兮惟新

雲雷兮尚屯、控東南兮荒裔、貢江海兮來賓、陳禮樂兮命使、動輶車兮轔轔、用虵符兮澤國、頒武節兮山人、專一方兮革面、重九譯兮稱臣、天垂兮星紀、地連兮交趾、山草樹兮潛移、蜃樓臺兮爵起、還合浦兮太守、爲廣州兮刺史、臨漲海兮明珠、飲石門兮貪水、倚巴渝有靈臺兮古跡、有克國兮舊都、豐貂兮左珥、冲天兮入翼、代出身兮萬里、全蜀兮奥區、杭卭筰兮介士兮前驅、濟三刀兮持節、昌兩日兮剖符、降鳴鵠兮大夏、騁神馬兮長衢、畢昴兮分野、蘭堂兮四下、漢

皇帝兮國都、耿將軍兮壇社、若恒山兮詔鄧、猶朔方兮命賈、李北平兮漢飛、郭并州兮竹馬、聽太階兮坐躡、惜天年兮不假、伊天姓兮穎川、有美人兮嬋媛、桂生兮因地、女嫁兮因天、見乘龍兮奕奕、覩飛鳳兮翩翩、知蘧瑗兮有禮、笑虞丘兮未賢、始銜悲兮晝哭、終共盡兮千年、卜龜謀兮習吉、陳吉酒兮嘉栗、車徒儼兮在門、旌旆紛兮竟術、循洛橋兮南渡、從國門兮右出、樹蕭蕭兮有風、雲慘慘兮無日、指丘陵兮一閉、與天地兮相畢、悲孝子兮純深、甝憂思兮可任、訴高天

兮流血、蹐厚地兮崩心、樹碑兮神道、無媿兮詞林、壓陽之都兮水沒、圓嶠之海兮山沉、俾外孫兮幼婦、生白玉兮黃金

唐故中書令梁國公姚文貞公神道碑銘

張說

敘曰八柱承天高明之位定四時成歲亭育之功存
畫爲九州禹也堯享鴻名播時百穀棄也舜稱至德
由此言之知人則哲非賢罔乂致君堯舜何代無人
有唐元宰曰梁文貞公者位爲帝之四輔才爲國之
六翮言爲代之軌物行爲人之師表蓋維嶽降神應
時間出者也公諱崇字元之姚姓有虞之後遠自吳
興近徙于陝今家洛陽焉烈考長沙文獻公樹勳王

室建旗嶲府公統綺而孤克廣前業激昂成學樂問
日流武庫則矛戟森然文房則禮樂盡在弱冠補孝
敬挽郎又制舉高第歷佐濮鄭並有聲舉入爲司刑
丞天授之際獄吏峻密公持法無頗全活者衆進夏
官員外郎郎中侍郎朝廷曰能遂掌軍國遷鳳閣侍
郎監修國史兼相王府長史始則天人讓王承置隨
之願終以飛龍利見延騎乘之恩自時厥後恒當大
任凡三處兵部尚書三入中書令一爲禮部尚書左
庶子又肅政大夫總靈武軍兵馬又司僕卿知隴右

監牧出典亳宋常越許申徐潞揚同十郡景雲初以
藩邸舊僚封梁國公食賦百室公性仁恕行簡易處
懷洗愛而涇渭不雜真率徑盡而應變無窮常推是
心以御於物故所涖必眭庶風偃驚狠化從言不勵
而教成政不威而事理去思覩頌來暮聞歌既登邦
政卒乘輯睦及在宗伯神人允諧今之中書是爲理
本謀事兼於百揆論道總於三台公執國之鈞金玉
王度大渾脈序休徵來臻懋德格天名遂身退拜開
府儀同三司崇其秩遂其志也初太夫人在堂公受

職西掖頻限扃禁求侍晨昏優詔既許尋令還職公
因請以泣制曰家有令弟足慰母心國有棟臣安可
雙闕其後剖符江表敦諭起復衰麻外墨欒棘內毀
變禮中權誠識所貴神龍之首預聞興復疇其井賦
累讓而停夫以革故鼎新大來小往得喪而不形於
色進退而不失其正者鮮矣君子曰忠不忘親仁也
哀不違事義也讓功辭邑禮也濟代全名智也仁以
長人義以和下禮以安上智以周身宜其光輔四帝
斛見三紀池臺琴筑優游暮齒傳爵土於亦徹保祿

位於終始矣享年七十有一開元九年九月寢疾薨
于東都慈惠里皇上悼焉國人慕焉撫牀輟舂曾未
云比制贈楊州大都督謚曰文貞禮也十年二月塟
於萬安山之南原在疾也王人賜膳御醫視藥于薨
也中使弔臨羽儀哀送君臣之義厚莫重焉子弈子
奕思綴遺美以寘罔極有詔掌文之官叙事盛德之
老銘功將以寵宗臣揚英烈帝乃灑恩仙翰鏤淳豊
碩日月臨照於佳城烟雲變態於神道實其文字則
爲羣玉之山禁其樵蘇卽表三司之墓銘曰

源深自虞派別從吳避地督陝居宋洛都神明遠㪍
嶽瀆冥符叡聖斯偶生賢不孤仁將勇濟孝與忠俱
學刃攢植文鋒迅驅纔安早位卽騁長途惟實催有
若虛若無再三軍國一二訏謨戎柄尤重王綸最極
兼司任切久政榮殊黼藻彌煥丹青靡渝以寬容物
以鑒分區外式形放中恒禮拘箴雖誠口諍亦忘軀
但覩渾璞誰詳瑾瑜伊皐尺寸管樂錙銖名正身遂
言誠願乎方辭漢祿更厚齊租旣積而散窮歡盡娛
川歸東極日去西晡上側旒扆旁悲路衢藍田美玉
易浦明珠載廣休慶爰弘典謨豐碑廼立盛業其鋪
帝念煩軫仙毫特紆鎸金刻石鳳篆龍圖七耀光動
三泉澤濡銓能叙事理鬱詞敷求舊銘實慙琢惡蕪
緬思雲霧尚想江湖有道之德其何以踰延陵之墓
空此嗚呼存殁終始邈哉遐乎

小說載姚崇與張說有隙崇病戒諸子吾沒後張
必來弔汝具陳吾生平服玩張若不顧汝家族無
類矣若顧當錄致之仍以神道碑爲請旣獲其文
登時錄進先礱石以待至便鐫刻崇卒悉如其言

不數日文成叙致該詳時謂極筆數日果遣使取
本欲加删改姚氏諸子引視碑仍告以奏御使者
復命張悔恨曰死姚崇能筭生張說吾今日方知
才之不及遠矣按姚崇以開元九年九月丁未卒
于東都時張說在幷州九月癸亥說進兵部尚書
同中書門下三品時帝在長安說亦應至長安明
年二月帝至東都則崇已塟矣未塟以前說無由
赴弔旣塟而弔去崇死已半年說在帝左右已三
四月不應久不修隙至碑文旣成而後悔之也唐

書通鑑俱不取此極有見

冠軍大將軍郭知運神道碑　張說

四叙平分清秋之氣勁五方與俗崆峒之人武故隴上多豪山西出將其有雲能感召星象特生金鼓登壇隱如敵國麾幢指塞自比長城得之於太原公矣公諱知運字逢時其先太原著姓今則晉昌人也本乎文武之弟是爲虢叔號或云郭因而氏焉自燕昭尊隗以築宮漢祖封亭以列國其侯于陽曲宅彼太原舊矣亭之玄孫友從太原徙隴西昭帝分隴西置平郭氏又爲郡之右族友之昆孫武威太守憲憲之

猶子散騎常侍芝其有名迹見於魏晉則晉昌諸宗散騎之後也爾乃一門連譽時人號曰三儒四海名齊天下謂之入顧光祿派分於馮翊廷尉世茂於穎川孝則天錫釜金忠則帝章冕服仁則猛獸不害信則童兒不欺豈但介休見有道之碑洛陽聞立德之傳而已曾祖欽瓜州大黃府統軍上柱國祖才朝議郎瓜州常樂縣令上柱國父師朝散大夫上柱國贈伊州刺史積閥之勲式馬牛郊業戰鬭而弘勲仕州縣而爲達啓奠京之緜福不在於其身積無聲之善

慶必流於後嗣公太白之精雷泉之靈膺家之禎爲
國而生身長七尺力能扛鼎猨臂虎口虬鬚鷙瞬射
穿九札劍敵萬人子卿路逢遥識將軍之相唐舉一
見足辨封侯之骨解褐以善戰授昭武校尉秦州三
度府左果毅以敗狄北庭加游擊將軍沙州龍勒府
折衝兼右金吾郎將瀚海軍副使尋改朝散大夫伊
州長史伊吾副使以軍累破虜即授其州刺史進當
軍經略使朝廷以未極前除且有後命還本衛中郎
將仍舊爲州軍使黙啜之寇北庭也公奔命解圍軍

聲大振加雲麾將軍右府衛將軍封介丘縣開國公
食邑二千戶開元二年吐蕃入隴右掠坰牧公兵以
奇勝寇不復蹤積甲山齊而有餘牧馬谷量而未盡
歸功廟筭朝議多之授羽林將軍持節隴西諸州節
度大使兼鄯州都督河源軍使鎮西壓信國之藩屏
坐北洛亦王之爪牙故入奉期門而出苛分閫於是
料敵無備間其師老潛軍一鼓大俘九曲鎖刑文劍
禁馬犛牛既獻戎捷近頒朝賜乃恭鴻臚卿攝御史
中丞改封太原郡開國公加前食邑三千戶執憲總

軍典屬乘障增爵益邑遇厚恩深俄而六州羣胡相
率大叛命公統隴右之騎濟河曲之師鋒鏑爭先玉
石俱碎拜左武衛大將軍授一子官賜金銀器百事
雜綵千段班師臨洮遘茲虐疾嗟呼匈奴未滅宿志
不申生也有涯死而猶視開元九年十月二十二日
薨於軍舍春秋五十有五蕃夷邊鎮血面推心悲慘
風雲號慟山谷豈非良將視人如子人亦視猶父乎
皇帝閔焉詔贈京州都督米粟五百石錦帛五百段
命都水使者張景佚備物護莝還朝典也惟公氣猛

而性和量寛而精鋭沉謀可以掩耆蔡雄斷可以奪
鬼神故常糟粕韜鈐芻狗風角然其樹恩結信立威
用武烜赫如風濤震蕩如雷雨戰必克攻必取每有
奏渴帝特稱歎孝文之得魏尚虜不足憂太祖之見
郭嘉知成吾事前後錫錦衣寶帶文馬素女爛其盈
門長鳴在廄感知己之主陳必死之力皇情西顧則
九羌疊鼓詔書北伐則六狄焚旗上成聖君之玄鑒
下効武臣之素節其竟也如此夫爲人子立廟致敬
祖考來格不亦孝乎爲人臣扳軀禦侮以勞定國不

亦忠乎、若然者歸襄方於先人、揚令名於後代、可也、嗣子英傑起復定遠將軍左領軍衛翊府中郎將借紫服金章河西節度副大使、英奇朝散大夫前尚輦奉御、英協游擊將軍前京兆府行府右果毅都尉、英彥朝議郎前左衛胄曹參軍等、咸菩居喪而過哀、或從王事而奪禮、則知辛賢父子繼位將軍、祭彤兄弟並參戎律、去本不戀、達也、而新是謀、權也、嘉此武功、剏其宅兆、以十年七月塋我公太原、夫人燉煌索氏祔焉、禮也、皇上念功以惜逝、厚終以遇存、有詔詞人爲其碑誌、介士送塋、卽封征虜之墳、單于入朝、當祭度遼之墓、銘曰

洸洸將軍、雄略冠羣、平西征北、蔑戎懾獯、亭障臥鼓、屯田鏁軍、仗此白羽、致彼青雲、郭伋蕭喜、既多受祉、玄牡簡衣、清廟禴祀、馬食金奏、炮鱉膾鯉、既來不庭、有嚴天子、流沙博望、羽林飛騎、河曲廻兵、臨洮舊防、手握金節、覡沉玉帳、千里送喪、二軍悽愴、詔塋體崇、恩碑義豐、生爲神將、死爲鬼雄、身世一滅、榮華萬空、祁連之墓、長旌武功、

唐書本傳知運二子英傑英乂、此文有三子、而無乂。歐公集古錄亦疑此碑爲燕公奉詔撰定不誤。或卽奇彥改名耳、英乂代宗時貴幸爲父請諡。初議曰威、爲崔厦所駁、改曰恭、而唐書作諡威、恐史書亦未可盡信。

撥川郡王神道碑　張說

珠玉無遠而登華輅之飾寶也松栝無幽而入殿堂之構材也物貴其用人亦如之撥川王論弓仁者源出於疋末城吐蕃贊普之王族也曾祖贊祖尊父陵代起虎為東贊戎言謂宰曰論因而氏為公有由余之深識日磾之先見随偏荒之韋蠢慕上國之衣冠聖曆二年以所統吐渾七千帳歸於我是歲吐蕃大下公勒兵境上縱諜招之其吐渾以論家世恩又因仁人東矣從之者七千人朝家大敷授左玉鈐

衛將軍封酒泉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國語曰犬戎樹敦國語作惇守終純固今其俗獷而輕死其法折而不撓故前代無降人中國無童僕自公之拔身向化首變華風澤潞之間始見我州矣若大河南胡苑坰牧所利每歲氷合虜騎是虞中軍必謀於元老亞將固選於時傑神龍三年以為朔方軍前鋒遊奕使景雲二年換右驍衛將軍開元五年兼歸德州都督使皆如故八年遷本衛大將軍改朔方節度副大使公之理兵也堅三甲利五刃偶奎勇齊足力信賞罰分什苦六轡如手千夫一心援獮猗猶蚊蜹臥沙塞猶衽席䓞居露食垂二十年雨畢而成師氷泮而休卒寒氣入於肌骨夜霜入於鬚鬢人不堪其勤公不改其節韓公之建三城也公洗兵諸真之水刜馬草心之山以為外斥而叛徒安堵鄭卿之和默啜也公授館李陵之臺致饔光祿之塞以為內侯而賓至如歸九姓之亂單于也公四月度磧過白檉林收火拔部帳納多真種落彌川滿野懷惠忘亡漢南諸軍避其計也降戶之叛河曲也公千騎奮擊萬虜奔走戡剪略

定師旅方旋而延陁跌跌復相嘯聚上軍敗於青岡嶺元帥歿於赤柳澗公越自新堡奔命危場贏糧之徒不滿五百兕醜四合衆寡萬倍公殺牛為壘噉虜為餉決命再宿衝潰重圍連兵躡踵千里轉戰金薛公於河外反知還於危手朔方諸軍壯其戰矣研磨之奔也遯于黑山口覆其精銳布思之背也追至紅桃帳掩其輜重乳泊之會刜蘭池之狂胡木盤之役縹右渠之適寇凡前後大戰數十小戰數百算無遺策兵有全聲是以六狄逃遁三垂又寧聲暴露於天

下業光華於世載信皇威之所加亦武臣之力也故
錫衣寶玉允答戎功甲第良田丕承王命諳其智効
未甚優寵黃頭黑齒比價齊名積戰多瘡累勞生疹
恩命尚藥馳往診之晉豎已深秦毉無及十一年四
月十五日薨于位享年六十有六制贈爲撥川王稱
故國本其志也太常議謚曰忠由舊典昭其行也長
子雲忠襲官封繼事業次子晉久特拜郎將十二年
四月詔葬於京城之南懷遠人也太常鼓吹介士龍
旂虎帳貂裘封舞殉馬吉凶之義塞夷夏之物備哀

安令總徒以護事鴻臚卿序賓以觀禮哀榮之道著
矣君臣之義厚矣有命國史立碑表墓吾嘗同寮敢
陳遺烈銘曰
黃河接天青海殊壤舉世安裕拔俗誰敢倬哉論侯
利有攸往奮飛橫絕搏空直上以衆欽塞因敵立勳
吐渾萬戶吟嘯成羣精感天地氣合風雲既封酒泉
乃位將軍朔方陰塞直彼獯虜帝命先鋒關爲楚虎
山北加寵漢南擊鼓數年之間耀國威武我有師旅
將軍嚮之我有遊昨將軍育之柳潤亡師一鍛後之

蘭池役胡三戰發之武節方壯朝露不待王爵送終
宿恩未改時來世往人亡物在銘勲誌忠以告同海
自古中國威德行于四夷惟唐爲盛漢與三代皆
不及究其所以雖非一術而推誠番將實其大端
如史所載阿史那社爾契苾何力黑齒常之論弓
仁及弓仁之孫惟貞其人才皆中國所罕即如此
文所稱臥沙塞猶衽席夜霜入于鬚髮中國之人
迎堪此否此實有志攘夷者所當知至于林甫解
番一段公案因駕御失宜不可因噎廢食也

六祖能禪師碑銘　王維

無有可捨、是達有源、無空可住、是知空本、離寂非動、乘化用常、在百法而無得、周萬物而不殆、鼓棹海師、不知菩提之行。散花天女、能變聲聞之身、則知法本不生。因心起見、見無可取、法則常如、世之至人、有證於此、得無漏不盡漏、度有為非無為者、其惟我曹溪禪師乎。禪師俗姓盧氏、某郡某縣人也。名是虛假、不生族姓之家、法無中邊、不居華夏之地。善習表於兒戲、利根發於童心、不私其身、臭味於耕桑之侶、苟適

其道、雜行於蠻貊之鄉。年若干、事黃梅忍大師、願竭其力、即安於井臼、素刳其心、獲悟於稊稗。每大師登座、學衆盈庭、中有三乘之根、共聽一音之法、禪師默然受教、曾不起予、退省其私、迥超無我。其有猶懷渴鹿之想、尚求飛鳥之跡、香飯未消、弊衣仍覆、皆曰升堂入室、測海窺天、謂得黃帝之珠、堪授法王之印。大師心知獨得、謙而不鳴、天何言哉、聖與仁豈敢、子曰賜也、吾與汝不如。臨終遂密授以祖師袈裟、謂之曰、物忌獨賢、人惡出己、予且死矣、汝其行乎。禪師遂懷

寶迷邦、銷聲異域。衆生為淨土、雜居止於編人、世事是度門、混農商於勞侶。如此積十六載、南海有印宗法師、講涅槃經、禪師聽於座下、因問大義、質以真乘、既不能酬、翻從請益、乃歎曰、化身菩薩在此、色身肉眼凡夫、願開惠眼。遂領徒屬、盡詣禪居、奉為挂衣、親自削髮。於是大興法雨、普灑客塵、乃教人以忍、曰忍者無生方得、無我始於成、初發心以為教首。至於定無所入、惠無所依、大身過於十方、本覺超於三世、根塵不滅、非色滅空、行願無成、即凡成聖、舉足下足、長

在道場、是心是情、同歸性海、商人告倦、自息化城、窮子無疑、直開寶藏。其有不植德本、難入頓門、妄繫空花之狂、曾非惠日之咎。常歎曰、七寶布施、等恒河沙、億劫修行、盡大地墨、不如無為之運、無礙之慈、弘濟四生、大庇三有。既而道德遍覆、名聲普聞、泉館卉服之人、去聖歷劫、塗身穿耳之國、航海窮年、皆願拭目於龍象之姿、忘身於鯨鯢之口、駢立於戶外、趺坐於床前、林是旃檀、更無雜樹、花惟薝蔔、不嗅餘香、皆以實歸、多離妄執。九重延想、萬里馳誠、思布髮以奉迎、

願又手而作禮則天太后孝和皇帝並勑書勸諭徵赴京城禪師千年之心敢忘鳳闕遠公之足不過虎溪固以此辭竟不奉詔遂送百衲袈裟及錢帛等供養天王厚禮獻玉衣於幻人女后宿因施金錢於化佛尚德貴物異代同符至某載月日忽謂門人曰吾將行矣俄而異香滿室白虹屬地飯食訖而敷坐沐浴畢而更衣彈指不留水流燈焰金身永謝薪盡火滅山崩川竭鳥哭猿啼諸人唱言人無眼目列郡慟哭世且空虛某月日遷神於曹溪安坐於某所擇吉

祥之地不待青鳥變功德之林皆成白鶴嗚呼大師至性淳一天姿貞素百福成相衆妙會心經行宴息皆在正受談笑語言曾無戲論故能五天重跡百越稽首修蛇雄虺毒螫之氣銷跳殳彎弓猜悍之風變畋漁悉罷蠱酖知非多絕羶腥效桑門之食悉棄罟網襲稻田之衣永惟浮圖之法實助皇王之化弟子曰神會遇師於晚景聞道於中年廣量出於凡心利智踰於宿學雖末後供樂最上乘先師所明有類獻珠之願世人未識猶多抱玉之悲謂余知道以頌見託偈曰

五蘊本空六塵非有終生倒計不知正受蓮花承足楊枝生肘苟離身心孰爲休咎至人達觀與佛齊功無心捨有何處依空不著三界徒勞八風以茲利智遂與宗通愍彼偏方不聞正法俯同惡類將興善業教忍斷嗔修慈捨獵世界一花祖宗六葉大開寶藏明示衣珠本源常在妄轍遂殊過動不動離俱不俱吾道如是道豈在吾道遍四生常依六趣有漏聖智無義章句六十二種一百八喩悉無所得應如是住

舊唐書本傳云維兄弟俱奉佛居常蔬食不衣文綵得宋之問藍田別墅在輞口輞水周于舍下別漲竹洲花塢與道友裴迪浮舟往來彈琴賦詩嘯詠終日在京師日飯十數名僧以玄談爲樂齋中無所有惟茶鐺藥臼經案繩床而已退朝之後焚香獨坐以禪誦爲事妻亡不再娶三十年孤居一室屏絕塵累臨終與親故書多敦厲奉佛修心之旨捨筆而絕按公著作如與魏居士書胡居士諸詩及此碑皆見地超絕直共上乘自在乃爾井鶩

趨禪所可彷彿也此碑實不減子厚作。以四六敘事至執役槽櫪泥跡獵夫一一皆寫出豈非化工手。

唐故特進贈開府儀同三司揚州大都督南府君雎陽廟碑　　柳宗元

急病讓夷義之先(臧文仲曰賢者急病讓夷夷平也)圖國忘死貞之大利合而動乃市賈之相求恩加而感則報施之常道雎陽所以不階王命橫絕凶威超千祀而挺生奮百代而特立者也將惟南公天與拳勇神資機智藝窮百中豪出千人不遇興詞鬱厖眉之都尉數奇見惜挫猨臂之將軍天寶末寇劇憑陵騎突河華天旋斡斗極之位地圮積狐貍之穴親賢在庭子駿陳謨

以佐命元老用武夷甫委師而勸進惟公與南陽張公廵高陽許公遠義氣懸合訏謀大同誓鳩武旅以遏橫潰裂裳而千里來應左袒而一呼皆至柱厲不知而死難狠瞫見黜而奔師忠謀助然萬夫齊力公以推讓且專奮擊爲馬軍兵馬使出戰則犨校同强入守而百雉齊固初據雍丘謂非要害將保江淮之臣廢通南北之奏復拔我義類扼于雎陽前後捕斬要遮凶氣連沮漢兵已絕守疏勒而彌堅虜騎雖强頓盱眙而不進賊徒乃棄疾于我悉衆合圍技雖窮

于九攻志益專于三板偪陽懸布之勁沂城鑿穴之奇息意牽牛羞鄭師之大臨甘心易子鄗宋臣之病告諸侯環顧而莫救國命阻絶而無歸以有盡之疲人敵無已之強寇公乃躍馬潰圍馳出萬衆抵賀蘭進明乞師進明乃張樂侑食以好聘待之公曰弊邑父子相食而君辱以燕禮獨何心歟乃自噬其指曰啖此足矣遂慟哭而返郎死孤城首碎秦庭終懵無衣之賦身離楚野徒傷帶劍之辭至德二年十月城陷遇害無傳發之歎息有周苛之慷慨聞義能徙果

其初心烈士抗詞痛臧洪之同日直臣致憤惜蔡恭于累旬朝廷加贈特進揚州大都督定功為第一等與張氏許氏並立廟睢陽歲時致祭男在襁褓皆受顯秩賜之土田墍刻鮑信之形陵圖龐德之狀納官其子見勾踐之心羽林字孤知孝武之志擧門關于周典徵印綬于漢儀王猷以光寵錫斯備於戲睢陽之事不唯以能死為勇善守為功所以出奇以耻敵立懂以怒寇（懂音謹勇也　立懂出列子）俾其專力于東南而去備于西北力專則堅城必陷備去則天討可行是故郎

城陷之辰爲尅敵之日世徒知力保于江淮而不知功靖乎醜虜論者或未之思歟公諱霽雲字某范陽人有子曰承嗣七歲爲婺州別駕賜緋魚袋歷施涪二州服忠思孝無替負荷懼祠宇久違德音不形願斵堅石假辭紀美惟公信以許其友剛以固其志仁以殘其肌勇以振其氣忠以摧其敵烈以死其事出乎内者合于貞行乎外者貫于義是其所以奮百代而超千祀者矣其志不亦宜乎廟貌斯存碑表攸託洛陽城下思鄉之夢儻來麒麟閣中郎圖之詞可繼

銘曰

貞以圖國義惟急病臨難忘身見危致命漢寵死事周崇死政烈烈南公忠出其性控扼地利奮揚兵柄東護吳楚西臨周鄭焚焚孽凶害氣彌盛長蛇封豕踊躍不定屹彼睢陽制其要領橫潰不流疾風斯勁梯衝外舞隹穴中貧鈴馬非鄭析骸猶競浩浩烈士不開濟師兵食殲焉守逾三時公奮其勇單車載馳投軀無告噬指而歸力窮就執猶抗其辭圭璧可碎堅貞不虧寇力東盡兇威而恧（恧女六切）孤城既拔渠魁

受戮雷霆之誅由我而速巢穴之固由我而覆江漢淮湖羣生成育俾焉勳烈孰與齊躋天子震悼陟是元功旌褒有加命秩斯崇位尊九牧禮視三公建茲祠宇式是形容牲牢伊碩黍稷伊豐虔虔孝嗣望慕無窮刊碑河滸萬古英風

桂厲叔事莒敖公自以爲不知巳去居海上及公有難乃往死之曰以醜後世之人主不知其臣者晉襄公縛秦囚使萊駒以戈斬之囚呼萊駒失戈狼瞫取戈斬囚遂以爲右箕之役先軫黜之狼瞫

怒及彭衙既陳以其屬馳秦師死焉此二事用于霽雲碑是子厚微意徐師川詩開元天寶中表衰見諸公不鬪張與許名在臺省中亦子厚指也

三受降城碑銘　呂溫

夏后氏遏洪水驅龍蛇能禦大菑以活黔首周文王城朔方逐獫狁能捍大患以安中區若非高岸峻防重門擊柝雖有盛德曷觀成功然則持璿璣而弛張萬象昊穹之妙用扼勝勢以擒縱八極王者之宏圖道雖無外權則有備變化消息存乎其人三受降城皇唐之勝勢者也昔秦不量力北築長城右扼臨洮左馳碣石生人盡去不足乘障兩漢之後頹爲荒丘退居河滸歷代莫進繇亡秦之弊則可矣盡中國之

利則未然唐興因循未暇經啓有拂雲祠者在河之北地形雄坦控扼樞會虜伏其下以窺域中禱神觀兵然後入寇甲不及擐突如其來鯨一躍而吞舟虎數步而擇肉塞草落而邊甿懼河冰堅而羽檄走爰自受命至于中興罔無寧歲景龍二年黠虜強暴瀆鄰構怨掃境西伐漢土空虛朔方大總管韓國公張仁愿躡機而謀請築三城奪據其地跨大河以北嚮制胡馬之南牧中宗詔許横議不撓於是留及瓜之戍斬姦命之卒六旬雷動三城岳立以拂雲祠爲中

城東西相去各四百里過朝那而北闢斥候迭望幾二千所損費億計減兵萬人分形以據同力而守東極于海西窮于天納陰山於寸眸拳大漠於一掌驚塵飛而烽火燿孤鴈起而刁斗鳴涉河而南門用晏閉韓公猶以為未也方將建大旆提金鼓馳神筴鞠虎旅看旄頭明滅與太白進退小則貢琛賮受厥角定保塞一隅之安大則倒狼居竭瀚海空苦寒萬里之野大略方運元勳不集天其未使我唐無北顧之憂乎厥後賢愚迭任工拙異勢剛者黷武柔者敗律城隳險同寇得凌軼或駈馬飲河而去或控弦瞯壘而旋吾知韓公不瞑目於地下矣今天子誕敷文德茂育羣生戢兵和親北狄右袵然而單志有受降如敵大易有安不忘危崇墉言言其可弛柝亦宜鎮以元老授之廟勝俾述舊職而恢遺功外勤撫綏內謹經略使其來不敢仰視去不敢反顧永讋猛氣無生禍心脅威馴忍衔息荒外安固萬代衍何加焉敢勒銘城隅庶復隍而光烈不昧銘曰

韓侯受命志在朔易北方之強制以全策亘漢橫塞

揭茲雄壁如三關龍躍出大澤彪分襟帶各開風雷俯視陰山仰看郡回一夫登陴萬里洞開日晏秋盡織塵不來時惟韓侯方運神妙觀釁則動乃誅乃弔廓乎窮荒盡日所照天乎未賛不策清廟我聖耀德罷扃北門優而柔之用息元元曷若兒守推亡固存于襄于夷永裕後昆

三受降城皆在黃河北岸今河套之北也中城南直朔方安北都護府在焉東城在勝州之北西城在豐城之北此唐史註也宋初曰中城南直朔方西城南直靈武東城南直榆關宋白曰東城本漢雲中郡地中城本漢五原郡地西城本漢臨河縣地三說微有不同如宋白所考則東受降當與大同相近去黃河遠矣或者漢雲中郡地廣西接榆關非止大同府境也大抵漢築朔方守在河南唐築二城守在河北今河南已為虜巢矣況河北乎

右穀山筆塵

故太子少保贈尚書左僕射京兆韋府君神道
碑　呂温
山之大者匿峰巒含氣象積高無倪而不見其險孕
粹有物而不知其神此其所以爲大也德之全者毀
圭方黜皎厲靈機密運而智不驚愚遐標特立而迹
無變俗此其所以爲全也然則太山高而可陟全德
近而難知我求其倫見之於少師公矣公諱某字某
京兆杜陵人其先帝堯光宅讓德偕慶建國命氏列
于夏商相胄卿族繁于漢魏代濟不殞煥爲盛門大

王父諱某皇朝主客郎中萊濟商三州刺史王父諱
某倉部郎中太原少尹贈秘書監烈考諱某檢校都
官郎中嶺南節度行軍司馬贈同州刺史武以珊建
之器纔施郡政武以巖廊之姿僅及戎佐與時俱息
從道而汚屈不試於當年啓莫京於身後公生而岐
嶷弱而老成渾粹不散清明虛映朱絃遺音而宮商
自韻大圭不琢而符彩溢發邈矣天爵爛乎人文鼓
鍾之聲日遠卿輿之譽來逼釋褐太子正字與仲弟
正卿以賢良偕徵策入異等冥鴻雙舉當代榮之授

高陵主簿遷監察御史改殿中內供奉東都留守判
官即拜東臺殿中侍御史參畫惟允持綱不回河洛
之間風聲尚在德宗躬決庶政本於尚書責成曹郎
綜練材實爲出方伯時趙武卿二十年間斯爲極選
公由是前後遷刑部吏部員外郎吏部郎中奏議推
美彌綸成績南宮之故事存焉于時戡復日近勳勤
者衆都市惰游盡隸金紐邦畿豪奪半賜丹書輕貪
逸於疎網悍馬駭於柔轡上思懲抑必假良能公由
是前後歷奉天長安二縣令仁護蘇悍智鈐豪右輿

人之遺詠在焉望由實濟任以望重遷曹未幾遷給
事中既居駁正之司不撓當官之論屬東南歲歉俾
又惟難出爲常州刺史天寶之後中原釋耒輦越而
衣漕吳而食一隅重困五紀于茲公臨之清貞結以
忠恕因存惠寡務嗇勤分一洗以去其侵漁多方以
傳其災患以逸道而使繕完允濟以與道而取賦入
先期聲聞天朝考績連最轉蘇州刺史二境之間百
里而近靈源自出殊派其清膏澤所霑異壤同潤下
車朞月報政如初加秩爲念借留累載何彭沛喪

師兵驕地偪、安危所繫、朝論難之、乃以公檢校秘書
監兼御史中丞、賜紫金魚袋、充徐泗節度行軍司馬、
重其威望、將委旄鉞、而未命程佾、徐方之軌、旣同不
見賈生宣室之徵、遽至擢吏部侍郎、倫品甄明、通簡
節適、勢有探湯之熱、我以靜濯、衆有鼓簧之暄、我以
心聽、驅致其美、闇然日彰、不求無失職之人、人自以
爲不失職矣、輟拜京兆尹、德刑交修、寬猛相濟、匪設
鈎距、物無遁情、匪曜鋒鋩、機無滯斷、浩穰之理、不肅
而成、不求無不欺之吏、吏自以爲不能欺矣、俄改太

子賓客辭劇就閑、圖南之勢、一息遐徵、求舊居東之
命、惟重遷檢校工部尚書兼御史大夫、充東都留守
東都畿汝州都防禦使、自盜起幽陵、兵屯諸夏、涉淮
而北、軍國異容、分陝以東、古今殊寄、公講信修睦、外
張保釐之政、完備訓戎、內寓折衝之令、矛戟不露、德
耀譪然、遐邇頓首以承風、強暴革心而知懼、今上嗣
統、就加檢校吏部尚書、方入諧僉屬、毗贊大化、不幸
嬰疾、表求退、願優詔除太子少保、冀其休復、將有後
命、神祇竟昧、藥禱無貞、以元和元年三月十二日薨

於東都履信里之私第、享年六十有四、寵贈尚書左
僕射、輤車西歸、制使賻弔、太常褒議、謚曰某公、哀榮
備矣、夫人河東裴氏、侍中耀卿之孫、給事中阜之女
德門鍾美、淑問克塞、蘋蘩早落、蓍兆叶期、即以是年
五月二十一日合窆于萬年縣高平鄉少陵原、禮也
公孝悌天至、行有餘力、仁義性德、匪俟服膺、不飾表
以近明、每縱心而中矩、清虛簡淡、而應物不倦、通曠
夷易、而及門無雜、不尚意氣、而然諾篤志、不好臧否
而鑒識超倫、與故相國齊、江西映、穆宣州贊、贊弟侍

御史員、爲文章道義之友、可以視其所親矣、今吏部
郎中扶風竇羣、抗迹毗陵、退身進道、公三揖郡榻之
上、一振天羅之下、不數歲、聞蔚爲重器、可以視其所
舉矣、分正東郊、開府辟士、則有今右司郎中燉煌段
平仲、倉部員外郎安定皇甫鎛、禮部員外郎清河張
賈、京兆尹韋嗣、隴西李景儉、中山衛中行、平陽路隨、
皆羣彥之秀、出一時之高選、可以觀其所任矣、加以
志尚幽遠、冥搜好古、所居第必有松石之致、退公暇
日、常以圖籍自娛、一字惬心、金玉不顧、片言洞趣、布

禍無聞、壹亹然若見道之所存、陶陶然不知歲之云
晏於戲、策名從事、四十餘年、朋友罕聞得喪之言、家
人莫見喜愠之色、但懷以處、推分而行、無怨於人、人
亦無怨、無猜於物、物亦無猜、履信順以優游、保福祿
而終始、其名敎之大雅者歟、有九子長曰元賀前常
州義興縣尉次曰毅前郯州司倉次曰璋鄉貢進士
能修詞立誠克家致美茂揚風訓休有令問其次某
某等皆殊資異識登於童齒處善之餘也以某獲窺
潛伋見託篆述究賢人之業信而無媿申孝子之志

直而不文其詞曰
利建于商、介圭作寶、爰立于漢、緇衣改造、克昌厥胤、
奕世載考、亞尹擢名、郎中懷道、莫蹐貴仕、莫享難老、
藴靈儲休、以啓少保、不顯少保、其德愔愔、有緯遐姿、
曠哉靈襟、顯仁山立、藏用淵沉、煦如冬陽、藹若春陰、
白圭三復、克保明心、黃鍾九變、莫匪和音、靜專動直、
謙進柔克、宜踐公輔、以禎王國、促路頓軔、中天墜翼、
少陵右原、拱樹寒色、窮壤可弊、唯名不失、金石垂之、
以慰罔極、

碑文不著韋名、考寶羣傳云、蘇州刺史韋夏卿薦
之不召、後夏卿入為京兆尹、復言之、德宗入為左
拾遺、合之此碑、其為夏卿無疑、但寶羣皇甫鎛非
佳士、化光為羣所厚、故稱之、非公論也、靈檖寄運
二語世豈有斯人其惟聖人乎

幽州紀聖功碑銘

李德裕

幽州盧龍軍帥檢校左僕射張公仲武往年修獻捷之禮今歲有銘勲之請二者君子韙之豈不以諸侯有四夷之功獻其戎捷春秋舊典也宗周納肅愼之貢銘於楛矢天子令德也斯可以爲元侯表可以爲後代法聖上嘉其勳而中禮乃命宰臣採其元功傳於俸史臣德裕敢颺言曰夫兵者所以除暴害也愛人則惡其爲害禁暴則惡其爲亂雖敵智不殺化之以神至德允懷招之以禮然書有猾夏之戒傳有修

刑之訓虞舜四罪乃成大功文王一怒以至無侮非德教之助歟仁聖文武章天成功神德明道大孝皇帝撫我文典煥乎光明極象外之微臻於至道鼓天下之動致於中和慮必鈎深退而藏密故能神幾獨照成未兆之謀威光遠震制不羈之虜當其時也烽燧迭警羽書狎至人心大擾羣師沮氣皇帝以軒后之威神漢高之大略光武之雄斷魏祖之機權合而用之以定王業此議臣所以不敢望於淸光也偉哉天地應而品物生君臣應而功業成故能躍而雲從

鶻鳴而子和方叔伐獫狁蠻荊來威安遠擊車師西域震服宜有良將殿于朔邊張公禮悅戰器書成傳癖張仲孝友子孺塞泉流落不耦光景未耀明主雅聞奇志持印而拜將軍遥推赤心築壇而命元帥挾自雄武授之薊門果能精誠奮發策慮偏聽千里獻籌一心憂國則知能頗善將任人傑而不疑日角封謀歎敵國而强意廻鶻者本北狄之裔也或曰獯狁或曰山戎五帝所不能臣三王所不能制前史載之悉矣暨薛延陀之敗也會帥吐迷度率衆款塞太宗

幸靈武納降立廻鶻部落置瀚海都督因我封殖遂雄北方肅宗之戡內難也葉護以射鵰之士親扈戎旃亦由羌髳率師以翼周北貊梟騎以助漢既滅大憝乃疇厥功特拜葉護司空歲賄繒二萬匹厥後飾宗女以配之立宮室以居之其在京師也渥祠雲構甲第棊布棟宇輪奐衣冠縞素交利者風偃挾邪者景附其翎侯貴種則被我文繡帶我金犀怳和音廞珍廄蝎蠹上國百有餘年既而禁驁無親天命不祐僭侈極欲神道惡盈本屬荐饑奇痍耗半黠戛斯因

利乘便、逐焚龍庭、墟落蕭條、陰燐青熒、今之烏介可
汗、亡逃失國、竊號沙漠、非我策命、自爲假王、其來也
羨漫陰山、睥睨高闕、玄塞之下、氛霧蔽天、貿貴主以
前驅、依大國而求援、或丐我米糴、救其饑人、或邀我
甲兵、復其故地、外雖柔服、內有禁心、因行人致辭、徵
呼韓故事、願居光祿塞、急保受降城、其下有二部、曰
赤心宰相那頡啜特勒赤心者、天性忿鷙、戎馬尤盛、
初與名王嗢沒斯首謀內附、俄而負力怙氣、潛圖厲
階、爲嗢沒斯所紿誘、以俱謁可汗、戮於帳下、其衆大

潰、東逼漁陽、上乃賜公璽書、授以方略、公以室韋悍
亟之兵、近我邊鄙、俾其偵邏、且禦內侵、尋以徵役不
供、爲虜所敗、由是介馬數萬、連亘幽陵、伏精甲於松
構、布穹廬於磧鹵、散若飛鳥、止如長雲、火燎于原、不
可嚮邇、公激義氣、以虹貫發精誠、而右開奇計、兵構
容授髦傳、乃命介弟仲至、與裨將游奉寰王如清左
敵萬李君慶張自榮高守素李志操率銳兵三萬、建
旆而前、介冑雪照、戈矛林植、命以義殉、壯由師直、聲
隆隆而未洩、欲逐逐而不食、戢以聽令、嚴而有威、公

曰、險道傾仄、且馳且射、胡兵所以無敵也、致之平原、
勒以方陣、我師可以逞志也、於是據于莽平、環以武
剛、首尾蜿伸、左右翼張、輕騎旣合、奇鋒橫鶩、如摧枯
林、如搏畜兎、攝讋者弗取、陸梁者皆仆、虜族王貴人、
計以千數。然後盡羅服聽。悉數系累。谷靜山空。靡有
孑遺。橐駝駃騠。風澤而散。旃檀羅幕。布野畢收。馬牛
幾至於谷量。虜血殆同於川決。徑路寶刀。祭天金人。
奇貨珍器。不可殫論。乃命從事李周瞳馳傳上奏、又
命牙門將國從玘纆獻戎俘、皇帝受而勞之、羣臣畢

賀、昔長平七徑、驃騎六擧、竇憲合氐羌之衆、陳湯擢
城郭之兵、或生靈減耗、士馬痛傷、邀功救罪、矯命專
征、然猶告類上帝、薦功淸廟、顧視二漢、不其愈歟、以
公威動蠻貊、功在漏刻、因命公爲東面招撫廻鶻使、
先是奚契丹皆有虜使監護其國、責以歲遺、且爲漢
諜、自廻鶻孀聚、靡不鴟張、公命裨將石公緒等諭意
兩部、戮廻鶻八百人、雖介子討罪於龜茲、班超行誅
於鄯善、未足儔也、廻鶻又遣宜門將軍等四十七人
詭辭結歡、潛伺邊隙、公察路其下、盡得陰謀、且欲馳

入五原、大毆雜虜、公逗留其使、緩彼師期、竟得人病
馬瘏、綸紛而退、挫銳解紛、緊公善計、令烏介自絕皇
澤、莫敢近邊、乃丁令以圖安、依衆落而求活、盡死餘
種、屈意黑車、寄託遠邇、沇離微衆、黑車亦倚其威重、
迫脇諸戎、造謀籍兵、解仇交質、自謂約貨、深入漢將、
取而未期、渡幕輕留、王師往而非利、公以壯猷遠御、
長討蒭繫、不踰避嫌之便、終盡致敵之機、將時動而
得儁、豈虞數而勝、微矧乎明主仗將帥爲爪牙、視戎
狄爲鼠蕞、方獲猛敵、不翫細娛、非周宣無以成邵虎
之勳、非漢宣無以聽營平之計、懋哉上將、光我中興、
公前後受降三萬人、特勒二人、可汗姊一人、都督外
宰相四人、其他裨王騎將、不可備載、王褒以月遂歸
德。稱爲人瑞。班固以稽落蕩寇。大振天聲。孰若天子
神武。百蠻震慴。乘其釁。因臨以兵鋒。劉單于之旗。納
休屠之附。非萬里之伐。無三年之勤。巍乎成功。炳焯
後代。宜刻金石。以揚鴻休。銘曰
大和之初、赤氣宵興、闕戍之木、形雲暮凝、異鳥南來、
胡滅之徵、北夷颷拂、厥國土崩、迺迫遷徙、震我邊鄙、

長蛇云穴、奔鯨失水、上郡薊門、兵連千里、曾不畏天、
猶爲驕子、丐我邊穀、邀我王師、假我一城、建彼幡旗、
歸計强漢、郅支嫂辭、狼顧朔野、伏莽見羸、鴈門之北、
羌戎雜處、濈濈羣羊、菼菼大鹵、縱其梟騎、驚我牧圉、
暴若豺狼、疾如風雨、皇赫斯怒、羽檄徵兵、謀而泉默、
斷乃雷聲、沈機變化、動若神明、沙漠之北、虜無隱情、
漁陽突騎、燕歌壯氣、赳赳元戎、眈眈虎視、金鼓誓衆、
干旄蔽地、爰命介弟、屬之大事、翩翩飛將、董我三軍、
禀兄之制、代帥之勤、威聲火烈、胡馬星分、戈迴白日、

劍薄浮雲、天街之北、旄頭已落、絕幕之野、蚩尤未縛、
俾我元侯、恢弘遠略、取彼單于、係之徽索、陰山寢烽、
亭徼橐弓、萬里長驅、九譯而通、蠻夷旣同、天子之功、
儒臣纂美、刊石垂鴻、

平淮西碑于諸將相、皆稱官稱名、蓋歸功主上。自
合如此。此文以紀聖爲題。而篇中稱仲武爲公。非
體也。豈至此而藩鎮之勢愈重耶。○困學紀聞云、
唐五代之際、以文紀事者多用故事、而作史者因
而舛謬、回鶻烏介可汗走保黑車子族、李德裕碑

文云烏介幷丁令以圖安依康居而求活所謂康居用漢書郅支事也而舊史云烏介依康居求活北漢鄭珙卒于契丹王保衡晉陽見聞錄虜俗雖不飲酒如韋曜者亦加灌注韋曜卽吳孫皓時韋昭也而路振九國志云高祖鎮河東命韋曜北使曜不能飲酒虜人强之此殆類癡人說夢也按此一段讀四六文者不可不知附錄于此

周故大將軍趙國公墓銘　　庾信

公諱廣字乾歸鄧惠公之元孫趙孝公之長子若木拂日長虵委天龍圖羃河之光神臯連雲之氣六辯搆宇五運徵祥是以維嶽降神自天生德凝脂點漆日角珠庭爲子則名高五都爲臣則光照千里華蓋中天之峰木階其峻虞淵落日之水不盡其源歲在弱車年方竹馬月中桂樹切問能詶石上木生懸思卽悟年十一孝公薨煢煢在疚孺慕過禮泉驚孝水竹動寒林三行克宣入選斯舉大周建國宗子維城

設壇封人分司典命開國天水郡公食邑二千戶元年授使持節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其年四月授都督泰州刺史孝公久牧汧隴遺愛在人今茲見撫我君之子豈獨司隸之臺絕宜累葉丞相之府韋賢重代二年拜大將軍方衡甫之蕃幕冊重元勳譬韓信之登壇榮高猶拜武成元年遷都督興梁等十九州諸軍事梁州刺史嶓冢導漾乃濟漢之東流蔡蒙旅平實華陽之西極其年九月改封蔡國公食邑萬戶地接韓城關鄰楚郢戶封八縣忠深寇恂之功

邑啓萬家、事極曹參之賞、保定元年授小司寇犴戶
苔生圄關籥動載酒屬車幸無冤氣覩因軍府武聽
鳴琴二年轉守蒲城都督潼關等六防諸軍事其年
閏月遷都督秦渭等十二州諸軍事、秦州刺史公丞
牧冀城、頻藩隴坻、豪桀歛手、貪殘解印、加以上谷精
兵、漁陽㖦鼓、北臨高柳、南望長榆、匈奴下馬之山、貴
相藏酒之谷、莫不遠慕威聲、遷承風化、二年奉詔向
甘州迎皇后、有文書手、仲子之歸、紀裂繻來、卿爲君
逆、自非名高絕國、威被和鄰、豈得稱族而行、尊君之

命、四年授柱國大將軍、昭陽以功高見用、項梁以名
將當官、以令方之、彼有慙德、天和三年授都督陝虞
等八州甘防諸軍事陝州刺史屈産垂棘、旣有滅虢
之兵、王官羈馬、非無絕秦之路、公以正正鼓旗、閑閑
車軌、服叛威邊、箕無遺策、但以中外久勞、積斯災疾、
山川則並走羣望、賓客則諸侯在門、是以請謁承明、
言歸湯沐、方詢夏郊之祀、或辯桑林之祟、更除秦州
刺史、仍襲父爵幽國公、分流之嶺未登、曉塞之城空
望、太夫人以公羸瘠、悲泣相守、胸氣交衝、奄捐館舍、

公頓伏苫寢、水漿不入、雖王人勸奪、瘠鉅愈增、母死
於子、子死於親、慈孝之道、一朝總集、大漸之辰、春秋
二十有九、四關罷市、三軍行哭、言尋聽訟、猶見寒棠、
還顧空營、唯餘衰柳、謹賻某官、禮也、六年六月歸葬
於秦州之某原、玄甲啓路、追軫驃騎之功、龍旂贈行、
深悼東平之遠、公亮直惟忠、溫恭惟孝、居之仁義、飾
以禮樂、風神機警、聰敏精明、有仞於宮牆、無形於喜
愠、金版玉策之記、枕籍忘疲、蘭葉芝花之圖、膏晷必
舉、碣石秋雲、昭陽落月、思風含聽、言泉流吻、翩翩書

記、則阮瑀陳琳、荏荏風流、則王濛謝朓、語其百發、弓
絕於猿吟、論其百中、劒深於鴈陣、枚乘之望、梁苑不
權、棄官樂毅之求、燕路無辭、千里至如應變、將略雷
電、立成帷帳、謀猷孫吳、闇合有品藻、人理之志、有淸
平天下之心、鴨路忽摧、龍津遂擁、嗚呼哀哉、大宰早
茂、三荊長辭、萬始撫養遺孤、連枝同氣、馬援之誡兄
子、義存謹飭、王況之事世叔、情深愛敬、同德比義、此
之謂乎、乃爲銘曰、
御乾從紀、乘離作聖、白環薦德、玄珪受命、平一地紐、

增輝天鏡傍瞻數國前臨七政地屬先登時逢下武玉璜撥亂金滕光輔衛晉承家那茅胙土波分建木孤流玄滬景命寅敘徽猷淵塞忠有令圖孝爲全德山節藻政桓珪守國瀚海將臨燕山行勒平樂高宴金華說經論儒璧水親禮明庭相風待賦承露須銘乘舟向日策馬隨星德舉克明能賢允洽上將授脤元戎推轂趙失東漁胡亡南牧箭下遼城泥封函谷袞衣頻露冊禮亟卷約法情推繁辭理遣盜鳥懸察疑蛇立辯人共官國家同野藹藹雲推景轉風落仍

星裂中台山傾左鎮夏極含爵殷階啓殯縿幕巢行明於庭引秦川直望隴水分飛山河滿目容衛靈歸陵園石馬車畫袞衣小山搖落長林變衰慘愴原隰荒涼宅兆樹審人稀山多路少十里松城千年華表夜臺方寂窮泉無曉

周書幽國公廣大祖長兄顯之孫

周大將軍懷德公吳明徹墓誌　庾信

公諱明徹字通昭兗州秦郡人也西都列國長沙王功被山河東京貴臣大司空名高霄漢豈直西河有守智足抗秦建平有城威能動晉而已也祖尚南譙太守父樹右軍將軍抗拒淮沂平夷濟潔代爲名將見於斯矣公志氣縱橫風情倜儻圯橋取履早見兵書竹林逢猿偏知劍術故得勇爵登朝材官入選起家東宮直後除左軍葛驛始尉兵戈仍遭蜀滅陸機辯論功業卽值吳亡公之在梁未爲達也自梁受終

齊卿得政禮樂征伐咸歸舜後是以威加四海德教諸侯藹索烟雲光華日月公以明略佐時雄圖贊務鷙翼更張風飈遂遠冠軍侯之用兵未必師古武安君之養士能得人心擬於其倫公之謂矣爲左衛將軍尋遷鎮軍丹陽尹北軍中候總政六師河南京尹冠冕百郡文武是寄公無愧焉瀟湘之役憑陵島嶼風船火艦周瑜有赤壁之兵蒸舳樯艫魏齊有横江之戰仍爲平南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都督湘衡桂武四州刺史遂得左廣翅扇轅車反暢長沙楚鐵更入

兵欄洞浦、藏犀邐輪、甲庫雖復、戎歌屢凱、軍幕猶張、淮南望廷尉之囚、合淝稱將軍之冢、莫不失穴驚巢、沉水焰火、爲使持節侍中司空車騎大將軍都督南北兗青譙五州諸軍事南兗州刺史南平郡開國公食邑八千戶鼓吹一部、中台在玄武之宮、上將列文昌之宿、鳥璋臨鬢、吟鶯陪軒、平陽之邑、萬家臨葘之馬千駟、坐則玉案推食、行則中分麾下、生平若此、功業是焉、既而金精氣壯、師出有名、石鼓聲高、兵交可遠、故得艫舳所臨、蓋於淮泗、旌旗所襲、奄有蠡蒙、魏

將巳奔、猶書馬陵之樹、齊師其遁、空望平陰之烏、俄而南仲出車、方叔蒞止、暢轂文茵、鉤膺鞗革、遂以天道在北、南風不競、昔者禆將失律、衛將軍於是待罪。中軍爭濟、荀桓子於焉受戮、心之憂矣、朔以事君。實政元年、届於東都之亭、有詔釋其鋒鏑、錮其盤社、始弘就館之禮、即受登壇之策、拜持節大將軍、懷德郡開國公、邑二千戶、歸平津之館、時闕樞馬之嘶、舍廣城之傳、裁見諸侯之客、廉頗眷戀、寧關更用之期、李廣盤桓、無復前驅之望、霸陵醉尉、侯廓可知、東陵故、侯、生平巳矣、大象二年七月二十八日氣疾增暴、奄然賓館、春秋七十七、即以其年八月十九日寄瘞於京兆萬年縣之東郊、詔贈某官、謚某禮也、江東八千子弟、從項籍而不歸、海島五百軍人、爲田橫而俱死、嗚呼哀哉、毛修之埋於塞表、流落不存、陸平原敗於河橋、死生懸恨、反公孫之柩、方且未期、歸連尹之尸、竟知何日、遊魂羇旅、足傷溫序之心、玄夜思歸、終有蘇韶之夢、遂使廣平之里、永滯冤魂、汝南之亭、長聞夜哭、嗚呼哀哉、乃爲銘曰、

九河宅土、三江貢職、彼美中邦、君之封殖、負才矜智、乘危恃力、浮磬戰鱗、孤桐垂翼、五兵早竭、一鼓前衰、移營減竈、空幕禽飛、羊皮弔贖、畫馬何追、荀罃承去、隨會無歸、存沒俄頃、光陰愴悽、野裂中台、星空上將、眷言妻子、悠然亭障、魂或可招、哀何可望、壯志沉淪、雄圖埋沒、西隴足抵、黃塵碎骨、何處池臺、誰家風月、墳隧羇遠、營魂流寓、霸岸無封、平陵不樹、壯士之隴、將軍之墓、何代何年、還成武庫。

陳昔大建九年、司空吳明徹破周將梁士彥衆數

萬于呂梁十年北討衆軍敗績于呂梁明徹及將卒已下並爲周軍所獲又南史明徹窮壓就執周封懷德郡公位大將軍以夏搆疾卒于長安後故吏盜其柩歸

周趙國公夫人紇豆陵氏墓誌銘　庾信

夫人諱含生本姓竇扶風平陵人魏共朝議列侯則莫能抗禮安豐奉圖功臣則咸推上席外戚列傳既聞建武之書仲山古冉或表單于之獻祖略少保建昌郡公父熾柱國大將軍大宗伯鄧國公孟津大誓常預同德之臣咸陽遷約兗贊先登之主並得位入六府功參入柄夫人有文在手有象應圖榮曜夙彰徽華早茂肅恭以禮受教於公宮言容以德有聞於師氏及乎進賢君子內主邯鄲琴瑟在堂輜軿是服

長久於節不無秋菊之銘履端於始或有椒花之頌豈止莊姬掩笑楚相知懲定姜問兆齊兵不入武城二年册拜趙國公夫人漢王聞立義之婦邑以延鄉齊侯見有禮之妻封之石窌異代同榮差無慙德柱國殿下居若木之一枝在天漢之別派揚旌玉壘驅傳銅陵南通向日之民東被無龍之國夫人從政片峽贊德雲門錦濯江波還臨織室山明石鏡卽對粧樓既而玉律頻移金爐不變胡香四兩𡸁西域之使稀靈草一枝恨瑰田之路絕天和五年四月二十二

日薨於成都之錦城春秋二十孫子荆之傷逝怨起
秋風潘安仁之悼亡悲深長簟況復仙臺永別無復
簫聲傳母長歸惟留琴曲七年二月日歸塟於長安
之洪瀆原詔贈趙國大人禮也雲雨去來既留連於
楚后光陰離合實惆悵於陳王銘曰
河西斗絕觀津孤起章武賢臣安豐賢仕木樓千仭
金山萬里紹慶邢姨基昌宋子施衿趙北侍姆秦南
紘綖禮數褕狄騑驂義超江汜仁流葛覃玉筐迎蘩
金籠助蠶敬愛純深端莊淑問有光國史無形喜慍

搴案外恭停樓下訓馨馥於蘭年華於舜風雨消散
神霽離絕婺女還星姮娥歸月左楹夕奠高堂朝發
空揚凌波更無迴雪下平日隰高平曰原西臨火井
北望寒門猶垂雉服尚駕魚軒平原忽矣天道何言
山迥地市路沒滕城松悲鶴去草亂螢生新雲別起
舊月孤明賢墳永式節號常貞
周武趙王招初封趙國公竇熾其先仕魏賜姓紇
豆陵氏

辭有加明年其孤某官與宗人號奉裳帷率其家老
咨於叔父延唐令某卜宅于潭州某原塟用某月某
日人謀皆從龜兆襲吉乃刻茲石著公之閥以志於
丘壟以告於幽明銘曰
周限荆衡秦開百粵交州之治炎劉是設德大來服
道消自絕伏波南征漢威載烈宛陵北附晉政爰發
我唐流澤光於有截皇帝中興武城授鉞肅肅武城
惟夫之哲更歷毘贊顯揚彰徹既受保命秉茲峻節
慶其謀猷守以廉潔厚幾薄征匪貊匪狄通商平貨

有來胥悅踐山跨海堅其鶴列（鶴列陳兵也見列子）制器足兵
潰茲蟻結鳥驚屈服文單剪滅柔遠開疆會朝天闕
銅柱乃復環山以誓海無遘迮寇罔踰越琛賮之獻
周于窮髮帝嘉成德載旌茂閥增秩策勳土封斯裂
位厄元侯年虧大耋邦人號呼夷裔慟咽卜塋長沙
連岡啓穴書銘薦辭德音罔缺
長聯寶劍自柳公惟其筆妙故偉辭動人後人效
之易人惡道

曰
父曰帝師、母曰王姬、車服不繫、江漢無思、是生令淑、
覲禮敦詩、聲超宋子、德茂邢姨、繼世盛德、思賢克舉、
奠雁迎門、濡蘋實俎、奉盥如事、移蔺郎序、春水浴鸞、
秋機來杼、帝鄉近親、帝城近臣、濯龍親戚、平陽主人、
金波廻月、玉樹臨春、弄玉鳳皇、昌容紫草、自此千年、
無人得道、舜華榮耀、飄零何早、渭水北原、平陵故園、
縑通谷口、郎望寒門、吁嗟此地、去矣歸魂、孟冬十月、
長松九年、親賓掩淚、悽愴何言、

周書尉遲迥尚魏文帝女金明公主、夫人迥之女
〇了無意味之題、寫得燦花相似、真化工手也、

唐故邢國公李密墓誌銘　魏徵

觀夫天造草昧之初、有聖經綸之始、原鹿逐而猶走、
瞻烏飛而未定、必有興人間出、命世挺生、負鬥闕之
雄圖、懷拔山之壯氣、控御英傑、鞭撻區寓、志逸風飈、
勢傾海岳、或一丸請封函谷、或八千以割鴻溝、夏殷
資以興亡、楚漢由其輕重、懋功業乎既立、奇策敗于
垂成、仰龍門以摧鱗、望天池而墜翼、求之前載、豈代
有其人者哉、公諱密、字玄邃、隴西成紀人、自種德降
祉、弘道垂風、導碧海之長瀾、疎閬峯之遙構、家傳餘

慶、明哲繼軌、論文德則弼諧舜禹、語武功則經綸秦
漢、其餘令望、且公且侯、垂纓拖鳴玉者、蓋亦耆舊、
未得盡傳、良史莫能詳載矣、曾祖弼、周大師、八柱國、
衛公、祖曜、周太保、魏公、父寬、隋上柱國、大將軍、涼州
總管、蒲山郡公、竝匡周之美、呂望愧其嘉謀、平吳之
功、杜預慙其遠略、公渥洼能種、丹穴鳳雛、降列象之
玄精、稟成形之秀氣、雲生五色、一日千里、起家左親
衛府東宮千牛備身、趨馳武帳、雅步廊廡、出入龍樓、
先生道路、隋文帝精華已竭、義不斷恩、始開凌長之

源將致覆宗之禍公見機而作謝病言歸優游經史
晦明藏用風塵靡雜賓友簡通交必一時之俊談必
霸王之略尚書令景武公楊素崖岸峻峙天資宏亮
壁立千仞直上萬尋闢關西之孔子追陝東之姬旦
深謀遠鑒獨步當時公年甫弱冠時人未許景武一
見風神稱其傑出乃命諸子從而友焉並結以始終
之期申以死生之分暨有隋二世肆虐黔首三象霧
塞五岳塵飛妖災所鍾歷唯血落星隕怨讟所動寧
止石言鬼哭轍迹遍于天下徵戍窮于海外冤魂塞

宇宙白骨蔽原野墳壟發掘城郭丘墟萬里蕭條人
煙斷絕公與楚公叶契共拯橫流未息溟海之波幾
及昆岡之火亡自道中寘身草澤奮臂大呼羣雄嚮
起豹變梁楚鳳翔鞏洛據敖庾而塞轘轅登太行而
臨白馬九服諸侯四方豪傑或跨州連郡或稱帝圖
王合從締交爭亡秦族若莫不驅茲青犢背彼黑山
擊長轂以雷奔望高旗而電集不期而會者以百
千數遂大開幕府肇啓霸圖敷七德以宣威掩八紘
而取俊鱗羽畢萃草澤無遺于是發人文以化之播

仁義以乘之應時機以鼓之總羣策以決之九野風
馳六合雷駭彈壓趙燕振驚江漢世充甚昆陽之敗
煬帝同望夷之禍化及師殲于黎陽建德稽顙于河
朔七國之地四爲我有五都之所三在域中胡騎千
羣長戟百萬飲馬則河洛可竭作氣則嵩華自飛近
無不懷遠無不肅聲溢寰宇威憺華夷屬人神之主
以天下爲己任荒裔佇來蘇之望遺黎有息肩之所
雖實下民伊賴然非上帝所歸壯志展于人謀雄圖
屈于天命始先鳴于大樹終垂翅于羣孽乃眷西顧

舉茲東夏截趾周道來謁承明帝曰念功降茲休命
上柱國邢國公拜光祿卿公雖威未振主自爲謀蓋
當世舊部先附多出其右故吏後來或居其上懷漁
陽之憤憤恥從吳耿後列同淮陰之快快羞與絳灌
爲伍負其智勇頗不自安俄屬元帥秦王經營瀍洛
亦親承秘策率卒先行既出鷄鳴之關方休牛之
塞詔命施號更盡嘉謀公想雲夢之僞遊慮青衣之
詐反心辭魏闕之下志在江湖之上慕范蠡之高蹈
追赤松之遠遊熊耳峰危羊腸徑險降吳不可歸蜀

無路短兵既接修途已窮陰陵失道詎展拔山之力
騅馬不逝徒切虞兮之歌臨陣喪元時年三十有七
故吏上柱國黎陽總管曹國公徐世勣等表請收瘞
有詔許焉體質貞明機神警悟五行一覽半面十年
雅善書劍尤精文史輕一夫之勇學萬人之敵至于
三令五申之法七縱七擒之功出天入地之奇拔幟
擁沙之策莫不動如神化應變無窮負縱橫之才遇
風雲之會望紫氣以驤首凌扶搖而振翮寔不召之
象問獨夫之罪從我如流三分將二遂有囊括四海

之志併吞六合之心既而神器有歸朝宗天闕率以
從義之旅爲勤王之師更名重自疑功高是懼將遠
遊以逃難讖途窮而及禍惜乎高鳥未盡良弓遽折
敵國猶梗謀臣已喪天子過細柳以興嗟聞鼓鼙而
軫慮雅重事人之節方申詔葬之禮粤以武德二年
某月日葬于黎陽山西南五里之平原禮也故吏徐
世勣等或同嬰世網共涉艱難感意氣于一言託風
雲于千載所恨竝發唐代不列元凱之功俱爲漢臣
獨漏山河之誓是以慟深欒布悲甚向雄慮陵谷之

推移勒斯銘于泉戶庶使神遊楚國無慙項羽之臣
魂往齊都不愧田橫之冢乃爲銘曰
如馬唐臣猶龍周史弘道百世邁德千祀帶地深源
極天峻峙玉種逾潤蘭芳不已成形騰氣成象降精
餘慶鍾美惟公挺生少表奇智早擅英聲符采發越
志略縱橫隋道方衰始開陵長覩茲兆亂緬然長想
閉關晦跡招弓莫往盤桓利居不嬰世網運居道消
時逢改卜朱旗爰止素靈已哭野戰羣龍馳走原鹿
競竄周鼎爭亡秦族時遭蹇屈運偶屬翔勍勞百戰

經營四方振蕩六合牢籠八荒始開楚霸終基漢皇
羣雄並起莫敵王度聖人既作皇天乃顧爰自東夏
言遵西路來儀賓融寵逾英布爵窮五等位登九棘
帷幄參謀高衛騁力海運方遠圖南未極縱壑擢鱗
摩天墜翼熊耳失路新安殞身長男喪楚少女留秦
驚魂靡託反葬何因列樹松檟唯餘故人
魏鄭公本傳云徵字玄成隋亂詭爲道士武陽郡
丞元寶藏舉兵應李密以徵典書檄密得書稱善
既聞徵所爲召之徵進十策不能用後從密來京

師久之未知名自請安輯山東乃擢秘書丞時李勣尚爲密守徵與之書勸遂定歸計竇建德陷黎陽獲徵拜起居舍人建德敗與裴矩走入關隱太子引爲洗馬按此則鄭公不獨嘗事密且嘗事建德矣而後人斤斤責其一節于隱太子不亦迂乎鄭公文章不減徐庾而不以文字名

唐故中散大夫檢校國子祭酒兼安南都護御史中丞充安南本管經略招討處置等使上柱國武城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張公墓誌銘　柳宗元

漢光中興馬援雄絕域之志晉武一統陶璜布殊俗之恩理隨德成功與時並今皇帝載新景命丕冒海隅時惟公祇復厥績變難之理續于前人公諱某字某某郡人也曾祖彥師朝散大夫尚書駕部郎中祖瓘懷州武德縣令考濟朝議郎試大理寺丞贈右贊善大夫咸有懿美積爲餘慶公以忠肅衛其中以文衛昭于外推經旨以飾吏事本法理以平人心始命蘄州蘄春主簿句會敏給厥聲顯揚仍以左領軍衛兵曹爲安南經略巡官申固扞衛有聞彰徹轉金吾衛判官三歷御史績用弘大揚于天庭加檢校尚書禮部員外郎換山南東道節度判官復轉郎中爲安南副都護賜紫金魚袋充經略副使遷檢校太子右庶子兼安南都護御史中丞充本管經略招討處置等使公自爲吏習於海邦凡其比較勤勞利澤長久

去之則夷貘稱亂復至而冠攘順化及受命專征得
陳嘉謩誓拔禍本納於夷軌乃命一共貢奉平其欽
旄牧人盡區處之方制國備刑體之法道阻而通百
貨地偏而具五人儲偫委積師旅無庚癸之呼繕完
板榦控帶兼戊巳之位文畢環王怙力背義公於是
陞騎長轂海合艨艟再舉而克殄其徒廓地數圻以
歸於我理烏蠻酋帥負險蔑德公於是外申皇威旁
達明信一動而悉朝其長取州二十以被於華風易
皮弁以冠帶化奸宄爲誠敬皆用周禮率由漢儀公

患浮海之役可濟可覆而無所恃乃刻連烏以闢坦
途鬼工來并人力罕用沃日之大東成通溝靡胥之
阻碧爲高岸而終古蒙利（碧音昔蹙也又丑列切）公患疆場之
制一彼一此而不可常乃復銅柱爲正刻鼓鑄既施
精堅是立固圉之下明若白黑易野之守險逾丘陵
而萬世無虞奇琛良貨溢于王府殊俗異類盈于藁
街優詔累旌其忠良太史嗣書其功烈就加國子祭
酒封武城男食邑三百戶凡再策勳至上柱國三增
秩至中散大夫某年月薨于位年若干天子震悼傷

周儀同松滋公拓跋兢夫人尉遲氏墓誌銘

庾信

夫人諱某河南洛陽人也祖父太師柱國公魏室喪
亂經綸夷阻周朝建國匡翊揖讓圖諜帝系郎有內
外之親分裂山河仍爲舅甥之國夫人容範端莊儀
形淑令六義觀德南風有夫人之詩入封成形東方
有少女之位姆傅習言公宮教業箴管線纊佩帨蘋
蘭年十有二出適儀同拓跋兢衣其翟服既得宗婦
之儀乘其魚軒還從列國之禮摽梅三實無闕其時

夭桃九華能修其政某年某月冊拜廻洛縣君母金
刑公主魏文帝長女春則帝女採桑秋則王姬築館
夫人出入主家遨遊戚里濯龍園苑長門宮殿既而
膏腴美疾華茂傷年沉痾愁帳蒸離寒暑三世之術
無乏於醫門百草之本徒窮於藥性建德三年五月
七日亡春秋三十昔西河女子值九節之菖蒲東海
婦人得三山之芝草無由再遇悲矣如何即以其年
十月十五日塟於京兆之北陵原龜筮告辰丘陵啓
奠西臨織女之廟南望湘妃之墳嗚呼哀哉乃爲銘

吳王李煜墓誌銘　徐鉉

盛德百世善繼者所以主其祀聖人無外善守者不能固其存蓋運曆之所推亦古今之一貫其有享蕃錫之寵保克終之美殊恩飾壤懿範流先傳之金石斯不誣矣王諱煜字重光隴西人也昔庭堅贊九德伯陽恢至道皇天眷祐錫祚于唐祖文宗武世有顯德載祀三百龜玉淪胥宗子維城蕃衍萬國江淮之地獨奉長安故我顯祖用膺推戴耀之烈載光舊吳二世承基克廣其業皇宋將啓玄貺冥符有周開

先太祖歷試威德所及寰宇將同故我舊邦祇畏天命貶大號以稟朔獻地圖而請吏故德義勤元后風行域中恩禮有加綏懷不世曾用天王之禮自越常鈞鄰子紀侯之國會何足貴王以世嫡嗣服以古道馭民欽若彝倫率循先志奉蒸嘗恭色養必以孝贊大亨奉上必以禮居處服御必以節言動施舍必以仁至於荷全濟之恩謹藩國之度勤修九貢府無虛月祗奉百役知無不為十五年間天眷彌渥然而果於自信怠於周防西鄰起釁南箕構禍投杼致慈親之惑乞火無里婦之辭始營因壘之師終後塗山之會太祖至仁之舉大賚為懷錄勤王之前効恢焚謗之廣度位以上將爵為通侯待遇如初寵錫斯厚今上宣猷大麓敷惠萬方每侍論思常存開釋及飛天在運麗澤推恩擢進上公之封仍加掌武之秩侍從親禮勉諭優容方將度越等夷登崇名數嗚呼閱川無捨景命不融太平興國三年秋七月八日遘疾薨于京師里第享年四十有二皇上撫几興悼投瓜軫悲痛生之不逮俾殁而加飾特詔輟朝三日贈太

師追封吳王命中使涖塟凡喪祭所須皆從官給郎其年冬十月日塟于河南府某縣某鄉某里禮也夫人鄭國夫人周氏勳舊之族是生邦媛肅雍之美流詠國風才實女師言成閫則子左千牛衛大將軍某襟神俊茂識度淹通孝悌自表於天資才略靡由於師訓日出之學未易可量惟王天骨秀穎神氣清粹言動有則容止可觀精究六經旁綜百氏常以為周孔之道不可暫離經國化民發號施令造次於是始終不渝酷好文辭多所述作一游一豫必頌宣尼載

笑戴言、不忘經義、洞曉音律、精別雅鄭、務先王制作之意、審風俗淳薄之原、爲文論之、以續樂記、所著文集三十卷、雜說百篇、味其文、知其道矣、至於弧矢之善、筆札之工、天縱多能、必造精絶、本以惻隱之性、仍好竺乾之教、草木不殺、禽魚咸遂、賞人之善、常若不及、掩人之過、唯恐其聞、以至法不勝姦、威不克愛、以厭兵之俗、當用武之世、孔明罕應變之略、不成近功、偃王躬仁義之行、終於亡國、道有所在、復何媿歟、嗚呼哀哉、二室南峙、三川東注、瞻上陽之宮闕、望北邙

之雲樹、旁寂寂兮迫野、下冥冥兮長暮、寄不朽於金石、庶有傳於竹素、其銘曰、

天鑒九德、錫我唐祚、緜緜瓜瓞、茫茫商土、裔孫有慶、舊物重覩、開國承家、彊吳跨楚、喪亂孔棘、我恤疇依、聖人既作、我知所歸、終日靡俟、先天不違、惟藩惟輔、永言固之、道或汚隆、時有險易、蠅止于棘、虎遊於市、明明大君、寬仁以濟、嘉爾前哲、釋茲後至、亦覯亦見、乃矦乃公、沐浴玄澤、徊翔景風、如松之茂、如山之崇、柰何不淑、運極化窮、舊國疏封、新阡啓室、人悲之誄、卜云其吉、龍章驥德、蘭言玉質、邈爾何往、此焉終畢、儼青蓋兮䔲䔲、驅素虯兮遲遲、即隧路兮徒返、望君門兮永辭、庶九原之可作、與緱嶺兮相期、垂斯文於億載、將樂石兮無虧、

東軒筆記云、吳王李煜薨、太宗詔侍臣撰神道碑、有與徐鉉爭名者曰、知吳王事、莫若徐鉉、太宗詔鉉撰碑、鉉泣請曰、臣舊事李煜、陛下容臣存故主之義、乃敢奉詔、太宗許之、鉉爲碑、但推言歷數有盡、天下有歸而已、其警句云、東隣遘禍、南箕扇疑、

投杼致慈親之惑、乞火無里婦之談、始勞因壘之師、終後塗山之會、太宗覽讀、稱善、東隣謂錢俶也、按此記載鉉文字句、與文鑑不同、又以誌爲碑、不知何故、然西隣作東隣、似有理、袁清容集引用亦作東隣言、指錢氏○鉉字鼎臣、揚州廣陵人

四六法海卷十一　終

四六法海卷之十二

吴郡王志堅論次

友張我城弟志長志慶參閲男偲偕俊編較

齊司空柳世隆行狀　沈約

公稟靈華嶽切挺珪璋清襟素履發乎齠丱及長風質洞遠儀止詳華動容合矩吐言被律時沈攸之狼據陝西氣陵物上而太祖登庸作宰天歷在躬攸之播封豕之情總令荊之力兕甲十萬鐵馬千羣水陸長騖志窺皇邑公抗威川渙勇略紛紜顯雍有方出沒無緒攸之乃反旆且圍親受矢石增橹乘埤嚴衝駕堞雲輣俯闞地穴斜通半歲晩食百戶晨汲公乃綏衆以武應敵以奇靈峰電耀威策雲舉事切三版之危氣損九天之就殲寇外老逆黨内摧焚舟委甲揃指宵遯公風標秀徹器範弘潤茂乎辭彩雅善鼓琴揖純蔡之高芬慕鍾嵇之妙曲雖嬰拂世務而素業無改臨姑蘇而想入桂登衡山而望九疑七紆邦組三臨藩甸五職瑞扇一司百揆固可以齊衡入凱方駕五臣

柳世隆傳事跡尚多休文爲狀寥寥數語古人紀事體約乃爾

凌烟樓銘 宋臨川王建　鮑照

臣聞憑緫萬響、唱微效長、垂波襲景、功少致深、是以承臺築乎魏邑、鳳閣起於漢京、皆所以贊生述志、感悦幽情者也、伏見所製凌烟樓、棲置崇迥、延敞平寂、郎秀神皐、因基地勢、東臨吳甸、西眺楚躅、奔江承瀉、鱗嶺相葺、重樹窮天、遥原盡目、悲積陳古、賞絕舊年、誠可以暉曠高明、藻撤遠心矣、夫識緣感傾、事待言彰、匪言匪述、綿世罔傳、敢作銘曰

巖巖崇樓、兢兢層隅、階基天削、戶牖雲區、暇江列楹、

望景延除、積清風露、合綵烟塗、俯窺淮海、俛眺荆吳、我王結駕、藻思神居、宜此萬春、修靈所扶、

梁安寺刹下銘　劉孝儀

阿閣危巘、洞房窈窱、似靈光之金扇、類景福之銀鋪、垂琬琰之文、瑠飾琅玕之仙、寶神童戾止、亟連翩於成鳳、隆娃來遊、屢徘徊於紺馬、有識之所虔仰、無著之所招提、觀慧樓而下拜、望天街而與善、辭曰

塵沙無始、造色無先、飛蛾不息、縈鶯自纏、筏蛇未斷、縢鼠方緣、芳流長汎、愛火恒燃、髻珠孰曉、懷寶詎宜、挺茲靈覺、時惟天仙、眞籍表聖、化乳稱權、寶刹千道、高幡四懸、鳳樓含月、龍臺吐烟、紫山翠羽、紅水青蓮、

雪宮月殿、晨暉夜圓、霄長梵響、風遠鐘傳、仙衣有拂、小刧無邊、

新刻漏銘　　陸倕

夫自天觀象，昏旦之刻未分；治曆明時，盈縮之度無准。挈壺命氏，遠哉義用；揆景測辰，徼宮戒井。守以水火，分茲日夜。而司曆亡官，疇人廢業，孟陬殄滅，攝提無紀。衛宏載傳呼之節，較而未詳；霍融叙分至之差，詳而不密。陸機之賦，虛握靈珠；孫綽之銘，空擅昆玉。弘度遺篇，承天垂旨，布在方策，無彰器用。譬彼春華，同夫海棗，寧可以軌物字民，作範垂訓者乎？且今之官漏，出自會稽，積水違方，導流乖則，六日無辨，五夜不分，歲躔而茂，月次姑洗。皇帝有天下之五載也，樂遷夏諺，禮變商俗，業類補天，功均柱地，河海夷晏，風雲律呂，坐朝晏罷，每旦晨興，屬傳漏之音，聽雞人之響，以為星火謬中，金水為用，時乖啓閉，箭異錙銖。爰命日官，草創新器，於是俯察旁羅，登臺升庫，則于地四，參以天一，建武遺蠹，咸和餘舛，金箭方圓之制，飛流吐納之規，變律改經，一皆懲革。天監六年，太歲丁亥，朔十六日壬寅，漏成進御。以考辰正晷，測表候陰，不謬圭撮，無乖黍累，人可以較運算之睽合，辨分天之邪正，察四氣之盈虛，課六曆之疏密，永世貽則，傳之無窮。赫矣煥乎，無德而稱也。昔嘉量微物，盤盂小器，猶其昭德記功，載在銘典，況入神之制，與造化合符，成物之能，與坤元等契，勳倍樞席，事百巾機，寧可使多謝曾冰，有陋昆吾，金字不傳，銀書未勒者哉！乃詔小臣為其銘曰：

一暑一寒，有明有晦。神道無跡，天工罕代。乃置挈壺，是惟熙載。氣均衡石，晷正權概。世道交喪，禮術銷亡。遞遷水火，爭倒衣裳。擊刁舛次，聚木乖方。爰究爰度，時惟我皇。方壺外次，圓流內襲。共殺殊等，高卑異級。蟠虬承注，陰蟲吐噏。條往忽來，鬼出神入。微若抽繭，逝如激電。耳不輟音，眼無留眄。銅史司刻，金徒抱箭。履薄非兢，臨深罔戰。授受靡愆，登降弗爽。唯精唯一，可法可象。月不逝來，日無藏往。分以符契，至猶影響。合昏暮卷，蓂莢晨生。尚辨天意，猶測地情。況我神造，通幽洞靈。配皇等極，為世作程。

倕字佐公，吳郡吳人。所讀一徧，必誦于口。嘗借人漢書，失五行志四卷，暗寫還之，略無遺脫。任昉為

御史中丞預其譏者殷芸、劉溉、劉苞、劉孺、劉顯、劉孝綽及倕、號曰龍門之遊、雖貴公子孫不得而預也、梁武帝雅愛其才、勅撰刻漏銘、其文甚美、遷太子中書舍人、又詔爲石闕銘、勅褒美之、賜絹三十匹、累遷太常卿、

石闕銘　陸倕

昔在舜格文祖、禹至神宗、周變商俗、湯黜夏政、雖革命殊乎因襲、揖讓異於干戈、而晷緯冥合、天人啓甚。克明俊德、大庇生民、其揆一也。在齊之季、昏虐君臨、蔑侮五行、怠棄三正、刑酷然炭、暴踰膏柱、民怨神怒、衆叛親離、跼地無歸、瞻烏靡託、於是我皇帝拯之、乃操斗極、把鉤陳、覲百神、禔萬福、龍飛黑水、虎步西河、雷動風驅、天行地止、命旅致屯雲之應、登壇有降火之祥、龜筮協從、人祇響附、穿胸露頂之豪、箕坐椎髻之長、莫不援旗請奮、執鋭爭先、夏首憑固、庸岷負阻、協彼離心、抗茲同德、帝赫斯怒、秣馬訓兵、嚴鼓未通、凶渠泥首、弘舸連軸、巨檻接艫、鐵馬千羣、朱旗萬里、折簡而禽廬九、傳檄以下湘羅、兵不血刃、士無遺鏃、樊鄧威懷、巴黔底定、於是流湯之黨、握炭之徒、守似藩籬、戰同枯朽、輦東近次、師營商牧、華夷士女、冠蓋相望、扶老攜幼、一旦雲集、壺漿塞野、簞食盈塗、似夏民之附成湯、殷士之窺周武、安老懷少、伐罪弔民、農不遷業、市無易賈、八方入計、四隩奉圖、羽檄交馳、軍

書御至一日二日非止萬機而尊嚴之度不督于郎
旅淵默之容無改于行陣計如投水恩若轉規棄定
帷幄謀成几案曾未浹辰獨夫授首乃焚其綺席棄
彼寶衣歸璇臺之珠反諸侯之玉指麾而四海隆平
下車而天下大定拯茲塗炭救此横流功均天地明
竝日月于是仰協三靈俯從億兆受昭華之玉納龍
叙之圖類帝禋宗光有神器升中以祀羣望徧秩而
朝諸夏布教都畿班政方外謀協上策刑從中典南
服緩耳西羇反舌劒騎窮廬之國同川共穴之人莫

不屈膝交臂厥角稽顙鑿空萬里攘地千都暴南罷
郭河西無警於是治定功成邇安遠肅忘茲鹿駭息
此狼顧乃正六樂治五禮改章程創法律置博士之
職而著錄之生若雲開集雅之館而歆闕之學如市
典建庠序落設郊丘一介之才必記無文之典咸秩
於是天下學士靡然向風人識廉隅家知禮讓敎臻
侍子化洽期門區宇乂安方面靜息役休務簡歲阜
民和歷代規謨前王典故莫不芟夷翦截允執厥中
以為象闕之制其來已遠春秋設舊章之教經禮垂

布憲之文戴記顯游觀之言周史書樹闕之夢北荒
明月西極流精海岳黃金河庭紫貝蒼龍玄武之制
銅雀鋋鳳之工或以聽窮省冤或以布治懸法或以
表正王居或以光崇帝里晉氏浸弱宋歷威夷禮經
舊典寂寥無記鴻規盛烈湮沒罕稱乃假天闕於牛
頭託遠圖於博望有欺耳目無補憲章乃命審曲之
官選明中之士陳圭置臬瞻星揆地興復表門草創
華闕於是歲次天紀月旅太簇皇帝御天下之七載
也構茲盛則興此崇麗方且趣以表敬觀而知法物

覩雙碣之容人識百重之典作範垂訓赫矣壯乎爰
命下臣式銘盤石其辭曰
惟帝建國正位辨方周營洛涘漢啓岐梁居因業盛
文以化光爰有象闕是惟舊章左眷南洎黃旗東指
懸法無闕藏書弗紀大人造物龍德係否建此百常
與茲雙起偉哉假塞壯矣巍巍旁映重疊上連翠微
布教方順浹日初輝懸書有附委箴知歸鬱扃重軒
穹隆反宇彤甍飛棟勢超浮柱色法上圓制模下矩
周望原隰俯臨煙雨前瞻四會却背九房北通二轍

南湊五方、暑來寒往、地久天長、神哉華觀、永配無彊、

團扇銘

庾肩吾

武王玄覽、造扇于前、班生贍博、白綺仍傳、裁筠比霧、裂素輕蟬、片月內掩、重規外圓、炎隆火正、石鑠沙煎、清逾蘋末、瑩等寒泉、恩深難恃、愛極則遷、秋風颯至、篋笥長捐、勒銘華扇、敢薦夏筵、

思舊銘　庾信

歲在攝提星居鶉首梁故觀寧侯蕭永卒嗚呼哀哉人之戚也既非金石所移士之悲也寧有春秋之異高臺已傾稷下有聞琴之泣壯士一去燕南有擊筑之悲項羽之晨起帳中李陵之徘徊岐路韓王孫之質趙楚公子之留秦無假窮秋于時悲矣況復魚飛武庫預有棄甲之徵鳥伏翟泉先見橫流之兆星紀吳亡庚辰楚滅紀侯大去鄅子無歸原隰載馳轉轅長別甲棠失矣餘皇棄焉河傾酸棗杞梓與樗櫟俱

流海淺蓬萊魚鼈與蛟龍共盡焚香複道詎假遊魂載酒屬車寧消愁氣芝蘭蕭艾之秋形殊而共瘁羽毛鱗介之怨聲異而俱哀所謂天乎乃曰蒼蒼之氣所謂地乎其實摶摶之土怨之徒也何能感焉彫殘殺翮無所假於風飇零落春枯不足煩於霜露幕府昔開賢俊翹首爲羈終歲門人謝病至於東首告辭西陵長往山陽車馬望別郊門潁川賓客遙悲隴路稽叔夜之山庭尚多楊柳王子猷之舊徑唯餘竹林王孫葬地方爲長樂之宮烈士埋魂即是將軍之墓昔嘗歡宴風月留連追憶平生宛然心目及乎垂翅秦川關河羈旅降乎悲谷之景實有憂生之情美酒酌焉猶憶建鄴之水鳴琴在操終思華亭之鶴重爲此別嗚呼哀哉麟亡星落月死珠傷瓶罄罍恥芝焚蕙歎所望鍾沉德水聲出風雲劍沒豐城氣存牛斗潸然思舊乃作銘云

風雲上慘舟壑潛移駸駸霜露君子先危紀侯大去懷王不返玉樹長埋風流遂遠荀伯舊縣慶封餘邑萬里歸魂脩門詎入墳橫武庫山枕盧龍思歸道遠

返葬無從徒留送馬空府長松平陵之東無復梧桐松聲蕭瑟長起秋風疇昔經貫從携語默託情窮阨風雲相得有酒如澠終溫且克朝陽落鳳大野傷麟什城鬱鬱流寓於泰山陽相送唯餘故人孀棲嫠緯獨鳳孤鸞閨深夜靜鳳高月寒生平已矣僚舊何期匣中絃絕鄰人笛悲昔爲幕府今成總帳

秦州天郡麥積崖佛龕銘

庾信

麥積崖者乃隴底之名山河西之靈岳高峰尋雲深谷無量方之鷲島迹遁三禪譬彼鶴鳴虛飛六甲烏道乍窮羊腸或斷雲如鵬翼忽已垂天樹若桂華翻能拂日是以飛錫遙來莫杯遠至疏山鑿洞鬱為淨土拜燈王於石室乃假馭風禮花首於山龕方資控鶴大都督李允信者籍於宿植深悟法門乃於壁之南崖梯雲鑿道奉為亡父造七佛龕似刻浮檀如攻水玉從容滿月照曜青蓮影現須彌香聞忉利如斯

塵野遐開說法之堂猶彼香山更對安居之刹昔者如來追福有報恩之經菩薩去家有恩親之供敢緣斯義乃作銘曰

鎮地鬱盤基乾峻極石關十上銅梁九息百仞崖橫千尋松直陰兔假道陽烏迴翼載鑿疏山穿龕架嶺紉紛星漢迴旋光影壁累經文龕重佛影彫輪月殿刻鏡花堂橫鐫石壁闇鑿山梁雷乘法鼓樹積天香嗽泉珉谷吹塵石林集靈真館藏仙冊府芝洞秋房檀林春乳冰谷銀沙山樓石柱與嶺共雲同峰別雨冀城餘俗河西舊風水聲幽咽山勢崆峒法雲常住慧日無窮方欲芥盡不變天宮

終南山義谷銘并序　庾信

周保定二年歲次壬午七月巳巳朔大冢宰晉國公命鑿石開谷下南山之材維公匡濟彝倫弘敷庶績燮理餘暇披閱山經以爲終南惇物日月蔽虧柀幹栝柏椅桐梓漆年代蘊積於何不有乃謀山澤之官兼列衡虞之匠東出藍田則控灞乘滻西連子午則據涇浮渭泒別入溪流分九谷銅梁四柱石闕雙聳青綺春門溝渠交映綠槐秋市舟楫相通蓄之則爲屯雲泄之則爲行雨青牛文梓白鶴貞松運以冥工崇斯雲屋千櫨抗殿龍首干雲萬頃疎苗蟬鳴再熟川后襄德山靈景從豈如運石甘泉繞通櫟陽之殿穿渠穀水直繞金墉之城將事未勞爲功實重國富人殷方傳千載因功立事敢勒山阿銘曰

寥廓上浮崢嶸下鎮立壁千丈峰橫萬仞桂月危懸風泉虛韻乘輿嶺阪舉鍤雲根入溪分注九谷通源北涵銅井南浮石門橫瀉大河銀繩百堵膠葛九成徘徊千柱桂棟浚波梅梁垂雨疏川剪谷落貫摧柯事均用木功侔鑿河

藥師如來繡像讚并序　呂溫

藥師如來像者余妻蘭陵蕭氏之所繡也貞元二十年余奉德宗皇帝之命西使吐蕃辭高堂而出萬死介單車而馳不測國故遠至戎情猜閉坎險一遇星霜再周夫人盥饋之餘膏鉛不御日亂蓬首坐銷蕣華與娀無期良時自邈始怨冬缸之久而紅芳已闌方苦夏景之長而碧樹將落書委塵篋跡淪苔堦漸昧音容孰知存沒黯龜不告因夢難徵觸慮成端沿情多緒黃昏望絕見偶語而生疑清旭意新聞疾行而異喜徊環何極刻舟靡尋浩隔理求實非計得如聞東方有金界極樂藥師大雄散琉璃之寶光照河沙之貝土能度羣品出諸幽厄一念必應萬感皆通是用游發慧根妙求眞相斷鳴機躬織之素染鬱筐手績之絲盡瘁莊嚴彰施綵繡纏苦心於香縷注精意於針鋒指下而露洗青蓮思盡而雲開白日然後練時絜室華設珍供夕炬傳照晨爐續煙齊獻至誠泣數懇願遂得慈舟容濟覺路潛引當道場發念之日是荒裔來歸之辰幽貫冥符一何昭焯乃知纖迴

文之錫無補離憂登望歸之臺空爲慶日與夫心滿
妙理手結勝因進則有濟度之功退不離清淨爲本
從長擇善豈同日而言哉余感其志効爰用贊敘雖
在妻子亦無愧詞藏諸閨門永以傳信讚曰
地萬里兮天一極往無由兮來不得解脫願兮慈悲
力五色縷兮黄金飾澄氣昏兮蹈相開湛水月兮蓮
花臺慈眼睠兮獲心迴死別離兮生歸來海爲田兮
劫爲灰身念念兮無窮哉
貞元末溫以侍御史副張薦使吐蕃會順宗立薦

卒於虜虜以中國有喪留溫不遣溫故與王叔文
善時叔文用事與游者皆貴顯溫在絕域不得遷
元和元年乃還宗元等皆坐叔文貶溫獨免

七啓　曹植

昔枚乘作七發傅毅作七激張衡作七辯崔駰作七
依辭各美麗予有慕之焉遂作七啓并命王粲作焉
玄微子隱居大荒之庭飛遯離俗澄神定靈輕祿傲
貴與物無營耽虛好靜羨此永生獨馳思乎天雲之
際無物象而能傾於是鏡機子聞而將往說焉駕超
野之駟乘追風之輿經迥漠出幽墟入乎泱漭之野
遂屆玄微子之所居其居也左激水右高岑背洞壑
對芳林冠皮弁被文裘出山岫之潛穴倚峻崖而嬉

游志飄飄焉嶢嶢焉以若狹六合而隘九州若將飛
而未逝若舉翼而中流于是鏡機子攀葛藟而登距
嵒而立順風而稱曰予聞君子不遯俗而遺名智士
不背世而滅勳今吾子棄道藝之華遺仁義之英耗
精神乎虛廓廢人事之紀經譬若畫形于無象造響
于無聲未之思乎何所規之不通也玄微子俯而應
之曰嘻有是言乎夫太極之初混沌未分萬物紛錯
與道俱隆蓋有形必朽有跡必窮茫茫元氣誰知其
終名秘我身位累我躬竊慕古人之所志仰老莊之

遺風假靈龜以托喻寧掉尾于塗中

鏡機子曰夫辯言之艷能使窮澤生流枯木發榮庶感靈而激神況近在乎人情僕將為君子說游觀之至娛演聲色之妖靡論變化之至妙敷道德之弘麗願聞之乎玄微子曰吾于盤身侔世探隱拯沈不遠遐路幸見光臨將敬滌耳以聽玉音

鏡機子曰芳菰精粺霜蓄露葵玄熊素膚肥豢膿肌蟬翼之割剖纖析微累如疊縠離若散雪輕隨飛風刃不轉切山鵽斥鷃珠翠之珍搴芳蓮之巢龜膾西

海之飛鱗臛江東之潛鼉臇漢南之鳴鶉糅以芳酸甘和既醇玄冥適鹹蓐收調辛紫蘭丹椒施和必節滋味既殊遺芳射越乃有春清縹酒康狄所營應化則變感氣而成彈徵則苦發扣宮則甘生于是盛以翠樽酌以雕觴浮蟻鼎沸酷烈馨香可以和神可以娛腸此餚饌之妙也子能從我而食之乎玄微子曰予甘藜藿未暇此食也

鏡機子曰步光之劍華藻繁縟飾以文犀雕以翠綠綴以驪龍之珠錯以荊山之玉陸斷犀象未足稱雋隨波截鴻水不漸刃九旒之冕散耀垂文華組之纓從風紛紜佩則結綠懸黎寶之妙微符采照爛流景揚輝黼黻之服紗縠之裳金華之舄動趾遺光繁飾參差微鮮若霜緄佩綢繆或彫或錯薰以幽若流芳肆布雍容閑步周旋馳曜南威為之解顏西施為之巧笑此容飾之妙也子能從我而服之乎玄微子曰予好毛褐未暇此服也

鏡機子曰馳騁足用蕩思游獵可以娛情僕將為吾子駕雲龍之飛駟飾玉輅之繁纓垂宛虹之長緌抗

招搖之華旍捧忘歸之矢秉繁弱之弓忽躡景而輕騖逸奔驥而超遺風于是磎填谷塞榛藪平夷緣山置罝彌野張罘下無漏跡上無逸飛鳥集獸屯然後會圍獠徒雲布武騎霧散丹旗燿野戈殳皓旰曳文狐掩狡兔捎鷫鷞拂振鷺當軌見藉值足遇踐飛軒電逝獸隨輪轉翼不暇張足不及騰動觸飛鋒舉掛輕罾搜林索險探薄窮阻騰山赴壑風厲猋舉機不虛發中必飲羽于是人稠網密地逼勢脅哮闞之獸張牙奮鬣志在觸突猛氣不慴乃使北宮東郭之儔

生抽豹尾分裂貙肩形不抗手骨不隱拳批熊碎掌
拉虎摧斑野無毛類林無羽群積獸如陵飛翮成雲
于是鏃鍾鳴鼓收旌弛旆頓綱縱網罷獠回邁駿騄
齊驟揚鑾飛沫俯倚金較仰撫翠蓋雍容暇豫娛志
方外此羽獵之妙也子能從我而觀之乎玄微子曰
予性樂恬靜未暇此觀也
鏡機子曰閒宮顯敞雲屋皓旰崇景山之高基迎清
風而立觀彤軒紫柱文榱華梁綺井含葩金墀玉箱
溫房則冬服絺綌清室則中夏含霜華閣緣雲飛陛

凌虛俯眺流星仰觀八隅升龍攀而不逮眇天際而
高居繁巧神怪變名異形班輸無所措其斧斤離婁
爲之失睛麗草交植殊品詭類綠葉朱榮熙天曜日
素水盈沼叢木成林飛翮凌高鱗甲隱深于是逍遙
暇豫忽若忘歸乃使任子垂釣魏氏發機芳餌沉水
輕繳弋飛落翳雲之翔鳥援九淵之靈龜然後採菱
花擢水蘋弄蛛蟊戲鮫人諷漢廣之所詠覿游女於
水濱耀神景於中沚被輕縠之織羅遺芳烈而靜步
抗皓首而清歌歌曰望雲際兮有好仇天路長兮往

無由佩蘭蕙兮爲誰修嬿婉絕兮我心愁此宮館之
妙也子能從我而居之乎玄微子曰予耽嵓穴未暇
此居也
鏡機子曰既游觀中原逍遙閒宮情放志蕩淫樂未
終亦將有才人妙妓遺世越俗揚北里之流聲紹陽
阿之妙曲爾乃御文軒臨洞庭琴瑟交揮左篪右笙
鍾鼓俱振簫管齊鳴然後姣人乃被文縠之華袿振
輕綺之飄颻戴金搖之熠燿揚翠羽之雙翹揮流芳
燿飛文歷盤鼓煥繽紛長裾隨風悲歌入雲蹻捷若

飛蹈虛遠蹠陵躍超驤蜿蟬揮霍翔爾鴻翥濈然鳧
沒縱輕體以迅赴景追形而不逮飛聲激塵依威厲
響才捷若神形難爲象于是爲歡未渫白日西頹散
樂變飾微步中閨玄眉弛兮鉛花落收亂髮兮拂蘭
澤形媠服兮揚幽若紅顏宜笑睇眄流光時與吾子
攜手同行踐飛除即閒房花燭爛幄幕張動朱唇發
清商揚羅袂振華裳九秋之夕爲歡未央此聲色之
妙也子能從我而遊之乎玄微子曰予願清虛未暇
及此遊也

鏡機子曰予聞君子樂奮節以顯義烈士甘危軀以成仁是以雄俊之徒交黨結倫重氣輕命感分遺身故田光伏劍于北燕公叔畢命于西秦果毅輕斷虎步谷風威懾萬乘華夏稱雄詞未及終而玄微子曰善鏡機子曰此乃俠之徒耳未足稱妙也若夫田文無忌之儔乃上古之俊公子也皆飛仁揚義騰躍道藝遊心無方抗志雲際陵轢諸侯驅馳當世揮袂則九野生風慷慨則氣成虹蜺吾子若當此之時能從我而友之乎玄微子曰予亮願焉然方于大道有累

如何

鏡機子曰世有聖宰翼帝霸世同堯乾坤等曜日月玄化參神與靈合氣惠澤播于黎苗威靈振乎無外超隆平于殷周踵羲皇而齊泰顯朝惟清王道遐均民望如草我澤如春河濱無洗耳之士喬嶽無巢居之民是以俊乂來仕觀國之光舉不遺材進各異方讚典禮于辟雍講文德于明堂正流俗之華說綜孔氏之舊章散樂移風國富民康神應體臻屢獲嘉祥故甘露紛而晨降景星宵而舒光觀游龍于神淵聆鳴鳳于高岡此霸道之至隆而雍熙之盛際然主上猶尚以沈恩之未廣懼聲教之未厲采英奇于仄陋宣皇明于嵓穴此甯子商歌之秋而呂望所以投綸而逝也吾子爲太和之民不欲仕陶唐之世乎于是玄微子攘袂而興曰偉哉言乎近者吾子所述華淫欲以厲我秖攪予心至聞天下穆清明君莅國覽盈虛之正義知頑素之迷惑今子廓爾身輕若飛願反初服從子而歸

王聖俞云枚乘七發以要言妙道去病寄趣自不凡也曹植七啓以其父操秉鈞而爲招隱士則其趣淺下矣繇枚而上之幾于莊列之寓言繇曹而下之即俳優雜劇不遠矣曹之措語有工絕無匹者而本趣高下不侔

容齋隨筆云原頭火燒淨兀兀野雉畏鷹出復沒將軍欲以巧伏人盤馬彎弓惜不發地形漸窄觀者多雉驚弓滿勁箭加衝人決起百餘尺紅翎白鏃隨傾斜將軍仰笑軍吏賀五色離披馬前墮此韓昌黎雉帶箭詩余讀曹子建七啓云人稠網密

地遥勢奇乃知韓公用意所來處

七召　昭明太子

假是先生負兹勁逞狀羣飛之袁侶似獨行之迷邐神怱怱而若忘意衝衝而不定鑒丹綠其無主聞鐘鼓以失聽至乃冬霰積庭空靡人聲春花滿野地無行者閴堵常閉曲突無烟同生偶之暫有共死灰之壹鬱篤論公子聞而蹶起雖道術之可忘亦切磋之所恥命徒御以絡繹將有事于巖中車煜爚而流水馬洋溴以追風乃踰汗漫入崇巃至深潭之澳溟有泂室之穹崇居隱嶙而出沒望嶔岑而下上竹距石以斜通木韻松以含響地不寒而蕭瑟日無雲而曭朗于是整容投刺徒幘排門揚眉就席舉手言曰若五秀梟其生靈六情通其愛惡憎共集於鄙老嗜同歸於美樂今足下羣鳥獸以為娛處貧賤而不怍欲擯實於孤介乃貽譏乎隕穫至乃嗒嗒死于道邊聱聱塡于溝壑削松筆以畫虎鼓鉛刀而刻鵠身既勞而不見事何感而莫懲欲横名于帶索豈知命于泥繩何異走長衢以避影煎流水以求氷今欲道足下以衛生之秘術怡神之妙道譬之愈疫于寒植同

起尸于仙草寧顧聞乎先生曰有爲之生已遍無益之慮常勞若見明于礙滯幸求救于肓膏

公子曰千門始搆百常洞啓激洛開渠疏山抗陛延袤水陸曠望東西下臨江海上屬雲霓百丈杳冥以飛跨九層鬱律以階梯步三休而更廻塗中宿而方迷離簷屈曲以交牙網戶周流以重積旣陰岑而影響亦叫嘯而廻易沙板金鋪紫柱玉舄煒煌熻艴硼磳搏敵圖雲霧之蔽虧狀神仙之來往璧璫自耀珠綴恆響蜉蝣動而晝喧熠燿飛而夜朗旣臨下以窔

沉亦憑高而泱漭聞疾雷於階陛弄犇星於帷幌亘以曲堂周以洞房比負連闥南注長廊綺疏交映鏤檻相望燕飛蓮井日照杏梁陽烏騫其將動雲鳳矯而欲翔若乃後沼開源延石崇壤擬崑閬之嵂岪比滄溟之瀇瀁其中則有桂宮柘寢吳臺娃館複道耿介而連雲阿閣穹隆而仰漢望虬欄之映水見丹鶴之出岸藍草奇色臺樹珍名長生靈壽男華女貞河柳垂葉山榴發英甑奇花之春滿摘甘實于夏成此實宮苑之壯麗豈能從我而爲榮先生曰多言反道辯口傷實懼貽弊於蒜家且自安乎容膝

公子曰銅瓶玉井金釜桂薪六穀九鼎百葉千珍熊蹯虎掌雞跖猩脣鰽魚兩味玄犀五肉拾卵鳳巢剖胎豹腹三齏甘口七菹愜目蒸餅十字湯官五熟海椒魯豉河鹽蜀薑剤水火而調和糅蘇菽以芬芳崖脯追復而不盡漬魚稍割其無傷黿羹流歠蚳醬先嘗鱠溫湖之美蚶切丙穴之嘉魴落俎霞散逐刃飛揚輕同曳繭白似飛霜蔗有盈丈之名桃表兼金之實杏積魏國之貢菱爲鉅野所出衡曲黃梨汶垂蒼

栗隴西白榛湘南朱橘荔枝沙棠蒲萄石蜜瓜稱素腕之美棗有細腰之質並抗吻以除煩亦咀牙而消疾於是三雅陳席百味開印玉機星稀蘭英縹潤旣夷志於坎壈亦懷忘於鄙悋此蓋滋旨之極珍豈能從予而共進先生曰不貴鱗食寧甘醇酒旣深悟於腐腸豈自迷於爽口

公子曰秦氏獨立燕妹絶世如短如長不穠不細信耳目之妖冶乃古今之佳麗妍姿豔逸淑性閑華效施顰於宋里經墮馬於梁冢折纖腰以微步呈皓腕

乎輕紗臨池正領拂鏡看花觀堵墻以窺杳傾城國
以謯譁墨欲歸而抽軫惠將返而迴車至洒鄭衛繁
聲抑揚絕調足使風雲變動性靈召感擊哀響則春
臺之人悵焉而雪泣起歡情則崩城之婦嫣然而微
笑嶰谷調鳳之竹龍門猳鵠之柯綠珠絳樹宋子韓
娥青春婉娩上客繽遊開洞房以命賞召才人而合
宴舉輕幔以徐來隔珠簾而可見琳披珍象簟展羅
薦聽促柱之方調聞簧聲之始囀步想象以頓足跪
蹣連而拂面托針視於遺鐸寄含情而舉扇俄而夕

四六法海　卷十二　七

烏東返落日西懸綺霞映水蛾月昇天解鴛鴦之繡
被拂距鶩之長氊褐羽幃而動爛薰蕙帳而微煙颺
橫施以白蜺脫針領於君前此乃聲色之妖蕩將不
從我而酉連先生曰淫聲非篤論之旨麗色本余情
所棄伐國不問仁人此言從何而至
公子曰歲晚農休時閒務隙山火已燎野霜初白聊
效殺於秋冬乃從禽於草澤蜀地五丁齊國二子氣
動山漂汗揮雨起渥注流赬蘭池照血躍飛影於未
形赴犇星於欲滅革車隱隱轂騎闐闐鼓譟諠而振

地焱徒駭而括天割玉之刀飲石之箭罝羅布其一
目罟網周及三面犬蹏驤蠕鷹名奔電暫離已合忽
隱仍見赴迴超危衝林跋棘草遺足起山從眼轉跨
蹯罔澗電舉陵阪鳥不及飛獸不遑伏既前觸而後
赴亦左排而右蹴聽實駭而自救驚虛亂而相撲覩
灑血之丹地見飛毛之暗月傍窮堀剖努極搜求夫
皮坐裂臚尾生抽手鞲鐵頂足被銅頭象折牙而陵
遽貂拉齒而爽由摘高枝之度索走大樹之神牛罷
開弦而蹈墮猿抱木而啾啁笑楚王之雲夢恥漢帝

四六法海　卷十二　七

之中流此武材之矯猛詎能從我而敗遊先生曰馳
騁傷仁好殺非勇幸廣內之豐樂何禽荒之足重
公子曰踆烏始照宮槐遶而欲舒顧兔纔滿庭英紛
而就落譬光影於飛浮比生靈於栖託擾擾摩肩轉
轂方駕立條迫於毀壞獨殷勤於用舍嗟向有而今
無歎後榮而俳謝請敘雅舞暫同於夢寐廣厦高堂
俄成於幻化若夫洗精服食篆道遊僊尋玉塵於萬
里守金竈於千年三尸可度九轉難傳飛騰水陸吐
噏靈玄若乃璧上真辭枕中秘要彈壓神鬼吐納靈

妙、既變醜以成妍、亦反老而爲少、虬駕夭矯而出沒、
霓裳颯沓而容與、接鵠馭於後乘、追鳳簫於前侶、雨、
散漫以露服、雲霏微而襲宇、瞰芝闕以窈窕、見玉臺
之相拒、蓋掛烟而漸滅、旌拖風而未舉、値解佩於江
濱、逢弄珠於漢渚、薄遊玄圃、弭節太華、列神童於羽
帳、侍玉女於倦東、淵採兮危實、苑拔兮迴花、聽蓊水
之晨浪、望崑山之夕霞、窮北辰而北壽、指中嶽以爲
家。此神僊之恍惚、豈從我而翶翔、先生曰捕影之言、
莫測繫風之論、難盡未嘗留意於死生、豈捐論於椿

蘭、
公子曰洙泗遺文、鄒魯餘烈、其道未遠、其風不絕、方
領圓冠、金口木舌、談章句之遠旨、構紛綸之雅說、陳
五禮、明六詩、貫穿微妙、辨析毫釐、既待問以重席、亦
覃思而下幃、飈藉愷悌、和樂緝熙、生徒肅肅、賓友師
師、益接袵以開道、俱援手而受辭、心絕內職、事無外
慾、橫經者比肩、擁帶者繼足、醜中斛之法、令匪但文
之風俗、六郡湊其衣冠、五陵翁其軌躅、惜斯文其若
水、智斯人之如玉、若夫珠璣產於蚌蛤、珪璧出於山

淵、未有玉不瑩而爲寶、人無學而稱賢、蓋持身之管
籥、進德之舟船、響如鍾而待叩、明似鏡而常懸、此見
重於經術、寧降志於吾賢、先生曰、誠此言之甚美、此
斯道之爲贍、恥見嘲於腐儒、豈求珍於席上、
公子曰我大梁之啓基、方遂古而無匹、先天定始、此
殷周而餘裕、揖讓受終、考唐虞而不失、道德有序、憲
章咸秩、六府孔脩、百司盡畢、搜求儒雅、招拾遺逸、肝
食思治、雖聞之於昔談、昧旦臨朝、乃見之乎茲日、蕩
蕩薰風、泱泱大與、道含弘而廣被、澤汪濊而傍闢、採

輿人之片言、納匹夫之小善、事在微而畢照、然無幽
而不顯、若夫下車布德、伐罪弔民、風無偃稼、雨不破
塊、觀勝戎於朞月、見成俗於浹辰、含羣生兮如海、養
萬類其猶春、鄉無豕食之縣、野靡狼顧之民、樵者自
金而知恥、耕夫讓畔以成仁、何大庭之足競、豈栗陸
之能鄰、璧水道庠序之風、石渠啓珪璋之盛、奇士輻
輳而駢足、異人聞出而效命、大小之獄無冤、民翾飛
之動無天性、故能睦之以九族、齊之以七政、坦坦恢
恢、巍巍赫赫、政德洽於霜風、敎義窮於足跡、望雲氣

而款關候海水而垂澤所謂府不輟貢史無虛帛天瑞磊砢而相尋地符氛氳而不少收六穗於征賦翫九莖於池沼三足應感而來儀一角知時而自擾映景星於初月聆鳳音於將曉若乃亭毒不疵合天地而並施陶鈞日月與造化而齊功故非言辭之可具盡筆札之所能窮懷眞獨往之夫犇走而從事滅迹藏名之士顛倒而向風二漢有同於兒戲魏晉無礙於胸中言未畢先生攝衣而起曰予前所說似玉巵之無當徒費辭而難領譬由背日而視秋毫卻行而

求鄒郢一聞皇王之盛則豁然神悟而理攄志無時而可卷邦有道而宜舒敢以殘智請從後車

演連珠二十二首　陸機

臣聞任重於力才盡則困用廣其器應博則凶是以物勝權而衡殆形過鏡則照窮故明主程才以效業貞臣底力而辭豐

臣聞世之所遺未爲非寶主之所珍不必適治是以俊人之藪希蒙翹車之招金碧之巖必辱鳳舉之使

臣聞靈輝朝覯稱物納照時風夕灑程形賦音是以至道之行萬類取足於世大化旣洽百姓無匱於心

臣聞鑒之積也無厚而照有重淵之深目之察也有

畔而眡周天壤之際何則應事以精不以形造物以神不以器是以萬邦凱樂非悅鐘鼓之娛天下歸仁非感玉帛之惠

臣聞積實雖微必動於物崇虛雖廣不能移心是以都人治容不悅西施之影乘馬班如不輟泰山之陰

臣聞智周通塞不爲時窮才經夷險不爲世屈是以陵飈之羽不求反風曜夜之目不思倒日

臣聞利眼臨雲不能垂照朗璞蒙垢不能吐輝是以明哲之君時有蔽壅之累俊乂之臣屢抱後時之悲

臣聞覽影偶質不能解獨指跡慕遠無救於遲是以
循虛器者非應物之具翫空言者非致治之機
臣聞鑽燧吐火以續暘谷之晷揮翮生風而繼飛廉
之功是以物有微而毗著事有瑣而助洪
臣聞春風朝煦蕭艾蒙其溫秋霜宵墜芝蕙被其涼
是故威以齊物爲肅德以普濟爲弘
臣聞出乎身者非假物所隆牽乎時者非克己所勗
是以利盡萬物不能叡童昏之心德表生民不能救
棲遑之辱

臣聞傾耳求音眡優聽苦澄心徇物形逸神勞是以
天殊其數雖同方不能分其感理塞其通則並質不
能共其休
臣聞遁世之士非受匏瓜之性幽居之女非無懷春
之情是以名勝欲故偶影之操矜窮愈達故凌霄之
節厲
臣聞飛轡西頓則離朱與矇瞍收察懸景東秀則夜
光與珷玞匿耀是以才換世則俱困功偶時而並劭
臣聞示應於近遠有可察託驗於顯微或可包是以
寸管下傃天地不能以氣欺尺表逆立日月不能以
形逃
臣聞絃有常音故曲終則改鏡無畜影故觸形則照
是以虛己應物必究千變之容挾情適事不觀萬殊
之妙
臣聞放身而居體逸則安肆口而食屬厭則充是以
王鮪登俎不假吞波之魚蘭膏停室不思銜燭之龍
臣聞達之所服貴有或遺窮之所接賤而必尋是以
江漢之君悲其墜屨少原之婦哭其亡簪

臣聞觸非其類雖疾弗應感以其方雖微則順是以
商飈漂山不興盈尺之雲谷氣乘條必降彌天之潤
故闇於治者唱繁而和寡審乎物者力約而功峻
臣聞煙出於火非火之和情生於性非性之適故火
壯則煙微性充則情約是以殷墟有感物之悲周京
無佇立之迹
臣聞適物之技俯仰異用應事之器通塞易任是以
鳥棲雲而繳飛魚藏淵而網沈賁鼓密而含響朗笛
疏而吐音

臣聞虐暑薰天、不減堅冰之寒、涸陰凝地、無累陵火之熱、是以吞縱之彊、不能反蹈海之志、漂櫓之威、不能降西山之節

臣聞理之所開、力所常達、數之所塞、威有必窮、是以烈火流金、不能焚景沈寒、凝海不能結風

臣聞足於性者、天損不能入、貞於期者、時累不能淫、是以迅風陵雨、不謬晨禽之察、勁陰殺節、不凋寒木之心

爲人作連珠　一首　劉孝儀

妾聞洛妃高髻、不資於芳澤、玄妻長髮、無藉於金鈿、故雲名由於自美、蟬稱得於天然、是以梁妻獨擅妖豔、衛姬專其可憐

妾聞芳性染情、雖欲忘而不敢、薰芬動慮、事逾久而更思、是以津亭掩馥、秖結秦婦之恨、爵臺餘妍、追生魏妾之悲

擬連珠二十四首　　庾信

蓋聞邯鄲已危，徒思馬服；蓟城去矣，空用荊軻。是以竹杖扶危，不能正武擔之石；蘆灰縮水，不能救宣房之河。

蓋聞穴蟻銜泉，未知遠慮；玄禽巢幕，何能支久。是以大廈既焚，不可灑之以淚；長河一決，不可障之以手。

蓋聞謀猷是習，權變須長；將增齊竈，戍卧燕牆。是以井陘之兵，如鴻毛之遇火；長平之卒，若秋草之中霜。

蓋聞彼黍離離，大夫有喪亂之感；麥秀漸漸，君子有

去國之悲。是以建章低昂，不得猶瞻灞澗；德陽淪沒，非復能臨偃師。

蓋聞市朝遷貿，山川悠遠。是以狐兔所處，由來建始之宮；荊棘參天，昔日長洲之苑。

蓋聞天方薦瘥，喪亂弘多；空思祝鮀，徒聞挽戈。是以劉琨之英略，莫知自免；祖逖之慷慨，裁能渡河。

蓋聞穀林長遠，蒼梧不從；惟桐惟葛，無樹無封。是以脩珠日月，無益驪山之火；雀臺絃管，空望西陵之松。

蓋聞死別長城，生離函谷；遼東寡婦之悲，代郡孀妻之哭。是以流慟所感，還崩杞梁之城；灑淚所霑，終變湘陵之竹。

蓋聞三世用兵，既非貽厥；陰謀累葉，必以內終。是以李郡尉之風霜，上蘭山而箭盡；陸平原之意氣，登河橋而路窮。

蓋聞營魂不反，燐火宵飛；時遭獵夜之兵，或爨空亭之鬼。是以射聲營之風雨，時有冤魂；廣莫郡之陰寒，偏多夜哭。

蓋聞江黃戍馬之微，鄢郢風飈之格；乍有去而不歸，

或無期而遠客。是以章華之下，必有思子之臺；雲夢之傍，應多望夫之石。

蓋聞無怨生離，恩情中絕；空思出水之蓮，無復迴風之雪。是以樓中對酒，而綠珠前去；帳裏悲歌，而虞姬永別。

蓋聞嚴霜之零，無所不肅；長林之甕，無所不標。是以楚塹既填，游魚無託；吳宮已火，歸燕何巢。

蓋聞性靈屈折，鬱抑不揚；乍感無情，或傷非類。是以嗟怨之水，特結憤泉；感哀之雲，偏含愁氣。

蓋聞遷移白羽，流徙房陵，離家析里，悽恨撫膺。是以吳起之去西河，潸然出涕；荊軻之別燕市，悲不自勝。

蓋聞廉將軍之客館，翟廷尉之高門，盈虛倏忽，貴賤何論。是以平生故人，灌夫不去；門下賓客，任安獨存。

蓋聞執珪事楚，博士留秦，晉陽思歸之客，臨淄羈旅之臣。是以親友會同，不妨懷撫悽愴；山河離異，不妨風月關人。

蓋聞五十之年，壯情久歇，憂能傷人，故其哀矣。是以譬之交讓，實半死而言生；如彼梧桐，雖殘生而猶死。

蓋聞秋之為氣，惆悵自憐，耿恭之悲疏勒，班超之念酒泉。是以韓非客秦，避讒無路；信陵在趙，思歸有年。

蓋聞居蘭處鮑，在其所習；白羽素絲，隨其所染。是以金性雖質，處劒即凶；水德雖平，經風即險。

蓋聞豫章七年，皃於豐草；芳蘭九畹，淪於幽谷。是以欲求其真，晉陽有自埋之蕭；若賞其聲，吳亭有已枯之竹。

蓋聞卷葹不死，誰必有心；甘蕉自長，故知無節。是以螺蚌得路，恐與驪淵；雀鼠同歸，應非丹穴。

蓋聞北邙之高，魏君不能削；穀洛之鬬，周王不能改。是以愚公何德，遂荷鍤而移山；精衛何禽，欲銜石而塞海。

蓋聞磨礪屑吻，脂膏齒牙，臨風扇毒，向影吹沙。是以敬而遠之，豺有五子；吁可畏也，鬼有一單。

連珠二首　　吳均

蓋聞豔麗居身而以蛾眉入妒貞華照物而以絕等見猜是以班姬辭寵非無妖冶之色揚子寂寞豈乏炫耀之才

蓋聞義夫投節不必識君烈士赴危豈期要利是以墨子縈帶不嘗肉食之謀申胥泣血非有執珪之位

東陽金華山栖志　　劉峻

夫鳥居山上層巢木末魚潛淵下窟穴泥沙豈好異哉蓋性自然也故有忽白璧而樂垂綸貧玉鼎而要卿相行藏紛糾顯晦殊致無異火炎水流圓動方息斯則廟堂之與江海蓬戶之與金閨茲然其所然悅其所悅烏足毛羽癱痏於其間哉予生自原野善畏難抑心駭雲臺朱屋望絕高蓋青組且窮濡霧露靄願閒逸每思濯清瀨息椒丘寤寐永懷其來尚矣蚓專嗟壞民欲天從爰洎二毛得居巖穴所居東陽郡

金華山東陽實會稽西部是生竹箭山川秀麗皐澤坱鬱若其群峰疊起則接漢連霞喬木布濩則春青冬蔚迴溪映流則十仞洞底膚寸雲合必千里雨散信卓犖爽塏神居奧宅是以帝鴻遊斯鑄鼎雨師寄此乘煙故瀏勒赤松之名山貽紆雲之號近代江治中舍迅泥沖上微士高坡風麾龍蟠鳳棲咸萃茲地良山岩湍素石可致肉人者哉金華山古馬鞍山也蘊靈藏聖列名仙謀左元放稱此山云可免洪水五兵可合神丹九轉金華之首有紫巖山山色紅紫因

比為稱庶延陂陀下眉深潴背阮西上臨日月登
自山麓漸高漸峻盤路迫隘魚貫而陞路側有絕澗
闞閈庳谿俯窺木杪焦原石邑既獨危懸至山將半
使有廣澤大川阜陸隱賑予之茸宇實在斯焉所居
三面皆迴山周繞有象郛郭前則平野蕭條目極通
望東西帶二澗四時飛流泉清濁微涯滴瀝生響迴
波跳沫洶涌成音並灊潰通引交渠綺錯懸溜瀉於
軒甍激湍迴於階砌供帳無綆汲盥漱息瓶盆楓櫨
椅櫪之樹梓栢桂樟之木分形異色千族萬種結朱

實包綠裏杌白蔕抽紫莖擁蘢苯蓴拂風鳴籟垂條
蔭戶布葉房櫳中谷濶濱華蕊攢列至於青春緩謝
萍生泉動則有都梁含馥懷香送芬長樂負霜宜男
泫露芙蕖紅花照水卑蘇縹葉從風憑軒永眺彌憂
忘疲丘阿陵曲衆藥灌叢地髓抗莖山筋抽節金鹽
重於素璧玉豉貴於明珠可以養性消痾還年駐色
不藉崔文黃散勿用負局紫丸翙翙翠鳳鳳胎雨鷇
綠翼紅毛素纓翠鼠肅肅毛羽關關好音皆馴狎園
池旅食雉鶩若遊鷗目何晨響類管鼓夜坐侯賜聲

像琴瑟女後薄霧清雨飛搖乘煙泳吟嘈囋寮亮悅
心娛耳京所以矜踊管籥韜軼笙簧宅東起招提寺
背巖面壑層軒引景邃宇臨崖博敞閑虛納祥生白
左瞻右眄仁智所居故碩德名僧振錫雲萃調心七
覺諷詞五塵郁列戒香浴滋定水至於熏鑪夜爇法
鼓旦聞于則跏趺攝衣躬行頂禮諮道哲人欽和至
教每聞此河紛梗彼岸永寂熙熙然若登春臺而由
宇宙唯善是樂豈伊徒言寺東南有道觀亭亭崖側
下望雲雨蔥樓茵樹隱映林篁飛觀列軒瓌瓏煙霧

月止郡粒之頃歲集神仙之客餌星髓吸流霞將乃
雲衣霓裳乘龍馭鶴觀下有石井聳時中澗雕琢刻
削頗類人工躍流濺溜浮涌決洶電擊雷吼駭目驚
魂方觀之前皆植脩竹檀欒蕭瑟被陵緣阜外則良
田區畛通接山泉膏液鬱潤肥腴鄭白決漳莫之能
擬致紅粟流溢梟雁充厭 介蟲旨膳碧雞冬韭味珍
霜鶵穀巾取於丘嶺短褐出自中園寒將逼側於池
湖管蒯駢塡於原隰資給之資生生所用無不阜實
於籬充牣崖巘歲始年季農隙時閑濁醪初釀清

新熟則田家野老提壺共至、班荊林下、陳罇罍、備酒醑、耳熱、屢舞諠呶、屐論稱觴、高談殺獲、唱嘯謳吟、舉杯相祝、人生樂耳、此歡豈常、若夫鑿而飲、耕而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聽食當時、無事為常、不求於世、不忤於物、其辨榮辱、匪知毀譽、混蕩天地之間、心無悕惕之警、豈與嵇生齒劍、楊子墜閣、較其優劣者哉

視庚子山小園相去何如耶。華而不鮮焉而不永由於致減故亦味瘠

唐憲宗章武皇帝哀冊文　令狐楚

維元和十五年歲次庚子正月甲戌朔二十七日庚子、移殯於大內太極殿之西階、粵五月十五日庚申、遷座於景陵、禮也。玉衡南指、金波西落、皓雪集其纁衣、素雲褰其綃幕、柳宮龍動、竹池魚躍、兆庶雨泣於洛、穆禽靈風號於寥廓、哀子嗣皇帝仰攀離輦、殷奠瑤筵、哀無容以觸地、痛不返而終天、仙杖徐進、宸儀永隔、降睿旨於鸞臺、揚聖功於鳳冊、其詞曰

配天惟唐、伊郁同光、應道為帝、玄元之系、聖人有作、

孝子善繼、顯赫十朝、總齊四裔、執其大象、司彼左契、武烈誕敷、文明下濟、出潛離隱、或躍未融、親則盤石、封殊剪桐、承祧黃屋、主鬯清宮、禮樂盡在、謳歌荐至、軒皇倦勤、傳付神器、太母侍養、親臨寶位、怡聲下色、先意承志、家令敢言、天子屏實、明明出震、業業承乾、其仁如山、其智如泉、理析堅白、學探幽玄、揮毫霧動、摛藻霞鮮、所抒者儉、所寶者賢、刑靡不省、賞無不延、冕旒迎日、珪璧祈年、涕謁宗廟、臣稱昊天、天縱神聖、日躋孝敬、鴻名再加、寶曆一定、窮人屢賑、名士交聘、

獸愛騶邪草懤指佞梯航脩貢鱗羽遂性河色呈符
山聲告慶編書辨謗創殿思政甘節必稱苦口終聽
稜威之遠德政之恊霜雪憲章雷風號令夏臺鹵劍
上黨納穽趙際宅心鄴中聽命誰能去兵王者有征
玉壘霧廓金陵鏡清狐鳴上蔡蟻聚東平伏鑕就戮
迴戈受烹始以上殺歸於好生慨慨不識蕩蕩難名
信及隱微道存傳博走馬斯却昆蟲咸若調其玉燭
狥以木鐸混同車書遠頒正朔範金合土大典太學
淸蹕鳴鑾將登高嶽四維既張五刃已藏窮夷戎羌

敢不來王天下淸淨朝廷樂康會冠劒以高宴戲魚
龍於廣場有嚴有翼無怠無荒俗皆臻於壽域人自
爲於羲皇日出入兮安窮極雲飛揚兮無處所瑞方
臻乎鳳來災忽鬧於鵩詔謂白年之可卜嗟九齡之
不與當凝流而下臨奄脫屣以輕舉萬姓哀其考喪
于官懷其后撫封人猶祝於南山帝子已號於非渚
嗚呼哀哉被靈衣兮如在委仙佩兮若休建環海以
靜寐謝鼎湖而遠遊桂華朗兮高殿寂梧葉暗兮深
宮愁鸞同軌之遠至咽長川而不流嗚呼哀哉風儀

肅設文物前列酌玉斝以肯貸駕金根而曉發出朱
雀之正門背青蔥之迴闕逶迤原野蒼茫日月去復
去兮降堯階悲莫悲兮臨禹穴嗚呼哀哉地開蒼谷
天作豐山江海自流於泉下城郭取象於人間高封
馬鬣永秘龍顏鱗有逆兮曾觸髯欲升兮尚攀朔首
崟兮肅肅遺八駿以開闢陵植栢兮未拱閣生苔兮
已斑履日宮而深閉鵠雲艤以空還與衆感於萬井
結哀悲於九關嗚呼哀哉神行無方乾健不息物皆
被於聖澤人自迷於帝力巍乎高代之行至矣動天
之德後玄壤以長存冠蒼穹以罔極嗚呼哀哉

弔莊周文　　嵇含

帝壻王弘遠華池豐屋廣延賢彥圖莊生垂綸之象記先達辭聘之事畫眞人於刻桷之室載退上於進趣之堂可謂託非其所可弔不可讚也其辭曰邁矣莊周天縱特放大塊授其生自然資其量器虛神淸窮玄極曠人僞俗季眞風旣散野無訟屈之聲朝有爭寵之歎上下相陵長幼失貫於是借玄虛以助溺引道德以自獎戶詠恬曠之辭家畫老莊之象今王生沈淪名利身尚帝女連耀三光有出無處池非巖石之溜宅非茅茨之宇馳屈產於皇衢畫茲象其焉取嗟乎先生高跡何局生處巖岫之居死寄彫楹之屋託非其所沒有餘辱悼大道之湮晦遂含悲而吐曲

含字君道蕃之子也擧秀才除郎中時弘農王粹以貴公子尚主圖莊周於室集朝士使含爲讚含援筆爲弔文文不加點粹有愧色後以亂奔劉弘於襄陽弘卒或欲留含領荊州含性剛躁素與司馬郭勱有隙勱疑其害己夜掩殺之

支道林曰君自見其朱門貧道如遊蓬戶嵇含此文似未見到此然在當時實正論也借玄虛以助溺一語可謂切中膏肓

祭雜墳文　任孝恭

惟爾冥然往代、求圓石而無名、邈矣遐年、討方碑而不記、封樹湮沴、誰別羽商之家、墳壠傾迴、終迷庚癸之向、近創此伽藍、定須泥孔、今役碩人、置茲屯邑、不謂綸繩所用、遂毀牛亭之基、鍬鍤所侵、爰傷馬鬣之勢、重使翠幕臨風、佳城見日、昔費沼祐骨、周王收以衣冠、廣武橫尸、漢主加其輕槥、勅役山虞、覆頹隍於舊趾、命茲匠者、脩反壞於故林、還蟣結之文、依似坊之勢、卒得宜陽大道、無變無移、京兆長阡、勿迴勿徙、庶幽魂遊此。踐昔徑而不疑。塗車往還、瞻舊轍而猶在

孝恭、歸淮入梁、中書通事舍人、專掌公家筆翰、明佛理、持戒甚篤、而性頗自伐、後為侯景所殺○世有興復古剎而壞人先冢者、當讀此文

祭夫徐悱文　劉令嫻

維梁大同五年、新婦謹薦少牢於徐府君之靈曰、惟君德爰禮智、才兼文雅、學比山成、辯同河瀉、明經擢秀、光朝振野、調逸許中、聲高洛下、含潘度陸、超終邁賈、二儀既肇、判合始分、簡賢依德、乃隸夫君、外治徒奉、內佐無聞、幸移蓬性、頗習蘭熏、式傳琴瑟、相酬典墳、輔仁難驗、神情易促、雹碎春紅、霜雕夏綠、躬奉正衾、親觀啓足、一見無期、百身何贖、嗚呼哀哉、生死雖殊、情親猶一、敢遵先好、手調蘋蘩、素俎空乾、奠觴徒溢、昔奉齊眉、異於今日、從軍暫別、且思樓中、薄遊未反、尚比飛蓬、如當此訣、永痛無窮、百年何幾、泉穴方同、

梁書徐悱字敬業、東海郯人、幼聰敏、能屬文、為晉安內史、卒喪還建業、妻劉令嫻為祭文、詞甚悽愴。悱父勉欲造哀文、既覩此作、於是閣筆○令嫻孝綽之第三妹也、孝綽三妹皆有才學、令嫻文尤清拔、○無限才情、出之以簡淡、嘗是幽閑貞靜之婦、是綴上下千餘年婦人、與此者一人而已

祭長安楊郎中文　李商隱

年月日謹以云云之奠祭於宗尹郎中之靈昔莊南華之言物故則曰如巨室之寢歸人陶貞白之語玄機則曰雖頑仙不如才鬼遐矣高論邈然深旨有感斯文屬在之子黃河九曲泰華三峰陽亭之右陰晉之東泱漭佳氣肸蠁孤風生民之秀惟子之宗旣儷四知亦畏三惑昔佐赤符實毗皇極坦蕩王道昭宣帝則丹青不朽琬琰是刻狀日其東伴辰在北子之伯仲不忝前人粉飾賢路抑揚薦紳雲開日下鬥華

席珍排龍掩陸突鶴摧苟卓爾風標朗然流品妍若春輝烈如冬凜燕石知愧齊竽自審成指路以光銷盡登門而聲寢難售者價重難知者聲清披沙揀金由是不愧鳥散花落於今有情劉偁十行孫弘三道直路猶絃蘊攻如補筆海驚波詞圃翔草文場不寫於中心冊苑空留於秘寶符千里國漢第一功建旆油碧啓幕蓮紅賓同主擇韻合人同罔不能加減陳掾亦可以喜怒桓公衣肅含香省闥宿赤雪例操青綠夜發佐計相則生聚有經貧地寄則孤終叶籍

於惟蕩蒲言念金昆毀冠褫帶雪泣星奔宅兆之荊枝半謝嶺頭之梅萼空繁陟岡望兄詩客之情何極歸縣見姊騷人之恨猶存乃擢戎曹遂荒京令將換清切以扶明聖不知者壽難言者命本謂季良之臂巴華曾參之病嗚呼平生世路半臂交期孫金盧米百賦千詩桂林崑嶠一片一枝終以浮沉因兼險夷對阜壤之搖落成老大之傷悲尚冀他年或陶良夜酒筵琴席燈閣月榭俱開愁別之襟並息分岐之駕短景未果良辰不借寃鬱結於深哀倏淹淪於大化

光南康解榻早降清光會稽織組昨辱餘芳情分逾極衙哀更長三十年之間難追往事五十里之外正恨殊鄉地闊山深川寒樹古杳杳玄夜荒荒宿莽生金沉石埋玉恨土寄冥緘詞呼風涕雨噫戲噫戲宗尹之魂來否

祭全義縣伏波廟文　李商隱

年月日觀察處置使兼御史中丞鄭亞謹遣全義縣令韋必復以酒牢之奠昭賽於漢伏波將軍新息侯馬公越城作碣漢將遺廟一辰湘水萬重楚山比潁川袁氏之壟悲同異日方汝水周公之渡感極當時嗚呼昔也投隙建功因時立志隨將軍坐淡西非棄去無歸梁伯孫自降于姬鄧來不起以若虛之辟宇開聚米之山川扶風里中詎守錢而爲虜德陽殿下寧相馬以推工悵寧闕西超馳嬉首事嫂冠帶誠姪書戒龍伯高之故人其言有所公孫述之刺客相待何輕貧駐啓行蠻溪請往銅留鑄柱葦繼裹尸男兒已立邊功壯士猶嗟病死灘湘之游祠宇依然宜獨文宣之陵不生荆草更若武侯之壠仍有深松向我來思停車展敬一尊有奠五馬忘歸及申望歲之祈又犀有秋之澤雲與杜夔雷繞墻藩何煩玉女之投壺方聞天笑不待樵人之取箭已見風迴敢忘黍稷之馨用報京坻之賜屬以時非行縣不獲躬詣靈壇詞托煙波意傳天壤既射三時之澤兼論千載之交

勿負至誠以孤玄契

賽古攬神文　李商隱

某月日賽於古攬之神惟神爰因碩果遂啓靈祠瓜美邵平且傳舊志李標朱仲亦茂前經昨日癢若為災油雲不起式存心禱慮作神羞神能感氣蜈梟傳祥鸛垤使宋生抒賦始悅於雄風高氏讀書忽驚於暴雨化太甚旱為大有年將見助於歡康敢忘懷於明賽

此義山在鄭滎陽桂州幕中作也杜牧之亦有池州祭木瓜神文中云禱神之際甘雨隨至槁然內

歲化為豐年可見當時長吏留心民事猶有徧走羣望遺意

為裴懿無私祭薛郎中文　李商隱

伏惟靈任商宜業朝薛傳規門峥屛構堂業崇基玉生鶩岫芝產鍋池梧高駐鳳蓮穎停龜有美令人載稱清邵訓在詩書樂惟名教王謝標格曹劉才調清如濯熱之風明若觀朝之燎靈臺委照虛空融和秋水望關春臺上多鄉毀抑鞅文林勵戈研横河漢紙落煙波澤宮裡首棘場楊葉箭去星懸弓迴月怯雨書上第五辟名公馬卿賦雪陳琳愈風平臺竹苑淮山桂叢管分細柳幕染芙蓉職備臺傑榮徒憲秋冠

峩鐵豸衣明繡密霜下踏簡風生落筆夜庭鳥迴天秋隼疾帝念允職任於諫垣依違絕想從容敢言攀檻而空留跡在削藁而不見書存女史彤衣大官供食伏奏多可分曹若積帳煖錦麗闈明粉自既題柱以如因亦償金而類直漢榮出牧晉儀州兵廉侈歌途刹錢贍行濟南之沫臣猶揚州之試茶生虎去江歸珠來峙明神旦好謙天寧扶衆盛華閩之名品喪士林之模楷使為善者奪氣求仁者解體已不駐於卿雲竟何窺於淶濟長洲樹古茂苑山春楠秋既集

荼祚是親鵠度雪而去遠惕下亭而哭頻翟房氣輿
俄幢夢起帳入飛蠋牀驚鬪蟻鄭玄知數阮瞻無鬼
終日膏肓傳於骨髓嗚呼哀哉丹霄萬里建木千尋
坦坦清路騑騑翠陰三襲臺迥九重禁深中懸流唳
下集華轉無非東箭盡是南金或扶傾作棟或望早
爲霖顯允明公宜膺百福夜暗神㫋天長景促青女
變霜義和納旭悄隋掌以銷璣慨周閣之喪驊永摧
清族本富才人有弟則陸無兄不荀原鴒奕奕沼鯤
騑騑珩奇動楚璧貴傾秦永矣彼蒼胡然人事但續

椿壽徒高錫位摧壓光價掩淪聲味頹不濁而殄灌
宗淮未絕而僞王氏基甲因承中外獲奉恩知通孔
李道德之舊兼盛劉媚展之私鑄顏有契金趙爲期
靜龍門之風水刲羊腸之嶮巇空欲銘恩何酬樹德
庇孫根於高援許加姻於弱植將歡宋子俄放湘南
綬黃楚徼鬚白昭潭歸止未卜棄予是廿許靖之悲
方極王粲之憂不堪猶如重言將敦故約玉無路行
金不如諾殤大義於幽沉惨遐心於漂泊使者尚在
西占巴來雁足空遠魚腸不過虞和峽雨哭振巴雷

軌澆枯鯽誰葬寒灰今則言夫補江當移澧浦稍覺
疑網猶罹罪罟念深懺以無期豈沉冤之可叶嗚呼
哀哉執紼路阻佳城望賒凌空乏翼上漢無槎或期
他日或及中華認楊公之石馬撫周道之碑耶況良
冶規存遺編案在繼孫有後翹稱必大敢期顧質終
托餘光葦平之貂續無望秦晉之婚姻豈忘絮酒無
幾生芻是將犧多失次潡數無行冀桂旌之不遠降
蘭珮之餘芳嗚呼哀哉尚饗

但續椿壽徒高鶴位即所謂使君輩存令此人死

也一經痛錄翻稍多少

陶徵士誄 并序　顏延之

夫璿玉致美不爲池隍之寶桂椒信芳而非園林之實豈期深而好遠哉蓋云殊性而已故無足而至者物之藉也隨踵而立者人之薄也若乃巢高之抗行夷皓之峻節故已父老堯禹錙銖周漢而綿世浸遠光靈不屬至使菁華隱沒芳流歇絕不其惜乎雖今之作者人自爲量而首路同塵輟塗殊軌者多矣豈所以昭末景泛餘波有晉徵士尋陽陶淵明南嶽之幽居者也弱不好弄長實素心學非稱師文取指達

在衆不失其寡處言愈見其默少而貧病居無僕妾井臼不任藜菽不給母老子幼就養勤匱遠惟田生致親之議追悟毛子捧檄之懷初辭州府三命後爲彭澤令道不偶物棄官從好遂乃解體世紛結志區外定跡深棲於是乎遠灌畦鬻蔬爲供魚菽之祭織絇緯蕭以充糧粒之費心好異書性樂酒德簡棄煩促就成省曠殆所謂國爵屏貴家人忘貧者歟有詔徵著作郎稱疾不到春秋若干元嘉四年月日卒於尋陽縣之某里近識悲悼遠士傷情冥默福應嗚呼淑貞夫實以誄華名由謚高苟允德義貴賤何算焉若其寬樂令終之美好廉克己之操有合謚典無愆前志故詢諸友好宜謚曰靖節徵士其詞曰

物尚特生人固介立豈伊時遘曷亦世及嗟乎若士望古遙集韜此洪族蔑彼名級睦親之行至自非敦然諾之信重於布言廉深簡絜貞夷粹溫和而能峻博而不繁依世尚同詭時則異有一於此兩非默置豈若夫子因心違事畏榮好古薄身厚志世霸虛禮州壤推風孝惟義養道必懷邦人之秉彝不隘不恭

爵同下士祿等上農度量難鈞進退可限長卿棄官稚賓自免子之悟之何悟之辨賦詩歸來高蹈獨善亦既超曠無適非心汲流舊巘葺宇家林晨煙暮靄春煦秋陰陳書輟卷置酒絃琴居備勤儉躬兼貧病人否其憂子然其命隱約就閑遷延辭聘非直也明是惟道性糾纆斡流冥漠報施孰云與仁實疑明智謂天蓋高胡諐斯義履信曷憑思順何寘年在身中疢維痁疾視死如歸臨凶若吉藥劑弗嘗禱祀非恤傃幽告終懷和長畢嗚呼哀哉敬述靖節式尊遺占

存不願豐、沒無求贈、省訃郵、轉輕哀薄、斂遺壤以窆、
旋葬而窆、嗚呼哀哉、深心追往、遠情逐化、自爾介居、
及我多暇、伊好之洽、接閻鄰舍、宵盤晝憩、非車非駕、
念昔宴私、舉觴相誨、獨正者危、至方則閡、哲人卷舒、
布在前載、取鑒不遠、吾規子佩、爾實愀然、中言而發、
違衆速尤、迕風先蹷、身才非實、榮聲有歇、叡音永矣、
誰箴余闕、嗚呼哀哉、仁焉而終、智焉而斃、黔婁既沒、
展禽亦逝、其在先生、同塵往世、旌此靖節、加彼康惠、
嗚呼哀哉、

李善注何法盛晉中興書云延之為始安郡道經
尋陽常飲淵明舍自晨達昏及淵明卒延之為誄
極其思致

恩賜綾錦出關判

安息國英賀遠來入朝頻蒙賜綾錦等還將自隨關
司以物皆違様不放過

對　劉穆之

恭就日輸琛占風測術既踰葱嶺便集蒿街頌承湛
露之恩幾荷油雲之施至若綾開翥鶴映雉綺以成
文錦縟翔鸞豔江波而濯色近九重之厚錫充爲璽
之輕齎關司以寄重咽喉任光襟帶物皆違様既失
非馬之疑事乃出蕃須討雞鳴之失既緣恩賜有異

寶途勘責不虛開難留滯

唐人以書判取士今英華所存判式蓋當時之制
如此唐以前不聞有此英華諸判亦不載唐以前
一人此劉穆之疑姓名偶同耳

御史推屬吏判　　張鷟

棲烏之府、地凜冽而風生、避馬之臺、氣威稜而霜動、懲奸嫉惡、實藉嚴明、肅政彈非、誠宜允則、某位叅持斧職、在埋輪履暴勝之清徽、乘驄豐之雅烈、冠施鐵柱、貴戚傷心、花發繡衣、奸豪斂手、近雖端右、遠屆衡陽、聯翩紫蓋之峰、迢遞蒼梧之野、但御史推覈受委非輕、有罪必刑、無幽不察、神羊觸角、必觸邪人、隼鷙驚飛、先驅惡鳥、推鍾建之罪、特奉綸言、舉張恭之辜無虧格式、正當直指、豈是輒干、准犯量科、宜從解退

鷟字文成、員半千稱其文詞、猶青銅錢、萬選萬中、時號青錢學士、證聖中為御史、開元初、以訕短時政、貶嶺南、鷟儻蕩無檢、為文浮艷、然大行一時、新羅日本使至、必出珍寶購其文○有朝野僉載一書、至今尚傳、採猥鄙無非譏議人處、孫薦、曾孫又新、唐書有傳、

家僮觀天判

甲於庭中作小樓、令家僮更直於上、視天乙告違法甲云專心候業不伏

對　　員俶

聖人體道、雖旁行而不流、君子為儒、亦博覽而多識、甲誠不敏、嘗窺秘文、傳妙術於青猿、得精符於翠鳳、嘗公明之好事、不寐每踰於夜分、劉子敬之多能、觀星或至於明發、固當率由古道、仰止先賢、既非日御之官、當睇風占之跡、況門庭之內、賓友相趨、乃別構

青樓、迥披丹檻、當牖與紅粧之女、寓宿乃蒼頭之僕、董舒災異、主人猶且致尤、離語怪神、秦帝尚令下獄、既私庭竊候、罪已良多、公憲正詞、刑其無捨、但以考陳生之國志、嘗有其人、徵葛公之蜀科、未聞斯罪、古今異政、夫何足疑、待更細推、方從公議、

李泌傳云、開元十六年、悉召能言佛道孔子者、相答難、有員俶者九歲、升座詞辯注射、帝曰、半千孫固當然、因問童子、曾有類若者、俶奏臣舅子李泌、帝卽馳召之、藝文志有員俶太玄幽贊十卷、

曆主失度判

曆主失秒忽之度

對　　王泠然

律呂之本、今古攸尚、周行殷曆、孔子於是興嗟、漢襲秦正、劉歆以之條奏、莫不考於經傳、稽之氣象、惟彼曆生、稱明算法、埋須銅壺曉唱、則聽雞鳴、玉斗夜廻、方看蟻轉、何得輕於秒忽、失以毫釐、縛寵多言、豈知天道、羲和廢職、幾亂人時、遂令太史罷占、疇人廢業、陸佐公之漏刻、莫見新成、張子平之渾儀、但聞虛設、既失推策之典、何逃寘棘之刑。

泠然嘗有上張燕公二書、勸其用蘇許公及鷹吳太玄新能、又王丘傳云、開元初爲吏部、獎用孫逖、張鏡微、張晉明、王泠然、皆一時茂秀、

字詁判

甲書字詁、所由計功不及日、請科罪、不伏、訴云紙類不同

對　　張翅

甲楷法有閑、頗辯刀筆之吏、象形自業、偏在寫書之官、不能殺竹、惟青歸池盡墨、常年有立、應已盈徒計日不移、無懸尺牘、今乃字詁是事、日課有違、左氏門庭、雖多筆硯、稚川史籍、不滿巾廂、何莫貨於五車、徒見司於雙管、以是會意、雖則庵庇、不能中程、何爲當

理、今之薄訴、將俟片言、欲逞單父之書、須辯洛陽之紙、然則類之大小、猶或可問、刑之出入、於是乎在、

劉賓客嘉話錄載公謝加金吾表云、想鹹眉之碧嶠、隊遊西蜀、追綠耳於玄圃、保壽南山、逝賊祿山、逆天地、殺戮黎獻、殖腴闕庭、臣彼闕七句、親經了戰、主辱臣死、當臣致命之時、忠稔罪盈、是賊滅亡之日、惜不得其全篇、姑存之於此、○許遜亦有祭文云、太乙先鋒、蚩尤後殿、蒼龍持弓、白虎捧箭、

盜瓜判

常州申稱錢客每以種瓜爲業遂被伶人洪崖盜食其瓜𦙍盡爲客所擒遂作術化出滿田是瓜客乃放之崖去後了復無瓜客詣縣告崖是妖賊

對

錢客家鄰白社、業在青門、米實葱花、光浮五色、藍皮密瓣、美至三搖、長懷洗玉之珍、方有致金之望、洪崖行乖夔足、道契狼心、不能李徑遺冠、翻乃瓜田躡履、獨茲猿臂、因採掇而全空、脅彼龍蹄、隨指揮而忽見、

寧勞宋灌、自含氷谷之文、不假曾鋤、俄結火山之實、錢既迷於術化、洪乃集彼回邪、於是釋此妖人、將殊盜者、初觀帶𦚾、似逐仙來、後察空苗、疑因夢失、幻人爲幻、幻已去而無瓜、迷者知迷、迷既祛而有侯、論妖疑切、論盜情深、雖陳劵口之詞、莫辨訛言之實、洪崖不在、丹筆何施、客告未曉、眞虛崖貿未知、州縣更宜尋問、方可裁量、

著書題閣判

得甲代以著書爲業因題閣而變華髮自後而絕鄉黨以墜業擯逐遂云甲訴無犯不伏

對　　　　張巡

幹蠱馳聲、惕厲終吉、振人爲義、何難之有、顏沛於是、克荷良存、甲紹翰深規、代濟其美、精逾史籒、得方伏之宏模、績洞張芝、改圖池之波態、晉廷稱妙、郎擅一臺、越市推珍、還標五字、許無頓於前構、偶垂裕於後昆、孰謂象賢、旋聞解克、屬以功開摛日、爵僾霧之離

𥌓、號起凌雲、結矓矓之畫閣、式題飛牓、方呈鵠反之書、坐陟雲梯、遂變武貢之髮、菱花鏡裏、那復青顏、薤葉風前、俄驚素業、垂堂取誡、誡欲謹身、良冶遺捐、其如棄詡、撫韋家之宿事、徒想欽承、語王氏之門風、深違硎述、永言丘首、難忘懷上之心、浩意家聲、宜復懸錢之藝、

還墳判

劉亨稱元是幷州人因隋季而遷長安今請還就墳陵長不許去

對　失名

頃者江嶺鹿走道喪隋風旁水龍興祚開唐運干戈忽起自下都而入上都雞犬亂馳辭舊國而入新國劉亨爾日正蒔攀龍忽念此時旋悲去鷁顧惟舊浦儻啣水而分聲還念故鄉共行雲而動色秋林葉下遽失維桑春圃花飛俄傷故梓以為生金翠石黃絹

仍存樹劍青松貞枝尚鬱四時節物供薦無由萬里蕭條歸寧莫遂水狐夜聽首丘之戀不窮翔鳥晨驚懷土之悲寧輟披肝上請思切來歸零淚下霑悲深去國雖越吟楚奏幽顯殊而移尊就卑禮律通許宜依所請庶叶平反冀南國之禽罷思閩越東平之樹不靡咸陽

草書狀　索靖

聖皇御世隨時之宜倉頡既生書契是為科斗鳥篆類物象形叡哲變通意巧茲生損之隸草以崇簡易百官畢修事業並麗蓋草書之為狀也婉若銀鉤漂若驚鸞舒翼未發若舉復安蟲蛇虯蟉或往或還類阿那以羸形欻奮釁而桓桓及其逸遊盼嚮乍正乍邪騏驥暴怒逼其轡海水窊隆揚其波芝草蒲陶還相繼棠棣融融載其華玄熊對踞於山岳飛燕相追而差池舉而察之又似乎和風吹林偃草扇樹枝條

順氣轉相比附窈嬈廉苫隨體散布紛擾擾以猗靡中持疑而猶豫玄螭狡獸嬉其間騰猨飛鼬相奔趣凌魚奮尾蛟龍反據投空自竄張設牙距或若登高望其類或若既往而中顧或若倜儻而不羣或若自檢於常度於是多才之英篤藝之彥役心精微耽此文憲守道兼權觸類生變離析八體靡形不判去繁存微大象未亂上理開元下周謹案騁辭放手雨行冰散高音翰厲溢越流漫忽班班而成章信奇妙之煥爛體磥落而壯麗姿光潤以粲粲命杜度運其指

使伯英迴其腕著絕勢於紈素垂百世之殊觀
靖字幼安該博經史兼通內緯與衛瓘俱以草書
知名趙王倫篡位靖應三王義舉還後將軍太安
末河間王顒舉兵向洛拜遊擊將軍與賊戰被傷
卒靖有遠識嘗指洛陽宮銅駝歎曰會見汝在荊
棘中行見姑臧城南石地曰此後當起宮殿其言
皆驗然卒以兵死

言志　　蕭大圜

拂衣褰裳無吞舟之漏網挂冠懸節慮我志之未從
儻獲展禽之免有美慈明之進如蒙北叟之放實勝
濟南之徵其故何哉夫閭閻者有優游之美朝廷者
有簪佩之累蓋由來久矣留侯追蹤於松子陶朱成
術於辛文良有以焉況乎智不逸羣行不高物而欲
辛苦一生何其僻也豈如知足知止蕭然無累北山
之北棄絕人間南山之南超踰世網面修原而帶流
水倚郊甸而枕平皐築蝸舍於叢林構環堵於幽薄
近瞻煙霧遠睇風雲藉纖草以蔭長松結幽蘭而援
芳桂仰翔禽於百仞俯泳鱗於千潯果園在後開窻
以臨花卉蔬圃居前坐簷而看灌甽二頃以供饘粥
十畝以給絲麻侍兒五三可充紝織家僮數四足代
耕耘沽酪牧羊協潘生之志畜雞種黍應莊叟之言
穫菽尋汜氏之書露葵徵尹君之錄烹羔豚而介春
酒迎伏臘而候歲時披良書探至賾歌纂纂唱烏烏
可以娛神可以散慮有朋自遠揚搉古今田畯相過
劇談稼穡斯亦足矣樂不可支永保性命何畏憂責

豈若躡足入紟巾服就羈遊帝王之門趨竿衡之勢不知飄塵之少選寧覺年祀之斯須萬物營營靡存其意天道昧昧安可問哉嗟乎人生若浮雲朝露寧俟長繩繫景實不願之乾燭夜遊驚其迅邁百年何幾擊踡曲拳四時如流俛眉躡足出處無成語默奚當非直丘明所恥抑亦宜尼恥之

大圜字仁顯簡文帝第二十子也侯景弒簡文大圜潛遁獲免景平王僧辯遣詣江陵大圜懼禍屏絕人事恒以讀書爲事元帝甚稱之于謹軍至乃以大圜副其兄大封充使請和其實質也至軍信宿而元帝降周文以禮待之保定二年封始寧公俄爲麟趾殿學士武帝集四十卷簡文集九十卷並止一本時在秘閣大圜得見乃手寫之一年而畢大圜心樂閑放嘗著論云云隋開皇初卒此篇與樂志論相類如此則夫人而能樂之但恐世間少此地行仙耳

四六法海卷之十二終

北齊文紀三卷

（明）梅鼎祚輯

明崇禎刻本

北齊文紀三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梅鼎祚編。北齊著作，邢魏居首。其餘零篇短札，取備卷帙而已。所採自正史以來，不過文苑英華、藝文類聚、通鑑諸書。益流傳本少，蒐輯爲難，非其網羅之未備也。其首列高歡、高澄，亦同西晉之編濫登三祖。他如侯景報高澄書，史明言王偉。文宣卽位告天文，史明言魏收。天保元年大赦詔，藝文類聚明言邢劭，而不歸操筆之人，竟冒署其所代。核以事實，亦未睹其安。又顏氏家訓各自爲書，史志相沿著錄。設使全文載入，已於體例有乖。乃僅錄其敘致一篇，而一篇之中，又僅錄其首四五行。豈非以篇頁無多，忽而不檢，致是疏漏歟。考崇禎戊寅周鑣序鼎祚所輯文紀，自東晉以下，皆鼎祚沒後所刻。蓋中多草剏之稾，其後人未盡是正，因而刊之，亦非盡鼎祚之失也。

北齊後周文紀合序

華陽周鑣撰

周子放居讀史三茅爰人梅朗三氏寓書曰先王父禹金先生文紀子嘗有意焉比邀天幸蕭余賡之先生尹予邑而辱嘉惠也自晉之東洎乎南北胥壽棗梨誠盛典矣北齊後周適先告

竣子曷序諸周子曰夫文自當塗而後南北攸分厥體屢遷風尚遞變大率江左宮商發越貴乎清綺河朔詞義貞剛重乎氣質氣質則理勝其辭清綺則文過其意理深者便于時用文麗者宜于諷詠此其得失之繫也元氏失馭高齊

宇文東西獨覇干戈日尋舩輸不給要其文苑可得而言蓋伯仲之間爾夫齊之才儁貽由魏朝周之名夙半皆梁實

邢魏譽重鄴都互師昉約王庾藻絶關中遂變周制雖地屬中土而文競南音斯剽江左之風漸被河朔質不勝文樸

散爲器何所當大雅而釆相短長哉兩朝之文既後蕭統英華諸書而外散佚亂多先生裒次成書凡若干卷斯已勤

矣其間明經術陳治紀以逮天文地志人事物訓美惡具録殘缺兼采匪直文辭之津與而已蓋亦經世典訓者所當

覽誦焉余因是而嘅斯文顯晦之數矣答子長史記歷元成而始重揚雲太玄識者謂四百秊後其興矣張陸旣出玄遂大行豈非峕爲之耶先生歷代文紀篋藏廿餘秊張陸之契迺在余侯較之揚馬不先時而厚幸哉余侯經術餘治

甫及下車首揚先哲表遺文禮名士弦誦日作聲蒸蒸起江以南輿父浚儀以是知其選已往子過朗三之廬習其曾王父宛谿大夫嘉靖中爲給諫有直聲忤相嵩出守紹興私淑文成用理學顯然則先生淵源所繇來遠矣予游朗三

父子兄弟間斌〻質有其文朗三績學工古有當世志當語予願假二紀更端唐宋以續先生之遺予壯其志數從史之嗟虖天壤間所稱不朽唯是名節文章而已士有一不出此雖冠刻〻衣襜〻吾懼其立而腐諸余矦博物大雅君

子也庶其不河漢虖余言于是乎書

崇禎戊寅秋分日

無邑李玉聲寫

北齊文紀序

逭颺家食海濱聞諸長
老云
國朝著述博雅新都弇
州數公而後則宛陵梅

禹金先生稱冠云已獲
先生所著書記樂苑詩
乘之屬讀之未嘗不想
見其人比筮仕其鄉庶
幾獲承緒論而先生已

歸道山因交先生孫曰
朗中者又獲晚歲所著
文紀而讀之于是始有
以盡先生之全而嘆推
博雅冠有以也第刻本

訖于西晉晉之東洎南
北朝闕焉會
直臺晉陽張公　明府
燕山周公方事表章先
鍥宋紀餘紀則命颷以

次從事焉歲戊寅
直臺富春陳公繡斧式
臨文洽四國嘉惠良書
于是北齊後周文紀殺
青斯竟先生子士好率

朗中式玆盛典再拜請
序颺謝不敢先則敬虛
首簡以竢
命而厥事不可不具廼
各述其畧于左篇是序

所爲北齊文紀者也齊
自霸圖初啓神武雄畧
不暇文事其時將相多
起戎行卒以材武顯文
之爲用羽書軍檄巳耳

洋旣簒魏艸昧漸夷九
錫禪讓詔令之屬規影
前代亦云備物嗣是胥
肉薦奪訖于後主典章
文籍得失盛衰之數大

畧可觀然較諸魏氏差不侔矣文亦少羸焉何也豈非地割時下澤淺而主弗好也耶然齊歷季雖不久其主多不度

而網羅名儁優禮文學之士如史所稱霸朝館客與夫待詔文林之制蓋亦彬彬矣其時文章傑出邢魏而下崔盧李

杜顏劉之族咸能著書勒史成一家名當世而遺籍放佚釐釐止此此博雅之士所以悵然于斯文也嘗按北齊史如

祖孝徵陸元規陽休之記述十餘家自唐已不傳傳者唯王李二氏而已史尚如是況散篇別集雜之簡篋烽燼蟫蠹

之餘其放佚如此也固亦埶然先生鈎葺高氏一代之文次爲三卷俾好古者博稽而覽其得失盛衰焉不亦文苑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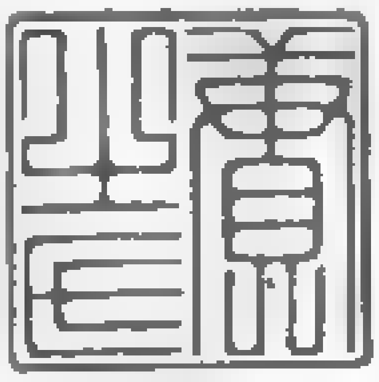
鴻寶與颺旣爲是正而屬朗三覆挍以傳朗三孳孳脩古近又輯歷代賦紀庶幾繩武哉且以嘆先生詩書之澤于未艾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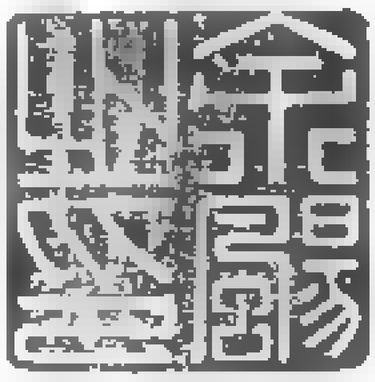
旹

崇禎戊寅中秋前五日

莆田余颺賡之父書

于季愛軒





北齊文紀目録

卷第一

神武帝高歡

上魏節閔帝出師表　上魏孝武帝表

又自理表　與魏彭城王韶書

遺侯淵書　賜盧勇書

與鄴下諸賢書

招王思政書　王思政復書

敕子澄書

文襄帝高澄

答與高隆之書

與侯景書　侯景報文襄書

與崔季舒書　答李元忠書

降劉禕書　判宋遊道

文宣帝

即位告天文　天保元年大赦詔

崇儉詔　復渤海四郡詔

祭樹故太傅孫騰等詔

奏開文啓詔　出魏御府珍縁詔

修立黌序詔　貴直言詔

又詔　條録文籍詔

定麟趾格詔　發遣梁民詔

併省州郡詔　祀禮詔

贈陳元康詔　王昕削爵詔

與梁太尉王僧辯書　與崔暹書

孝昭帝

封先代後詔　詔王晞

敕崔瞻　遺詔

與長廣王湛書　又

武成帝

輕罰詔　敕馮翊王潤

與河南王孝瑜手敕　敕和士開

後主

與任城王湝書　北齊元會詔書

任城王湝

與尚書令楊遵彥論李德林書

安德王延宗

即位詔　與任城王湝啓

范陽王紹義

遺妃書

南陽王思好
與并州諸貴書
卷第二
高乾
致裴諏之書
郭秀
致楊愔書
破六韓常
啟世宗
杜弼

遺張普惠書　與邢邵書
檄梁文　同前
魏收
齊王九錫冊文　魏禪齊詔
冊文　上魏書十志啓
與李德林書　李德林復書
重遺李德林書　李德林重答書
祭荊州刺史陸道方文
太子冬會議　爲文宣帝西伐書
爲侯景叛移梁朝文　枕中篇

卷第三
袁聿脩
與邢邵書
邢邵
荅袁聿脩書　遺辛術書
爲文襄皇帝讓尚書令表
又表
爲彭城王韶讓侍中表
爲李衛軍疾以國子祭酒讓東平王表
爲潘司徒樂讓表　爲司空景讓表
賀老人星表　百官賀平石頭表

文宣帝哀策文　避太子諱議
文宣帝謚議　訊因請占議
改葬服議　廣平王碑文
冀州刺史封隆之碑　太尉韓公墓誌銘
蕭仁祖集序　甘露頌
司馬子瑞
奏彈畢義雲
刁柔
五等爵邑承襲議
宋軌

諫設棒奏
張老
請定律令書
樊遜
制詔問升中紀號對　問求才審言對
問刑罰寬猛對　問禍福報應對
校定羣書議
陽休之
陶集序錄
盧詢祖
破蠕蠕賀表
顏之推
顏氏家訓敘致篇
崔瞻
遺李槩書
李槩
達生丈人集序
潘子義
與郎基書
郎基

荅潘子義書
魏長賢
復親故書
斛律光
與周太保達奚武書
祖珽
議定舊樂書　上修文殿御覽奏
上武成帝傳位東宮書
遺陸悉達書
盧潛
寄弟士遜書
王紘
上言後主
董峻　鄭元偉
非宋景業天保曆議
亡名氏
小平津古冢銘

北齊文紀目錄

北齊文紀卷第一

閩莆余颺訂閱

晉陽張灯參定

江東梅鼎祚纂輯

神武帝高歡

字賀六渾渤海蓨人仕魏封渤海郡王爲晉州刺史起兵討爾朱氏立孝武帝脩自爲大丞相脩奔長安依宇文泰遂入洛陽立淸河王子善見是爲東魏及子洋纂位追崇獻武帝廟號太祖天統初改謚神武皇帝廟號高祖

上魏節閔帝出師表

神武初事爾朱榮每參軍謀爲親信都督時魏明帝欲除鄭儼等使榮舉兵入洛以神武爲前鋒帝暴崩乃立孝莊帝攸榮專肆爲攸所誅從子兆自晉陽入洛執攸殺之及節閔帝立改元普泰榮從弟世隆輔政封神武爲渤海王數使入覲神武遂起義師于信都抗表罪狀爾朱氏復立章武王子朗爲帝進討兆世隆及其黨盡誅之凶黨既除朝廷慶悅因廢節閔及朗而立孝武帝脩

臣某言故天柱大將軍榮援立聖明中興寶曆而屠戮衣冠升降自己其勳雖大厥咎亦深以過比功則功不補過永安之末國祀權移疑貳已彰遂加大戮君猶天也理絶讎怨而世隆等鳩集犬羊傾覆京邑大行幽執酷害賊首且自立六王擅相署置或權重上將或官兼宰輔淫貪亂肆行兇慝賣官鬻獄專貨求財政令無恒朝改暮易雖復南山之竹豈可盡言陛下龍德元天翱飛紫極斯乃宗廟之威靈億兆之介望而世隆等阻衆安忍自以爲功帶甲勒兵屠突宮省篡逆之漸昭然有徵臣本無勳庸忝叨非據位班台鉉爵等藩王負荷任隆憂深責重常恐顛沛負之無力主憂臣辱先達明規主辱臣死激臣宿志況擁百萬之師盛四海之銳而坐觀成敗不恤國家之難哉方將總馭大軍弔民伐罪其指麾形勢備在檄書若世隆等退出藩維奉辭廷闕臣便按甲休兵一無所預事寧之後泥首歸愆矯命專征分甘鈇鉞若固執逆謀敢拒義師者當戮其妻孥罪延三族伏願陛下留神省察照臣丹款大勳克舉拜手有期心馳象闕載懷罔極文苑英華光一作先

上魏孝武帝表

帝以斛斯椿等構神武部署將討將之役揚南伐齎書與神武表上帝知神武覺其謀欲止諸軍神武遂以表聞乃復合自明忠款屢啓不答神武遂舉兵犯洛帝奔長安乃立淸河王子善見是爲孝靜帝

荆州綰接蠻方密邇叛服闘號恃遠將有逆圖臣今潛勒兵馬三萬擬從河東而渡又遣恒州刺史厙狄干瀛州刺史郭瓊汾州刺史斛律金前武衛將軍彭樂擬兵四萬從來違津渡遣領軍將軍婁昭相州刺史竇泰前瀛州刺史堯雄并州刺史高隆之擬兵五萬以討荆州遣冀州刺史尉景前冀州刺史高敖曹濟州刺史蔡儁前侍中封隆之擬山東兵七萬突騎

五萬以征江左皆約所部伏聽處分

又自理表

臣爲嬖佞所閉陛下一旦賜疑令獨狂之罪爾朱時計臣若不盡誠竭節敢負陛下則使身受天殃子孫殄絕陛下若垂信赤心使干戈不動佞臣一二人願斟量廢出

與魏彭城王韶書 韶字世冑襲祖勰爵武定末[illegible]齊受禪降爵 孟業字敬業鉅鹿安國人歸韶定州業爲典籤長史[illegible]廉潔尋出外行縣事高祖書責

典籤姓孟者極能用心何不置之目前 北齊書○北史作何乃令北部典[illegible]出外也

遺侯淵書 淵神武尖山人奔梁見殺 淵仕魏定州刺史隨爾朱兆拒高祖兆敗從高祖[illegible]爾朱氏[illegible]降齊州刺史遣使通款於高祖汝陽王暹除齊州刺史淵不時迎納民[illegible]暹入城淵率騎出奔妻兒部曲爲暹所虜會承制以淵行青州事高祖又遣書諭乃受還遂始[illegible]其部曲

卿勿以部曲輕少難於東邁齊人澆薄惟利是從齊州城民尚能迎汝陽王青州之民豈不能開門待卿也但當勉之 魏書

賜盧勇書 勇字[illegible]以功授儀同三司揚州刺史[illegible]不[illegible]陳[illegible]節爲[illegible]遇忠勇大[illegible]

吾委卿揚州惟安枕高臥無西南之慮矣但依朝廷所委表啓宜停卿之妻子任在州住當使漢兒之中無在卿前者

與鄴下諸貴書 崔暹字季倫博陵安平人魏武定初爲御史中尉[illegible]劾尚書令司馬子如及尚書元羨[illegible]咸陽王坦并州刺史可朱渾道元並免官其餘死黜者甚衆高祖[illegible]書[illegible]責暹入辭歷右僕射

崔暹昔事家弟爲定州長史後吾兒開府諮議及遷左丞吏部郎吾未知其能也始居憲臺乃爾糾劾咸陽王司馬令並是吾對門布衣之舊尊貴親昵無過二人同時獲罪吾不能救諸君其慎之 並北齊書

招王思政書 東魏丞相歡擊西魏入自汾[illegible]東[illegible]營晉州[illegible]丞相泰使[illegible]思政[illegible]以爲其道[illegible]數以書招思政思政復書[illegible]凡九日[illegible]大雪[illegible]東[illegible]年十一月以可朱渾道元名元遼東人爲魏[illegible]州刺史齊[illegible]位太師

若降當授以并州

王思政復書 思政太原祁人魏大將軍拒[illegible]齊[illegible]都官尚書

可朱渾道元降何以不得 [illegible]

敕子澄書 尚書令司馬子如以承相故人當任[illegible]氣自高與太[illegible]

馬令是吾故吏汝宜寬之北史一通鑑馬令吾之故舊

文襄帝高澄字子惠神武長子襲為大丞相齊京兆尹追尊文襄皇帝廟曰世宗

容與高隆之書隆之字延興高平金鄉人魏太保入齊錄尚書事領大宗正高仲密之將叛也隆之遣人誘動冀州豪傑使為內應東魏遣高隆之馳驛慰撫由是得安登容書與隆之降之以為西恩吉既行理無弔啟乃咨承指歡而罷之

仲密枝黨與之俱西者宜悉以其家屬以懲將來治責

與侯景書景朔為北鎮戍兵事爾朱榮以戰功擢定州刺史大行臺封濮陽郡公神武帝為魏相詠寵先氏景以衆降神武仍為所用馭軍嚴整所向多捷然性殘忍嘗與神武相亞魏以為司徒高歡道行臺專制河南及神武疾篤謂文襄曰景我死後必不為汝用為書召景景懼及神武薨文襄遣衆客紹宗討景景懼魏為授文襄慮景與西布令從之乃已遇之以景首宗各之

蓋聞位為大寶守之未易仁誠重任終之實難或殺身成名或去食存信比性命於鴻毛方義節於熊掌夫然者舉不徙德動無過事進不見惡退無謗言先王與司徒契闊夷險孤子相依偏所眷屬纏綿衽期綢繆素分義貫終始情存歲寒司徒自少及長從微至著共相成立非無恩既爵通通侯位標上等門容駟馬食饗萬鍾財利潤於鄉黨榮華被于親戚意氣相傾人倫所重感于知己義在忘軀格為國士者乃立漆身之節饋以壺飧者便致扶輪之効若然尚不能已況其重於此乎幸以故舊之義欲持子孫相託方為秦晉之匹共成劉范之親假使日往月來時移世易門無強蔭家有幼孤猶應加璧不遺分宅相濟無忘先德以恤後人況聞負杖行歌便已狼顧犬噬於名無所成於義無所取不蹈忠臣之迹自陷叛人之地力不足以自強勢不足以自保率烏合之衆為累卵之危西求救于黑泰南請援于蕭氏以狐疑之心為首鼠之事入秦則秦人不容歸吳則吳人不信當今所觀未見其可不知終久持此安歸相推本心必不應爾當是不逞之人曲為無端之說遂懷市虎之疑乃致投杼之惑比來舉止事已可見人相疑誤想自覺知合門大小並在司寇意謂李氏未滅猶言少卿可反孫子無狀招禍厂天酷罰不能死亡苟存晷漏還恭未遠五內崩裂仕禮猶權奪忘在處私

思勠力命卒成功業近者聊命偏師前鋒致討南兗揚州城寺悉從即欲乘機長驅懸瓠爲以炎暑欲爲後圖且命旋軍待時更舉今寒飈何折白露將闌方憑國威靈行天罰器械精新士馬強盛內外感恩上下戮力三令五申可蹈湯火若使旗鼓相望埃塵相接勢如沃雪事等注熒夫明者去危就安智者轉禍爲福寧使人負我不使我負人當開從善之門使有改迷之路令誠刷心蕩意除嫌去惡想猶致疑未便見信若能卷甲來朝繫弓還闕者當相授豫州刺史以終身世所部文武並不追攝進得保其祿位退則

不喪功名冀有知幾之心當爲可信之事今王思政等法寶等孤軍偏將遠來深入然其性命在君股掌若欲剌之想有餘力若能擒翦肆諸市朝即加寵授永保彌場君門眷屬可以無恙寵妻愛子亦相送還仍爲通家共成親好所不食言有如皎日今遣行人路程可度此月十日應至彼關足得還返若能悔過不忘本朝宜遣曉心之使自來向北面取委曲使相知信如其遲疑未便分決使來踰緩不赴期會國有常刑以明君法今不能泥封函谷南面稱孤受制於人威名頓盡得地不能自守聚衆不以爲彊空使身

有背叛之名家爲惡逆之黨兄弟子姪首足異處垂髮戴白同就塗炭聞者相爲酸鼻見者相爲寒心覆宗絕嗣自貽伊戚戴天履地之心能無愧乎成敗禍福決之此使善惡向背相任所從脫出自思致延後悔駟馬不追噬臍何及孤子今日不應乃遣此書但見蔡遵道云司徒本無歸惡之心深有追悔之意闕西兵將至遵道向晡中參其多少少則與其同力多則更爲之備又云房長史在彼之日司徒嘗欲遣書啓將改過自新求効邊畔巳差李龍仁等垂欲發遣聞房巳還遂復停廢未知遵道此言爲實爲虛但

既有所聞不容不相盡告吉凶之理想自圖之文苑英華 [illegible]

侯景報文襄書

文襄謂[illegible]何為誰作或曰其行臺郎王偉文襄封[illegible]如此何[illegible]不使我知文襄欲問[illegible]文[illegible]景書而謬其辭云本使彼習[illegible]內中人加之故景史與圖南為事[illegible]其書於外使[illegible]人亦不[illegible]之信

蓋聞立身揚名者義也在躬所寶者生也苟事當其
義則節士不愛其軀刑罰斯舛則君子實懼其命昔
微子發狂而去殷陳平懷智而背楚者良有以也僕
鄉曲布衣本乖藝用初逢天柱賜忝帷幄之謀晚遇
永熙委以干戈之任出身為國綿歷二紀犯危履難

豈避風霜遂得躬被衮衣口飡玉食富貴當年光榮
身世何為一旦舉旗旆援桴鼓而北面相抗者何哉
實以畏懼危亡恐招禍害捐軀非義身名兩滅故耳
何者往年之暮尊王遘疾神不祐善祈禱莫瘳遂使
嬖幸擅威權閹寺肆詭惑上下相猜心腹離貳僕妻
子在宅無事見圍段康之謀莫知所以盧潞入軍未
審何故翼翼小心常懷戰慄有靦面目寧不自疑及
回師長社希自陳狀簡書未達斧鉞已臨既旌旗相
對咫尺不遠飛書每奏冀申鄙情而群率恃雄眇然
不顧運戟推鋒專欲屠滅築圍堰水三版僅存舉目
相看命懸晷刻不忍死亡出戰城下禽獸惡死人倫
好生送地拘秦非樂為也但尊王平昔見與比肩共
奬帝室雖形勢參差寒暑小異丞相司徒鴈行而已
福祿官榮自是天爵勞而後受理不相干欲求吞炭
何其謬也然竊人之財猶謂為盜祿去公室相為不
取今魏德雖衰天命未改祈恩私第何足關言賜示
不能東封函谷受制于人當似教僕賢祭仲而愛季
氏無主之國在禮未聞動而不法何以取訓竊以分
財養幼事歸令終捨宅存孤誰云隙末復言僕衆不
足以自強危如累卵然紂有億兆夷人卒降十亂桀

之百刻終自無後潁川之戰即是殷鑒輕重由人非
鼎在德苟能忠信雖弱必強殷憂啟聖處危何苦況
今梁道邕熙招攜以禮被我虎文縻之好爵方欲苑
五岳而池四海掃夷穢以拯黎元東羈甌越西通汧
隴吳楚剽勁帶甲千群吳兵冀馬控弦十萬兼僕所
部義勇如林奮義取威不期而發大風一振枯幹必
摧凝霜暫落秋蔕自殞此而為弱誰足稱強又見誣
兩端受疑二國斟酌物情一何至此昔陳平背楚歸
漢則王百里出虞入秦斯霸蓋昏明由主用捨在時
奉禮而行神其庇也書稱駟馬精新剋日齊舉誇張

形勝指期蕩滅竊以寒飈白露節候乃同秋風揚塵
馬首何異徒知北方之力爭未識西南之合從苟欲
狥意於前途不覺坑穽在其側若云去危令歸正朔
轉禍以脫網羅彼既嗤僕之愚迷此亦笑君之晦昧
今已引二邦揚旌北討熊虎齊奮剋復中原荆襄廣
潁已屬關右項城懸瓠亦奉南朝幸自取之何勞恩
賜然權變不一理有萬途為君計者莫若割地兩和
二分鼎峙燕衛晉趙足相奉祿齊曹宋魯悉歸大梁
使僕得輸力南朝北敦姻好束帛交行戎車不動僕
立當世之功君卒祖禰之業各保疆界躬享歲時百

姓乂寧四民安堵孰若驅農夫于隴畝抗勍敵于三
方避干戈于首尾當鋒鏑于心腹縱太公為將不能
獲存歸之高明何以克濟復尋來書云僕妻子悉拘
司寇以之見要庶其可反當是見疑偏心未識大趣
何者昔王陵附漢母在不歸太上囚楚乞羹自若矧
伊妻子而可介意脫謂誅之有益欲止不能殺之無
損徒復坑戮家累在君何關僕也而遵道所佝頗亦
非設但在縲紲恐不當然故重陳辭更論款曲所望
良圖府惠報音然昔與盟主事等琴瑟讒人間之翻
為讎敵撫弦搦矢不覺傷懷裂帛還書知何能述梁書

○鄉曲北齊書作鄉一二紀作一紀光榮作榮華將
鼓作鼓將鮮幸懷[illegible]四句作僻幸弄權心腹[illegible]
廻師作廻歸承達[illegible]遣不送作不遠兼申作身申
[illegible]
[illegible]

柱將軍爾朱榮自晉陽入誅氣太后景以私衆
見榮榮甚奇景委以軍事○不與經考武年號

與崔季舒書季舒字叔正博陵安平人歷侍中聰明有知特進[illegible]
總考前來好文學夫容儀多力善射有孝文
風文襄甚信之為大將軍中兵參軍崔季舒為
中書黃門侍郎令監鄴都[illegible]
大將令季舒知其事[illegible]

擬人復何似凝勢小莊未[illegible]

答李元忠書元忠趙郡人[illegible]

儀同位亞台鉉識貴高明藩入侍帷幄受重而猶
家無擔石室若懸磬雖輕財重義奉時愛己故也久
相嘉尚嗟咏無已[illegible]思稱賞有意無由忽辱蒲萄良

深佩戴卿用絹百疋以酬清德也

降劉禪書（禪字彥英彭城人魏孝昌中釋巾大丞相府士曹參軍[illegible]史舍人服其威信甚得獄[illegible]之和世[illegible]於軍[illegible]也帳[illegible]甲）

以卿家世忠純奕代冠冕賢弟賢子並與吾共事懷抱相託亦自依然宜勗心力以副所委莫慮不富貴（並北齊書）

判宋遊道（遊道除御史中尉東萊王道習參御史遊道限外授狀遊道與道習有舊愛之文襄怒杖而判之曰）

遊道稟性饕悍是非肆口吹毛洗垢疻瘢人物往與郎中蘭景雲忿競列事十條及加推窮便是虛妄方共道習凌侮朝典法官而犯特是難原宜付省科

文宣帝（名洋字子進神武第二子文襄被殺代為丞相齊王受東魏禪自立改號齊都鄴在位十年廟號顯祖）

即位告天文（魏收）

皇帝臣洋敢用玄牡昭告于皇皇后帝否泰相沿廢興迭用至道無親應運斯輔上覽唐虞下稽魏晉莫不先天揖讓考曆歸終魏氏多難年將三十孝昌已後內外去之世道橫流蒼生塗炭頼我獻武拯其將溺三建元首再立宗祧扫絕群凶芟夷姦宄德被黔黎勳光宇宙文襄嗣武克構鴻基功浹寰宇威稜海外窮髮懷音西寇納款青丘保候丹穴來庭扶翼危機重匡頹運是則有大造于魏室也魏帝以十世告終上靈厭德欽若昊天允歸大命以禪于臣洋夫四海至公天下為一總民宰世樹之以君既川岳啓符人神效祉群公卿士八方兆庶僉曰皇極乃顧于上魏朝推進於下天位不可以暫虛遂適群議恭膺大典猥以寡薄託于兆民之上雖天威在顏咫尺無違循躬自省實懷祗惕敬簡元辰升壇受禪肆類上帝以荅萬國之心永隆嘉祉保祐有齊以被于無窮之祚

天保元年大赦詔（按文宣詔邢邵為受禪登極大赦詔多齊書八句）

無德而稱代刑以禮不言而信先春後秋故知惻隱之心天人一揆弘宥之道今古同風朕以寡薄功烈無紀昔先獻武王值魏世不造四海幅裂九鼎行出祭器無歸乃驅御侯伯大號燕趙拯厥頹隆俾亡則存文襄王外挺武功內資明德窮戎先着闢土服遠年踰二紀世歷兩都獄訟有適謳歌斯在故魏帝俯遵曆數爰念褰裳遠取唐虞終同脫屣[illegible]未已志在陽城而羣公卿士誠守愈切遂屬代終居于玆

上如沙深水有吠終朝始發倉陽九尾呈瑞升壇告
天赤雀効祉惟爾文武不貳心之臣股肱爪牙之將
左右先王克隆大業秉忠誠節共斯休祉然三臺存
教非易可免七名改號庸可庶幾思與億兆同始兹
日其大赦天下改武定八年爲天保元年其百官進
階男子賜爵鰥寡六疾義夫節婦旌賞各有差代茲文作化之化作之心八人作夫此聖作寡旦存作蓄有愛心作合在瑞作雅克作北蔵刻作哉然共斯休社作共斯休寡矣

崇儉詔

頃者風俗流宕浮競日滋家有吉凶務求勝異婚姻
喪葬之費車服飲食之華動竭歲資以營日富又奴
僕帶金玉婢妾衣羅綺始以制出爲奇後以過前爲
遞上下貴賤無復等差今運屬惟新思蠲往弊反朴
還淳納民軌物可量事具立條式使儉而獲中

復渤海四郡詔元年

冀州之渤海長樂二郡先帝始封之國義旗初指之
地并州之太原青州之齊郡霸業所在王命是基君
子有作貴不忘本思深恩洽蠲復田租齊郡渤海可
並復一年長樂復二年太原復三年

祭悠故太傅孫騰等詔

故太傅孫騰故太保尉景故大司馬婁昭故司徒高
敖曹故尚書左僕射慕容紹宗故領軍万俟干故定
州刺史段榮故御史中尉劉貴故御史中尉竇泰故
殷州刺史劉豐故濟州刺史蔡儁等並左右先帝經
贊皇基或不幸早徂或殞身王事可遣使者就墓致
祭并撫問妻子慰逮存亡

奏聞文啓詔

自今已後諸有文啓論事并陳要密有司悉爲奏聞

出魏御府珍綵詔

古人鹿皮爲衣書囊成帳有懷盛德風流可想其魏
御府所有珍奇雜綵常所不給人者徒爲蓄積命宜
悉出送內後園以供七日宴賜

修立黌序詔

郡國修立黌序廣延髦俊敦述儒風其國子學生亦
仰依舊銓補服膺師說研習禮經往者文襄皇帝所
建蔡邕石經五十二枚即宜移置學館依次修立

賞直言詔

有能直言正諫不避罪辜謇謇若朱雲諤諤若周舍
開朕意沃朕心弼于一人利兼百姓者必當寵以榮
禄待以不次

又詔
諸牧民之官仰專意農桑勤心勸課廣收天地之利
以備水旱之災
條錄文籍詔 元年七月
朕以虛寡嗣弘王業思所以贊揚盛績播之萬古雖
史官執筆有聞無墜猶恐緒言遺美時或未書在位
王公文武大小降及民庶爰至僧徒或親奉音旨或
承傳傍說凡可載之文籍悉宜條錄封上
定麟趾格詔 元年七月
魏世議定麟趾格遂爲通制官司施用猶未盡善可

令羣官更加論究適治之方先盡要切引綱理目必
使無遺未成之間仍以舊格從事 更加論究北史作更論討新令
發遣梁民詔
梁國遺禍主喪臣離逖彼炎方盡生荆棘興王繼絶
義在于我納以長君拯其危弊比送梁主已入金陵
藩禮既修分義方篤越鳥之思豈忘南枝凡是梁民
宜聽反國以禮發遣
併省州郡詔 天保七年
崐山作鎮厥號神州瀛海爲池是稱赤縣蒸民乃粒
司牧存焉王者之制沿革迭起方割成災肇分十二

水土既平還復九州道或繁簡義在通時殷因于夏
無所改作然則日月纏于天次王公國于地野皆所
以上叶玄儀下符川嶽逮于秦政鞭撻區宇罷侯置
守天下爲家洎兩漢承基曹馬屬統其間損益難以
勝言魏自孝昌之季數鍾澆否祿去公室政出多門
衣冠道盡黔首塗炭銅馬鐵脛之徒黑山靑犢之侶
梟張晉趙豕突燕秦綱紀從兹而頹彜章因此而紊
是使豪家大族鳩率鄉部託迹勤王規自署置或外
家公主女謁内成昧利納財啓立州郡離大合小本
逐時宜剖竹分符蓋不獲已牧守令長虛增其數求

功錄實諒足爲煩損害公私爲弊殊久既乖爲政之
禮徒有驅羊之費自爾因循未遑刊改朕寅膺寶曆
恭臨八荒建國經野務存簡易將欲鎮躁歸靜反薄
還淳苟失其中理從刊正傍觀舊史逖聽前言周曰
成康漢曰文景編戸之多古今爲最而丁口減于疇
日守令倍于昔辰非所以馭俗調風示民軌物且五
嶺内賓三江迴化拓土開疆利窮南海但要荒之所
舊多浮僞百室之邑便立州名三戸之民空張郡目
譬諸木犬猶彼泥龍循名責實事歸烏有今所併省
一依別制

祀禮詔天保七年〇北史八年八月

丘郊禘祫時祀皆市取少牢不得剖割有司監視必令豐備農社先蠶酒肉而已雩禖風雨司民司祿靈星雜祀果餅酒脯唯當務盡誠敬義同如在

贈陳元康詔元康歷事神武文襄並見任待文襄將受禪爲膳奴蘭京所殺時元康在任以身扞蔽被刺傷卒明年文宣即位詔追贈之

元康識超往哲才極時英千例莫窺萬頃難測綜核戎政彌綸霸道草昧邵陵之謀翼贊河陽之會運籌定策盡力盡心進忠補過亡家徇國掃平逋寇廓清荊楚申甫之在隆周子房之處盛漢曠世同規殊年共美大業未融山隤奄及悼傷既切宜崇茂典贈使持節都督冀定瀛殷滄五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司空公冀州刺史追封武邑縣一千戶舊封並如故謚曰文穆賻物一千二百段大鴻臚監喪事凶禮所須隨由公給

王昕削爵詔文宣登阼拜七兵尚書封宜君縣男帝以昕疏誕非濟世才又有讒毀□□□□□□言絕乃下詔云

元景本自庸才素無勲行早霑纓紱遂履清途發自畿邦超居廊廟非伏仗□文之劍仍啓帶礪之書語其氣分何由到此誠宜清心勵己少酬萬一尚書百揆之本庶務攸歸元景與奪任情威福在己能使直而爲枉曲反成弦害政損公名義安在僞賞賓郎之味好詠輕薄之篇自謂模擬傖楚曲盡風制推此爲長餘何足取此而不繩後將焉肅在身官爵宜從削奪北史

與梁太尉王僧辯書

梁國不造禍難相仍侯景傾蕩建業武陵弩弓巴漢卿志格玄穹精貫白日戮力齊心芟夷逆醜凡在有情莫不嗟尚況我隣國緝事言前而西寇承間復相掩襲梁主不能固守江陵殞身宗祀王師未及便已淪敗士民小大皆畢寇虜乃聽南顧憤歎盈懷卿臣子之情念當鯁裂如聞權立支子號令江陰年甫十餘極爲沖藐梁釁未已負荷宗祧難祭則衛君政由甯氏幹弱枝彊終古所忌朕以天下爲家大道濟物以梁國淪滅有懷昔好存亡繼絕義在今辰扶危嗣事非長伊德彼貞陽侯梁武猶子長沙之胤以年以望堪保金陵故置爲梁主納于彼國便詔上黨王渙摠攝羣將扶送江表雷動風馳助掃兇逆清河王岳前救荊城軍度安陸既不相及悵恨良深恐及西寇乘流復躡江左今州次漢口與陸法和上相會卿宜協我

良規屬彼羣帥部分舟艫迎接今王旗勒勁勇弁心一力西羌烏合本非勍寇直是湘東怯弱致此淪胥今者之師何往不尅善建良圖副朕所望也 梁書

與崔暹書 暹字季倫博陵安平人歷右僕射

暹遷太常卿世宗欲以妹嫁暹子而會帝崩遂寢至是羣臣宴于宣光殿貴戚之子多在焉顯祖于坐上親作書與暹乃以公主降暹子達拏 達拏少歷職而隸入周謀反伏誅

賢子達拏甚有才學亡兄女樂安主魏帝外甥內外敬待勝朕諸妹思成大兄宿志 北齊書

孝昭帝 名演字延安神武第六子初封常山王廢帝立官子殷自立在位二年墜馬死廟曰肅宗

封先代後詔 皇建元年

昔武王尅殷先封兩代漢魏二晉無廢茲典及元氏統歷不率舊章朕纂承大業思弘古典但二王三恪舊說不同可議定是非列名條奏其禮儀體式亦仰議之 漢魏二晉北史作漢魏晉

詔王晞 [illegible]見

帝初封常山王為丞相輔政晞以司馬領吏部郎中丞相從事中郎初王自在晉陽作詔晞

何為自同外客略不可見自今假非局司但有所懷隨宜作一牒候少隙即徑進也 並北齊書北史晞因奏事罷帝從容曰晞云云不可是詔

赦崔暹後詔 見

孝昭以昨太子殷傳受之際[illegible]太子[illegible]進改起[illegible]赦之暹時在外宮[illegible]進退禮度皆歸委暹

東宮弱年未陶訓義卿儀形風德人之師表故勞卿朝夕游處開發幼蒙一物一善皆以相寄 北史

遺詔 皇建二年

朕嬰此暴疾奄忽無逮今嗣子沖眇未閑政術社稷業重理歸上德右丞相長廣王湛研機測化體道居宗人雄之望海內瞻仰同胞共氣家國所憑可遣尚書左僕射趙郡王叡喻旨徵王統茲大寶其喪紀之禮一同漢文三十六日悉從公除山陵施用務從儉約

與長廣王湛書 孝昭臨終詔追長廣王湛入纂大統手書云

宜將吾妻子置一好處勿學前人也

又書 孝昭第二子百年為皇太子孝昭臨終遺詔傳位於武成并有手書其末云[illegible]武成[illegible]年封樂陵王[illegible]年[illegible]赤星見[illegible]殺百年[illegible]之

百年無罪汝可以樂處置之勿學前人 並北齊書

武成帝 名湛神武第九子在位五年禪位太子廟曰世祖

輕罰詔 武成下刑律思存輕典太寧元年乃下詔○隋書

王者所用唯在賞罰賞貴適理罰在得情然理容進退事涉疑似盟府司勳或有開塞之路三尺律令未窮畫一之道想文王之官人念宣尼之止訟刑賞之宜思獲其所自今諸應賞罰皆賞疑從重罰疑從輕

敕馮翊王潤 字子澤神武第十四子

潤爲定州刺史留心吏職開府王迴洛與六州大都督獨孤枝侵竊官田受納賄賂潤按舉其事二人表言王出送臺使登魏文舊壇南望歎息不測其意武成使元文遙就州宣敕於是迴洛決鞭二百獨孤枝決杖一百

馮翊王少小謹慎在州不爲非法朕信之熟矣登高遠望人之常情鼠輩欲橫相間構曲生眉目

與河南王孝瑜手敕 孝瑜字正德文襄長子爲武成所酖死

孝瑜養于神武宮中與武成同年相愛將誅楊愔等孝瑜預其謀及即位禮遇特隆帝在晉陽手敕與之

吾飲汾清二盃勸汝於鄴酌兩盃

敕和士開 士開字彥通清都臨漳人封淮陽王除尚書令爲琅邪王士開以輕巧便佞爲武成所親狎遷給事黃門侍郎除侍中加開府遭母憂帝手敕慰諭之

朕之與卿本同心腹今懷抱痛割與卿無異當深思至理以自開慰[illegible]

後主 名緯字仁綱武成長子在位十二年爲周人所執見殺

與任城王湝書 周伐齊後主敗奔鄴憲進逼鄴城湝與廣寧王孝珩據守信都有衆數萬高緯後以詔書討之仍令齊主手書與湝令不納憲軍逼冀州執湝間諜二人放還乃與湝書湝戰敗被擒

朝廷遇緯甚厚諸王無恙叔若釋甲則無不優待 周書

北齊元會詔書 北齊元會日侍中慰勞郡國吏又頒五條詔書寫以牘板宣示使歸告刺史

一曰政在正身愛人去殘賊擇良吏正決獄平徭賦二曰人生在勤勤則不匱其勸率田桑無或煩擾三曰六極之人務加寬養必使生有以自救沒有以自終四曰長吏浮華奔競以求小名逐末捨本政之所疾宜謹察之五曰人事意氣干亂奉公內外混淆紀綱不設所宜糾劾之 北史

任城王湝 神武第十子齊亡沒入周後主亂見殺

與尚書令楊遵彥論李德林書 天保中湝爲定州刺史召德林入館頗久[illegible]

燕趙固多奇士此言誠不爲謬今歲所貢秀才李德林者文章學識固不待言觀其風神器宇終爲棟梁之用至于經國大體是賈生晁錯之儔彫蟲小技殆

相如子雲之徒人各有虛名世役又盈朝然修人履
者豈勝夫良材之積也吾嘗見孔文舉薦禰衡表云
洪水橫流帝思俾乂以正平比夫大禹常謂擬諭非
倫今以德林言之便覺前言非大 隋書

安德王延宗 文襄第五子

即位詔 周攻并後主奔鄴以延宗爲并州刺史在并州僭號稱帝即

武平孱弱政由宦豎釁結蕭牆盜起疆場斫關夜遁
莫知所之則我高祖之業將墜于地王公卿士猥見
推逼今便祗承寶位可大赦天下改武平七年爲德
昌元年

與任城王湝書 後主奔鄴加湝大丞相及延宗稱尊號于晉陽使劉子昂修啟于湝湝曰我人臣何容受此啟執子昂送鄴延宗爲周武帝所執至長安後與並賜死

至尊出奔宗廟既重群公勸迫權主號令事寧終歸
叔父 北齊書 [illegible]

范陽王紹義 文宣第三子

遺妃書 紹義爲定州刺史周兵至[illegible]突厥[illegible]人騎所執送之長安于蜀妃渤海封孝琬女自突厥逃還紹義在蜀遺妃書竟死蜀中

纔夷無信遂覆於此 周書

南安王思好 本浩氏子上洛王思宗養以爲弟

與并州諸貴書 思好爲尚書令朔州刺史南安王甚得邊朔[illegible]後主時所寵幸奉使至州思好迎之[illegible]光并[illegible]思好劉之武平五年舉兵反[illegible]并州諸貴書行臺郎王行思之辭也軍敗與行思投水死

主上少長深宮未辨人之情僞昵近兇狡疎遠忠良
遂使刀鋸刑餘貴溢軒階商胡醜類擅權帷幄剝削

生靈劫掠朝市闇于聽受專行忍害幽母深宮無復
人子之禮二弟殘戮斷絕孔懷之義仍縱子立奪馬
于東門光弁擎鷹于西市駿龍得儀同之號逍遙受
郡君之名犬馬班位榮冠軒冕人不堪役思長亂階
趙郡王叡寔曰宗英任從恆佐左丞相斛律明月世
爲元輔威著鄰國無罪無辜奄見誅殄孤既忝預皇
枝實蒙殊獎今便擁率義兵指除君側之害幸悉此
懷無致疑惑 北齊書○按北史作擊無罪無辜作並非有辜

北齊文紀卷第一

北齊文紀卷第二

晉陽張　煊參定

閩蕭余　颺訂閱

江東梅鼎祚纂輯

高乾 字乾邕勃海蓨人贈冀州刺史賜死

致袁諷之書 諷之字士正高王大司馬從室入關爲大行臺倉曹郎中 乾爲司空致書諷之使書不受署

相屈爲戶曹參軍 北齊書

郭秀 范陽涿郡人爲高祖行臺右丞

致楊愔書 愔從兄幼卿爲岐州刺史以直言見誅愔哀感發疾後取急就雞門溫湯療疾秀素害其

因致書恐之仍勸其逃亡愔變姓名自稱劉士安入嵩山又與入田橫島神武知愔存齎書慰諭除太原公開府司馬

高王欲迎卿於帝所 北齊書

破六韓常 字保年附化人匈奴單于之裔歷開府太尉滄州刺史

啓世宗 常爲洛州刺史啓世宗世宗納其計遣大司馬斛律金等築楊志百家呼延三鎮

常自鎮河南以來頻出關口太谷二道北制已北洛州已南所有要害頗所知悉而太谷南口去荊路踰一百經赤工坂是賊往還東西大道中間曠絕一百五十里賊之糧饋恒經此路愚謂於彼選形勝之處營築城戍安置士馬截其遠還自然不能更有行送 北齊書

杜弼 字輔玄中山曲陽人歷任膠州刺史

遺張普惠書 普惠魏諫議大夫時靈太后父司徒胡國珍贈假相國太上秦公普惠以前世后父無太上之號疏陳不可尋復條表太后親主議宅召集王公八座卿尹及五品以上博議事召普惠與相問答令休前詣分是辭遲普惠詣召馳驛騎馬來甚迅速行令任夫于袁亦及議罷普還宅親故賀其幸甚弼遺之書普惠美之每爲實

明侯淵儒碩學身負大才秉此公方來居諫議謇謇如也諤諤如也一昨承胡司徒第當面折庭諍雖聞

難鋒至而應對響出宋城之帶始發魯門之柝裁驚終使羣后逡巡庶寮拱默雖不見用於一時固已傳美於百代聞風快然敬裁此白 魏書○按北史作謇來作既當面折庭諍作當庭面諍

與邢邵書 弼嘗與邢邵扈從東山共論名理邵以爲人死還復生恐爲蛇畫足弼於是形盡云但滅去其生理然後又別與邵書前後往復邵理屈而止

夫建言明理宜由與證而達孔昔釋獨爲君子若不即理物各有心焉肯欲東誰其能禦奚取於適東何貴于得一邈彌嫌高當見本紛 北齊書

檄梁文　梁武帝太清元年爲魏孝靜帝武定五年魏司徒侯景反附西魏又請降梁武帝署景河南大將軍乃遣兄子貞陽侯淵明等圍彭城爲景聲援後爲文襄遣行臺慕容紹宗率衆擊之紹宗獲梁境內因大破梁軍擒淵明等景敗退江陰據叛

夫乾坤交泰明聖興作有冥運行之力俱盡變化之途與造化合體靡然並至呈形賦命混而同往所以玄功潛運至德旁通百姓日用而不知万國受賜而無跡豈徒整其耳目易其心慮悟以風雲一其文軌使夫日月之照不私雨露之施均洽運諸仁壽之域納於福祿之林自晉政多僻金行淪蕩中原作戰鬭之場生民爲鳥獸之餌則我皇魏握玄帝之圖納水運之祉駕雲車而自北策龍御以圖南政符上帝援溺下土怪物殛死淫水不作運神器於顧盼定寶命於跐躕恢之以武功振之以文德宇內反可封之俗貝首識堯舜之心沙海荒忽之外瀚漠羈縻之中方志所不傳荒經所不綴莫不繩谷釣山依風託水共仰中國之聖同欲大道之行唯夫三吳百越獨阻聲教匪民之咎責有由焉自僞晉之後劉蕭作慝僭擅一隅號令自已惟我祖宗馭宇愛民重戰未極誅臣之晝不窮節將之兵聊遣行人降以尺一圓臺已築黃屋輒去賜其几杖置之度外蕭衍輕險有素士操茂

閒睥睨君親自少而長好亂樂禍惡直醜正巧用其短以少爲多故惑愚淺大言以驚俗驅扇邪僻口兵以作威曲體脅肩搖唇鼓舌候當朝之顧指邀在位之餘論遂汙辱冠帶偷竊藩維及寶卷昏狂下不堪命曾無北面有犯之節遂滅人倫在三之禮憑妖假怪見詭人言稱兵指闕傾朝鴟主陵虐孤寡聾愚士民天不悔禍姦醜得志內恣驕靡外逞殘賊驅羸國之兵逼糊口之衆南出五嶺北防九江屯戍不解役無寧歲死亡矢刃之下夭折霧露之中哭泣者無已傷痍者不絕託身人上忽下如草遂使頑嚚子弟肆行姦虐役術羣小縱極貪婪剝割蒼生肌肉略盡刳剔黔首骨髓俱罄猛虎未方其害餓狼詎侔其禍桀慄周餘救死無地至於矯情飾詐事非一緒毒螫滿懷妄敦戒業躁競盈胸謬治清淨至乃大興寺塔廣繕臺堂昭陽倒景垂珠銜璧崢嶸刻削千門万戶鞭撻疲民盡其筋骨延壞運石悲歌掩泣死而可祈甘同仙化智淺謀疏曾不自揆過栢之流翻爲巴害子亡齊之亂忽爲戎首書契迄茲罕聞其事至于廢捐冢嫡崇樹愍子朋黨路開彼我側目疾視扼腕十室而九翹走有待良亦多人二紀於茲王家多故始

則車馳之聲終有驚隆之哀神祇痛憤寫懸崩震於是故相國齊獻武高王感天壤之慘黯激雲雷以慨然仗高義而率民奮大節以成務爰有匡國定亂之圖非直討賊雪恥之舉於是睿略紛紜靈武貫世邁滌逋尊主康邦皇上秉曆受圖天臨日鏡道隨玄運德與神行既而元首懷舞戚之風上宰薄兵車之會遂解縈南冠弭以好睦舟車道迴川陸光華亭徼相望欣然自泰反肉還童不待羊陸雖蒿萊長算爰自我始罷戰息民兩獲其泰王者之信明如四時豈或爲人君父二三其德書而不法可不惜哉侯景一

介役夫出自凡賤身名淪蔽無或可紀直以趨馳便習見愛爾朱小人叨竊遂忝名位及中興之際義旗四指元惡不赦實在群胡景荷人成拔藉其股肱主人有丹頭之期所天陷族滅之釁雖不能蔽捍左右以命酬恩猶當慘顏後至義形於色而趨利改圖速如覆手投手麾下廿爲僕隸獻武王倒屣其取裁錄其小誠得厠五命之末顧在一隊之後恭跡驅馳庶其來効長鞭利鍛術以制之既闗隴逋誅每事經略以河南虛空之地非兵戕之衝淌存犄角聊示旗鼓豈資實効寄以遊聲軍機催動盖惟景任搃兵統旅

別有可存而患禍有積僑恨遂甚犯違軍紀仍自猜貳禍心潛搆翻爲亂階負恩棄德罔恤天討不義不昵厚而必頹委慈母如脫屣棄少弟如遺土群子陸陸妾姪成行慕姜兒之爽言茂伯春之宛轉晁梁猖獗夫欲誰欺比之梟獍異類同醜欲擬蛇鼠顛匪其倫及遠託關右委命寇逆寶炬定君臣之分黑獺結兄弟之親授以名器之尊救其重圍之死憑人擊援假人鼻息俄而忘恩背惠親尋干戈釁暴惡盈側首無託以金陵逋逃之藪江南流寓之地甘辭卑體進熟圖身詭言浮說抑可知矣叛豎救命豈將擇音僞

朝大夫幸災忘義主耄於上臣蔽於下逐崔去草曾不是圖竊寶拔邑椒蘭比好人而無禮其能國乎夫安危有大勢成敗有恆兆不假離朱之目不藉子野之聽聊陳刺心之說且吐伐謀之言今帝道休明皇猷允塞四民樂業百宦效祉雖上相云亡而伊陟纘事秉文經武虎視龍驤驅日下之俊雄收一世之英銳擊刺猶雷電合戰如風雨控弦蹀馬圖敵是求嬬孺甘遭離亂觸分死裂匹馬孤征告困于我國家深敦隣附愍其入懷書愛人之禮極繼絕之義保衛出于故地資給叩其多少存其已亡之業成其莫大之

基深仁厚德鍾其骨髓引領思報義如手足吐谷渾深執忠孝膠漆不渝万里仰德奉欵屬路並申以婚好行禮如歸蜉蝣境斜界黃河塗通幽夏飛雪千里曾氷洞積北風轉勁實筋骨之時沍寒方猛正弛柔之利吐谷渾狹彼凶逆彊兵歲舉傾河及鄯靡通隴峽驅龍池之種藉常勝之氣二方候隙企其移踵加以獨孤如願擁衆秦中治兵刼惰黒獺北備西擬內嘗心腹救首救尾疲于奔命豈暇稱兵東指出師函谷且秋風揚麾國有恒防關河形勝之際山川襟帶之所猛將精兵基峙岳立又寶炬河陰之北黒獺邙

山之走衆無一旅僅以身歸就其不顧根本輕懷進趣斯則一勞永逸天贊我也言之旦旦日月經天舉世所知義非徒語持此量之理有可見則侯景遊辭莫非虛誕夫景繩樞席牖之子阡陌鄙俚之夫遭風塵之會逢馳騖之日遂位比三吏邑啓千社獨身蓋分乂當止足而乃周章夫就離跂不已夫豈徒爾事可摧傷度其衆叛親離守死不暇乃圖將棄懸狐遠赴彭城老賊姦謀復將作矣固揚聲赴助計在圖襲吞淵明之衆招厭虐之民舉長淮以爲斷仍鴟張歲月南面假名死而後已此蓋蜂蠆之禍我乘其弊且

僞主昏悖不惟善隣戢忍之心老而彌篤納逋叛之詭譎蔑信義以猖狂天喪其神人厭其怨將踐瓜剛之蹤且追兒侯之轍今微發犬羊侵軼徐鄙築壘擁川覬覦小利此而可忍孰不可懷兵內戰危出不得已謬奉朝規肅茲九伐扛鼎拔樹之衆超乘投石之旅綵甲爭途波聚霧合虎班龍文之逸關池蕭梢之駟嘯天陸野躡影追風振旅南轅長驅討賊非直三吳鼠面一麾魚駭乘此而往青蓋將歸且衍虐網貴賤兵權在外恃險躁之風俗兼輕薄之子孫蕭綸兇狡之魁豈無商臣之很蕭繹失志之憤當召專諸之

客外崩中潰今也其時幕府師行以禮兵動以義弔民伐罪理有存焉其有知機審變翻然鵲起立功立事去危就安賞典未忘事必加等若軍威所至敢有拒違尺兒已上咸從梟戮今三禮四義之將豹虎熊羆之士深　逋僞信納叛亡違卜度衆貲與伐役莫不含怒作色如赴私讎茹肝涉血義不旋踵攻戰之日事若有神恭積脩亂匪朝伊夕以彼曲師危卒望我軍鋒何異蛣蜣拒甲螳螂舉尾匹恐旗鼓一接芝艾俱摧先事命機倘知榮辱王侯無種禍福由人斯蓋丈夫肉食之秋壯士封侯之會冬冰可折時不再

來凡百君子勉求多福檄之所到咸共申省知我國
行師之意魏收撰魏書蕭衍傳○文苑英華首台通鑑所載討後
同前齊台通鑑不東魏使軍司杜弼作檄移梁朝兵後來寄衛收皆如弼言○北齊書杜弼傳天梁武貞陽侯明攻彭城以大都督高岳行臺慕容紹宗討之紹為軍司攝臺左丞臨發吹刖于寒山按此正紹宗使弼內數也然魏書之文與此傳小合而大異豈魏收攬益之功藝文類聚作魏收非通鑑節人藝文類聚今從文苑英華所載為全魏書在南北故弋刻

觀夫辰象麗天山岳鎮地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建之
以邦國樹之以君長日月於是莫二宇宙所以總一
雖五運相推百王革命此道之行孰之能改而皇家

承統光配彼天義合幽明化周動植崇文德以來遠
修禮讓以止訟舞干戚于兩階執玉帛于萬國玄功
潛運至德幽通百姓日用而不知兆民受賜而無迹
唯彼吳越獨阻聲教元氏之昔莫有由焉而元首懷
止戈之心上宰薄兵車之會遂解縶南冠喻以好睦
舟車道所川陸同光亭徼息奔走之勞乇成無道卒
之變雖嘉謨長算爰自我始而罷兵息民彼獲其利
侯景豎子本無事業乃枉道于人間遂乾沒于世上
鳴吠于爾朱之門鎮守于晉泰之日曾無為上之識
詎有挈瓶之智既而拔命義旗歸身幕府殊異雍齒

有類丁公時逢寬政得免大戮棄其瑕滓收其力用
預在行伍參跡驥騄及希隴道沐每事經略以河南
是空虛之地漢陽非兵戰之衝猶存詩前聊示旗鼓
豈資實效寄以遊戎軍機俾勤邊維景任總兵統旅
則有可存而恩禮有加賞賜過甚屢犯軍紀曲生疑
貳禍心潛構翻成亂階負恩棄德罔恤天討不義不
暱厚而必顛委慈母似脫佳棄寵弟如遺芥龍鍾稚
子痛苦成行變彼諸姬破亡為伍戚伯春之婉轉慕
姜兒之哀言不與狼虎同仁而共豺狸等惡及逢託
關隴依憑姦異逆主定君臣之分賊臣結兄弟之親

辯其倒懸仰人鼻息一日無恩終成難養飢而易感
躬擐干戈蹙居惡盈側首無託以金陵逋逃之藪江
南流寓之地甘辭卑體進熟圖身靈口浮說抑可知
矣彼賢投命豈將擇音而(?)朝大小幸災忘義主荒
於上臣蔽於下逆有去尊曾不是圖稱寶叛邑椒蘭
比好人而無禮以能罔予亦既失信不亡何待今帝
道休明皇猷允塞四民樂業百靈効祉豈求相材標
同朝道開時雨義冠伊霍(?)世和文大君立德世功
世祿作民角(?)饑為門(?)梁(?)內外齊心上下同德蛟騰
虎嘯風生雲起龍昇則東隧轉舍排山則龍門洞開

吞雲夢于胸中運天下于掌內雖有賊臣夫國亡卒
出境何異一毛之落牛體雙鳧之飛海曲彼既連結
姦惡斷絶隣好追兵保境縱盜侵國蓋物無定方事
無常勢或乘利而受害或因得而更失是以吳侵齊
境遂啟勾踐之師趙納韓地終有長平之役矧乃鞭
撻疲民侵軼徐部築壘擁川捨信邀利此而可忍孰
不可懷是以援枹秉麾之將投石拔距之士深銜僞
主信納亡叛含怒作色如赴私讎意存涉血義不旋
踵攻戰之利實若有神連營聚衆依山傍水舉螳蜋
之斧被蛣蜣之甲當窮轍以待輪坐積薪而候燎及

其鋒刃暫接埃塵且接便已亡戟棄戈土崩瓦解貞
陽以從子之親爲戎首之任非獨力屈道窮亦將無
路還蜀兼亦被子垂翅供在籠樊將士以昧僞之心
爲助亂之事皆拊指舟中拔甲鼓下同宗異姓縲紲
相望曲直既殊強弱不等父出子孤自取其敗違卜
僨旗何以辭貞雖復貪利苟得背同即異獲一人而
失　國見黃雀而忘深井食鈎吻以療飢飲鴆毒以
救渴智者所不爲仁者所不向誠既往之難逮猶將
來之可追景以邪化之夫遭風雲之會位登三事邑
啓爲家揚身留分久當止足而周章向背離披不已

夫豈徒然意亦可見彼乃示之以利要之以僞藏
使其勢得容姦令其時堪乘便既南風不競天亡有
徵老賊奸謀將復作矣然則摧堅強者難爲功拉枯
朽者易爲力計其雖非孫吳猛將燕趙精兵猶是久
涉行陣曾習軍旅豈同輕剽之師不比危脆之衆距
此則作氣不足攻彼則爲勢有餘恐尾大于身踵麤
於股倔強不掉狼戾難馴呼之則反速而釁小不徵
則叛遲而禍大會應遙望廷尉不肯爲臣自據淮南
亦欲稱帝但恐楚國亡猨禍延林木城門失火殃及
池魚横使江淮士子荆揚人物死亡矢石之下夭折

霧露之中彼梁主操行無聞輕險有素工用其短以少
爲多反覆山胡顛倒冠履射鵠論功盪舟稱力年既
老矣耄又及之政散民流禮崩樂壞改換朝章變易
官品雖勢異漢朝而事同新室加以用捨乖方廢立
失所矯情動衆飾智驚愚毒螫滿懷妄敢戒業躁競
貪貨殄治清淨內恣鴆毒外逞殘賊人人厭苦家家
思亂災異降于上怨讟興于下傷術有濟怪永且至
特浮躁之風俗任輕薄之子孫朋黨路開兵權在外
必將禍生骨肉難起腹心猶鬪衡城長戟指闕徒探
雀鷇無救府藏之虛空欲熊蹯詎延晷刻之命外崩

中潰令實其眆鶂蚌相持我乘其弊方使高旗紆旆長轂徐行迅騎追風精甲耀日四七並列百萬爲群風飄雲動毀羅海運以此赴敵何敵不摧以此攻城何城不陷猶爲岸上之虎當作水中之龍以轉石之形爲破竹之勢將使鍾山渡江青蓋入洛荆棘生建業之宮麋鹿遊姑蘇之館但恐兵車之所轥轢劒騎之所蹂踐杞梓於焉傾折竹箭以此摧殘若吳之王孫蜀之公子順時以動見機而作面縛銜璧肉袒牽羊歸款軍門委命下吏當使焚櫬而出拂席相待必以楚材將爲晉用因乃盡得異度賓白利獲士衡即

授客卿之秩特加驃騎之號斯蓋壯士封侯之日丈夫立節之秋冬氷可折時不再來先事預懷有如皎日王侯無種工拙在人凡百君子勉求多福若不改迷坐待淪沒一旦綦骨草莽流血成川猶且不噬嚙臍何及故宜往意馳此簡書檄之到彼咸共申省宇宙 [illegible]

宋景業 [illegible]

上言齊文宣 景業魏武定初任北平太守文宣作相景業因高德政上言時武定八年三月也

易稽覽圖曰鼎五月聖人君天與延年齒東北水中庶人王高得之渤海東北水謂渤海也高得之明高氏得天下也 北史

魏收 字伯起鉅鹿下曲陽人[illegible]

齊王九錫册文 [illegible]

於戲敬聽朕命夫唯天爲大列星宿而垂象謂地蓋厚疏川岳以阜物所以四時代序萬類騈羅庶品得

性群形不夭然則皇王統曆深視高居拱默垂衣寄成師相此則夏伯殷尹竭其股肱周成漢昭無爲而治頂者天下多難國命如旒則我建國之業將墜于地齊獻武王奮迅風雲大濟艱危爰翼朕躬國爲再造經營庶士以至勤憂及文襄承構愈廣前業康邦夾難道格穹蒼王縱德應期千齡一出惟幾惟深乃神乃聖大崇霸德定廣相猷雖冥功妙實藐絕言象標聲示迹典禮宜宣今申後命其敬虛受王搏風初舉建旗上地庇民立政時月旁流下識廉聰仁加水陸移風易俗自齊之晉此王之功也仍攝天臺摠參

戎律策出若神威行朔上引弓窮跡松塞無烟此又
王之功也運光統前緒持衡匡合華戎混一風海調
爽日月光華天地清晏聲援響隨無思不服此又王
之功也逖矣炎方道遼正朔挾文雖武授略申規淮
楚連城渙然桑落此又王之功也闚睨衿帶跨躡蕭
條腸胃之地岳立鴟跱裔師纔指渙同冰散此又王
之功也晉熙之所險薄江雷迴隔聲教迷方未改命
將勒旅覆其巢穴威略風騰傾懾南海此又王之功
也群蠻跋扈世絕向疆搖蕩邊垂亟為虐梗懷德畏
威向風請頓須厭盡落其毛如雲此又王之功也胡

人別種延蔓山谷酋渠萬族廣袤千里憑險不恭恣
其桀驁有樂淳風相携叩款束帛之調王府充積此
又王之功也茫茫漲海出敵諸華風行鳥逝倏來忽
往既飲醇醪附同膠漆既衆委例奇獸銜尾此又王
之功也蔡用尚阻作我仇讎爰挹椒蘭飛書請好天
動其衷辭卑禮厚屈宇又寧遐邇畢至此又王之功
也江陰告禍民無適歸蕭宗子弟尚相拔亢如鳥選
山猶川赴海劇江上鄰俄而獻闕來此會也將混來
方此又王之功也大平地成率土咸茂有符縣見史
不停筆既運百木兼呈九尾奈遊芬雀疊比翩烏此

又王之功也搜揚茂庠衣冠獲序禮云樂云銷沉俱
振輕徭徹賦矜獄寬刑大信外彰深仁遠洽此又王
之功也王有安日下之大勳加以表光明之盛德宜
貸洪徽以左右朕躬昔旦奭外分毛畢入佐出內之
任王宜總之人謀鬼謀兩儀協契錫命之行義申公
道以王踐律蹈禮軌物蒼生冏首安志率心歸道是
以錫王大路戎路各一玄牡二駟王深重民天雅本
是務衣食之用榮辱所由是用錫王袞冕之服赤舄
副焉王深廣惠和易調風化神祇且格功德可象是
用錫王軒懸之樂六佾之舞王風聲振赫九域咸綏

遠人率俾奔走委贄是用錫王朱戶以居王求賢選
衆草萊以盡陳力就列罔非其人是用錫王納陛以
登王英圖獨斷抑揚千品毅然之節肅是非違是用
錫王武賁之士三百人王興亡所繫制極幽顯糺行
天討罪人咸得是用錫王鈇鉞各一王鷹揚豹變寔
扶下土狼顧鴟張罔不翦剔是用錫王彤弓一彤矢
百盧弓十盧矢千王孝悌之至通於神明率民與行
咸達屈宇是用錫王秬鬯一卣珪瓚副焉往欽哉其
祇順往冊保錫皇家用終爾休德對揚我皇祖之休
命[illegible]

魏禪齊詔

三才剖判百王代興治天靜地和神敬鬼厖民造物咸自靈符非一人之大寶實有道之神器昔我祖宗應運奄一區宇歷聖重光祭于九葉德之不嗣仍離屯圮盜名字者遍于九服擅制命者非止三公主殺朝危人神靡繫天下之大將非魏有賴齊獻武王奮揚靈武剋翦多難重懸日月更綴參辰廟以掃除國由再造鴻勲巨業無德而稱遂文襄承構世業逾廣遐安遠服海內晏如國命已康生生得性逮相國齊王緯文經武統兹大業盡微窮幾研深測化思隨冥

運智與神行恩比春天威同夏日坦至心于萬物被大道于八方故百僚師師朝無秕政網疏澤洽率土歸心外盡江淮風靡屈膝辟地懷人百城奔走關隴慕義而請好瀚漠仰德而致誠伊所謂命世應期實撫千載禎符雜遝異物同途謳頌填委殊方一致代終之迹斯表人靈之契已合天道不遠我不獨知朕入纂鴻休將承世祀藉援立之厚延宗社之算靜言大運欣于避賢遠惟唐虞禪代之典近想魏晉揖讓之風豈可昧興替之禮稽神祇之望今便遜于別宮歸禪位于齊國推聖與能欽若前軌主者宜布天下以時施行

冊文

咨爾相國齊王夫氣分形化物緊君長皇王遞與人非一姓昔放勳馭世沉璧屬于重華握曆持衡擁璇所以英賢茂實照晰千古豈盛衰有運與廢在時知命不得不授與天不可不受是故漢劉告否當塗順民曹曆不永金行納禪此皆重規襲矩率由舊章者也我祖宗光宅混一萬寓迄于正光之末奸孽乘權厥政多僻九域離蕩永安運窮人靈殄悴羣逆滔天割裂四海國土臣民行非魏有齊獻武王應期授手

鳳舉龍驤舉廢極以立天扶傾柱而鎮地翦拔黎毒匡我墜曆有大德於魏室被博利於蒼生及文襄繼軌誕光前業內剗凶權外摧侵叛遐邇肅晏功格上玄王神祇協德舟梁一世體文招武道變窮微自舉跡藩嶺頌歌揔集入統機衡風猷弘遠及大承世業扶國昌家相德日躋爾風允邁威靈斯暢則荒遐奔馳齊略所掛而鄰敵順款以爾命之資運英特之氣顧盼之間無思不服幽隱潛鱗千紀彰明嘉禎幽秘一朝紛委以表代德之期用啓興邦之迹蒼蒼在上照臨不遠朕以虛昧猶未遠迹靜言媿之坐而待旦

且昔來運往嬀舜不暇以當陽世黄命改伯禹不容於北面況于寡薄而可踟躕是以仰協穹昊俯從百姓敬以帝位式授于上天祿永終大命格矣於戲其祗承曆數允執其中對揚天命斯年千萬豈不盛歟

蜀予自誤　了兜有誤

上魏書十志啓

大保二年詔收撰魏史除魏尹故優以禄力專在史閣不知郡事五年三月奏上之除梁州刺史收以志未成奏請終業十一月奏可司馬齊元年開府尚書右僕射中書李德林前内乃奏請其尉敬文等奏十志

臣收等啓昔子長命世偉才孟堅冠時特秀憲章前誥裁勒墳史紀傳之間申以書志緒言餘迹可得而聞叔峻删緝後劉紹統剏撰季漢十志實範遷固表誌闕焉曹氏一代之籍了無其禮典午終世之筆罕云周洽假復事播四夷盜聽間有小道俗言要奇好異考之雅舊咸乖實錄自永嘉喪圮中原淆然偏僞小書殆無可取魏有天下跨蹤前載衰末之濫始令終陛下極聖窮神奄天府已俯眄百王指掌萬世深存有魏撫運之業永念神州人倫之緒以臣等肅奉明詔刊著魏籍編紀次傳備聞天旨獨闕志之爲用網羅遺逸載紀不可附傳非宜理切必在疑明事重

尤應標著搜列上下總括代終置之衆術之後一統天人之迹偷心未識執在于此是以晚始撰錄彌歷炎涼採舊增新今乃斷筆時移世易理不刻船登閣含毫論叙殊致河溝往時之切釋老當今之重藝文前志可尋官氏魏代之急去彼取此敢率愚心謹成十志二十卷請續于傳末仿前例目合一百三十卷臣等妨官秉筆迄無可採塵黷旒冕蒞深氷谷謹啓　十一月持節都督梁州諸軍事驃騎將軍梁州刺史前著作郎富平縣開國子臣魏收啓

平南將軍司空司馬修史臣辛元植

冠軍將軍國子博士修史臣刁柔

陵江將軍尚書左主客郎中修史臣高孝幹

前西河太守修史臣綦毋懷文

與李德林書　收與陽休之論齊書起元事勅集百司會議收與德林書

前者議文總諸事意小如混漫難可領解今便隨事條列幸爲留懷細加推逐凡言或者皆是敵人之議既聞人說因而探論耳

李德林復書　德林字公輔博陵安平人齊中書侍郎周入隋終懷州刺史

即位之元春秋常義謹案魯君息姑不稱即位亦有元年非獨即位得稱元年也議云受終之元尚書之

古典謨察大傳周公攝政一年救亂二年伐殷三年
踐奄四年建侯衞五年營成周六年制禮作樂七年
致政成王論者或以舜禹受終是為天子然則周公
以臣禮而死此亦稱元非獨受終為帝也蒙示議文
扶病省覽荒情迷識暫得發蒙嘗世君子必無橫議
受命之歲情或安之似所怖者元字耳事類朝三是
許其一年不許其元年也案易黄裳元吉鄭玄注云
如舜試天子周公攝政是以試攝不殊大傳雖無元
字一之與元無異義矣春秋不言一年一月者欲使
人君體元以居正蓋史之婉辭非一與元別也漢獻

帝死劉備自尊崇陳壽蜀人以魏為漢賊寧肯蜀主
未立已云魏武受命乎士衡自尊本國誠如高議欲
使三方鼎峙同為霸名習氏漢晉春秋意在是也正
司馬炎兼并許其帝號魏之君臣吳人並以為戮賊
亦寧肯當塗之世云晉有受命之徵史者編年也故
魯號紀年墨子又云吾見百國春秋史又有無事而
書年者是重年驗也若欲高舉事事謙沖即須號令
皆推魏氏使是編魏年紀魏事此即魏末功臣之傳
豈復皇朝帝紀者也陸機稱紀元立斷或以正始或
以嘉平束晳議云赤雀白魚之事恐晉朝之議是并
論受命之元非止代終之斷也公議云陸機不論元
者是所未諭願更思之陸機以刊木著于虞書龕黎
見于商典以蔽晉朝正始嘉平之議斯又謬矣惟可
二代相涉兩史並書必不得以後朝創業之迹斷入
前史若然則世宗高祖皆天保以前惟入魏氏列傳
惟應閣筆贊成而已輒謂前二條有益于議仰見議
中不錄謹以寫呈

重遺李德林書

惠示二事感佩殊深以魯公諸侯之事昨小為疑息
姑不書即位舜禹亦不言即位息姑雖攝尚得書元

舜禹之攝稱元理也周公居攝乃云一年救亂似不
稱元自無大傳不得尋討一之與元其事何別更有
所見幸請論之

李德林重答書

攝之與相其義一也故周公攝政孔子曰周公相成
王魏武相漢曹植曰如虞翼唐或云高祖身未居攝
灼然非理攝者專賞罰之名古今事殊不可以體為
斷陸機見舜肆類上帝班瑞羣后便云舜有天下須
格于文祖也欲使晉之三主異于舜攝竊以為舜若
堯死獄訟不歸便是夏朝之益何得不須格于文祖

也若使王者之體便曰即真則周公負扆朝諸侯霍光行周公之事皆爲帝乎斯不然矣必知高祖與舜攝不殊不得從七衡之議或以爲書元年者當時實錄非追書也大齊之興實由武帝謙匿受命豈直史也比觀論者聞追舉受命之元多有河漢但言追數不作齊朝帝紀可乎此既不可彼復何證並隋書○按隋書監于鄴遂與李德林史紀傳書撰爲二十七卷開皇中奉詔撰爲三十八篇至唐貞觀中德林子百藥奉詔續成五十卷今附傳北齊書是也

祭荊州刺史陰道方文

維太昌元年十二月庚申朔越十二日辛未友人鉅鹿魏收謹以清酌少牢之饌敬祭于荊州刺史陰君之靈嗚呼哀哉惟君世載不殞英聲在茲風流有屬自爾弘之孝爲行本忠實身基既言斯立磬德窮詩器則清賞才惟英博於鳴鳳當蕭條丘壑願言朝市忘懷淡泊坎壈沉冥門闌寂寞往塵守官及爾同僚損冕合頌琴瑟俱調升堞燈以清道府熊麾論閒曠心共津潦乃谷平生朋斯多逞殷勤宴喜流連酣賦逝矣不追長違世務永被徒在音徽空對昔猶肢體與子襃賞今其往也生死殊方形骸何從天地何長吾茲沃醑冀以爲傷嗚呼哀哉

爲侯景叛移梁朝文

夫化成萬物分界九道紀之以山河照之以日月方趾圓首含氣呈形成總之于聖人畢會之以朝市皇魏應銜甲之秘圖納封金之寶命萬方爲宅四海爲家卜世靈長將踰八百天壤之間朝不別焉唯夫三江五湖九螢百濮其地如掌人鳥未分號星昧琢拱之方託水迷朝宗之義猶蝎爲梁長蛇稱長石固無叔衆之用衆人非舜教所孚是以年歷三代棄而不有豈力不足蓋所未徵而陸梁塗泥時軼疆鄙天討所遺理存惡殺自二紀及茲中原多故未清區宇文

武無勒偃伯歸戰有懷勞止將令動植俱仰堯心遂冠蓋搖途豸首提告推誠疑然類識王道衣被禮節殊首歸仁舞戚所以爲高止戈故能稱大方知夙夜交臂不待兵車有苗納款未勞征伐而蕭夫爲善希能令終狂人充念更知徒語鬪利無匹夫之信好虐有助鬼之心白頭爲賊嘗莫自揆輕文浮功甘于苟得圖顧輸失之禍所識江浦之人侯景一豎微茂民斯下矣人倫士操本自不倫直以少從羈勒頗習趨走叨忝名器事出沭朱藏情譎笑唯利是視義兵同舉群胡殲族雖孤祭首丘事非小人而忘恩背本景

爲先至不義不信自此可知但丁公之戮時有未可
也大澤深山龍蛇並育遂容其悔非棄其瑕務任以
將率授以兵符庶其彼鞍銜鍊盡力驅馳指蹤投紲
駑兎或擒而錫才負重折足是應置之不爭之地虛
出韓鄭之間曾無戰伐之勤可言擁昭之績歲往年
徂寧無可紀而腹心蟲小信納逋亡刼奪行道侵掠
民庶流聲遠聞王法有與驄馬將出朱筆且行自貽
伊戚了不知咎盜憎主人乃同逆節拔本塞源以委
身賊虜逼脅居民翻蕩城池又手曲躬千里雖諸殘
賊相依忻同鱗水龍以大位舊以東方外曰臣主兩

深骨肉安危契闊約以死生詠其鼎鑊之命全其薤
粉之禍時不暇決翻然易慮還相掩擊事劇仇讎反
覆剽獲莫非此類至於老母幼稚倚少弟升同妻孥行
夫子號出父食乇之鷄可爲痛心哉衆怒之如草芥
棄之如塵垢任其斬截之誅安其烹斬之痛放縱食
子有以可覩觀燕鄉否恥其非出其心人而至於斯同
雞歸家彈琵法之用其民及噪聲之眾首領無地進
退數窮遂爭鄉而自託存在何有君子義均逐雀而
彼方上下樂禍好亂以爲之堅後來之人圖浮芥之
小利忘丘山之大禍乃崇飾上偽彼以玄黃勉馬高

益載懸爲重委以專征施其爪角驅逼子姓率我拔
亡過服虐之侶物若蟻之衆蟻撮螂集伎竊邊鄙恤
患分災未不受于遠徵違衆悖禮蓋仲明之所咏皇
帝乘旒華上則天而動卷簾三古恢佩百王掌握中
道崇基增構殊塗同會百慮一歸中外從福戎華俱
庇打秋當夏裘之感以拔山超海之力顧指則風雲
摠至迴眄而山岳削平雖復旗鼓所臨有征無戰猶
以師出而服辱在我世所務者息民所存者文德豈
復以擒將威敵漂杵溺驂爲功于一時示武于千載
且天生五材有聞前古禍非我貽其得已乎遂置壇

命將持利單禮引皆就道分途競馳批熊舉翰之士
翹關扛鼎之卒被紺横矛執殳挺劍龍駒並躍騄子
千群沸聒天壤蒸騰雲霄一劍指揮倏忽千里候騎
羅絡聊道前驅天兵之鼓未鳴衆軍之旗誰接而荆
湯爲合一朝崩解塞州滿野戮耳截鼻以千萬計不
可勝數宗親節將咸見擒宋委命筆吏發在數鼓楚
兵與甲積若山丘府脊赤馬筮沉斷斤千金之貴爲
我貲焉痛哉可哀其積安在復卿其族稍本可尋方
之噬臍悔之所及昔欽崇黻侯庶相悄等指成提挈
之堺終無犄角之勞是藥不趨未背同遊鄉部下數

千屈逼羅網羈縻懷土一日三秋拘縶立魏朝不謀夕豈能摇足東上遠赴彭城天奪彼魄信納虛詭使蕭明貴孫面縛于徐泗景爲內數邀延而坐觀託人七尺之身居人成敗之地淮南讓釁因若此也兩端自見故態未除今知東南將蕩雖淹清復梁之喪師單輪不返蟻援之勤終當無日勢窮路盡變在滅亡事留變生將謀及已且彼軍纖殄江淮屠酷禍源釁迹景實爲之上擢金陵君長致請設之責下恐荆吳子弟洗父兄之寃愚小猜驚將興異計乘專任之機藉方面之重必當招結傖楚扇合無賴內自封植外

絶防禦因兒信而類起出不疑以竊發事比疾雷理同激矢上或憑陵乘爽專擅縱橫下則鴟峙淮肥覬覦叛渙老疾萎回不虛然也而彼土區區厚加崇納置之襟帶之方處以藩籬之所費金帛于烈火罄酒漿于漏卮非乗其虛聲委其實用夫量材授任必原其始考行責成當存其大景豺聲蜂目之首狼心狐魅之徒義無父子棄同即異捐親背德于我尚反目而去在梁則何施可懷且我亟傷心尾大不掉魚脫于淵義彰老氏而假威因險授柄姦回欲求肝膽之誠更啓危亡之兆聞智者不爲迷者遂去若抽薪止

沸剪草除根壺首襄頭叉手械足返國姦于司敗歸侯地于玄武非直惡之在今天道人事實無禮苟違之者其長世何若悔非知罪恭承德音且欲飛驛合符班師凱入悠悠水鄉有救其死若乃執節弃之辭固遂遡之失使當盡常勝之戰極必取之攻飛江南渡深山將恐削壞早名雖頓顙而不獲亡宗滅廟望谷木而可悲昔伍假英人於斯壯士窮而歸我許以入懷景悚悖狗子攪亂四國肅可紓難棄若孤雛何足戀戀于亂臣勤勤于賊子也王者之威心厲如霜雷信同寒暑言猶麗天移至深念變通熟量可否

幸思大雅無貽後悔

爲文宣帝西伐書 三國典略云齊主在東山與燕以關西未平投杯赫怒召魏收於前立爲書齊主于兕首下足九言曰雖藏山沒水終不縱赦北齊書云收立爲詔書宣示遠近是歲周文帝殂天保七年也

朕歷數在躬志清四海茲爾秦寇久阻風化混一之辜期在今日必當剿旅誓衆天動雲臨朕已下木汾派成船晉地便當躬先將士　入玉壁徑掩長安梟彼兇首朕與梁國舊敦好睦聞其奸計乃欲規謀宜令上黨王渙總勒熊羆星流風捲王者之言明如日月宜宣內外咸使聞知

太子冬會議大保元年皇太子監國在西林園
文會又議東面二年於北城第內
冬會又議東面吏部郎陸卬疑非禮魏收改
爲西面邢子才議竟執東面收執西面援引
經據各相往復其後
竟從收西面爲定

邢子才議

凡禮有同者不可令異詩況天子至於大夫皆乘四
馬況以方面之少何可皆不同乎若太子定西面者
王公卿大夫士復何面也南面人君正位今一官之
長無不南面太子聽政亦南面坐議者引晉儲事太
子在東宮西面爲避尊位非爲獨膺臺殿也子才以爲
東晉博議依漢魏之舊太子普臣四海不以爲嫌又

何疑于東面禮嗣子絕旁親嗣子冠於阼家子生接
以太牢漢元若令太子絕馳道此皆禮同于君又晉
王公嗣攝命臨國乘七旒安車駕用三馬禮同三公
近宋太子乘象輅皆有同處不以爲嫌況東面者君
臣通禮獨何爲避列爲獨臺所以然也近皇太子在
西林園於殿猶且東面於北城非宮殿之處更不得
邪諸人以東面爲尊宴會須避按禮儀注若位在
東賓位在西君位在阼階故有武王踐阼不在西也
禮乘君之車不敢曠左君在恖空其位在亦在東不
在西也君在阼夫人在房鄭注人君尊東也前代及
今皇帝宴會接客亦東堂西面若以東面爲貴皇太
子以儲后之禮監國之重別第宴臣賓自得申其正
位儀者皆東宮臣屬公卿接宴觀禮而已若以西面
爲卑賓是君之正位太公不肯北面說丹書西面則
道之西面乃尊也君位南面有東有西何可皆避且
事雖少異有可相比者周公臣也太子子也周公爲
冢宰太子爲儲貳明堂尊於別第朝諸侯重於宴臣
賓令面貴于東面臣隸於子冢宰輕于儲貳周公攝
政行在明堂南面朝諸侯今太子監國不得於別第
宮東面宴客情所未安且君行以太子監國君宴不

以公卿爲賓明父子無嫌君臣有嫌按儀注親王受
詔冠婚皇子皇女皆東面今不約三公南面獨約太
子何所取耶議者南尊改就西面轉居尊位更非合
禮方面既少難爲節文東西二面君臣通用太子宜
然於理爲允

魏收議

大天保初皇太子監國冬會停宮于西林園都亭坐
從東面義取於都中宮殿堂故也二年于宮冬會坐
乃東面收竊以爲從前者遂有[illegible]議者同之邢尚
書以前定東面之議復申本懷[illegible]國之大[illegible]容

不盡所見叙以爲太子東宮位在于震長子之義也
按易八卦正位嚮中皇太子今居北城于宮殿爲東
北南面而坐於意爲背也前者立議據東宮爲本又
按東宮舊事太子宴會多以西面爲禮此又誠證非
徒言也不言太子常無東西二面之坐但用之有所
至如西園東面所不疑也未知君臣車服有同異之
議何爲而發就如所云但知禮有同者不可令異不
知禮有異者不可令同苟別君臣同異之禮恐重紙
累札書不盡也臣式通典

枕中篇收以子姪少年申以戒厲著枕中篇

吾曾覽管子之書其言曰任之重者莫如身途之畏
者莫如口期之遠者莫如年以重任行畏途至遠期
惟君子爲能及矣追而味之喟然長息若夫岳立爲
重有前蔵而不傾山藏稱固亦趨負而弗停呂梁獨
浚能行歌而匯湯焦原作險或躋踵而不驚九陔方
集故眇然而迅擧五紀當定想宵乎而上征苟任重
也有度則任之而愈固乘危也有術蓋乘之而靡恤
彼期遠而能通果應之而可必豈神理之獨爾亦人
事其如一嗚呼處天壤之間勞死生之地攻之以嗜
欲牽之以名利粱肉不期而共臻珠玉無足而俱致

於是乎驕奢仍作危亡旋至然則上智大賢唯幾唯
哲或出或處不常其節其舒也濟世成務其卷也聲
銷迹滅玉帛子女椒蘭律呂諂諛無所先稱肉度骨
膏唇挑舌怨惡爽之前勳名共山河同久志業與金
石比堅斯盖厚棟不撓遊刃砉然逑于厥德不常喪
其金璞馳鶩人世鼓動流俗挾湯日而謂寒包嶠壑
而未足源不清而流濁表不端而影曲嗟乎膠漆匪
堅寒暑其從反利而成害化榮而就辱欣戚更來得
喪仍續至有身禦魑魅魂沉狴犴詎非足力不强迷
在當局孰可謂車戒前傾人師先覺聞諸君子雅道

之士遊遨經術厭飾文史筆有奇鋒談有勝理孝悌
之至神明通矣審道而行量力而止自我及物先人
後已情無繫于榮悴心靡滯于慍喜不養望于丘壑
不待價于城市言行相顧慎終猶始有一於斯䜿爲
羽儀洛居展事知無不爲或左或右則髦上位宜无
悔无吝故高而不危異乎勇進忘退苟得患失射千
金之産邀萬鍾之秩投烈風之門趣炎火之室載蹶
而躓其貽宴或蹲乃喪其貞吉可不畏歟可不戒歟
門有倚禍事不可不密墻有伏寇言不可而失宜諦
其言宜端其行言之不善行之不正鬼執强梁人囚

從庭幽奪其魄明夭其命不服非法不行非道公鼎爲已信私玉非身寶過猶爲紺踰藍作青持繩視直置水觀平時然後取未若無欲知止知足庶免于辱是以爲必察其幾舉必慎于微知幾慮微斯亡則稀既察且慎福祿攸歸昔遽瑗識四十九非顏子幾三月不違雖步無已至于千里覆一簣進及于萬仞故云行遠自邇登高自卑可大可久與世推移月滿如規後夜則虧槿榮于枝望暮而萎夫奚益而非損孰有損而不害益不欲多利不欲大唯居德者畏其甚體眞者懼其大道尊則群謗集任重而衆怨會其達

也則尼父栖遑其忠也而周公狼狽無曰人之我狹在我不可而覆無曰人之我厚在我不可而咎如山之大無不有也如谷之虛無不受也能剛能柔重可負也能信能順險可走也能智能愚期可久也周廟之人三緘其口漏卮在前欹器留後俾諸來裔傳之座右[illegible]

北齊文紀卷第二

北齊文紀卷第三

閩莆余　颺訂閱

晉陽張　焰參定

江東梅鼎祚纂輯

袁聿脩字叔德陳郡陽夏人仕魏太子中舍人入齊歷吏部尚書齊亡入周除東京司宗中大夫終於信州刺史

與邢邵書魏齊世臺郎多交通饟遺聿脩在尚書十年未曾受升酒之饋邢邵爲尚書與聿脩舊款於省中語戲常呼聿脩爲清郎太寧中聿脩以太常少卿出使巡省[illegible]兗州時邢邵爲兗州刺史別後遣送白紬爲信聿脩不受與邵書

今日仰遇有異常行瓜田李下古人所慎多言可畏

譬之防川願得此心不貽厚責得一作長

邢邵字子才河間鄚人累遷太常卿中書監國子祭酒拜特進北史云少時有避故不行名

答袁聿脩書邢得聿脩書欣然領納乃報書

一日之贈率爾不思老夫忽忽竟不及此敬承來旨吾無間然弟昔爲清郎今日復作清卿矣並[illegible]

遺辛術書[illegible]

昔鍾離意云孔子忍渴於盜泉便以珠璣委地足下

今能如此可異代一時（明書北齊）

爲文襄皇帝讓尚書令表

揚職萬機摠任百揆燮衡庶物準納彝倫何以功日月之光華增天地之高厚反鑒取照匹此何難倒裳求領方之爲易

又表

正以晝覽太山不假秋毫之察夜仰列宿豈藉燭龍之明爵人以世既非盛德之舉公門有私故是陵夷之運

爲彭城王韶讓侍中表

貂璽映首日月在簡冠蓋庶僚跨躡多士雖智慙量力明闇自知在梁之譏無待寅譁之議素飡之責豈須噂嗒之口何悟天情方眷復延今寵遂摠録百揆寅亮萬機文昌治本得失所繫用才長短隆替以之何容以斯寡薄用膺茲忝

爲李衛軍以國子祭酒讓東平王表

臣聞連舟觸於積水致遠在於逸足未有涓滴之流可成奔飛之用駑蹇之乘而有滅没之功既列趙裒先人之敏請同虞丘退身之義具官臣某民望時宗聲實攸在斧藻川流雕篆霞蔚蒹蒲既茂枝葉寔繁

故以學窮賁象聲高梁魏韶美可剞命諧允在伏願廻恩徙授以答具瞻

爲潘司徒樂讓表

武皇帝運屬纘堯事深微禹摧蚩尤之陣破尋邑之師義聞金石理勛庸駘日奉羈勒介事風塵徒備烏背之毛曾無馬箠之力

爲司空侯景讓表

爵乎分廣施造物多品長短入用小人見收連采台階推均鼎足昨者謫見垂象災起滑伏此之爲累非直微躬

賀老人星表

冥眺未已靈應猶臻以某夜老人星見達旦揚光經旬未滅雖三星共色五老同遊擬之于此故無與匹自非玄風感極聖敬廻天何能使休徵秘祉相尋而至故以朝夕相趨史無停筆

百官賀平石頭表（建業至隋文帝始平陳後終北齊何以有此表必名誤）

大江設險貫很夷華前魏觀濤而退後魏登山而反聲教不通多歷年代今蒼雉奉鼎密邇自梁折葦爲舟悲力可渡始知德通于物孟門失險迫清將順劒閣自開行樂洞庭之樂放畜長洲之苑會玉帛于塗

山樹銅柱於南極

北齊書邢邵傳云太昌後楊愔與魏收及邵奏請置學及修立明堂曰世室明堂顯於周夏一黌兩學盛自虞殷云云按此乃靈太后稱制時儀同李崇上表也見載魏書齊書出李百藥爲德林子相距未遠安得此誤必史本錯簡耳凡前言邵奏朱兆入洛與楊愔避地嵩山則太后久沉于河矣南雍役刻齊書亦引辯介朱而不及崇表長昊後魏文紀

避太子諱議時議疑官吏之姓與太子名同者子才議制可

按曲禮大夫士之子不與嗣君同名鄭注云若先生

之亦不改漢法天子登位布名于天下四海之內無不嫌避按春秋經衛石惡出奔在晉衛侯衎卒其子惡始立明石惡與長子同名諸侯長子在一國之內與皇太子于天下禮亦不異鄭言先生不改蓋以此義衛石惡宋向戌皆先君同名春秋不譏皇太子蘇有儲貳之重未爲海內所避何容便改人姓然事有消長不得皆同于古官吏至微而有所犯朝名從事亦是難安宜聽出官更補他職通典杜氏

訊內請古議時帝有四取古然後選候從明閣不可立議從之

設官分職各有司存相不闕人庶官咸招不進

豈使尸祝兼刀匕之役家長侵雞犬之功北史

改葬服議王元軌欲改葬祖及祖母列上未知所服子才議曰

禮改葬緦麻鄭玄注臣爲君子爲父妻爲夫唯三人而已然嫡曾孫承重者曾祖父母祖父母改葬既並三年之服皆應服緦而止言三人若非遺漏便是舉其略耳

文宣帝哀策文

皇路啓扉輔蒙弛鞭入校案部六卿且引攀屨輅而而泣仰穹蒼而撫心悲風發而地駭愁雲興而景沉

哲王垂範有訓有則式奉話言光敷令德其辭曰

四象更運九天代名通三以王得一爲貞是應玄德實啓蒼精風后之陣師尚之兵三奇六合七變五成授柯推轂受律龔行野無完陣邑少堅城經營四海劬勞百姓芝蓋夕臨羽旄晨映地不擁瑞天無愛寶見丹其雀又朱其艸莫黑已素莫赤自皓百獸斯蹈在藪截搜甘露暖瀼青龍矯矯武功已暢文教未窮方假烽候銷戟藏弓齊光日月比符華嵩而纔侵日下星闈虛中在瑤甸市長乘華戎道宣未命成關餘風六緯已散九旗方卷見容衛之虛歸知平生之川

遂同乘雲而來逝異騎龍之更反清笳奏兮野風急
金鼓震兮日光晚千官悲而雨注萬國哀而露泫萬
事同盡百慮俱收劒舄未去衣冠自遊音儀已謝神
毅空留知英聲與至德窮無絕兮千秋

文宣帝諡議

伏惟聖德光遠神猷弘大仞自登庸民瞻所集把尺
特刀成務斯在百揆載清四門雅穆及天祚既膺人
謀所歸鳥獸遷情士女革面敬順天人拱揖群后處
無上之尊居域中之大禮盛樂修時和歲稔海內有
截天下泰然猶憂勞億兆經營四國同虞舜之巡省

若軒轅之靡寧威武紛紜伸功四暢怨西以東化南
自北臨瀚海以浴兵登天山而紲馬左縈右拂疑歌
成章方朝百神于太華受萬國于稽嶺升中增封高
拱垂衣而天喪黎庶奄捐四海考妣之慕實被含生
稱天作誄抑惟恒數故以名追實盡物未臻其美處
道從制一日可以成名

廣平王碑文

公分氣氤氳稟靈昭晳搆輪奐源充濬遠積石莫
之方委水不能踰山嶽郊神辰弗降德自天攸縱纔
為時宗擁宇淹曠標格秀遠道亞生知德均殆庶日
月在躬水鏡彼物望青松而比秀干白雲而上征侍讀
金華參遊銅雀出陪芝蓋入奉桂宮允會友之選當捨
遺之舉發言為論受詔成文碧雞白日靈蛇在握方
見建安之體復聞正始之音公年方弱冠而位居蕃
右道被生民惠漸萬物黯為雅俗之表我為社稷之
鎮公孫弊動天下已非其倫管子光照鄰國孰云能
擬方謂膺茲多福降此永年奪搏風之逸羽窮逆日
之遠路同岐山之嘉會陪岱宗之盛禮而聲飛在辰
橫流具及山崩川竭星殞日銷崑岳既毀玉石俱燼
蘭挺則芬玉生則潤泱泱萬源落落千仞我有徽猷

金聲玉振志猶學海業比丘山踟躕緹衮絡帳韋編
尋微啓輿敷理入玄天地成能山河匪壽昔日先民
誰堪長久立言立事貞之身後式銘景行是為不朽

冀州刺史封隆之碑

公世載儒雅之風家傳鍾鼎之業出二代而克昌歷
兩都而盛傳五世祖游游子孚恥斯鳥獸狹此丘壑
高足焚旨念在一匡委質中山北充袞闕故已授遷
振湯大旄生民祖定功業建旆懷旂揚旌冀部耳目
相接歌詠獨存父司空孝宣公稟潤玉府承華桂禪
望振鷺而齊舉軌歸鴻而並運以茲一德光事三主

七登九伯之重再處八元之任必有餘慶事屬才子英之與京理歸世祿非因原隰之氣詎待河嶽之靈發純粹而成址稟中和而樹質神姿秀異志識開爽幼體成人弱不好弄同鳳皇之五色兆豫章之七年太昌初平洛除侍中驃騎大將軍密勿樞功逶迤袞職貂蟬承弁華藻披衣鳴雙璜于峻陛驅六轡于廣路升華輦以弼一人踐太階而平天下

太尉韓公墓誌銘

立事立言是爲勿替上公上德實繫不朽雖將相無種而公卿有門是以萬鍾四牡昌奕于往代長組高

冠陸離于前紀及負笈追陪結友從師先難後易身佚功倍皆神遊冥理合精微非　甯越廢寢食以存道久殊高鳳忘冠履以成業皎皎獨照旁絕躋澤亭亭孤出入自雲霞忘情譽毀同嗣宗之于善惡齊心得喪若叔夜之于慍喜方將受在三九追蹤二八弘大道以寧一人敷至理以安百姓而大德不厚神聽多愆仁勇上辯智同盡

蕭仁祖集序

蕭仁祖之文可謂雕章間出昔潘陸齊軌不襲建安之風顏謝同聲遂革太原之氣自漢逮晉情賞猶自

不諧河北江南意製本應相詭

甘露頌邢邵作文世宗幸晉陽頻有甘露之瑞邵爲侍中作甘露頌并序云

歷選列辟邈聽前聞三才易統五運相推皇極攸序庶類以分乃忠乃敬或質或文其一赫矣景命蒸哉上聖大德大名至道無競川停岳路雲臨水鏡望日齊明瞻天比映其二功深微禹業隆作周英華內積文教外修廣輸四海堤封十洲紫川北注赤水南流其三宸居所極恭己萬國聖敬日躋王猷允塞禮有大成樂無愆德用天之道順帝之則其四政平民豫歲稔時和九功惟敘九歌惟歌風輸躍漢毛舟沉河

王龜出沼鳴鳳在阿其五休徵屢動感極廻天流甘委素玉潤冰鮮蜜房不絡珠琲上懸布濩林野灑散旌旂其六日月已明宇宙已廓鼓缶成詠挹水爲樂以爲玄黃猶珍沃若取怨天壤用忘溝壑其七

司馬子瑞[illegible]

奏彈畢義雲[illegible]

天保元年四月竇氏皇姨祖載日內外百官赴第弔省義雲唯遣御史投名身還宮赴又義雲啓云喪婦孤貧後娶李世安女爲妻世安身雖父服未終其女爲祖已就平吉特乞闇迎不敢備禮及義雲成婚

之夕衆儲備裝剋日拜閤鳴騶清路盛列羽儀乘差
臺吏二十人盲其鮮服侍從車後直是苟求成婚誣
罔于上義小營産宅宇足稱家室忽道孤貧亦爲矯
詐法官如此直繩爲寄又駕幸晉陽都坐判拜起居
表四品五品以上令須前一日赴南都署表三品以
上臨日署訖義雲乃乖例署表之日索表就家先署
臨日遂稱私忌不來

刁柔 字子溫渤海饒安人終中書舍人

五等爵邑承襲議 天保初柔除國子博士中書舍人同參魏史參議律令議者以爲立五等爵邑承襲者無嫡子立嫡孫無嫡孫立嫡子弟無嫡子弟立嫡子孫弟柔以爲無嫡孫應立嫡曾孫不應立嫡子弟議曰

柔案禮立適以長故謂長子爲嫡子嫡子死以嫡子
之子爲嫡孫死則曾玄亦然然則嫡子之名本爲傳
重故喪服曰庶子不爲長子三年不繼祖與禰也禮
記公儀仲子之喪檀弓曰何居我未之前聞也仲子
舍其孫而立其弟何也子服伯子曰仲子亦猶行古
之道也昔者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微子舍其
孫腯而立弟衍仲子亦猶行古之道也鄭注曰仲子
爲親者諱耳立子非也文王之立武王權也微子嫡
子死立其弟衍殷禮也子游問諸孔子孔子曰不立

孫注曰據周禮然則商以嫡子死立嫡子之母弟周
以嫡子死立嫡子之子爲嫡孫故春秋公羊之義嫡
子有孫而死質家親親先立弟文家尊尊先立孫喪
服云爲父後者爲出母無服小記云祖父卒而後爲
祖母後者三年爲出母無服者喪者不祭故也爲祖
母三年者大宗傳重故也今議以嫡子孫死而立嫡
子母弟嫡子母弟者則爲父後矣嫡子母弟本非承
嫡以無嫡故得爲父後則嫡孫之弟理亦應得爲父
後則是父卒然後爲祖後者服斬既得爲祖服斬而
不得爲傳重者未之聞也若用商家親親之義本不
應嫡子死而立嫡孫若從周家尊尊之文豈宜舍其
孫而立其弟或文或質愚用惑焉小記復云嫡婦不
爲舅姑後者則舅姑爲之小功注云謂夫有廢疾他
故若死無子不受重者小功庶婦之服凡父母於子
舅姑於婦將不傳重于嫡及將所傳重者非嫡服之
皆如衆子庶婦也言死無子者謂絶世無子非謂無
嫡子如其有子焉得云無後夫婦廢疾無子婦猶以
嫡爲名嫡名既存而欲廢其子者其如禮何禮有損
益代有沿革必謂宗嫡可得而變者則爲後服斬亦
宜有因而改 爲出母七史無出字嫡婦不爲舅姑後無不字

宋軌

諫設棒奏（文宣令守宰設棒以誅屬請之使郡官郎中宋軌奏罷之）

昔曹操懸棒威於亂時今施之太平未見其可若受使請賕猶致大戮身爲枉法何以加罪

張老

請定律令書（老爲司徒功曹上書命造齊律積年不成）

大齊受命以來律令未改非所以創制垂法革人視聽

樊遜（字孝謙河東北猗氏人歷員外散騎侍郎）

制詔問升中紀號對（天保五年梁州重表舉遜爲秀才對策尚書擢第以遜爲第一）

臣聞巡狩之禮勒在虞書省方之義著于易象往帝前王匪惟一姓封金刊玉億有餘人仲尼之觀梁甫不能盡識夷吾之對齊桓所存未幾然盛德之事必待太平苟非其人更貽靈譴秦皇無道致風雨之災漢武奢淫有奉車之害及文叔受命炎精更輝四海安流天下輯睦劒賜騎士馬駕鼓車乃用張純之文始從伯陽之說至於魏晉雖各有君量德而處莫能擬議爰濟上言于前徒識紙墨袁淮發論于後終未施行世歷三朝年將十祀啓聖之期茲爲昌會然自水德不競函谷封塗天馬息塗包茅絕貢我太祖收寶雞之瑞握鳳凰之書體一德以匡朝屈三分而事主蕩此妖氛易如沃雪但昌既受命發乃行誅雖太白出高中國宜戰置之度外望其遷善伏惟陛下以神武之姿天然之略馬多冀北將異山西涼風至白露下北上太行東臨碣石方欲吞巴蜀而掃崤函苑長洲而池江漢復恐迎風縱火芝艾共焚按此六軍未申九伐夫周發牙璋漢馳竹使義在濟民非聞好戰全如投鼠忌器之說蓋是常談文德懷遠之言豈識權道今二臺令于六郡良家黃銳須時裹糧待詔不若龍驤虎服先收隴右之民電轉雷驚因取荊南

之地昔秦擧長平金精食昴楚攻鉅鹿枉矢宵流況我威靈能無協贊但使彼之百姓一覩六軍似見周王若逢司隸然後除其苛令與其約法振旅而還止戈爲武標金南海勒石東山紀天地之奇功彼風聲于千載若令馬兒不死子陽尚在便欲案明堂之圖草射牛之禮七德論功多慙往烈升中告禪臣用有未

問求才審官對

臣聞彫獸者能從有風雲之勢金舟玉馬終無水陸之功三駕得賢將收實用一毛不拔復何足取是以堯作虞賓遂令箕山之操周移商鼎不納孤竹之言

但處士盜名雖云久矣朝臣竊位蓋亦實多漢拜丞相便有鍾鼓之妖魏用三公乃至孫權之笑故山林之與朝廷得容非毀肥遯之與賓王糊有優劣至乎時非蹈海而曰羞作秦民事異出關而言恥從衛亂雖復星干帝座不易高尚之心月犯少微終存耿介之志自我太嶽之後克廣洪業粤至神宗舜格文祖陛下受天明之命光華日月爰自納麓乃格文祖儀天地以設官象星辰而布職漢家神鳳魏用紀年魏氏青龍羞將改號上膺列宿咸是異人下法山川莫非奇士所以華黨甲觀脩德日新廟鼎歌鍾王勲歲委循名責實選衆舉能朝無銅臭之公世絕錢神之論昔百里相秦名存雀籙蕭張輔沛姓在河書今日公卿抑亦天授與之爲治何欲不遂未必稽首天師方聞牧馬之術膝行山上始得治身之道但使帝德休明自強不息甲夜觀書乙日通奏周爲桀紂之論欣然開納劉毅含靈之比終自含弘高懸王爵雅能是與管庫廝遺漁鹽畢錄無令和譚非讖官止于郡丞趙壹負才位終于計掾則天下宅心幽明知感歲精仕漢風伯朝周真人去而復歸台星坼而還歛詩稱多士易載群龍從此而后可以無愧

問刑罰寬猛對

序開代王建國刑以助禮猶寒暑之成陰陽山川之通天地爰自末葉法令稍滋秦篆無以窮書楚竹不能盡載有司因此開以二門高下在心寒熱隨意周官三典棄之若吹毛漢律九章違之如覆手遂使長平獄氣得酒而後消東海孝婦因災而方雪詔書掛壁有善而莫遵姦吏到門無求而不可皆由上失其道民不見德而議者守迷不尋其本鍾繇王朗追怨張蒼祖詠梅陶共尤文帝便謂化屍起僵在復肉刑致治興邦無聞周禮伏惟陛下昧爽坐朝留心政術明罰以糾諸侯申恩以孩百姓黃旗紫蓋巳絕東南白馬素車將降軹道若復峻典深文臣實未悟何則人肖天地俱禀陰陽安則願存擾則圖死故王者之治務先禮樂如有未從刑書乃用寬猛兼設水火俱陳未有專任商韓而能長久昔秦歸上會皆流水奔舜舉皋陶不仁自遠但令釋之定國迭作理官龔遂文翁繼爲郡守升開律令一此憲章欣附汲黯之言泣斷昭平之罪則天下自治大道公行乳含牙蒼鷹垂翅楚工錢府不復須封漢獄冤囚自然蒙理後服之徒既承風而慕化有截之內皆歸德而詠仁號

以成康何難之有

問禍福報應對

臣聞五方易辯尚待指南百世可知猶須吹律況復天道祕遠神迹難原不有通靈孰能盡悟乘槎至于河漢唯覩牽牛假寐遊于上玄止逢翟犬造化之理既寂寞而無傳報應之來固難得而妄說但泰穆有道句芒錫祥虢公涼德蓐收降禍而明在上定自有知不可謂神冥昧難信若夫仲尼厄于陳蔡孟軻困于齊梁自是不遇其時寧關報應之理子胥無首馬遷腐下受誅取辱何可尤人至如協律見親擢船得

幸從此而言更不足怪周王漂杵致天之罰白起誅降行已之意是以七百之祚仍加姬氏杜郵之戮還屬武安昔漢開上計不過日蝕晉策秀才止于寒火前賢往士咸用爲難推古比今臣見其易然草萊百姓過荷恩私三折寒膠再遊金馬王言昭賁恩若有神占對失圖伏深悚懼

校定羣書議 天保七年詔令校定羣書供皇太子遜等十一人同被尚書召於秘府書籍紕謬者多遜乃議從書監尉瑾移尚書都坐凡得別本三千餘卷

按漢中壘校尉劉向受詔校書每一書竟表上輒言臣向書長水校尉臣參書太夫公太常博士書中外書合若干卷以相比較然後殺青今所讎校供擬極重出自蘭臺御諸甲館向之故事見存府閣即欲刊定必藉衆本太常卿邢子才太子少傅魏收吏部尚書辛術司農少卿穆子容前黃門郎司馬子瑞故國子祭酒李業興並是多書之家請牒借本參校得失

陽休之 字子烈累遷中書監尚書左僕射入隋終

陶集序錄

余覽陶潛之文辭采雖未優而往往有奇絕異語放逸之致栖託仍高其集先有兩本行于世一本八卷無序一本六卷并序目編比顛亂兼復闕少蕭統所

撰八卷合序目傳誄而少五孝傳及四八目然編錄有體次第可尋余頗賞潛文以爲二本不同恐終致忘失今錄統所闕并序目等合爲一帙十卷以遺好事君子

劉逖 字子長彭城人歷仕州刺史散騎常侍

薦辛德源奏 德源歷馮翊華山二王記室中書侍郎劉逖薦除員外散騎侍郎

弱齡好古晚節逾厲枕藉六經漁獵百氏文章綺豔體調清華恭慎表于閨門謙撝著于朋執實後進之詞人當今之雅器必能效節一官騁足千里 隋書

盧詢祖 范陽涿人有學術文才華美與宗人思道明齊北門人後爲太子舍人司徒記室

破蠕蠕賀表 自祖鴻勳才子邢卲李祖勳嘗宴諸文士齊文宣使小黃門勅祖鴻勳蠕蠕既破何無賀表使者立待鴻勳援筆便成時稱其工其詞云

昔十萬橫行樊將軍請而受屈五千深入李都尉降而不歸 北史

顏之推 字介琅琊臨沂人事梁元帝為散騎侍郎入齊歷黃門侍郎平原太守終隋開皇中

顏氏家訓叙致篇

夫聖賢之書教人誠孝慎言檢迹立身揚名亦已備矣吾今所以復為此者非敢軌物範世也業以整齊門內提撕子孫夫同言而信信其所親同命而行行其所服禁童子之暴謔則師友之誡不如傅婢之指揮止凡人之鬬鬩則堯舜之道不如寡妻之誨諭吾望此書為汝曹之所信猶賢於傅婢寡妻耳

崔瞻 字彦通清河東武城人仕魏為御史入齊歷尚書吏部郎中乞歸就拜銀青光祿大夫皇建元年除給事黃門侍郎聰朗彊學與遼東李獎為莫逆之友獎將

遺李獎書 東還瞻遺之書瞻性簡傲以才地自矜所與周旋皆一時名望

仗氣使酒我之常弊詆訶指切在卿尤甚足下告歸吾於何聞過也 北齊書嘗一作何

李騤 字季節趙郡平棘人歷仕州功曹參軍

達生丈人集序 騤自簡詩賦二十四首謂之達生丈人集序曰

達生丈人者生于戰鬬之世爵里姓名無聞焉爾時人揆其行已殊為之號頗好屬文成輒棄稿常持論文云古人有言性情生於慾又曰人之性靜慾實汩之然則性也者所受于天神識是也故為形骸之主情也者所受于性嗜慾是也故為形骸之役由此言之性情之辨斷焉殊異故其身泰則均齊死生塵垢名利縱酒恣色所以養情不否則屏除愛著擯落支體收視返聽所以養識是以遇榮樂而無染遭厄窮而不悶或出人間或栖物表逍遙寄託莫知所終

潘子義

與郎基書 國典累作樊孟會與郎基

基性清慎無所營求曾語人云在官之所枕亦不須作況重于此事唯頗令寫書子義遺之書基答之

在官寫書亦是風流罪過

郎基 字世業中山人累遷州刺史領將帶穎川郡

答潘子義書

觀過知仁斯亦可矣 並北齊書

魏長賢 鉅鹿下曲陽人魏收族叔令屯留大夫歷中齊屢辟不就

復親故書 長賢武定中為著作佐郎上書譏刺時政人作黃門出為屯留令親故或為書以相救長賢是出也人皆為恨其人以長賢遂之然不屑懷抱

日者惠書義高旨遠誨僕以自求諸己思不出位國之大事君與執政所圖又謂僕祿不足以代耕位不登于執戟干非其議自貽悔咎勤勤懇懇誠見故人之心靜言再思無忘寤寐僕雖固陋亦嘗奉教于君子矣以士之立身其路不一故有負鼎俎以邀世隱漁釣以待時操築傅巖之下取履圯橋之上者矣或有釋賃車以匡霸業委挽輅以定王基由斬袪以見禮因射鉤而受相者矣或有三黜不移屈身以直道九死不悔甘心於苦節者矣皆奮于泥滓自致青雲雖事有萬殊而理終一致榷其大要歸乎忠孝而已

矣夫孝則竭力所生忠則致身所事未有孝而遺其親忠而後其君者也僕自射策金馬記言麟閣寒暑迭遷五稔于兹不能勒成一家潤色鴻業善述人事功既闕如顯親揚名邈焉無兾每一念之曷云其已自頃王室板蕩彞倫攸斁大臣持祿而莫諫小臣畏罪而不言虎痛朝危空哀主辱匪躬之故徒聞其語有犯無隱未見其人此梅福所以獻書朱雲所以請劒者也抑又聞之嫠不恤緯而憂宗周之亡女不懷歸而悲太子之少况僕之先人世傳儒業訓僕以為子之道僕厲以事君之節今僕之委質有年世矣安可目同於匹庶取笑於兒女子哉是以腸一夕而九迴心終朝而百慮懼當年之不立恥沒世而無聞慷慨懷古自強不息庶幾伯夷之風以立懦夫之志吾子又謂僕干進務入不畏朋友居下訕上欲益反損僕誠不敏以貽吾子之羞默默苟容又非平生之意故願得鋤彼州茅逐兹鳥雀去一惡樹一善不違先古以沒九泉求仁得仁其誰敢怨但言與不言在我用與不用在時若國道方屯時不我與以忠獲罪以信見疑貝錦成章青蠅變色良田敗於邪徑黃金鑠於衆口窮達運也其如命何吾子忠告之言敢不敬

承嘉惠然則僕之所懷未可一二為俗人道也投筆而已夫復何言北史○旨遠英華作志遠漁釣作屠釣匿於作匿其榷作推京作受其語作斯語儒業作儒素年世作年代匹庶作凡庶為俗人作與俗人

斛律光字明月朔州勅勒部人歷左丞相封清河郡公為祖珽構誅

與周太保達奚武書武字成興代人歷太傅同州刺史

周河清三年周軍東伐隋公楊忠引突厥自北道武以三萬騎自東道期會晉陽武至平陽後期不進而忠已還武尚未知光遺武書武乃班師

鴻鵠已翔於寥廓羅者猶視於沮澤也周書○鶴鵠古通用

祖珽字孝徵范陽遒人歷侍中尚書左僕射出為北徐州刺史

議定舊樂書文宣初禪宮懸將有創革珽為尚樂典御上書考定洛陽舊樂名曰

魏氏來自雲朔肇有諸華樂操土風未移其俗至道武帝皇始元年破慕容寶于中山獲晉樂器不知采用皆委棄之天興初吏部郎鄧彦海奏上廟樂創制宮懸而鍾管不備樂章既闕雜以簸邏廻歌初用八佾作皇始之舞至太武帝平河西得沮渠蒙遜之伎賓嘉大禮皆雜用焉此聲所興蓋苻堅之末呂光出平西域得胡戎之樂因又改變雜以秦聲所謂秦漢樂也至永熙中録尚書長孫承業共臣先人太常卿瑩等斟酌繕修戎華兼采至于鍾律煥然大備自古相襲損益可知今之創制請以爲准 隋書

上修文殿御覽奏 三國典畧初齊武成命宋士素録帝王要事三卷名御覽陽休之增撰名玄洲殿御覽後改聖壽堂御覽至是尚書左僕射祖珽等又改修文爲齊主命付史館邢子才曰此可謂牀上之牀屋下之屋也

昔魏文帝命韋誕諸人撰著皇覽包括羣言區分義别陛下聽覽餘日眷言緗素究蘭臺之籍窮策府之文以爲觀書貴博博而貴要省日兼功期于易簡前者修文殿令臣等討尋舊典撰録斯書謹罄庸短登即篇次放天地之數爲五十部象乾坤之策成三百六十卷昔漢時諸儒集論經傳奏之白虎閣因名白

虎通竊緣斯義仍曰修文殿御覽今繕寫已畢并目上呈伏願天鑒賜垂裁覽

上武成帝傳位東宮書 并上魏獻文禪子故事從之是爲後主

陛下雖爲天子未是極貴按春秋元命苞云乙酉之歲除舊革政今年太歲乙酉宜傳位東宮令君臣之分早定且以上應天道

遺陸悉達書 尺牘作聖達詩誤 珽初勸武成禪位後主拜秘書監見重二宮遂志于宰相乃疏尚書令趙彦深與元文遥和士開等罪狀令黄門侍郎劉逖奏之事洩徙光州武成崩後主就除海州刺史時後主乳母陸令萱其子穆提婆愛幸珽乃遺陸媼弟悉達書士開亦以珽能決大事欲以爲謀主故棄除舊怨虚心待之與陸媼言於帝入爲秘書監加開府儀同三司士開死後仍說陸媼出彦深以珽爲侍中

趙彦深心腹深沉欲行伊霍事儀同姊弟豈得平安何不早用智士耶 北齊書○深沉北史作陰沉

盧潛 范陽涿人

寄弟士邃書 潛武平四年爲揚州道行臺尚書陳人攻壽陽城陷潛及督將等盡没于陳因寄書與弟士邃皆如其言於是閉氣而死

吾夢汝以某月某日得患某月某日漸損 北史

王紘 字師羅太安狄那人歷位侍中

上言後主緯河清三年與諸將征突厥武平初上言

突厥與宇文男來女往必當相與影響南北寇邊宜選九州勁勇彊弩多據要險之地伏願陛下哀忠念舊愛孤恤寡矜愚嘉善舍過記功敦骨肉之情廣寬仁之路思堯舜之風慕禹湯之德克己復禮以成美化天下幸甚

董峻　鄭元偉

非宋景業天保曆議文宣受禪命散騎侍郎宋景業叶圖讖天保曆至後主武平七年董峻鄭元偉立議非之

宋景業移閏于天正退命于冬至交會之際承二大

之後三月之交妄減平分臣案景業學非探賾識殊深解有心改作多依舊章唯寫子換母頗有變革妄誕穿鑿不會真理乃使日之所在差至八度節氣後天閏先一月朔望虧食既未能知其表裏遲疾之曆步又不可以傍通妄設平分虛退又至虛退則日數減于周年平分妄設故加時差于異日五星見伏有違二旬遲疾逆留或乖兩宿軌簳之術妄刻水旱今上甲寅元曆並以六百五十七爲率二萬二千三百三十八爲部五千四百六十一爲斗分甲寅歲甲子日爲元紀

小平津古冢銘三國典略齊王澄以舟師邀大小平津北岸古冢崩有銘令吏葬之

今卜高原千秋之後化爲下泉當逢霸主必爲改遷